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〇三冊目次

崇相集十九卷(二)

〔明〕董應舉撰
明崇禎刻本

..... 一

始青閣稿二十四卷

〔明〕鄒迪光撰
明天啓刻本

..... 一四三

珂雪齋近集十卷附楚狂之歌一卷

〔明〕袁中道撰 附
明書林唐振吾刻本

袁祈年撰

..... 四八一

小袁幼稿一卷近遊草一卷

崇相集十九卷(二)

〔明〕董應舉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表啓

代賀冊立皇太子表

代耿中丞謝恩表

代賀穀城于公啓 代賀太倉王公啓

代賀晉江李公啓 代劉司成到任啓

又代劉司成謝閣下啓

代耿老師謝首相啓

代賀閣下壽啓

代耿師賀太倉王荆石存問啓

代耿師賀陸平泉存問啓

代賀申相公存問啓

代賀兩廣軍門八月壽旦啓

元輔以皮林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傅蔭一

子爲中書舍人代賀啓

代賀孫太宰啓 代候馮少宰座主啓

代賀崔按院啓

南銓端午公候閣下啓

端午兵部李啓 端午刑部沈啓

端午公送北吏部啓

端午北舊寅啓 端午答總戎啓

三司會送察院中秋場中啓

答中秋啓

答揚州權關使者中秋啓

代三司會送兩廣軍門重陽啓

答秋後送菊啓 答總戎冬至啓

吏部年啓

代三司會送兩廣軍門年啓

送黃撫臺年啓 答送年啓

又答送年啓 歲除請九十翁啓

又答送年啓 謝袁文海宗師啓

外移贈先君棋章啓

答劉端復啓	答楊善
答李漢儒啓	答殷四府啓
按院送扁謝啓	吏部大堂啓
寄答袁六休啓	迎張考功啓
答張壽張啓	答洪衢州啓
答曹直指啓	
答蜀布政送歲例扇啓	
答丁藩伯啓	答蕭連江啓
答周推府啓	答吏部啓
答沈淮樞啓	答冷總督啓
答楚撫梁純宇啓	與贛撫啓
答鍾侯啓	答樊致虛啓
答隣邑公通問啓	答蔣運使啓
謝李按院送扁啓	謝黃玉田送扁啓
寄葉閣老啓	
賀葉閣下壽無請游海上	

答賀六旬啓	答入賀初度啓
賀太華七十初度啓	
請林太華會親啓	答孫侯官啓
賀黃撫臺啓	答李垣嶠啓
赴召答貺啓	答關平陽啓
答秦忍調啓	賀孫閣下經畧啓
答天津道啓	答孫玉陽啓
答甘肅撫臺啓	答馮開三啓
候張司馬啓	賀趙
賀朱平涵老師啓	與丁東鶴啓
與黃際雲啓	與郭瞻月啓
與洪關院啓	答林戶部啓
答同事啓	與申玄諸啓
與呂渭陽啓	答漕運啓
答李直指啓	答湖廣陸按院啓
答周際午啓	答福清縣公啓

賀黃方伯入為同卿啓

答林按察啓

答趙推府啓

答郭運副啓

重建青芝寺疏

寄題梅花閣

熊中丞出海請啓

崇相集 啓目錄

五

崇相集 表啓

閩縣董應舉著

古綏門人熊

代賀冊立

皇太子表

萬曆辛丑

大寶丕凝建本見

聖人之孝春宮肇正重華

中天保之基六宇流懽

九重篤慶恭惟

皇帝陛下儉勤做禹述作兼周已真國家萬世

之安永念宗社生靈之計迪惟貽哲眷乃承

桃屬卜剛晨誕敷大冊 乾坤函密養成出震

崇相集 表

之功 日月昭宣顯發繼離之 命遲徊數載

蓋 聖意之淵長傳播四方倏輿情之翕對統

和上下昌衍基圖喜仰徹於慈闈福總歸於

宸極臣 某 備使遐陬聳聞盛事願上穆皇之咏

答彼謳歌忻占 暉潤之祥引於熙洽百靈福

萬有歧生臣 某 無任瞻天仰 聖踴躍忭舞

之臣

代耿中丞謝恩表

江上習師久叨節鉞南中總憲忽拜真除雖受寵而戴高實凜懷於履薄伏念臣某器能甚下樸學罔成自忝任使以來邈無絲毫之効艘餘立表僅循習於水軍留院代庖亦坐隳於風紀且桑土乏綢繆之策而波濤無彈壓之能歷歲雖多曠官則甚方私期於幽黜敢妄意於寵加茲蓋伏遇 皇上徧覆法天靜深照物察臣雖

臣某

二

尸素尚無顯過之可誅知臣頗朴愚或有未效之可冀特寬文法寧誤恩私秩以臺貳之崇班仍此江防之重寄昔先臣定向曾任此官臣以不才復躡舊迹計時則先後廿載論寵則兄弟一朝苟可答於乾坤亦何惜於生死顧臣愚計實有隱憂惟陪京會江海之流風波易起自天畢施翕張之網黎庶難安加以旱魃頻仍波臣震駭臣嘗仰屋而嘆伏枕而思東南沙蕩之間

其人習水而善盜地方匱乏之後其勢望壑而仇儔若擁培之失所將豈芭之可虞况夫南台綱紀之臣久虛八印諸郡大小之職亦壅三銓根本之畜或不專在長江之險燕及之惠亦惟仰藉覆露之仁臣所可為敢不竭其疲足勢如難挽亦當讓於丕時惟此杞憂激于駿寵望五雲於宮闕咫尺不違矢一念於神明捐糜有會臣某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臣某

三

代賀敕城于公啓

樞堂虛席敦使臨門學焉後臣本古今純盛之
事交而為泰正朝廷長治之符國且榮懷
人皆喜躍恭惟師相閣下炳靈東岱邁種西平
生黃石之轂城早傳神略侍紫宸於經幄
默緝聖功自靖獻於巍煥之先登寅清於秩
宗之日雲龍既會但養志於逍遙魚水何心已
結知於夢寐遂緣枚卜特趣鋒車召自獨樂之

崇相集

四

園贊我大成之治昔周公歸袞固在東山并盤
又殷亦云舊學然而風雷發寤非同日月特照
之明荒野宅居亦見酒醴交修之素豈如宣猷
考慎出大聖之秉心圖任師臣答輿情之積
望上下懼然而無間政治自此其一心其尊在
門牆喜以社稷圖幾保治恃柄國之有人歌
野頌朝幸燕休之與及所期生民之提攜即為
知己之私恩

代賀太倉王公啓

龜承明綽後起元台圖任老成見聖明之
獨斷播聞朝野覺夢卜以猶賢自古君臣之連
遇甚難當揆終始之功名亦寡中書三入僅文
穆之有聞綠野重來惟晉公之為烈彼皆翕乎
於上下故宜獨佩於安危恭惟師相閣下忠扶
聖日識透道淵魚水烟雲本無心於擇便宗
廟社稷乃為國以出身曾定國本于紛紜力

崇相集

五

爭之時却歛神功于寂寞鴻濛之野頃因爰立
特法師言環顧在廷豈無二三之老為予總揆
莫如耆耄之臣恭默之思既精無煩象審平章
之治已效不待疇咨果知賢聖之相求復使地
天而為泰某深念太平欣聞異詔劉器之之於
司馬雖簡起居后守道之於希文能忘歌咏但
願三光七政之調得安丘壑且睹十拜四登之
威長衍箕裘

代賀晉江李公啓

宸旒特簡揆路晉登時則泰之九三艱貞勿恤
義則蹇之六二盡瘁匪躬宜得政以為榮將濟
時之是望恭惟師相閣下地鍾間氣天作孤忠
以廉頑立懦之清風行節用愛人之實學術業
久垂於天聽丞弼遂正於斗樞蓋志澹泊者
始能結魚水之懽嚴取予者乃足任阿衡之重
聖心獨斷自是千載之一時帝治惟艱孰繼
六

卷之三

六

五臣而同德允惟今日公實其人恭辱在知尤
聞之喜躍圖幾保治必有八告之深謀協恭和
衷定見太平之盛事

代劉剛成到任啓

十年在告遂其將母之私屢迫慈家子以便養
之地蓋普治古之君相不枉人子之至情後焉
必念其所生見於詩書之詠榮焉而及其自出
類有曠蕩之恩如某者學本迂庸少嘗孤苦和
熊畫荻雖奉此以獻身而獨子老親實相依而
為命昔幸控辭之見聽久若縻爵之可忘心豈
有他情實難已何圖隱念上累曲成優以豈
七

卷之三

七

之舊都寵以詞林之新命潘輿在御不異階庭
江水可耳無殊風土且獲寅緣於國慶得以
自致於慈顏益隆子母之懽無廢君臣之義樂
莫大焉世未有此伏惟師相閣下至心錫類顯
業孚先恥此函蓋之中物或失所連彼茹茅之
衆遐不有遺故此誤恩及於不肖丁寧就道勉
戒出居必處以天性之所安以誘其進趨之後
念使出無煩於陟此諭不待於酬雖苟邀寵

命一耀衰年便是夾日之餘光成此加心之盛
與其爲感激曷有分涯遙望五雲却憶金華之
舊事特將雙鯉上塵王案之清暉不晦者心難
銘者德其不勝馳戀銘戴之至

又代劉奇成謝閣下啓

年牘上陳哀言下被寵遇其分榮施所生念
幼失先人獨依老母舊書在篋傷鯉訓之早違
斷杼警心比熊丸而特苦辛從簪紱可發幽潛
顧以慵病之軀自棄林泉之下意終負於乾坤
乃曲成於陶冶田間促起猶及覃恩泥檢新銜
復邀特疏使不肖積曠之罪忽掩於一朝二八
明發之懷頓宣於九閭此非至仁錫類大德加
心安得借其於常局之外便其以人子之私
君寵親恩誰爲造就戴天履地並覺高深更想
溫盎之懷出於撫諭之外姪其及諸縉紳傳宣
至意過辱知尤若推之國士之列若貯之夾袋
之中得寵若驚莫知所以夫特達相知厭惟臭
味高明所照必絕等倫如其迂愚兼之疎懶既
不能分憂當世仰佐下風豈能勵志玄修備
儀末俗私心循省無一可稱默計罣礙皆有可

督何以湧除積朽翻作深知將由篤念遺簪曲
為采飾非常之感豈獨此生其敢不勉加鞭策
痛自濯磨報答恩私恃有緒餘之訓庶幾夙夜
毋傷知人之明

代耿老師謝首相啓

陪京執法久玷風裁獨坐參司倏躋副貳惟國
家根本之地係東南綱紀之樞江通鼇海時有
警於揚波地本龍居亦戒心於竭澤自大僚慎
簡五院之長久虛而庶職漸隳八印之名徒具
孰資捍壓何計綢繆况其謏材當時多事乃以
江防而兼攝且又衰朽而支吾雖亦有心終苦
於術望之短縱云歷考安見為憲業之明徒仰
藉於陶鈞敢希心於擢進伏遇師相閣下上同
一德旁燭萬情深惟社稷否泰之機包荒下士
俯念人材終始之少圖任老成故以誤恩及於
不肖自作郡以至今日由守將而參大僚久在
夾囊之中倏至臺司之上昔先恭簡曾為此官
懼墮家學且今時事稍異於昔虞有後報終恃
大匠之主持庶幾薄材而得効餘生可畢敢存
患得患失之心元造苟酬將遂一丘一壑之請

代賀閣下壽啓

大業熙天贊一人於久道上靈眸岳調四運於
太和惟元老之昌祺見帝心之純佑濬公之
驚遠使宋以榮懷郭令之歷中書唐其用入豈
獨其人之年德將與其國以尊安福之所生世
以爲寵恭惟師相閣下天人際會社稷爲身念
腹心手足之誼甚深終無心於暴跡持消息保
明之道於國獨殫力於旋乾故能坯冶一陶蕭

子

士

勺群愚下通上格屹然處天下之所難救變靖
氓晏然釋生人之所患玄功善貸與世爲春至
德不傷偕時於壽蓋當五老告符之日已獨繼
於東皇且觀三台平拱之辰固聯輝於南極業
出緒餘於天下永葆真氣於環中是綿萬曆之
靈祥長副九重之簡眷某等備蒙燕及迄切鴻
私周雅基光喜齊聲于樂只天壽平格願追茲
予保衡不昧一介之塵聊代蒼生而祝

代耿師賀太倉王荆石存問啓

天建元儲詔存舊德恩加賄饋豈獨修博史
之彌文使問起居實欲貽後王之丕則事光載
籍喜動門牆恭惟恩師閣下道包萬有忠貫三
精早乘風雲魚水之交勤思迪篤欲見克舜君
民之業旁作近衛自綠野一歸而皇塗多故及
東山再起而國本始安時已旋轉于乾坤師復
徙容于烟水子房辭爵翻成皓綺之功李泌還

子

士

山竟定廣平之位故知當時出閣之允即爲今
日定策之晨民無能名上已自悟遂緣慶典
特賜禮存壽考維祺方企心於引翼典刑尚在
將雷相於子孫自古大臣始終眷遇之隆幾人
若此况夫父子道德功名之盛近世所稀危在
觀瞻孰無欽羨某誼屬在三恩未報一欣聞新
寵倍踴常情坐守閑門未暇著書盡請還因詔
便敢問促裝之期

代耿師賀陸平泉存問啓

時回立

皇

造德降時維天純佑引年憲老近古曠儀矧夫
紫谷流祥夏謳答響彤庭覃慶惇史告存表南
極之離光接東明之盛事非夫獨鍾間氣卓然
達天下之尊三安得坐享太平遂爾備既醉之
福五緬惟六字如此幾人恭惟台下降精奎壁
比峻嵩衡生爲堯舜之夔龍老作唐虞之巢許
五湖烟水笑范伯以猶遲百歲鼎樞嗤羅公之
未達頃緣慶典特賜禮存恩渥自天見尚年之
威治清高表俗接敦鄒之流風凡同覆幬孰不
欽馳慕蚤從伯兄久傾宿德景懷更老尚想見
漢帝之隆風望氣開門或可爲老聃之下役敬
將賀悃上冀鑒存

代賀申相公存問啓

詩歌萬壽篤彼基光書引歷年歸之平格故上
庠嘖噓之祝惇史憲乞之文非藉達尊孰熙盛
典顧自古大臣際遇之盛不必功名壽考之全
或初當於上心而遽成方鑿或遲回於末路而
不及著簪未有芝含玉秀花應金輪早開黃石
之符晚結赤松之好始終寵眷保艾優隆再見
紫谷之祥光疊被彤庭之慶問如今日者恭惟
閣下受天間氣爲世元龜乘風雲魚水之歡勤
思鼎迪見堯舜君民之業旁作近衛却歛神功
歸願元造從容綠野托家國於鳳毛管領青山
下神仙於鹿馭然而帝懷更老方草漢儀天
建元儲遂勤周典雲霞破曉煩天使以起居日
月重光被恩暉於巖屋高風振俗通德表時是
爲朋良道誼有終之交不數前人身名俱泰之
義某向在陶鈞久依山斗快覩 詔書益深美

雖爰茲東帛寧布一己之私歸若靈光實為天
下而慶

代賀兩廣軍門八月壽旦啓

恭惟閣下眉宇天人經緯文武申伯之式南
岳神誕命方叔之皇命服元老壯猷世待需乎
商霖生適逢於舜旦維茲秋仲是曰昌辰日月
會於壽星祥躔南極義和宿於房位光燭紫垣
六氣惟均五精遂會彼帝太昊者司天稊持寶
運若神蓐收乎執矩顯佐元樞信惟明良之介
德所以先後而同時王宇澄秋雲霽蓬萊五色
銅標考景日移若木載中天佑一人作朋三壽
昭明有俶何湏勺漏之丹砂 社稷為身定下
瑤池之青鳥薄貢輜儀載申華祝

元輔以皮林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傅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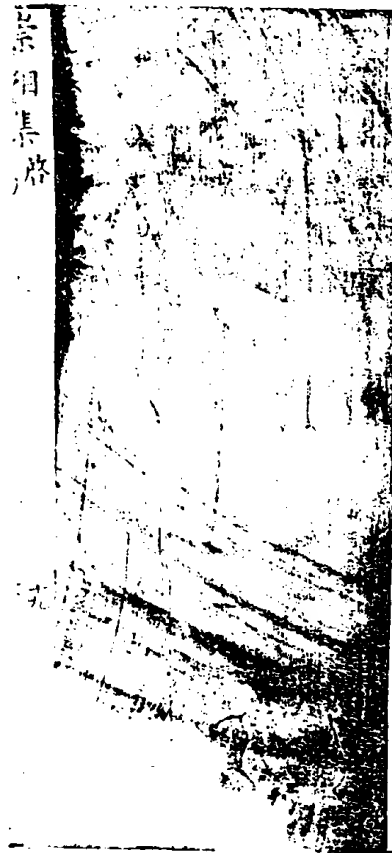
子為中書舍人代賀啓

舞羽而格有苗坐調舜化保衡而登天老立竣
周班懿茲於爍之勲昭哉其皇之眷若稽藝典
允答具瞻竊以自古治辨之朝不絕外侮所恃
神明之宰得策中權如魏相之任營平獨伸勝
算若張仲之佑吉甫克奏膚功是豈疇庸於橫
草之間抑亦措世於采薇之治然未有成功於
六

分北除難於腹心下消三省莫大之憂上貽

九重無疆之慶用階鐘自以冠旂常如今日者
恭惟師相閣下白星王輔黃石帝師慮深於否
泰倚伏之機狙求惟定變彌於芽蘖發作之日
克威厥功運廟略於帷中邊蠻方於宇下輔成
醇化躋格太寧惟帝念借箸之籌宜公正面槐
之坐八命九命直窮黃閣之尊父師少師兼作
青宮之傅且開延賞以勸教忠等陳錫之楨周

偉烈文之繼緒某欣聆盛典載躍私衷綱紀
燕群工共矢穆皇之雅典策而煩中令尚看
礪之盟



代賀孫太宰啓

銓竇周官弼成虞哲 聖心求舊蓋簡在之獨
深衆望倚平實甄明之素著時方滌井慶此璋
冠恭惟台下元精授彩賢業熙天多士多方周
公之爲太宰克宅克俊立政以入受民既高裴
馬之名亦久雲山之卧碩膚可遜安赤舄於東
山舊物何心復青禮於前騎粵稽在昔孰與比
倫崔琰出入十年僅聞清正山濤前後兩選不
及月三日

示

免浮沉豈任遇之不隆抑時位之難配即以我
朝家之贊治亦有數君子之持衡端毅端肅之
於 孝皇忠肅文敏之於 英憲莫不流輝寶
鏡吐彩冰壺上結 人主之知下壓群公之望
然而龜組一辭雲霄永謝鶴書不再儀羽無期
未有優游林壑吐納希夷屢蔚師言陰儲
帝眷再引星辰之履復登品藻之堂成 聖主
之知人如明公之今日者 夙被深知忻逢盛

事楨周刊榮已看師濟之風岐斗調階定上雍
熙之治逸申燕賀豈爲鴻私

代候馮少宰座主啓

銓審周官擲成虞哲玉山遠照坐虛風月之談
金鏡懸旌遙想星辰之履渺茲在治踰若負墻
恭惟恩師閣下英標泰岱聲壓蓬萊學邇孔孟
之淵源志在伊周之事業七司七事精天下之
品流六事六聯收多方之衡鑑顧此拔茅之會
不無掣肘之虞開門撒棘雖僉信於得與棄唾
積薪亦時厯於仰屋曰贊歲會而吏治弊於貂
璫曰憲官刑而國論乖於狴圉非藉真儒之作
用孰回天聽於清明凡此人群總歸玄造某
洛誦鯁生虛庸經德十年仕版渺一善之無聞
五里炎荒悵五雲而獨遠却憶三齊之驅傳忽
從五嶺以更星望馬帳於層霄載勞飛夢曠魚
緘於積歲徒欲敲冰謹藉同門附鳴積悃君恩
師義何能報一於涓埃身律官常敬矢在三於
天地

代賀崔按院啓

伏審臺下光奉明綸出都大計東南民力總在
薛簡肅均節之間中外輿情爭喜鮮于侁福星
之至考官三等賦粟九邊通天下之咽喉救萬
民之疾苦且兼銜於滄水待收績於玄圭坐使
猷于無敵飛芻不滯利歸軍國安及園陵上慰
當饋之至懷立見疇庸之盛事某自惟不佞何
幸同方白簡飛霜久注心於鄉往長江天塹復
參會於提衡敬頌皇華七棘之章用展玉節朱
軒之贊所祈燕及與被榮施某不勝欣忭馳企
之至

南銓端午公候閣下啓

舜殿歌薰方達聖日周臺表景敬致天行三光
威而赤緯流祥八變和而黃琮贊慶武成賜宴
特崇論道之班畫漏侍朝獨賞延英之對敢將
一縷遙上五雲恭惟師相關下捧日精心擎天
獨手乘乾坤之大寤欲與物而同明願社稷之
靈長但獻身而為壽陰扶忠鯁回生意於湘纍
顯釋異同絕邪萌於鼓造故得極炎風之野氣

卷之三

變芳華近握日之臺涼生圓影玄冥龍鏡吐雲
霧以成霖洛水寶圖曜朱明而應運石精發彩
靈雨濯枝措民物於咸熙化焦焚於不覺昔師
文叩羽烈日回炎魯遽造冰二儀召氣方之旋
轉未足云多陽燧灼離元精相授水壇卜海異
物同符持以格乎終然不隔顧此陰陽之垢不
無躡躅之虞鮫室歸綃誰為駭浪鴈臣飛轡亦
或生郊扇范簣之清風猶煩揮暑諷公權之穆

跡尚恐忘民非恃斗北之平衡孰延天中之修
景崇昔事槐堂影隨綠藹今瞻樞閣天遠琅霄
徒有獻帶之忱亦效傾葵之誼樂時曠首敢自
後於玄龍贊化飛聲願長追於肆夏

端午兵部李啓 舊南銓

五神定位祝融司日德之權九法正邦司馬總
夏官之政況晨逢於地臘正柄轉於天衡陽已
極而陰生戒心於姤類不盡而明繼折首於離
非夫佩社稷之安危妙陰陽之消息文經武緯
消邪孽於未形東討西征廓乾坤於大寤安得
威加委火氣壓炎風境無鳴夜之梟戶有射團
之粉材官無事而躡柳士女競樂於飛鳧吏奉

崇月集啓

三

法而靜事無刑軍閉謀而息烽不聳先生赤緯
瑞應縉雲信閣下之為功雖吾徒其被賜者也
其等叨塵南國望履北辰登冰玉之堂典刑如
見想麒麟之閣瞻覲何時聊貢微忱用塵台座
紉蘭沐蕙敢自遠於芳華致日譟薰願長宣於
聖治其等不勝馳戀主臣之至

端午刑部沈啓 舊南銓

統領白雲上佐畫寇之治縹緲赤緯遙輝曳履
之班忽地臘之屆晨喜台衡之集福聊因沐惠
輒用傾葵恭惟台臺擎天柱石瑞世鳳麟有意
壽民物之生何非彩縷以仁造國家之命直
有素絲洗漢女之冤散沉陰于夏雪感湘纍之
賦回生意于飛霜何監非時惟明克允國扉青
滿而邪已辟于避光楊桁綠沉而惡盡消于鼓
造蓋不仁者遠良由舉臯陶之公而威信不寬
安得不推定國之重其等叨塵南署幸席餘芬
對嘉樹以徘徊敢忘封植効靈畲而祝頌願贊
階符不腆者儀所希崇鑒

崇月集啓

三

端午公送北吏部啓

地臘告期赤靈表慶周官賦爵開皇路於朱明
玄象消萌戒微陰於躋躅非恃持衡于執秩孰
為佐德于歆薰恭惟台下氣蘊四時聲揚九夏
有心絕惡飲漢室之臬莩無意生明湛水心之
龍鏡遂能簡孚宅俊寅贊統均輔成帝顧之良
汲用王明之福吏恕而炎蒸奪氣無勞范質之
驅風來而殿閣生涼獨諷公權之咏人歸玉尺
冬月 天
世凜冰壺^某等名叨分署味恭沐蘭英李泌之
獻身步趨莫逮効楚人之貢縷向往彌勤不腆
輜儀仰塵崇鑒

端午北舊寅啓

經臨指午鵠火司權洛水寶齒忽見朱明之瑞
武成慶賜先沾侍從之臣藹玉殿之譔薰列金
盤而射粉香聞駕稱氣沐芳華恭惟台下蘊道
術之昭融觀陰陽之消息肇修五政應日德以
輔時齊戒一心葆天和而若節故能忠規結
圭靈鑑為神邁李泌之獻身執開元之吐霧石
精發彩鈞調生化之功赤煒流光假大宣平之
烈表修景於中朝卓為周臬造皇家之元命陋
彼米絲^某等望斗北辰叨塵南國三山二水依
然烏履之猶存四事六聯赫矣典刑之具在聊
修不腆上贊清嚴馳勉之私非言可既

端午答總戎啓

夏五晏陰周官養壯天南炎毒蜀相渡瀘是為
苗田菱舍之辰亦曰梟盡鯨生之日易虞躑躅
俗厭游光恃滄海之長城五兵寢鼓表天中之
修景萬姓射團綠澗蒲龍正採仙家之妙藥金
門艾虎忽承介使之辛盤惟屬國之飛章恐島
夷之發難控扼艱虞綢繆暇豫占風雖無內犯
之憂未雨宜存外侮之備小琉球若折寇益近
於門庭水犀手幾何計宜先於桑杜長使中軍
躡柳橫勝氣以消萌海上飛鳧逞雄心而競樂
即為如天之賜宣但戴德之深敬因拜嘉良以
為禱

三司會送察院中秋場中啓

秋色方中月華正吐九霄宮殿獨騰天香萬里
山河渾成片玉庾公之興不淺魏王之樂具陳
矧在銜鑑之堂上接神仙之府中天孤照同心
鏡以交輝徧地紅光附法星而取耀直在廣靈
高處坐塵埋下界三千試向玉笛靜中聽譜作
上清一曲欣逢勝賞薄進微觴貝闕珠宮想容
光之必照金盤玉屑知臭味之非遥

代三司會送兩廣軍門中秋啓

玄御當秋吐影滿銅標之界至人執矩凌風登
天柱之臺論時令則六氣惟中較圓光則三門
不夜群仙合樂幔亭之虹彩非遥佐吏登樓武
昌之風猷自遠允平五政同照兩藩某等受蔭
公審分光三珥道慙守暈遥瞻上界之清輝術
踞梯雲徒想廣靈之藹穆敬陳蔬蕡用佐桂觴

二十 答中秋啓

一牛月色獨讓秋中萬里蟾光偏依水麗想南樓老子婆娑僚吏之場念海曲漁人索莫鷗鳬之舍賞其風韻分以酒錢雲裡暢亭雖曾孫而亦醉江東鐵篴凌皓魄以俱仙豈必取術月遊寫霓裳之法曲寄懷鶴夢追赤壁之流光固已斟酌銀濤飄搖玉宇狂歌獨笑渺天地以何窮阻道遡洄賦蒹葭而自失拜茲明賜如侍清光

三

安得憑風登天柱之峰別成法界神翅會中嵩之嶽拱揖群真感已刻心思而成夢益深馳戀不盡謝私

答揚州權閨使者中秋啓

三百六十光陰幾如秋色二十四橋明月坐聽蕭聲况凌虛駕萬馬之濤而挾羽下雙城之鶴水晶濯魄那知庾亮之樓天漢乘流忽問君平之斗遠矚信使慰我陳人絃管開雲驚破墨君

之夢廣寒度曲如同公遠之遊感不勝情陪其
何日清言及此

代三司會送兩廣軍門重陽啓

玉節橫霜戎服紀龍山之勝金甌薦菊秋容生
韓園之香惟日月並應乎嘉名故古今咸標爲
勝會矧夫鉞分天北岳鎮斗南環五嶺八桂之
鄉纖塵不起御兩越百僚之上惠露常流烈掩
前修氣凌西灝登高俯視日邊見銅柱之標對
景清吟筆下開鶴林之艷糕浮五色酒泛九華
采更神玳瑁之筵芍藥和金鉉之鼎神仙藥市
應陽數以登年黎庶稼場荷玄功而引慶遙知
逸興薄貢輜儀聊供藉野之懼敢冀垂台之照

答秋後送菊啓

九日佳名白衣美事紀龍山之勝會獨想雄風
寄彭澤之曠懷亦添秋色顏然老圃宛在東籬
笑口頻開宣爲騰香於晚節霜風雖勁猶看輸
勝於黃花壯哉此君能爲寒敵殿千紅萬紫於
零落敗散之時引玉樹瓊枝於凜冽嚴寒之候
色正而不媚韻逸而能堅非駕賞於群芳孰追
酬乎令節紫蟹青尊挽淡客之寂莫與風涼露
得佳醞而酩酊感刻何勝報酬未展

答總戎冬至啓

八神受事三至迎符靜室安形蓋以待陰陽之
定近郊講武宜徒爲車馬之修蓋天地交讓之
晨實日月履端之始行陰出滯因氣飭兵國有
彝章民用禔福伏惟載揚斧鉞謹護風寒角吹
動於金門梅應聲於玉律爰於閉關之暇乃分
取路之甘念養魄於廣寒羨迎長於幕府居然
拜賜踴爾懷私戎機一雙用昭進履絲綿一束

聊表綢繆不戢謝悰統祈涵煦

吏部年啓

東皇發育肇開四序之功冢宰統均次第五官
之令維新魏象翕仰洪鈞恭惟闕下光躋夾日
寅懋亮天受百司歲會之成曰惟正治作四海
業征之志與之亨時遂使震索乘陽初受紫壇
之英龍經紀候剛隨蒼陸之規天地之德曰生
總歸調燮上下之交爲泰永見熙春某叨此觀
風坐而改歲錯佩鷄人之曉遙想朝元開尊蟻
泛之晨有懷獻頌願依大治用殫微衷

代三司會送兩廣軍門年啓

歲籥風霜翕發九陽之氣轅門蕭鼓先回五嶺
之春在天運則貞以起元考民風亦聚而宿歲
咸曰維新之序因知元宰之功若非析靜千營
蕪之錯成四野民士安得鼓暢而享韶華之樂
衣冠安得拱手而受歲計之成珠海無波總覺
春流之潤玉衡有政行宣魏象之和敢奏常儀
用鳴積豫朱泥金薄遙知紫氣之當筵粉荔辛
盤且召蒼靈而薦福

選黃撫臺年啓

歲籥更新泰符先啓誕惟福極錫我庶民年雖
迫而未價不騰春未來而陽和先轉海荒漸復
饑困少甦兵政既修盜賊或息此皆乾坤之大
德故欽民物於小康倘春汛之晏如及秋來之
蔚若農謳樵唱因成擊壤之聲波伏瀾清坐看
卧筆之化綠簑無恙猶堪起舞以婆娑白墮有
情自解尋人而莞笑其為履露豈易形容薄有
不腆之私願上履端之慶伏祈涵照俯賜叱存

答送年啓

寒律方窮春風已至棘門蕭鼓吹開海上駘蕩
之天蓬島雲霞煥出宇內清明之界君子方欣
於道泰小人亦幸於陽和某衰朽餘生支離病
骨還爲聖世之編氓但知擎壤久仰巨公之丰
采莫遂登龍方踈野之爲慙豈樸愚之見寵遠
勤使命特損惠存閱其枯槁之顏借以屠蘇之
色梅花索笑忽逢歡伯之來柏葉開春併入華
堂某相共啓
胥之夢歛五福錫庶民與沾沛澤尚中行不避
遺共挹泰光

答送年啓

歷四時而成歲貞則起元開三統以宜人和而
布政養老有象乾坤上下清寧鈞運無心風雨
霑雷時若是謂得天之紀允占君子之亨孰啓
元陽以先歲籥召蒼靈而薦福誕錫庶民噓紫
氣以成雲旁流嚴數恭承惠貺用寵幸盤某欣
親潘花坐增馬齒春風吹萬同野老以謳歌小
雅登三撫承蔭而踈踏未展躋堂之敬兼慙報
稱某啓

玖之忱但有拜嘉居然銘德

歲除請九十翁啓

貞以起元臨而爲泰美三春之麗景在此日之
中宵花爆爲歡忙閒各得某雖旅寓不欲獨對
妻兒公亦坐遊借問何如朋友敬邀壽星之重
用添蓬室之光幸賜惠臨可勝榮寵

答送年啓

海國雲生春江水動知陽和之布德於歲序爲

履端未獻椒觴先沾柏酒悠悠送日覺虛度於
年華物物含春幸與承於寵澤射蘭挺荔問東
君消息數點枝頭卜稔吉人喜南國風烟一元
歲首聊褫短柬仰答高情

謝袁文海宗師啓

負乘鱸席執御龍門二反受知不棄朽株之用
一經宣業總知大冶之仁感激難形捐糜轉速
竊念其本自鈞徒未除海氣薄才遲達但守樸
於行藏多病早衰敢爭衡於力命南來捧檄義
取抱關豈意乏趙德之文章乃幸近韓公之山
斗頓忘迂腐妄意振矜近痛文風士習奔競之
非逮傷聖域賢閑侵頽之久方主持之在上何
崇月集啓

疑畏而不前顧心勤而力難強才拙而事多違
噬腊生屯脫桎往吝狂瀾莫障空仰嘆於蘇湖
鞠草未除且久慙於禮樂因循歲月雖首霜亦
見其素飡忽阻山川使緇黃得恣其橫議政恐
不免於過端安敢有心於遷次誰為培植得並
生成茲蓋臺下命世真儒與邦哲匠力振吾道
之衰曲加廣勵身任天下之重每見堅持談笑
寢中使之邪謀俄頃復百年之舊制面黉雅奏

如登堂聞絲竹之音奕煥新宮使入門見宗廟
之美凡有裨於蒙養皆作意於先庚使某下走
仰成微見絲毫之績上庠轉秩都由提挈之恩
從變後而取音越薪前而見徙鞭疲策蹇已令
長價於都門斷散絕跡更望為植於王國不知
何脩而獲此亦不知何德而可酬為日無多忽
悵門牆之隔此身尚在敢忘覆載之恩但恐去
此而迷途終孤大造遂使獨行而顧影益念鴻

宗祠集

卷

私心念之而愴然悲言及之而零然涕一人知
已每感慨於虞翻孤劍似君輒吟言於賈島

一 移贈先君撰章啓

地蕭紫垣堂開白玉是為神仙之府特儲相材
於昭雲漢之章沛宣皇澤三千弱水望隔蓬萊
一字春秋世邀華袞敬將尺牘用布私心惟某
起家海濱竊祿虞庠時檢父書每含悲於罔極
偶逢國慶獲移贈於所生故父某身雖布衣實
有古行起亦貧而造兄之產且築室以遺從昆
推義食以煦族之孤且營域以葬叔父他如反
遺金焚宿券修廢路葺浮屍倡土堡以奠鄉創
宗祠以萃族延師以成人之子捐金以息鄉之
爭婚嫁病貧惟力是視惻隱施舍至老不衰故
雲竹先生有儒者不及之嘆而西橋先執有清
隱篤義之編嗟埋迹於江村倏聞聲於泉路如
某不肖又負前徽非邀寵於如綉之綸竟成虛
恨非乞靈於如椽之筆孰發潛光恭惟閣下揆
精奎壁布武夔龍嗟元氣以翕三光將成能於

大造混太虛以涵萬象豈遺德於細夫敢以先
人累於作者若使既朽之骨重被光華則此所
遺之枝皆歸陶鑄其不勝祈懇悚仄之至

答劉端履

五澤披豁三水分携屈指七年馳神兩地道阻
且長未聞夢我之痛年運而往應知驥櫪之心
顧我二毛亦窮五技嘗為委吏豈有意於居尊
不問來鹽乃隨流於治粟揭斗喻箕之在念亦
曰本根陶克鑄舜之未能空云塵垢所喜山川
假勝猥冗含清鐵塔標雲下視三山二水龍潭
貯月兼臨天闕青溪東望則夕照紫金隱見龍
文之氣南窺則長虹圓玉迴環帝宅之基勝
可忘勞清能滌俗間乘閒而獨咏亦觸緒而遠
思九日六榕曾憶御風之日層樓雙睫猶雄控
海之襟嗟為樂之幾何欲追惟而無自忽承手
札如對面言扇我以仁風長誼佳咏薰人有餘
馥日近沉檀感不去心藐難酬德聊以舊作書
之扇頭目送南鴻但覺楚雲之隔梅逢驛使應
知嶺海之春不晦者心勉旃惟德

答楊菁阿啓

鴻署周旋桑陰帝弟往來促膝不徒爲文酒風
月之談披豁論心間亦及天下國家之故若填
荒之迭奏謂歲月之長雷天始良緣倏星槎之
南邁人邀福曜遂熊軾之西征落磊倉曹誰當
晤語迢遞芝宇但有夢思惟師帥之專城設施
獲展况安成之名郡風俗猶淳禮至而民不爭
我靜而人自正南陽潁水豈多讓於古人高蓋
小月一啓 天
璽書亦何辭於漢典媿弟早衰多病又慙而愚
解肉皆消但有素飡之恥蓬麻日遠終知顛越
之期猥辱下存無能上報

答李葵孺啓

一穗南海獲託英遊三舍甘棠疊聞瑰政虞城
變井慙高柳以成陰好時飛鳥擁行旌而著異
豈無高譽齊芳漢吏之循良未必少年並駕土
門之幹局富沙蓮邑方運斧以成風紫帽清源
逐鳴琴而送日直使高陵蔣況自失歷敗抑令
齊園子奇亦慙英妙鼓牛刀而失笑多幸吾閩
參螭陞以奮聲立須公等此誠錫光於社稷
小月一啓 天
宜獨分馥於芝蘭藐爾陳人猥承篤念手書鄭
重庭實孔將肅爾開緘如對愷悌溫良之懿德
無能報玖惟同父老子弟之頌聲所有微私仰
塵崇鑒

答殷四府啓 時署福都符

黃山直上開瑤島之天人紫馬南來耿壺蘭之法曜幸移旌節出按治城方動色於占星忽拜恩於界玉恭惟老公祖臺下神明厥世追琢其章生仲晦之故鄉年未懸於五百挾容成之靈氣丹不數於九還偶探蓮花仙掌之奇忽問薛老隣霄之勝 某與被滌流想聞風彩江上狎濤遂自稽於謁者天中懸照乃分糴於江干損惠

常和

平

燁

特豈爲詞甚腴昔仲舉下車而孔融先肅澹臺守重而言偃推高彼皆德義昭明故爲時賢贈矣如 某不才曷勝斯寵拜嘉九頓銘德五中方戒僕夫但馳神於戰衛欲陳芹曝將旅布於堦

按院送扁謝啓

海濱鯨生濫竿文部臺端哀字烏奕衡門方負乘之爲慙忽表閭之甚寵荒村吐色若疑金鏡之頒父老聚觀真謂玉山之照恩加朋錫感獨心雕蓋惟台臺直道而行事每存於激勸與人爲善義尤篤於知游故使蓬茅亦蒙寵錫有庭堪牧馬條此題銜無地可登龍居然俛仰敢不顧名思義砥節勵躬風月坐談抑亦聞古人之節屋漏有媿何以觀日月之光所有微誠仰塵法座伏祈海納但有氷兢

才

平

吏部大堂啓

某樸樵凡材支離病骨苟從祿仕已絕意於榮
途勉守官常顧何心於越錄乃番銓一載而遽
遷竊績何功而屢玷突新前而見徙孰爲先容
從慶後以取音真成異事惟閣下之心深保泰
每曲軫於遺遐惟閣下之道弼王明特勤思於
用汲顧此何地可以悞恩處非其據將爲負乘
之差位不惟賢亦貽知人之累雖感恩於不意
亦撫已而自疑所以首欲北而遲迴輾且南而
踟躕豈獨重乎其始進蓋將慮及於後報忽部
劄之臨門即促裝而就道潔身受事敢忘夙夜
之勞畢義酌知行有捐糜之會謹卜月內赴任
馳稟上聞至日躬謝不悉所云

寄答袁六休啓

流聞義問蓋有歲年枕席異書將如晤合忽承
推轂與躡芳塵昔駿明見賞猶費卑詞子尼入
曹終符一字徐寧拔身於海岱蘓頌擇選於中
書皆由素望適愜輿情未有介紹不通行能無
歎支離病骨翻成慶後之音擁腫散材偏作輪
囷之器內慙玷缺上累知尤得之若驚將何以
報役至水鄉捧臆就道重趼百舍蓋望紫氣而
來著書五千未及青牛之御祇餘耿耿之雙
魚縱隔迢迢願分一塵伏惟崇鑒不任主臣

迎張考功啓

六年察吏蓋弼王明九等繩姦用扶國論左曹
光重從古屬之正人百職清明異日階於大用
故中書搖筆必曰蘇君即邇者稱神咸歸王信
恭惟老長官臺下三水涵清九龍濯魄行成方
正譽夙著於廟廊子厚精嚴學並傳於閩洛躋曲
江之舊跡澄鑑三銓繩嘉正之英風番輝四選
向以題才之暇暫品烟雲今當計吏之期特膺
簡命衆流吐色喜明月之當空萬口同聲聽平
衡之在手某忝步鶴廳疏陰槐影攝衣旅進慙
無補於周官望斗分先知仰禪於虞哲敬因迓
使聊寫心旌

答張清叔啓

五季握手逾有歲年一鴈飛書幾如夢寐伏竊
善政溥民真心求瘼手提滿瘠力歆天功當道
既上最聲不次當復前時九年淹滯乃天假以
累仁而邑歌謠實人擠之大用辱承篤念遠錫
腴儀惟地方荒困之中正父母含哺之日願回
大惠以及貧民某食指不繁常俸自足敢恃相
知之素或寬不敏之誅

答洪衢州塔

三秀烟霞想望真人之氣色九龍雷雨洗清仙
子之山川幸接跡於師門獲分榮於故里儼然
委貺朕矣為辭恭惟臺下海印奇文輪峰異彩
白雲儀羽猶高鸞鳳之名綠樹堂簾真接龔黃
之治聽棋聲於仙岫蓋亦順風尋柯影於靈樾
固宜得道久矣有心於馳義忽然篤念於同盟
顧此鯁生何堪朋錫 璽書下勞行看嘉績之
榮羽書答
騰縞紵相酌聊結古人之好

答曾直指塔

立馬嵩高日月全低四嶽窺圖洛汭乾坤獨映
兩河何意雲箋忽來漢表恭惟台下弘敷家傳
典章世擅鍾徒韓漢正氣久迴粵界鳳樓北寧
瑞符早見苞文暫輟殿上之班出建天中之節
閑邪絀惡冬雪非寒佑德興良春風獨煦法星
明潤垂芒角亢之墟歲德宣明建福梁陳之野
帝心簡在行還劍佩於螭頭風采想聞共望羽
儀於豹尾 某 忝此濫竽居然負乘遠承芳訊枉
沐寵嘉蓋昔有邂逅而結縞紵之懽締戀而志
瓊琚之報莫不志存金石誼薄雲霄流吳方卷
標徽往牒 某 雖道慙風雅而心切斗山敢避輜
微聊申嚮往不盡謝私仰祈垂照

答蜀布政送歲例扇啓

恭惟唐岳楊休价藩作輔仁風遠暢已寬西顧
思廟影徐開尚想五明之治伏承篤念旁被
清陰弟見蜀道之艱難皆緣班紉之作崇嘗讀
疏而痛心欲拜嘉而惕念禮有因時在長者固
難破已成之例民不堪命在應舉或可體節愛
之心故寧冒跡於不恭少用分憂於難繼

答丁藩伯啓

唐咨四岳師錫用章周恃价藩天基永奠矧海
邦之僻壤接弁服於重溟地側民窮席風濤而
待命稅煩商困驅夷島以爲生宜帝旰之不
忘恐人憂之方大昔東南多故本起細微而納
制不時遍滋慘毒出師命將竭衆力而誰何收
燼焦原經十年而始定蓋撲於既亂者禍烈而
力勞齒於未然者事半而功倍非識周桑土併
其羽書啓

五

家國以爲心道契象玄先乾坤而獨照安能豫
珥亂萌克完蒼庶哉恭惟公祖臺下眉宇天人
經緯文武召棠有意隨菱舍以搖青白鹿何心
夾行車而獻兆暫借微垣之主行邀節鉞之榮
某辱在帡幪慶同桑梓方圖新於燕賀忽先被
於鴻私感入五中拜而三陌聊將芹敬願備樂
簞伏乞俯垂委照榮荷何勝

答蕭連江

碧玉飛虹澄涵鳳彩滄洲擁蝶映帶龍津敵百
雉以縈青按千峰之簇翠雲中雙鳥渺天路以
徊翔堂上一琴送南薰而容與徽茲天幸假我
仁侯恭惟老父母臺下生名世地負間世才轟
立芙蓉秀出萬山之表飄搖洲渚光開五色之
祥收楚荆之英靈為衣冠之領袖離烹牛鼎聞
魯邑之絃歌雉响桑畦見中年之童化其竊隣

三舍

字

三舍願受一廬十年匏繫無由登言偃之堂萬
里魚函忽爾勤荆州之貺拜而三陌感且五中
願以南轅旦夕之身知有北面振趨之日盖聞
貴治風被仁風有陳貞女之貞有吳孝婦之孝
貧皆徹骨莖不樹封既已沐德於表揚但有同
心於感激願回大惠用廣弘施借冰壺之水以
薦貞魂垂瑤島之雲載光霽屋真如不肖之自
受豈直朋錫之可言臨楮屏營仰祈照鑒

答周推府啓

六條察吏直指仰成一郡亭平萬民司命厯稽
在昔卓起巨公封建堅正千武寧遠之用譽子
容精詳于留守歐子推賢居官嚴澹彭汝礪之
高標番獄雪冤錢靖宣之至德稱圭汗背終見
器於博文夷簡秉樞早受知於文穆皆由郡理
立致台司巍然一代之名臣赫矣千年之表範
誰知今日直接芳規恭惟老公祖臺下氣完光
嶽精感白星世美德門本山河於漢社家傳心
印接衣鉢於濂溪幸借福於越臺得乞靈於法
耀化基廟堂之器奮跡開封厚濟公輔之才著
名真武嘗試稽銓衡之緒祖宣之芳烈猶存促
容問赤壁之奇公瑾之英風可掬將衰衣於社
稷宣鴻陸於海邦其尊知有素荷德難酬凌萬
頃之茫然忽生秋夢望三山其如咫尺或在雲帆
遶辱勤施但存汗甲薄中緇好得御為榮

答吏部啓

江上狎濤井同漁父雲中促駕忽見徵書似翳
狗之再陳豈朽株而可器仰慙推轂但有飲水
恭惟老長官臺下社稷為心賢豪歸命人惟求
舊或以就熟之能道不遺避盖亦中行之尚何
面濺落亦在包荒某一竿滄海竊慕雲卿千竹
烏山堪逃文定每揣心而自分漸與世而相忌
偶以序遷得充郎選山公時聞啓事并介無收
王信復入銓曹夢想不到非開誠布公之獨切
能容流汲綆而及茲敦識五中行遠百舍肅出
先謝請事有期

二 答沈淮樞啓

飡服芳馨餘三十載後先步武若共一堂蓋真
味之潛投豈堽麓之待奏彈冠相慶昔但得之
素交推轂何心今乃舉以及我眷焉獨誼且有
裡言意翳狗可以再陳抑朽株時乎見器原夫
端居深念悲龍戰之玄黃所以拔茹疇離恐鳳
歌之底滯寧損知人之哲過為同氣之求恭惟
老長官臺下社稷為身賢豪委命獨手提文章
之柄孤根砥狂瀆之淵寒裡生姿繡谷之稂華
盡失空中布照山鬼之伎倆皆窮憂世之念甚
殷求舊之心轉切如某不才何堪與立國於蝸
之角上幾為笑於戴晉之人游於羿之彀中乃
自托於申屠之足但一簞一笠安能獨外於乾
坤況此日此時肯以自棄於君子敢不下漁磯
而問道貴蝶夢以出山世可以為當亦從長者
之後道如可止行復觀滄海之塵謹問
與居仰
新鑒照

答徐總督啓

欽馳芳問積有歲年介紹末由願言徒切忽承
翰教申昇寵儀三陌拜嘉五內銘德恭惟臺下
以文武兼資之才當國家鎖鑰之任輕裘緩
帶談笑而靖龍沙深計遠謀從容以防馬市昔
款封之未就衆疑難以相持彼此交猜安危在
忽迨至節臨而輸盟恐後遂虜婚合而卧甲無
譁坐貽數載之安得修九邊之備非深籌廟勝
動悉邊情預操算於婦姑子母之間先制謀於
利害大小之外安能一旦成功如斯之速乎
王命三錫正惟其時我武載揚行俟他日某雖
文弱竊想下風菲有所附不成報章仰祈崇鑒

答楚撫梁純宇啓

伏以山河兩界楚握其中社稷三都楚鼎而四
蓋興王之上地實南服之要區於古見方叔之
壯猷其地猶召虎之疆理具開盛烈大有雄風
恭惟台天下天與環姿人歸斗望膺南顧之特簡
位上將之星曜盱衡吳蜀雍豫之交統領文武
軍民之衆春生秋殺輔成造化之功威畏德懷
誕建鴻勳之業居然柱重儼以下存念玉署之
芳塵尚堪拂拭春鵲廳之嘉樹若在婆娑某雖
不才敢忘斯義恭承腴貺愧圖報之未能願結
緇衣莫改爲於既好薄有輕紗以充下御銑祈
崇鑒不任依馳

與韞撫啓

恭審台臺文武全材節鉞重寄襟山履海控三
省之上游劍楚畫江扼南方之要會文信國於
此建勤王之義王文成於此成不世之功古人
之聲跡猶存 昭代之勲猷更遠幸分中天之
一柱用恢南服之雄圖蓋賴安則三省安若腹
心之暢榮衛於肢節而內治則三苗治若要害
之閑命脉於元神宗社于焉承休黔黎以之提
扶有下答
矣
福非甚盛德曷以臻茲如某支離病骨狼率踈
腸妄意營田已似五窮之鼯鼠悞恩鼓鑄應為
百舍之駘驚輿論共卜其無成 朝廷不知其
不肖天之机我罪將焉逃謹附不腆以心宣尚
冀微矜而手援某曷勝竭蹶主臣之至

答鍾侯啓

伏以明月重淵每吐光於漢渚追風并壘特起
吸於霜蹄蓋實在則圓影爲招終能照乘而神
遇乃天機若失遂以絕塵蓋物理之必然豈人
豪而終掩人情躍躍或爲按劍之技天意開通
獨傑相波之陋其嘗扼腕國家之治亂只由非
常遽傑之升沉古今只此人才在止則治下則
亂陰陽只此分數升而爲泰否而消國豈乏人
世不求士徒有心於拔異竟無補於登明况樂
邑邈星臺見新刊之發而羊城望斗風占紫氣
騰騰惟披榛人衆皆戰手何公在而鼠伏迨公
去而鵠張利虎藥蛇真須異術沉淵脫羈豈曰
明時方許公論之清幽展大行之志天實有意
則則雨初旣防鏡舌上誤聽開新并排雙直慙
將惜仍既辭此鄭重莫追慈節盡臣對使拜嘉
附錄
卷之六
金鑑
外看太平之月

答樊欽虛啓

學易可以無過孰窺聖人之時出門而文有功
乃見先生之晚淮槎一昔抵掌而談經世之言
義畫六爻洗耳而聽先天之論茲謂良遇輒勞
遠思雲墜瑤章若曰孺子可教盱衡漕策可使
劉晏復生儒者恥一物不知今其與若朝廷得
斯言而用利當何如蓋天將通漕運之窮故公
得代船政之匱其止而不慧世或有心伸紙未
終已見梗枻蔽江而下掀髯而笑殊輕古人借
箸之籌敬歸貺命於使人留備南來之酒價幸
祈委照不任主臣

答隣邑公通問啓

息影江樊安愚柳谷情同病鶴惜毛羽而避人
心愛倦雲逐堪暑而偃蓋何期遁迹忽奉蓮音
彭澤已賦歸來得延之而復醉杜陵正懷索莫
煩錄事以猶慙徒有拜嘉莫能酌德邇南風而
結夢若聞畏壘之穰沐膏雨於波餘正挹中年
之化謹布謝悰伏祈崇照

答蔣運使啓

失計出山方悲物役被言歸里適解天綬三徑
未荒撫孤松而獨笑一竿無恙抱明月以長終
方息影於鷗群敢勤念於蓮使懶雲倦翮終無
卜見之期高誼隆施輒重拜嘉之愧謹將手勒
用代表銘佈謝有期陳私未一

謝李按院送扁啓

被言歸里方省譽尤賜扁榮門遽膺華渚青黃
貢飾若溝斷之已收閭黨觀瞻驚舊銜之尚在
寵光遶華拂拭衣冠遂使都亭老卒猶識將軍
東陵廢侯不涸園叟恩若止於一人風實回乎
萬姓茲蓋恭荷老公祖台下天地爲心陰陽別
品以雷而成發育之功以日月行章瘳之政取
人而不求備寧有誤恩澤物而無所私尤思石
善故雖破甑亦在表閭某敢不感激鴻慈雕鏤
駿誼來被衣而去解帶久味名言釣某水而耕
某丘幸收後著品風銓月但安大造之常鑒并
耕田願鼓小民之腹未能躬謝實抱微疴伏
照原不勝荷戴

謝黃玉田送扁啓

伏承破格寵錫額堂標以佳名略其痼類邦之
司直豈冥悖之所堪揭以示人將高明之與玷
本爲同門之故生其越錄之華念某生成漁釣
忝竊衣冠滿肚不合時宜出口便成罪過謂身
一無可用只合歸休于世半不相能其誰我與
孰有嗜痂之癖獨爲破甑之收平生心事覺多
慙安能格物海內弟兄今幾許肯復違心斯世
斯民尚亦有三代之直直道枉道何必去
之邦敬味德音勉圖沒齒顧名思義得寵
臨械啓謝未悉衷銘

寄葉閣老啓

伏雷致政明農備古人之盛事退居結社接有道之高風主眷既去而彌隆公論于今而益重福唐山水持誇箕穎之流真率知交達笑耆英之老世波已逝手援何居薄禹稷而不為蕪韓歐之所闕試筭近代孰如先生蓋善其出不如善其歸有其位未必有其遇有其遇未必有其年有其年未必有其文真鄉里之榮華實百代之瞻仰也其狼率周行狐疑覺路退而有身家之累進而有疾病之憂覲顏以出苟祿于時本無才而思用其未足非當事而欲効其匪躬世笑其愚自知其罔吹劍於戴晉之前夷然自失尊足於申屠之後竟亦何歸待滿乞歸蓋在春夏之際因風寄候如登畫錦之堂勤飛夢於天南指歸期於海上肯分南臺半江之水與滁長安十丈之塵臨緒悵結不任主臣

賀葉閣下壽無請遊海上

義御當空有啓明為之先路導收執契而太昊始得成秋蓋造化之固然在主臣而亦爾惟天欲開萬壽千秋之舜旦故特先降紫雲黃藥之岳神文敏之後一人相業尤難獨手開國以來此郡相度孰繼後塵生在秋期却羈春溫之生意時興兌治每懷成物之深衷釋天下而去之而天下我隨與造物者游焉而造物我私黑髮而弄曾孫不數長文之着膝輕身而凌海嶠絕勝綠野之開堂地位已是人天胸懷但如少壯海上神仙之壑盡待游蹤古來靈閣之奇徧求物色敢因華封之祝更邀會真之臨蓋今天宇澄清山容典秀一游一豫皆足發元德之精神與衆與人益以助太和之動盪想應允可俾得追隨幸不遺遐固以為請

答賀六旬啓

年當輔衰心猶始壯李班胎息徒廢玄修羊祜
建功直慙夢寐生不妄語何曾匿龔明之之年
老而滯淫豈敢望程行湛之壽方築土室于仙
巖虎穴亦卜芝房于蓮岫覓天腰斧排雲輕千
盤而直上荷鋤帶月托萬壑以虛游木石與鹿
豕與異深山之野人也幾希疏食也水飲也等
富貴于浮雲乎何有但有終鳥之志安見爲初
嘗有具啓

答人賀初度啓

馬齒輒增每長鳴而伏櫪鷗盟已結終自信於
忘機甚矣吾衰於焉初度回思懸弧之旦將在
四方豈有過隙之年復能三立遠動寵問特損
豈儀風夜瞿然忝所生敢當華祝日月逝矣不

我與但有肅心更欲借魯陽回日之戈或可効
馬援畏虎之革

賀太華七十初度啓

伏聞華誕適值靈辰招搖指申天河案戶銀州
降幄預開中令之祥殿牖窺桃亦應歲星而出
藁芳赤氣竟下班龍綬嶺清音如聞吹鳳會名
集福同應化千浮丘夕渡天孫爛昭回于雲錦
果爲良日寶應真人某忝葭莩喜看牛女敢獻
同心之贈少將連綬之懽歲歲年年見蓂莢之
執昇盈盈渺渺望河漢以滌流不慙輶儀仰異

今有上

昭鑒

請林太華會親啓

世卿望閥計相高名春爲雲海之墟進以婚姻
之雅或有取于樸畧故當遇如朋友他年裙布
釵荆今日山散野簌暫借南郊之草寓奉迎上
乘之清塵天棘紫青似學女蘿之施水梅綻玉
早知淑氣之回雖無絲竹管絃之清音頗有烟
樹風條之生態敢邀優暇特枉降臨藉野趣以
成惟意不在酒味蘭言而引興月鮮番人敬遲

今有上

雲中白鹿之車載擁竹裡花蹊之帝

答孫侯官啓

野水賦橫舟之句早識巴東赤日轉白崖之霖
因移鄴上父母孔邇乃覲德之私情歲月更新
復承恩于特寵先被履端之慶但深煦暖之心
山翠造天遠借河陽之春色岸容動玉長謠秋
雨之英聲杯中分柏葉之甘勝裡賽梅花之色
幸無恙猶堪起舞以婆娑蒼齋有靈自解私
而涌美因風知自有感銘衷草率鳴悰伏祈

賜照

賀黃撫臺啓

伏審節鉞初臨山川動色政條未遍倪孺騰歡
豈閭澤之素孚實風聲之所鼓縉紳群屬久傾
仰于鴻猷黎庶諸生已躍聞于先路稽彼甘棠
有咏猶在化行南國之餘較乎竹馬來迎直覺
信及兒童之晚海邦何幸福曜斯逢恭惟老公
祖臺下英靈間出世德作求以孝友忠勤報天
地君親無涯之造以剛明仁武畜國家社稷不
朽之功簡在方新勲猷正茂茲維最上冠山履

幸有嘉啓

光

海而錯居粵有島夷域日候風而伺隙治平既
久網紀浸媮沒利于前不恤焦焚之禍越人于
貨且在邦域之中加以歲歉民窮淵虛海竭顛
連無告之狀倍于昔時盜賊不測之憂存乎衽
席風澆俗薄惡少爲政于里閭文恬武嬉吏事
授權于數澤孰爲救焚而拯溺乎情發政而施
仁曰蒼生之望能圖化日某置家海隅息影丘樊

波偃瀾清逐鷗鳬而並遠雲飛風厲學魚鳥以
潛藏既與蒼赤並囿于乾坤敢以病魔自逃于
覆露敬將魚鱗代覲龍光不腆脩出上陳恭次

答李岷嶠啓

恭承嘉命促使平亭戰慄陳情虔申謝悃蓋聞
元禮龍門人以一御爲幸端卿儀羽世稱三絕
之標况名厠末僚先依法座地分清繁藻沐彤
霞是榮加于得御寵借于登龍者也恭惟先生
上宰凝精中嵩睟氣義琛神情與拔早冠三臺
文紀風節慨慷真堪六尺自結幼廉之髮義不
徇人曾表大亮之鷹直能遇主功遂隆于節鉞

恭有集啓

全

位晉陟于台階制百姓于刑之中先培豈芭舉
臯陶不仁者遠即贊虞廷其何人斯獲茲厚幸
顧念支離病骨已痼烟霞摧落瘕人合淪江海
三慮五聽豈曠曠之所堪丹筆金科將昏昏而
莫辨與其再罹口舌辱叢棘之班聯孰若孤枕
丘樊收桑榆之後着得時行道雖聖賢亦皆有
心量已入官即至愚且知自處蓋自出都門之
日已無涉世路之思况二豎日加三尸並守形

容枯槁行步艱難縱或不棄于大方嗟已終成
乎廢物敬披尺素上控層霄以山林養不才即
為恩造以病魔免無恥實邁人榮總藉先生長
者之玉成得與病鶴閒雲而自適其為感激豈
可喻言

赴召答貺

久安愚分忽拜 明綸讀北山之移文恐慙猿
鶴念中朝之多故敢愛髮膚恭承勉策罷錫駢
蕃無力正乾坤欲洒江門之泣有懷依日月想
同魏闕之心拜賜銘衷據梧鳴謝

答閔平陽

戎馬生郊雖不才而勉赴雲鴻墜帛何厚德之
能酌惟平陽為虞舜之都而河東實股肱之郡
劉齊賢正直聞於人主能止獵心房恭懿異績
表于當時宜為勸首況四封多事之日正大才
展布之秋勉建崇功大光吾道敬承高誼附此
微衷不盡欲言具之別楮

答秦思調

時免親恩調舊
僕歌老師入閣

楚天賞夢尚想狄公之門朔雪凝華忽睹衡陽
之鴈居然契濶重此拜嘉恭惟臺下學得其大
道見之行一試烹鮮何有天下國家之理暫為
操割立成愛人易使之風政聲婉美于五賢歲
澤覃敷于三隱雙鳬作鳥飛出神山一鶴隨琴
時來鄮水人私獲憐安忘割慈母于懷

帝鑒循良不待述諸侯之職乃動信使篤念陳

之有之

之有

人錫以長安之酒錢壯我屠蘇之春色某一丘

欲老雙鬟幾瞻睹戎馬之生郊暫解江干縉艇

畏簡書之在道用憂塞上風塵雖列清班常虞

隕越敬拜如天之賜但深五內之銘肅布謝誠

曷勝馳戀

賀孫閣下經畧啓

四郊多壘宜張捷彼之威九伐正邦遂振赫然
之治暫釋綸扉之重請為烟塞之行蓋晉公不
出則淮蔡之授首無期而寇準一臨即契丹之
桀驁亦畏豈為獨賢而選事固將歷覽以深籌
自奴酋不恭廟勝無算橫江以南鴉鶻以西之
險既拱手而授之奴三路出師三方並舉之謀
又繼踵而種其毒竭盡天下之脂膏罄盡國家
崇利真

崇利真

崇利真

之兵力輕盡朝廷之名爵壞盡朝廷之紀綱群

黨相煽以奉兇臣大小相視而危社稷寸地未

復而日蹙四方鼎沸以莫文土崩瓦解之形成

赤日白月之羽意獨使

冲聖憂勞于上誰為持危定傾之臣恭惟師相

閣下才兼文武身佩安危感戎馬之生郊指天

狼而出狩察山川之險易逆胡虜之情形別將

吏之不能料士馬之強弱因勢制變一無遁干

目中發縱成功立克清乎塞外軒皇六相風后
獨演握奇之文昭代名臣石淙曾寵行邊之舉
然時非裡机而動出從容豈如今日之殘疆僅
有我公之憂國上可釋九重之宵旰下可定
億萬姓危厲之心幽可慰九廟之神靈明可
振士大夫奮揚之氣兵之利害明主可為忠
言事已攸寧吉甫歸而燕喜此誠國家中興之
機宗社萬年之幸也其受事田畯關後前驅維
公同
耦十千旦夕敢違寧處重關百二咫尺恃有德
威愧無孔碩肆好之音但有謨明弼諧之願而
官啓候伏冀茹涵

答天津道啓

風仰才名每勤向往幸緣驅使得過清光念職
事之相關將稟成之有地歷觀從古禍亂財力
殫盡之秋輒收謀臣將吏營屯便宜之策屯成
而騎可省食足而兵可強民不疲于轉輸可消
他變兵不病于持久足挫敵謀顧伍兩軍師周
正用之而弱內政軍令齊陰用之而興權不兩
操法病多制況於今日豈其易為擇而使子何
公同
以有辭于簡書將伯助予方且取裁于君子心
之所畫筆或難宣勢之所違見或不遠何期鄭
重過示周詳寵錫加焉而不勝其心之愛心期
至矣而豈在乎儀之施敬志私衷輒用中謝用
藉手於使人將順風于法座其不任銜戢感戴
之至

答孫玉陽

城彼朔方見周宗之餘烈起自靈武想唐室之雄風宋失之以爲元昊資我得以爲全陝敵廷璋之築花馬清水後皆倚以成功正德之失鎮遠鎮番虜遂依之位牧提兵橫城堡何憂虜騎之南飲馬鐵柱泉能使胡兒之泣河分星宿峽口之古塔入雲天故障屏賀蘭之丹崖峭地不有干城之望能收夷夏之防恭惟台臺經文

緯武建奇男子之事功討逆撫降紆

聖天子之宵旰周南仲唐韓公何人哉其追而與之配楊石淙王國華豈遠耶直超而紹其勳某自晒龍鍾後加鵬突出山赴義本閑邊變而來尸位素餐亦頌河干而恥幸分光于隣壁思鼓勇于鈞聲忽拜鴻音倍爲雀躍某不勝欣忭榮慰之至

答甘肅撫臺

河西四郡漢所以斷匈奴右臂也千里孤懸番夷雜處關全陝之襟喉實九遠之雄鎮非得文武全材安能從容節制伏惟台臺軫翼星精扶輿間氣螭頭白簡霜寒邪佞之魂龍塞玄戈氣褫單于之魄昔人所願辭鉅鹿就張掖以雄視一方者勝已收之目中所謂就北磧建城垣而寇不敢至涼州者畫已成之掌上何有甘肅諸

酋西域徇子賓兔牙銀么麼數種哉某聞海鯨生聞遠赴義形雖龍鍾志存馬革不知効死之何期祇有素餐之可愧伏承獎飾益切汗顏西望祁連獨不見古人之蹟平臨嘉谷晏然清馬市之塵仰戴鴻勳附言鴈使不任馳企主臣之

答馮開三啓

久欽義問延賞芳塵緣倣載于郊圻日有釐成
之惕致稽書于閣閣寵先命使之勤自晒魯臯
何當鄭重恭惟老長官台臺天標玉柱世倚璣
璇晉意賢才蓋為宗社國家之計持衡刀尺不
失大小長短之宜辛懷哲性尚貞明固絕後先
之品徐勉仁識度凝遠只為風月之談何物歟
生得蒙鴻臆豈念溝中之斷被以青黃抑為里

中月集卷

九

中之桑滋之蔽蒂愧孤根之弗植感大誼之隆
施撫鏡而髮蒼然將為農于海曲仰屋而時若
此聊出牧于雲屯常恐報効之難或為長者之
辱却因拜嘉而識感還應銘德而警心尚蓄微
襟有待異日

候張司馬啓

中樞出鎮外侮消萌昆夷聞風而息喙飛鴉食
黠而革音 明主可為忠言何妨直告天理終
伸國法豈縱凶人凡各有心當以 宗社為急
噫其偏黨獨無君父之恩但願明公益虔臣節
靜以聽衆論之定默而凜只尺之威審進退以
息群蠹慮安危以待異日尋晉公之綠野再延
扶唐問司馬之耆英遂來相宋斯為盛美豈殫
揄揚 某叨踵南銓輪心先達幸台躔之密邇宜
星駕以趨承緣為官守所羈特遣郵書上候薄
有輶儀聊申積悃伏祈慈炤不任神馳

賀趙 啓

恭惟台臺扶輿岱岳社稷千城受黃石而為
帝師果弘廟畧錫彤弓而延世賞永衛勾陳出
淨一劍之妖氛直引東南半壁河漕通咽于京
師入統六師之魁柄且控西北九邊君長洒塵
于沙漠適逢前星之耀彩榮登宮保之崇階兵
之利害 明主可為忠言誰謂充國以來更無
充國世欲太平論語止須半部尤喜韓王之後
又有韓王 某 裹革有心聞輦思警美謀奇遂能
奠國北面末從愧力薄無以酬天釐成有負遙
瞻虎帳薄貢宋芹祈對菲之不遺或鉛刀之可
割伏祈崇鑒不任主臣

賀朱平涵老師啓

帝賚旁求冠群公而首簡道交作合尚泰運于
中行胡遲我之斗年忽應期于一德蓋天欲晉
中興之治故人咸望東萊之來中外傳權門墻
動色恭惟老師閣下胸藏宇宙學應帝王以天
下為心故不屑揆時之好雖與人為善亦未嘗
規衆之同幸多暇而隨筆百函總是經綸之冊
即平昔均田一事已占宰割之猷惟守正而不
搖故論久而自定揆度非乏猶疑戡亂之須人
枚卜既從乃自第三而作首豈非天意克當
聖心虞以七友同心四方從欲周以十臣同德
會新清明以古推今惟斯為盛 某 年已龍鍾性
終鶻突權非將帥妄意開充國之屯憂切國家
徒手議渭南之事方勤心于倣載忽聞喜于宣
麻但恐有愧于師門安敢別覲乎仕路聊修奔
問之常總為宗社而慶

與丁東鶴啓

蓋聞經天下之治亂以才制天下之治亂以識
收天下之賢能以量身天下之安危以愚古之
相臣鮮能無此較其難易孰為最尤量可學能
而識難強取才因練進而愚與天謀愚以識濟
無難不夷識以愚行與終不燭當兇臣之攘臂
群朝士而趨風驅浮氣以當安危一線之衡弄
假才以御 宗社懸絲之變寒溫呼吸誰敢言

六月三日

高

敗楚之得臣霜雪縱橫寧復指避金之童貫非
沉幾之絕識安能燭照于未然非徇國之朴愚
汝輩身當乎眾毀國家敗已至此今日始知有
公惟天佑我 皇家故帝賚此良弼魏公用而
真人破膽司馬相而遼人戒邊天下以此望悔
禍之期國運以此卜奮興之日 君臣魚水照
成一德之交鼎鼐鹽梅繼作五臣之治猗歟偉
矣豈曰偶然 某迂愚無用老病相尋讀奏疏而

喜中國之有人咏明良而知此身之可隱鷗鳬
烟水行游擊壤之天梧鳳高岡坐聽卷阿之響
敬修不腆薄展未將伏冀昭存可勝榮幸

與黃際雲啓

恭惟台臺精忠貫日鼎力擎天初以錢港成之神明進司封駁繼以唐子方之慷慨退即沉淪林卧三十年閱盡烟雲之變態天臨尺五地沛行日月之經綸帝曰惟爾保釐固元神于畿甸衆謂莫如儲特握命脉于邊閭嘆息東萊歷七年而不減肝衡軍實擲千萬而如遺若非忠此蕭何何以灌輸而轉關中之粟即使策如克

金月三啓

卷

國焉能俄頃而度枕上之師公真其人國爲有賴愧某夫離病骨孤牙朴愚妄意徒手而畫金城不知違時之不可何圖連年而克稽石猶幸先運之少資顧屯爲餉設職餉自應職屯餉以資屯興屯即是足餉重華發運始能紓振武之饑康老與屯亦既給國初之餉前猷不遠明旨昭然但慙此主撮之規無以效坻京之盛緣南行之日迫欲北而無從真威德之包泰或怨尤之可憐雖垂下使少停擢襄

與郭瞻月啓

肝腸可照雖千里而獨親山斗不違若一堂而共語矧舊事之相聯且公家之所急其爲欣愜曷可名言恭惟台臺天挺英豪入推正類闇然微學跡不染于流風偉矣正邦道一貞于漸進厚以經文緯武之具大作匡時濟世之猷公論既明玉去塵而益瑩大任斯畀器因錯而見銛身既當虎豹之闕名定在麒麟之間久矣輸心未能啻晤緣閑情于遺履敬聽命于平衡某所不忘實惟屯事酌兵情而省餉不恤其愚徒群阻而圖成猶虞其敗人非夷楚何勞問及江黃事總皇家豈得視爲胡越出門嘆息國家三空四盡之可愛發笥興思數載胥手胼足之足念許行並耕而食長見笑于大方克國守而不移終能明于察相敬因鴈信少貢魚牋不腆侑城伏祈涵鑒

與洪興院啓

恭惟台臺天生間氣身作長城白簡巡方厚發
驂騑之軻皇華奉使立清沙漠之塵蓋社稷之
安危在榆關之堅脆而士馬之虛實在法曜之
精明較虛實而得戰守之宜料兵餉而決成敗
之筭今日風塵策馬虜已在吾目中他時勲業
圖麟世亦運之掌上爲上所賴非公其誰某病
骨支離踈腸狼率長纓尚在姑爲朽貫之繩泉
貨欲流恐作鑠金之地興言自笑顧影多慙幸
籌國之有人庶憂天之緩我聞風起慕托塞鴈
以傳縑採菲母遐候湘靈而聽瑟南征悵結北
望睽凝

答林戶部啓

國朝名碩吾閩宿重莆陽今日鄉評莆陽猶持
公道豈獨壺公風氣之盛亦由先正名教之持
恭惟臺下以吐鳳之才膺祝鳩之任持籌握算
無非心上經綸真國振民每于局中旋斡今
日爲一班之試他時爲大受之基猶存梓里遠
念陳人無致餽牽盛克庭實拜嘉有憑晤語何
從深惟管子之四權猶厘煖海載繹周家之九
府實重泉流某何人斯能堪此選轉以桑梓之
誼專求金玉之音末路易驟敢或忘乎抑戒大
恩難報亦惟命于誓言敬因鳴謝佈此私衷伏
祈煥亮曷任主臣

答同事啓

其材非世料老忝簡書一試屯田技已窮於鼙
鼠再膺鼓鑄駕未息於駘騫方恐精力不前有
負報國之志痼疾日至重爲知己之羞頑鑛自
遠於洪爐豈成百鍊鑠金翻加於點雪難免不
祥用此爲虞何期見念駢詞鄭重若喜其得用
于時寵贈綢繆不知夫將何以報楚南燕北鴈
或過於三湘道阻心悠蘭不遺於七澤幸毋金

六月八日

百

玉慎用韋絃不腆侑絨附之來使伏祈涵鑒曷
任馳神

與申玄諸啓

傳芬上國覲齊都門傾芝蓋而眸青御華軒而
氣紫純仁繼仲淹而出文武爲箕季方並元紀
而升星辰合璧恭惟台臺萃群麟鳳眉宇天人
勲在皇家兩世溢夔龍之績威臨邊徼一時
表方虎之猷頃緣時事之濶翻以致公道之日
晦偶違念而鼓伯寮之愬誰剖心而鳴司馬之
冤幸風雷之異俄彰終天地之公自在京畿地

片有集啓

百

重宜仗柏府以專征鎖鑰功高且躡槐階而直
上某朽質圖難勞歎勸苦官名農行笑面目之
俱非穀殞錢猥驅精神而再作山高海濶知罔
遺一簣之勞哀負商馳或亦念三年之苦望荆
門而縹緲瞻燕甸以徘徊行矣悵風烟但望雲
中之鴈足居然清沙漠竹看閣上之麟圖不腆
起居仰祈涵鑒

與呂渭陽啓

國家以漕糧為命托重台臺台臺以體國為心
曲通命脉向當妖梗嘗驅百萬艘粟銜尾而雲
連今偶水災復酌百萬民情持權而節適盈縮
不失其度上下咸獲其休蕭何給運關中未聞
漕政劉晏流錢地上或借齎資未有遇變而兼
能又無他岐而旁借經權互用軍國無虧天地
不能違其心朝野不能掩其烈如台臺者勞苦

卷之三

三

功高人共期於劍履疇咨日久 帝將畀以樞
衡以濟艱難以幸社稷舉世所屬非公其誰如
某夫離病骨狼率踈腸妄意營田已似五窮之
鼯鼠悞恩鼓鑄應為百舍之駘驚輿論共卜其
無成 朝廷不知其不肖天之机我罪將焉逃
謹附不腆以心宣尚冀微矜而手援據梧馳戀
望氣收誠某曷勝竭蹶主臣之至

答漕運啓

綿力投艱異秉衡于有道嚴程靡盬托私淑于
神交倭遲歷濠泗之鄉嘆息仰撫釐之績蓋
國家既以百萬軍民之給托命於轉漕而復以
中都根本之圖兼屬諸開府貧瘠向聞其展轉
早蝗更助之災稔生齒衆而噓枯潤稿之惟難
輿圖廣而制亂防奸之不易何以使十八道之
境土為之帖然調百千艘之糧餉常觀晏爾宣

卷之三

三

非宗社有靈長城永賴者哉 某夫離疾骨偃蹇
餘生既不棄我于途亦何愛虺馬隤牛之力要
之祈濟于國胡以展鑄山煮海之籌竊聞寶藏
近竭于蜀都兼見齎商夫吾于淮甸事非湊手
力不從心方虜兩難之間安見四權之利孰時
惕日總成向若之談河羅冶鑠金恐至求全而
毀瓦豈不夙夜孰為提携倘不吝陀羅之一臂
即無異仙鼎之九還敢謝下存曷勝馳戀

答李直指啓

祇謁沛宮想中陽之王氣欣逢法座扼上界之清輝方圖報之未遑乃沃恩之狎至恭惟台臺天授弘才世資大用主持國是深心于陰陽消長之機體恤民艱加意于根本蕭條之地扶造化以調元之手培國脉于蘇息之時豈但使行者之避驄將復見豈水之有芑萬靈於焉而托命五位用是而慰心其以不才謬當非據愚

三

而且病竟支離仕宦之途鑄復如屯徒來徃風波而老幸勞薪之見念每沐德音喜疲馬之相逢復加寵賚拜嘉有愿銘戴何勝尚容改日佈謝不盡

答湖廣陸按院啓

遠動使命過被哀言縲紲三湘千載起靈均之色倭遲周道何時扼孟博之風載捧芝函恍親法座恭惟台臺天授長才世資大用主持國是深心於陰陽消長之機曲體民艱加惠於軍旅驛騷之地湛恩汪濊涵七澤以疏流峻節峻嶒等九疑而矗立蓋從來天下治亂皆視三楚為安危今日全楚生靈實恃明公為覆載况荊州

卷之六

五

之行沃尤豪杰之會叢以地則為東西南北之衝以時亦有兵荒土木之役非資上德曷克攸寧如某不才謬承特遣資鑄山於煮海利總歸公滌宿穢以清冷人誰與我何圖遠地忽際同心憫此民眉若以洪爐可濟菓其馬足直欲縮地而談既已銘德於隆施敢不矢心於所事髮膚無愛相期拯水火之民天日復明或可轉艱危之運敬申鳴謝僭此布衷所有積悰統祈崇

答周際午啓

三禔歸來敢與縉紳之列一塵自齒猶虞郊遂
之移何意乾坤不遺草莽原心於衆所共棄之
中加禮於分所隔絕之地青黃溝斷若與勇退
同科慰藉弦驚俾得苟安一壑命詞鄭重佩德
淵宏此蓋老公祖愛馬及駑雖敗轅而亦惜題
石以玉恐刖足之難明惟注念于卯翼之編氓
故推恩于播棄之黎老敬銜嘉德用志終身曲

崇曰集啓

百五

踵肅緘遙風鳴謝

答福清縣公啓

某衰朽頽齡夫離病骨狂愚觸罪方自屏手海
濡風夜補黥敢希聞於士類何啻中行之君子
不棄積戾之小夫遠勤命使特賜溫言飾溝斷
以青黃幾忘枯朽存覺音于灰燼若被官商加
恩於衆所共棄之人施德于情可以已之地昔
武城折節猶云境內之賢豪單父委心亦是生
平之師友未有越錄隣封齒及氓隸如今日者
此蓋老父母台臺德冒群生欲致養賢之大道
包善類寧爲觀過之仁惟善下以爲心所見在
世情之外故悞恩而不恤詎知爲古道之遺某
何人斯當茲隆遇敬拜嘉于三陌徒銘德肅此
中不盡謝悰托之片楮

崇曰集啓

百六

賀黃方伯入為同鄉啓

恭惟老公祖台臺照世神珠應時耳兩胸藏宇宙經濟乃其緒餘識達天人幹旋自有妙用惟海上甘棠之蔽芾一暨衆心故成周罔命之傳宣曰登大正攻駒數馬豈但見秉心之塞淵糾繆繩愆固將弼乃后于葵憲即此而為治表蒸蒸興大小之忠良自此而秉國成穆穆復文武之齊聖其雖殘朽不能從父老之攀轅世且榮其懷亦思為燕雀而賀屢啟修不腆用致微忱伏冀慈涵可勝瞻戀

答林按察啓

螺蚌孺生亦托乾坤之大輪圉溝斷尚邀雨露之仁如某不才獲私上德忘其罪戾而齒於等夷畧其瑕疵而加之拂拭遠勤使命申錫朋儀伏惟老公祖台臺天與弘施國恃有幹貞良鎮定屹然當大事而不搖肅給周通沛若綜衆流而不滯固將作而任天下之重豈一路之能羈行且入而殿天子之邦將百僚之是憲其識其刑已久夙夜芝宇之不忘御李徒勤伏謁槐堂之莫逮自惟疏節何意記存在野曰草莽之臣周之則受於禮有上下之分報則未能不盡謝忱托之片楮

答趙推府啓

恭惟老公祖冰清玉潔日朗月臨縉紳企以為
天柱黎庶望以為鏡臺地方慶以為福星郡邑
恃以為平衡民雖廢棄敢以自外遠勤使命分
俸下存拜嘉有恩志感曷勝草勒鳴謝臨楮不
任主臣

答郭運副啓

於國宣鴻鴈之歌敢遺餘力在野曰草莽之臣

小引

三

莫匪君恩方竄跡於江樊且服勞於農畝自引
為庶人之分沒齒不渝何期來上德之容溫詞
下被此蓋老公祖仁恕為心知仁常存於觀過
賢愚一視包荒不至乎遐遺拜命之勤何德以
報

重建青芝寺疏

按青芝寺故在八仙巖北因芝紀瑞借寺標奇
烟雲變幻久成荒草之區山岳還靈再現旃檀
之相掃除幽谷卜徙新林石壁天門繞出琅霄
之上瑤臺洞府移來法座之前控複道以行空
劃圓壺而騰景龍擎虎蹲巖壑踴而爭雄陰豁
陽收日月雷而不去自非天作決無此奇必伏
德心乃成厥勝但使人隨願力荷畚鍤以如雲
神牖天衷相經營于不日則十洲鼇極戴仙聖
以猶慙三島龍宮托巨靈而永真行歌樵唱無
非證果之音游屐書聲俱是登真之路斯為妙
境豈曰福田

寄題梅花閣

梅嶽突然峙於海上孟溪飛練挾千嶂以疏靈
滄海送潮薄三門而舞雪收天地於明鏡之中
挽江河於狂瀾之喙宜施一柱以會群真孰使
玉繩碧落忽在地以平鋪金闕瑤樓不移時而
矗立倚檻而千江帆影天際縱橫流目而萬壑
霞光空中變現長鯨跋浪鼉極坐欽於尊前素
月流輝龍宮直騰於水表神女捧珠而出徘徊
雪裡之瑤華馮夷擊鼓而來飛舞風前之鐵騎
洪流滙白引入紫氣之庭曉笛生春吹徹羅浮
之夢潮生潮落乾坤之消息非遙聲寂聲喧宇
宙之風波已細不有斯閣曷酬夙心宜題數語
以旌能應待仙人之命駕

熊中丞出海請啓

某聞能文而不能武者不足當天下之大事能
陸而不能舟者不足成東南之大功惟我老
公祖文而能武陸而能舟兼天下之全才膺一
方之重寄訓齊組練親御樓船龍戶趨風爭效
涇舟之于楫鯨波偃日快乘宗慤之長風山川
震鏡吹之音雖魚龍而奮躍日月耀旌旗之色
雜雲鳥以飛揚壯哉此行真堪洗海自閩中開
府以來未有其事知海外生靈之眾從此獲安
喜見軍令之肅將敬驅波臣而上謁薄携蔬酌
用佐技醪問柳尋花不數嚴公之小隊魚鼈膾
鯉惟迎吉甫之元戎得御龍光可勝雀躍

崇相集目錄

傳

鄉賢傳引語

閩縣林公茂弘傳

連江孫公芝鄭公昉鄭公嶧楊公崇傳

石董溪公傳

林聯峰公傳

薛鳴宇傳

江西左叅政海洲陳公傳

三司獄傳

楊兆開小傳

澄源張先生傳

原易先生傳

十如居士吳公傳

連江張侯覺吾傳

張太公孝義傳

陳義總傳

黃太夫人傳

林孺人傳

趙玉蓮傳

孝烈石氏傳

張貞妻傳

程烈婦傳

書節婦崇氏卷

惠州鄭惠元歸葬

少司馬幼溪陳公傳

奉直大夫萬里韓公傳

家傳

序外祖馬公世次

曾祖三鴻公傳

附默衷珠浦

先祖中大夫弘菴公事畧

先君事畧

龍波兄傳

烈婦倪氏傳

崇相集傳

閩縣董應舉著

鄉賢傳引語

崇相氏曰鄉賢以表鄉也且俎豆於宮墻下從祀一等矣古若晨星今且踵屬此地何地而惟子孫之意欲是聽乎安在其為賢且恐其神不享也國論謂何雖有至賢子若孫不競無為之舉野處尤朴畧則往往有遺賢如吾鄉林懋弘

先生長樂林副使石大叅連江林少叅鄭通判鄭知縣楊義門六七公其政行至踔絕賢祀闕焉將何以風示來哲夫望表而趨視的而赴人之情也使舉者不必賢而賢者不舉即俎豆祀典耳孟不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乎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已後死而得與於斯文也可但曰視其子孫而已蓋孔子作春秋以天為政於當世所褒大者多微詞而喜發潛德是是非非毋

著於二字乎非其人也獨表此數公以補公論之闕使有意於世教者考焉

閩縣林公茂弘

公諱碩字茂弘閩縣合北里滄灣人也永樂壬辰登其師林誌榜第三人年少丰儀凝偉釋褐日上親擢為侍御史嘗劾蜀王不法

上嘉其直書其名於御屏凡四方機密大事輒屬公行報輒稱旨巡按浙江劾漕河督運蘭

宗利去

侍郎縱恣及守禦海寧楊千戶縱卒敗海其他

平反釐飭執法不回奸邪側目九年報滿

宣廟特擢為浙江按察使時有督事中官裴可

力橫甚而湯千戶為之役因勢驅迫郡縣魚肉

百姓公一切禁之湯懼公發其奸讒於可力可

力奏公誹謗沮格詔旨逮至闕

上親問之公叩頭言臣往為御史七品官耳今

建為三品臣不能報恩何故誹謗

上曰汝與人有讐怨乎公言臣為廉使無幾時
度亦無怨臣者緣臣前巡按浙江時執法不假
借人多有不便臣者今欲去臣以自便

上慰遣之曰朕固知之特召汝來問今可馳驛
復任朕誠心待下保無他慮也遂降勅切責可
力公益感奮自厲在浙廉訪九年飭風紀遏亂
畧計擒吳寇史慶真越寇童進達括寇諸裕五
駝寇盧宗琦解散其黨直寬七千餘家境內清

三

寧秩滿所部士民上章乞晉而公以繼母老固
請終養歸無何起為廣東左布政未赴任而卒
公之被逮也眾為公危公以片言自直卒開
主心且馳驛復任天下爭頌

宣宗皇帝之仁明超軼前古而亦奇公之遭其
事備載國史浙名宦志其家傳公被逮之日妻
陳與其繼母亦逮至泰洋飛詔釋之得還其
後子孫歲以是日閉門脩省惕惕若嚴天威云

公之生也風雷忽起墜一石於其室其卒也雷
亦大震公聞雷拱手端坐謂家人曰北方有難
上帝命我治之吾去矣遂卒

連江孫公芝鄭公卯鄭公嶧楊公崇傳

少叅孫公名芝字廷秀永貴里東岱人也以洪
武二十八年貢入太學歷事都臺授慶都令轉
茂州守俱有聲以憂去職永樂辛卯起復選植
天壽山樹異他植者上見而悅之勅於所樹

地曰孫芝樹改督溫寧等郡糧運運屬至補守
沔陽未行奏復孟子全書先是洪武庚午因讀
孟子視君寇仇等語謂非所以為訓詔削孟
子配饗廢其書有尚書錢唐者與櫛受箭死諫
得不廢猶命學士劉三吾節其書八十五條
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至是公乃奏復
之其畧云先儒謂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
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人臣

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克舜其君乎臣讀逆臣劉
三吾所駁如魏惠王問何以利吾國孟子答以
在義所答非所問是以所如不合不知仁義即
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程子謂拔本塞源而救
其弊者三吾又謂惠王欲雪恥非興兵構怨不
可孟子制挺以撻之論益迂且遠矣不知魏間
齊秦楚三大國之間力不足而興兵構怨是蠶
其滅亡矣孰若對以仁義使民樂於效死夫豈
迂哉甚至削去八十五條如養氣章程子所謂
擴前聖所未發大有功於世教者亦槩削之則
謬妄益甚乞下部議收復全書庶使萬世知所
誦慕云公疏草年久為蟲鼠所蝕不能詳然孟
子書以公言復全都御史李慶史部侍郎蘇達
皆先後薦公晉京師督造琉璃瓦磚又晉采木
宣德丙午擢為山西叅議謝恩日特賜致仕
時公年僅六十二人爭繪圖贈公題曰林下一

人公居官謹身率下以愛民為本剛方果決吏
服其明人不敢欺歸里勤於治生喜種植賙卹
宗族其卒也邑人翰林趙公恢挽之吳公實志
其墓鄭友松為之記曰余少時聞孫公為林下
一人矣正德辛未掌教龍先生以吾連先達策
諸生因答未備次日錄示一款云風節孫芝余
未詳其風節事越二年有游者民璇者語余曰
我曾叔祖義生公為御史因事下獄孫公起復
到京包碗飯置魚菜少許自提擎登聞鼓奏曰
臣孫芝與游義生少同學今義生坐事臣遠未
願進一飯盡友誼上許之至則御史以吞金
死矣余乃知龍先生重公益有以今觀奏復孟
子疏直斥劉三吾為逆臣其風節凜凜可知前
輩脩志薦入鄉賢祠顧以其子孫衰微不見錄
余故為之論著以愧夫依阿相援薦者愚按友
松論薦君子也觀其所慨孫公以子孫之微不

得祀學宮當時猶然況今日乎世之讀孟子者寧復知有孫公其功可但賢於郡邑而已耶然微友松孫公之功幾泯

萊軒先生姓鄭名昉字景輝連江欽平下里人也天順間以貢為敘州通判性廉介狷特義不入人一錢同官有繪一堂和氣圖者其人墨公手裂之見者吐舌當道右富民誣人以戍公力爭白其寃不以觸迂避也於是鄭通判之名聞於遠近盜賊相戒不敢犯百姓稱其治如子產守亦重之曰公非閩人也滿九載公自罷歸名其窩曰釋鋤暇則澆墨自遣見邑中士夫垣室弘敞者輒不忍視其子以公之老也故宅湫隘不可以賓直其前隔巷為三楹方上櫺見彩帛懸焉問何從來對曰太人歸自敘州百姓以此送大人不受彼徒車後擲某也某遂收之不敢言公瞻自曰此汝屋也吾死不入其後公卒垂

絕矣子婦舁公入新室便於飲公足距於門不得入乃歛於舊室其不以死傷操如此

義門楊公崇字善器原名錞以避諱改連江安德里人也其先世同居六世矣叔子傑以崇賢孝委為家督督子弟營業尺帛粒粟皆有籍凡冠婚喪祭飲食有程出入告面唯諾有禮門內井如婦人有子者互相乳哺家鷄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口季年倍之用儉以裕所構宅三十餘年無哭聲僅一老婦人卒崇率子弟拜天以為家無札瘥之福湏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始卒人以為異云祖戎籍隸定海所當補伍公弟銅鉄爭行公子孟自外歸請曰孟於子行為長當行即辭父母至戍所僉事林公克賢邑令李公紀章公武先後高其義賜冠帶饋胙引見郡守成化十一年遂飲鄉飲於郡巡按劉公信請旌於朝未得命而公卒年九十一卒之

如里聞鼓樂聲云福寧請公為地主云公家去
縣七十里武親至其家視公公辭以田令群兒
出見武以楊梅賜群兒令食之視其何如群兒
班立序啖雖至小者亦不吝武大笑而去
友松鄭公者連江欽平下里人名嶧字鳴鶴幼
孤事兄鳴鳳甚謹正德十四年舉於鄉為吳川
諭請移文福建克半俸養兄教吳川凡九年遷
知宿松縣縣有侍御楊春芳者請射圃地公執
不肯楊憾之尋其隙無所得以多病中公公即
拂衣歸見兄甚懼作鳳鶴和鳴圖卜兆同之扁
其軒曰帶經顏其堂曰師儉閉門自守不見邑
大夫惟 文廟丁祭及 朝廷慶節必肅衣冠
從有司後行禮退亦不謁也年九十餘猶不廢
其恭如此邑有東湖隋義士林克捨田為之七
里仰其利有豪金士儼者道朝貴請湖為田公
曰此而可蝕如民何白官履畝而盡復之湖以

復完嘉靖末倭至縣官戒嚴塞平水門民不得
米狂走公爭於縣如此民不死賊且死渴矣請
以鑰見托不敢辭罪縣官從之遂開門率民什
伍出汲日再汲汲盡而閭民不渴而寇以無患
公貌癯而氣甚勁行步矩矩人目為鄭公步平
生不信鬼神至老冬亦不爐見童子持薰器者
必取擲之曰毋蒸而骨居家甚儉教子孫有法
無游手食者孫少恭之疏復孟子全書也其後
浸微矣公搜其家得䟽稿半為蟲鼠蝕錄之以
傳今人知孫公有功於孟子者鄭公之力為多
董生應舉曰吾搜遺賢於連江得四人焉孫公
之功不在趙啖下得宿松始著宿松方古故老
能言之萊軒之清胡威不能過而其介難近皆
今世所未見也數公而非賢誰為賢乎楊崇義
行聞於遠近至使郡大夫轉相致以為民望而
乃斯諸鄉賢將衣冠者賢耶郡乘載其以義蒙

旌 朝命實未下然今得俎豆猶足以勸夫今
之衣冠俎豆者不可言矣則四公之遺也固宜

崇相集

十一

以下原缺

薛鳴宇傳

雲南巡撫中丞薛公在萬曆初繇江山令徵入
為御史出為廣東僉事參議兵備副使補淮揚
又補浙江水利道以叅政轄浙東三郡轉雲南
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偏歷藩臬幾四十年而後
至中丞吾郡之數歷久積功多而收効晚者無
如公公之撫雲南也以武定逆克之變舊撫某
不設備又予反者印被逮朝議擇可者雲南人

卷之二十一

五

爭欲得左伯薛公故有是命未幾言者以予印
事波及公請勘公遂歸聽勘雲南人又爭言薛
公寃公嘗舊撫取印時徑走北城守城矣舊撫
堅欲得印以紆禍索者三至公憤甚城中士夫
及同事皆勸公為生靈計乃不得已歸印於舊
撫也今柰何以及公御史勘疏亦言公忠憤激
烈予印非其辜於是公事大白朝議方畱公而
公卒矣嗚乎何公之不幸也公為人強毅易直

周練物情有遠慮能斷嗜興民利至法理所不可雖勢要不少屈曲屢劇虎牙不憚也其在江山清賦息訟察奸入秋毫未期月聲績出兩浙上守韓大重之言於直指欲輟已薦以薦公豪有怙貴人力奪民丘壠者公法之直指宛轉為言公一不聽其為御史以不媿阿夫江陵權協院王篆擠之以出其在粵破平大泥賊蛋賊海賊蘇觀陸葉宗權等以其間築廉州城三受賜

卷一百一十五

六

金巨璫張誠弟橫行海上有年矣有司莫敢問公擒而杖殺之直指為之吐舌督撫某欲得夜先賂權貴人示意於公不能得則暗與盜魁李茂通茂以制府聲盜珠公知而亟捕之賊逸珠竟不可得也其在浙琉球貢舶失道官兵屠之僅俘二十七人誣以賊備兵某者欲借為功議赦矣而匿一善奕妓童於署中公道出遇俘訝其貌非是問之果琉球貢舶也奔白制臺執妓

童以出釋諸保其後董范諸大姓為人所持當事者欲究竟之公以為太遽及范祭酒死直指邑令皆被逮諸大姓乘之交為惡語下石無人敢為白者賴公入都力雪得從末減公初不阿當事意為東濕者也公於吏事精絕嘗一日館十一篆從容決遣沛然若有餘又築海寧堤四千丈節省萬金受帑金之賜又能獨斷司天日食之誤同事皆心服而公固戢戢不立崖岸色平氣和中丞劉公元霖大以為賢會鑛使出金華人情洶洶欲亂劉以非公不能輯特疏加公叅政彈壓其地浙東三郡賴以無事其在雲南稅璫榮倨待諸司日誘人告捕索寶富者中以危法當事惴惴獨公每事裁抑之解其可解者又禁民以事訴璫置之法一椽奴白璫祿有嚴金可藉也公召詰之知奴嘗手批祿母仆地當以毆祖母律榜之市人為慄然璫欲縛公祿之

卷一百一十六

七

僑而富者亦憚不敢發也公於璫不少徇亦不務為激直以誠心大度壓之嘗與璫飲人皆挈樽疊往防其毒公獨慷慨浮白不設猜防璫以此服公而亦憚公雲南人賴公顯護陰全者十年故舊撫逮爭欲得公也公亦深知雲南抗弊思竭忠力為西南必可恃之策方討軍實察瘼傷休息生長以便制蠻夷百未一施而言者至矣嗚乎公為御史而不得志於權相為藩臬監公相公事
十八司浮沉數十年少行其志矣而不能究其施中丞能究其施而未一施遽中於言者以去去而事白矣而公又遽卒此吾所以謂之不幸也公諱夢雷字某福清薛港人幼讀書贈公掾解中郡守吳公聞而召見之大加器異卒奮於功名其天性極孝友視其兄子甚厚出多惠政嘗脫二孝廉於法赦州暴於死以旱青獄立得雨雖劇盜亦別白歲分而釋其餘黨所至往往有去

思至今江山人以配余邵兩令謂之江陽三令尹云卒年六十有六其卒也能自知時日其神不亂
董生曰甚哉西南之變吾問於土人播之反也以激猛以誣緬甸之騷以報復阿克狍童耳粹乘我無備所謂徒手而遇蜥蜴者也固守而靜待何渠至城下盟乎舊撫之智行於猛而詘於克猶之滇也昔何以勝今何以辱侃侃薛公有公相公事
十七慮無權有權無日奈之令此可為長太息者也

江西左叅政海洲陳公傳

漢虞生有言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予少聞連江林莽章以一儒官單車之靈山降鵲張之賊二十餘壘兵鋒所指斬獲無算備兵於廉寇慄不敢犯雖韓襄毅猶為心折一何壯也後聞石公民漸雙魚牛牯墩富林鐵場之捷親執旗鼓當矢石大燭倭遂復兩城武夫為之奪氣心竊奇之因考論郡乘如黃叔高鄭弘中林用心

卷一

二

養張廷彝李鳴鳳陳仲聲皆有戰功赫然可紀雖其所遭有幸不幸亦各乘時而奮倘如虞生所云非耶習變知兵之事非廓落人不能然其事危成功難而誨妬易從古悲之若仲聲以督撫胡公去宿猶為幸矣與仲聲同時者有海洲陳公名穎符君則守杭時胡公方計款王直以動徐海陳東使自顧屠時有果勦者梗之公獨陰贊朝台海東臺相顧蘇吳真亦誅胡公上其

卷一

三

功於是受白金文綺之賜未滿考擢備度兵矣以大帽賊流賊相繼發也公繞莊任賊卒至萬安民欲散走公曰萬安度之門戶一潰將不可支遂移檄徵兵卑躬南下與百姓誓死守立賞格驅使魁桀劉十三等逆賊於良口敗之度賊必忿而薄城先伏漁舟灘下藏火器碎其重艘又伏兵城北斬其酋奪賊旗而舞賊乃遁徵兵至又躡賊於太和敗之踰月流賊梁寧林朝曦自龍泉犯上游公親率楊家兵絕其歸路殲之再踰月賊自甯都犯上模公又率葉家兵從泰和分為二一衝其中堅一衝其背賊遂被靡蓋自嘉靖辛酉五月至八月五與賊戰五勝度乃無事當戰泰和時有裨將受士卒金以無金者克鋒公臨陣斬之以徇衆皆感激死戰故捷及戰於龍泉所乘馬被矢再易再被矢材官欲以馬讓公手旗麾之令冲賊遂得生擒朝曦朝曦

擒而梁寧喪膽走矣譚中丞以公功第一捷奏
又受文綺白金之賜陞叅政議者以為速公遂
歸公平生孝友喜為義父孝廉公卧疾京師命
公入試公陽諾伏戶外以伺晚以畢試報扶父
櫬歸極哀母馬安人早卒見舅恭敏公必泣事
庶母邵盡禮撫幼弟極篤厚畀其產置田贍族
歲有分給婚嫁喪葬皆有助士夫家以為難其
自杭之虔也念杭負郭田萬頃取潤湖渠為豪

三

三

右所塞欲復之而無資將行吏白庫有羨金三
萬可取也公大喜遂白當事輦石砌堤通水道
三十里露坐渠上堤成乃行其勇於任事如此
董生曰予為諸生時有同里唐生讀書公家見
公軒軒欲舉也不知其能兵今觀江西銘功信
我稱其志氣仲聲與公官皆止大叅廷彞尤不
幸至再世始白悲夫風波震蕩一瓢千金廓落
非常習變知兵之材曷可少哉予是以傳公焉

三司獄傳

吾聞蓋有三司獄云其一為孫一謙一謙者溫
麻人也萬曆戊子己丑間為南都官司獄於囚
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為獄卒盜去飯
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其頌
繫囚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
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囚以為市一謙知之一切
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按籍分

三

三

給食甚均又時時視囚衣弊為浣濯補葺令完
善輕繫之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每曹郎
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
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
蔡獻臣父之大司寇就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瑯
琊王公世貞皆加嘆異欲為之地而一謙已轉
靈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
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赭衣

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秦獻臣亦作文慰勉一
謙一謙竟歸歸至番湖舟中白晝冥語其妻駭
而問之曰彼請我為地主已諾之矣不數日遂
卒其後十餘年有同邑陳繼源繼源為大勝關
大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及遷温州司
獄窮老矣亦却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兼
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於府者也繼源
固辭請屬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
其未任時此獄屬之倉安得盡司獄職乎蔣守
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能供饋粥依老僕以居
其為小吏上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
兆府中為主庫日盜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
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
錢以此救我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胥得間遣歸
矣繼源貧甚至今不自為德也

又有閩縣蘇夢陽者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

獄謁予予以一謙事告之夢陽心動至獄問一
謙所為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無美遷
夢陽曰善則善矣何官之云於是盡舉一謙所
為踵行之而益戢獄卒不使患苦諸囚又恐其
夜官之而莫知也則監置一鐺令曰有虐囚者
鳴此鐺是獄中肅然其他賤更稽察撫恤病苦
法甚備郎中沈琬嘗指獄戶語曰此故生地獄
也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舊時囚有死而無
為收葬者率置寶中群犬恣食之夢陽惻然適
料囚米有餘即白視獄曹郎請為槥以待死者
曹郎轉白中丞丁公賓丁公時視秋官篆聞之
喜益發衣帑諸物令夢陽給施諸囚未幾轉粵
東守禦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王郎
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遠
遷於是特獎夢陽然賁遺之甚厚予語夢陽曰
幸矣子之遷也王郎中何如入是萬曆十九年

所舉天下清苦以風百僚者即吾莫敢望今丁
公以子並稱不其榮乎夢暘曰某則何敢當雖
然其聞念經作佛者不為福田吏目何病某行
矣於是跳身之粵夢暘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
獄俸薄不携家其為吏目亦然盖有志者也
董生曰予觀益謙諸人其行事有士大夫不及
者然能得譽於司馬司寇不能得之吏部卒而
著異豈鬼神固亟於得人耶繼源垂索歸至不
索相六傳
三

棲衣食世固笑之夢暘遷轉竟如老卒所料然
得齒於賢者廉吏何見不可為也

楊兆開傳

武林楊兆開既歿其友鄒孟陽為之乞傳並
兆開斯有聲聲記載我曰其後以見兆開予取
而讀之其中有洒然當語心者兆開年少盛氣
方與其曹偶角勝於舉業之場擗擗不相下何
暇為是與其志可知使兆開不死益深入究觀
天人性命之際大其所蓄而消息出之吾將未
敢望敢測其至耶且兆開七歲喪父連喪母喪
祖孑然無可依出而養於所聘者之父母家曰
聞氏者聞氏之子啓祥復幼兆開卒自立刻志
勵學以孤幼之童孤學無助斐然有以自成且
引翼啓祥與孟陽輩六七生推挽鳴其藝於一
時為馮太史與孟旋伯霖所重此其人又可知
惜也其死也死而無所就其書所記大抵皆
違害自寬解結釋帶若不屑入世者吾觀世間
味禪講學以非無其至者間亦有一二心火熾

照倍於常人寸百頓難自消不得不以清冷語
渥之耳若心本自涼自淡見彼亦是常語即有
深味一語亦足為用其多兆開當病而筆記疊
疊不輟其味之轉深而心火轉熾心火熾而兆
開之病愈不可為嗟夫兆開壓草以石草還自
生渥火以水陰火不滅而卒以天死可憐哉予
既撮其筆記錄之以示世有有志如兆開而不
得成者然兆開死雖早無所可傳顧使我慨然
不自已無平生之素而猶為之傳者何故哉然
則兆開死耶不死耶吾亦莫能知之

澄源張先生傳

常有澄源先生者諱某字某江陰青陽里人也
其父玉溪公善醫先生幼玉溪公授以醫家言
輒了了玉溪公奇之曰是子也才然業此縱勝
我亦提藥囊奏禁方長者前編秦越人而已安
所發吾世乎使就外傳業制義即善制義十四
試縣縣大夫異之然竟不能得之督學使者數
進數罷嘆曰吾儒而猶使父醫以食我乎焯掌
自力久之天臺耿先生始補為邑諸生迨食餼
廩四方以臯比請者眾先生私念為人師桐子
寄命其家之所以興廢行之所以成敗皆在我
奈何不予視之至必挾伯子與俱而時抗之法
是時吳俗已淫靡佻達後生少年耳食新奇解
脫善逍遁之說即操戈於紫陽氏不顧先生顧
謂伯子紫陽氏
高皇帝所以士習者而此人且棄所學以鉤

時即其行可知每對諸生談古人行誼蒸蒸不
厭間見一二過端微諷之不悛輒對之泣蓋言
未已而其人已愧悔若無所容矣不以夏楚威
也伯子嘗言少時同父起卧出與諸同齒坐若
賓客蓋生十八年未知少年媒孽事也即館於
鵞湖時有室矣每夜未嘗不立床頭語至燭跋
乃退其教他子弟率如此王生學淵者舉人利
賓子也利賓早卒學淵兄弟纔十二三先生懼

六才一

三

其欲初竇易為邪引左右坐跬步必察蓋三年
而王家兒大變兄弟相次成立至今鵞湖人能
言之先生家故貧徒以舌耕拮据俯仰王溪公
又老不復為醫時時逝之酒先生即以其脩脯
付之酒家曰吾父來即飲之又以其餘周其娣
若甥歲大稔則迎置之家與妻子分糠覈而食
不使其父母有女子憂也王溪公年老畏寒重
帛猶慄先生解纁袍覆之身衣袷強行學舍中

及伯子貴而王溪已沒矣伯子有所進衣履見
輒愀然母樂嫗殞於羹終身不啜羹見輒掩泣
性寡欲與范孺人相莊終無二色少年時或給
入青樓先生面發頰走出矣平生遇人無賢不
肖一飲以和雖橫逆處之恬然終不言其過而
終始幽獨持持若履冰一日忽自笑伯子問故
不答再問徐曰覺生平殊無可恨耳其自信如
此蓋先生沒十年而邑有俎豆之祀董生曰予

六才一

三

嘗守官學宮次第鄉賢夫孝子慈孫之心與清
議何不相厭也先生以一布衣得之何其易歟
詩曰誠不以富夫周之替宗固生而以道德教
人者也師道廢久矣今有人焉子視其子弟保
身體傳德義無所不盡其心雖古師儒何加焉
推而大之成人材厚風俗化成天下可也予師
滄江林先生宅賢其教行與先生大相類惜無
能表之者先生以伯子而名顯我柯伐柯其則
不遠伯子每與予言先生遺教未嘗不流涕也

原易先生傳

程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張子曰根也然
焉得剛孟子以剛大之為生推集義集義則心
慊行有存焉然則剛矣夫非然之謂耶故剛
必集義義必生心今之世有幾是者乎則吾以
原易先生當之原易先生者海陽林塘里人也
姓范氏年涉幼有知識年十一從其中表過魯
慨然欲為聖賢歸學於汪思舟氏以實踐為事

言行錄

三

尋下學上達之旨讀書約山有女來奔拒焉居
親喪極孝既第起家南城令有奇政銓部擬授
給事中會元宰遣予以通家刺徧結諸選者獨
先生以職名往人曰得無拂其意乎先生曰固
也吾守吾義以此出為南刑曹轉南戶曹與禮
部議班次必如制及有倡為元宰構者閉門
拒之曰禮儀為君構是時元宰勢可覆人者太
宰楊公襄撫臣嚴母夫人遊梅花嶺群為詩頌

之先生獨否或曰太宰非知子者乎曰然惟其
知是以不敢其嚴正如此出守南昌正已率屬
敦教興功治行為天下最轉驛傳道有巡鹽御
史枉道苛於驛據法劾奏江西撫按右御史反
劾之疏下兵部都察院議兵部都察院奏罰御
史俸而調先生以謝之 特旨御史降雜職范
某免調使者始咋舌當是時范先生強直之名
聞天下然微 上聖明幾不免矣先生亦竟以

言行錄

三

是去職去三年起杭嚴道轉叅蜀政又轉廉訪
兼海道於浙遂轉右轄轉閩左轄每轉輒苦辭
不得已而後就就即多所釐飭至閩稅璫牙爪
煦然各邑苦之先生議各邑包稅總解布政司
轉予璫使不得搖毒璫黥不得發有白布政
司前市屋侵蔽七福并致火災及侵填河岸者
並豪有力人入莫敢言雖號為風裁者議及輒
格先生立發官帑刻日折砌廓然大通自是火

災不作者十餘年而水寇亦一威在南昌濬西
湖疏九江是年得雋四十八人所至白冤振罷
掩骼骼立章程興教化表忠烈旌節義禮先賢
親與諸生講說反證身心習射行禮考古正樂
雖驕宗悍卒亦皆感服有幻胡清虛者挾婦女
講內外丹昧惑縉紳士民奔趨如風先生欲因
行約潛捕之其夜逆遁不知所往先生仕不隱
年覲不修覲法不徇人澤不遺寡舉不失賢嘗

小司馬傳

三

以南昌守入覲薦南城市衣章潢建昌鄧元錫
吉安劉元卿公論大愜又疏請捐長河漁課業
民並得 旨永為民利歸則致力七族祠譜家
規宗塋及先民文獻與其師汪思舟遺教創祠
置田暇則會各邑講學訓迪後進言言着實其
他懃行忠孝仁敬大節日月征邁嚙嚙若不足
所謂集義慊心至老而不已者耶平生精神畢
萃於學每言中庸率性謂道後儒任意發出止

是率氣不是率性至我言乎洞於集襲之原矣
蓋義出於性慾出於氣借義以為名其流至於
賊物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今之為剛者視先生
愧死矣卒年八十一天下惜之

十如居士吳公傳

海陽十如居士吳公用卿少而儒壯而武遂日與黃冠游求辟穀長生術徑走武當雲宿巖下經月不出庶幾遇其人將謂飛昇幾日耳會大父病促歸惘然若失已乃入太學受大官署出判山東驤司不染一介又精奇門八陣六花諸法當事以屬國有事大器重之往往令蔽要囚多所平反旁及巡河典軍皆辦未幾擢判烏蒙

三月

三

河東民商傾野追送有泣下者公亦欲用其所未足歸治烏蒙裝邑侯祝無功笑謂公君志烟霞烏蒙豈烟霞地耶公憬然拜教遂掛冠轉求無生法忍斷葷酒出所愛妾築室長干東山中日究心三藏十二部兀兀危坐久之走白門參浮禿翁走虎林參蓮老歸渡燕磯履於中流若有物負之而出者自後十餘年遂為居無事人癸丑結夏閉關習止觀未半期瘡發於背大如

盆其子含章泣請醫療但言此是定業智者大師言禪定失其方便必發為癰疽今果然耶病篤含章請遺命熟視微笑出世法無可言世法不待言兒弟安和委順足矣天下事都空也侍者真敏請問居士念佛數十年此時還念否曰否也然則觀西方乎觀想亦非將奈何曰當下當下奈何曰隨遂瞑公海陽商山人諱繼勛蓋宋文肅公徽之後平生木質寬簡篤於人倫幼失父母極孝尊長捷之怒家產十餘萬以不簡較多失負至宦歸幾廢箸含章方十五出視諸耗纔得十一公亦不問董生曰異哉吳公吾幾無以命之儒且仙且吏且佛一出一入如火煨金不淨不止其根器固然耶儵然去來與割數十萬不問同隨之時義大矣哉

三月

三

連江張侯覺吾傳

武城偃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昔我嘗乎予觀世之為吏豈無焯然著聲跡
取重當世者察其所安要其所終始道耶否耶
豈其所學非耶抑吏固無用此耶語曰至寶不
耀如吾郡節推劉公日升連江令張公聘夫庶
幾近之矣劉公坦夷廉辦當事重之其為人已
見於予文不具論請論張公張公聘夫者微之

六羽集

三

婺源人也字某號覺吾其為連江令當萬曆壬
申癸酉之間其時邑中豪少年數生事起威哄
堂以嘗令令數捕治之真能禁公至笑曰此易
耳每視事洞開重門令諸牒者進面諭之曰汝
豈不得已來耶鄉誼至重官法難假與其告而
悔無寧忍也汝試出而思之必不得已再入未
曉其入出而又入又告之曰汝思未審耶豈無
鄉里居間者素再思之出則長老相責我公息

汝仇怨奈何不聽於是解而去者十五六日日
受牒如是旬月之間乃至堂無一事門終日開
百姓走而過者曰我公堂上讀書耶有世仇難
解者得公言立解歸而祀公於家曰公生我公
善酒遇其人飲終日夜不醉陳牒者數覲公醉
請訊公益醒鞭朴不施而兩造犂然於是豪少
年相戒勿溷公溷公乃非公欲折淫祠以祠
邑之有功於湖者人憚神莫敢折豪少年爭趨
折之公出則拜於道左相勵為良邑之諸生見
公暇時入而問疑義公答之言簡而有味新進
生見面黜之人予薛文清語錄一帙曰此足收
汝心矣公治連江近三年清淨不擾訟獄衰息
百姓相愛重遂為良邑坐不能曲意於上司改
教邑人思之至今雖童子後公任三四年生
者輒知有張侯家祀者不絕董生曰予家去連
江不一舍非而知張公之賢而未知其難繼也

壯而讀書於三山知有郡推劉公皆無一日之
知然心重之今之號稱良吏政則政耳二公若
有不盡於政者劉公遇太守江公相得極懽遂
以顯庸公方於事上坎珂以喆劉公遭遇賢於
公公之繫人百世思賢於劉公然皆氣味深醇
率性而不矯行德而無餘心非言游氏所謂學
道君子哉或曰公學問得之其舅潘樸溪尚書
然公在連未嘗言及舅氏其隱厚如是予每見
其孫成敘兄弟未嘗不眷乎有張蒼梧之恩也

張太公孝義傳

董生曰布衣而嗜義不休脫然與之終始者其
中必有所持非徒稱歸名行之為悅也故可以
動鬼神而名後世往予道博平博平人籍籍張
太公行誼不衰其言曰公始與兄仲居漕水下
一廬耳顧能以忠信致客客大歸之家用是裕
輒推所餘以異族及諸甥故人于已乃及鄉歲
稔野苴相望也聚其骨而瘞之又出米百庾佐
縣官粥餓者又施糲有詐而請糲者或告曰彼
詐公曰彼豈得已哉吾寧受欺人滋以公為長
者鄉有孫朝聘者寔人也陷獄論死從獄中以
宅市公既而獄解得出公折其券而還之曰寧
可使弟無居乎有任婦者撫一歲孤為里中豪
所害夜哭甚哀公問之故奮曰我在豪能魚肉
若耶自為資隨旅所至翼蔽之卒以得全公為
德既多鬼神來告一日行清源市中有父老趨

前熟視公曰陰德紋見矣遂去不見其年伯子
果第伯子之官廣平也迎公與仲卿兄弟相
對甚歡未幾仲歸公亦歸不復再至廣平也公
天性孝友喜浮屠晨起誦佛號甚謹已捨首呼
父母者三其聲甚悲日日如是伯子泣嚙於水
不知其處每適野輒三號而後去其於鄉既梁
樂家口以濟行人晚年猶以里中兒讀書寥寥
遂大治學舍群而鼓之於學又念劉春溪三世
為隣三世不血食臨沒囑伯子為之收卹不以
生死二心如此故吾邑人呼為孝義公也董生
曰有是哉公之為行至於鬼神告符鄉邑銘德
抵死而猶不忘義非真有所持肫然與之終始
者安能如是或曰公嘗言人苦不識鰥寡孤獨
困窮若與已不相干誠識鰥寡孤獨困窮與已
相干獨安得晏然而已乎噫斯非吾儒欲立欲
達語耶公何從得之或曰公慈悲得之佛然耶

否耶吾聞公之廣平時有游徼卒考平民金錢
法當永戍公盛然曰罪人不孥子孫何辜而永
戍不痛於抵乎觀其議法之言惻而辨則其所
積豈專在儒與釋之間哉公姓張諱道情字和
夫伯子名鳳翔與予同銓曹今為少司馬仲子
鳳翼乙丑進士

陳義總傳

嘉靖末倭蹂躪海上極慘予聞諸父老連江有陳義總者散財結死士數救賊會賊圍連江縣東嶽祠瞰城義總挾一決往解脫暮之賊燬祠以去又得倭悍馬於福清牛田無敢騎者義總轡而歸如飛賊駭嘆追之不及其他奇壯事甚多後問陳邦秀義總誰耶邦秀曰此吾兄載東先生也兄名模字君則生而俠勇於為義少年

公月六事

器

憤倭乃有是事然亦恥談之其生平事父孝父喜客客至輒番兄治具必豐中其懽父喪母兄移床褥侍寢終父之世無間夕見族里孤貧不能婚葬者輒助或解衣以贖而尤加意於有志士往往資成其學其後家落族欲更祠堂以三寸金市其園笑曰吾即貧不能助祠而愛園直野其義概如此子乃談其少事軍何武子曰予見夫疆場自漢唐凡文武吏士皆巾幗內縮成

借名為奸利無有一人如義總之為者故事蹟之未世咸則免宜可為千城表則師尹空師三事多藏所從來矣予安得不傳義總

黃太夫人傳

黃太夫人者文恪林公配也文恪祖曰文安公父文僖公伯父康懿公兄弟群從皆顯官世有清德而其配皆賢淑有內法封夫人者紫紫焉然未有生為太夫人者黃太夫人始以伯子世吉最叅軍時得封為太夫人黃太夫人雖世貴而操行如布衣婦又多才善治家文恪舉於鄉所燕饌遺問宗族大小輕重咸得理康懿鄭夫

人見而嘆曰是婦賢吾福齒不及也乃解麟袍

玉帶置榻上以為之徵其姑李夫人性嚴重少

可能以孝養得其權又能推愛於姑之女姑女馬司徒婦也在都下日遣婢取其裳衣浣澣完索而返之器食日望於道姑女書白其母李夫人益喜李夫人之沒也脫金鈿珠冠強授黃夫人黃夫人固不受獨取誦經珠杯棖抵於拱壁云其相文恪公能執勞蓄縮佐其清白又能識

事樂景恭王之封也分宜以文恪克講官而垂誕文安公所傳寓宅乃諷以從王之國故事文恪不為動竟免於行其後進講

穆宗朝會有投隙者中旨調南徐文貞楊襄毅惜之欲以學士兼官文恪固辭其歸也宅燬於火中丞龐直指商欲以疑獄為地遣人諭意文恪義弗受天下以此高文恪之賢而黃太夫人固安之文恪脩承天誌大明會典總裁

世宗實錄時也日夜勤悴目幾青黃夫人每夕膜拜北斗下不令文恪知文恪出而感疾黃夫人輒瞿然呼於夢中遣僕候視果矣其後文恪沒而泣慕至老其處妯娌遇庶姬敬養寡姊皆曲有恩禮其視季若剖腹出之莫辨其所自生也太太夫人之生以戊子其父石屏公南起曹也善布算母陳善飼鼠及得太夫人起曹布算大驚曰是女非男所望其鼠報乎其以戊子生何

也竟歸文恪生而靈達知大義又多異能嘗
異藥療人火刃傷淪鷄子救產無不效又善卜
柱卜吉凶其術莫知所自設立柱者以晴日向
日月跌坐徐伸兩手加額默祝引左肘於鼻端
凝視父之漸見小如一髮者吉大則凶卒之年
謂仲子世勤曰今年不佳吾立柱幾如股矣已
而果卒得年八十有一身為夫人太夫人者六
十餘年三子爭為孝孫曾統膝鄭夫人石屏公
之言於是皆驗云董生曰予聞之林氏諸孫太
夫人生貴盛而喜貧見貧嫗輒予飲食卒之日
巷泣其他閨行甚多其貌奇厚耳及肩額下有
鬚寸許何其異也足有黑子十餘或曰唐李太
尉光弼母亦有鬚蓋奇貴徵云

林孺人傳

林孺人者吾友郭汝承母也汝承父為海岳先
生博學負奇喜游多著述善談兵所至名公大
人轉相招致其在塞上最久一不問家先生卒
而汝承走塞上收其遺文十六七皆國家大畧
汝承因遊太學而遂以得第人謂郭氏父子起
海上僻側地用吾伊諸生扼腕當世畫策陳義
關謀臣武夫之口而名亦卒以成人爭詫以為
奇而海岳顧獨曰吾賴有孺人也微孺人吾學
不遂吾不能肆志而遊汝承亦曰微吾母不有
今日蓋當孺人歸郭時比部公失已久矣海岳
貧而酷好書一日從市上見異書盈車欲得之
苦於無資歸而嘆息孺人脫簪珥以進曰此為
書直海岳所以縱橫天下不能驚以不知者此
書之助也海岳壯欲為萬里游重違其母虛安
人孺人知之謂君有兄在無虞母海岳遂決策

出十餘年不一反顧而孺人左右承順曲中慮安人懼慮安人亦不知其子之出也其教汝承兄弟自襁褓至成立讀書少息憂楚輒及不以海岳出而弛嚴汝承嘗言孤幼苦病見吾母朝夕突烟中逆鼻承睫負孤行且織孤有時索餅餌不敢向母伺吾世母顏色而已及孤有知欲出而繩先君之志母出門相勉詞旨淒激愴然有足動人心者嗟夫閭俗挈瓶自喜不出戶外

字不其

至

獨郭氏父子自拔以游成名孰知其得之門內者有孺人其人乎昔建陽陳夫人資其子游學十二年始成進士歸子母相持泣窮巷中閭里聚觀讚嘆荆公為表其墓今無論孺人他嫩弟令海岳不出出不至塞上即至塞上不能久安所得燕史薊畧諸書即汝承才何所承藉而章顯之乎是孺人遺其夫以不朽之名且令其子顯也當十百陳氏矣

趙王蓮傳

趙王蓮者連江安慶里人趙廷蘭季女也三歲失父無兄弟事母董氏極孝長適同邑鄭鉉事鉉父母大父母皆如其母鉉有祖老矣猶勤殖家計不肯休蓮乘間苦言鉉祖為之動家政始傳也鉉女弟當嫁期迫而奩弗備姑孫氏默念不以語人蓮脫服御簪珥以進姑大懼一日姑病舛幾殆矣鉉出求醫蓮禱天願以身代潛引

字不其

至

刀割右肱寸餘調粥姑稍甦越二日又割左股二寸餘病立愈家人見其瘡驚以相告姑持其手而泣時萬曆三十四年六月七日也初蓮之歸鄭也家人疑其少孤驕穉不任家政蓮能刻名刺繡率夜分佐鉉學甚力而所為又驚人如此競相嘆羨顧蓮獨自念家無兄弟獨已與女兄皆嫁人無侍母者身為他家婦不得朝夕則聞一歸母家屬枕席取衣綸躬浣洗而後去母

病輒供具手調飲食相屬於道必以已刺繡所出者不以煩壻家錢也又為母齋素四年求冥福以報乳哺恩母宿有心疾三十六年三月疾發藥不可為王蓮禱天減筭又減食自以意心疾宜用心血治乃刺割心穴血令女童捧出醫家王朝望者求藥和丸丸進而母疾消朝望識其事為之贊曰湧血成鍾和丸事母沈疾得痊神功有助割肢愈姑真誠孝婦表表女英維風

卷之三

五十二

萬古里黨聞之集其前後孝行白之官未及表而王蓮沒矣死之日為萬曆辛亥二月六日年僅二十九蓮生而有操知禮明書幼時一語不妄發見其嗣兄如賓客然嘗恨不得為男子每見人談說古忠義節烈事皆以為無難嘗慕其家義姑能立節以全趙氏後竟其所至偉烈子莫之先惜也其死也萬曆癸丑春備兵使者呂公聞而表其墓

孝烈石氏傳

曾明克言亡友石可教妹謹姐死節事甚奇蓋不縊不刃不自戕忍死待免身長吁而卒此哀痛之極神內絕而從之死之尤烈者也先是謹姐歸古槐陳洪陽洪陽驕子時時忤觸其父母謹姐諫不聽則泣諫泣諫不悛則操刀謂洪陽吾不能為不孝婦寧其死也遂自剄流血被地家人奔救之絕而復蘇洪陽自是稍悔逾年而

卷之三

五十三

洪陽病亟謹姐有身彌月矣夜籲天願代死洪陽謂謹姐若無死吾有遺於而腹男也名曰觀行蓋取父沒之義謹姐泣應君死吾死不知其他洪陽死謹姐慟絕舅姑呼曰吾子臨死之言若何不少須臾耶謹姐蘇日涕泣待免身蓋十有五而男生以悲痛摧裂傷其孕生即不育謹姐呼天者三我忍須臾為此耳失一父不能存一子何用生為長吁而卒嗟夫古之節烈亦

有矣往往待自戕以遂其必死之志夫自戕以
成志是猶毀形以滅性非性自滅者也異哉謹
姐之死也以長吁視諸自戕遂志者尤難郡乘
有烈女石采蒿者於謹姐為親姑嘉靖末遇倭
不受辱而死故世傳石氏多異烈可穀之死也
先謹姐一年嘗夢為鶴而戾天心獨自喜一日
之邑中友人高鎮家從洋門嶺歸日將夕矣其
內弟於縣嶺呼之不應而笑次日報可穀死蓋
游魂也死後又能見形於其妻噫異矣哉因傳
其妹及之悲夫可穀名光庭新寧人

張貞妾傳

永城張氏者黃鶴樓公妾也年十八公死而雉
經以從董子聞而太息或曰過也可以無死董
生曰噫是何言歟妻從夫妾從主主亡與亡烈
也夫可以無死能死尤烈也何過哉或曰妾微
者也門內從死敬姜病焉且綠珠不著於烈女
董子曰噫子以微可無死則國家有事致命者
必大臣乎然則遠巡真卿何貴哉夫性忠義者
不論大小不能死而諉曰小能死而又格之以
姜氏之言必背主求生者可爾古今妓妾至衆
而綠珠之名獨存者何以豈非以死哉以予所
聞吾鄉黃純父父妾東莞尹氏妾皆能不負主
者然黃能死而尹至今在猶處于彼皆性忠義
加於男子者予故因張氏而并表之以愧夫為
人妻與為人臣之以微自諉者并以告夫世之
大臣

程烈婦傳

婦以烈名非其所得已也然而天經地紀繫焉
可取愧夫男子之臨利害濡忍不能自決者吾
觀汪烈婦之死於其翁閔丞程達明之官舍也
血其夫程生燿如故患痞歸試新安烈婦持素
夜默禱者數月而燿如死姑蘇舟中計至烈婦
慟絕閉口不入水漿姑方氏直指岱陽公女也
苦口勸之佯為進一勺曰兒必從夫姑與同卧

卷之三

五十六

守之一日伺姑起取衣帶繫頸死年僅二十童
生曰世有必死者不死不已人豈能勸之而豈
能防之張許之死離陽文文山謝疊山之死燕
市遲速不同歸於遂志然韓比於婦之節烈者
耳婦知有夫而後能死夫臣知有君而後能死
君未有死能烈而生不能賢者未有居官以寵
辱利害得失為念有事而能致命者烈婦時有
烈臣不時有可嘆哉

書節婦崇氏卷

世之難節婦者輒比之忠臣董子獨不或曰何
以曰節者不詩書而節也且不近名然則忠為
名乎曰忠不為名亦有以名忠者矣以名忠而
取償焉其愈幾何夫忠者不欺也今之簪而紳
者其行事其處心克類至盡其欺與否當自默
知之夫節也者而有欺乎我不欺生夫而後能
不欺死夫然多從草野得之以其處迷而終無

卷之三

五十七

名想也於吾族得四人焉曰伯祖母蔡伯母陳
姪婦張陳世皆莫之章顯予以為婦人之道宜
爾也不足異也雖然亦異乎世之簪紳而欺其
君而陽為名者今觀王母崇氏所為與吾家四
節大相類王生請傳為題數語如此孔子語事
君曰勿欺先儒釋忠曰盡已盡已而已有名乎
我必如是乃可比節

惠州鄭惠元歸葬事

鄭生惠元者惠之永安人也萬曆己未以才選入太學未行而父死悲痛如禮與其兄弟廬墓上三年已乃入太學未幾念京師薪桂資芥易盡難久居則改而南徒步三千里至金陵骨立矣猶約食攻苦同輩招之酒不往或鄙之弟應曰吾貧而遠吾母甘旨之不時敢徵遂乎其後歷戶部事未數月而病病且亟且哭持其友林

戶部事

五

垣陳兆行手曰我即死勿厚歛我我尚有餘金四十餅為我持歸遺母言已復哭眾乃大駭生非無金者徒欲節嗇以遺母至於自殘其志亦可悲矣生貌弱而有氣篤於人倫其鄉瓊人韓生守一客死金陵鄉人來視者瞠而歸鄭生大罵犬猶惜群若獨何心獨為白之當事請恤請郵符韓生得丘首矣而不自知其為韓生續也悲夫悲夫生之喪費則耀州王太史戶曹吳文

企王之機皆有卹焉予與林垣陳兆行皆有助護其喪歸者其姪憲升周生大經受其遺金托者車生于康終始其事者黃公淳予為三山董應舉也

崇禎三年

五

以下原缺

序外祖馬公世次

外祖克順公嶺南馬氏名士也舅氏弗嗣先叔
人時痛焉歲時屬奠之禮托於四世舅肖岡先
生先生一子志騰無可別奉吾外祖祀者志騰
幸有三子孔鍾孔暨孔泰暨別有嗣外祖一脉
宜以泰承某初第置祭田一畝畀志騰弟以供
吾外祖蒸嘗既有年矣今宜歸泰掌嗚呼馬氏
自清叟公兄弟蟬聯科第競爽五世而得狀元

崇相公家傳

五

彥聲為吾郡開先何其盛也吾外祖乃自彥功
公而上為谷忠公谷忠上為環為源夫源夫清
叟子也谷忠實伯英公次子清叟弟用叟之曾
孫出以嗣環者谷忠生彥功彥功生康常康常
生叔遲叔綱吾外祖則叔遲公孫士盈公子也
與弟克盛皆一世而新惟叔綱傳士才士才傳
克英克英子為肖岡先生至騰弟四世單傳亦
危矣今乃有三孫逆三世而上暨承克盛而泰

承吾外祖也曩緒始而漸剝剝而復碩果不食
乃見天心而大生廣生於是為始接本實必大
而加蕃焉物理之常也今天將後興馬氏乎某
幼受業於肖岡先生為秀才時先生命叙次世
系且曰甥將以文顯其母讓故因外祖蒸嘗之
托於泰而併及之外祖墳在蟹山祭田在佛厝
頭三角坵丈計一畝某無腆未能大修吾外祖
之祀以待乎他日

崇相公家傳

五

以下原缺

先祖弘菴公事畧

先祖弘菴公惟重公第三子也伯兄汝元為永福縣從事卒於吏舍汝元公妣蔡媵而節撫六歲孤筮筮也仲公著儒而固不識秤權季汝衡農而已故先祖獨當戶家又甚貧事寡嫂如母合四房家棟上之蔡先祖母王氏事蔡如姑粒米升糲非蔡命不敢專也一旦蔡有事於宗人家至午不敢舉火使諸子請命曰日午矣食者

六旬三

七

幾人當用幾升命曰用幾升糠和四之一於甕東取之如命而炊蔡歸則以升壓於所取之處毋少溢乃已先祖性寬緩孝友仁慈為里學究里中子弟多從之家或乏薪蔡詬曰安有食而不知薪者先祖即荷擔往出至里門見故所教徒荷薪歸笑曰幸少分我諸薪者競分之又不能束為之束乃荷而歸乃食也一日為公賦所迫至甲寅家午矣甲寅問里長飯乎佯應曰已

飯又之一家又問又如是忍饑而歸私問先妣鍋有匙飯乎無矣蔡詬曰安有為里長賦不能取坐自饑乎答曰不忍減其口以飯我也甲寅程麒者賦不時上數與先祖約數與知先祖之數忍饑也固請里長飯潛令其子以柯斧質酒飲之先祖見而駭曰安得有酒乎麒不言再問再不言但曰里長飲矣先祖固不飲詰其少子笑曰以刀易之耳即令歸酒於酒家賦亦不取

常利

八

也又與期而歸未幾其子婚而漁於海未歸賦期至矣先祖再往則麒妻以婦之首飾椎而進曰父負約先祖視之懊曰新婦初來用其首飾不祥吾寧代若受責也是時先祖四房同爨田不能三畝恃里塾束修歲不能三四金内外力作不能糊其口時患公賦之迫蔡妣以其嫁時簪爬上賦先祖曰賦公賦也獨累吾嫂乎取歲獲加息償焉歲歲如是曰姪孤嫂節可念以故

蔡孤稍裕其後編審里長先祖憊矣欲告退里父曰公世世煦甲首必有後毋退也一甲首家頗殷為他里長奪去甲首死不肯往日日跪於中丞林先生之門門者呵之不起問所欲言曰欲見中丞言之耳如是者五日林先生出問汝欲何言曰里長煦我數世我今纔有羽毛一旦奪去我未能報里長德寧死不為他人食也放聲而哭林先生素守高不入公府即呼與見縣

崇相其家傳

○九

公言其狀縣公曰世亦有此里長有此甲首乎立奪還之先祖晚年貧益甚有日者奇先中憲命謂必貴先祖困乏無聊但取日者言時一視之曰兒何時貴乎乃公不能待也竟長饑以卒先祖諱公義字汝宜以字行內行最篤鄉有閭牆者眾輒誚之汝獨不畏五公知乎蓋先祖行之五也先祖妣王氏故出貧家女能與之協德云

先君事畧

先君蓋少而極貧又失父不遂於學念伯氏讀書叔氏幼非我誰當戶者遂從人借貸為生經營辛若十餘年家始有飽食伯氏以是得一意讀書叔氏不幸夭獨與伯居伯之子有酒而狂者數開求分異伯數若之不能禁也先君乃以身所創置田宅上之伯伯嘆曰健犢敗轅奈何遂中分之以授其三子曰此汝叔業汝無涸吾

崇相其家傳

○十

矣三子既得資地各自為家其仲應策者父學無成兄弟厭之先君又為治飲食鹽米脩脯并諸燈火費慰勉之令卒所業策亦竟為諸生伯既老矣三子皆立男婦多宅舍不能廣也先君又以所分宅地益之自拓祖房旁族人地居焉先君之於兄弟蓋終身無間然也叔祖汝弼之卒也其子貧亦克葬先君營域葬之又資助其子使存立復姪詢尚幼未聘先君老且病恐有

不諱手數金居至床前予之曰以是資汝聘平
生所助諸族之不能婚聘室廬喪葬者甚多客
謂先君族某獨不富耶何為獨取義先君曰祖
宗生我自宜然且為義亦待人共為耶其趣如
此所居地瀕海燬於倭歲奔走無寧日先君曰
不城不可居力倡鄉人環其地城焉日者謂是
城如珠塘如龍此地其興乎蓋城成而聚者日
蕃海警亦息矣先君乃築祠堂鳩族入春秋行

卷八 家傳

七

事宴會其中延名士脩宗譜置祠墓為規以示
後人嘗謂不肖應舉范文正公置義田時作何
等官對曰叅知政事曰今之叅政耶對曰否蓋
副相也先君笑曰若然豈難吾更十年後當亦
能之矣又曰吾且為平糴注歲以春夏之交出
粟於鄉族冬糴而收不加息焉負者不追然亦
竟無負者先君謂應舉此法成即社倉義田具
是矣先君微時販粟於洪塘時荒甚主者躍其

價又抑其衡不使平販者皆爭先君獨否少頃
主者誤落一籌眾皆握手勿言先君呼曰誤一
籌矣主者目光君好人好人於是每衡必平不
復抑也眾讓先君君貧且歲饑主者刻深低吾
衡而君不爭天使之誤君又自言何也先君曰
歲饑人從釜底上望粟與之爭必遲且人皆食
於天誤而不言所得幾何即一籌能救死耶眾
乃皆伏又嘗與眾漁於海歸而網罟湊集眾率

卷八 家傳

七

鉤人網取其鮭蝦先君詈曰汝取人網乎設人
取汝釣汝若何眾快快曰古板古板竟去之他
漁者留取網自若未食頃賊至矣他漁者走不
及或涸或沒其船皆為賊得聚焚之先君船在
上方遠見之謂眾曰汝不聽我今亦為一把火
矣眾乃舉手曰從今聽公先君生平所脩橋道
路以十數又沿海堤壅流得返遺金焚負券解
紛攘其事甚眾尤能忘情於宿怨族子某常不

遜先君面數責之即走取野葛茶毒詐不欲生
其家跳踉詈罵欲甘心先君眾勸之退未一年
某有事仇者滿室欲死先君聞而出平之私許
仇者金曰即聽乃公大善不聽吾在君能得所
欲耶仇者聽而某難解又數年某之兄某有難
先君亦為居間皆私出金杖之不使知也雲竹
先生聞之以為此事雖儒者不及謂施德易平
氣難也先君亦自恨蚤失業不能成名究所施
每督不肖學甚力延師儒館教之令鄉族子弟
皆來學曰吾蚤歲以貧不能學使鄉族子弟若
吾子能一有就吾願畢矣其家庭燕閒動有教
詔一一深切至老不衰其在六十歲前應舉每
侍食食已必曰兒仁義未嘗不利六十以後每
食必曰兒日用之間無非道也蓋無日不然無
食不然不肖耳熟焉竟不易他一語此或可窺
先君胸中之所存

龍渡傳

君諱恩字崇德元祚公子也性警敏有識好從
長者游鄉族有事樂以身為役嘉靖季贈公倡
堡於鄉君年纔二十耳即出為主計贈公議創
宗祠築浦為地作五延之堂春秋行事其中君
實始終相之已又以祠前迫浦慮有蝕為地不
利於祠者乃白官請勘凡歲餘得直規以為池
君月焉今林氏屋不得迫蔽吾祠者君力也吾
鄉濱海業漁官府行視往來歲且一再贈公每
呼君酌議所以協於公私者無不帖帖地方遂
無一事塘頭艘常無關譏之擾以贈公與君為
之地也贈公晚年有志義田不及為而沒予既
廩學宮捐田七畝入祠及計偕歸前田已續矣
租入亦莫稽考再謀之弟立由斗七畝念無能
大施父志欲以法推衍富春稍棄費時發粟於
族秋而如數以償僅加十一而論價則於彼大

利歲積歲散不十年且萬餘石斤以市田而後盡散之一宗無患餒矣君慨然力任遂稽前粟之入祠者取其直市粟與歲租並給推行數年凡受粟者七十餘家業有成緒而君沒此法遂廢矣并予前後所立社倉不得君亦竟無成歲壬子予以吏部歸見舊堡壞盡重拓而新焉役大費煩懼不克就眾嘆曰龍波在無難此矣嗚乎君在而贈公之德得以施君沒則否君之為

宗祠志

卷五

人何如我君自少小心周慎有精神能累夕不寐善記尤喜收先世文書祖課戶有薛姓者謀之縣主文脫其籍君出故籍按正之始得不失晚且病矣猶倡修新橋一夕夢二人求衣旦而之東崎見二棺於水次遂買地而葬之病甚猶從床褥中手輯宗祠行禮儀節畧其死不忘義如此予因就堡之難又值秋旱禾盡稿念前義田社倉法若行至今可以無患是以為之傳

烈婦倪氏傳

吾家故多節烈婦然處僻以是為常無為章顯者然無如倪氏之奇烈倪氏名美玉拱與倪思道女也年十八歸董緒緒幼孤而孝父病叩天求代父卒育於祖父母祖父母尋卒而緒病三年弗起時謂倪氏吾無兄弟只一女吾死吾父母之祀斬矣可奈何則與倪氏訣泣曰汝能從我吾欲以吾屋為小宗祠置祠田若干小宗人

宗祠志

卷六

述主之春秋共事吾父母得與享焉吾死不憾也汝當忍死以待吾庸德叔省城歸致吾意而後死倪氏敬諾未幾緒卒倪悲慟墮地良久乃甦嘆曰我一輩未敘奈何遽死遂起治喪事不食亦不甚哭曰哭即朋摧懼無以終吾夫事乃立緒從子十迪為櫨舟田四十畝而以一婢抱持週歲女長姐托之妻叔郭氏曰吾子母從此絕矣有言曰不孝之長則以嫁勿再持至吾

側也。日且促家人請庸德翁叔致夫命。家人恐其遂死，不以達。蓋不食六日而庸德猶弗知也。一日晨起，疾走出堂前大呼：「天乎！家盡賂人耶？」緩吾死，而不成。吾夫家人乃為請庸德、庸德至，倪被麻執杖跪泣曰：「夫緒垂死，欲立小宗祠，令婦忍死以請，惟翁叔哀緒成緒，以及其父母，婦待此以歸，報遂哭不起。」一家大慟。庸德即為約立小宗祠祠田如其夫命。倪乃頓首起入，盡出。

卷之三

七

篋中服珥分其家之人，或問棺衿倪曰：「夫命已致死耳，他非所知。」庸德傳語緒有遺言：婦能死棺衿當如緒。今遣人市之，省城矣。盍少待？倪曰：「若然，服必盡索，勿以尺寸色間，非獨取其潔白，婦禮當如是也。」遂張卧氣息漸微。家人或抱其女置室側，女手捫其乳，呼姐姐，閉目不應。女以頸抵其面，以手摩其耳目，口鼻連呼姐姐，亦不應。目不應，視者隕涕，爾何忍？爾何忍？不須更視。

此女耶？曰：自吾侍其父病，委女於婢，饑寒皆無暇顧。今旦夕從其父，能顧彼耶？伯姒為我撫已矣。顧之徒亂人意，亟呼婢抱持去，終不視也。間日市衿練者至，即命製製，即服甚喜，曰：「服此可以見吾夫矣。」人有見之而泣者，倪曰：「死是我死，與汝何與？」陳淑人領子婦來視，則拜且謝曰：「明日此時殮畢，再為新婦求翁叔漆緒棺治緒墓，其母與姐來視，戒勿泣。」曰：「此泣終不免氣絕。」泣。

卷之三

八

未晚也。又曰：今夜亡夫當來，頃之聞躑躅聲，即起曰：「夫呼我去矣。」速為我沐浴，衣履畢，問婢：「端正乎？」婢曰：「端正。」即請其父入，泣曰：「父病勿悲，兒悲兒益病。」兒地下更苦。又曰：「兒死，家長來拜者，辭之。」兒夫婦不孝，無子，負祖宗若拜益重。兒罪遂入乎云。上齋速取一幅素巾覆吾面，勿令男子見也。氣遂絕。時四月二十六日也。距殮死蓋十日。云：時海上久不雨，是日氏殮畢，風雷。

大作雨如注漸晚堂中有物圓如毬大若斗青
光閃爍照耀四壁經時方散嗟夫世之烈者取
一時快耳未有劃然以宗祊為念絕水漿忍死
十日必成夫志而後從之者觀其割愛幼女一
瞑不視托祀小宗曲以致孝而言必歸於禮此
豈筭弁者流哉則其感風雷動景光無足恠者
而緒之孝蓋有所風云倪死時年二十二

崇相集目錄

雜文一

李侍御子姪字說 坎解

萃卦 清任說

周公使管叔監殷議

讀老口畧 譚文大畧

書李公時勉事 漢壽亭侯拒孫氏婚

韓柳文評

卷一 雜文一

崇相集雜文

閩縣董應舉著 會姪葉有祿較

李侍御子姪字說

夫易廣矣備矣其稱名小其取類大其指遠其辭文其言無所不通是故雜物俱德存乎爻象物宜成疊疊存乎卦鼓動變化存乎辭舉而措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君子蓋終身焉侍御李公於居安樂玩之餘用訓于姪而肇其名曰鼎

崇相集雜文

曰兌曰同曰漸曰晉曰履而命某字而為之說某非京師安知易雖然嘗聞其涯畧夫鼎者新也兌者說也同者通也漸者進也晉者進而明也履者基德也夫圖新利於出否否出則實居實居而失其義負重而弛於立君子戒之立信以基得剛以舉居實而和調之受之以節故可以成大亨而享上帝是王鉉之利也某故字鼎曰公鉉而號為式王夫事未有不成功於悅者夫

情未有不昉於悅者君子悅得其道小人悅得其欲悅得其道則為和為孚乃七情之流嗜緣境之牽引悅自外來病也故君子慎所好焉商而有喜未即於疾妄悅則屬過悅則流夫和而不流其惟君子乎是孚兌之吉也某故字兌曰公孚而號以守貞夫兌固利貞者也夫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必內明外健明則不膜外則不隔夫心無私繫無之不通偏黨自封即于宗猶

卷之三 雜文

二

吝甚且伏莽有戎升陵無與吾以俊厨諸子不幸似之釋其繫而消其敵困而反則先以中直舒徐以求其應達於大通是為大師之遇善矣乎泛而不親猶愈於徧而成敵故于郊之無悔未為失也甚矣同人之難也非反則不能破障非大師不能相遇非明非健而克有同者鮮矣某故字同曰公遇而號以守則夫德必漸進非并急絃君子戒之故法漸者始用柔而卒用剛

非柔不入非剛不就柔則有序而不舛剛則必進而成功然使橋易終始不可幾矣故禦寇不如衍衍棲補不如漸陵其道然也剛柔節而功緒興始力於人終漸於天可用為儀吉不可亂是于達之鴻善於漸者也某故字漸曰公達而號以儀鴻勉之也夫晉之明也麗於天而出於地其道大光故其象為晝日之接然明之發也其始必晦必以寧靜為基晦而能靜所以明也

卷之三 雜文

三

故權如愁如守貞寧一闇然日章是晉之所以受介福而孚眾允者也坤道也夫自昭為明煥外為光雖有才美必節章先知進而不知退知露而不知藏其光必窮畏矣鼯鼠之屬也能以柔明處之失得勿恤光而不耀慶將焉往故夫晉之六爻惟剛有厲夫火烈矣以剛繼之能無息乎故道不厭塞光不厭韜離極未光坤乃發耀寧靜之効也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故號以

昭自而字之以公錫錫焉蕃庶晉之盛也夫素德之基也易有大素履素而往獨行所願非剛不克故坦坦貞吉懇懇終吉夫履而位正當視履而无吉皆剛勝也夫素之為道也淡而不厭久而不窮不可為悅而可為辨是天下之至色也故茅靡者棄焉恬愉者入焉君子行素則無入而不自得視而履之祥莫大焉考祥者考素也故字履以公祥而號曰考素夫素難持華易

素相系雜文

四

染素與華不兩受也天下豈無有慕素而染焉者中已自亂其何能考非陽明自勝君子吾無望矣此六卦之畧也雖然易未易言也變動不居員神以貢要以崇德廣業懋日新而成富有雖聖人莫之違故鼎之德正兌之德虛同之德公漸之德裕晉之德光履之德辨聖學也鼎以居實兌以和理同以決藩漸以遜敏晉以致明履以敦素聖功也居實而正可以為聲和理而

虛可以鼓世藩決而公可以會極遜敏而裕可以潛化致明而光可以顯業敦素而辨可以定民聖業也是在六君子勉之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無咎

素相系雜文

坎解

坎陰陷陽也陽英物也以陰陷陽則陷者為凶
牖之出者為是初倡為陷者也三從中陷也上
終陷之也四近陽而能牖以出也故初與上凶
而四無咎九二德陽而位陰也德陽而位陰則
德足以自勝權不足以自出又初三二陰環而
守之雖不為陰所敗而不能以出乎其中故曰
求小得求出中也五德位皆陽有英明之德又

字相集

六

有能出之權且在險而心不盈能虛受者也四
隣五而知敬焉又因其明而牖之使出焉故五
得成其為五矣五得成其五則四雖陰類而無
咎何也能離其類以助陽也然則初與三何以
不助陽而陷之初與三陰乘陽位也陰乘陽位
則性險而勇為故陷陽而不顧然以陰掩陽道
失矣而亦無功四則安於陰位而已不敢與類
為陷而反為陽助是五之功臣也安所得咎乎

若上六則陰亢而迷終覆陽之上而欲敗四之
功自取凶而已矣觀此則天下之陰未有能終
掩陽者天下之陰未有不以陽明出者陽之無
權者猶有小得有權者得助而險平陰之助陽
者無咎陷陽者雖眾而凶終然則為陰者何苦
不為四而就然為初為三為上哉

字相集

七

萃卦

萃者聚也陰萃陽也夫權一則聚二則分四陰
而二陽則陰之所萃者疑非若比之群以比我
者矣故九五雖有位而曰匪孚匪孚者初與四
為應三與上為比其萃猶疑也其萃猶疑而竟
得有其萃者何也四隣我者也德陽而位陰能
自抑以從君二應我者也位陰而志一能引諸
陰以從五也故四曰大吉二曰引吉夫初六六
八

萃卦集義

三陰乘陽也陰乘陽者其心不能一於柔又各
有正應其始必有遲疑不決之意初欲萃四而
四不敢有也故曰有孚不終乃亂乃萃三應上
而上非陽進而適四而四不受又而適五乃決
也故曰萃如嗟如夫當群心趨附不一之時吾
急於求應無德以收其心不能持久以待之正
固以成之則其所為萃苟而已矣勢必渙而無
成今萃有元永貞之德又有二之引四之輔故

足為萃主則初與三為往乎初與三萃而上六
雖外又為往乎惟有齎咨涕洟自悔其求萃之
不棄而已是萃之成也繇此觀之陰而從陽未
有不善者而兩陽不相下則陰莫適從卒無正
應則群陰不附為五者不亦難乎故六爻無咎
二四獨吉聖人之意蓋可見矣

萃卦集義

清任說

孟子之聖伯夷也以清其聖伊尹也以任清與任將不得兼乎曰不兼不可為清任蓋德有獨盛道無孤立清如水焉必能負物任如地然元氣所舉有一毫間雜則有圻裂之患故清而不任不足為清任而不清亦不能為任伯夷之清也視世所趨不足當其一眇獨以其身任萬古網常之重而不搖伊尹之任也以一夫不獲為官利去雅文

罪雖五就弗汙也而取予嚴於一介夫一介之不足傷廉亦明矣而其嚴如此然則清固未嘗不任任固未嘗不清也清而任乃為聖清任而清乃為聖任此豈世之孑孑徒以天下功名為狗者所能哉

周公使管叔監殷說

周公使管叔監殷說者以公弟叔兄不忍逆其惡予以為不然夫使兄弟不忍相逆何以武王越叔而託子於公乎武王越叔而託子於公蓋逆知叔之有異心也武王知叔有異心而公獨不知之乎武王浚成王嗣公以叔之梟雄不出之於外成王不得全也欲出之於外而無以為名叔不可得而出也於是監殷之重任托之

官有雅文

士

上

則叔不得不往叔往而成王肘腋之患消矣且以殷頑未定臨其上者旦夕有悚惕心或無暇於他謀與發之所以巧全叔也豈意叔即借殷為名乎夫借殷為名將置周先王於何地叔固曰吾特借殷以起事事成而除武庚易易耳夫豈欲逆薄而顛覆其先王叔之謀猶何如者且叔後外猶難遽開公以危周使其在內子般廢父仇康集管叔於茲豈周公所以先見而曲為

之辨也辨之不得不為東山之征非辨其
害已也征其仇先王者也故書曰我弗避無以
告我先王避而征征而得於是東山破斧之歎
痛快揚厲公所以為先王取罪人之心始盡及
至國難夷成王悟鴟鵂常隸諸詩繼作哀痛反
覆以鳴其所處之不幸而後公所以誅叔萬不
得已之心昭然如見矣合公終始觀之公欲全
成王不得不出叔欲出叔不得不使之監殷此

卷之三

三

公苦心也欲全先王不得不誅叔欲誅叔以告
先王不得不自出居東此公仁術也今乃曰公
以兄弟故不忍逆其惡夫以梟雄如叔畜異志
于家庭骨肉間而公猶不知則何以謝武王之
托孟子曰公弟叔兄為過之宜亦以叔若非兄
弟公早有以處叔不待委曲於監殷之後矣惟
其為兄弟不得不如此即明知其為害不得不
曲處曲揖而終不可得不得受其過亦無可

奈何之辭非其謂公以一片不忍之故終始不
知變通或曰薛慶來何所不願象非叔比象特
害舜耳故舜可惡叔使先王者也所處不同故
處法亦異近世乃有以叔為股忠臣者陋亦甚
矣

卷之三

三

世之論老子者衆矣養生家竊之以文陋說附會可笑不辨自明其專信過當者又以過於六經曰六經老氏之支流曰吾儒多言民可使歸佛老所言皆不可使知者此不解六經而瞽說者也亦不待辨而明獨其疑而非之者其言頗過甚曰老偏於無者也虛無無為其術之巧至於豁谷天下其言之誑至於絕棄禮樂是異端

也奚疑不知此老救世心切故作此危詞以轉世人耳目人自為其語脉所轉耳夫自混沌既鑿人之智識日趨於有如巢穴之後繼以茅茨茅茨之後繼以棟宇其流為瓊室其濫為庶人屋被文繡即此一事他亦何所不至趨有之極必至糜爛決裂終歸於虛此造化定理當其趨有之日茫茫蕩蕩日趨日遠若不一為點眼安得回頭哉不得不提一無字與有並言使上智

者知即有即無即無即有中材者知有之終必無也亦知回頭住足不至沉淪喪身失命若有一字人誰不知何待疊疊言之以有道有玆大凡聖賢著書皆是救世如醫治病實者用疏通虛者用扶養雖稍有損益歸於愈病經曰為無為味無味事無事圖難於易圖大於細夫曰無為矣而圖於易圖於細非為耶特世人趨有所以極力流濫而為之甚勞聖人歸根乃在衆

人未措意之地杜源塞竇使不至於濫靡故為君無為耳是無為者有為而無為者也故卒之曰聖人尤難之故終無難世人若尋章章虛心玩味其與行所無事之旨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安得以虛無無為為老子病若豁谷之說特以無能含有為萬物歸宿之地若豁谷為耳非以陷天下入其中也至於棄絕禮樂乃是苦心激世所謂正言若反者自古國家嘗以質朴基

文明亦嘗以文明胎巧偽赤縣神州是缺陷世
界纔盛必衰此天下定理人亦止有此精神舍
內為朴表外為文朴乃為文文乃喪朴周之盛
時禮樂明備令後人無復加而波靡濫觴借禮
為奸其極也僭亂遽起而世運隨之故曰信不
由中質無益也老子素絕禮樂乃素絕周末之
為禮樂者亦夫子寧儉寧固之意也不然身為
柱下以禮教人如禮記所載所懽懽於夫子者

崇相集 雜文

六

而乃目為亂首不已悖乎虛心而觀則老子之
棄仁義與孟子闢楊墨同功否則孔子之作春
秋孟子之說齊梁若在他入解不起僭亂之議
矣予亦病老氏言激第其旨歸益人不少故畧
作緒言以疏明其意極知燕陋聊以附於竊比
之義亦冀世有發吾覆者耳

譚文大畧

董崇相曰予不能文喜譚文然亦不能辨也嘗
試妄譚之即如經義一家古今人才力一耳然
而操趣不同古多拙今多巧古多涵蓄今多盡
古多淡蕩今多鑿古匠意今匠辭今非不窮於
意也辭勝而晦之也且古之意從內溢今從外
索也又或借題一字以起意為奇不必其舛脉
也即有所傷悖不顧也古之文字有所不必盡

崇相集 雜文

七

工句有不盡琢然而工且琢者卒無以易也今
則篇必練句句必練字視之若集錦然然而神
不王也即神王矣然猶脉張或有可止而不止
也古無有不止其可止也古之文虛虛實實實
實虛虛起伏變化絕無襯砌之迹今不砌則不
接不襯則不張也然其不接不張猶故也甚且
有詞接而意不接者矣又有首東馳而尾西掉
者矣古文無模竊也即模也意也今惟其句之

竊不必其恰當也是拾唾以為津液他人之皮
以傳己肉也古之於大窾大郤也不急解也曲
以入之期於意之必盡而已今必急解也惟恐
其字之不露其意之盡不盡無論也古之於脉
也隱隱相接不令之緩散也今或間雜以他語
脉遂緩而不收是之謂緩其所急古之傳題也
肖神也若自其口出也今不必其口肖也辭美
而已故有以聖人而作夸毗之言又有以聖學

宗相集 雜文

十六

而鑒竺乾之粕理不必深也而籠隱其辭道不
必是也而洗洋其說試即其所作而反詰之彼
亦不自解也古有辭淺而理深者今或深之而
愈淺古有辭淡而味厚者今或濃之而反薄古
有辭濁而氣清者今或辭清而氣濁古有放之
而得者今或矜之而失其他種種相反多此類
不能盡詳總之學有內外時有古今見之虛實
不同氣之清濁亦異而其所以為法者亦變也

然而近世作者傑然自命者未有不於古法得
之然亦不能盡似學者試取其文之似者與不
必似者而較論之則上下古今文章之變亦了
然可觀矣

卷之三 雜文

七

初書李公時勉事

按山野記正統中李文忠公時勉為祭酒也時則聞振擅權大臣願使矣公獨與抗禮不為下又不賀其生辰振固不悅及進香文廟舊時司成有茗筵之獻公獨否振深銜之求其罪無所得一日公以羹餚堂大樹蔽陰妨諸生班令伐其旁枝振聞之遂傳旨枷號國子監前并及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枷皆重百斤其一特重窄

崇相集

雜文

三

口為公設也鑑曰某年壯當荷此公曰僕雖老筋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伏闕以請有石大用者獨乞身代先生禍猶未解助教李繼者嘗游侯伯間為公所厭至是因某伯求救於會昌伯孫孫帝舅也是日適生辰太后有所賜因附奏臣比年生辰每得諸公卿賀如國子李先牛不過一幅肥子然辱此君子臨責為樂余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為朝廷折

楊廷舉原康無恙不竊壽而樂壽上

太后即邀二公

上問之乃知振所為即飛詔釋李先生就詣會昌為壽夫權璫為朝廷進香文廟款之茗筵於禮未甚過李公猶不肯寧至得罪則其所以自處者可知矣方禍之剝權璫熾焰人宜無敢近者諸生不顧其死願代之此自其義然耳李繼素為公所厭以今人情宜可乘此釋憾何崇相集

雜文

三

三

以忘情忿從中導款卒脫其難則當時人心之公其不以喜惡為仇德如此且亢厲守高自公賈禍趙司業金掌饌以公見累宜不能釋然者今不惟不之怨且願受重枷何代無賢阨而知節此豈出俊厨諸君子下耶計閣振所以挫折公者謂可呢公耳亦意天恩飛釋公各因此益重而趙金二公亦因之有聞閣振氣焰今竟何如此事有數端可發慨者聊筆之

漢壽亭侯拒孫氏婚

侯之拒孫氏婚也或以麥城之禍萌於此侯蓋有深念焉侯前食曹氏德竟不忍於華容而遂以失賊侯亦悔之矣其拒孫氏婚也曰吾與孫氏連婚萬一他日吳蜀爭衡有如赤壁之役吾無以處孫氏也況人臣無私交乎侯蓋悔之於曹而峻拒於孫也是春秋之義也雖然曹不死則漢不復然使曹死於華容則孫氏豈徒思以

今有集雜文

三

江東終者諸葛之委畢容於侯也有以夫向使當時先主已得蜀漢基既定吾知諸葛必有以處曹侯亦不終生曹矣

韓柳文評

古今非無作者然皆以文為文韓柳二公獨尊其名曰道而其指必出入六經六藝而後文之用始大自魏晉六朝涉唐之中葉五百六十餘年皆以綺靡為習獨韓公一掃而更之直趨前古屹屹三十餘年不顧非笑而始有就柳公初沿舊體永州以後乃能肆力此道與韓頡昂自二公出而後文之趨始正韓公之才長於刻畫

宗相集雜文

三

人物翻覆事情指次道要不詭於聖人柳公之才長於刻畫山水創設論駁旁通禪乘時有超絕之語韓脫胎於司馬遷而無其跡柳似取材於丘明而跡時露焉故韓文渾深柳文廉悍韓古而圓柳古而驚韓之序柳之山水游記絕出前後各不能兼韓書多逸柳書多愴韓議論原辦多能羽翼經術而柳乃翻案出奇韓之銘傳馳驅史漢而別出爐錘柳之佳者乃能為古澹

齊魯與其友較也予觀二公所自揭為文指述
與其所用力可謂艱且大矣韓排衆而獨復柳
柳才而反則皆具有絕世之力所以貫道為事
而力與之終始其志邈故其功深其取途遠故
其樹立獨其畜富故多奇而善變而又勤求經
術以灌溉滋澤業成而不懈於乎此其所以能
卓立千古歟後之人其毋易言文也

崇相集目錄

雜文二

策問九首

王省愚像贊

德烈頌

贈心湖和尚

仁壽頌

衡鑑銘

崇相集目錄

策問二

問書贊和衷高矣今無論九官十二牧師濟讓
能時有吁咈周召三公猶假言以釋意而上堂
相爭如虎不名為爭毋乃與前旨刺謬歟或曰
君子和而不同不同所以為和乃馬首欲東二
憾繼往子貢子朱之爭同歟否歟或曰不和之
端起自意氣故宋有洛蜀黨之分禪俗學之辨
然則不和非獨小人有歟豈此所謂不同之和
崇相集雜

否耶抑治亂之學即吾儒亦未盡講歟乃令尹
改轅卒狗嬖大夫之策不自恧其無謀而馳救
新人者卒勸以狗彼伯國之餘烈哉抑何其能
相下也推是以往何國不濟吾儒率少之而行
卒不及又安用和同之辨為孔子曰大道之行
也兵革有患焉爾諸生其究害之以上他日和
與進業

策問二

問天久不雨荒微見矣古所稱脩備脩救者姑勿談請與諸生商目下之急者夫白艚漏海奸商接濟禁之誠是也然愈禁愈漏米價愈貴沿海村堡之間豪為政巨室閉糴徒使舟鰲與隸之屬藉手為市耳抑亦有弛之而通貴反微賤乎或曰此方之粟下之南韶其價半然無奈關稅何來者反走矣然猶可諉曰屬階非我獨奈何胥役豪猾民之以禁敗禁且使其價日躍也

宗相集雜

二

夫禁防外出也而反憊內民可乎或曰久旱人恐富者備荒點者喜荒今獨不得李衛公馬繫一點耳而三日而開糴者恐後矣如是則脩穰急乎恐非亟廵所能為也意其洗獄乎恐惠奸矣禱賽乎恐彌文矣然則何道而可夫設誠致行無響不應東海桑林可覆視矣誠與子反覆雲漢之詩抑何其詞之惘愴而有餘悲也語曰饑民易動饑國難支爾廣不無事矣乘以饑早

其何以堪萬一不吊恐其危不止若丙申茅野之慘也爾諸士其預計之常平可發乎施舍可勸乎粥可賑乎口可計乎一切山澤之利可弛以便民乎饑饉之後必有疾疫之災草澤之亂消救之術其道何繇此非徒肉食者責也其詳以對

策問三

問民天於食有土者未嘗不先事防之大要規

宗相集雜

三

早潦禁移運而已此非務本也廣地宜穀歲常數熟急則西轉蒼梧連桂之粟以自救宜不病荒乃丙申茅野之慘一何甚也其時非不禁白艚而米價日躍白艚反得偷所欲而去徒使村落州邑痞隔而不相通夫尾閭一日再洩則虛隙其洩也則宜實不實而痞且痞且洩能自存乎悲夫丙申茅野之慘也或以為米戶蒙上之罪也蓋米禁其價不躍禁出則富者曰米且

貴少需之以待荒歉者曰米且貴多收之以取
利其在出粟之郡邑聞之亦必曰彼禁必多市
於我吾亦防其洩也此禁則彼不來彼閉則此
益不救是防洩而得痞也然則任其洩歟洩且
立盡意亦有節於狼戾調於緩急之法在乎夫
酒醪靡赦者也今酒肆星羅矣無論負擔皂役
諸生出必醉醉必風波興訟無日不有是酒之
流生禍也今縱不能如蜀主之禁釀具 國初

禁相禁雜

四

之禁種秫獨不可汰市肆以節其源乎是或一
道也夫遏糴曲防霸主猶惡況於蕩蕩之日且
閩楚兩省遙相仰給我欲仰人乃絕人仰可乎
我夫獨不有臧孫辰之故乎二王告羅明動文
移差官職掌酌我盈虛為彼多寡若廣西之鹽
然其糴有數多塞漏卮且免接濟之弊此或者
已痞調濟之術哉孰與屬禁便也爾諸生屋於
桑梓者其詳言之以觀腐穢時之一斑

策問四

間耳盜無他術如司獄司寤保甲之法善矣然
可行之間左非所論於山海真區也廣故盜藪
而新會東莞為甚非獨民頑蓋其地倚帶山海
有所容遁急則挺而走險不然汎之乎不可跡
之鄉故梳捕或難之今日俗互鄉矣富有力者
或衣冠之裔多造樓穴地而入人其中親戚子
弟自相捕掠取贖動以千百或銅人女為妾直

六司禁雜

五

尺有咫之地竟無覺者或連村數百十家無不
講於聖賢仁義之術適年以來三劫有司奪其
印取其家屬其他奸紀不可勝數此豈有異夷
虜耶然多出於新會事發多不竟治此其故蓋
難言之夫貪而盜猶可誣曰不得已而富且為
之鄉而數太盜猶可梨求而間或鄉盡盜也今
欲禁桓東之場乎恐殘而不可為也欲行保甲
則甲長非其人必互匿即其人亦恐見整不敢

養無已則有解渤海之繩乎又不然長耳目耽
其魁宿尤無狀者覆其家不使有口者得聞其
說一懲而首可戒也此其人巡尉伍長盡知之
怵於勢沒於利又恐搏虎不斃反為所噬或曰
去盜必自衣冠始然歟否歟吾悲此方輪迴惡
道他日將有戒曾子之轍回墨子之車者故願
諸生究其源委令得設施洗滌之也毋忽

策問五

崇相集

六

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夫敦行必自士始
矣下以表俗上以待用必行焉先如魯論所論
次士品可觀也爾廣故多奇士無論建功伐者
多姘脩即如謝天錫李子長何庭矩梁邦矩輩
蹕蹕有足稱者邇來風靡甚矣黠者羔雉詩文
游大人以其聲請事郡邑嚇閭巷其下者足跡
接乎公庭求中散衙巷卑規雙規有同市賈又
或詐名錄告徒勞而分其利出則囚首跣屣紅

紫其囊格遶街肆置起風波敗俗傷教不恥為
之其中豈無有慨然獨優於頽靡之中流者嗟
夫士民之倡也士不率教民將何望家既不脩
庭益壞矣乃知莊渠屬禁亦良有以吾欲與諸
生尋先覺之軌轉移舊習為群庶倡道將何繇
夫久迷之習難卒返也衆惑之事難卒諭也欲
責師儒則權輕而難於創欲望督學則數易而
難於知廉節行創無良非格心之至銜身率而
化之擇師儒久任之有效者增其秩如魏莊渠
楊石淙故事庶幾乎然非可易言也願諸生有
志者為我詳其術畧以知爾表俗待用之概

策問六

崇相集

七

諺曰瘠臘亦索瘠瘠不肥非其性異地使然也
夫嶺表瘠瘠瘠然言之矣不見可欲則心不亂
今之廣異瘠矣亦欲若瘠之於上可慮者生於
棠兩養養養也擇者不顧也自上而下連相

食不盡不遺有下而上通相欺不亂不已縱有
令甲而源濁難以清流縱有好脩而一禍難移
衆錦何恆乎民生之眷眷無所底也議者曰欲
興治先去貪欲去貪先表廉貪廉相冒必核實
此易易耳有撓吾治者攫吾屬者我戒其墨彼
且以救死我風以廉彼且以免贅身計日詳而
民計詘矣上伸其所欲下必有不得其所欲者
矣吾觀自古禍亂皆始於貪貪人敗類鮮沒其
宗有子能

策問七

移風易俗莫善於禮禮者履也君子所履小人
所履履故身有衣冠衣冠其間一二風俗猶
有可痛悼者蓋有藏也舉而火之畧無有訾蓋
亦有惑堪舉家而為之者病不服藥而謂於

鬼三家之市必有淫祠巫覡僧道為政而分先
王政教之權雖經魏提學痛懲而未盡革也婚
嫁用樂非古也至用糖梅粉果供諧謔媒娶之
資幾乎亂矣其無理者朝而定盟暮以睚眦折
梳即衣冠不恥也小民以杯酒起爭樂嗜刑罰
婦代夫訟足躡公門如其家室黠者假名與訟
脅其和息乃告於所假者而分其利親戚相掠
偷棺匿子公取贖金其他惟利之視骨肉離析
宗相其難

九

不顧天常者間亦有之矣今欲浸易其俗滌其
舊染恐非一切之所能辦也晏子有言惟禮可
以已之夫禮禁於未然之先刑加於已然之後
刑使人畏禮使人入人也故大夫禮也者所以動
良息邪綴淫結信息爭止盜敦故和親也是易
俗也善物也但集教之行不可以驟詩曰率履
不越遠視聽發肅諸生先漸禮教豈不欲鄭魯
集流風其條成冰變易者吾具探而藉者之

策問八

問桑杜綱繆昔談尚之矧今多故之身我吾且與諸生評粵故夫飽而任重百里猶輕饑而任重十里即仆何者內匱而力不支也廣自數年以來荒旱頻仍海鹽不息度若危蒼而額外之征動以二十萬計而無賴惡少翼虎食人不擇良賤肥瘠不饜不止舟蛟祈望守以群狼府縣庫藏搜括殆盡何但倍蓰於前數也然此猶其

崇相集雜

十

一耳開採之役禍及山川至於地竭民斃淵虛蛟泣紫貝文犀皆成膏血龍戶盧亭散為盜賊然猶鼎建不休拓地不已吮髓剥膚未有期息兩虎噬羊幾弗盡矣嗟夫難矣我今之粵也此如羸羸百鈞在負促之百里不死即逃萬一海眾乍發山瘴倂流師旅驛駭府庫既虛憑何取給羊城雖堅坐困兩月潰矣此時夫已氏即齒而食之有及乎我蓋粵人愚頑易動所從來矣

愚則恐死頑則殺人不忍區區名分恐不足終

制之也過者有司三見劫矣沿海之盜賊縱橫採珠罷歸諸蛋且有鯨飛噴浪之心矣設有如許恩者誘之五嶺未可安枕也此皆不必然之慮而不必其不然者今為桑土計虎未可逐為剪其翼乎民既魚肉吾少息之乎在彼既不可省在我可以樽節一切鋪行議蠲一切工役議停聚會燕享酬應賀贈從約庶乎可歇至於蛋

崇相集雜

十一

戶不敢歸者招而撫之給以衣糧可得勝兵數萬與其棄為盜賊毋寧收之或應卒一助乎夫識時務固桑梓賢俊之所圖也其詳以告我

策問九

問本原山川極命庶物君子取以蓄德夫廣亦嶺南神區也星拱何分地於何屬山於何來水於何極國於何開武於何植在漢何名在宋何藏龍戶何乘馬介何出外濠誰濬六脉誰鑿朝

臺何在鐵柱何缺六穗何神三城何折二孝何
人三忠何烈十賢誰居二獻誰接廣乘誰昉微
士誰傑甘溪誰疏火堇誰泣廣恩誰成瑞澤誰
宿銅鼓誰遺玉簡誰錫靈鐘何飛二劍何躍峽
山誰隱甓齋誰闢宋陵劉塚誰偽誰真越并崖
門誰得誰失安樂壽安建自何年含珠紫雲廢
自何日朝露昌華千秋碧玉霸氣烟消仙風雲
滅丘亦不浮海為誰竭雖總雜以無章亦證邛

宗利上

士

而有得綜博諸生為我奮筆

贈心湖和尚

予以歲之己亥日在駿狼舍於都門蘭若吳山
心公翩然飛錫而至予訝而問曰師何以至此
將涉流沙乎遊八極乎抑欲掛瓢上林開牖四
衆也公曰不然大同陸公許我為五臺之遊吾
欲借世緣以了世緣予曰借即不了了即不借
夫白馬馱經則黃金布地未除緣影實所難窺
公欲馳驅於四施吾恐其復羈鎖於三塗也若
宗相集雜

士

借可了則六祖不投金於揮戈伯達不化生於
牛腹矣雖然實誌有言京都浩浩菩提大道公
其遊焉可也已而心公戒裝北出困於居庸青
牛欲度閉紫氣於函關白雪紛飛嘆素縞於候
吏幸資佛力得見故人於是慨然南遊覽爾悟
生持鉢呪龍將還二乘於初地過溪嘯虎且歸
三笑於廬山他日子或以宦遊之使再過蕭寺
知公將不以無緣為緣而以不了為了也

皇者愚像贊

客有為省愚寫真者厥狀惟肖董生見之輒然曰誰為畫此者胡不綴而章不冕而裳省愚曰章服外假也如雲著樹豈有常哉吾將復吾故而取樂於雲水之鄉董生曰然則赤鳥者不几几羔羊者不委蛇乎何必曰泌之洋洋且吾與子事事於劇署見子夙夜靡倦夜分命駕霜月在天空寂無人跡苟非子之所樂將誰之為而皇

字相集

十四

皇乎吾又覘子於是非利害之際巧者回舌拙者跼足子乃從容條晰必當後已紛衆族而獨當孰強子為是耶子之言曰君子以甘節甘而人以苦節苦然則子之所甘即子所樂子何在而不徜徉耶省愚躍然曰我有故我實然失之乃於子幾得之彼肖吾貌子肖吾心其為我志之乃為之歟曰雲之山子處天清源之水子登巔鑒而道者寡而訟之周百里而慨萬頃澤國

之田與夫為功子掌地之權利萬姓号澤千年子嘗與我言是矣吾且置子於萬玉之泉冠炭嶠之危冠佩陸離之長劍招日月而撫風烟子樂耶否耶貌子者能知其然耶不然耶

仁壽頌

仁之德元實惟生生不作不為四德攸行智以
成之為舉為錯屏逐放流以勇為務義處其宜
禮權其度三百三千惟仁是富譬如天君四體
分布惟天曰生風雨露雷不專一令其生乃回
仁無作用用在四德就仁求仁以德為賊穆穆
魏公其學中則字良懲頑小大咸直以銓以藩
金和玉式舉措察施權度不忒仁哉魏公萬民
宗相其維
攸服壽此其常我勳其植

六

德頌

萬層兩午尊西有皮林之後五旬奏凱眾神其
烈愚請以武之七德為頌自播難作而西南經
騷皮林桑之外變中抗全楚震驚公以隣壤協
勦桑蔭木移而菁疎峒豁狐嘯息聲是禁暴也
昔陽旻行立多殺為功而寇不可止誨亂釀凶
君子病之公不佳兵明揭二曹風曉戲下解網
釋囚以導服降而獸不困關火不焦林是戢兵

宗相其維

七

也除震隣之寇披心腹之疾蕩蕩南服極于銅
標是保大也三垂既平丑管以清赤羽無馳白
狼有頌是定功也王恤不敵民不得安此苦調
發彼毒果難勢且兩殘今師出而木拔道兌父
始保存焉始保永四業不敗遐邇教寧是安民
無果終也建隆其害粵惡其隣譬之貽虎或角
獸貽先感厥功三軍懽呼羣帥讓德是和眾也
大身之靈勳學故可獲西山之賦八萬有奇藤

快倍之猶歷三時今費僅六萬耳而設旗建鼓
不虞不啻其費省其師速所陰遺財力于南土
者甚厚是豐財也夫財農則裕衆和則濟暴禁
則威兵戢則惠民安則治功定則庸大保則勤
武之七德于是乎集頌之武曰無競惟烈言武
烈也歟時緯思我狙惟求定言武德也夫有烈
無德烈則不文有德無烈德則不耀德以出烈
烈以昭德此山甫所以憲邦召虎所以揚休于
榮相集

大

江漢也頌曰

皇覆有土烈于前古含氣必有蟲蛇亦煦蟲茲
有苗押我天祐掃鷄負蘭猗突獸怒結我蟲賊
墮我城府戕我受民缺我齊斧辰沅以南畫桴
夜鼓吏士愁毒蜂屯旅拒於赫中丞爲國方虎
有虞秉鉞親蘭所部三萬其師刻日持脯曾不
旬時汛掃嚴數大慈必鋤弱順者撫仁貸義誅
敢或亂怙狐兔悲懼魂魄散聚昔誤吠堯今乃

識主額奉天明行頭藉戶三方罷兵百城晏堵
西師暨暨載途呼舞春樹青青春風栩栩獸不
傲牽戎不伏莽市不徙隧閭不改伍山水廓清
峒雲溪雨嗟彼有苗曾煩舜羽德則其人挺則
鹿麋昔格七旬今僅以五明德漂虞公功踵禹
不殺則神者定則武喋喋麟臺屹屹天柱山石
可磨爲示六字

榮相集

光

衡鑑銘

懸木爲衡范金作鑑明星燦分秋水澄湛聽物
自來隨物自監爾惟無心物乃有則昂之非恩
低而非刻媼不爲嫌妍不爲德爾若有心擾擾
內惑明亦不明平亦非直爰有哲人觀象默識
考中度衷流照四域六府不頗九微不忒好惡
低昂歸于皇極亦惟無心能爲衆式有心爲平
便成執一有心爲明便爲億逐明用是夷道用
是賊戒我有位以虛爲植視此鑑衡亮于社稷

六有六律

三

崇相集 目錄

祭文

祭耿老師文

同衙門祭蔣蘭居文

合真張震峰堂翁文

祭王光庭文

祭孫太翁文

祭閻翁文

祭盧龍霄文

奠呂太夫人文

祭謝臯羽文

祭劉朴菴文

祭葉脩自文

崇相集 祭文目錄

祭陳一齋文

祭葉太傅文

祭王惺予文

奉藏土像真文

告文昌文

告太倉文

告天策北倉文

任滿告太倉五顯文

告謁連江縣新祀鄉賢文

報賽文

父母恩贈告文

寄真任氏姐文

祭弟文

祭孫氏妹文

為倪烈婦告宗人文

崇相集 祭文目錄

二

崇相集 祭文

閩縣董應舉著

祭耿老師文

嗚呼吾師實天生德渾涵博大浩無畛域洞洞
其心渺渺其識揭目青冥周視四極末學失宗
紛拏障塞局局規規為溝為洫動與物爭出入
糾纏孰知我心惟帝之則大智無事至仁不惑
峻跡標奇皆道之賊既險且勞為我心惻師於
崇相集 祭文

人倫不置白黑眉睫之間已洞胸臆師於術畧
不聲以色終日笑言物物得職尤善誘人如埏
如埴隨器大小方圓平直一言轉心萬馬回勒
包隱偏尤消融疵慝北面鴈行濟濟翼翼如物
得春奮起怒植嗚呼大哉如地生殖出長士民
入劫杜稷風紀我樞十年南國坐埤亂萌功收
玄默曰孫願膚歸焉以息嗚呼大業未融天命
何亞山川有懷日月有鑑自古聖賢壽各有闕
惟然太虛總降神妙師乎真疑吾徒悲盛尚享

同衙門祭蔣蘭居文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朔日友生吏部尚書孫丕
揚率屬某某等謹以清酌牲帛致祭于蘭居蔣
先生之靈曰嗚呼我昔在事君典大計鋤奸興
良惟帝之制不吐以茹不撓而掣有黨如林負
隅得勢口舌紛飛人避狂噬君落其雄群竄逆
逝孰視孰耽我行揭揭如烏斯舉如蟬斯蛻一
卧廿年雲海高厲我覲再入嗟其孔勸思君望
崇相集 祭文

君日月之際君獨何為而厭斯世嗚呼瀾非砥
不回世非剛不礪國家治亂生民休戚孰察孰
司孰持孰衛嗚呼蘭居胡用之之艱而死之之
銳天果無意於斯人耶一杯寄真心焉如剡

合真張震峰堂翁文

嗚呼先生其降維嵩其官則地豈芑有鳩帝心
所寄蹇蹇八年龜勉再至固本息民為時盡瘁
佩有山玄秩蕙宮貳大業方熙一朝委棄嗚呼
先生藹藹其容淵淵其器屹屹其方侃侃其議
繇初至終如玉斯粹初理廣平湛成卓異曰有
懿親當揆而忭其入以徵其出以媚郡丞治中
次且郎吏國論既明周流卿寺壘罔太常貫城

今刊三祭文

三

棘治拾級以登償其前贖乃陟文昌乃職地事
世美羽儀初則垂翅嗚呼仕路爭前因熟為智
無介而親穴竇而媚徒失所持竟亦何利矯矯
先生擇步高視立而不倚麾而不懟嗚呼遠矣
頑鄙斯媿在昔鄭武緇衣王良布被魯恭獻規
袁安發喟司徒之良孰軒輊輕彌留蒼黃尤足
觀義言不及私諫疏媿媿日月或開九臬拜賜
嗚呼大臣事君沒身則已孰嗣子魚尸諫以冀

今子特特克承厥意 帝治再光國典加貢獨
在舊聯有懷如刺追好感時不禁橫泗尚專

蔡王光庭

昔陸莊簡掌銓當壬辰大計之際嘗咨嗟嘆息環顧宇內以為末俗漸靡世無有如海瑞其人者獨所推轂二十一人標為二目以應唐虞九官十二牧之數而公實在其中天下歸莊簡之明而榮其得薦者其後諸公或起為大官樹鴻揚烈或亦有終始本末不相副者人材之難如此獨公介澹孤狷老而彌辣懸魚之操不飾於

榮相集 蔡文

五

五

官而家有甌塵儲無擔石晏然而不顧蓋真受潔於天非如世之濯濯以博名者比也荏苒二十餘年僅起比部玉瑩淵澄照我南國某等方慶素絲有人官常可礪而朝推卿寺 命未及下公遽以寒疾卒矣嗟夫天下之治亂關於庶官之清濁以四海之廣有位之衆莊簡之藻鑑僅得二十一人二十餘年之間消耗沉晦不盡其用是何得之之難而喪之之易耶某等每讀

莊簡疏畧至於抑瑰才甄真惻明示天下以上意所嚮使材者趨而為清未嘗不慨然思汲汲然欲見其人之用也今去莊簡時又一變矣明歲大計朝堂之上將有特舉以弊群吏激流風公又無祿於此是可嘆也可悼也可為天下惜非為公一人惜也

榮相集 蔡文

六

莫孫太翁

嗚呼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俗薄風夷相尤
以競崇祿不聞角弓流咏公棄雲州獨怡天性
歛厥譽能惟兄之敬晨攝衣冠日勤溫清連理
生庭田荆槐盛厥有闕墻聞風息屏吹我塤簞
化彼臬稊公雖家食倫俗以正終老好脩日日
勤行以梁以塗以賙以賄萬事不爭德則兼併
以較爾後以大爾姓南臺一鶚媚臣夫柄亦有
雲利集卷之七

七

夏曹金輝玉映世羨二難公則三命公年既登
考終亦令嗚呼福矣蛻于玄淨泌水遙遙石樓
雲曼不腆者詞冥冥或聽

蔡閣翁文

嗚呼惟予交君自先恭簡君子立吾童年而贊
學予並體食予並餼君亦門墻聞道莞莞恭簡
曰嗟彼童國華維德之種大于而家果魁兩榜
君實渥注筮於斬水浸澤我里父老歌呼治行
大起教慈者誰則君之以我來南中少壯而翁
恭簡故人半為飛蓬曹郎偃蹇君尚澤充豈謂
離邊遽此悲恫君福則豐君年則壽公季公孫
雲相集卷之八

八

聯翩北首余又何悲繫君之私俯仰今昔不覺
連而恭簡棄予君棄其兒四十年間有如隙馳
悲君悲兄不再者時故人之慟知乎不知

祭盧龍膏文

悲夫盧生之死也天奪予助也往予事事宮牆不恤款款之愚為諸生建鼓然竟無為予任營督者余蓋三擇人而始得生遂舉四亭屬之曰是在子鳩工庀材必既乃事生曰諾所負師托與天子在天之靈者有如日乃料衆材計餼費籍而揭之牆以招言者然終莫之損益也有過而見者必曰此非盧生真能任或曰是其兄登

祭相公祭文

九

第十八年而介然不一借聲者乎或曰咄是向不見王直指及去而為倡祠者稍而義者也余竊聽臚言而異之生亦激於自効日夜營督追歲始一歸歸不數日即來余每視工必見生鵲立聲嘒嘒譙諸匠不休蓋七閱月而功始就也然生始事時日必一再造予談久之稍間後浸踈余問之必曰病余察生貌不病也第見其會食時不一七即起會談時不三四言即別余以

為生特注念營督無暇談不知其病甚也生雖內病不自聊猶強起應答核工料辦楷良竣而登之籍籍成未及獻而生倏死蓋生之勞久矣方其意氣黽勉病不自覺及覺又以大工未竣義不可中止不得不竭力而迫其成心力竭而不繼故卒至於不可支悲夫悲夫盧生之死也蓋死於宮牆且天且之嗣竟不得遺一言以沒余實累生而致斯極也余猶記生病前一夕余

祭相公祭文

十

夢左肘柳生者二覺而不懌旦乃聞生病馳視之則生已不能言竟死余方倚生如左右手夫夢乃先告之矣悲夫盧生之未可以死也夫使官殿落成盃酒告竣吾得以生仰告夫子之靈與生笑語一日而生死吾亦無憾矣悲夫哀哉七月勞瘁一朝今古吾猶意生之魂魄尚依依番山佳畏間也

通傳纂言卷之六

夫啓元年春黃生某偃息百洞伏蒙 召命入
丞大理益軒自都下寄聲督之出且曰吾將歸
壽吾母吳太夫人六月之誕遲子於吳門於是
某出七月望始至吳門則益軒歸矣吳太夫人
已即世某太息曰嗟夫太夫人益軒繼母也益
軒自南曹至督學三以太夫人請依依膝下者
數年今欲歸慶而不能留一日之養則益軒之
榮相某餘文 士

摧痛可知也古之孝於繼母者有矣然罕履其
順惟應仲華庭梓鬱菴宋思禮早泉湧出順氣
召而積祥應而高孝讓繼母恩撫孝讓踰其所
生人莫辨其兄弟所自出益軒之孝不下昔賢
太夫人之賢無謝高母可謂兩難益軒際其順
太夫人享其榮皆足以見太封君之明德某平
生見善事繼母者於同曹得張達玄於同心得
益軒皆慕服之無已然達玄瞻岵與悲而益軒

太封君壽福方且升未艾其兄弟又競與太夫
人之目可長瞑矣某益軒友也 國家多事方
欲其為國致身今以制歸某為太夫人悲且為
國念臨風一奠不任凄其

卷之三

士

三

祭謝臯羽文

萬曆甲寅秋八月初五日鄉晚生董某以赴吏部郎中之任便道嚴灘拜嚴先生祠下問於土人得吾鄉臯羽謝先生塋處敬飛棹上謁嗚呼先生故宋浦城一布衣也痛胡元淪覆宗國勉應文丞相辟為佐軍謀丞相敗而宋亡矣先生哭至死某讀先生集以為夷齊三千載下惟先生一人耳先生塋處名白雲源與釣臺對峙嚴

崇利書

卷文

先生善釣先生善哭其節義亦相敵嚴先生遺光武漢室後完故可以釣先生遭宋季社稷已屋麥秀之悲愴於心目故不得不哭哭悲而釣樂亦其時然也丞相柴市先生雲源忠魂義魄貫日月而凌宇宙矣某先生之鄉後進也雖官於朝尚未有以報國過先生墓下戚戚於吾心焉是以停舟敬謁惟鑒而相其愚

祭劉朴菴文

嗚呼朴菴粹德醇備敦孝持廉介性所至得第遽歸曰母是事菽水土釧日歌以戲愛日如年三公不貳衆皆趨趨我得其志終養起家計曹展勸督餉西江廉辨出類百年積癰風焱塵簞內歲者權猾胥逆避乃陟銓衡衆正所視冰雪凜然懦立頑媿安邑之郊東門之遂布袍鵲冠桑樞衡泌后不改列食不改器予予千旄為我

崇利書

卷文

心喟嗚呼世薄風夷生入委瘁孰回孰視孰職之職我思古人表於有位不吊昊天夢瓊何亟國嘆途泣遐賻通緹徒隸何親其淚亦墜矧我王臣亦交一臂寢丘負薪敢辱前義愾而寄辭白日為質嗚呼哀哉斯人已已尚享

祭葉脩自文

萬曆乙卯之臈脩自葉先生以山東運周歸省
母夫人於家忽疾作綿綴顧侍者口授訣訣其
友董某訖遂絕丙辰正月十二訃者以訣至某
駭不自制淚淫於臆值陰雨彌月至春半乃渡
江而哭之於乎脩自我獲交君蓋自己酉擢筆
劇心睨席接肘君溫而諧又惇以厚玉潤春涵
隨方合偶時發微言如風濯柳戊子先鳴我瞠

嘗有集 祭文

五

而後君教湖州我方北首念我僕痛手金以授
戊戌獲收君若自有兩粵十年東西望斗我備
銓司君貳衡守犬末之郊郵傳屢走窮日追惟
肝新膽舊聞君政聲百吏拱手所至福生資深
澤久屈轉睦司我在猷畝君巾其車歸圖母壽
忽爾告終獲正於牖嗚呼脩自順志惟親因心
則友出為人師惓惓善誘拔阨振奇連城立剖
施于有邦為父為母清慎仁勳久而彌茂郡邑

事祠名可不朽嗚呼脩自含德不言勤施薄受
位不配賢年不及耆有子嶙嶙償君之負壽母
百齡天之所佑嗚呼脩自蟲臂鼠肝天地芻狗
多少耳車死于道右善乎君歸親奉醴滄一日
之養三公敝帚得正而斃抑又何咎感念平生
如君豈苟遠訣深悲山摧日黜顧我何人知負
君否極地窮天獨此一酒

嘗有集 祭文

六

祭陳一齋文

嗚呼先生以生死為一貫則我不宜為之哀以
世法為微縲則我不宜為之莫然猶為其者人
各有情不得相禁也憶昔丙申之歲莖我先慈
非兄將不能裹事丁酉之役抱病自廢非兄將
不能北首其後鼓壯吾氣勤攻吾病玉我非一
載之肺腸雖口不相下直如金火相尅相成兄
嘗謂我偏交宇宙無兩一齋我亦自信平生無
兩相集 祭文 七

兩罵友今罵不可得聞矣兄之云亡如割我體
嗚呼痛哉屈指朋友真無如兄其人矣兄學窮
五經遊遍五嶽其為人得易之潔淨得書之知
遠得禮之節得詩之愷切於倫常得春秋之斷
其行事嶽立山藏百物不能撼萬變不能挫平
生著述多自出意伏羲圖贊尤為超絕一筆圓
成當與太極圖表裏斷然千古無疑也予雖與
兄議論間相左至於此書則喋喋不敢應嗚呼
一齋死亦足矣

寄真葉太傅先生文

天啓丁卯臘月望日太傅葉先生薨逝已三月
餘矣董生應舉秋晤先生於省城忽而承訣者
再時以為危慮偶然耳果有此變蓋悼不寧
者久之未幾而

先帝升遐

主上繼統立除元惡洗清日月天下懽然如獲
更生先生不及聞而釋憂於地下又可痛也某

崇相集 祭文

七

嘗約畧先生相業前後當國一十二年以
神皇神聖厭薄群咻愈進愈格先生能婉順以
導靖共以獻卒割愛子於藩而國本始固
天下遂以無事士大夫涵育聖慈一切不諱
曾無怵惕之虞先生陰移默助其功有足多者
所苦者羣下玩於皇威曹分黨角舌戰不休
波翻濶覆更相為難總於國事無關即先生
亦無如之何也

光緒帝鑒鼎彝之義是謂湯武之德本內發
宮中之事日異士大夫尚不知戒懼心競如故
先生日憂之日苦之默然深念惟有一去而已
然先生在朝而士大夫之禍不熾先生去而璫
黷益張士大夫之禍始慘烈而不可收蓋兩黨
相角點者校柄於璫遂成其勢而肆其毒緹騎
四出生死立決而群小奔趨腰玉盈朝彼方欣
然快其所圖鹿馬秦廷甘心頌莽惟恐旦夕不
有

卷之九

九

為望夷新室宇內遂闐然無氣矣雖莽操武嬰
之朝入心從逆未有如此之疾速者先生每聞
士夫削奪輒曰何不及我時有深念輒曰今日
死亦是福嗟夫申公就貶墮水不懼三郤汰李
文子祈死悲哉先生之為心乎今
主上英特雖出帝者誅惡憫忠大示漢群之義
禁天下勿以聞之陷人先生而在且必舞蹈稱
快惜我其難張墨義其善惡所以尤為先生悲

也蘇明允有云賢者不憂其身之死而憂其國
之衰從古禍亂惟璫為烈而皆以黨起漢之節
甫唐之白馬清流宋之蔡京童貫皆借黨以肆
毒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社稷以亡當時惟無
建中立極之君主持於上故決裂至此此其彰
明較著者也嗟夫今日非天縱聖明神機獨
運安能俄頃而收千古不可救藥之禍哉故某
以

卷之九

九

主上新政告之几筵使先生地下聞之亦陶然
有以自釋也某於先生年加二而愚惛難離然
文章經度之訣實授之先生沒齒不敢忘德矣
繁人稽實錄足疾無值國喪今歲且暮矣不
勝告哀端入以往尚待春明一踐舟中之成言
先生其有知者歟

蔡玉惺年文

嗚呼生死之際可以觀學危篤之交可以觀行
某以姻婭獲好於先生知先生溫粹慈厚藹然
可親而已不知先生之猶有大焉者先生之病
也家之人皆病令兄媿如祈望謁醫不及喘息
而平生交遊爭走而赴之輪蹄相屬更迭扶持
調藥勸進晝夜不輟不懼易也此雖朋友誼高
而先生兄弟平日為人與其所以交於朋友者

宜有年文

三

抑可概見故曰可以觀行先生之卒也年纔四
十耳豈宜預畫其死者且朋友侍藥勸慰酬應
如常何遽自疏身後事而托之兄哉媿如慮其
煩也苦口止之不聽曰弟旦日且逝及旦神未
反亂茫期告歸安然死於朋友之手外非了了
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可以觀學有年有言一死一生交情乃見彼
以此試其誠信仁心為實行成而信乎雖道

路逆旅之人猶將交臂托命何至使人負之於
生死間耶文伯之死也其母教姜謂其於婦人
厚於長者薄也微於其觀子矣曾子從容易簣
有味於童子之言得正而斃彼有奉以歸者哀
哉世人續續彌留之際可悲也以今觀于先生
有友如是又能預知死期可謂得其大者某獨
自恨未得先生於生而得之於死也先生次子
子於其兄為某孫壻雖幼有可教者先生之家
宜有年文

三

托於兄一無可憾雖得年未足而其學其行至
此乃益顯嗚呼某之一觴豈獨猶夫世人之悲
其親戚者而悲先生也哉

奉藏土像奠文

萬曆二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廣州府儒學教授
董應舉訓導蘇一敬杜應奎程光順謹率諸生
何大襄等奉安夫子泥像於燕居亭之後仰惟
夫子至德無名至容無像以像求之跡以弗類
之像像之衰恭惟

世廟易像以主所以嚴宮牆定世經至明也今
天下諸郡國業已遵守而瘞戚之矣惟廣獨不
崇相集 祭文 王

然恐於制不合且恐非吾夫子意舉承乏學宮
得請前督學使者袁奉制從事謹以茲日恭藏
故像奉御登車百爾諸生駿奔先後永奉神主
與天無極謹告

告文昌文

惟神垂曜紫樞統握文柄佑德輔良顯發宏業
扶助名教默相朝家故祀學東歷越厥所某今
迫行治祠安靈屋雖迫隘地則曠清伏祈青睞
還啓文

告太倉文

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設倉場以重軍國之命
戶部職之督以司屬以共贊王事宣助重計豈
其苟焉歲月可以塞責舉新蒞事流奸積弊未
或周知而日夜咨詢務求稱職猶慮源流不淨
終始難持雖有勤心或無實政又或囁於勢力
不免徇私或搖於群眾有心市德或以精核為

崇相集 祭文

王

名虛飾以塗耳目或以膏脂為利假設以文貪
鄙或明知弊端不悉力建白或容留猾惡不力
起驅除或留滯當收之糧以惠臺隸或遷延當
遣之關以困解後或聽信衙役生事或輕縱家
人交通凡諸不公不法事知而或為大如纖毫
明神我殛其有流奸積弊猾惡不頑舉不及知
亦望明神我相牖衷助罰以無負於國家謹告

告天策北倉文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初二日南京戶部陝西司
主事某敢昭告于天策南北倉五顯靈官大帝
之神某職錦衣差六倉倉場既開既治茲者承
乏高平目擊茲倉土壅於厥水注於地外溝不
深流水不利惟糧國之大命思為永圖不敢以
攝苟焉即安亦不請於公帑爰節剝蓆歸價於
陶既備乃事爰督倉役濬溝之土以實內汪漸
次即平拓場以曉諏日初三肇工其始伏惟神

崇相集祭文

三

廿三

相其功使克有竣永福軍國惟倉實受其庇惟
某藉以無疚於乃職謹告

任湍告太倉五顯文

某奉 明天子命監督倉差三年於此其有一
毫顯過萬耳萬目勢難自掩其有一毫隱過人
不及知亦難欺於明神顯過當聽

明天子幽默隱過當受神誅某於是日適在報
滿敢請命於神不敢逃死

告謁連江縣新祀鄉賢之文

萬曆丙辰二月六日 文廟丁祭之辰南京大
理寺右寺丞閩人董某居隣連邑附拜 聖靈
維鄉之先正瞻謁不敢後仰追俯媿益縷于厥
心乃近所俎豆如少叅孫先生為死友擊登聞
托體以異萬一之感動奏復孟子全書賊斥諛
臣有功斯道如義門楊公六世同居子孟爭成
義感乳鷄身完六行如通判鄭先生守嚴一介
崇相集祭文

三

清激懦夫移殮新屋足距於門死不易操如知
縣鄭先生敦倫好古篤禮於君師少叅復孟之
功得公為著是皆盡力於綱常有益於名教故
老所述不可誣也今幸並列鄉賢分先俎豆某
雖不肖竊慕餘風薄為一專以昭仰止之悃伏
惟垂鑒謹告 隨人董某

報賽文

國謀失奴首熾食匱兵逃計無所出舉承

皇帝命屯田為兵食計當事忽之外阻內挫欲敗其事屯工既興所恃者神惟神福國默鑒愚心禱雨則雨禱晴則晴無不響應最異者麥黃已發得風回青高粱未熟水不及屯神之為賜大矣今者奏報屯效 朝廷始知屯之為利當事始知屯之可為人爭自效地利益廣而國自

卷之三 祭文

三

十三

此有賴矣謹率屯官報賽豈為其私六軍萬姓九廟萬靈皆神所護持更祈來歲雨暘時若益鼓忠義共為國圖壯我六師殄滅奴虜以復祖宗之舊疆則神之功力與天地並矣

父母恩贈告文

萬曆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不肖子應舉惠逮我父我母之遺訓道德已於前歲之冬仲獲任南京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會

上以兩立 皇太子上徽號

聖母慈聖皇太后詔告天下覃恩兩京官錫之應得 誥命應舉以戶曹應得贈其所生遂邀

寵靈於今年九月內父得贈為承德郎南京戶

卷之三 祭文

二

五

部陝西司主事母得贈為安人煌煌紫綬育於幽潛嗚呼我父母在世為善如恐不及於人惟恐有傷內外同意積有餘慶雖以應舉不肖獲列周行譽命之及蓋天所以報父母之勤德而風木不逮實天所以棄應舉之無良二人已矣欲愛身而何待一息尚存誓溝壑而不悔所有誥命謹令讚弟瑋兒錄以昭告惟父惟母欽此

龍章

寄莫任氏姐

萬曆庚戌之春弟應舉以內召銓曹自留都歸
蓋出山十三年始一歸也歸而聞吾任氏姐病
則之姐所見姐擁被憑几仰坐氣促迫不能
言持吾手而泣已氣稍緩乃吁曰吾如此者踰
月矣夜不能帖席以倚為牀以被為褥仰則喘
俯則噎氣塞於胸若梗若扼而吾足又腫水且
漫出吾命不知所終矣言已復泣弟亦泣起為
索相書 卷文 三

姐摩胸久之間道別緒姐俯首曰吾祖母以腫
逝已而吾父及七姑皆然種性不絕今及吾矣
弟且行恐不能再相見也弟視姐貌雖瘦而聲
猶琅琅冀有瘥期則泣而慰之曰凡氣隨性上
性緩則氣蘇弟出即歸耳蓋相持不能舍者數
次榜入報潮迫乃行艤舟梅真聞神有新著靈
者則再拜為姐禱得卜歸謂璋曰吾將有以酌
神時又三月五日也已乃北上至留都令劉甥

歸以酬神之資寄弟及璋蓋日日望姐之愈也
至燕數書寄家必問姐耗八月得弟讀書無一
字及姐者訝曰書不及姐者何也豈愈耶當書
為吾慰即有他故當使吾知書不及姐何也解
璋書云又三月有寄方家書使人問之方方未
到也至十二月念一日到取而讀之始知吾姐
之逝在又三月十四日去吾別姐時在又三月

索相書 卷文

三

五日僅隔九日耳而姐逝姐逝九閱月而吾始
知吾方禱姐於冥漠不可知之神求姐於夢寐
望姐起色於五千餘里遙遠之音書方計歸期
於明歲之春以為焚鬻有日而不知吾姐去已
久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吾骨肉四人二弟二
姐姐最曉了能家有丈夫才最孝吾父母愛之
惜其不為男子也適任任以訟破家自姐歸而
任始無訟案始成任之甥始以文起吾父之沒

也以腫始善卧卧兩月而坐於床目不得瞑呼
呼困頓不能自支姐謂我曰汝其侍醫藥吾以
身為父藉藉月餘而藥終不效也則割股療父
而不令人知及父卒而浴裳有血跡焉始知其
割股也及母病篤歸自榕城至君竹江遣人速
姐姐至而母垂絕矣不肖應舉扶母首而呵內
氣出焉不救姐親為母浴舟不可殮也夜至龍
塘之浦舉抱母入輿姐曰不可吾女人也便於

宗相集卷之七

○四

抱持弟扶輿而入既殮成禮姐痛極悲既卒哭
舉為母營兆眾議以父有舊域不可他也姐獨
是弟議竟得卜於定安凡吾父母終始大事姐
皆有功力而孝思備至有人所不能為者弟不
肖且媿死猶冀邀福先靈得報姐萬一孰知其
倏然去也昔在壬寅弟有詩云宦游損天性蓋
聞一姐病而作也未幾而一姐沒矣徒為墓上
慟而已在丁未送甥有詩云姊家三分影蓋思

與姐聚首作也今年歸而惘然別矣遂生死隔
矣嗚呼尋常閭巷之夫親戚歲時往來不絕疾
病扶持愛樂相聚骨肉手足至於白頭弟乃以
宦游之故忍舍天親徒令骨肉離析彼此各天
十三年中四體失二生不能壽死不能訣視彼
閭巷之夫反有所不及者嗚呼已矣弟耳聵瞶
弟目昏昏更與弟讚相聚幾時弟仕宦之意自
今亦已灰矣適天一淚灑筆摧心春明南還惟
有搶頭墓左望繫牲之石而長號而已矣痛哉
痛哉

宗相集卷之七

○五

祭弟文

天啓四年三月八日兄應舉接承甫正月廿八日書內見一素函駭之而折則聰所報吾弟訃音也嗟夫元年之夏弟送吾出慮吾冒險相見無日誰知我出而幸無事尚賒効死之期而弟已不起乎自二年廣寧陷京師岌岌吾自分必死以書訣家弟為吾痛已而榆關可守吾受屯綽之命以出遭逢朝廷覃恩贈及祖父

崇相集祭文

六

母父母而弟則已病矣猶諄諄望我歸進家人於床囑我亟歸焚黃吾擬今秋決計乞身以遂吾弟之孝思誰知吾未歸而弟遽歿乎璋之來也聞弟病且愈尋又得弟生姪之報日者曰吉吾喜之又問之梁生亦以吉告乃為弟卜則駭曰去歲何以得度曰病矣推首曰必過今秋乃無虞吾未之信也嗚呼今信矣吾與弟竟不得生握手而談促膝而懼矣吾骨肉二姊一弟劉

氏姐吾為博士時沒任氏姐吾為吏部時沒皆不及訣吾嘗有宦游損天性之句今弟又沒如入四肢廢盡寧能生耶吾雖未死時日幾何嗚呼已矣天下洶洶吾之得歸死與不得歸死皆未可知九泉有路吾見汝於何日何所乎嗚呼吾弟性猛而慈氣剛而義少時所馳父母憂之父沒而克自立益拓舊業相吾學問吾入必起吾出必送並坐必隅醉見必恭此弟所以事

崇相集祭文

〇七

我也吾未第而為吾治家吾弟而能守吾教不借聲於有司不以緩急干吾所知厚之人棲托江村終始不二此弟所以成我也事有不可於意奮然雷轟人有橫逆於鄉直前不忌然而一言中理轉為霽顏一事回頭轉為膏澤故雖為弟所挫者父亦相忘懷而畏之此弟為人之大畧也吾父施德鄉閭沒世猶思吾弟繼之義田於田畝膏澤奉守不急煦沫周旋之澤無間疎

戚人以為有父風往歲為饑鄉間無恃弟獨倡
義請粟隨方賑救頗賴存活今歲又甚人方仰
乳而弟遽沒眾失其母矣此吾所以為弟悲且
為鄉間泣也計前三日妾劉夢前堡崩壞聲震
而寤我以為不祥未幾計至嗚呼吾弟去而鄉
無恃劉夢其微矣吾雖仕官財不足以賑人急
力不足以救國匱孤負天地虛此冠紳即幸
而得歸而吾弟已不可作矣即後死而對兒孫
亦何益祭文
臨山水手足無侶獨鼓無聲其去死無幾耳官
邸荒迷肝腸摧裂痛哭之餘私為弟謚曰義成
處士以弟義概能繼前烈也閭里州邑其不以
我此謚為誣也哉

祭孫氏妹文

賢妹節孝貞慈孫母董孺人即世我兄弟聚哭
於孫氏堂哀嘆痛切謂妹不辱吾門也索老嫗
簡汝兄吏部郎某使誄汝汝兄病目者久今乃
揮涕搏籟疾書而號曰嗚呼吾妹孰不為節汝
節獨苦日無釜鍾晝機夜縷以織代耕忍饑成
瘡孰不為孝汝孝誰伍上有盲翁無觸而怒寡
婦孤孫晨夕將輔言不及目食必祈鉅孰不為
慈汝母而父寒拔骨立晨燈宿炷蚤吟夜思牙
藥而樹嗚呼吾妹為母而母為婦而婦以養以
莖以教以撫百瘁獨當茹荼不吐天顯汝賢諸
苦汝聚囑十從夫相歡地府嗚呼吾妹柏挺霜
枯瀾迴砥柱不有堅貞三綱孰主灼石知冰因
風別羽陰極陽回凍雲春雨六尺之孤方大門
戶新婦如唐以扶以乳數至神離香消木蛀嗚
呼吾妹若汝一生完汝千古振後人光我宗
譜我酒匪辱我者匪脯我賢我白曰下土

為倪烈婦告宗人文

嗟夫烈婦倪氏之死也以餓其堅餓十日而死
也以成夫志割週歲女而弗視專以圖翁姑血
食無窮之計捨田宅而為祠勤以托小宗百世
無窮之祀志苦而所成者大節烈而所計者長
能令翁姑無祀而有祀能令其夫無子而成孝
子是以十日之餓為千百世也其功於宗祧豈
不遠哉視夫一決明志以殉夫六尺有遺以立

宗相集

卷十

義者抑又難矣凡我宗人宜成其志襄其夫婦
之蛻藏時其舅姑之秩祀毋使死者憾而生者
愧愧而獲譴於天也我言維服曷義圖之

始青閣稿二十四卷

〔明〕鄒迪光撰

明天啓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始青閣稿自叙

方余之有事於著述也詩學
曹劉文學司馬遷而十不得
五六已而詩學少陵文學漆
園而十不得三四已而又然

始青閣稿

序

所好棄去之詩學李泰山文
學蘇長公而十不得二三所
學愈近而所得愈難寧易而
難之已艾之年力不副願有
固然者近且悉置諸氏不問

而專與已周旋矣人所必無

已則必有人所必有已則必

無人所或有或無而已則必

無必有家與家周旋諸曹劉

司馬少陵漆園義山長公耳

始青閣稿

序

目口鼻盡已忘卻覺已之是

而人之非矣然已果是乎人

果非乎豕逾諸氏乎諸氏逾

豕乎不能自辨而須人辨之

此是集之所由出也乃余之

為此卜筭之意更有多于考
業之意者蓋夫人晚而習操
觚之業不日進則日退其大
較也日退而虞其無年日進
而喜其永筭又大較也余將

始青閣稿

序

三

用此問人其進乎退乎進而
可益筭退而虞無年乎如其
夕葩正茂花冠未萎當將此
不律與軍持榘椎互相為政
倘或不然定舉鄴侯之架惠

施之車擲之香水大海外決
不復共生活若曰必用以受
殫射而改玉改趨則余已矣
不能以有盡之年為殫射改
趨之地矣

始青閣稿

序

四

天啟改元秋仲之望石戶農
鄒迪光彥吉甫撰



始青閣稿目錄

一卷

古樂府三十九首

戰城南

出西門行

出東門行

却東西門行

順東西門行

始青閣稿目錄

大牆上蒿行

長樂佳

愛妾換馬

阿那灘

黃督

黃竹子歌

棗下何纂纂

胡笳弄

有序

明妃曲

四言古詩四首

賦得宣文君爲姚節母贈

賦得柳太君爲姚節母贈

本寧先生居金陵有年矣一日歸

楚不勝愴然賦得四言詩一首

奉送

薛孝子詩

始青閣稿目錄

二卷

五言古詩五十九首

立秋數日矣而熱甚放舟清溪庄

涼颼颼至有作

復於清溪庄放舟至山園作

記癸卯重九曾登九龍山頂於今

十四年矣清秋興發與友人復

陟其巔有作

渡錢塘江

江岸有山殊秀爲匠者鑿去其半

見而傷之

觀天台石梁有老僧善走呼而試之

晨起上青筏橋看石梁懸瀑一首

斷橋一首橋如石梁而中斷瀑從

斷處下注稍不及石梁而勢亦

始青閣稿六目錄

三

下六一

猛甚懸崖峭壁路徑險絕

石門潭一首

繇石梁洞度謝公嶺一首

下謝公嶺至靈峯寺午飯一首

飯後入靈峯洞歷陞七百而上出

洞行靈芝峯下經風穴照膽潭

進碧霄洞一首

過白溪溪內有響巖巖上爲星橋

聽詩臺獅子峯在焉

憩靈巖寺諸寺多奇峯而靈巖更

絕若展旗天柱雙鸞玉女獨秀

卓筆之類不一而足皆拔地造

天神甄鬼設非可名狀

月下徘徊靈巖寺畔坐石橋上二

首

觀龍鼻水一首

始青閣稿六目錄

四

下六二

度馬鞍嶺嶺高而削諸嶺無踰此者

雨後登南高峯二首

凡過西湖十餘次湖旁諸山無有

不到者而獨未登慈雲嶺今於

雨隙一往暢然有作

久雨積潭未便登嶠進舟裏湖竟

日容裔不定所之轉覺意勝一

首

余於中秋多向虎丘看月然人徒
雜沓實非余好也今歲八月十
五夜同許覺父錢徵榮集惠山
寺誼寂之間殊自有致得詩四
首

歲暮村居值初度有作三首

題杜弢武榮福堂

始青閣稿

目錄

五

經武堂

緯文館

三教逸史

康侯兄借居洞虛道院雖有微病

不廢杯棗病中投我詩句有答

游張公洞一首

玉女潭

善卷洞

善卷小水洞

善卷大水洞

立秋後三日仍爾大熱月既上始

得涼爽有作

遊仙詩十首

華陽洞名爲洞天第八而實室塞

無奇據志云中有玉堂石室此

不可曉

逸圃詩一首爲史金吾題

滄嶼詩一首爲史金吾題

始青閣稿

目錄

六

送劉學憲越中造士一首

伯敬使君訪余園居持觴擲管淹

留累日不生厭倦爲感其誼敬

贈

冬日莊居辱譚友夏見過示我新

詩賦此爲謝

林若撫卧病閒館以詩問之

里中顧叟六十索詩口占應之

夏日山園辱胡伯玉見訪率爾賦

贈

三卷

七言古詩四十一首

登華頂歌

桃花源歌

大龍湫行

題張元春爲人作米家雲山

始青閣稿

目錄

七

丁巳

玉峯舟中枕書睡起作

廣陵王太母壽歌

壽吳文仲叅知

兩星歌爲趙玉川賦

穆仲裕爲江南游於其行短歌送

之

千秋嶺歌

贈范長倩六十初度

將抵荆溪忽有霽色喜而口占效

長吉體

將回毘陵喜大晴霽有作

嵩洛卿雲歌

有序

許同生以曹郎被謫爲短歌貽之

送洪爾還使君使竣還朝

以短歌代偈送郭伏生遊五臺

寒山行爲趙凡夫壽

始青閣稿

目錄

八

丁巳

邑丞傅君以其尊人九十翁索詩

賦此爲贈翁歷官至叅藩

心谷表弟五十初度敬以一歌代

三祝

壽錢念勤

初七夜風雷大吼詰朝穀日幸無

雨點尚多雨意旣喜且懼聊占

一歌

余移家山居不數日而節當元夕
懸燈樹杪巖巒如燒人以爲奇
然實無銀橋金鎖錦棚翠架之
盛不過一窮措大事耳酒間漫
歌

君山行贈徐仲昭

贈錢徵榮七十

史金吾脩之四十友人索詩爲致

始青閣稿

目錄

九

短歌

傅君吟贈傳與和國醫

雨中乾元觀瞻閭頭陀遺像聊作

一歌使山靈貽之

壽錢侍御

壽大瀛何郡伯初度

壽夏同野六十

壽何約齋六十

四卷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月夕爲雲所掩候之不出獨坐口

始青閣稿

目錄

十

占四首

長夏久不入山經秋始至二首

吳門暫寓喜與覺父兄相近於其

貽詩依韻賦答

秋日同許覺父諸君入支硎山一

帶

過唐栖二首以風便忽至

已買剡溪棹矣而風雨驟人坐主

人樓竟日示同行諸君

下蒿壩至嵯縣六首

自斑竹嶺至太平巷山峽偏側中
通石澗往往有橋跨之目境勝
絕

行幽谷嶺嶺百盤而上勢極峻削
而曰谷曰幽以屏嶂重疊密菁
翳之故云

始青閣稿

目錄

十二

一六六

萬年寺雪堂上人款接甚殷意如

舊好賦此爲謝

宿上方廣僧房與石梁相旁

投高明寺訪無盡禪師不遇從其

徒孫文心輩借榻二首

天台山居民貧甚見之惻然

台州道上天日鮮朗晴烟撲人大

似春候二首

九日上盤山嶺去鴈山僅四十里

矣俗稱登高計未有高於此者
獨挿萸送酒人不見不無鄉園
之想

黃巖界內田疇膏美不似他邑

東谷四首

太平巷投宿三首

予歸自天台聞林若撫尚滯白下

始青閣稿

目錄

三

一七〇

以詩招之

舟行甚適得句八首

春暮吾宗江州守道卿以覲後過

訪酒間賦贈四首

夏夜二首

結夏五首

秋杪出郊卽事二首

山阿中有屋數椽疑是隱居直入

其室

重九與客登九龍絕頂二首

冬夜與若撫孺子二兄暨諸君集

織雲堂二首

歲暮村居辱元成丈攜善歌者見

過留連兩日夜彼此意甚適酒

閒得詩六首

新春入山二首

始青閣稿八目錄

三

新歲書懷二首

訪友二首

五卷

五言律詩八十五首

與客夜上虎丘尋僧時有微月

承明兄同達先上人過我山園有

詩奉和

傷廢刹

過鶯脰湖湖水夙佳爲煥茗啜之

憇西湖大佛寺門良久但有鐘聲

無一人跡

日暮平望道中

荆溪舟次余體小極兼之秋雨連

綿却無厭怠悵然有作二首

又雨舟二首

吾宗有諱望者族之猗頓也所居

始青閣稿八目錄

十四

第宅廣至二百餘畝今過其地

悉成荆杞子孫拾敗甕殘礫累

屋其上以居余爲愴焉和友人

作二首

伏日覺父若撫伯忘諸兄先後見

顧坐次偶作二首

塔照亭落成眺望和許伯忘韻四

首

爲文啓美題香草垞二首

初十日晚霽人謂元夕有望爲之

色喜

山中春寒二首

過歷村二首

京口晚渡得險韻三首

路值一僧似有知者立爲贈此

雨後日將暮過甘露寺四首

始青閣稿

目錄

五

雨後袁使君要遊馮氏園四首

承明若撫以久雨不至梁溪端午

前一日同舟過訪投以二律依

韻答之時兩兄各將遊白下

山居偶然作二首

山居尋維揚張比部揚伯見訪酒

間賦贈一首

水花倚閒坐偶成和周承明韻二

首

久雨後過山曲徘徊諸村落

山園早熱曉起坐水花倚二首

於濠原上見人廢宅

行園偶值游者

此日晨起稍熱而少選忽涼卽事

二首

於繩河館水次納涼聽青衣度曲

始青閣稿

目錄

二六

一百四

和林若撫韻

雨後進宿茅山元符宮十首

飯乾元觀六首

過乾陽道人靜室有贈六首

新春雨雪無所事事有客問及答

之

春寒二首

山樓望雨中遊人三首

冒伯麀從長干過訪下榻山園賦

贈二首

辛酉端午要徐日方於山齋小飲

得詩二首時邊耗甚急

六卷

五言排律十四首

鴻寶堂秋蘭花下留錢徵榮小集

看演藍橋傳奇錢有作和韻

始青閣稿目錄

雨阻國清寺二十韻

明巖山一首

西湖主人樓坐雨十三韻

秋原看田人放獵

通政許公究心玄理今年七十有

索贈言應之

不腆菟裘辱臬憲見訪作竟日周

旋同賦十二韻

夏日同許覺父山園樹下納涼和韻

別公超久矣頃承過訪要之下榻

賦十七韻

蜀山一帶溪山曲折青翠襲人居

民十九治陶余絕愛之賦得十

五韻

和林若撫池荷乍開園丁以雙花

始青閣稿目錄

作供十韻

妓女王脩微意將入道詩以贈之

凡十韻

春日章章甫自楚過訪下榻山園

數日賦贈十八韻

閩林茂之楚譚友夏以前冬見顧

今春復來所貽詩具悉此意如

韻賦答

七卷

七言律詩七十二首

銓部郭天谷以微服過訪衡門酒

間賦贈一首

八月十五夜與包彥平錢徵榮諸

君山園看月演劇四首

送李爲與關使者還朝一首

舟過吳江二首

始青閣稿

目錄

元

一七

自鶯脰湖而往竟日風利

登巖山戒珠寺右軍香火在焉舉

目峯巒奇秀殊甚

將入天台列炬行二十里至石佛

寺投宿不覺勞甚向如來告過

以酒澆之殿宇石像俱就石壁

琢成

萬年寺午飯

赤城山與二三衲侶同登二首

寒巖山山是寒山子宴坐處滅後

胡僧杖錫來尋曰吾拾文殊舍

利也後人因於此建磚塔焉石

紋如綬巖溜如流蘇又有石脂

石髓時時不絕

宿大荆驛

石梁洞

始青閣稿

目錄

子

靈峯洞洞甚軒敞似數間大厦石

級上下凡數百丈始入

靈巖寺內有一僧舍天柱展旗兩

峯左右對侍而其僧集農惇朴

饒有古意余坐而愛之有作

將入鴈山至芙蓉村卽事六首

行錦沙溪

宿能仁寺二首

壽申太夫人八十

壽賈觀察八十

秦宗侯伯聞數千里寓書以所著

稿索序并貽以詩寄此爲贈

寄贈蕭元戎季馨

正月十四日燈前演劇招集諸客

錢徵榮有作倚韻奉和

上元前一夕承明來自吳門集一

始青閣稿八目錄

三

一六六

指堂貽我佳句和韻

承明因友人之約過余山園余未

及知有詩見貽和韻

送賈大行善長奉使代府畢事還

朝

雨後西湖獨泛四首

清和望日同周承明王伯良虞喜

哉彭凝之王明徵諸兄集山園

和承明韻二首

送張太守覲罷復之桂林

送秦令君覲回復之永豐

元成丈以才大招妬忽自楚泉賦

歸周承明有詩四首解嘲依數

依韻和之

贈雪徑王孫以祝髮遊方外

夏日同許覺父并携兒孫輩往山

始青閣稿八目錄

三

一五九

園避暑適有婁江客至留之入

席薄暮風雨大作和覺父韻

山園入暮科跣納涼不勝暢甚得

險韻二首

忽已初伏口占得晨字

又得波字

和友人七夕二首

詠金錢花和友人韻

秋日送彥文弟之官西蜀二首

秋日友人自金閭過訪集一指堂

二首

同友人山園小集三首

過山村當龍山盡處

送張克雋出守武陵

野外見新菊

八卷

始青閣稿 目錄

七言律詩二十八首

秋日送關使君張我程還朝

送呂鳴陽遊嶺表

別俞孺子數年矣頃從大梁來見

訪酌之酒而觀以劇時久晴得

雨更覺快甚

友人携所歡詣余草堂看劇有賦

除夕與程君達盛子九諸君守歲

是夕立春二首並得春字

元日試筆四首

集元成先生清晝堂坐多雅客脫

畧形骸賦謝二首

元成丈載酒樓船於闔閭城西濠

沿泛衍劇二首

再集元成先生清晝堂二首

春日辱承明兄同達先上人過訪

始青閣稿 目錄

西溪兼有詩見貽倚韻酬謝

春日要承明諸兄於山園賞玉蘭

和承明韻一首

一指堂同周承明看演長命縷傳

奇此是梅禹金所作禹金物故

卽事生感二首仍用詠玉蘭之

韻

夏日送廣文先生王澹寧之官江

都因簡顧小侯所建

粵東萬伯文顧我梁溪隨復之京
以詩送之

王孫朱康侯年少能詩從豫章來
訪我梁溪之上復從梁溪之廣
陵以詩送之

繩河館避暑和許覺父韻

余有童兒皆黃口也而能衍劇覺

始青閣稿 目錄

父以詩賞之即韻爲答

覺父七夕詩頗有河洲之感爲一

解嘲并和其韻

望後一日雨中行毘陵道二首

入善卷寺寺創自唐制頗宏敞而

荒落甚即之有感

冬日入鄉課獲即事有作和許覺

父韻

郊原散步和友人韻

桂海張君以諸生爲醫遂擅奇術
賦贈

許覺父下榻榆枋館有作和之

許伯忘閏夏集一指堂有作和之

立秋日作是日熱甚

繩河館水次臺成與若撫伯忘諸

兄科頭坐語一首

始青閣稿 目錄

九卷

七言律詩五十九首

立秋後數日入暮同若撫伯忘子

九諸兄騷壇納涼諸兄浮白余

自啜茗得封字

秋日同鄭禹卿諸兄集繩河館水

次令侍兒更番度曲新月既上

乃返和許伯忘韻

覺父兄曾於五年前同余守歲今

復過此山中其泛椒盤喜而有

作

同覺父諸兄菩提場觀梅二首

春首爲築新垣斐動花木口占一

首

山中人日和覺父韻

山園過雨和覺父韻

始青閣稿

目錄

三

四

一詩代偈壽虎丘惠輪上人八十

陳山甫舊爲李本寧先生記室今

本寧歸楚山甫亦與之俱一詩

送之

山居承許伯忘以詩投贈如韻答

之

焦鹿齋牡丹盛開許伯忘有詩和

之

又和覺父韻二首

壽魏國六岳徐公四十初度代友

人作

五月五日於清夏堂召客并集諸

兒孫泛蒲二首

水花倚新成若撫兄大以爲佳有

作見貽和韻

送孫子長戶部推政畢還朝二首

始青閣稿

目錄

五

六

御史臣劉光伏就對內庭直詞慷慨

聖主謂其震驚慈靈收

下詔獄經七年不放今萬曆之

庚申王春正月釋歸編伍草莽

臣鄒廸光聞之舞忭志喜二首

周承明有端午前一日蔚藍堂觀

演裴航傳奇之作余於午日集

客觀劇就其韻和之

楊戶部文弱與余有兩世之好首

夏雨次同武陵嚴楚中楊賈崔

諸君子若履見訪集山園有賦

雨中要張比部揚伯小集周承明

有作和之

月下與崔自明劉仲熙兩兄泊界

白上人行山園二首

遠左之役陷城殺將國家大事幾

始青閣稿

目錄

元

二十六

不可支普天率土咸惟新經畧

之是賴爰賦十律用寫杞憂

詠白蓮花一首和林若撫原韻

元符宮聞笛

元符宮晏坐

上拜並臺

入大茆峯下羽人家却贈

繇中弟至積金峯

憩玉晨觀二首

入葛道士房

羽氏高樓覽眺二首

七夕集天均堂卽事和周承明韻

尹兵使以西蜀賢豪保障吾土基

年過化便爾拂衣賦此爲送

山居承劉勿所行卿見訪賦贈

任令公頗多惠政不一年而尊鱸

始青閣稿

目錄

三

二十六

動念思得一廣文先生以去於

其行賦此爲贈

立春三日矣雪片不停寒威愈熾

與客擁爐清歌細舞亦自不惡

七言排律一首

立秋後二日集客鴻寶堂演蕉靶

傳奇和錢徵榮韻

十卷

五言絕句十九首

仙人叱石

石船

石鏡

僧抱石

石羅漢

雙人峯

童子峯

始青閣稿

目錄

三

九十四

題杜將軍餐霞精舍六詠

悟宗上人夢中得詩二句海湧峯

頭月梧桐樹下僧請余續成爲

添下一註脚

過蜀山二首

七言絕句七十二首

老僧巖

卓筆峯

剪刀峯

展旗峯

玉女峯

蓮花峯

靈芝峯

頂珠峯

天柱峯

五老峯

始青閣稿

目錄

圭

八十二

托硯峯

仙人橋

上元觀燈十二首

有小序

東九十首

西九十首

賦得玉河烟柳送翁兆吉學博北

上

牡丹分題八首和任令君韻

夏日行園六絕句和周承明韻

小遊仙詩十首

十一卷

序十三首

大業堂詩草序

許伯清詩源辨體序

閔壽卿詩集序

潘無隱集序

始青閣稿八目錄

三

盛明百家詩選序

纍九二編序

支華平先生集序

于惠生治城草序

秣苑類考盤珠序

華陽草自序

台鴈草自序

蕭元戎歸田近草序

唐詩類選序

王脩微閒草序語

十二卷

序八首

石居士詩選序

華聞脩清睡閣集序

奉賀泰六胡老公祖遷少司馬總

督兩廣序

始青閣稿八目錄

三

送王明徵歸新安序

奉和邑侯越崎何公三載奏績榮

膺恩典序

贈歙侯夏宣伯三載奏最恭膺恩

典序

贈郡伯蓮湖陳公三載奏最序

贈范郡丞考績序

十三卷

序八首

壽李本寧太史先生七十序

壽大叅吳文仲先生偕配王恭人

七十序

壽武林王隱君元宇公七十序

壽洪爾還使君初度序

壽大岡卿勵菴施公八十序

壽鎮西將軍鳳林杜公八十序

始青閣稿

目錄

壽景陽表第七十序

壽諫議吳明仲先生七十序

十四卷

序七首

壽廣陵顧太母王夫人七十序

壽張母范太夫人七十序

壽鄭母秦孺人八十序

壽茅母丁安人六十序

壽孝廉徐君母彭孺人六十序

壽姚節母六十序

壽詹母張孺人六十序

十五卷

記十五首

遊天台山記六首

遊鴈宕山記六首

遊張公洞記 遊善卷洞記

始青閣稿

目錄

遊玉女潭記

十六卷

記八首

重修二泉亭記

婁江海寧寺檀越所施田記

齊安官氏義田記

三教逸菴記

前毘陵守涪州朱公祠記

玉樞山莊記

揚州興教寺重修天王殿記

遊茅山記

十七卷

傳四首

南京大理寺少卿顧公小傳

施宜人傳

全節吳母田孺人傳

始青閣稿入目錄

三

榆村陳居士傳

十八卷

墓誌銘七首

明故郭封公斗野暨元配衛安人

繼配黃氏墓誌銘

明故處士少耕華君暨配唐孺人

墓誌銘

明故庠彥拱薇華君墓誌銘

郁文學墓誌銘

張微仲墓誌銘

范太恭人墓誌銘

吾族思溪翁夫婦墓誌銘

墓表二首

明誥封一品夫人申母吳氏墓表

勅封行人司行人許公墓表

十九卷

始青閣稿入目錄

天

雜文十二首

良常仙系說

楊君實時菴小引

可笑言題辭

邑侯何公捕蝗文

爲梁溪尉黃君壽親文

重修吳門興國寺募緣文

澄江南閘菴僧募建禪堂接衆小

引

金陵報恩寺僧房建造大士閣募

緣文

募脩碧霞元君祠文

重脩崇安寺觀音閣募緣疏

重脩無錫縣儒學并建文昌閣勸

助文

二十卷

始青閣稿

目錄

三

題跋七首

跋焦太史華山陰昌寺碑紀後

題九簫任君孝感冊

題嘉禾圖餞任令公

跋雪徑和尚倣鍾繇書法金剛經

後

題人寫藥師琉璃如來本願經後

跋邢子愿作諸清之傳後

跋趙凡夫篆書金剛經後

銘一首

竹杖銘

贊十三首

竇隱君像贊

陳吉卿像贊

洪爾還使君像贊

劉左泉像贊

始青閣稿

目錄

四

九

鮑存叔像贊

梅次公像贊

孫子長像贊

操江陳蠡源像贊

張允文將軍像贊

界白上人像贊

徐昭質像贊

吾宗鄒春陽像贊

林若撫像替

二十一卷

書三十六首

與鄒景熙

與秦靈墟

復楊武進

與朱夔州

與華德元

與錢徵榮

復馬弘衢

復毛甥鳳卿

復蕭季馨

復秦王孫伯聞

始青閣稿八目錄

里

下

復鄒道卿

與張關使

復帥從龍

復鄒道卿

復鄧元少

與沈季凡

與毛鳳卿

復馮元成

與柴仲美

與安小范

與錢受之

與許伯清

復顧所建

與馮元成

復顧小侯

與李本寧

與赫郡丞

與李綿州

與侯羅江

復馮元成

復馮三峩

復張我程

復顧所建

與梁中丞

復孫令弘

與顧少玄

二十二卷

書三十六首

與張郡丞

與吳衢州

始青閣稿八目錄

里

下

與孫子桑

復俞淳初

復馮元成

復馮元成

與王中丞

與安小范

復馮元成

復周承明

復馮元成

與錢受之

與馮元成

復馮元成

復石中丞

與馮元成

與道者彭翁

與郭天谷

與華嚴州

與鄒錢塘

復王中丞

復杜弼武

復馮元成

復湯季主

復唐蔡二孝廉

與湯季主

與湯霍林

復俞直指

與洪穆菴

與田直指

與胡惠州

與趙脩鶴

與陳司徒

始青閣稿

目錄

與洪關使

與洪關使

與崔公超

二十三卷

書三十四首

與田侍御

與馬弘衢

與杜弼武

與馮元成

復高孩之

復馮元成

復馮元成

復王亦房

復杜提學

與王彭伯

復孫令私

復穆仲裕

與官賜谷

與李綿州

與潘無隱

與譚水天

復孫子長

與高孩之

復孫建侯

與官東鮮

復李本寧

與駱侍御

復馮元成

與夏習池

始青閣稿

目錄

與趙凡夫

與張雲來

與楊侍御

與陳山甫

與李本寧

與范長倩

與莊弱侯

復帥廷鎮

復馮元成

復孫關使

二十四卷

書三十七首

與何四府

與王四府

與王中丞

與孫子長

復李棉州

與孫子長

與馮元成

與諸景陽

復鍾伯敬

復田直指

復支孝廉

與史金吾

與顧所建

與馬仲良

復姜孝廉

與尹臬憲

復嚴雲岑

復何令君

始青閣稿

目錄

與孫子長

與項希憲

與錢徵榮

與余仙居

復楊脩齡

與梅少叅

與任令君

與王孝先

與呂上海

與張垂則

復郝仲輿

復戴今梁

復杜總戎

復余仙居

與惲衷白

復任九簫

復孟操院

與黃貞父

復石達安

始青閣稿目錄終

始青閣稿目錄

吳

始青閣稿卷之一

梁溪鄒廷光著

古樂府三十九首

戰城南

戰城南揭塞北大將班師歌敕勒戰城南
定關中貔貅枕日三竿紅戰城南畧河內
魚麗開却三千隊戰城南靜荆西將軍歌
舞白銅鞮戰城南至海外大荒離離青丘
始青閣稿卷之一

出西門行

出西門日西落天漸黑出門何所之馬蹄
蹙蹙莽不習路岐但聞耳邊嘈嘈啞啞擊
鯨鐘考鼙鼓捻鳳笙吹象管催呼大叫云
是高門貴公子延集衆賓相與爲嬉玉山
其頽簪墮履遺我欲闌入而不敢入足起
趨不自持又聞王侯貴戚購死上下白屋

延文儒九九薄使悉所羅致而我無媒我
無故知明月按劍徒自汗嗟嗟人各異
體體各有肢非集衆骸骨而類聚那得不
相疑那得不相疑

出東門行

出東門路正東東日漸以上金輪三萬丈
霞旌霓旗紛紛扈從若沛艾以往東皇扶
我親太乙翼我執轡雷列缺爲我前導後
殺拮据而勞攘我馬飽甘藷嚼棄脯飲清
溪見鞭影而忽忽不知其所向天門晶晶
倏開朗然猶憤懣不自懌曰吾南山之南
北山之北一片華胥地不仙不俗不貴不
賤祝鷄牧豕養其餘年何所不可而又胡
爲乎身以外之愴悵

却東西門行

烏西飛兔東走絕正覆葉乍朽昔日紅顏

人電時白髮更晨庭立曲旃夕隧橫廣柳
扶桑幾回換天地成老醜出東西門宿言
所見物目中已無幾相與急回頭行行返
其車莫羨季子金莫上主父書莫望田實
塵莫闢許史廬但願釜中有粟甌中有酒
盤中有魚足口而不餘白首妻妾同餽糜

順東西門行

出西門望咸關九垓青煒蚩蜺蜿蜒真人
始青閣稿卷之一

三

紫氣縹緲間吾欲乘雲排烟卽關尹而挽
其車爲我著書五千言出東門見瓜田其
瓜遺種五色尚依然曾聞邵平之子孫耕
田鑿井瓜瓞綿綿然與不然吾今長嘯而
往載馳載驅以熙以恬豈若阮籍哭楊朱
泣不自適其適痛彼窮途岐路之連遭

大牆上蒿行

大牆上蒿如棘一片砂礫間春華亦徧及

雖則春華謬見及玄飈亡何搗我蘿壁日
月其邁矢逝梭擲今我不樂待何日

其二

大牆上蒿如禾咄哉偏側地皇澤無偏頗
雖則皇澤無偏頗嚴霜若戟伐我庭柯紅
顏去矣白髮婆娑今我不樂將如何

長樂佳

仲陵羅氏女睢鳩不集林載飛載鳴在河
始青閣稿卷之一

四

之濱豈曰無媒他非所任樂莫樂兮長相
親

其二

仲陵羅氏女鴛鴦號比翼載飲載食在河
之側豈曰無朋于我仇匹樂莫樂兮長相
識

愛妾換馬

同一千金價妾能傾城國馬不能傾城國

同一桃花色妾能行雲雨馬不能行雲雨
紅粉雖輕豈讓紫燕霜蹄雖貴寧勝蛾眉
得馬失人人馬同譏君不見朱絲出棗櫃
翠釧動蘭閨玉人方痛絕玉勒不悲啼

◆ 呵那灘

上灘上江陵下灘下揚州揚州好鼓舞撒
盡錦纏頭

其二

始青閣稿八卷之一

五

上灘三十里呶啞直至曉與懽同船行雖

遲亦自好

其三

嬌女金縷衣明童檀板曲兩家不解妬各

自留人宿

其四

沽得宜城酒與懽雙杯行盡說醉時好醒
時難爲情

黃督

黃督賈人子十年離鄉井三春念首丘思
附故人鞠故人回我言何預吾儕事附不
得可奈何春深鳴鳩奈若何

其二

黃督僑客兒輕身別鄉邑一日腰纏盡思
附還鄉輒鄉里回我言漢之廣矣誰與周
旋附不得空太息待至明年定何及

始青閣稿八卷之一

六

黃竹子歌

江邊黃竹子爲郎截作筇願盛久別書勿
貯新離字

其二

江邊黃竹子與郎斲酒筒纔傾味似薄瀉
久味逾濃

東下何纂纂

東纂纂實離離花時失攀折實過乃爭趨

人超人折無恒期翟公之門良可悲

其二

實離離花纂纂花時不爲長實時何其短
爭花爭實無恒筭雍門之琴可悲惋

胡笳弄

蔡琰失身胡虜生兒沙磧又復歸漢
再嫁董祀茂倫犯義行同狗彘奈何
好事者往往傳之丹青著之歌詠侈

始青閣稿

卷之一

七

七

爲勝事乎余乃就被十八拍設爲慚
愧自艾之詞以當斧鉞庶今後之人
以爲醜而不爲艷於人網人紀小有
助云爾

天地生我今戴髮含齒不落綺叢今出詩
書裔畀我以智慧今縛我以規矩余幼而
抗跡鷄鸞今不逐逐於鷄侶膏沐今丹鉛
牙籤今絲纓天其將易余志而男兒今日

非夫人之爲女命不造今烽起忽見戕兮
醜類雖醜類之見戕何禮義而可毀稜稜
兮白刃滔滔兮流水忍吾軀而不赴兮苟
食息其何以嗚呼一拍兮淚始漣將何顏
面施人間

其二

父母愛我兮寸珠尺璧提携顧復今不遑
朝夕時饑寒兮避燥濕關痛癢兮竝呼吸
始青閣稿

卷之一

八

七

訓迪兮女史諷誦兮內則聲不出閨闈兮
足不履閭閻嗟亂兵之鴟張兮陷余身於
沙磧苟廉耻之性生兮縱九死而何惜夫
何余之重一死兮與異類而仇匹嗚呼二
拍兮淚漸滋骨髓雖續徒行尸

其三

兄弟視我兮真如手足樂且湛兮式相睦
荆不分兮同芳棠不析兮竝郁笑彼子之

反唇兮在寸帛斗粟我生兮不辰國運兮
躑躅拋我同氣兮入犬羊之族胡鵠錫之
不入而入犬羊兮卽萬死其奚贖縱蛾眉
嬋娟飾明珠與翡翠兮將顧影有餘辱嗚
呼三拍兮聲惻惻爲烏狐狸不我食

其四

夫子待我兮如上賓不媒狎兮無相嗔共
侍兮兩親同起兮鷄鳴謂我爲孟光兮期
始青閣稿卷之一 九
我以秋胡之貞彼羶羶何物兮而甘舍結
髮之藁砧嗜痂逐臭喪志失身豈止邯鄲
才人兮下嫁廝養之倫嗚呼四拍兮聲慘
惡不如投死幽崖餓狐貉

其五

我宗之人多知識矚吾行於深閨兮稱有
婦德余不敢飛纓垂綃巧盼之自喜好兮
脩閭儀而敦內職內職重其好脩兮而中

無恒度昔爲賢媛今爲胡婦昔爲石上之
英今爲溝中之污將一污之不可收而又
何言辭兮向千秋乎嗚呼訴嗚呼五拍兮聲
屢變九族神靈唾余面

其六

親戚重我兮交口而譽謂蒸嘗兮不虧謂
井曰兮善持謂彩筆兮天矯謂色絲兮陸
離謂神針兮夜來謂仙杼兮帝妃疑若雲
始青閣稿卷之一 十
環霧鬢杜蘭香之不可圖兮而戎狄與俱
錫羶與處比目連理之愛不在才人而在
鹿豕之侶嗚呼六拍兮聲調陡密戚交知
見余忝

其七

僮僕奉我兮重如鼎呂願指氣使兮秩秩
踽踽雖梗楚之不設兮而動作進退綽有
綱紀自虜廷之一入而前羅胡奴後陳胡

女奴皆卷耳曷鼻女皆深目長乳腥穢觸
發今時堪嘔噦余其時不知其惡而反以
爲美旣美惡之未知今而又何論乎人理
嗚呼七拍兮聲脚厨牛馬下走余不如

其八

余隣里今多醇德菽帛今通有無患難今
濟緩急鷄犬今門庭自識痛余身之入虜
今每望余門而太息結草折竹筵簞汲汲
始青閣稿入卷之一 土 二三

願玉關之再入然何意余之辱身今身雖
入而人非昔思昔木蘭之還軍今隣里擔
羊而勸酒謂一紅顏女子耳而能挺身助
國假令木蘭加挺以碎余首今夫何說之
敢出嗚呼八拍兮聲縷縷雖有長江辱難
洗

其九

我中華之爲食今拒枚密餌稻粱稱麥兮

芳菰精稗炮羔膾鯉兮簞簋盈實加以蘭
椒兮五味調適然猶饜飫而不餐兮謂芳
香之太溢奈何乎羶羊膻豕敗味變色七
箸拋棄據地而食十指污穢以矜爲脩彼
其時以爲故然今而鼓腹自得嗚呼九拍
兮拍聲死天門清都爲余滓

其十

我中華之爲服兮冰統純屨朝日照耀兮
始青閣稿入卷之一 土 二三

隨風揚揭下至厠廁兮亦禱袷殊異彼蒼
布與毛褐兮必歸輿隸方余之在家兮惟
綺縠是御非尚華而厭朴兮實輕涼之適
體今何不寒而當絳不病而被毳蒙茸偃
偃兮我土之人乍而睹之以爲異類嗚呼
十拍兮心如刺楊茶琰魔將我噬

其十一

我中華之爲居室兮廣廈觀室文棖華棟

今嶸嶸翼翼與突之內飛塵不揚燭房料
屢亦復精良彼胡之居掘土而害兮因積
列堵馬牛童奴兮不隔十武既洵惡而又
非吾土已乏懷土之同情又何論乎貪生
之不可嗚呼十一拍兮聲嘈噓人非人等
相揶揄

其十二

我中華之爲車輿兮縹軛紺軫徐行疾馳
始青閣稿卷之一

今高下必審板輿柴車兮靡不輕穩彼胡
之乘後無鞵鞞兮前無鞅靽徒手控送兮
飛砂晝暝牛潼馬溺挾鞭而飲藉草際以
沉酣兮落白日而莫醒嗚呼十二拍兮聲
不停野俚颺颺窺余庭

其十三

我中華之爲苑囿兮左有洞壑右列陂池
中藏居室旁築迴堤禽魚喋啜兮草木歲

庭騷人墨士兮載酒問奇彼夷狄君長豈
不可穿渠鑿石兮而眠崗藉草胡所用之
當余之就左賢而謀權也席幕長莽於人
馬乎同嬉將不知其人與馬與亦不自知
余之非人非馬而非胡虜與嗚呼十三拍
兮聲調側鬼王持刀刮余骨

其十四

我中華之爲山水兮委蛇洄洑似素練之
始青閣稿卷之一

爲蓑類輕綃而成幄舟車可通兮連帆並
軸寧若彼不毛之區兮山無青而水不綠
余昔駕而之山椒水澳兮每掩面迴轅作
窮途之哭左賢見而慰予兮實增余之跼
促嗚呼十四拍兮拍欲絕堦頭迸出甚弘
血

其十五

余幼好此綠綺兮每松間石上徘徊而操

弄感玄雲之棲遲兮致白鶴之舞動予父
中郎得焦尾而愛之兮按抑不輟余方六
齡而侍聽兮知其前數絃之摧絕琴兮琴
今爾曾隨我於隴頭同我於踈勒而神情
惚恍音調蔑裂流水高山兮殊可太息嗚
呼十五拍兮聲聳屬力士長繩拽余去

其十六

余幼好此文墨今日抽思而擲管以繡闥
始青閣稿卷之一 主
爲詞場兮用粧臺爲桃苑旣墨彩之淋漓
兮又筆花之排掇自失節於犬戎兮腸枯
澀而不通每叩缶而無聲兮將挈瓶之屢
空識者徃徃執筆舒紙待裴凡而索余一
言兮覺才盡而意窮嗚呼十六拍兮聲亂
潰大地山川皆破碎

其十七

吾君兮聖明吾大將兮忠貞君臣合德兮

贖余身以千金慨紅顏之已去兮驟得返
乎關門與蘓屬國兮前後生還而彼爲義
士余乃非人媿非人兮而猶得上拜祖宗
父母下拜吾夫兄弟之丘墳彼黃生者豈
余復不能自持而就之兮其人風雅非以
愛昵而實以才情嗚呼十七拍兮聲欲沸
嵩高山奔河洛徙

其十八

始青閣稿卷之一 主
余有兩兒兮產自胡見余奉詔而歸國兮
氣欲絕而復蘓恨不隨余入關兮而於義
不可母腸已斷兒眼亦枯旁人見而解之
曰漢母非母胡兒非兒何不稍一割愛兮
而徒自哀苦余聞其言而愈痛絕兮同是
子母而誰漢誰胡嗚呼十八拍兮聲悲恫
胡人嘲譏漢人罵

明妃曲

明妃遠嫁胡虜古今稱說亡論繪者
繪之傳奇者傳之卽騷人墨士名公
哲匠未有不爲痛心扼腕者余以爲
不然沙漠異域腥羶醜類以絕代嬋
娟赴異域逐醜類豈其安之重一死
耳假令明妃義不畏死琵琶一弄仰
天自絕招魂歸葬不亦奪單于之膽
爲漢家增重哉計不出此而辱身犬
羊蒙穢千載今造物者以青草示異
而貽之羞亦可羞甚矣妃且不自惜
而後之人何用爲彼惜之

明妃不自恨乃恨丹青人丹青無妍媸賄
者賤亦珍區區矜小節却蟻蛾眉身蛾眉
身犬羊偶馬上琵琶空在手天留青塚示
之醜

四言古詩四首

賦得宣文君爲姚節母贈

常逞母宋氏當逞年少時晝則樵採
夜則教逞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
太常堅幸太學博士盧瑩曰竊見太
常常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
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
可傳授後生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
貲百二十人隔絳綃而受業號宣文
君賜侍婢十人

猗與常母一經家傳訓子太常學成行全
方其居孀矢死不遷晝則樵採夜則常編
常編矻矻是誦是思涕而斷機太常受之
用子及母母譽聿馳馳譽伊何達于當宁
當宁曰嘻禮樂賴汝號以宣文錫以侍婢
蘭闥一室如庠與序康成季長維母之侶
昔有宣文今有姚母孤幃隻影操持井臼

乃官乃錡乃甌乃甌爰訓其子鑿壁穿牖
子既已成食報已厚曰常曰姚孰先孰後
賦得柳太君爲姚節母贈

柳太君盧氏侍御史柳鎮妻宗元子
厚母也侍御官吳中宗元生四歲家
無書盧親授古賦十二首侍御將改
葬其父母而歿不克葬盧痛之宗元
爲禮官輒呼曰汝忘而父所欲葬者
始青閣稿卷之一 七
大事乎吾家婦也今宜老而不自暇
爲是故也

彼美太君作配于柳殿中之婦自執箕帚
趨庭窮禮非父而母河東受教蔚爲名人
播詞揆藻出漢入秦官品挫屈文譽嶙峋
追惟殿中大事未襄齋志而沒母也旁皇
亟呼河東父志母忘綠髮九熊白首不輟
離強諫詩及于賜玦拮据卒瘞母氏聖哲

柳母聖哲姚備壺儀茹荼茹蘆歷險若夷
比姚于柳庶其逮而姚有令子亦復河東
雕龍繡虎乃嫺乃工不有母者子以曷雄
是姚是柳千載同風

本寧先生居金陵有年矣一旦歸楚
不勝愴然賦得四言詩一首奉送

斯文百六哲人替矣在吳惟馮在楚惟李
是魯靈光巖然獨起砥柱迴瀾調風振靡
始青閣稿卷之一 三

伊誰興立僉曰鄉生於吳吳趨於楚楚聲
如諧大呂如調太羹非鄉之以曷與齊盟
鄉子曰嘻予也不敏文通藻萎明遠才盡
墨潘初流筆花今隕第曰庶幾力弗克黽
雖弗克黽亦曰同心知音遞賞山水高深
其臭如蘭其利斷金豈其一室判若商參
三人竝奮亦孔之亟義旗所指於何不革
櫛鬻用戢徽狁斯息煌煌六師正是四國

義師方舉楚師忽藏惟吳甲卒何以獨張
彼諸小醜能無跳梁顧瞻歸組涕而旁皇
旁皇胡爲雪涕中歇天若助順必作之合
漢水可葦方城可輟孰是吳楚而胡與越
胡越惟人不以路岐我有帛書飛鴻送之
我有尺素雙鯉將之山川白雲肝膽屬之

薛孝子詩

猗與薛君食曰克孝天植其性不繇詔教
始青閣稿卷之一

三

惟心與力惟父是効父曰爾讀兒乃下帷
孜孜矻矻焚膏代曦雖則焚膏莫或療饑
父曰爾耕爰事南畝滋我種桂耒我稂莠
胼手胝足不糊其口又曰爾買爰棄鄉土
牽牛服車鬻良雜苦匪曰牟利以食其父
父既有子孝養粗具裘葛以周饗殮以繼
命之北辰召彼二豎父也不豫子也痛之
走醫走筮籲天代之呼天而聞天爲助之

父病亡何病忽逮子病父不死病子乃死
死子生父初願如此猗與薛君爲父沒身
身今往矣孝思永存感魚出竹胡足爲言

始青閣稿卷之一

始青閣稿卷之一

三

左

始青閣稿卷之二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五言古詩五十九首

立秋數日矣而熱甚放舟清溪庄涼

颺颺至有作

清商令已屆赫曦猶鬱勃酷哉恢台氣炙
我瘦瘠骨及晨命朋徒放櫂河之側弄水
乏浮覽驚焱饒墮鵲箕伯解人意發號一

始青閣稿卷之二

何疾勁柯自鼓舞柔篠亦勃宰掀衣倒巾
憤嫌爾太唐突零雨灑濯之物意盡以豁
樽中既有酒盤中亦有蕨斟酌對漣漪神
情驟超忽釋彼毒熱區卽此清涼國

復於清溪庄放舟至山園作

曰余稟賦劣舉足每僂偃時時抱榮鬼元
兀無與對晨朝命青雀蘊隆不可耐沿浦
弄綠漪望山擷翠黛山靈見我笑之子亦

襍藏大塊盡洪爐炎威孰爾貸相笑雖已
甚相款實栩栩扇我以清風沐我以甘雨
焦烟靡所傍空洞見天宇蝶泛何拮据續
趨亦旁午入山雲不知出山雲不阻出入
無稽防一鹿持門戶

記癸卯重九曾登九龍山頂于今十

四年矣清秋興發與友人復陟其

巔有作

始青閣稿卷之二

二

憶昔十年餘振衣凌絕巘兩足如頓轡不
作吳牛喘今雖桑榆人生事在游衍豈不
命藍輿足力尚堪勉一往躡崔嵬石扇盡
關鍵罡風蕩碧落濕雲片片剪紅霞碎爲
屑受彼履綦踐石苔結深繡鳥跡寫古篆
重湖白練疊脩棧紫蜺竊陂塘相醞釀草
木悉沉洎以手劃閭闔沆漭忽而泫六龍
御烏兔去日不得挽但當老巖阿青山日

在眼

渡錢塘江一首

尋游不厭饒侵晨出江許陽鳥射蘭臯波
紋絢璣組江神爲我至收却三千弩洋翳
屏息遁箕伯亦退武煙鬟何盈盈雲鬢何
嫵嫵天末立羣峯分明似列堵相望凡幾
許一一可指數涯草悉欣榮汀花競鼓舞
靈鷲夾岸迎祥鴻結隊阻偶爾扇颺轂蒼
始青閣稿人卷之二 三

翠變今古江山或可圖意韻誰能譜

江岸有山殊秀爲匠者鑿去其半見
而傷之

江臯豎岬崕石映清漣漪巖牙紛錯落秀
色亦陸離黠者命斧斤相與衣食之積日
旣以損積月又以虧全體去其半椎鑿無
已時代人者必罪伐山者不治謀利弗及
害何毒不可施五丁或有待山靈豈無知

爲一告山靈努力慎護持旣倩女媧補兼
勅愚公移

觀天台石梁有老僧善走呼而試之
五丁持神斤將此混沌斫一片青芙蓉居
然受椎鑿于中跨石梁駕之萬丈壑玉龍
從天來猛氣不可縛銛銛齒已盡餘勢猶
噴礪物惟潛深潭意欲起鬪搏兩物不相
下一闢元氣索銀河洩不已天漢無乃涸
始青閣稿人卷之二 四

有僧七十老趨走無錯愕逡巡足二分身
命在一躡沒者溺不知醉者墜不覺忘機
赴水火此理可揆度我來飛梁下石面且
放脚稍視或凌兢久睇實跳躍逝詠在澗
詩用圖考繫樂

晨起上青筏橋看石梁懸瀑一首

金烏乍升淵崇巒霧猶暝及時起盥漱倉
卒命余策旋登青筏橋便坐橋上石石面

秀可茹峯稜瘦如壁懸瀑下飛梁乍睇欲
辟易玉龍振鱗甲銀虬奮一擲青天鼓雨
電白日走霹靂層巖稍障之所見猶百尺
初陽一以射俄爾燦金碧水花撲巾簪浪
蕪打鞏藥欣慰方自茲羨企已在昔相與
沽山醪臨流泛大白倘留尚子軀再理阮
生展

斷橋一首橋如石梁而中斷瀑從斷
始青閣稿卷之二 五

處下注稍不及石梁而勢亦猛甚

懸崖峭壁路徑險絕

兩崖立崔嵬相向千尺長其中跨爲橋宛
轉如虹梁胡然架爲梁又胡缺中央人天
迥隔別那復褰衣裳一從劉阮來舉我流
霞觴仙胎混凡骨閱苑成羶鄉我今立斷
之有足不得將誰其踏浮杯誰其駕錢航
仙姬不惆悵俗子無旁皇上真意良得於

道未相忘不見邇臺母曾觴周穆王

石門潭一首

潭爲龍所潛長有赤光
上起

俾龍奮其角觸石石爲斷呀然成雙扉崔
嵬立天半天上千尺屏地下萬仞淵十八
灘所滙龍也蟠其間龍君水晶殿龍女珊
瑚床秋高吹鍊遂日夕生光芒赤光日夕
起水雲千頃流風雨往從之欲作天間游
天間不可卽石潭曳其尾碧沙何鱗鱗白
始青閣稿卷之二 六

石何齒齒石門東去路烟波渺然濶安得
滄浪叟相與弄明月月明飛屬玉蘭芷紛
旖旎未暇探驪龍且自讀秋水

繇石梁洞度謝公嶺一首

窺洞中有惕踖嶠足爲梗崇深有殊涂高
下無凡境巖牙何偪側峯體乃肅整崧岑
盡懸幢其穴似管井淡或施靚粧麗乃設
翠屏參差相附會不辨所統領有巖如老

借婆娑向前引行行薦奇異忽造謝公嶺
躡足挂猿猱颺至時一警功效資杖藜欸
段那得騁無木不成駢有樹半結瘿憶昔
公治郡化倍力自省蠟屐所經歷山岳遂
彪炳此時紛悅目十載費延頸多公開名
山娛我於俄頃

下謝公嶺至靈峯寺午飯一首

上嶺既凌兢下嶺亦縮朒嶺去又嶺至所
始青閣稿卷之二 七

得無平陸峯骨盡磋研瘦瘠乏片肉如幢
立伶仃似屏布重複躡嶂樾屢刊卽實荆
被剝彼美靈峯寺孑然處山腹巖岫相抱
持蔥蒨屬掌握數峯最離奇餘亦不碌碌
人象儼坐趨物狀紛角逐卽使鬼丁巧亦
豈易追琢我來就空門香積飯山歛尋芳
衆所共領異諒予獨何以謝山靈摘毫付
幽谷

飯後入靈峯洞歷陞七百而上出洞
行靈芝峯下經風穴照膽潭進碧
霄洞一首

洞勢故黝沕洞體乃高騫歷階凡七百密
樾相資緣高建百丈旗橫布千客筵石窻
何朗朗瑰柱何碩碩金膏晝夜滴玉乳參
差懸洞門五老臺歷歷相比肩有約不敢
背與我長周旋內嶺如帶束外峯亦環連
始青閣稿卷之二 八

遷變疑鬼輪位置真神甄行及靈芝峯五
色呈鮮妍摘去若可茹茹已得無仙有穴
出風輪有潭照肺肝掃腥滌塵垢使我世
慮捐旋入洞前洞還窺天外天無幽不曠
朗何高不幽玄聖境旣以竊仙籍倘可奸
過白溪溪內有響巖巖上爲星橋聽

詩臺獅子峯在焉

白溪皆白石星橋挂溪口朱欄駕壑飛清

濛濛沙黍峯爲侍法獅石作聽詩更更狀
矯僂僂獅形亦抖擻當溪豎孤巖古苔繡
其首爲聲盡相答有應必待扣倘然奏絲
竹數部靡不有山水生音聲丘壑自牝牡
願學宗少文援琴落吾手

憩靈巖寺諸寺多奇峯而靈巖更絕

若展旗天柱雙鸞玉女獨秀卓筆
之類不一而足皆拔地造天神甄

始青閣稿卷之二

九

鬼設非可名狀

危峯動萬丈一峯一片石一石具衆姿朝
夕姿變易造天驚泰元拔地遁鬼伯山靈
爲羅致羣然就吾役行者屢回睇侍者快
親炙烟霞各自生一氣不間隔化城居其
中靈妙於此宅仰窺萬峯首俯踏千巖脊
黔雷栖重檐列缺走四壁惟禽時就掌異
獸不待柵六時五色霧慙慙作衽席睹此

衆峭攢長恐大地窄盼覽或乍驚徘徊有
餘適

其二

生平居水國跡此坤維德今當峭蒨間始
識大地力眇爾化人居蒼翠爲環植衆物
有殊致賦形無定式山足鮮陂陀嶺面多
汨洑連駢似比附挺立又孤特梯危日月
欄磴滑鳥獸匿陟崖一棧通取路萬條咸
始青閣稿卷之二

十

一往醒心竟何時換皮革

月下徘徊靈巖寺畔坐石橋上二首
望舒當茲夕及瞑宜見朗巖岫羣障之深
更始得上四顧無徒侶碧峭從我往一切
所賦形視畫尤肖像爲形若可捫爲聲不
得響離奇合空碧使我中惚恍如何翡翠
宮又作琉璃廠竹風鳴憂憂花露滴漾漾
振衣橋上坐橋下有題題山靈諒辛勤月

姊亦勞攘白雲媽然來用之代蘿幌至理
從內得奇賞非外獎

其二

一峯挂一月峯月各自媚雖各呈妍姿殊
饒詭恠意操蛇是何神爲術乃多致靈祇
盡相猜鬼魅亦見詈瞻彼巨靈跡尚可想
鼎屬頭上崖欲磨脚下路多躓倉茫星斗
落疑是石亂墜巔屹無高天礪硯失厚地
始青閣稿 卷之二 土

所賴嫦娥力一輪載蒼翠

觀龍鼻水一首

玉龍厭天間飛來向石壁其骨旣已蛻隱
隱尚留春蜿蜒數十丈鱗甲紛以圻舒膏
自萬古膚色帶縹碧赴壑首下垂掉空尾
上壁鼻端生流泉往往沆漚液漱玉潤裳
衣飛珠打巾幘六月不得暖凍瓊亂堆積
何當攜仙杵睹此龍一隻

度馬鞍嶺嶺高而削諸嶺無踰此者

鴈谷分東西茲嶺爲之限計路有萬折取
逕惟一線人貫天心出天從馬首繙何峯
可齊肩是岫僅及胥餘者若波紋層疊不
可算不風自招搖草木日驚戰獸走失咆
哮鳥飛亦怠倦盼覽有深譖困頓無餘羨
幸有白雲來低徊相眷戀

雨後登南高峯二首

始青閣稿 卷之二

土

雨師黝青帝積陰何其久潭坂早頽葩濕
堤先臥柳門多蘭橈維路乏蠟屐走晨起
命長髯探看治泔滌欄彼雨脚停便陟巖
牙隄人意感蒼昊昏複忽以剖香颺從東
來捲出青山首山容藉日摩姿態靡不有
遠者布輕縠近者簇瓊玖孑立南高峯體
勢亦赳赳簪雲類雲娥嘘氣若帝母始覺
長空清不辨大地厚踐滑得奇探愈踐愈

抖擻

其二

昔居多滯情今眺有遐目明湖一蹄泮羅
刹江可掬長坂鋪雲茵低空輦轎俄然
籟數聲忽爾霞一幅旁山屏帳疊對嶺幢
戟矗紫綠遞堆排原隰互起伏摩肩遷樹
鶯竝袂啣花鹿澤蘭不知處香氣暗徵逐
便覺塵埃身居高占清淑不嫌恒陰災翻
始青閣稿卷之二 三 二十
受久雨福

凡過西湖十餘次湖旁諸山未有不
到者而獨未登慈雲嶺今於雨隙
一往暢然有作

湖旁多鬱鬱兩高實雄伯其次惟慈雲餘
者皆僕役來游非一度尚未措余烏茲者
首及之躑躅風雨隙崗巒多姿態率從雨
後益桃腮隱巖牙柳黛貼山額積膩或疑

丹舒膏動流碧石狀多盤冊稍挺似列戟
雖云江上峯却是湖上石近瞻羅刹微遠
睇渤澥窄武林指顧間不足常一擲何獨
怡心神亦復蕩精鬼

久雨積潭未便登嶠進舟裏湖竟日
容裔不定所之轉覺意勝一首

屏翳苦爲政蠟屐動齟齬侵晨命鷁首沿
泛獨容與出橋復入橋卽渚又離渚長綃
始青閣稿卷之二 四 三三

徐徐行迴復若機杼宿雲或似墨薄霞却
如楮兩高何盈盈相向渾欲語餘峯數十
片片學輕舉汀鳥白無湮堤楊綠有序
白質詎安排序立似延佇臺榭浮波來去
岸寔丈許緣崖揭筍噉中流摘葦煮俯仰
非一觀飽嚼亦細咀咀嚼有深情忽已傾
壺醕

余于中秋多向虎丘看月然人徒襍

沓實非余好也今歲八月十五夜
同許覺父錢徵榮焦惠山寺誼寂
之間妹自有致得詩四首

靜者喜靜探俗士多俗尚異地不異月俗
眼別其相憶昔陟虎丘壯月正當望匝
簇雲中絲竹沸天上割地作槽丘山川爲
醞釀梁溪古名區龍山實繡嶂促席未誼
聞笙歌欠嘹亮寧無豪華人不作豪華樣
始青閣稿卷之二
世俗企吳閭余自守其障豈必人羣多但
願月亡恙素見投素心彼蒼有深貺

其二

菟裘十畝間亭臺有六七明月巧分形一
月據一室朋徒或竄散惟月不蹙匿虛懸
星似旒薄貼雲爲窩露重咽都梁風至打
瑤瑟大白縱橫浮似與金波溢峯形變五
夜泉韻按六律茶烟占石竇山氣不敢出

咄哉歡娛地乃在空王國麴蘖暫以嬉聲
聞理不失

其三

月色在中秋餘秋不敢企今歲中秋月更
與他歲異一鏡開天間萬象盡明媚昏嶠
辨細微夕巒露蒼翠游人點點見分隊亦
分地極喜謔相加既醉頗有醉惟余自游
衍不醒亦不醉雖入笙歌羣獨陳茗椀位
始青閣稿卷之二
物理能自推靜躁等一致

其四

繁華遜金閨人徒亦闌噎壺觴各自醉自
醉俱醉月不速竟廣至若個投車轍姮娥
解人意結束太鮮潔蟾影匝如圭兔毫白
似雪無光不爭輔有浮盡消滅寧要衆目
觀特爲吾輩設列筵就石長疊褥補苔缺
清歌一拍來行雲半塗歇紫駟先衆返白

望空沒祇覺情無涯敢云樂有節

歲暮村居值余初度有作三首

窮塢類鴻荒况復歲云暮霜娥日趨馳風
伯亂號怒敗草翳獵場枯藤縛樵路祇有
鳥羣來曾無車屢顧何期覽揆日大地解
寒沍微微日氣射薄薄烟光布持觴集父
老蒸履動錯互幽抱忽以舒嘯傲易常度
擊缶自爲歌糟床酒頻辱烏兔機上校富
始青閣稿卷之二 七
貴草上露懸弧至易簣屈指時有數不見
北印道日日添丘墓

其二

隆冬無暖氣物類就枯槁宇宙亦以窮天
地亦以老如何馮生類而得長美好天老
不解愁人老自煩惱生人怕衰醜由其無
至寶曰余天戮民削迹寄豐草六欲亟煎
除三車恣探討不求彭殤年思入迦維道

風烟任摩蕩日月獨持抱豈若貪生徒側
惻計壽夭

其三

本無還丹術何以駐華顏豈期蒲柳質長
作桃李妍花冠不萎謝見者稱少年絲竹
列我後生徒羅我前左陳有罇罍右設有
簡編既禮薄仰足還拍洪厓肩縱橫無不
可足已任所便塵俗豈不混我與我周旋
始青閣稿卷之二 太
不美魯陽戈寧怕羲和鞭何地不可埋荷
鍾有固然笑彼雍門子醒醒悲桑田

題杜陵武榮福堂

君家元凱後大將不絕跡世業是韜鈴遺
貲惟劍戟父子兄弟間遞勒燕山石雖曰
不爲家結屋對張掖綠沉臥雙序素書陳
四壁曾無丹樓塗但有風雲射干城諒在
斯榮福何有數

經武堂

盛世不忘危甲士敢棄武以茲弓矢類縱橫
列兩廡草檄既有池決射亦有圃委蛇俎豆間
說劍正旁午堂階肅以邃儼然設部伍叢木視爲兵
踞石疑其虎有時夢蝶惺鷄鳴忽起舞

緯文館

祭遵慕俎豆卻穀敦詩書千載復何人惟始青閣稿
卷之二 九
君與之如五兵羅心胸萬卷腹亦儲右手拈不律左手提辟閭射鵬及繡虎技絕竝有餘
茲丘非衡門偃仰兩足舒堂中陳牛耳堂外豎隼旗

三教逸史

生平效稷苴亦復學孔氏何意儒家兒出是將門子
世胄等空花鵲印一敝屣既上白牛車不廢猶龍旨
分三何必非卽一毋

乃是方內與方外吾道總如此

康侯兄借居洞虛道院雖有微病不

廢杯竿病中投我詩句有答

言停紫陌車去訪玄都曲花間多睡犬草際有殘局
松枝斫爲塵雲片鋪當褥乞茗候神厨攤書借仙錄
鷄肋稍疲薊兔頽自督促繇來五色管不受三尸毒
詩成驅病鬼詩鬼復見辱兩鬼迭馮陵有酒聊自沃
始青閣稿卷之二 十
生平仗歡伯萬事少拘束晨朝上道章懺過在醺醺

游張公洞一首

何年鑿混沌萬古破儵忽巨靈夫何爲將此大塊裂
其中真神臯其外一丘垤萬竇縱橫懸雙扉前後設石宇儼然架締構精以絕五丁不能開六甲未易拓
黑留浩劫灰白積太始雪玫瑰碧參差琅玕翠羅列

虬龍甲怒張兕虎氣狂獮天窻通一線地
肺有千葉誰其辨陰陽不復受日月祝融
爲指南不者動傾躋玉乳從下墜瓊筍有
上拂上下所不屬一氣暗融結旁通萬丈
涯幾微路屈詰以手代足趾肩背相摩越
張公者誰人於此據靈窟石床眠古雲丹
竈有餘熱吾欲謝世網從公問真訣

玉女潭

始青閣稿

卷之二

七

二

涉江想江妃渡洛思洛女睹此澄潭幽恍
就冰姨侶青崖戴紺髮白石列皓齒明矚
秋渚湛芳體皐蘭舉盈盈一水湄宛宛欲
笑語文颺動石扇微波忽自起雖或招心
寬不欲通爾汝投觴諒見容投梭能無拒
把酒坐芳涯欲別還延佇

善卷洞

維彼天壤內融結此窟宅繡木闕蒙茸洞

門呀然闢其門若飛蓋神鬼斧所擘物狀
悉騰騫瓊窻布如奕高豎千丈旗廣列萬
入席流膏散沆瀣苗筍燦金碧稍深列炬
進舉武動踧踖非隙或一通有竇終自隔
突爾見天柱縱衡數十尺瑩潔不可緇非
玉亦非石流泉若一線光自洞門射黝黑
束乍虞虛朗意以憚星緯不敢度灝氣亦
自積卽事呈離奇據理難究獲自非操蛇
始青閣稿

卷之二

七

二

神至巧誰爲役

善卷小水洞

琳宮未駐策瓊洞隨躡屣出寺卽陂陀睇
望頻徙倚崗巒各自位亂石不可理石隙
標洞門左右如翼起激流散飛珠不風自
颺纏洞形若偃月其中絕奇詭片片受椎
鑿點點綴若縈微陽稍映薄石面皆被綺
飛流從中出一出去如駛勾勾轟雷霆鏗

竊奏宮徵挹流耳可滌憩石亦礪齒俯仰
大塊間止坎孰愈此

善卷大水洞

奔流億萬丈發自銅官脉潛從地底至出
與石鬪格兩鬪石不勝竟爲水所役洞口
石橫據水乃入其腋石亦稍怒起水亦愈
湍湍銀虬縱橫來誰謂此洞窄列炬向前
導攀裳脫余舄激流喘足趾艱若度砂磧
始青閣稿八卷之二 重
下有琉璃波上有琅玕石井井仙人田隱
隱見經畫呼龍種瑤草丹砂作膏澤山水
玩已周動靜理首適神仙如可借欲占君
陽籍

立秋後三日仍爾大熱月既上始得

涼真有作

清商既以踐祝融實爲崇足下炎飈生頭
上火雲熾須臾玉臆挂天宇驟明媚灝氣

浸樓臺涼氛襲荷芰眇爾一冰煖火帝却
知避暑夜同一機涼熱何殊致始知嬋娟
力可以療憔悴羅幌水精投雕盤雲母侍
松濤取次翻桐露亦漸漬大塊誠大冶天
意乃人意

游仙詩十首

翫羅九圍內馮生盡天折春葩方葳蕤秋
卉已萎薊至人餐青牙不受世羈紲晨登
始青閣稿八卷之二 重
七曜車夕鼓八風柁沃焦非滉漾不周寧
峨嶼攜手廣成子一笑但啞啞麟肉相與
膾鳳腦相與藝逍遙拊雲璈萬象爲森列
天酒纔一嚼桑海已三閱

其二

墮地爲人徒嗟此五濁世界累羅腥羶傾
城薦膏肓刀椎勞經營車蓋懼踰躋北邙
誰見招自與鬼伯會太和元久常靈境乏

顛沛素房絕百阿綠軒扇萬吹蕭蕭寄無
宅壺中有餘地已足外不侵身遺齒自穉
只恐香案間天事多勞瘁

其三

生人非不都胎濁骨亦臭楚楚衣裳間中
多包穢垢匍匐及紫清仙犬不敢嗅再拜
乞聞神閣者向前奏雙扉忽而呀玉階任
馳驟天帝見我笑有情許上扣轂練未敢
始青閣稿卷之二 圭

其四

雀亦能化形蟬亦能委蛻如何生人者一
死不能避鼎扇立玄局熊羆守空隧金鳧
縱橫飛玉冊今古閻僊臥在其間長夜有

何意求生良獨難不死貪可致凡軀亦仙
骨引導非異事但得彭錢術誰促鬱儀壽
石藍花可餐綏山桃可餌不見馬明生終
受安期記

其五

有生皆累境愚者以爲樂不火自煎熬匪
綆日爲縛嗟此七尺軀那堪受椎鑿神仙
無別伎大塊聊寄托攝身入烟羅栖志在
始青閣稿卷之二 圭

其六

神仙亦多岐慧者爲尤賢貴以儒家胃參
立道釋間三乘既妙辨六爻亦鑽研冥搜
徧象數刊落在言筌游戲乃小事於道亦
所便令威化白鶴甯封騰紫烟揮杯容成

子飛錢葛孝先金童共瑤席玉妃竝珠軒
有質任變換無物可拘攣寧爲靈通鬼勿
作愚頑仙

其七

輕衣入密菁短策踏廣路後嶺生綠雲前
巖屯紫霧隱隱銀橋橫已至不可度仙童
爲我導往往錯余步須臾觀三叟握手如
道故引我入天衢宮闕莽迴互珠玉窮雕
始青閣稿卷之二 七

其八

亦有雙文虬我體不可駕亦有三白鶴我
足不可跨徘徊岐路間撫已獨悲詫俄然
降羽節天帝忽我迂功行旣積累微垢可
貸赦居然五濁夫位列太乙下微禽尚多

蛻吾生豈不化

其九

我聞郭四朝昔爲玉臺郎披霞帶九日高
皇齊輪輅來此句曲間築室以尚羊鑿雲
竅混沌神瀛流湯湯鼓枻乘神波倏忽造
廣間八龍前後舉五鳳參差翔當此玉晨
風挹彼金梨漿

其十

始青閣稿卷之二 十
昔有杜廣平謂世多跼蹐惟此華陽間羣
仙所窟宅瑤草無冬春金芝徧山澤結茅
當其畔齋志探玄白晨餐首蒲花夕煉馬
肝石保命與飛符天童授之冊至今千載
後福庭爲第八願言守此庭永久無消歇
華陽洞名爲洞天第八而實室塞無
奇據志云中有玉堂石室此不可
曉

洪荒一以破混沌日椎鑿凸者爲山陵凹者爲洞壑中間現麗地神仙實栖托此來尋茅君迤邐上層臺躡足盡窈窕眩睺悉丹腹如何華陽洞蒙茸寄藜藿玄賞未可探仙跡靡繇索聞之先民言其中實寥廓岩崑金銀臺璀璨翡翠閣石床與丹竈千載儼如昨旣已標靈奇胡復固局論神化顯晦間此理難揆度

始清閣稿

卷之二

无

逸圃詩一首爲史金吾題

卸甲藍田下結勝當檀欒締構盡人工天巧亦以奸林脂積自寫巖乳曝不乾松誇本根厚竹傲宗支繁品花無下乘選木有奇幹諸丘合一妙獨壑生衆觀遙青蕩心胸近翠呈眉端已多窈窕窟別灑清冷湍柵成鹿自匹解緝鷗以謹傍床聽語鶴隔簾窺舞鸞主人善諧俗牧子習衣冠挺戶

非不力門外多雕鞍花王仍舊秩烏印有新官枕戈良已是枕石尤爲安

滄嶼詩一首爲史金吾題

因在城內

主人耐寂寞探化非一旨甲第在郊原蒐表在城市城市亦郊原觸處絕塵滓覓流鑿地深立石去天咫尺流亦可洗耳石亦可礪齒東野垂高篇玄暉有遺址千秋不可問兩賢在于此禽魚濠濮間篋篠渭川涘

始清閣稿

卷之二

三

二四五

孤嶼浮螺青連岡削玉紫發嶠舒綺縠澗潤出宮徵鼻觀生餘香卽物是蘭芷名閭兼名園東南擅其美

送劉學憲越中造士一首

蘭茗葉不採菜蔬翻見摘秦珠委溝壑燕鼠以百鎰好龍只好似相馬不相骨所以抱奇士兀兀空太息夫君秉衡鑑隻眼誰其匹壇場儼然據盟告懸白日牛心旣以

啖牛耳既以執全越饒英豪紛紛載不律
鐵網自我舉一罟無所失誰嫌淵海深誰
怕鄧林密捷若拉枯朽較若別黑白罔象
有深索驪龍無餘匿

伯敬使君訪余園居持觴擗管淹留

累日不生厭倦爲感其誼敬贈

何方無漣漪何地無硯礪自非山水人栖
托亦徒爾曰余墮五濁不受五濁滓結念
始青閣積人卷之二

三

三

藪澤間築室在於此密林多鴝鵒荒塗橫
棘枳生平所交契經歲絕足趾夫君湘中
彥質文類曾史填胸皆錦繡舉體是蘭芷
就我原上居據我石上几玩我池中魚汎
我杯中螳蜋輟千秋觀來此一壑倚餐霜
木皮禿驚颺竹節委形於長幼忘跡以朋
儕擬各持文苑權竝騁詞場軌後堂有絲
竹亦復相料理肯使彭宣輩當時擅其美

冬日莊居辱譚友夏見過示我新詩
賦此爲謝

明星莽搖落一片月墮地商飈乞栗鳴箕
伯何鼎鼎將火炙席眠冷箭不可避門庭
鬼叫嘯車騎笑而至天地此時窘斯人不
憔悴行庖穿竹進列簋將石置泛蟻不在
多持螯有其致何意千秋人獲把一時臂
把臂雖一時千載有深企新詩出懷袖往
始青閣積人卷之二

三

三

往見孤詣不遂曹劉塵肯騁沈宋響陽春
一以唱寒官失本位乃知秣苑中此道未
全墜

林若撫臥病閒館以詩問之

夫君不善病一病卽披靡惟哉扛鼎力而
不任羅綺猶復把青萍猶復泛綠蟻床頭
傍槽丘叫嘯猶未已請君兀然坐澄神湛
秋水歡伯放三危詩魔禦四裔倘有摩登

伽亦且置之理

里中顧叟六十索詩口占應之

近日田家兒好作豪華客牽犢抱蛾眉荷
鉏帶琴瑟百金裝馬頭千金買馬勒問渠
何能爾爾收十斛麥顧叟亦復然槽丘在
田側道旁擲梟盧禱坐捲大白雖則酒糟
丘意氣有餘勁破壁藏翁伯持肝報聶政
肝膽既以投盟約不待訂區區老頭願棄
始青閣稿卷之二 書
置豈所吝頭願不吝戀信義昭灼久昨日
猿公來慇懃向前壽贈以雙豪曹日月精
所備陰林鬼恠匿陸地魍魎吼因呼出先
生相與嚼大斗

夏日山園辱胡伯玉見訪率爾賦贈
避人兼避暑門徑轉淒絕何意夫君至把
我雀羅扶燁燁紫芝容霏霏白玉屑攜來
少女風袖得太始雪蟬噪無深憎桐陰有

餘悅人言祝融惡祝融故不焚沉水聊一
焚苦茗亦楚吸平原合河朔勝事幸兩設

始青閣稿卷之二

始青閣稿卷之二

清

始青閣稿卷之三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七言古詩三十五首

登華頂歌

我聞天台之山周遭八百里其間層巒複嶂森如蓮瓣叢叢起華頂爲峯勢獨尊蓮心吐出蓮花裏峯頂之高一萬八千丈瓊宮瑤臺凡幾許玉霄玉筍蹲蹲足趾間華始青閣稿卷之三

琳香琳羅列如硯礪齊州九點青熒熒大塊馮生若聚蟻舉頭觸日日欲墮以手握天天在此六月長飛太始雪千年不斷瓊華灑箕伯尋常恣叫號羲和不得行鞭弭我來獨坐望海石罡風蕭颯透兩腋軋維坤柱莽何在海水微茫只一瀝雲中鶴馭陡然至紫霓之裳赤玉鳥王喬葛玄左右坐白雲先生相對奕更有司馬承禎向余

道興公一賦何草草徒云擲地金石聲山川源流未探討君其爲我原本草木評隲山澤縱橫迅掃如椽筆我將金函玉軸置向玉虛天寧論區區少文壁聞言且自下峯頂白猿黃麋向前引未暇中山展兔毫且向松關抱龍寢老龍睡去余獨飲夜半星辰落余枕

桃花源歌

始青閣稿卷之三

二

劉阮本凡夫采藥同行游提筐荷斧鉚蹻躅遵荒丘羆貍啼烟白日暮猿猱泣竹深山秋須臾明霞挂千尺疑有瓊宮在絕壁津頭蓁棘尚蒙茸洞口胡麻已流出胡麻流出非人境萬樹桃花相掩映雙雙玉女佩明璫笑指郎君問名姓未須荳蔻結同心且取桃花當幣聘九華帳裡九枝燃百子屏間百寶競倏忽能填鴛鴦橋寺門不

唱將雛詠慙慙阿姥向人誇道是乘龍有
驕倩乘龍調鳳一何好其奈塵心猶未了
歸圖家室再團圓誰料兒孫已宿草兒孫
不可得胡麻再尋討惆悵桃花源苔深無
復掃一去隨爲隔世人重來失却曩時道
曩時有路今何在仙女如何不少待世間
未少負心人天上猶多薄倖輩天人設爲
盟其盟豈不堅應是仙姬善戲謔豈真凡

始青閣稿八卷之三

三

三

大龍湫行

名岳多名泉飛流千百尺都從疊巘來不
自空中出鴈山龍湫真絕奇排空直注何
離襪疑從沃焦畔或是銀河滄窮源索脉
不知處別有造化資淋漓一從開闢注如
此今古宇宙無停期若雲亦非雲若雨亦

非雨非霜雪瑛瑛非烟霧縷縷初疑輕綺
弱縠散連綿又疑曳珮垂璫行旁午銀虬
百萬劇縱橫玉龍三千亂飛舞左分右散
勢莫測流蘇張弦遞曲直舒徐宛轉意安
閒砰礚澎湃勢迫亟閒如投浦洛神行亟
使開山巨靈匿誰方密室奏笙簧何許鈞
天扣金石鮮颺一拂杳然去迸玉流珠那
處獲須臾結束復歸來無數璆枝亂鳴射

始青閣稿八卷之三

四

六

太始一氣漏洩盡天公欲收收不得無端
多變幻閃爍如飛電居然五長虹五色相
映絢青者是青蓮白者是白練千片萬片
紅氍毹紫瓊瑤綠珩分爲串直令心膽驚何
獨耳目眩由來天上水空碧何意茲泉有
顏色開鑿雖由神鬼工丹青或是山靈力
八十老僧不得見余一見之三歎息連呼
白墮舉大爵半醉當山酌南極我聞天台

瀑匡廬泉芳名千古人流傳倚巖負壁不
自奮縱有聲勢徒資緣孰若此泉直從九
天至九地虛無縹緲太殊異震驚山岳亦
等閒此中意義難思議詎那尊者自西來
伐石刊山扶草萊坐對瀑泉天地老蒲團
一片靈明開我今來時便問去時道漫說
禽生與同調瀑布聲中解送行躑躅將爲
詎那笑吁嗟乎鄒生躑躅將爲詎那笑

始青閣稿

卷之三

五

二十五

題張元春爲人作米家雲山

古今畫手紛莫數米家別出一機軸簾葭
迷離草樹樸遯高天無天大地無陸烟濤
深可簸雲片聚爲族方疑玄芽未剖坼旋
恐元氣欲滲漉能事不設丹青色轉覺丹
青未脫俗世人盤礴徒碌碌元章元暉千
載獨米家而後有張復

元春
名復

玉峯舟中枕書睡起作

何物來踰躔玉峯如玉女霞裙剪不斷霧
鬢輝如許幾登芙蓉屏隔斷菰蒲渚浪蕊
圓如珠水花薄於楮麥蛾竊麥蠶眠桑布
穀提壺作人語舟中之人枕書卧化爲蝴
蝶何容與無端覓夢上天梯去入仙宮伴
仙子焚輪驅得阿香到青山冥冥波浩浩
倒吹青雀天南飛十二老龍爲前導莊周
之蝶忽驚寢等閒蕉鹿迷消耗不知人意
始青閣稿

卷之三

六

二四七

廣陵王太母壽歌

一從金母持金天王家之後多神仙清都
班秩總不乏脫跡委蛇如等閒子晉跨鶴
緱山嶺仲都伏日爐火然長休石室餐紫
鉛葉縣朝天隻鳥便方平手代麻姑鞭陽

城餌石數百年廣陵阿母亦如此雲鬢霧
鬢長與雙成萼綠相周旋有兒小侯丰神
如白壁朗月清風意蕭瑟盤餐不設五侯
鯖庭戶長來萬里客日掃雲藍百幅箋一
室天花亂飛出錦衣脫下作斑斕阿母看
之笑啞啞昨日青鳥銜來書西池列讌延
瓊琚鈞天廣樂合萬舞隳龍炮鳳盈天厨
侯也執節向前導仙車卽是潘家輿攜來
始青閣稿入卷之三 七

壽吳文仲叅知

仕宦不止車生耳世人紛紛盡如此身在
五湖懷魏闕雄心誰復如灰滅惟君自謂

歸來好又道拂衣苦不早半世衡門賦考
槃一壑一丘堅自保黃金橫腰已不賤負
郭田疇差足飽漢儲何事得關渠啞啞笑
彼商山老商山老人殊好事寧如君家一
切塵情不挂齒潦倒頻拈問月卮婆娑日
看尋花屣萬卷書中放雙腳天際真人吾
老矣看君埋光剗照澹無欲五濁之間徒
碌碌懸知定作魯靈光長隱吳門震薄俗
始青閣稿入卷之三 八

兩星歌爲趙玉川賦

趙老翁汝生不願噉肥蟲躍青驄傾七貴
動三公但願持螯泛蟻綠樹下長嘯大破
天鴻蒙被褐非賤立壁非窮牀頭有酒便
富貴一醉自謂眞英雄旣不刀圭索簪學
美門子亦不持齋禪誦學瞿曇氏高陽之
徒與後先龍藏瑤函盡泥滓三尸上天無
可訾訾彼趙家老翁酌酒廢事耳自從伯

倫茂世下九丘酒星昏黑天南頭又從彭
錢王喬離海嶠南極老人星不照汝今長
醉可長生日領糟丘似年少酒星壽星兩
效靈瑤臺之上人不醒老翁生身是兩星

穆仲裕爲江南遊於其行短歌送之
多君嵩岱在几席五松三花近可摘一年
兩度恣游探不知看破幾兩屐五岳不足
又五湖杖頭日日懸青蚨王侯造請謝不
始青閣稿八卷之三 九

應應者總是高陽徒龍蛇大字立可須搨
管長在黃公壚黃公壚頭春正好炎飈忽
墮天門早江南惜別苦依依薊北懷歸又
草草惟君生平多伎倆觀水觀山亦執掌
歸家不用少文圖四壁羣山自成響

千秋嶺歌千秋嶺宛陵佳山也與霍
林先生玄亭相望今當五十敬贈
此篇

吾聞千秋人居傍千秋嶺戎戎篋蓀當儲
胥片片雲霞作畫屏花枝打戶鹿踉蹌月
容當窓鶴瘦瘠感時獨抱一腔愁汲古長
懸百尺綆世間疏屬盡掃除海內名流此
襟領朱顏不許作三公魍魎驅人何太猛
驅人魍魎亦不惡絲竹東山暫爲樂問字
時停玉勒驄攜琴日傾銀罍落流言罪人
既已得蒼生惡慙望如昨宛溪水敬亭石
始青閣稿八卷之三 十

是君湯沐邑督亢亭淖沱河是君行樂窩
聞風巔蓬池曲是君投老國願君廿載詞
場執牛耳廿載王家作鼎呂又復廿載問
道扶桑君丹砂能燒白石煮此時安期羨
門好周旋當年魍魎在何處千秋之嶺只
如許

短歌贈范長倩六十初度
頗怪山公不啟事才子承明無姓字又怪

鄭莊不置驛往往文人遁山澤曳裾津上
久已非解龜林端殊自適捉筆長臨碧落
碑稱詩直邁黃初格求詩乞字無停晷門
前車馬如流水鼓旗高豎姑蘇臺三吳人
爭薦包匭三吳才彥咸退卻謂是力能扛
鼎牛可食縱橫堪據少年席誰知乃翁已
六十乃翁春秋僅六十居然千載而下文
章伯何論專氣致柔彭年之八百

始青閣稿

卷之三

二

將抵荆溪忽有霽色喜而口占效長

吉體

圓靈放雨不放晴羲和縮朒收輪聲鬼車
嘈嘈向人叫燒根燬礫青磷生老蛟觸天
天怒起鞭鋒如鍊血如雨夜半老蛟立而
死飛廉飛來掃泥滓霞城百幅明光綺髹
黑苔莎變朱紫霜娥牽衣挈月姊海門腫
腫度海水須臾捲盡銅官雲使我發滯動

展齒

將回毘陵喜大晴霽有作

石痕滑滑堆泥滓蕙紉蘭叢抱香死濕鳩
無巢啼挈子鬼覓啾啾哭溪水天門倏忽
瞳眈開鬱儀執策東方來六龍威鎗睽光
閃經天萬丈消紫埃冷氣不上薜蘿面翠
烟燒出芙蓉腮盡道荆溪天欲漏老蛟怒
舞瘦蛟吼國山山川半傾覆錦綉繡句不
始青閣稿

卷之三

三

嵩洛卿雲歌

有序

海輿劉公初度學博翁應祥鄒弘
道既令友人作嵩洛卿雲圖爲壽
矣而謂余不可無歌率爾口占以
當眉祝

禾韋之精墮雲霧化爲名山號嵩嶽東西
二室雙峩峩三十六峯矗蓮鏤自從配位
天中懸其旁四嶽盡包絡一氣包絡收不
盡神膏瀉作伊與洛上有三花四樹璀璨
之崇阿下有龜圖魚書潛藏之幽壑非烟
非霧定何物卿雲網緼似丹雘中間珍祥
奇異紛莫數名世賢豪更代作代作有劉
公蜚聲滿天地五花生手管萬卷填腹笥
始青閣稿／卷之三
高談屑玉飛醇德飲人醉雅量汪汪秋水
澄丰姿落落寒松翠靈臺湧洞絕城府正
骨昂藏禦魑魅方爲畫省客隨作專城侯
措筭對秋爽露冕行春疇漁陽兩岐頌成
都五袴謳謝眺宣城播珠玉文翁蜀郡先
薪樵口碑歷歷如可讀額天更請華封祝
華封自有不待祝願以三公作令牧毘陵
之民受多福夫椒亦嵩山具區亦洛水文

星德星名並起今時卿雲想像問他日凌
烟圖畫裏

許同生以曹郎被謫爲短歌貽之

直鈎不受吞直索不受引男兒有剛腸舉
足遭困窘含香人自好含沙蜮已至平章
堂前無履綦左遷籍中有姓字君家名姓
人人知子將藻鑑徵君詩胸填色絲光噴
薄手拈雕管花葳蕤衙空無人野鶴叫官
始青閣稿／卷之三
閒退食山偃窺尚書升座請不入長嘯大
倒金屈卮但願酒卮不放手不願官階高
北斗區區利名真敝帚

送洪爾還使竣還朝

目不閱會計簿手不執泉刀籌雖然處熱
地官衙如冷秋風恬萬編過重湍船人拜
風兼拜官他關如狠使者暴此關亡恙官
家寬當關只讀書萬卷代儲胥一身苦文

軒冕縛四體却作衡門舒商周法物眼能
辨茂先博識亦不如眼中法物雖盡識壓
船但有鬱林石一石之外惟錦囊倉皇或
恐蛟龍得送君聊贈寒山雲好逐仙槎伴
仙客

以短歌代偈送郭伏生游五臺

五臺之高軼閭闔古霞冷纈芙蓉闢臺前
雪嶺寒嵯峨慧草曇花偷閒發陰律長懸
始青閣稊卷之三

圭

薩埵嵯祝融不犯金剛窟楮拙如山相向
坐六月山門無一衲君今去躡文殊臺玄
冥窟盡義輪開天衣不灑雪山雪三千世
界無飛埃擔經載筆杳然逝足踏行雲如
踏杯行行若遇藍綈女挈大攜兒來逐汝
此時莫作等閒看曼殊室利者便是

寒山行爲趙凡夫壽

寒山層層立巖磔石顏蒼黑如積鬱五丁

老去有班倅鑿出離奇似天設主人亦具
班倅手筆走龍蛇畫蝌蚪九丘八索悉漁
探梵筌丹經靡不剖臨門植柳學陶公抱
甕澆花類漢叟世間何物膠與漆吾與寒
山爲好友六十年來無間隔暮暮朝朝共
杯酒流光六十等飛泡種得青松雙手抱
象管猶舒錦繡文雞皮却換孩提貌六十
似孩提七十亦襁褓八十魯靈光歲月不
始青閣稊卷之三

圭

能老期願力氣尚食牛手接風箏騰樹杪
樹杪何足多翱翔且入極祗憐舉世皆殤
子不見君身生羽翼

邑丞傅君以其尊人九十翁索詩賦

此爲贈翁歷官至參藩

卻却進賢冠擲去朝天鳥蠶叢頂上結蓬
廬門外時時啼蜀魄帶雨藝蹲鴟撥雲課
芝朮舞斑五彩競爲權投筋六龍齊下食

錦官春老坐聽鶯白帝秋高人嗽虱四大
等肉郵三生真過客只知黃髮號耆英誰
記朱檐是故秩

心谷表第五十初度敬以一歌代三

祝

不試含光鏐不躍怒栗騶不窺平津邸不
躡胡姬樓家有賜書能自讀萬卷破盡讀
不休公車十上嗟蹭蹬菟裘一畝堪夷猶

始青閣集

卷之三

七

三

爾家世業饒資斧惟爾祖德繩其武早時
奇穎號寧馨此日清真薄阿堵兔往烏來
突如弩屈指十裘當其五白背少年已老
大猶是當年睂目嫵自言過去有非知人
道從來無隙補男兒飛騰不得且偃僕何
必形圖麒麟方足數勸汝酒爲汝祝世涂
缺陷那得足繞膝有兒便是福攜兒白眼
看世軸蠻觸蠅攢徒碌碌

壽錢念勤

世人學仙無不可獨有措大難證果滿壁
詩書壓殺人錦心割盡將何補諸生不用
諸生法君與君俱自爲我幾回把臂習洪
厓未肯埋頭讀孟軻雖然青雲老坎壈抱
魄守雌計非左福庭添得錢先生將使儒
流名四播

初七夜風雷大吼詰朝穀日幸無雨

始青閣集

卷之三

七

三

點尚多雨意既喜且懼聊占一歌
飛廉昨共阿香語詰朝會作傾盆雨雷聲
忽到聽者驚穀日淋漓壤禾黍誰知雨足
天半閣薄有陰氛亦不惡一日應占一歲
豐三春預卜三秋樂我家薄田却負郭妻
孥啾啾八口託長嘯頓足爲起舞呼兒連
斟銀鑿落紅霞捲盡太白沃縱乏青精飽
餽飢只恐風雲瞥眼作東皇未肯踐初諾

東皇有令寧游戲或者諸神有規避
悉收萍翳付功曹坐待明星始放去

余移家山居不數日而節當元夕懸
燈樹杪巖巒如燒人以爲奇然實
無銀橋金鎖錦綳翠架之盛不過
一窮措大事耳酒間漫歌

今歲東皇不解事疾霆張皇屏翳恣義和
失脚埋泥沙角聲半咽鼓聲死青燐如血
始青閣稿人卷之三

黥鬼車夜夜銀河渡猗猗不儘多氛祲殺枯
菱未有祥光發衰櫓只道石郎戴笠天宇
黑誰信玉女披衣曝朝日連錢寶馬動地
來屈膝盤龍敵天出家家陳醕酌紫姑處
處傳柑祠太乙妖姬行去有妖童南市纔
過復南陌落梅隊裏踐香膏穠李叢中沸
琴瑟余也山中人只用山中法要客盡白
衣開樽對青樾千炬出山樊九微在木末

高下無煩絲索懸密疎一任花枝設密如
千丈百丈錦模糊踈若一點兩點星明滅
雲屏不動雲母張火宅如焚火齊列樹頭
歷歷蹶金輪樹下層層布金屑編珠疑自
丹淵搜葉玉都從玄圃竊廻塘羞殺影娥
池映水流波更奇絕盡道山鄉能不夜黍
谷多寒却乍熱此時閼伯在衡檐此際竈
封掌老圃由來火師火正不可羈無端却
始青閣稿人卷之三

君山行贈徐仲昭

三吳之間一水國大江揚靈奠南極江神
鼉屬猛作力長驅江濤作人立擎得君山
出水府一片葱青天外直君山一出千萬
年吞吐日月蒸雲煙儵恍譎變靈異洩空

青水碧流人間惟有文章滅沒氣黯慘名
山空在無名賢名賢今得徐氏子舉體芬
芳似蘭芷雙眸閃爍電光紫癭形眇小六
尺耳春風無力任羅綺誰知大材槃槃豫
章梓干霄凌雲去天咫前流白雪後丹鉛
左列帖括右圖史能於物外覓龍威每向
編中辨亥豕坐窮鄴架兀如山立掃毛錐
迅於矢偶窺半豹已離奇乃知名下無虛
始清閑錄卷之三

士名士有徐卿聲施何巍巍詞壇不敢先
俛首奉繩墨蛙鳴燭焰天南端一旦吞聲
失顏色知君生得好心手不朽大業夫何
有曹劉班馬悉君家不敢從君喚小友他
年姓氏應於倚華齊區區君山尚培塿吁
嗟乎區區君山尚培塿

贈錢徵榮七十

結髮把緇編萬卷都破裂哦詩走醋甕嘔

出肝腸血心肝血盡無顏色饑癯禿鶯啼
四壁上書博得一蝸角土銓烟空門挂席
席門不爲貧雕蟲自爲豪硯池常愛潤屋
下生波濤七賢是吾友八公亦吾曹東籬
松菊綏山桃擊筑鼓缶吹雲璈錢先生勸
汝酒汝骨伶仃汝氣抖擻萬事芸芸等芻
狗人間無昂藏倜儻之鬼伯天上乏顓蒙
抑鬱之仙叟世羅不律須在手高張烟霞
踢星斗勿復垂頭閉目守刀圭棄此珠璣
如敝帚

史金吾脩之四十友人索詩爲致短
歌

朱網鬱葳蕤白閒深肅穆虹棹一百萬象
牀三十六清防翡翠列華褥芙蓉簇聯聯
西荆舞優紹江南曲春葩遜蘭儀朝日耀
職聯主人居其中情在意不逐雖當紛華

地不廢高尚目主人高華有深致謂此肉
郵偶然寄香膏成陣錦繡堆此曹汨沒總
何味四十不多年造化落吾手禮門坐自
如俠氣名四走園圃惟教白象耕帷房只
與香猊守金吾官曹玉清偶詩書填胸經
在肘天上寧無富貴人世間亦有神仙叟

傳君吟贈傳與和國醫

傳君越溪人好我梁溪住買山九龍下種

始青園稿卷之三

三

三

藥不種樹以藥療人應手活梁溪之上無
白骨所以吳人懽越人怒奪我扁鵲相控
訴君今莫返越溪駕帶下小兒等造化吳
中多少長桑君姓名誰不從君借君不見
董家林蘇家井杏花蒙茸橘垂穎傳家藥
草亦復然肯使董秦蘇號名獨永

雨中乾元觀瞻閭頭陀遺像聊作一

歌使山靈貽之

長耳覆肩髮覆額膚如積鐵肌如石月輪
爲面雙瞳方頭不裹巾兩足赤一衲蔽體
無中裙寒浴層冰夏炙日有時豚肩斗酒
滿放餐不者水粒經旬絕沾嗌問之嬰兒
姤女無噤口不道笑啞啞人言異人定不
死溘然化去胡爲爾殿車乘箕何所之但
使遺像懸於此爾今雖死如復生揚靈飛
爽流精英山魃野俛見爾避月黑不敢縱
橫行兼驅六甲兼役五丁鑿開混沌萬竅
呈紫官碧瓦須臾成黃冠白袷曾不知幾
千萬藉爾從空作主盟雖則黃冠與爲偶
長奉茆君任奔走分騎白鵠行天庭太乙
陰符在爾手我今問道名山巔白日不照
陰雲懸爾何不爲我鞭行雲笥行雨窮搜
地肺開青天奈何使我跼蹐道士一片地
對酒視肉聞腥膻

始青園稿卷之三

三

三

壽錢侍御

不羨公威稜嚴肝膽赤驚車驄馬人辟易
不羨公持皎鏡操平衡雌黃齊楚當主盟
又不羨大兒腰黃金小兒美如玉生孫龍
駒稱絕足但羨公紅顏綠鬢挂冠早手鑿
滄溟築蓬島華堂甲帳倚晴空樂部檀槽
破窈渺風塵世上百不索柴棘胸中盡除
掃雅道權場四十年鐵冠之人猶未老春
始青明府卷之三

五

秋未老已及百氣吐虹蜺牛可食尋雲長
自席高冥捉月何辭卷大白滿堂醉倒人
窺散此翁雙眸晶晶猶注射如翁風骨道
氣真堪又捧持日月酌氣母但教一笑閱
桑田何怕逢時有陽九他時雲仍纍纍都
期願翁也上樹探巢似小兒只恐世人天
促不得見梁溪愚公應見之

壽大瀛何郡伯初度

古來賢豪流出神仙籍身前行玉皇身
後佐明辟剖符擔爵等閒事道氣文心非
俗格維公東溟秀弱齡卽了了四始費鑽
研三墳恣探討彤墀射策譽久馳粉署含
香名獨早含香旋作古諸侯千騎東方居
上頭竹馬壺漿方在道兩岐五袴先興謳
歌謳聲四發盤錯獨爲理里巷似春溫官
衙似秋水白首太守美無度隱几蕭蕭一
始青明府卷之三

五

三十八

衲子人云墮地是名卿我道生身本仙史
仙緣世緣兩相屬何物勲榮不可獲請看
他時補天浴日人定是今朝鞭蒲飲水客

壽夏同野六十

本是孔顏徒却學岐黃術道逢垂死人傾
囊出芝朮芝朮只數片往往肉白骨邇年
藥草貴視昔倍其值典衣鬻產濟人羣及
至活人無所得黃金不可得綠酒時時有

爛醉張鬚眉軒然開笑口試探牀頭錢有
無爲問甌中粟幾斗天公何好弄餓彼秦
越人枵腹走東西倒却頭上巾杏花橘實
不堪飽仙醫一餓三千春翻身又見桑田
生

壽何約齋六十

是耳思聽鄭衛音是體思貼姬姜席是首
思簪玳瑁冠是足思躡珠璣舄是服思被
始青明

卷之三

三

三

千金裘是思餐八珍食萬物章章射一
生人生誰者定金石矧彼有財虜與彼世
家客習慣有故然勞勞在火宅六賊與七
鑿日夜相闕格所以馮生輩齒髮不逮百
夫君方寸無泥滓闔門峨峨淡若水守廬
無復平頭兒秃尾花厖供卧起鎮日把青
萍長時泛綠蟻食際六龍會門風萬石比
一子治一經五經互爲理已看亭長勝公

卿還見緗編傲羅綺阿翁丰格尚如童諸
子鞠躬似老矣吾聞龍沙八百地行仙居
指夫君還第幾

顧玉川當其壯年神足善走爲公卿

輩所向慕今六十老矣意在學佛

無復事此口占爲壽

玉川翁非儒非玄非釋也亦非俠士與隱
者長袖大帶冠離奇禮法從疎意從野汝
始青明

卷之三

三

三

足具神力一走數百里日走不見山夜走
不見水罡風障天紫長從兩腋起朝向燕
市游夜宿吳門裏問君胡能然默不言所
以神足不復問慙慙禮佛足芒屨自馳驅
蒲團自趺起葛陂龍杖信所擲游戲不出
西湖曲多君結念在諸天白髮蒼顏大士
前請看面壁青山老寧讓飛行大海仙
何天玉五十

以歌

關津飛霜白日變大臣不諫小臣諫貂璫
攫肉聲信信內吏不嗔外吏嗔忠邪相爭
邪者勝十年國事通未定金雞一呌天開
開半朽頭顱猶自刺頭顱幸已全聲華又
愈瑩逢于歸來抱石卧六朝風流在三徑
矧君知命正其時賜環賜玦何所知與君
且倒金屈卮

口占一歌送王德操游白岳

始青閣

卷之三

元

三

惟爾許... 夢寐學禽尚山靈苦不靈雨
脚... 又躑躅姑蘇道白岳那得上一月
不得上一日放杖走天門突而開芙蓉片
片陡古烟刷盡收冷光屑玉鋪珠撒瓊玖
五峯五老天半至覲衣霞裾太抖擻五老
向汝問汝山亦佳否問汝不答哆笑口一
笑峭然立峯首汝去今看五出花汝歸應
見三眠柳

始

之三

宋之三

三

六

始青閣稿卷之四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月夕爲雲所掩候之不出獨坐口占
一室但尋丈無人意獨長月容不得整雲
態漸披猖茗苦殊多味醪清也自香燈繁
光似漆照我讀書床

俳徊月不肯出驅

雲還復來攤書存舊蠹列四易新灰亦有
貧交積篝燈意續裁

其三

玉魄殊無分銀缸會有權蛙歌匝大野雁
字寫高天瘦削新生什類耐半死蓮微明
是何物城上火初燃

其四

姮娥向何處此際不相臨雨意欺猶淺雲
情妬已深半床辭樹葉五夜擣衣砧兀坐
無餘事挑燈獨苦吟

長夏久不入山經秋始至二首

久別山靈面經秋一往看聞鷄疏埒廣藩
鹿占陂寬石古多筋骨潭清濯肺肝林禽
囚契濶相向語溫寒

其二

始青閣稿卷之四

衆人門偏素馨葉聲兒女訴石

態老人形駢木如朋好孤峯似獨醒生平
雙白眼聊一爲山青

吳門薏寓喜與覺父兄相近於其貽

詩依韻賦答

已知仁是里更喜德爲隣屨杖無難命杯
盤可易親相依瓊樹好對草筆花新旦晚
來看竹還須問主人

秋日同許覺父諸君入支硎山一帶
結束排羣隊名山恣討尋楓酣飄赤錦禾
熟布黃金樹頂安峯頂雲心宿水心秋清
目睫爽百里見祇林

其二

少昊無微滓雲衣片片鮮屈枝防刺面側
樾慮摩肩種竹多當戶栽松亦有田與人
不識路舉足屢遷延

始青閣稿八卷之四

三

其三

取徑將圖捷穿林亦耐賒巖莎疑戴髮嶺
石欲張牙犢棧兼容豕桑畦并蒔麻小春
猶未及茗樹早生花

其四

百盤雲蓋頂千隴霧橫腰苦竹形骸悴喬
松齒髮饒有扉皆剗石是水必平橋到寺
尋僧話經壇盡聞家

過唐栖二首以風便忽至

芳甸吞何鉅長川枕亦雄綺羅花月下琴
瑟錦雲中市躍千金馬橋橫百尺虹石尤
殊有意卅子攘爲功

其二

沃土帶平川秋清倍可憐鷗庄容蠓橫犢
棧有龐眠柳陌騫長袖花街拾翠鈿維橈
津樹下隔水見鞦韆

始青閣稿八卷之四

日

三

已買剡溪棹矣而風雨驟人坐主人

樓竟日示同行諸君

舴艋不得上奚囊滯一灣雨澆當坐樹雲
失隔樓山市脯嘗何味村醪醉不懽同游
非尚子相歎路行難

下高壩至嵯縣六首

晴江蕩蘭桹皎鏡發重函測水無三尺乘
風只半帆媚人花受摘碍楫樹經芟碧漲

凌空渡仙仙意不凡

其二

晴空素練浮鼓柁自夷猶疊嶂疑藏虎飛
濤不辨鷗兩崖山刻畫百里樹偃僂安道
今何在虛來訪戴舟

其三

古沙深纈綠新淑薄浮青水折疑難進山
迴似屢經鱗行蘆荻岸鷗占蓼花汀日午
始言閑稿卷之四
中流飯溪魚瘦不腥

其四

未見汀花綴時多香氣黏清清裙練靜山
簇鬟紋尖挂席無驚愕持竿反戒嚴偶來
弄秋水吾意頗沾沾

其五

舴艋無長物秋江伴落楓短橈能蕩月破
席也生風水縮沙來補山窮垞自通玉山

行道上追想晉諸公

其六

石挺嵯岬骨溪流寂寞覓青蘿輕覆屋綠
篠密編垣傍水無三戶通潮有一門東山
遺廟在謝傳宛如存過東山山上有謝公祠

自斑竹嶺至太平庵山峽偏側中通

石澗往往有橋跨之目境勝絕

層阿開作棧危嶠立當關石鏘偷猿菓巖
始言閑稿卷之四

牙剝鵬斑風批不斷澗雲續偶窮山樵叟
腰鎌過言方逐虎還

其二

木勁先鋒導望系屈節要危巖將壓屋急
澗欲吞橋雲葉青爲障霞紋赤建標翻嫌
疲應接盡日走巉巉

行幽谷嶺嶺百盤而上勢極峻削而

日谷曰幽以屏嶂重疊密菁翳之

故云

壁巖不可辨微茫一路通水能飛上壁石
亦忝當空死樹巢妖鳥空祠閃恠風已行
九地下翻出九霄中

其二

嶂面犁爲路攀緣那得便雲霞生足底星
斗觸胸前過嶺俱成地來峯總自天偃偃
扶杖走芒屨不時穿

始言閑稿 卷之四

一百十六

萬年寺雪堂上人款接甚殷意如舊

好賦此爲謝

對爾幽脩意慚予嬾慢身禪心不廢禮冷
語亦親人曲室堆經帙方床疊布褥未當
諸佛食早已出茵陳

其二

祇林多白足惟爾最樸樸有法長韜晦能
詩不貢高呼童出棗脯 聽松濤感此

細繆意臨行首重搔

宿上方廣僧房與石梁相傍

方廣名空在僧房且暫留風敲金磬動瀑
打石床浮香氎帶襖褥緇衣裹蒯緱應真
脩習處與作夢中遊

其二

真俗非二義人天亦並名握雲持呪坐提
月帶經行怒咒摧燈影啼猿學梵聲夜深
禪榻下一片石梁橫

始言閑稿 卷之四

八

一百十八

投高明寺訪無盡禪師不遇從其徒

孫文心輩借榻二首

支策日漸曛來分四大床香氎隨例飯天
酒背人嘗侍者爭趨役僧雛自列行已公
何所適白日鎖松房

其二

維摩一榻寬清磬落松端褥軟雲分片錯

月破圓羣細皆禮佛一衲獨當官主者
知何似門人已道安

天台山居民貧甚見之惻然

剡壑爲居室三家號一村鹿麋同寢食假
續是兒孫水浸無鍋竈山遮敗板門頻將
窮域苦說向宰官尊

其二

山川非不好中戶產猶希壁壓藤爲縛扉
始言開稿入卷之四 九

殘槿作圍盤餐皆禾食伏臘一牛衣總有
烟霞色誰能飽翠微

台州道上天日鮮朗晴烟撲人大似
春候二首

目境佳如許蹄輪愜所之微沾蒸醉霽頻
拂掃愁颺瘦木生豐肉童山有艷姿天心
眷遊客幻此麗春時

其二

山靈如有助人意總能懽薄日微諦影晴
嵐可作團黃花不瘦瘠紅葉未汎瀾少女
風低拂香塵灑簪冠

九日上盤山嶺去雁山僅四十里矣

俗稱登高計未有高於此者獨插
更送酒人不見不無鄉園之想

紆跣意不憚高攀力已慵龍山垂看展雁

宕猛攜筇薄喜蒸衣靄狂憎落帽風黃花
始言開稿入卷之四 十

插兩鬢長笑度危峯

其二

瘦骨重山上屏顏亂石邊舉頭方鳥道測

足又龍淵何處無離菊誰人送酒錢不須

看落帽一衲去踟躕

黃巖界內田疇膏美不似他邑

百里黃巖界居然是上腴鋤巖牛抱犢巢

堅鶴舖雞槍老多空腹榆塞已剝膚耕耘

能自樂不道有蓬壺

東谷四首

草舍疊重阿藍輿踏淺莎倦雲隨路宿醉
葉向人酡隔水魚叉出當風虎箭過所居
隣佛國比屋誦彌陀

其二

野老何知識安居意獨驕石城橫一幅沙
水東三條方竹持爲杖枯松琢作瓢羣峯
始言閑稿八卷之四 二
圍合處亦自有平橋

其三

家隣新酒社門對舊浮屠野篠柔如槿山
茶苦似茶鹿皮衣任結蛤粉壁多污藜藿
僅克腹官租不敢逋

其四

松日烘寒竈蘿屨掃破扉深潭魚不長貧
屋犬能肥荒壤無澆俗空林少殺機居民

忘盥櫛應是見人希

太平庵投宿三首

甘露瀝庭蘿方床置貝多酒來當佛懺詩
就倩人哦侍者司香倦沙彌習字訛長廊
貪立久珠斗度銀河

其二

竹語響刀刀空門倍聞寥鳥王朝佛座鹿
子臥僧櫺香盡猶餘篆經殘尚韻潮平生
始言閑稿八卷之四 三
不語椎山鬼其相招

其三

一幅袈裟地居然丈六身野俵羣拜佛善
虎不疑人苔蘚軟於褥梅檀列似薪金錢
給侍者欲作後來因

予歸自天台聞林若撫尚滯白下招

之

越水人方至石城客未歸予開新酒社君

吟不子金子多未班生賦就非拈杯
問吳苑須及蟹初肥

舟行甚適得句八首

百丈牽絲上船頭浪細翻鷄聲出水寨豕
跡印沙村席定山皆立橋迴樹盡奔長綃
休脫泊有月照黃昏

其二

桃腮微暈赤柳眼乍波青鶯坐逢人起鴉
始青閣稿八卷之四

啼見客停沙紋長貫荇雨點不分萍宿菰
風吹徹時時鼻觀馨

其三

祇愁游計短那怕客程賒鳥過穿雲葉魚
來嚼浪花酷嫌新醪酒香詫舊儲茶載得
縻蕪雨強他貫月槎

其四

霞旌排棹尾雲蹕傲船頭貝葉連詩卷軍

持襟蒯緱覓隣無半戶問族有羣鷗拍起
三洲樂游魚個個投

其五

穩坐弄漣漪香颺進艇遲不憎黏柁荇間
斬壓船枝續棧臨涯嘴鷗庄列水眉雲山
青片片對岸一支願

其六

春日好飛廬中流意自如土膏無病草水
始青閣稿八卷之四

活少窮魚檢甕開新釀探囊讀異書兼之
絕來徃身世在清虛

其七

舴艋小於葉川光遞吐吞擇醪數問店乞
火遠投村揮塵招雲魄沉竿弔水覓中流
敲鐻板鷗鷺兩邊屯

其八

尋游不計日自在破潺湲居屋低於岸揚

直上山蠶祠風四壁魚汊水三灣物色
防尹喜披裘暗度關

春暮吾宗江州守道卿以觀後過訪

酒間賦贈四首

一返朝天駕隨來處士家酒腸無硯礪官
況有煙霞趁雨忙鋤筍驚雷早試茶相看
同水木祖德各休誇

其二

始言閑稿卷之四

三

百七

以爾談天客尋余到草萊山童如熟習庭
鳥不驚猜花片連吹墮松濤迭奏哀世情
多解妬珍重出羣才

其三

五馬勢昂藏依然白面郎但知談鮑謝不
暇說龔黃盡撒花間隊旋開竹下觴璽書
連篋草兩兩在奚囊

其四

德曜在衡門蒼茫紫氣屯如何羣從列却
是大夫尊坐久蟾將匿談深蟲屢捫阿戎
相對好竟日把蘭蓀

夏夜二首

明霞張綺幄靈籟汎銀璫月似丸能弄雲
爲屋不牢品泉題綠茗賭菓筭紅桃河朔
杯須把沉酣是爾曹

其二

始言閑稿卷之四

二

一百八

當晝苦炎烈入宵猶不支冠衿容盡去塵
筴每兼持撲面流星過如毛細露吹謀懽
無別術射覆與彈碁

結夏五首

不作跣趺坐匡床處處施人抄兩都賦僧
請八關詩鶴具難馴格松無易屈枝方塘
鋪藻荇拭汗且臨池

其二

二丘饒毒熱喜得水粼粼旁岫爲羣從前
峯是上賓鬻花長作券貽苟不徵緡赤帝
雖亡賴炎威有道民

其三

蠟屐生涯在園林日日親屈枝揉作枕密
草藉爲褥麥隴營如舊瓜田拓又新學農
兼學圃垂老赫胥民

其四

如青閣稿 采之四
遲暮景貪駐難教駐赫曦燭煩無綠雪拂
汗少清颺魚尾勞將赤鷗衣曝漸緇衲頭
予耐熱禮佛尚三時

其五

霞綃非不好其柰蘊隆何珠斗將爲炙銀
河已涸波望霓情獨切喘月語偏訛盡道
霄星密明朝暑更多

秋沙出郊卽事二首

出郊六七里結伴兩三朋地免奇窮戶山
存苟活僧牧豕營廢棧養犢佃旁塍誰道
秋搖落煙霞日漸增

其二

野鷹目不瞬山鵲尾多文酒肆袈裟坐茶
丘婦嫗耘楓飄鋪赤錦禾熟匪黃雲醖得
金錢在雞豚賽歲君

山阿中有屋數椽疑是隱居直入其
始青閣稿 采之四
室

谷轉復爲谷當雲結屋孤花深藏吠犬粒
刺引饑雛在野無農具懸門有佛圖主人
何處覓應爲客來逋

其二

結廬在林端秋高辟荔寒木榴何用療石
蜜不教乾雀卵呼鷄覆鳩居仗鵲安物情
多假借偏是世途難

重九與客登九龍絕頂二首

載酒入琳宮憑高瞰遠空
蒸衣剩有霧吹帽獨無風
山骨枝枝瘦峯頭個個童
一條叩竹杖直過石門東

其二

挈客身前引扶童力健攀崗巒
六七折水竹兩三灣
雲白非衰相楓丹有少顏
追思落帽事此地亦龍山

始青閣稿

卷之四

九

冬夜與若撫孺子諸君集織雲堂二

首

雨溝疏滯葉風磴擣繁枝約法嚴行酒闌
題猛課詩瓦盆盛郭索土銓煮蹲踞襟坐
不相矍雄談競鼓旗

其二

香蕤龍涎重燈擎鳳蠟輝聽歌能辨謬訟
酒不知非侍者肌生粟羣公肉欲飛
逡巡

歸月姊庭樹有重圍

歲暮村居辱元成丈攜善歌者見顧
流連兩日夜彼此意甚適酒間得

詩六首

迎門山數點與作歲寒交兼得詞人寫尋
幽到草茅家雜聊入饌野獸不登庖有客
都沾醉頻將瓦缶敲

其二

始青閣稿

卷之四

三

七

窮村值窮紀壁塢似鴻荒淑氣君攜得寒
威余爲忘糟床因石架舞榭傍池張豕鹿
知人意來泰僂僂場

其三

凍日猶堪炙寒雲未可披
蘭鐙排斷檻檀板掛踈籬
盤菜鷄羣啄門扃犬自支
真人纔信宿紫氣已淋漓

其四

嚴霜批大壑苦霧釀晴天話許樵人答杯
要田父傳衣冠今日野意態舊時顛密坐
不知冷臨風欲卸棉

其五

風作青獅吼雲爲蒼狗來煨爐多楮拙代
褥有莓苔譚餐村翁笑歌停牧豎回持螯
上前壠如躡最高臺

其六

治青閣高卷之二
徑口堆鼓棘簷牙習恠藤喜無催課吏但
有乞詩僧餉客肴三櫟園人樹一層虹蜺
君競吐大陸已消冰

新春入山二首

咫尺園林路徘徊倚瘦筇經函將發覆酒
甕未開封候客龐先鹿稍花蝶後蜂新春
無異象僅得雨餘峯

其二

至草忽長攜筇昧往還苔紋封舊跡石
面點新斑計樹皆添歲探花未破顏如何
連夕雨不得水潺湲

新歲書懷二首

忽忽六十載林居却半之曾無捉鼻想不
少會心時水石歸經畧雲霞屬主持歡場
一切事尚與少年馳

其二

治青閣高卷之二
青松新斫杖白氍舊裁衣老衲幸已是故
侯何必非曾無衰病態早悟死生機能隱
奚林市無心配少微

訪友二首

枉自說情親相違且數旬主賓不改舊僮
僕已添新點鼠眠松頂饑蟲噉竹身多君
能好客鷄黍薦頻頻

其二

入門聞主在吾意已飛揚戰石欣泉猛遮
山恠樹長鶯笙因覓友蜂蜜特供王月出
不知返觥籌正未央

始青閣稿卷之四

始青閣稿卷之四

三

五

始青閣稿卷之五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五言律詩

與客夜上虎丘尋僧時有微月

朦朧上寶剎想像得金繩緩踏生公石微
窺大士燈熟眠龐自樂疾竄鴿多情蓮座
殊堪禮無人剝啄磨

承明兄同達先上人過我山園有詩

始青閣稿

卷之五

三首奉和

水向雲根竊山從屋角觀魚倉堆荇衛鶴
解緝蘿闌裊幄烟生柳蒸衣氣有蘭烹葵
無主在亦自得清歡

其二

宿靄長依榻奔雲盡到亭鶯林多舊友鹿
戶有新丁掛衲分松翠揮毫借竹青女牆
一十二柳外立娉婷

其三

日燧薰花煖風輪赴木徐喬松君子似秀
石美人如烏鬼輟輶轔叫蜂王拱穆居竹間
開丈室盡蓄養生書

傷廢剎

衲侶不可見銖衣上古塵恠禽啼似鬼老
樹立如人磬廢黃金剎鐘沉綠字湮經壇
無剩物帝釋也長貧

始青閣稿

卷之五

其二

累日無飛錫諸天盡蓋茅壇塲狐亂據門
戶虎頻敲丹帙堆階面緇衣挂樹稍因茲
悟人世一切水中泡

過鶯脰湖湖水夙佳爲煥茗啜之

蓬橈小如許一葦忽馮陵兀坐難舒足長
眠但曲肱汲流多市婦喚渡有田僧旋取
湖波淪銀缸玉露凝

憩西湖大佛寺門良久但有鐘聲無

一人跡

秋清尋古剎知在畫橋東織露玄蟬碧稍
霞白鷺紅寺心抽老桂佛面有飄飄風
殊無意時時遞遠風

其二

湖雲共湖水青黛與青綾坐感苔爲德凭
知石效能佛花顏瘦瘠仙犬骨峻嶒一衲
始青閣高卷之二
無來去應多禁足僧

日暮平望道中

秋渚淨無滓明霞列水扉半騷爲柳態絮
白是鷗衣山轉旋恭立雲來又背飛官橋
行盡處田父射雞歸

其二

但有蒸林靄曾無沸陌塵犬聲憎過棹犢
眼妬行人測水頻分若推蓬可悉鱗葛巾

時自轉風起在青蘋

荆溪舟次予體小極兼之秋雨連綿

却無厭怠暢然有作二首

百里荆溪路攤書強自支鳥舍煙語細犢
擁霧行遲山老尚多韻林昏却有姿黃花
何太瘦予瘦或如斯

其二

山水故亡恙微疴豈厭游尊疊藏枕底詩
始青閣高卷之三
卷在船頭夕漏惟司雁烟村欲聚鳩春糧
先一月曾與尚禽謀

又雨舟二首

鼓棹動齟齬無情是雨師汀花眠不起津
樹立難支野色全非也山痕或有之可憐
沾濕羽頻揀最高枝

其二

風稜何峭削雨脚不從容甃豁高低樹旋

遠近峯魚簞凡幾遞陽陣許多重卜瓦
知晴霽芙蓉翠可供

吾宗有諱望者族之倚頓也所居第

宅廣至二百餘畝今過其地悉成

棘枳子孫拾敗甃殘礫累屋其上

以居余爲愴焉和友人作二首

素封不可問廣廈已頽然砌冷飛紅霧墻

空出白烟銅山惟免走金穴但孤穿藏鐵

始青閣稿

卷之五

五

三

今何處方知種德賢

其二

吾宗有倚頓築室舊嶙峋亂草僅爲牧荒

臺鬼笑人栖烏方匝樹語燕久過隣不必

山陽笛今予感慨頻

伏日覺父若撫伯忘諸兄先後見顧

坐次偶作二首

結夏無餘事剛支老病身琴書偏諱我巾

憤也仇賓復籍雲千片徇狂雨一巡北憲
同夢蝶總是赫胥民

其二

君來非襍穢余懶失逢迎竟日惟茶椀先
時罷酒鎔習眠無刺簾屢奕不收秤頗惟
階前蟻炎天有鬪爭

塔照亭落成眺望和許伯忘韻四首

吾儕意不乏小構亦多奇高座隣於榻浮

始青閣稿

卷之五

六

三

屠立在池蛩鳴無別調竹瘦有餘姿一片
清涼地凡流未許窺

其二

刺絲苔能挽周青篠爲繁泉從人背度對
與嶺頭平獨去鳥何意徐飛葉有情秋空
殊自好不復歎淒清

其三

離奇紛滿目不碍是烟蘿僧至隨麋入童

行謙鶴過重泉飛曳練古樹立披簑僖父
多嘲刺名山柰我何

其四

銀塘三尺水荷葉自田田塔火明於電谿
雲煢似烟鎔爐如對語明鐸亦留連吾意
都無著蕭蕭飲露蟬

爲文成美題香草垞二首

但自無塵慮何妨闌闌間護莎權作埒愛
始青閣稿卷之五
樹學爲山鶴骨薰花氣麗身印蘚斑尋僧
說小品往往月中還

其二

問字曾無處披香始得君石頑偏自拜山
好與人分壁老多蝸跡經殘有蝨文銀塘
數來往獨數白鵝羣

初十日晚霽人謂元夕有望爲之色

喜

連旬雨不絕晚霽一開襟林起垂頭樹簷
翻塌翮禽幾多雲甲遁薄有月稜侵栢酒
應猶設呼兒次第斟

其二

山泉非一派水勢盡歸池欲覓難逢月先
招久匿曦新苔連舊蘚穩路作危陂太乙
光相近傳燈敢後期

山中春寒二首

始青閣稿卷之五
惻惻春陰重幽棲不耐寒空厨出火細凍
井下瓶難山骨癯無賴巖膏委欲乾雖然
謝城市猶是怯煙巒

其二

三春號富貴此際似途窮毒霧生於屋輕
雲偃在空攢眉花不笑調舌鳥難工強意
爲豪飲差堪吐白虹

過歷村二首

亂那能指山多不受稱一壺投社客雙
漿渡溪僧鴉餒長餐雪麗僊屢涉冰扶童
過前嶺橋敗欲凌兢

其二

白板住丹嶂家開四面扉陌頭松寨小水
春稻田肥雲陣驅鴉宿煙條曳鷺飛輿人
入酒肆個個典衣歸

京口晚渡得陰韻三首

始言開稿八卷之二

九

下全

金輪天際破水鏡餐重雨津婦拋家髻蒿
師露肘衫雙拳無力漿半使漏風帆未便
乘槎去企企亦不凡

其二

出日荒荒薄江天半蔚藍帆輕稚子放柁
小婦人擔兜下屯青鷗行界白嵐中流
見佛塔合掌欲遙參

其三

日光徐蕩漾拈出衆山尖隔浦流香篆連
舟上畫簾啓蓬看鷺立撥行見魚噉容裔
鳴橈去無煩風力銛

路值一僧似有知者立爲贈此

衲流多莽莽喜爾甚安便圓笠一錢買方
袍百結穿食投荒場乞行值斷碑眠爲問
翻經處南朝古寺邊

雨後日將暮過甘露寺四首

始言開稿八卷之二

一

二〇三

蠟屐尚能任丹梯獨自躋滑苔餐雨碎高
柳枕潮低鼉鼓招江燕鯨鍾怖水犀孤亭
落日暝疑是大荒西

其二

寶甸青微褪香林翠未埋山川盡吳楚舟
楫下秦淮夕講魚聽法昏鐘鹿赴齋江神
如有待草樹早安排

其三

首不復進藍輿上翠微潮音應了了梵
影或非非蛟跡沿香榻龍涎噴寶衣一僧
似支遁馬上帶雲歸

其四

駢羅纏石磴步步欲扶藤戒律禽先習空
門犬不憎身瞻三世佛心念六朝僧龍象
多非昔祇林也廢興

雨後袁使君夏游馮氏園四首

夕子月
初八
宋
卷之五

二

八

亭臺低枕水過雨益生妍蘿幙縫來密苔
錢鑄得圓花明消宿霧樹重有殘煙朋好
足爲樂何須地主賢

其二

雨隙偶來此入門忽大晴竹支無別族鹿
胤有新丁雲學偃僂進花工語笑迎濁醪
不可耐雙頰已先頰

其三

門有千條柳池無一尺瀾鷗雛驚侍從牧
子笑材官行炙穿花到將杯掃石安自嫌
山野質半日混衣冠

其四

市外還通市林中別起林烟開山有路日
就水多陰積葉不勝掃奔雲何處尋聽歌
入人侶豕鹿也知音

承明若撫以久雨不至梁溪端午前

治
清
閣
稿

卷之五

七

一日同舟過訪投以二律依韻答

之時兩兄各將游白下

此時方見夏今歲總無春門者或辭客園
童已認人身將游上花口不說平津鮭菜
堪爲饌山厨莫厭貧

其二

扁舟同到此帶得水花香雲幙未及剪霞
衣已自張流鶯爭占樹巢燕各分梁那怕

重陰襲葵榴逼太陽

山居偶然作二首

山居無惡事在在得清歡
茗社旬三赴槽丘約數端
鳧肥身自白鶴瘠頂猶丹
玉軸臨池寫新除太乙官

其二

一壑老行藏烟霞日較量
竹心微得路石角銳侵床
竊菓獮兒黠啣花鹿子忙
冠裳都爛盡只作道人裝

山居辱維揚張比部楊伯見訪酒間

賦贈一首

壁塲結茅深名流喜見尋
門停揚子棹囊挾廣陵琴
舞袖雲霞片歌喉山水音
看君愛真率知不戀朝簪

水花倚閒坐偶成和周承明韻二首

水雲飛不去片片入迴谿
柳重眠多熟簟

豈立不齊防花蕙犬吠攫食怒烏啼咫尺銀河在曾無上漢梯

其二

輕拳白竹杖小頓赤欄橋
有客龐先報無人鳥盡驕
唧唧插木短庖富引泉遙
偶話無生事頻將塵尾搖

久雨後過山曲徘徊諸村落

向出嫌街藪今行喜陌塵
山頭不坐佛樹始手開稿
八卷之五 腹可藏人過虎無完壁
興蛟失舊津村儂習城市吏治儘能論

其二

深谿雙鷺立破社一鷄鳴
石板桑條細沙田麥穗輕
飯香隔壁喚茶熟下堦迎
畢竟山村好居民盡有情

山園早熱曉起坐水花倚二首

一片山間地烟霞侍寢興
無童能放鶴有

鹿早隨僧荷氣嫌蒲奪桐陰倩竹增雖攜
白團扇未敢撲青蠅

其二

清氣尚餘露紅光已報暎抱溪諸路滑架
壑一橋尊鳥出飛將母猿來領得孫科頭
望天未怕見火雲屯

於濠原上見人廢宅

物態一遷徙世情遂古今未溫經歲竈尚

冷青閨稿

卷之五

十五

挂隔年琴車馬無新跡藤蘿有舊陰可堪
隣右笛更傍月中吟

行園偶值游者

人步鶴亦步行過楊柳陂經房一衲待茶
梳二童持葛和長露脰藤枝不隱眉喜逢
游客好屢謝主翁隨

此日晨起稍熱而少選忽涼卽事二

首

雖然當火令火正尚逡巡洗局雨嫌驟捲
簾風喜頻鼠緣瓜蔓重龜坐藕花新天吏
原無暴炎威宥道民

其二

石痕多剝裂樹瘦盡槎枒掘筍怕虧竹斬
藤虞及瓜勝場不廢奕清事但存茶鎮日
看山坐身披一幅霞

於繩河館水次納涼聽青衣度曲和

始青閣稿

卷之五

十六

林若撫韻

礎潤將來雨池翻已過風語花頻報客角
獸屢推童斷藕絲牽碧分瓜子散紅不嫌
巾履錯檀板亂敲空

雨後進宿茅山元符宮十首

九曲神樞邃三茅道系遙同扶列宿坐竝
受百靈朝虎隊排丹彤龍羣下赤霄飛騰
中夜起玉節亂飄颻

其二

臺殿鎖嶢峴憑高子夜寒天厨司六甲星
仗引千官啼犬長如豹栖鷄好似鸞步虛
聲動處珠斗挂欄杆

其三

羽流不待問指點說仙蹤清露入殘磬白
雲懸敗鐘松低猶載鶴潭小亦儲龍秋至
不蕭索全山紫氣封

白石閑高

卷之一

二

七

其四

松樞開日月恍惚似天都石榻支龜甲芝
童餵鶴雛懸燈百恠匿燒藥萬靈扶法酒
未深醉雲烟已是鋪

其五

鈎霧攀危磴盤雲到古臺睡鸞驚欲起仙
犬叱還來瓢貯長生藥爐存浩劫灰庭前
有青桂云是八公栽

其六

觸雨禁三面檐雲恰半肩言尋紫芝客遂
往白榆天玉乳松間釀丹經石上鐫一翁
厭火食絕粒已多年

其七

借得神廳御行來午未亭茗分雲片綠飯
煮石牙青鶴遞人間語松爲道者形仙童
殊解事日落卷殘經

白石閑高

卷之五

十八

七

其八

諸溪瀉乳碧一路劃蒼蒼洞杳龍長臥林
高虎不藏左連元放宅右隔隱居房妙氣
時時到靈函發寶光

其九

洞天推第八福地此居尊龍虎躍松頂猿
猱語竹根三峯分伯仲列岫自見孫欲向
茅君問真詮無一言

其十

巖木多長壽林花亦小年采芝頻候鹿偷
藥慎防猿易醉中山酒難窺大洞篇披衣
坐申旦金磬落揺天

飯軋元觀六首

逢人皆白甃撞飯是青精山骨支檐立雲
覓著樹行引泉淘藥品搗石置茶鎚何處
銀璫動茅君上太清

始青閣稿八卷之五

其二

藜杖行多迓荆榛一任刊霞懸絲是嶂日
耀錦爲湍苔蝕仙人履塵高帝女冠羣真
在何許宇宙此中安

其三

白袷偶然至黃冠出候頻星辰壇下鬼風
雨谷中神碑字鐫從漢輿圖勒自秦雕胡
晨噉罷齒頰有香津

其四

馬嘶殘雨度烟甲滿良常醴出泉俱匿芝
生草不芳奕因無競對琴以絕絃張竟日
如經歲仙源一倍長

其五

剝啄花源下仙扉乍一開青精食侍從紫
絲與輿臺鹿伴多相讓禽心不互猜混元
衣未就買得白雲裁

始青閣稿八卷之五

其六

雨過淨花坂雲深失藥宮石屏橫疊翠丹
磴亂流紅侍者皆儒冑師尊似上公清颺
下松頂隔院有絲桐

過軋陽道人靜室有贈六首

雨歇停甕子握衣道者盧靈廩窺鼻息仙
犬嗅衣裾餐籈奇書出絨奩異藥儲何當
換凡骨脫屣上清虛

其二

蘿荔結爲椽巖巒別一天厨香無肉氣銼
碧有茶烟隱豹文三變支龜甲百年誰言
羽士俗在世有仙緣

其三

已字峯巒峻峯頭道者關窻留虎豹跡石
駁鵬鴟斑挾樹進十里隨禽渡兩灣桃花
玉洞上乍喜得躋攀

始青閣稿八卷之五

三

其四

仙種豈多得居然在弟昆一從山鼎立千
載道風存白鵠歸天上黃冠住此村爾身
似徐甲莫忘老君恩

其五

石徑杳如許仙家長子孫玉芝千片葉琪
樹萬年根野鶴憎人語山俚怕履痕盈庭
習羽簫月朔禮天關

其六

未受茅君訣先諧羽士期褰衣沾石瀝刺
幘有瓊枝酒待樂巴餉書從鬼谷貽松間
賭棋局贏得一龍騎

新春雨雪無所事事有客問及答之

雖更新歲序不減舊行藏中酒兼賢聖攤
書只老莊乞花分送帖種樹遠求方早遂
惟場去春多一月長

歲閏二月

始青閣稿八卷之五

三

其二

寒暑任顛倒皇天真小兒霜稜皴石頰雪
戟斬松皮馬齒於人長鷗盟不爾欺年來
多一事欲鐮鬢邊絲

春寒二首

怒電窻間打流澌榻下橫炙衣無暖氣號
木有雄聲歲酒虛隣里春盤謝友生山頭
十丈路騎馬亦難行

其二

惟是重陰後偏當麗景初形骸窮逾放意
興老猶舒雪隙闌來鹿冰心鑿出魚欲留
春意在新棘不教除

山樓望雨中游人三首

三春無瑞靄一月賦愁霖鶯老猶藏舌梅
肥不吐心衣銜飛霧重屐入亂雲深山市
人如許依稀半陸沉

始言開稿八卷之五

其二

雲頭一片黑馬足便應危怕滑爭攀樹驚
嵐且問梅春衣連襖襖雨具雜罇罇共說
陽和少都由未蟄雷

其三

合沓去如麻山頭噪午鴉爭先投酒肆取
次借僧家杖舄揉雲葉衫帶雨花空厨
無飯食童子學搏沙

冒伯塵從長干過訪下榻山園賦贈

二首

多君高士駕過我野人家放出當關鹿移
來解語花黃雌新伏卵綠茗乍生芽故事
平原在毋如剡曲楂

其二

藉爾清真甚今余簡朴安到門先卸屐傍
榻後除冠簾展松皮滑杯拈木瘦寬連宵
始言開稿八卷之五
費清話臥起日三竿

辛酉端午要徐日方於山齋小飲得

詩二首時邊耗甚急

何處劇懽呼龍舟弔左徒忠魂留楚地遺
事及吳都敗壁俱懸艾新朋與泛蒲干戈
日漸滿珍重辟兵符

其二

綠蟻泛嘉晨瑯盤肉黍陳榴心葵似火艾

葉剪如人續命何煩縷澆愁且折巾四方
多難日羨殺葛天民

始青閣稿卷之五

始青閣稿卷之五

三

始青閣稿卷之六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五言排律十四首

鴻寶堂秋蘭花下留錢徵榮小集看

演藍橋傳奇錢有作和韻

祝融收虐政少昊引新涼玉露酥煩骨金
風擣濁腸連旬岸巾幘此日理衣裳曲檻
芙蓉襯珊瑚欄薜荔裝不禁蘭氣餐直使麝
始青閣稿卷之六 一

烟藏襍出笙竿隊高懸傀儡場玉人扶玉
杵瓊女薦瓊漿方合藍橋香隨聯碧海航
羣仙遺勝事千載嗽餘香人具長生筭家
儲太乙糧木公非惚恍金母詎荒唐總被
塵鞅縛難於洞錄詳蹉跎悲藥物醒醒笑
皮囊慕道予方切懷仙爾亦當倘然生羽
翼相與共翱翔

雨阻國清寺二十韻

名利當名岳隆然峙一方昔與經劫火今
創是靈光嶂益丹青堵巖開翡翠房五峯
爲保障雙澗作金湯龍藏從天錫鸞箋是
御將仙踪有寒拾法址肇隋唐玉棟栖金
爵銀塘浸寶坊投筇星燦爛倚策雨蒼茫
七佛雲爲護諸天墨作粧覺花陰慘澹祇
樹影頽唐趺坐居僧上經行過殿旁塗成
廊下壁燒徧佛前香按牒資舒藻披圖備
采芳沙彌頻乞字行者或持觴腥臊無煩
薦伊蒲好自嘗坐刪題過句兼校食餘糧
勇賈如禽放途窮不阮傷占星驚照潭披
露喜生凉化國心徒戀名山願小償聽鷄
命儔侶明餐又助勦

明巖山一首

賈勇直無前仙巖屢策鞭鉤來雲似錦路
去草如綿水索當空下天梯帶日懸崖冠

禽不度石漏鹿能穿刻畫山形詭丹青野
態妍乘陽無死木受法有靈泉病續眠花
早雛猿上樹便伽梨多百結壇社已三遷
塵冷諸天座苔侵七寶筵香厨不見火僧
舍久無椽寂寞彌窺道蕭穆可悟禪寒山
有遺詠鳥道絕人烟

西湖主人樓坐雨十三韻

避俗如逃雨人羣不可捐如何佳麗候積
始青閣高卷之六 三
晦又連綿三竺雲齊抹雙高雨對懸庭無
久駐日厨有不飛煙翠館停歌袖朱樓罷
舞筵問津疑如婦望舸羨登仙柳濕腰初
重花澆曆失妍琴書敲浪蓋衣桁疊苔錢
蟻穴封多固鷗庄建屢遷郭巾不住墊謝
屐竟難便強命山中駕旋回道上的轡苦同
玄豹臥擬把黑蛟鞭安得女媧石相將補
漏天

秋原看田人放獵

時豐多逸豫田畯也豪華劍室纏纖草弓
衣織熟肺彌天張巨罕匝地布長置刊木
轟如電燒山爛似霞梁原非灞岸青坂卽
黃沙殪鹿崩其角摧狼折厥牙三驅擒數
兔一餐貫雙貳貳胎卵生難護蚍蜉命可嗟
羽毛紛墜葉膏血洒蒸葩剪殺誰傳教程
鮮各浪誇智誰先宿石仁總後西巴委肉
始青閣稿卷之六 日
爭田犬流腫噪墓鴉席苦如列狙擊正當
鳴笳野獵官無禁虞羅後有加收禽若算
馘秉炬喜還家

通政許公寃心玄理今年七十有索

贈言者應之

機山方藉重泐水獨尚羊耽戀簪纓貴惟
留翰墨香鷄皮三變少鶴髮一何長名理
推玄度人倫似子將道進堪表宅畏壘特

名鄉厨釀中山酒書窺大洞章養狙收橡
栗餵鹿採菖陽豹隱深依霧鸞驂欲叫霜
藥燒方在案局散子拋床玉樹森成列瓊
芝好自嘗庚申不厭守甲子故難量

不腆菟裘辱臬憲見枉作竟日周旋

同賦二十二韻

紫氣偶關得真人特爲投雲霞當扈從禽
鳥代呵騶六郡師皆散千屯騎不留苔青
始青閣稿八卷之六 五十五

延短屐篠碧染輕裘振策靈祇迂懸符鬼
恠復瓊標參玉樹雕管載銀虬使節山加
重臣清水讓流鷗衣羣白蠅蝶粉墁清油
坐嘯巖巒應周容象緯搜行觴皆廟畧捉
塵是軍籌杯酌仇苛禮盤殮謝庶羞鳴泉
和琴瑟爽籟簾苔瑩篴顧曲回檀板添香進
茗甌人當碧嶂曉地擬絳河幽詩壘勞培
擊文機妙獻酬衙官呼屈宋僕役命曹劉

大匠有如此小巫能敵否鹿爲僉日月鶴
與頌春秋公等真名弼吾儕媿故侯下交
情鄭重仰德意綢繆道自文章合光生洞
壑幽一時浮白飲千載汗青求

夏日同許覺父山園樹下納涼和韻

挈客雲林會青藜破草痕全無曾認路多
是乍恢門薄染新荷面橫生古樹根刺冠
妨折幹炙袂喜香蓀嬾散松間坐淹留石
始青閣稿八卷之六 六十三

上尊披襟煩惱豁坦腹笑言溫日落下遙
甸風來自遠村炎津開陰界火宅有水龍
天地鑪錘似乾坤指掌論乘涼過白日納
爽又黃昏

別公超久矣頃承過訪要之下榻賦

十七韻

已是三年別能無十日期顏垣聊命剪敗
榻且教支酒掃人猶在門庭路或移綠苔

元舊友翠竹是新知樹老皮初剝荷高柄
乍歆鶴雛驚杖屨鹿子認鬚眉桐蔭輕遮
席松風淨拂籬屢開今日甕共把昔年卮
禮失曾無較機忘更不疑烹泉多瘦茗佐
肉有肥芝詩壘堅難敵談鋒強自持北窗
齊放脚西爽迭楮願不少攜琴伴還多顧
曲時頻拋欲報贖每覆未完棋木石添幽
韻雲霞起麗姿莫教輕別去朗月費相思
始青閣稿 卷之六

蜀山一帶溪山曲折青翠襲人居民

十九治陶余絕愛之賦得十五韻

東溪徐放擢秋老白蘋香聚齋爲門戶攔
砂當堵墻芙蓉峯領秀薜荔渚裙長官市
皆陶市山鄉亦水鄉比鄰僅隔槿畫圖但
分楊土銼排當阜繩床列在場挿籬能禦
虎持挺善驅狼穢賦堪埏埴人安足稻糲
荀萌肥過雨茶蕾瘦愆陽佐飯蒸新粟

杼伐敗篁樹頭多樹出溪腹有溪藏楓度
堤流亦未眠陸陸黃鳬各自認鷄犬亦
相將水墨描成社水綃綻得庄沿流供泛
臈有酒自頽唐

和林若撫池荷乍開園丁以雙花作

供十韻

索藕元殊種分花却竝芳潤從碧溜漬芬
以白紈颺一體鮫鮓色雙條翡翠光實輕
始青閣稿 卷之六

或實重絲短亦絲長誓水心同結規流面
合粧協行投浦淑連袂在瀟湘愛我銀鈎
弱嗔他玉釧香吳裙褰鴻鵠鄂被戲鴛鴦
雪腕應齊潔冰盤不獨涼若教擎日午兩
兩傲朱陽

妓女王脩微意將入道詩以贈之凡

十韻

念爾拋鉛粉居然謝狹邪長依多寶座

逐七香車避不燒龍腦要人種雀芽洗紅
嫌印指唾碧訝生花津上應猶妬林間王
可誇青蛾多道氣翠袖是詞家秋水紋能
剪春山黛不加工窩堆錦繡舌片中烟霞
此世薛洪度前身夢綠華悔將丹鼎質十
載學琵琶

春日章章父自楚過訪下榻山園數

日賦贈十八韻

始青閣稿

卷之六

九

多君來笠澤帶得郢門春嫩蕊纔張幕示
莎作疊裊典刑存舊木剪伐是新榛樾刺
防鈎袂巢泥慮點巾背人松落落對客
恂恂絕嫩無類異沉竿有臥鱗雲情詣似
友石貌儼如賓人懶憎麋捷童頑公鶴馴
糟場規再設曲部令三申泉品徒推山
厨不逮郁梅檀必子夜杖屨或侵晨吳
斯文在肝腸我輩真坐能容野衲語不及

朝紳寵辱都無問行藏各細詢烟霞元約
東花鳥亦情親圖史平時列觥籌此日
青藜方最健墨綬又將新章父即入京謁補似爾
誠張楚慚予獨避秦

閩林茂之楚譚友夏以前冬月

春復來所貽詩具悉此意如

答

昔至冰霜厲今來花木榮同游原夙好並
始青閣稿

卷之六

十

詰有孤情衣觀湘蘭馥囊攜閩荔輕玄談
鋒互豎白雪調相并風軟池紋細烟微
級明山容存古態水奏學新聲燕壘
棟蜂房列兩楹竹高孫不弱松落子
堦下枕眠柳林間掉舌鶯祇深離索
作歲時驚

始青閣稿卷之六

始青閣稿卷之七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

七言律詩七十二首

銓部郭天谷以微服過訪衡陽

賦贈一首

雀羅著戶枉高蹤魚服誰知是白龍

山公精藻鑑何妨尚子策藜筇

和羹煮石乳纔濃當酒供莫向關門收紫

氣須令尹喜得追從

八月十五夜與包彥平錢徵榮

山園看月演劇四首

藻井金鋪傍水隈清流清夜此徘徊

屑玉當場出細語鈎香隔坐來假面

千隊伍分形月挂萬樓臺愁城破

黜不遣庭前鷗鷺猜

其二

玉露廉纖灑玉墀下元不異上元時全無
箕伯窺簾幙但有姮娥侍酒卮舞出陽阿
新按節歌翻樂府舊填詞名山烟月誰能
占造物應於我輩私

其三

銀蟾光並白毫凝廣席長筵列數層但行
太清無點黥何妨少昊有炎蒸是日歌喉
乍轉人如堵觴政分明酒似泥咫尺金繩
始青閣稿卷之七

其四

女牆無數立娉婷午夜林巒也自青四五
竹枝當酒墮兩三雲片爲歌停場中鬼
何真假坐上朋儔有醉醒秋月春花盟
我廿年叨作少微星

送李爲與關使者還朝一首

黔黎無數擁旌旌玉節踰蹕上玉京吳市

鶴攜乘傳去洞庭石用壓船行持籌孔僅
應知媿茹蘗胡威也讓清發礦加關時正
急看君憂國有深情

舟過吳江二首

芙蓉劒服木蘭橈繞趁初暎又暮潮片時
駕來風五兩一竿劃破水三條桹榆點點
人家小禾黍蓬蓬澤國饒天末鮮飈吹葉
墜亂隨孤鷺下長橋

始言閑稿八卷之七

三

其二

軟浪吹花匹練明霞城如帶水虹橫地多
篁篠惟三戶人住菰蒲老一生比岸漁初
齊結網當秋茅屋盡添荆獨憐陌柳風流
盡不似王恭月下行

自鴛脰湖而還竟日風利

百里滄波曲曲通碧天塵淨敞秋空占晴
已得銜山日挂席今乘破浪風堤柳故

衰鬢禿汀楓強作少年紅尋常不少阮生
哭此際無嗟道路窮

登戴山戒珠寺右軍香火在焉舉目

峯巒奇秀殊甚

何必衣冠奠兩楹閭黎香火亦三生遺珠
在昔能傳法捨宅於今作化城列嶂白雲
封不盡千家綠樹界能明崢嶸競秀紛如
許真似山陰道上行

始言閑稿八卷之七

四

將入天台列炬行二十里至石佛寺

投宿不覺勞甚向如來告過以酒

澆之殿宇石像俱就石壁琢成

爲訪名山耐苦辛更餘躑躅走蹄輪蒲鮓
徹夜遙聞響蓮蠟通宵近照人佛氏慈悲
容麴蘗僧廚寂寞但茵陳薄伽變幻原無
定不現金身現石身

其二

披星進履路交加借榻祇林便當家客至
有聲鴉盡起山深無漏鼓頻搥鏡開碧峭
成仙掌琢得青蓮是寶花五夜添棉猶覺
冷欲從長老問袈裟

萬年寺午飯

看山雖飽未忘饑行人祇林飯蕨薇翠擁
八峯爲扈從碧拖雙澗學飯依栽松已老
多支亂立石如人聽指揮寺畔有仙瓦鼎
始青閣稿八卷之七 五

梅檀烟細嫵佛香時染薜蘿衣

赤城山與二三衲侶同登二首

倚策琳官望翠屏便呼白足與經行霞旗
高挂三千丈天闕雄圍十二城太乙司閭
巖鎖鑰羣靈衛國有神兵金書玉簡無消
息世世空留望秩名

其二

踏草捫蘿總不妨能令支遁馬蹄香印

劈虎巖猶在玉牒投龍澗已荒紫府何煩
脩保障丹臺亦自有金湯我來特覓曇猷
井欲借清泠洗濁腸山上有僧曇猷洗腸井

寒巖山山是寒山子宴坐處沒後胡

僧杖錫來尋曰吾拾文殊舍利也

後人因於此建碑塔焉石紋如綬

巖溜如流蘇又有石脂石瀝時時

不絕

始青閣稿八卷之七 六

爲問寒山蛻骨無胡僧識得是文殊石牀

坐守千年定碑塔光生五色珠巖瀉篆文

如結綬泉流乳竇似懸蘇赤脂碧茵叅差

長留得桑門佐午舖

其二

壁峭孤寒嫵翠烟琪花千樹有啼鶯峯如
合掌胡僧像水奏潮聲蜀國絃薜荔倒倚
巖下日芙蓉深鎖洞中天石脂亦是長

藥倘可烹調駐暮年

宿大荆驛驛虛無人夜多防虎

借得郵亭暫息輪十圍樹下獨鋪衲虛堂
颯颯疑神坐敗壁蕭蕭出鬼燐驛吏持戈
長逐虎宵人擊柝半懸鶉祗餘鴈宕羣峯
在滿目芙蓉作四隣

石梁洞

石屋耽耽駕石梁不知閱盡幾滄桑天關
始青閣稿八卷之七

閃出雲霞片地肺潛生日月光追琢尚留
神斧跡淋漓時瀉帝臺漿因嗤王烈塵心
在負却仙人大洞章

靈峯洞洞甚軒敞似數間大厦石級

上下凡數百丈始入

鬱蕭臺殿鬼工妍琢壑雕巖幾萬年直入
蒼穹方闕地又窺玄極始捫天山頭髮戴
三芝草洞口涎流五色泉石扇開霞

舉懸知白日迂飛仙

靈巖寺內有一僧舍天柱展旗兩峯

左右對待而其僧集農悖朴饒有
古意余坐而愛之有作

路入平陂尚未夷香龕斗大傍招提天生
碧嶂如懸柱地插蒼峯似展旗寶殿有香
呼兒熱僧厨無火倩猿炊耕田稅黍何妨
道佛法原於世法窺

始青閣稿八卷之七

將入鴈山至芙蓉村卽事六首

隨雲宛轉度嶮巖走鹿奔猱競路岐萬丈
峯頭石一片三條泉脉水千陂山魃窟穴
無人境野老衣冠上古時土銚瓦盆叢竹
裏應看馬足笑支離

其二

矮屋斜垣帶落楓翠屏深處是鴻濛一畦
便號山鄉長十斛爭誇田舍翁峯挾雲飛

無去住水穿石出有窮通因知粟陸華胥
國大半山川似畫中

其三

村墟何處有紅塵除却山巔卽水濱疫癘
不生薇蕨腹枵楊寧上薜蘿身張牙石勢
時攔馬如語溪流欲殢人行取烟霞爲質
券簣簪十畝結比隣

其四

始言開稿

卷之七

九

五十九

石坂沙蹊屈曲連行來亦是有炊烟人民
不廢羲黃樸雞犬何知漢魏年就嶂未須
重作壁當阿隨便闢爲田仙源窟宅寧勝
此只恐催科吏索錢

其五

萬壑自相爲牝牡羣山亦復競雄雌應官
射革何愁虎織布資毛慣獵絨破壁鵲鷁
啼翠篠古祠神鬼閉丹楓試看烟火雲中

出莫是仙源路可通

其六

石爲水涵長漬綠水因石出亦拖青禽聲
都作孩提語藥草多成異獸形衣有木皮
身任結食惟菜甲不求腥卽看荷鍾田間
者鯢齒厖眉鬚髮星

行錦沙溪

穿阿涉澗已斜暉十里清溪又合圍宛轉

始言開稿

卷之七

五十六

流波將濯錦離奇立石是支機一泓雖渙
當丹障五色漣漪映翠微刻水雕巒真箇
好慙無綵筆走珠璣

宿能仁寺二首

玉蟾飛入印香堦借榻松間問住持滿院
燈明巢翡翠半空塵盡吠琉璃人居蘭若
山猿伺僧在蒲團野鹿窺仙境自探禪自
會何妨把酒一淋漓

其二

丹峯閱盡宿招提行人香廊看鵲栖
爲糜侍者辨藤枝作杖老僧攜雲開
千年樹月擁梅檀百尺梯自有戒香堪入
定不須五夜聽鳴雞

壽申太夫人八十

青霜未許上頭顱霧鬢雲鬟意自殊
南嶽夫人傳妙訣西池阿母授靈符
盈庭競覓始青閑荷八卷之七
丹芝獻盡室爭懸紫綬趨一自補天叅化
後坐看若木幾榮枯

壽賈觀察八十

多君魏闕久能忘嬾向承明曳珮璫
肉脰贅邊看漸起羽毛庭下儼分行
清時方岳聲華貴白髮耆英世澤長
更有刀圭堪駐歲不知銅狄幾秋霜

秦宗侯伯聞數千里寓書以所著

索序并貽以詩寄此爲贈

西地詞塲久絕聞宗侯今已續斯文
難書夜燹青藜火榻管時揮白練裙
酒對昆明飛作兩談高隴首屑爲雲
自知祿食虛糜甚持此雕蟲答聖君

寄贈蕭元戎季馨

歸第元戎髮尚華終南絕頂卧烟霞
此時自治蕭何苑昔日能忘去病家
鳴鏑拋開始青閑荷八卷之七
拈不律陰符擲却誦僂伽只愁上將
安危繫未得青門久種瓜

正月十四日燈前演劇招集諸客錢

徵榮有作倚韻奉和

玉魄高懸照夜珠懽呼擊折紫珊瑚
炎官職燎紛無數火正傳燈各有區
激楚聲中催疊鼓陽阿影裏亂提壺
多君落筆成瑣組不羨班生賦兩都

其二

暗路從投明月珠釣竿時自拂珊瑚陽輝
未及噓雙戶火德先來照一區澆澦魚龍
銜寶篆叅差鴻燕濯冰壺詩成倚馬才何
捷好似驂騑歷過都

上元前一夕承明來自吳門集一指

堂貽我佳句和韻

積雪蓬門久不開江干鼓柁冒寒來卽看

始言閑稿

卷之七

三

三百十三

鳳蠟光通夕未少虹橋焰燭台鍍板聲高
翻舊譜玉山人倒覆新醅因君已設梁間
榻休怕城闌箭漏催

承明兄因友人之約過余山園余未

及知有詩見貽和韻

林荒猶自往來頻贏得青藜觸路塵嶺月
耐寒偏挂戶山雲習嬾不過隣花知含笑
迎詞客鶴自長鳴望主人未寄園丁

否爲除蓊棘候車茵

送賈大行善長奉使代府畢事還朝

桐葉封題遣侍臣還朝猶自捧絲綸珠
旂拂日行青嶂寶馬嘶風向紫宸望粟
流民填道路攫金中使滿關津治安切奏
君家事入對能無涕泗頻

其二

賈山聲譽動長安使節翩躚道路看幾片

始言閑稿

卷之七

一

三百六

落梅沾皂蓋半肩行李挂雕鞍經綸早具
匡時畧骨相宜簪執法冠拙劣倘蒙人見
問爲言踪跡老漁竿

雨後西湖獨泛四首

盡日澄湖自在行虛舟無物但簪畧抹烟
水面開初麗東霧山腰舉漸輕隔渚麝蘭
人髣髴逐風鶯管韻分明俛伽讀罷誰酬
對祇許羣鷗送送迎

其二

湖山誰復是知音過雨香波一葉深官市
層層支水骨佛廬比比出雲心堤流藍浦
微旖旎林擁丹鉛半鬱森昨日貝多談未
了却教衲侶放舟尋

其三

淋漓風雨苦經旬撥却重雲棹水濱青帝
漸闌纔放日朱明欲至始知春千條楊柳
牽雙艇四面芙蓉坐一人滿目鶯花亡恙
在不緣陰剝損精神

其四

如許連聲叫斷雲可憐乾鵲意慙慙未同
野衲分山帶且逐溪鷗共水裙米汁和波
魚盡醉爐香觸岸草都薰獨來獨往堪心
賞何事人生戀俗羣

清和望日同周承明王伯良虞喜

彭凝之王明徵諸兄集山園和承
明韻二首

山峯削玉水如油未暑相將岸幘遊客醉
糟丘施翠簾人窺佛藏憩朱樓當歌忽有
長鳴鶴見舞曾無不下鷗自笑婆娑年少
去也因清景逐清流

其二

集客新知並古歡池塘雜坐擁迴欄纖腰
竹似初抽玉弱骨蘿如乍製紉綠茗枝枝
撐石峭朱櫻夥夥簇瑯盤梅檀滿月須臾
出與爾同登寶刹看

送張太守覲罷復之桂林

朝天來去驛程勞五馬翩翩擁節旌離水
何如太守潔辰峯曾似使君高枕柳霧斂
山迢遞藤竹風銛木魅號盡道囊空無一
物祇應留得 璽書袋

送秦令君覲回復之永豐

執玉朝天去復回，琴書添得墨書來。
烏歸滕閣雲裝冷，劍逼豐城斗氣開。
竹馬再迎人盡喜，銅章重剖吏無猜。
郎官擁傳爭趨睹，共道君非百里才。

元成丈以才大招，妬忽自楚臬賦歸。

周承明有詩四首解嘲，依數依韻。

和之

生平絕調把陽春，刻羽流商迥出塵。
舉世誰知不朽業，一丘容得獨醒人。
君歸茂苑堪高枕，余住梁溪嬾問津。
擬取具區分作長虹覲，十丈當絲綸。

其二

文章名在世，徒推流水高山調。
豈知搖筆昔題湘女廟，拂衣今傍伍胥祠。
危機似虎難逃口，絕色如蛾總妬眉。
爲問荊松無恙否，與君同坐故園籬。

否與君同坐故園籬

其三

歷盡羊腸始到家，烟霞處處是生涯。
詞壇不少人千載，仕路何妨鬼一車。
卽看冠裳紛似蟻，無端齷齪聚如蝸。
祈常鐘鼎都收却，暫對堦前薜蘿花。

其四

漢水荆山繞百城，十年仙吏住瑤京。
女嬰始青開稿入，卷之七
何必多譏口阮裕，由來少宦情。
已任含沙歸繡豸，且攜斗酒聽啼鶯。
請君再主葵丘會，莫遣時流敢橫行。

贈雪徑王孫以祝髮游方外

布衲跣趺骨節疎，支郎風調竟誰如。
簪纓在御偏除髮，禁衛當前只茹蔬。
不學平原求受事，還如中壘善攤書。
白龍魚服人爭詫，莫遣遭逢有豫且。

夏日同許覺父并攜兒孫輩往山園

避暑適有婁江客至留之入席薄

暮風雨大作和覺父韻

結得幽居好避名每攜珍簞踏花行長筵
儘許兒孫侍上客何妨袒裼迎蝶愛坐衣
輕擲粉鶯貪管管不停聲林端過雨敲蒸
滌忽爾當杯紫蛺生

山園入暮科跣納涼不勝暢甚得險

始青閣稿卷之七

六

三〇九

韻二首

銀塘掘藕臂雙雙蘭麝生香透八窻細娘
蛛絲能作網縱橫蛙鼓不成腔遙看赤燒
爲飛電暗揣丹松是豎幢塵骨敢云煩惱
盡愁城十二已新降

其二

巾簪脫却髮盤髻柳風林間恣意談就宿
亂禽殊攘攘學飛新燕儘喃喃雲心未

先清簾雨脚將舒有黑嵐豈是阮生仇禮
節攝衣早已拜瞿曇

忽已初伏口占得脣字

烏飛兔走似蹄輪赤帝司辰已數旬未有
文章能動世喜看婚嫁不縈身農書早向
隣翁借棋局今於衲子親酒肆對門呼作
長還因伏日戒沾脣

又得波字

始青閣稿卷之七

三

毒熱其如枕簟何喜探夏曆已蹉跎三庚
金氣雖然伏五日災官未是多思拉仙翁
餐綠雪還要孺子濯清波我家門戶原搖
落早遣霜娥伴女蘿

和友人七夕二首

玉露如酥襲錦裾寂棲空自度居諸投禪
不厭伊蒲饌學圃長攤種樹書萬事迂慵
惟嗽虱一官拙劣早焚魚卽看牛女難成

匹那得天公巧獨餘

其二

俄看赤帝已西遷
迅速流光若控弦
天上填橋多待鵲
人間有樹亂鳴蟬
金樽似不
同常夜銀漢何曾異
昔年世盡巧攻吾拙
守獨將絕調鼓朱絃

詠金錢花和友人韻

名號疑從金谷來
何因却傍素秋開
非緣始青閣稿八卷之七
三
冶氏能栽植
或有錢神善剪裁
赤友總妍
終是弄青蚨
若化只爲苔
玉關問卜無消息
愁絕雙蛾掩鏡臺

秋日送彥文弟之官西蜀二首

驅馳不憚劔門烟
叱馭由來想昔賢
鳥道百盤竹緯引猿聲
三峽布帆懸應知夢逐
銀塘草莫遂書忘玉壘箋
聖代只今多破格
可因鷄肋怯先鞭

其二

全家八口向峩嶇
巫峽雲深去路遲
父老提筐多枸醬
兒童跨竹是邛枝
蠶叢道路由來險
蝸角功名未定卑
酒肆茶臺無恙在
官閒知復好探奇

秋日友人自金間過訪集一指堂二首

雲深何處問潛夫
三徑委蛇草亂鋪
缺月鑑人還照膽
薄霜刊木尚留膚
殘膏餉鹿跟踰集
疊板驚鳥次第逋
但得勝流長坐對
不妨踪跡隱菰蘆

其二

井梧飄葉墮銀牀
白袷寒生五夜霜
談有玄機頻往復
酒無酷罰早頽唐
知分新舊盟
相長人比椒蘭德
並芳正好丹楓能滯客
平原十日也何妨

同友人山園小集三首

新懼舊好盡知音促膝論心古樹陰薄有
芙蓉輕膩粉幾多橘柚已懸金流泉似曲
無煩顧韻葉如啼總不禁何物盤飧堪餉
客青山一片出祇林

其二

花院多岐路未諳鹿麋結隊走山嵐身逢
素侶心頻吐詩過黃初口不談鍊板乘高
始青閣稿八卷之七
歌敕勒琳宮偷隙禮瞿曇飛觥莫怕姚羌
渴分得香廚斗大柑

其三

一丘枕水抱晴沙領得朝昏百尺霞松頂
挂猿如傀儡壁間言鳥誦楞伽從拋赤紱
思逃世自買青山便當家瓦鼎樹巵真率
飲不隨朱戶習豪奢

過山村當龍山盡處

籃輿疑是泛輕舸十里松聲鼓怒濤山在
樹頭不怕壓墻堆瓦角也能牢顏邊草屨
猶跳躍短後絺衣任作勞一觀我冠爭竄
散誰知人世有旌旄

其二

著處芙蓉石黛明秋衣新試越羅輕水饒
曲折偏通路山未叅差不辨名時正憂蝗
占稻色行方疑虎怕松聲丹楓亂逐丹霞
始青閣稿八卷之七
落短笛前村一再橫

送張克雋出守武陵

楚水迷離帶楚烟攜琴擔鶴上樓船桃花
洞裏人如舊橘樹洲邊吏是仙萬卷書從
二酉借一官清許百蠻傳知將騷句脩公
檄絕勝長卿諭蜀篇

野外見新菊

丹崖紫邏噪歸鴉何處寒英傲落霞少隄

令嚴不貸木蓐收心冷尚生花蹂泥墁壁
諸田舍裂帛爲帘一酒家開盡黃金仍白
屋折來莫向季倫誇

始青閣稿卷之七

始青閣稿卷之七

廿五

始青閣稿卷之八

梁溪鄒迪元彥吉父著

七言律詩三十九首

秋日送闕使君張我程還朝

秋江木落水漣漪兩岸芙蓉盡鷁移君怨
儘能寬國課臣清直是畏人知寒山載酒
雙藜杖大石題詞五色絲盡道德星無計
挽不如琴鶴遠追隨

始青閣稿卷之八

送呂鳴陽游嶺表

五嶺天高未易通如君那復歎途窮楓王
負弩揮蠻霧黎母牽舟退颶風齒嚼檳榔
應變赤頰吞椰酒不生紅羅浮四百峯頭
石一一摘毫作彩虹

別俞孺子數年矣頃從大梁來見訪

酌之酒而觀以劇時又晴得雨更

覺快甚

記昔離亭送短檣斜陽戀別倚簾葭乍歸
爲憶橫塘月久住因貪少室花入洛陸機
應有價回吳張翰已無家吾衰世事都如
贅一曲檀槽泛紫霞

其二

十月天高感發呼多君一棹刺寒蕪雲銜
老樹皮初活雨洗枯山骨漸蘇坐頃未皇
詢動靜揖時先是看頭顱瑋瑋大椀淋漓
嚼猶似高陽舊酒徒

始青閣稿卷之八

友人攜所歡詣余草堂看劇有賦

燈檠齊立絳帷施傀儡筵前坐麗姿凝睇
不將密意授驚覓偏作有情窺低微笑語
和檀板宛轉晴臚傍柘枝贏得佞兒無賴
甚也梳蟬鬢賽蛾眉

除夕與程君達盛子九諸君守歲是

夕立春二首並得春字

調風此際拂綸巾守歲筵前刻漏頻盤列
五辛方送舊門懸雙燕又迎新幾曾青帝
司除夕却使玄官主放春總喜寒宵行煖
律一年人是兩年人

其二

淑氣潛熏白葛巾椒花薦酒不嫌頻長行
節序初相禪舊設乾坤亦鼎新執柳鞭牛
兼送臘丸泥印鬼正逢春莫嫌同域爲妹
始青閣稿八卷之人 三

域一夕欣當兩度人

程宛陵盛吳門皆同鄉異郡

元日試筆四首

紫陌乘春土發膏調風早已到達蒿人於
鹿苑機緣熟何用雞林品價高貧喜捐金
非結納老無衰病亦英豪却憐人世驅馳
者逐日填河不憚勞

其二

悟却浮生祕贅疣韶華推轉自夷猶鶯花

在眼憑雙屐馬足於人讓一籌頒爵舊爲
竺國長分茅新領醉鄉侯祇嫌龍藏如山
積未得名僧與校讐

其三

憶昔元正捧翠華今披白氎誦佛伽裁綃
作勝聊隨俗畫鬼懸符早護家未暇凶豐
占歲草且看兒女鬪名花從今料理多幽
事第一山頭泛紫霞

始青閣稿八卷之人

四

其四

墮地俄逾六十春深慚雞肋混風塵亦知
堯率皆吾土何必彭錢非世人歲月總添
新正朔乾坤元是舊洪鈞區區腐鼠無勞
嚇已向山中號道民

集元成先生清晝堂坐多雅客脫畧

形骸賦謝二首

蘅櫟桂棟宛山樊留客堂開北海尊劇衍

魚龍樂二部盤供水陸席三番形骸盡脫
都無餽醒醉相兼各不誼漫道主人詞賦
伯誰知風調可消夏

其二

銀缸匝壁夜珠攢羅薦橫施甲帳寬十二
香簾低叫鳳三千繡枕擁飛鸞卽看長夜
爲清晝能使新知似故歡紫艾炙殘庭樹
暖肯教梅蕊獨生寒

始青閣稿

卷之八

五

六

元成丈載酒樓船於闔閭城西濠沿

泛衍劇二首

銀塘十里覆烟蘿畫樓臺次第過隔渚
白鷗來侍席傍涯紅袖出聽歌優童發譚
終歸雅酒正彈章總不苛鳳蠟花深煩夾
剪七盤猶自舞婆娑

其二

宿嵐收盡早霞標香雨絲絲引畫橈歌扇

亂隨汀鳥動舞衣輕帶水雲飄攜來韻士
琳瑯集傍得騷人碗礪消酒德不嫌如次
道玉厨家釀故應饒

再集元成先生清晝堂二首

重來綺席又重張卜晝兼能卜夜長銀蒜
壓簾香不走金虬咽水漏相將柳含波眼
遲流盼梅吐檀心淺學粧鼎肉如山醪似
乳主人情意故無量

始青閣稿

卷之八

六

三十

其二

庭莎似喜客來頻羅雀籬麗也近人誓酒
三章無廢舊徵歌數闋有更新鈎簾片月
窺談塵隔座輕颺走麴塵茗椀自堪消永
夜不教醉倒玉嶙峋

春日辱承明兄同達先上人過訪西

溪兼有見貽倚韻酬謝

小結茆茨枕短津香波汨汨細生蘋

柳額將分黛雨打梅心未損神渡到木杯
眞佛子行持象管是詞人松醪薄飲伊蒲
暖共倚溪橋看釣綸

春日要承明諸兄於山園賞玉蘭和

承明韻一首

芳春何處覓名花一種天然出謝家質素
不教施膩粉色空先自少纖瑕當歌玉樹
枝枝雪映舞霓裳片片霞始信太眞多妙
始青閣稿卷之八

麗寧如西子絕鉛華

一指堂同承明兄看演長命縷傳奇

此是梅禹金所作禹金物故卽事

生感二首仍用詠玉蘭之韻

江左才郎筆吐花填詞按譜號當家吹簫
單史珠能返望石那娘壁不瑕兩部清三
依絳縷一時大腕嚼緋霞若教錦囊無
化此曲應傳夢綠華

其二

詞人身已跨蓬瀛留得聲歌滿座傾檀板
按來皆白雪香喉流出是明瓊青樓誤落
鴛鴦種彩縷還多鼓瑟情莫道雕蟲眞小
技驪駒采葛盡傳名

夏日送廣文先生王澹寧之官江都

因簡顧小侯所建

片帆孤鷺去無猜絳帳春風計日開官舍
始青閣稿卷之八

三春餐首荷臯比六月坐蓴苕尋常何遜

觀梅興珍重枚生作賦材記得青門故侯

在好依瓊樹共徘徊

粵東萬伯文顧我梁溪隨復之京以

詩送之

挾劍攜琴下五湖又乘欵段上燕都荷衣
正可稱通客側注猶然是豎儒橐有梅花
堪寄贈瓶餘柳酒不須沽知君此去圖牛

耳上谷詞壇遜大巫

王孫朱康侯年少能詩從豫章來訪

我梁溪之上復從梁溪之廣陵以

詩送之

年少王孫意氣都豫章西下欲吞吳卽看
著述當中壘未許行吟學左徒高論每如
木屑下羸形長把玉山扶廣陵亦自多同
調此去休嗟白雪孤

始青閣稿

卷之八

九

三十

繩河館避暑和覺父兄韻

坦腹科頭坐綠池清颺忽忽起清漪長茵
半是生新蘚密幃無非側出枝水鳥弄波
翻麗藻火雲結屋有奇思雀芽塵尾堪消
日不學山公倒接羅

余有童兒皆黃口也而能衍劇覺父

以詩賞之卽韻爲答

要得清風作上賓玉荷香畔有香塵檀槽

按譜何妨舊翠管填詞不厭新車子妙年
能擅技延年絕代可驚人已教洛水盈丹
檻更使行雲隔絳津

覺父七夕詩頗有河洲之感爲一解

嘲弁和其韻

憑欄雜坐酒盈卮夕露方零起薄颺烏鵲
填橋殊費力女牛合卺不多時尾生有約
終無約宋玉無期若有期天上人間俱惚
恍莫教雲雨動相思

始青閣稿

卷之八

十

三十三

望後一日雨中行毘陵道二首

新水纔添一尺痕野航無物但琴尊高秋
未驗陰方覺滿月宜明雨爲昏魚抱藻文
要麗句鳥窺談柄答清言經籤坐擁臨流
讀倩有溪風次第翻

其二

沿溪駕得米家船小雨何妨細纜牽屐齒

不教黏厚地帽簷長自戴青天筆臨宣示
鍾繇帖書讀逍遙莊子篇寶鴨沉檀時自
熱直令香篆亂炊烟

入善卷寺寺創自唐制頗宏敞而荒
落甚卽之有感

馳道飛騫曲磴懸諸天日暮盡生烟雙松
比比如傳法列柏亭亭似立禪雷劈有書
存數字龍歸留洞幾多年余來不獨攤經
始青閣稿入卷之八 二 二〇六

坐更覓仙人大洞篇

其二

千尺栴檀閼古臺鬼燈如漆照蒿萊投齋
野鹿時能到聽法羣鳥不下來唐殿尚然
留碧瓦吳碑先已蝕青苔攤經舊是攤書
地寺是說英
臺讀書處陵陸滄桑正可哀

冬日入鄉課獲卽事有作和許父

韻

囊琴籠鶴入青村歷歷蒼山在華門暖日
儘容花犬卧閒雲不放錦車屯三冬酒社
爭相長十斛田翁浪自尊喜見隔隣黃髮
姬每攜梨棗弄兒孫

郊原散步和友人韻

深村曾不異通津少女風前折角巾文錦
疊成苔砌色真珠壓出小槽春一枝瘦竹
呼爲友十里寒松認作隣草際倘逢田父
始青閣稿入卷之八 三

話居然栗陸兩遺民

桂海張君以諸生爲醫遂擅奇術賦

贈

躍馬攀龍意漸踈韋編讀後關方書筆花
未老江淹夢杏樹先栽董奉廬詩鬼傍人
難自遣病魔遮道立能祛唯余抱有烟霞
疾願得從君一掃除

覺父兄下榻榆枋館有作和之

疎簾十二扇輕颺鹿跡參差鳥韻遲客有
高陽頻筭酒人貪坐隱但圍棋香喉遞掃
歌金縷雕管爭拈吐色絲漫說主翁窺道
術能餐雲母變雞皮

伯忘兄閏夏集一指堂有作和之

空齋畫壁響瀟瀟有客乘風倚洞簫花柳
逢時添閏月琴尊盡日又清宵拓開詩苑
車徒集傍得糟丘碗礪消雜沓魚龍天欲
妬青閣稿八卷之人
曉笑他張燭五更朝

立秋日作是日熱甚

三伏功成令早捐何緣少昊怯先鞭雖然
火宅難爲蔭怪爾陽烏敢擅權竹度綺疏
要綠雨柳銜埤垠畏焦爛炎官五日猶堪
忍且讀莊生秋水篇

其二

祝融謝律政猶誇赤雲其渡絳河鵲

總令冰噉少葵心直似火焚多先時已怕
經霜杵此際翻思卻日戈任爾炎威無賴
甚衙門如水奈余何

繩河館水次臺成與若撫伯忘諸兄

科頭坐語一首

園林曾不異荒郊短幘單衫竟日拋槐柳
列行如定位藻蘋相結似深交齋廩踟躕
因僧集舞鶴凝氈聽客嘲水次亂頭相對
始青閣稿八卷之人
語談鋒誰獨領前茅

始青閣稿卷之八

始青閣稿卷之九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七言律詩五十八首

立秋後數日入暮同若撫伯忘子九
諸兄騷壇納涼諸兄浮白余自啜
茗得封字

高臺十二敞芙蓉夜氣偏教紫翠封習舞
屢看庭下鶴和歌新得草間蛩石當客拜
始青閣稿卷之九

心非傲若使童煎意似慵天宇漸清月路
近明星摘去可爲供

秋日同鄭禹卿諸兄集繩河館水次
令侍兒更番度曲新月旣上乃返
和許伯忘韻

無事長林日倍長單衫短幘坐廻塘鹿能
強項令司酒鶯以能歌許侑觴水檻自波
花笑語空灘相吊葉荒涼未須錦瑟佳人

傍已有姮娥半面粧

其二

長空一碧晚生涼雜坐謀歡意未央缺月
解留詞客珮薄颼先占酒人場當歌小史
翻新譜學舞佞僮作內粧茗椀爐香兼塵
尾漢家約法在三章

覺父兄曾於五年前同余守歲今復

過此山中其泛椒盤喜而有作

始青閣稿卷之九

二

三十

偶驅雞犬入雲邊畫燭高燒積雪天守歲
樽罍堪嘯傲感時刻漏且留連誰人解作
青山侶惟爾能諧白首緣憶昔椒盤曾共
泛筭來萸萸已多年

其二

擲卻紅塵結道緣衡棹葑棟桂爲椽知無
羣鬼來窺戶未許三尸去訴天服製朝元
皆紫芝燈懸太乙是青蓮與君浪說人間

事好作齊諧志怪傳

同覺甫諸兄菩提場觀梅二首

吾儕火宅也清涼點點疎梅傍佛場韻絕
正堪居士賞色空不作美人粧分從雪嶺
應無種散比天花可並香爲爾一時開酒
戒巡簷索笑引杯長

其二

精籃小結禮空王一種幽花勝實粧瘦質
始青閣稿 卷之九 三

總因忘世味疎枝直可作津梁檀心奄冉
諸天碧香陣依微片月黃法座在前人肅
伏不妨六出自顛狂

春首爲築新垣茭動花木口占一首

卜居聊爾學逃秦槿戶茨垣次第陳帶蕊
移花拚割愛截梢留竹忍分身爲園昔似
於陵子運斧今如楚郢人因語靈禽休怪
問新巢原與舊巢隣

山中人日和許覺父韻

乾坤何日不生人此日爲人歲序新舉世
總成流浪子惟余剩得浮名身拓開文壘
三千里占斷香臺四十春穀升榭衣藤竹
杖不妨猿鳥結比隣

山園過雨和覺父韻

雕欄十二雨餘凭蠟屐雖膠意氣騰酒社
應多不速客香臺或有未歸僧水聲泱泱
始青閣稿 卷之九 四

無凡韻山色空濛是上乘冰蕊雪花時自
打應開翠嶂列多層

一詩代偈壽虎丘慧輪上人八十

條衣百結守巖阿八十韶光彈指過悟得
機鋒由一喝消除日月是多羅看心肯薄
瑜珈教定力能降酒肉魔望爾長眉爭合
掌人人知重老頭陀

陳山甫舊爲李本寧先生記室今本

寧歸楚山甫亦與之俱一詩送之
春暖江波日夜浮桃花流水逐輕舟詞林
宗主今黃髮記室才人也白頭將和郢歌
來御李重聽楚些去依劉若逢湘浦雲中
鴈好爲慇懃作置郵

山居承許伯忘以詩投贈如韻答之
巖阿數折水三灣家在松濤石韻間黠鼠
善緣窺睥睨老麋多渴飲潺湲庭辭惡客
始青閣稿八卷之九 五
攜尊過門許方僧乞食還夕雨朝霞無不
可祇嫌筋力費移山

其二
名山得水勝逾偏庖廚溝渠總是泉棋許
忘機長對局琴譜古調不張弦方春課僕
開茶碗過雨先農耨林田占盡烟霞吾自
貴寧知朱紱在何邊

蕉鹿齋牡丹盛開許伯忘有詩和之

力殿羣葩最後舒軟黃深紫闥庭除趙家
弱骨嬌難並楊氏穠粧色不如瓊蕊護從
百寶帳檀心吹墮七香車若教大內承恩
寵品號還應賜婕妤

又和覺父韻二首

闌杆六曲綠雲流異馥網緼竟日浮未必
紅妖能印指也知紫焰獨當頭香膏徹骨
誰相舍錦繡渾身不解愁珍重花神能愛
始青閣稿八卷之九 六
護無和風雨下西樓

其二
薄粉稠朱色相勻奇姿應占洛陽春一條
紫玉搽爲骨幾片紅霞疊作身怯雨半眠
還解笑和烟沉醉獨含顰知無馬逸捎花
去亂逐東風陌上塵

壽魏國六岳徐公四十初度代友人
作

生當盛世擅材雄，珮玉從容領上公。
威福獨居天子下，勞謙長在衆人中。
繡經西第心如水，揆藻華堂氣若虹。
覽揆遠勤聖主念，鸞書頒自未央宮。

五月五日於膏夏堂召客并集諸兒
孫汎蒲二首

葵心炙火艾生煙，挈客蒲觴次第傳。
蓬戶半欹朱索繫，松關深掩赤符懸。
趨朝尚憶始青閣稿八卷之九 七
頌衣日仕楚曾當，競渡年舊事若新。
髮漸短每逢佳節倍潸然。

其二

天中令節氣森蘇，酒嚼昌陽不待酤。
詩鬼傍人容暫黷，睡魔爲祟立教屠。
筵前翦艾懸爲虎，檻外飛橈捷似鳬。
鑄得揚州銅鏡好，怕看白髮上頭顱。

水花倚新成，若撫兄大以爲佳，有作。

見貽和韻

架木爲梁水曲盤，亭臺直作鏡中看。
文魚索食窺丹檻，珍鳥撩人上赤欄。
筆對漣漪多繡績，歌諧絲竹在檀欒。
拍浮有客紛相集，氣吐虹蜺總是寒。

送孫子長戶部權政畢還朝二首

不獨雲山惜別情，感時憂國赴王程。
身當熱地能冰慄，人比仙官在玉清。
壓石樓船始青閣稿八卷之九 人 二

天外放題詩象管，月中橫流民繪得將圖。
獻肯以危言動聖明。

其二

才大名高紛署郎，不將心計學弘羊。
入無筐篚爲雉行，有詩文是橐裝列隊材官。
爭負弩，攤書小史細焚香，頻年課國頻垂淚。
願得籌邊繫虜王。時有遼倭

御史臣劉光伏就對內庭，直詞慷慨。

聖主謂其震驚

慈靈收下詔獄經七年不放今萬曆之

庚申王春正月釋歸編伍草莽臣鄒

迎光聞之舞抃志喜二首

青蒲纔伏隸爰書何意蒼蠅報赦除宗廟

震驚姑貸汝頭顱垂老却還渠餘生幸不

填西市萬死猶能返故廬霜雪自飛霖自

注普天誰不賀寬舒

始青閣稿八卷之九

九

其二

強項難從社鼠親敢云逢比結爲隣書生

自錯投文網

聖主何曾殺直臣放去金雞無罪吏牽歸

黃犬太平人荷鋤戴笠供輸作剝得當年

未死身

周承明有端午前一日蔚藍堂觀演

裴航傳奇之作余於午日集客觀

劇就其韻和之

將雛爲炙小於拳刺眼榴花爛綺筵艾火

高燒香似縷蒲觴迭送酒如泉門庭符籙

懸驅鬼傀儡衣冠幻作仙但得佳辰長醉

倒從他滄海變桑田

楊戶部文弱與余有兩世之好首夏

雨次同武林嚴楚中楊賈崔諸君

子著屐見訪其集山園有賦

始青閣稿八卷之九

一

穿蘿踏葛路逶迤步障流蘇竟日隨兩世

名家原舊好一時酒社是新知舞驚鹿隊

苔俱破歌起魚兒浪細吹盡訝朱明無暖

律俄看紫氣已淋漓

雨中要張比部揚伯小集周承明有

作和之

吾儕老去尚憑陵九疊龍山著屐登瘦竹

受風橫幾個古槐披雨立多層堂無雜客

言好坐有真人紫氣凝把得航船拚盡
夜一時小飲亦飛騰

月下與崔自明劉仲熙兩兄泊界白
上人行山園二首

林居吾自愛吾林入夜何曾歇賞心竹瘦
影偏圓密蔭石頑流自出清音板橋振屐
驚鴉窺茶杵生香惹鶴尋傍得水田衣上
月恍疑身在雪山岑

始青閣稿

卷之九

二

其二

此身元自浪游身近跡菟裘豈厭頻偶以
經行叅錫杖不緣酒醉問花稠羣鳥格磔
啼如鬼獨鶴蘄蘄立似人歷盡亭臺纔落
月蓮花刻漏或非真

遠左之役陷城殺將國家大事幾不
可支普天率土咸惟新經畧之是
賴爰賦十律用寫杞憂

開原城是古遼宮烽火傷殘一半空金秋
盡淹踈勒雨銅駝欲走鐵山風已拚繒帛
填夷虜豈意封疆賂犬戎敗甲剩兵猶自
好莫教闌入葦橋東

其二

出關處處有烽烟蘆管皮琴盡可憐月黑
白狼逢鬼哭雪深玄兔枕尸眠橫戈無復
能恢地挾弩行看欲到天債帥一時紛授
始青閣稿

卷之九

三

首那能絃絕不張絃

其三

聞胡早築受降城建國編年已定名幸是
腥膻無上筭可堪小醜獨橫行番人間諜
佯爲使漢賊逋逃去主兵天遣驃姚扶社
稷三軍義膽一時生

其四

絕塞狼烟莽不收黃沙鬼哭戍雲愁長驅

未繫名王頸轉戰先亡大將頭豕鹿此時
呼韎韐麒麟何日上兜鍪大臣積習忘前
箸誰把心肝替主憂

其五

土兵日削客兵驕大將憂疑不自聊十道
進援非實額八關索款是虛要生駒絕食
難存馬掘雀爲糧且及貂若個請纓多妙
計空教投筆似班超

始青閣稿八卷之九

三

其六

此日遼陽重可哀樞臣閫帥兩疑猜狼弧
挾火連天燒鯨海飛芻截浪開百計請金
無一發三番募卒不齊來大臣咄咄書空
坐何日祁連報虜回

其七

殺氣方深野哭哀頭顱枕籍亂相猜龍沙
化作青燐血虎寨移爲白骨堆雖則死蒙

金帛贈何如生入玉關來長城幾處伶仃
鬼願得游覓瘞草萊

其八

易子爲餐析骨炊那能絕粒可興師加征
益賦憑誰活少府瓊林只自私極塞青燐
疑舉燧填河白骨障流澌大平累葉人無
脩豈盡兵凶與戰危

其九

始青閣稿八卷之九

四

胡兒胡馬劇飛翻太白經天盡日昏內府
筭緡忘肝食居民負鋌欲宵奔羶颶吹折
三千壘戎火燒殘十萬屯莫恃朝鮮能助
順附庸諸國已銷魂

其十

徹夜梅檀照寢樓雞人無復報更籌封章
只自鳴私怨辟咤何曾爲國謀路築沙堤
將拜相人誰瀚海覓封侯可憐一掬憂時

淚血染菰蘆不得收

詠白蓮花一首和林若撫原韻

生身來傍法門東脫跡鉛華陋洗紅素質
獨臨清鏡月冰心長帶白紈風濁泥易着
何曾着火宅非空總是空縱有翠娥來蕩
槩不教闌入畫船中

元符宮聞笛

誰將鐵笛響晴空韻出鈞天調自工三弄
始青閣稿八卷之九 三

廣寒先叫月一聲碧落旋生風清齋道士
身如鶴唳酒仙人氣若虹露濕蕊珠經未
卷鬱蕭臺殿已曛曛

其二

星官此日去朝元絳節丹幢次第齎洞口
出雲爭躍兕山腰過雨亂號猿福庭不冷
無冬夏仙胤能留長子孫禮斗罷時人語
細月中玉笛可銷夏

元符宮宴坐

諸天風雨晝冥冥殿角參差鬪畫鈴萬舞
衣裳皆白氎一牀經卷是黃庭爐翻藥顆
雞來啄洞有棋聲鹿解聽側耳浪傳仙駕
到槐安國裏夢初醒

上拜章臺

休嫌塵世隔鴻蒙呼吸由來象緯通玉牒
文繁題宇別瑤墀班列望恩同星官密奏
始青閣稿八卷之九 六

非私請天帝參詳有至聰聞道九霄職務
欲駕章堆積蕊珠宮

入大茆峯下羽人家却贈

歷盡欽寄下翠微重巖過雨日初暉青鸞
叫戶花爭笑白虎當山樹有威靈草數莖
調露煮仙衣一片挾雲飛黃冠老去惟痴
坐不向人間問是非

繇中茆至積金峰

遶壑攀巒一境斜山村人面帶烟霞洞門
鎖定千年雪石壁開成五月花青草沒輿
多漢碣紅泉出地有胡砂積金峯在金何
處且向仙家問熟麻

愁玉晨觀二首

轉罷三峯始一臨步虛聲在最高岑參霄
華表擎雙玉題署仙書重萬金石齒鴈行
雲上下門眉雀網畫森沉真人只在良常
始青閣稿八卷之九 一七 二〇九
路桂樹桃花不可尋

其二

芙蓉秀疊翠網緼踏草沾香與鹿羣土俗
尚愛秦世網洞人長占古時雲清齋舊守
三章約紫籙新頒九錫文拉得羽流爭局
罷披衣同禮玉晨君

入葛道士房

仙居歷歷在雲端鳥道縈紆秀木攢丹竈

燒鉛先試大碧霄橫笛獨乘鸞烟霞天上
無多路傀儡人間總萬般爾有孝先風格
在名山隨處可游盤

羽氏高樓覽眺二首

閣勢都憑石勢攢簷殿戰木細生湍人栖
絕壁無聞兒客飲名泉沁肺肝竹露搏青
晴亦雨松嵐滴翠午逾寒蓬丘仙侶今何
在消息還須問彩鸞

始青閣稿八卷之九

六

二九

其二

烟月何方不是游閣中人老却能收江因
洗雨鬚眉出山不遮雲面目投坐傍青冥
身似水塵揮碧落語如流罡風兩腋思輕
舉肯羨仙都十二樓

七夕集天均堂卽事和周承明韻

人間乞巧浪慙慙天上原無巧得分烏鵲
填來徒自苦女牛別去不相聞千秋瓜果

循流俗一曲檀槽過斷雲遲暮如余才轉拙摘毫難比七襄文

尹兵使以西蜀賢豪保障吾土暮年過化便爾拂衣賦此爲送

一時蜀道似山陰爲向清朝戀竹林赤紱黃冠元幻跡懸車躍馬定何心錦江春爛探花入玉壘雲橫載筆尋知是賜環非賜玦衡門草色不教深

始青閣稿卷之九

元

二十六

山居承劉勿所符卿見訪賦贈

向來聲譽動乾坤紫氣今朝到翟門捧檄舊傳天語出握符新惹御香溫不將顏面酬流俗直以心肝奉至尊越石才猷中壘筆於君真見古人存

任令公頗多惠政不一年而尊鱸動念思得一廣文先生以去於其行賦此爲贈

底事烹鮮未及瓜一逢秋水便回槎因思彭澤門前柳遂撇河陽縣裏花長路橐裝惟載石離亭杯酒是流霞懸知別後開文社縫掖如雲擁絳紗

其二

拂衣歸去暮天長三尺青萍一鶴將自信生平直似矢豈期人世巧如簧行行獨策清齋馬去去猶聞隔坐香莫以浮名悲坎壈乾坤何地不羊腸

始青閣稿卷之九

三

二十三

立春三日矣雪片不停寒威愈熾與客擁爐清歌細舞亦自不惡

飛颺日日打庭柯莫是東皇妬綺羅獸炭炙爐烹雪響鸞刀切肉帶冰多當春合作陽阿舞坐雨翻成水調歌宛轉送懽殊不惡請君休問夜如何

七言排律一首

立秋後二日集客鴻寶堂演蕉靶傳

奇和錢徵榮韻

金甌乍煨天衢清集客虛齋泛兕觥酒令
頻驅歸勝地談鋒一發下愁城瓶花細翦
千枝豔架鼓高撾四座驚小鼎緋微香習
習疎簾碧薄水晶晶白狐假黛蛾眉巧綠
葉裁綃鳥篆橫按節盡依新置伍填詞不
用舊題名芙蓉屏側燈初列傀儡場中客
始青閣稿 卷之九 三 二四九

半醒多爾摘毫能紀勝不煩刻燭已先成

始青閣稿卷之十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五言絕句十九首

仙人叱石

相傳有仙驅石道上遇童子曰石豈可走耶遂止

何不移其山所驅惟一石笑彼仙翁者未

曉愚公術

其二

驅石去何許既去何復阻那得童子言遵

始青閣稿

卷之十

一

下四十二

奉如法語

其三

從容使石去石去無遲延爲得化人手不

假秦王鞭

其四

點頭旣以解運足豈不能如不能運者應

是禁足僧

石船

元氣持爲柁何石不可舟行來大地上系

田成巨流

石鏡

烟霞灼爍之風雨時拂拭照盡世間人肝

膽不得匿

僧抱石

有石本頑然惟僧亦蠢爾相抱長相忘累

劫只如此

始青閣稿

卷之一

二

下四十二

石羅漢

形甚似而有血痕

應真有五百獨行夫何爲血痕尚依然應

作向隅悲

雙人峯

一石成兩人千載共呼吸不是心相同那

得比肩立

童子峯

閱世雖已久不作衆山父玉立諸峯間甘

與兒童伍

題杜將軍餐霞精舍六詠

止戈堂

卸甲歸藍田血瘡猶自裹蒲類旣以赭止

戈何不可

投轄館

井轄任浮沉精丘從抹殺雖逐高陽徒行

酒以軍法

始青閣稿

卷之十

三

烟駕亭

金符不用挂銀虬儘可鞭卽看犁大漠何

如駕長烟

雲閒洞

榆關多風烟閒雲亦自有將雲日持抱柳

芽出其肘

玉舉齋

黃石久相待赤松亦爲侶箇巾私第閒灼

然似玉舉

瑯嬛樓

貯書如武庫蛾眉爲分典繡閣走媚嫵閉

戶日下鍵

悟宗上人夢中得詩二句海湧峯頭

月梧桐樹下僧請余續成爲添下

一註脚

海湧峯頭月梧桐樹下僧月不離華藏僧

始青閣稿

卷之十

四

應是惠能

過蜀山二首

蜀山故獨山也蘇長公老寓荆溪

不無鄉國之想因以獨爲蜀云

思人不可得似人見之喜有山可當蜀何

必求其是

其二

巴陵一萬里蜀山何處討對茲嵒嶺坐如

見岷峩老

七言絕句七十二首

老僧巖

驚看骨相幾由旬不作金仙作石人
沐雨餐風經世代何時行脚度迷津

卓筆峯

如許蒼峯號管城憑誰作得楮先生
應須大地雲千片始得恒河鬼哭聲

始青閣稿

卷之十

五

一五九

剪刀峯

截雨裁雲何日了化人妙手不辭勞
山河大地如鋪錦却使天工費剪刀

展旗峯

列宿爲旂斗作幢拔山氣力總難扛
一從借與蚩尤後風雨千年不受降

玉女峯

移來姑射便忘還霧鬢雲鬟不可攀
何事

貞心却化石霓裳縹緲向空山

蓮花峯

淤泥脫盡出風塵一朵蓮花五色新
火宅由來藏不得須彌頂上作車輪

靈芝峯

石芝千丈鬱嶙峋五色靈芝此最珍
若使學仙須噉盡應教累劫始飛身

頂珠峯

始青閣稿

卷之十

六

一五

摩尼法寶誰能有一顆今如萬斛多
若個衣間能置得擎來天上奉彌陀

天柱峯

吳越從來地勢偏杞人日夜有憂煎
憑君一片崔嵬石撐住東甌半壁天

五老峯

南極星精天上有行來地下化爲峯
五老朝元如比翼婆娑齊把玉芙蓉

托硯峯

龍尾生成暈紫氛臨池直上玉河濱青天
霹靂驚難動墨汁彌空散綵雲

仙人橋

昨夜仙宮下絳霄銀璫寶瑟夾瓊簫青鸞
一隻乘雲便何必靈龜去駕橋

上元觀燈十二首

有小序

吾邑不作燈事三十年矣頃者邑

始青閣稿

卷之十

七

三百九十一

侯何公從當塗調過無幾何時德
威懋著人人信服節屈元夕諭放
燈輪結綵街衢連宵不徹燃膏市
肆達曙長明甚且雜走無聲羣趨
有序如君侯臨之在上者佳辰勝
事莫過於此爰賦十二絕用紀盛
美

家家高插九微枝翦綺裁綃色色奇望似

須彌千日月直教大地作琉璃

其二

鳳吐銀花衝霧出龍銜寶樹帶星橫莫驚
火帝爲人役仙吏前身住玉京

其三

奇花異鳥人裁得火正星精那喚來如許
一丸天上挂白毫光擁萬樓臺

其四

始青閣稿

卷之十

八

三百九十二

六街燈火鬧蹄輪此夕金吾罷夜巡城裏
徧游城外去梁鴻溪是小平津

其五

月輪却比日輪紅勝事俄驚百歲翁生世
繁華初不覺今宵知在太平中

其六

君侯自駕小車來皓叟黃童擁不開盡道
歡聲如沸聞誰知疾走似銜枚

其七

繡棚深處打燈毬無數妖童挾瑟遊一曲
落梅人道好高樓擲下錦纏頭

其八

黃昏賽罷紫姑神何處燒燈問比隣十二
街頭花燭爛不知誰占上元春

其九

纔過市北又街西逐隊分曹醉似泥直待
始青閣稿六卷之一 九

日高車騎散不須頻唱汝南雞

其十

青烟紫霧氣如蒸十萬人家百萬燈誰道
太平無景象今年端的賀中興

其十一

點點白榆光映地枝枝青桂影移墻二十
六橋懸火齊何人不道是禎祥

其十二

簇玉堆瓊百寶明隔簾高送按歌聲勸君
莫更留髡飲半醉還爲月下形

東九十首

亦是山椒亦水湄山圍翡翠水連漪居民
防虎不防盜日未西沉閉竹籬

其二

范土礪沙酒具新誰家不是治陶人若使
鄭泉來醉殺不知何室可埋身

始青閣稿六卷之十 十

其三

峨眉何處是鄉關却把吳山號蜀山爲說
坡仙遺廟在高風千載欲追攀

其四

一溪曲折竹交加編竹爲桴代短槎清淺
惡流難重載兩頭僅貯小春茶

其五

長汀如畫錦雲香轉岸回汀放筏長鷺鴨

千頭竹數頃人言多是貴家莊

其六

綠雲纔卷綠烟濃一塢圍環水數重
盡室安恬堪自活爲陶未已又爲農

其七

山阿絕處還成市水曲行來盡有村
粟子竹萌霜後柿不須買得當饔飧

其八

始青閣稿

卷之十

三

七

山在船頭水屋頭船如平陸屋中流
我來秋日疑春日長使黃鸝傲白鷗

其九

霏微匹練影晴空倩得輕鳬駕好風
不信溪流紅似錦人家一半住丹楓

其十

芙蓉溪水爛如霞景物依稀似若耶
祇無絕色西家子去向溪頭獨浣紗

西九十首

七尺文竿刺水輕板橋無恙少人行
山川不似居人俗離墨銅官迭迭迎

其二

江南佳茗說宜興十月茶芽最上乘
東九販來西九去輕帆一夜到金陵

其三

汀花爭比浪花香百里清溪淦淦長
隔岸始青閣稿

卷之十

七

六

冷風微拍面芙蓉經打夜來霜

其四

船頭一望只兼葭風景休將畫盡誇
不似東溪泥亦好茶壺酒甕足生涯

其五

輕舸要得水雲牽更是霏微落照天
頗怪鷺鷥不解事無端掩壞一溪烟

其六

山帶縱橫無斷續烟條絡繹幾浮沉此行
總被閒驅使記得川原好再尋

其七

青山低映浪紋纖個是宮娥髻樣尖買得
溪魚不下飭焚香正爾讀楞嚴

其八

幾多葉赤幾多黃何處山庄及水庄莫道
探游無一事較量風物也動勦

始言開稿八卷之一

三

下

其九

荒烟荒草誰爲主閒水閒山不殢人盡道
溪西蕭索甚最蕭疎處勝游真

其十

黃麻衫子木棉裙婦姬擎舟盪水雲月朔
當秋來祭掃白楊堆裏哭孤墳

是日多拜墓者

賦得玉河烟柳送翁兆吉學博北上

應試

輕烟嫋嫋散輕塵十二長楸柳色新不似
灞橋原上種和風和雨送行人

其二

天開蕊榜鳳樓懸蹀躞金鞵太液邊新著
進賢冠不慣飛纓長被柳絲牽

其三

楊柳叅差拂地黃玉河流水日湯湯六街
不下葳蕤鎖慣看官袍馬上郎

始言開稿八卷之一

一四

三七

其四

脫却青袍挂紫衣連錢寶馬去如飛五侯
要入開芳醞立馬垂楊不肯歸

牡丹分題八首和九籥任令公韻

雨中

翠逼瑯玕赤逼琉璃痕濕處是香痕依稀
醉倒扶人起斜倚闌干無一言

新霽

沉香亭畔雨初晴面藥脣脂百媚生獨有
號家粧淡薄嫣然一笑轉傾城

月下

生成國色總多妍傍得清光更可憐不向
宮娥爭豔冶直從月姊鬪嬋娟

露中

第一名花在綺櫳妖紅豔紫幾多叢莫教
輕卸芙蓉幕玉露淒清損麗容

始青閣稿

卷之二

五

一百七十五

夜分

銀蠟將灰漏箭催游蜂戲蝶尚徘徊花王
特遣花神護欄絕凡葩不敢來

亭午

一簾桐影蔭重庭小鳥如歌帶夢聽麗日
在天花在地肯教人唱雨霖鈴

薄暮

輕寒輕暖試羅衣香汗如酥體半肥可道

嬌娘能夜度偷將蠟燭照芳菲

凌晨

百寶欄前百鳥啼太真猶是醉餘醺憑將
十指纖紅印證取明年花發時

夏日行園六絕句和周承明韻

日馭雖然駕火行山痕如削水寬清已多
翠障披山葉更有檀槽學水聲

其二

始青閣稿

卷之十

六

一百七十六

石池兩兩漾清輝池上行人短葛衣一種
玉荷香滿袖不爭花密與花稀

其三

經春寂寞鎖花扃盡道山靈也不靈赤帝
應時陰散去林間起舞脫青萍

其四

一半青回綠未回餘花猶自綴層臺板橋
折足溪難渡行見山童抱鶴來

其五

不向山廚問錦鱗園蔬一飭酒三巡隣僧
四五來相訊齊捧梅檀待主人

其六

行扶老鶴上蘭橋鶴唳三聲破次滂一卷
黃庭橋上坐紅塵都向此中消

小游仙十首

纔拋兔穎立金屏一種香蘭滿洞簪偷駕
始青閣卷之十 七

小車窺碧落被人攔去寫丹經

其二

踏花歸去露瀼瀼小徑斜通太乙房短尾
龐兒猶未卧隔花戲嚙紫霓裳

其三

玉女叢中最少年也曾百徧閱桑田嬌痴
甚得元君喜親與花間貼翠鈿

其四

人間天上總難量那得因緣效鳳凰阿母
好諧人世耳耳將張碩配蘭香

其五

十洞仙來泛紫霞天雞三唱不回家青曉
失與彫胡飯嚙盡東園巨勝花

其六

天關神將不當關爛醉諠譁不放班狼打
老龍驅入海一時淹沒不周山

始青閣卷之十 十八

其七

丹梯萬丈與雲浮新帝安壇集覓旒天女
三千爭赴召貫魚直上不回頭

其八

小小身披一幅霞閒乘白鳳過人家偶臨
雲外吹仙樂贏得人知萼綠華

其九

真仙論謫上蓬萊一百仙八謫下來盡道

在天無罪過被風吹笑也 堦臺

其十

花戶層層架上方莫因遊戲損花房明朝
小鳳銜來看好與慇懃寄阮郎

始青閣稿卷之十

始青閣稿卷之十

五

始青閣稿卷之十一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序十四首

大業堂詩草序

昔秦愍王以

高帝次子授封得專征伐擬封拜一時隆赫莫與比擬逮今三百餘年而其威重尚與他國殊等即郡王而下已具司馬

始青閣稿卷之十一

國亦稍與他國殊等然而詩書言曰國禁宿衛廩餼仰給有司一城如敎俛首食息稍有滯佚三尺具在諸小吏得而束服之與他國亦未嘗少異也夫跼蹐樊籠之內甘受約束不得試用則木會耳土偶耳勢不得不畜麗登擁職賸饜魚羔走馬聞雞逐筴籌跼沂之玩以自娛快即不然而恍惚自喜求神仙使鬼物謂黃金可煉

而得安能遊神於千百載之上而殫其精於名山大川之藏乃今有伯明叔融士簡長生季鳳伯聞子斗七子者出咸思天矯奮迅而伯聞更勝曰國家能絆我雞肋而不能奪我鴻裁能網我九萬之程而不能厄我千秋之業吾知處所矣去粉黛而丹鉛屏笙竿而雕管捐米汁而墨瀋斥俳倡而子史謝刀圭而緇帙擲狗馬而魚朱門白屋邸第儒林摘毫展卷砭砭煥五言古非曹劉七言古非盧駱律非沈宋王岑而上不習也其自曹劉盧駱沈宋王岑而上習之而無不習亦無所用其習也笑貌而神情之者也真可以詩矣夫秦自始皇燔書坑儒滅先王之訓嚴是古之罪關中寥寥數千載所稱詞稅士僅有班固傅毅傅玄摯虞皇甫謐陰鏗若而人其在

我明僅有李夢陽康海王維禎若而人
得非毒流自遠卽以累代培養豐殖之力
不能多有所駿發與乃今七子並騁而伯
聞超乘雖或稍不逮前人而吐英擷藻彬
彬有足多者爲語伯聞此豈非太華終南
峭函之勝褒斜灋灋之秀特於天潢帝胄
焉醞釀之耶伯聞勉矣吾聞伯聞之子元
竣亦善爲詩讀父書人以方劉向父子夫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一 三

秋與九萬孰多也

許伯清詩源辯體序

伯清居利城之下前閑後榮編籬插槿堦
莎勿剪篁篠傲人茆茨三楹實汲冢連山
宛委諸書及先秦兩漢六朝子史百家其
中矻矻作老蠹魚不問晦朔而尤工於詩
其爲詩從建安黃初元和慶曆逮國朝
嘉隆七子靡所不摸倣而尤工於說詩伯
清謂詩猶水也有源有流流爲河爲湖爲
瀆爲江海雜然殊塗而各有其變因流窮
源卽正逌變庶幾哉得四始之義累千萬
言纏纏不絕卽鍾嶸詩品李淑詩苑後山
諸人詩話與迪功之談稅元瑞之詩數度
無能逾伯清者余居恒每謂詩有別才有
別調鏡花水月無所庸其說又謂詩言志
也志在而詩在亦無所庸其說且詩非徒

說爲作詩說也藉令作詩者而唯說詩者之據不幾於按圖索駿執方問藥乎更何所庸其說乃今觀於伯清是編縱橫上下旁引曲喻舉數千百載操觚橫槩之士而一一尋其宗派追其形神第其品格若分黑白若別方圓不相假借則詩又不可不說矣爲語伯清昔猶龍氏駕青牛過函谷闌爲尹喜作五千言嗣後不聞復措一語始青閣稿八卷之一

閱壽卿詩集序

壽卿始一行賈再習佔俾再騎射悉棄去不事爲名山遊山所窟穴處往往結一椽以居若焦山若武夷若華陽遷轉栖託草根木末乳竇石竅之間瞿然寄傲伶仃

瘠不啻休糧道人而喜爲詩詩有正骨而多致韶令始好潔鮮自喜一時三天子鄭名士若王仲房吳虎臣汪仲淹潘景升輩壽卿與之頡頏上下矣壽卿死且二十年而其子一震持生平稿索余序余卒讀之若與壽卿肩流霞而弄白石曲瓢卷酒土銚煨芋朗歌微吟於盤谷之上者竊意壽卿挾萬金之重卽佔俾騎射不售能自裘服擊劍絲竹狗馬連諸侯交守相博游閒公子之行與名何所不快意而悉唾涕之與山鬼伍腐毫禿管孜孜矻矻屬意於不可知之物壽卿之爲計左哉乃一時起家計然之業裘服擊劍絲竹狗馬連諸侯交守相婆娑游閒者率漸滅不可見而壽卿詩獨存則所得孰與仲多壽卿似有定筭非左者夫有隱格而後有詩格假令壽卿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一

六

肝衡縱志好自馳騫不山口阿而閑園鳥乎
詩卽詩亦何以傳

潘無隱集序

自有某氏者出荆爲獨造之說而一時操觚士務蹊刻纖眇沾沾栩栩以相矜尚曰小家碧玉天然峭蒨簪荆曳縞橫波一睇自足惑人覺內家麗質飛襪垂髻明襟佩離轉滋不韻辛夷屋壁溝水澄冽泊香一

右手開卷

卷之二

一

三

縷出松蓋上絕是勝場胡用駁姿粉詰間門千戶萬金鋪玉填而植鍛懸厭者之爲又曰兩漢六朝是已陳之黍稷卒何益於齒頰露莢霜薤沒澗溜而調之不咀之有餘味乎且吾人自具一肺腸自受一面目若之何取千百載以上之陳人而擬其衣冠摸其頰笑也此說行而寒膚皴腹褊見之士奉爲藥物轉相則做野狐外道縱橫

域內久矣潘君無隱一經生耳能爲詩又能爲古詩又能爲騷爲賦其於文能爲記序傳誌又能爲讚爲誄爲頌爲疏詩自漢魏文自東西京而下無隱不以屑意亡論不屑意卽一霏疊咽喉間必遽收之而後已故其集有古色銅槃石鼓鸛鵒斑駁纈綠飛青置暗室發光有古調咸池莖英依韋折節八音克諧不相奪倫有古意太始始青閣稿

卷之二

八

三

攻之擲之香水大海外而後朝食

盛明百家詩選序

爲詩非難選難選詩非難選今人詩難蓋有去取則有愛憎取未必愛而去無不憎任愛寡而任憎多難也雕蟲名高而刷青未出帳中之秘覓之無繇難也能詩者未必真能詩者吾以名取而人以實求實不如名不以爲阿則以爲替難也載贊而求如音開稿八卷之一

九

二六五

局離黃昧雌雄之神鐸忽山水之絕詞不能詩而掄詩斯之爲難又所勿論矣余自巖居以來思一負荷此事而經二十年不果誠苦其難耳乃華君聞脩不以爲難而猝任之又猝成之本於俞氏百家而俞氏以後稍增拓焉寧簡毋繁寧苛毋濫俞氏存其四五而俞氏後增其一二不盡人亦不失人不盡詩亦不失詩讀是編者非波斯胡而珠璣玦功陸離璀璨非大官厨而燭蠹魚羔薰蒸芬藉此書出而所謂明詩正聲諸書悉覆瓿物矣若吾所云詞人滿海內不宜失一者可以難他人而不可以難聞脩何也聞脩有盛年有壯志一選不盡而再再選不盡而三更數年而不盡人者盡人不盡詩者盡詩如賈胡設而珠璣玦功無不收之寶天厨設而魚羔燭蠹

始音開稿八卷之一

一

二六四

無遺棄之味何必一饌而竭珍羞一握而萃珠玉之爲快耶況識探罔象見超離黃能自有詩而後選人詩聞脩之爲法眼者久且不乏也吾於今日而睹明詩之全更數年而睹明詩之大全又當爲聞脩叙之

墨瓦二編序

世人好著書幾徧大地矣然著書者未有能讀書者也枵腹枯腸曾不得鄴侯半架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一

十一

三

而陳書四壁連雲克棟撿拾而筆之筆成授棗詒示海內曰名山藏名山藏嗟乎此何以藏哉蓋取書於書而不取書於腹求其易取乃卽事爲類卽類爲編一類盡而復一類出令人讀之如嘗五味醎盡而苦如聆五音金盡而石方未盡而意已厭怠矣余友吳文仲當其童時已好讀書既釋褐服官而讀不休既懸車解龜歸老山澤

而讀益不休無論五經子史星曆卜筮丹書芻筴及相馬種樹茶經酒史之屬無所不成誦蓋靈明三寸地而腹笥在焉傾腹而出縱橫潰放文仲所爲書非文仲之書而古人之書也文仲又就其中泰伍印訂繩引斧斷不以類聚而損益自我五音五味雜出遞見能使人忽笑忽哭忽喜忽怒忽怡忽愕而無耳目厭倦之態又文仲之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一

十二

三

書而非古人之書也故其書可以解醒可以破夢可以祛魔可以療瘵可以懸國門可以藏名山卽陸賈新語王克論衡不善於此矣未放肝膽自語忽忽不平按劍起舞讀是書而若披南薰不知煩惱去何所綠蕉夜雨鬼車叫嘯殘膏如漆眉結頓起書空咄咄一再讀而胸中硯礪消却過半故余甚愛之自讀亦勸人讀昔張伯

松喜太玄法言而目不一閱曰此吾比肩人也善繪繪人取遠不取近奈何重之若伯松者亦褊心太甚余與文仲比肩而遊相視莫逆寧效褊心者之所爲哉題云纍瓦二編者初編旣出頃有二編二之不已而三而四與惠施爭富吾當從吳會間擇一大名山爲文仲藏之

支華平先生集序

始青閣稿

卷之一

三

三

夫文有虛有實今之爲文者類能虛而不能實何以故虛易而實難也蓋人非窮探博獵盡九丘八索三墳五典之遺則其文不實非老於春秋閱歷世故朝章野錄多所諮詢不實非其人精白底厲混沌未鑿不實第曰鏡花水月露珠雲葉不必可卽而可玩則一二南華禦寇淮南諸語斯已足辦而胡用多識之爲輒近少年浮誇之

士以爲虛可爲觀而實難取悅虛可襲而實不可強也搏砂畫餅陳土龍而饗芻狗謂文在是而實之不足何以文哉其甚者南華禦寇之不足而陰符黃庭陰符黃庭之不足而楞伽楞嚴一以爲仙品一以爲禪機是其虛又文之賊而道之蠹也華平先生與余同甲戌榜其集具在諸紀叙傳誌譜頌箴誄之爲文樂府古風五七言近體長歌絕句之爲詩靡不品人以人評物以物論事以事述境以境摠情以情考世以世一切理所不必有而事所不必嘗者無侈口無掉舌寧有餘而收無不足而吐如張樂洞庭五音六律迭響互奏小不窵而大不撝彼熟簫餘簫僅僅呌霜月而叶鳴蟲雖甚淒渺非所好如陳兵細柳羽林伏飛之屬披堅執銳連牆而列患多不患

始青閣稿

卷之二

四

三

少未始唱籌示衆增竈揚威鷄雞鮮少而
驅市人以戰又如天厨設食池酒陵肉庖
人鼎娥拉羅雜沓和調芻藥而進不可指
數不徒設餅而已者華平非不究心仙禪
而於靈函貝多絕不作一語曰吾不能舍
上聖而上清外孔氏而佛氏也至其所爲
郡邑牧伯餞送稱賀之文更覈土風審疆
里按官箴鑿鑿可據井井不淆有法有度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一

五

三十五

大類司馬遷善乎華平之能爲實而不爲
虛矣所由華平早慧自其爲童子時卽已
日誦數千言值數之奇而偃蹇一第不售
旣售而又偃蹇一官不竟售窮愁兀兀蠹
魚作活裏誠秉德悃悃無華不少點駢白
資之極而丹鉛出焉此豈與少年浮誇之
士以枯腸噉腹強弄不律者同年語哉華
平視余十餘年而長彼其時試政西曹余

實兄事之華平坐余坐華平立余立華平
飲食余亦飲食獨華平讀書余不能讀書
華平習掌故余不能習掌故耳一揮別去
終其身無奉面處而近始得其遺文讀之
又爲之序嗟乎以華平之博學重積通古
今有道德而坎軻偃蹇官不滿六百石所
爲博士幕僚邑令理官計先後四年罷免
附郭無田家徒壁立裋褐蔬食菜羹以老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一

六

三十五

于惠生冶城草序

天壤間有二物詩歌之爲物鑲金貫石業
在千秋帖括之爲物獵青漁紫業在一時
金石青紫類不相通能爲一時未有能爲
千秋也者惠生經生耳而志在千秋所爲
詩必字做義山句摸長吉窮極狀態而通

其神情非義山長吉而出之不以屑也居
恒謂唐有三李義山濃深長吉奇麗造微
拔異橫絕一時青蓮僅翩翩者耳兩人吾
衣珠在焉襲而珍之不落人手故惠生詩
出而人人喜好曰此義山此長吉也卽惠
生亦自喜好之甚曰吾義山吾長吉也惠
生歲必一再過余班荆坐石揮塵送難盡
所謂國風雅頌先秦兩漢六朝三唐上下
始青閣藏八卷之二

千百年而楊權之至於窮日落月而後已
甚則小詞豔曲里巷歌謠乃至鞦韆韎韐
可皮絃可缺摘者靡不縱橫辨論而獨不
一及舉子業初意謂惠生才人耳篤千秋
之業抽黃對白何暇下帷發憤哉一日又
過余以舉子業示則詩主奇麗時藝不主
奇麗而不奇之奇奇麗自在詩主濃深時
藝不主濃深而不深之深濃深自在詩主

義山長吉氏而時藝不主某氏某氏凡氏
皆可法凡氏皆不必法而不法之法其法
自在盡冶城草讀之本之鑪錘而和以天
倪有前輩典刑無新時習氣無韻與有韻
之文可竝走海內矣一時千秋真在惠生
手真在惠生乎

秣苑類考盤珠序

先民有言人而不學如行尸走肉又曰士
始青閣藏八卷之十一
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甚哉書之不可已
也自昔扶杜之訛根銀之誤蹲鴟之錯臘
獬廌璋之謬至使傳笑一時遺嘲後代而
奈何忽載籍爲不足事乎乃讀書亦難言
矣惠施五車鄴侯萬軸茂先三十乘蘭臺
之儲石倉之積徧滿大地誰其截蒲燃荻
穿壁懸梁以靈臺方寸地爲腹笥哉於是
有類書之設夫類者累也卽類而累之當

其寡以多之用也夫惟民多於寡則居不必克梁棟出不必汗牛馬貯不必侔秘府列不必第甲乙發不必五丁而可攜車自隨帳中自玩乃類書又難言矣或不類而類類而不類或似類非類卽類合矣而或古之徇今之遺或微之鈎顯之竄或尸祝間閭弁髦官掖或尊稗官視信史以余所目睹惟徐堅初學記歐陽詢藝文類聚稍始青閣稿八卷之二一 九

又有倚馬才能自爲書而因輯人書述不能作庶幾錢先生乎庶幾錢先生乎余每見人異書好以白鏹爲贅借而錄之此書出會辦十部散置几席以當左癖無所用借矣

華陽草自叙

昔人有言男兒可憐蟲夫人也而取類於蟲言其柔脆眇忽易毀善敗若蜉蝣蟪蛄始青閣稿八卷之二一 三

得茲山之所謂仙者大半是吾輩乃知操觚隨牒何妨餐霞煉石於是益飄飄然有域以外之思矣茆山許大地不難再益一二仙席敬語司命定錄保命三神君幸舉一片石待我此遊得五言律詩二十二首七言律詩十一首古詩十二首絕句十首長歌一首記一首仙系說十三條而統命曰華陽草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一

主

台鴈草自叙

夫遊亦難言矣必濟勝有具尤必紀勝有筆濟勝無具則陟巍臨深祇涉影響紀勝無筆則搜奇剔異亦落夢境兩者咸須而紀勝急焉蓋足不能濟勝猶可資筇竹藉籃輿假歲月而爲之若目飽而腹不得吐足至而手不能運爲烟霞泉石寫照彼山靈者爲是殫情竭意以詭異妙麗供人而

人乏一語頌其奇是大負之且異日者還而索之其障其巖其壑其蹊礪具其勝槩茫然不知所以卽欲如宗少文卧遊不可得余生也拙無能操三寸管脩丹鉛之業而必欲竭其髦髦之思描寫擬議使栩栩有生態用以荅山靈而資卧遊非真能爲兩山寫照也昔太史公作貨殖傳具悉竹樹畜牧布絮魚鹽之數人言是市肆券簿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一

主

倘茲編者果用以荅山靈而資卧遊卽目爲台鴈券簿亦無不可

蕭元戎歸田近草序

今之爲大將軍者解尺組歸第收繁弱散突騎不用意無所發舒則從墓田丙舍之間躍飛黃擊劍擁胡姬酒樓上蹴鞠射覆呼盧投瓊一擲百萬抵酒林肉作長夜飲或秋冬之交平原廣衍草淺獸肥徒搏格

殺膏血殷塋收禽而返二八馬上翠腰玉腕引強執銳長歌當凱聲震溪谷曰吾已勒燕然頽蒲類樹無前之績名遂身退寧效區區儒家兒齷齪偶旅漫無聊賴之所爲哉其又有係戀金章徘徊左纛羞居藍田逢醉尉者曰吾儕武臣春秋老大乃俛首坐六尺簞耶卽得一障所甘心焉而季馨不然長槍已擲還弄毛椎尺籍伍符之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一

三

二百六

不問而縹囊綠槐孜孜矻矻此編乃其解大將軍印後所爲詩也談兵十一而談稅十九材官十一而酒人十九烽烟十一而花月十九赤白囊十一而紫絲步障十九其詩率爲分甘爲挾纈爲不擊刀斗爲雅歌投壺爲輕裘緩帶爲坐帷講讀爲悠悠旆旌而腦幕沙觭余吾之態篇中不一二見秋水芙蓉春風楊柳平橋吐月曲塢流

霞由詩而想像其人是絕不欲以韋虎杜彪自表見而一意敦詩說禮有深致焉者乃雕龍之客而非射虎之客貌姑射之儔而非凌烟閣之儔也美哉季馨讀其詩可以知人矣乃人自玉關來又謂季馨翩翩霞舉風流映坐環甲而來轉覺嫵媚與諸暗鳴叱咤虬髯如戟者若夷嫫不可並駕美哉季馨珠玉在前使人形穢又可以知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一

三

二百六

唐詩類選序

呼千百載以上之人而謂之曰爾詩不佳彼不應曰爾詩佳彼亦不應卽呼千百載以上之人而指其詩之佳者曰不佳不佳

者曰佳彼亦不應蓋其人已朽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盡廢而何所置對也然而有今之人代爲置對矣不獨置對且辨論矣彼見夫美刺失實而妍媸倒置甚嘲笑矣詈罵矣曰若之何輕軒輊前人乎若之何輕議前人而使後之人狂趨亂走莫知所適乎詩之不選孰加之罪詩之錯選孰分其罪本以賈譽而先以貶謫甚哉彼氏之始青閣稿卷之二 三

失計也此無他不知詩者無論卽知詩而不知選詩有三弊焉曰太恕曰太刻曰褊心視唐過高曰有唐者人人夜光人人垂棘也決無魚目碲碲有以雜之遂乃見夜光不見魚目見垂棘不見碲碲矣此恕之過也懲恕而至於刻謂瑜爲瑕謂純爲類謂上駟爲下駟天球龍馬霞綃霧縠不免失之此刻之過也以已選詩不以詩

意在巧而雅之去意在纖而鉅之去意婉嫵而勁之去意繁縟而簡之去取舍非法從違在已此褊之過也有此三失卽探殘編覓斷簡於深山邃谷之遠卽辨魯魚訂亥豕於嚴霜赤日之下卽冢毛椎涸隄擗挫剗刀於彌年歷紀之久終不得其效何也月旦詞場袞袞桃李苑千秋後世耳目昭灼非可易而塗也乃罔卿施公此選不過恕而濫不過嚴而刻不褊心而任意能分魚龍能別淄澠有美必收無奇不錄試呼千百載以上之人而問之不應試呼今天下詞場桃李苑之人而問之曰此書當否必羣然應之曰當日與高廷禮氏俞觀察氏何如亦可行否必羣然應之曰踵高氏而勝俞氏可行者也可行而遠者也

王脩微開草序

自昔花姨月姊一種妖冶妙麗之氣結而
爲人而有夷施毛嬙之屬其人率以色勝
不以才勝卽或才勝而不肯自致其力
於才若蔡琰道韞潘首翰墨以丹鉛爲政
第窮妍極態工所謂顰齒笑折腰步遠山
眉黛而已是者惑人亦爲人所惑斯之謂
妖惟夫青琴弄玉雙成萼綠華輩天宮不
樂還生人間大都鵲爐塵尾蕭然自遠雲
始青閣稿八卷之二 三 三六六
鬢不施霞裾罷御絕不以色自見不見色
而并不見才卽所謂含毫吮墨亦若有情
若無情若有意若無意若卽若離若穠若
淡若空青水碧而不從丹唇皓腕中拈出
是者不惑人亦不爲人所惑以爲夷施毛
嬙乎而不可作色想以爲蔡琰道韞乎而
不可作才想其青琴耶弄玉耶雙成萼綠
華耶斯之謂仙子讀脩微詩委婉清真如

其人見脩微人鉛華盡洗獨存天倪又如
其詩不謂狹邪跳蕩靡然闢色之日而有
此素心人諸青琴弄玉雙成萼綠華宛在
人間矣仙矣此閒草二卷卽脩微詩也所
謂空青水碧不從丹唇皓腕中拈出者也

始青閣稿卷之十一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一

壬

九十二

始青閣稿卷之十二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序八首

石居士詩選序

當公守吳以廉直振吳會一切豪右屏息
省辜罔敢恣肆公庭肅然所役胥史故鮮
衣緩帶梁肉策齒肥者易而短後垂結屣
履不完腹不得一飽而公竟以彊項去去

始青閣稿

卷之十二

一

三〇五

之日黔首持辦香攀附蜂擁街衢傾動城
邑嗣後倏伏倏起垂十餘載而公殊不屑
曰安用此雞肋爲哉若無意於一官也者
而自喜爲詩甚最後稍迴翔仕路領大中
丞節薄收廉直之效而公愈不屑曰仕宦
不止車生耳吾其止哉而所自喜爲詩特
甚公於詩若子建公幹太冲叔夜靈運明
達文通輩若沈若宋若劉若錢若王岑

悉不好而好杜然不以杜求杜而以已求

杜杜而衣冠杜而舉止言笑公不爲也直

神情焉丰骨焉必神情丰骨之似而儼然

一杜公又不爲也杜之所無已不必無杜

之所有已不必有是而非非而是如是而

已今試取公所爲詩讀之雄不潰放遠不

鈞深古不樸邀博不釘鉅穠不塗澤峭不

陡削勁不凌厲不逐蹊徑不窘邊幅不乖

始青閣稿

卷之十二

二

三〇六

劑量不錯位置不輕操舍昔老杜詩鐘鏞
鐃鼓之用多而哀絃繁音之意少撫髀擊
節之用多而目挑心招之意少清廟明堂
之意多而曲房迴廊之意少公亦如是而
已聞公居常語人曰吾生平願學兩氏一
汲長孺一杜少陵當其墮地而二人肝肺
公既具昇從所具者而出之官則官詩則
詩官則長孺詩則少陵所謂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也公今隱矣其向馮茂山中舍宰
官而居士矣馮茂是五祖開山地峯頭千
仞白蓮削出有花無實千載而下授記宛
然石居士居其間不第稱詩行且說法

華聞脩清睡閣集序

今夫責四始於佔俾之士亦甚難矣風雅
經術異調青雲白雪異業懸梁鑿壁撚鬚
走甕異趨必左韋編而右鉛槧朝伊吾而
始青閣稿卷之十二 三

夕吟咏即甚異材有所不能且也執三寸
管而與諸博士角萬一爲後乘而不爲前
茅則測然沮喪曰本業之謂何而雕蟲沾
沾直涕唾青紫耶卒兼而有之有所不能
能之者惟聞脩矣聞脩自爲童時即已解
屬文既稍長補博士弟子員而文日益上
所至輒傾其曹偶既已工爲文利試事而
又賈其勇於詩若樂府苦言詩若五七言

律若絕句率冲夷婉嫵藻績鮮潔情與境
會神從采合清標正骨宛在眉睫言出而
亦復傾其曹偶夫舉業進而詩或奪之詩
進而舉業或奪之兩進而兩不相奪則聞
脩耳抑吾聞之士厭常好異日有中郎氏
者出謂漢魏六朝三唐無詩必俳優鄙諺
之不廢而詩必腹虛無一物而詩遂使年
少時流狂走附和謂古可廢謂學可失一
始青閣稿卷之十二 四

時正始幾至滅絕其能屹然砥柱自理自
會者則又聞脩耳聞脩行且奮矣將去帖
括而詩歌寬然有餘力矣夫有專力則有
專詣庖丁解牛梓慶削鐸市南宜僚弄丸
胥聞脩之能吾又不知其所止也

賀泰六胡老公祖遷少司馬總督兩

廣序

昔孟軻氏第臣品而以大人爲上次天民

次安社稷次容悅其品最下蓋所謂大人者白心赤意虛衷實腹無智名無勇功無權術無意氣無毀無譽無寵無辱巍然不動而智名勇功權術意氣之士率不越其鑪錘外其穀率可以扶九鼎安萬靈朝百辟而奠八殯八紘於几席之上吾想其人商則山甫吉甫漢則留侯鄼侯唐則李光弼郭子儀宋則韓琦杜衍富弼范仲淹其始青閣稿八卷之二 一九

在於今則胡公是矣當公之爲給事也時甫妙齡人意其爲驕而公不驕入袖彈章出焚諫草恂恂退讓儼若書生尋補臬憲人意其色沮而公不沮承明飲筭琴書就道伏蒲如是抱牘亦如是尋又內擢人意其色喜而公亦不喜遺弓拾弓失馬得馬飄風過雨若亡有也者識者已占其爲碩輔器矣尋

聖心簡在挈東南半壁而授之公也以財賦則司農以爰書則司寇以官評則統均甲兵則帥府歷艱投大荷重持危誰其輒至輒應而公左畫方右畫圓前爲茅後爲殿弛張消息以時以勢時而飛電時而甘霖時而張括時而佩韋時而解錯節時而伐條枚時而露爪距時而瀝肝膽時而蹴鞠投壺時而焚舟擊楫覈賦賦治明刑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二 六

刑治率屬屬治提兵兵治大事大治小事小治補天浴日驅雲排霧移山障海不踰年而奏績公真偉矣盛矣然又聞公虎幄之上戟門之外魚麗如山組甲如雲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倅集倅解析楊盈庭胥靡載道擊額叩心冀少須臾無死朱旛丹轂之倫墨綬銅章之輩蟬冠貂璫之屬羽林伙飛之徒奉期會矢約束相率而前公

應若嚮答辦若夙構撤帷垂簾焚香據梧
不見其手口拮据張皇叱咤之狀而恬然
泊然迢迢然獨輪獨運綽有餘力人人得
意去公又神矣妙矣所以然者由公研索
已深閱歷已遍煅煉已熟如輕車如利劍
積之以寒暑而磨之以歲月有不用未
有不效者此不獨氣力骨力亦學力道力
也學成道至是之謂大人乎於上臣乎何
始青閣稿卷之二

一錢不取一物不殺者作之砥而障其波
乎是又不然今之粵非昔之粵張武寧成
匿跡已久無所待公矣毋亦謂古之大臣
出將入相裴度十拜相麻四登帥壇王徽
一日中書累年節度腹心干城絲綸密勿
名賢輔世惟所用之

聖天子欲以裴王待公豈其輕吳而重粵
後吳而先粵也公行矣羅浮二百四十峯
始青閣稿卷之二
之上勒銘亡何行且入公矣公方黑頭其
亟攜清風持朗月登黃閣霖雨蒼生勿謂
我老臣使我僕僕道上

送王明徵歸新安序

新安多山少土田生齒殷賑不能從棧豆
間作活往往竄而四方逐末服賈大者課
魚鹽攻鼓鑄畜牧種樹小則洗削胃脯販
脂賣漿爲之而效從其中長子孫不復

不效則居以待效亦不復歸故有少壯而出逮於白首父若母不一奉而者卽一奉而而近不旬計遠不能歲計者明徵輦父而來輦父而往金潁灘頭三十寒暄行則板輿居則菽水如一日然旣與其鄉之人不同其鄉之人率矻矻作勞持籌勾校以其贏餘結納造請興至則挾談優材童脩煨爛之樂曾不知孔孟曾史爲何人鉛槧始青閣稿卷之十二 九

時復何所凝滯其間哉君行矣黃山有三十二峯一十八洞巖嶠鱗眴巖壑窅窅浮丘容成丹竈在焉絕勝溧陽之大垵石屋新安江沿流數百里蜿蜒縈紆清流汨汨白石齒齒絕勝溧陽之千里湖君奉板輿玩漣漪而捫慈菴三寸之管七尺之綃揮灑槃礴收其奇而洩之不亦勝於金潁之跼蹐乎君行矣余將翼兩月糧駕而之黃始青閣稿卷之十二 一

典序

余守菰蘆戒不謁諸郡邑長而獨於吾何公多所奉而乃入其門而呵禁絕若無卒徒者囑其堂而奔走絕若無胥史者跡其延賓之館而恭履絕若無與之通慇懃接聲咳者惟見庭鹿踉蹌鶴長鳴階草與人

齊而已然公剖積積解折獄獄定督賦賦辦興利利起剔蠹蠹祛省訟訟減一事一理百事百理朝事朝理夕事夕理嘗疑不疑嘗變不變嘗喜不喜嘗怒不怒至索其所爲恬然料理無疑變喜怒之狀而又不可得微獨人不可得公亦自不可得或微探之盃酒蠟屐之間謂公靈通妙化而卒亦不可得頃者捕蜚蝗嚴保伍繕城堞譴始言閣稿／卷之十二 二

不足置喙曰令猶人女也女無不守身者猶人父也父無不愛子者以愛子守身之常而自驕驕語人不大可醜耶其卓犖如此故一時誦公者謂公廉吏醉吏能吏法吏而余則以爲神吏仙吏蓋昔有洛陽令李杲者人過其境聞鬼相戒李公正人使我輩破膽亟徙他邑勿混乃公爲也公坐堂皇儼然若神卽甚大慙卽之惴惴見者始言閣稿／卷之十二 三

謂似有諸神爲之翼衛其神明似之王喬爲葉令月朔詣朝從雙鳧東南來不煩車騎公卽不講於仙術其承蜩弄丸游戲似之先是公以當塗奏績諸臺使爲請於朝要有恩典居一年而下梁溪封配金氏爲孺人贈父大益官如其子贈母包氏孺人如其婦吾梁溪人士喜曰此乃所以酬公也榮爾所生及爾所偕泉室遑遑盈

孔嘉不爾而何以勸忠乎或又曰此非所以盡公也古之卓異賜紫賜緋賜黃金超拜九卿者不一而足今舉常格待異吏示勸之謂何公曰皆不然馳封之與古所未有也今有之而非三載滿不得請卽滿而非有薦剡不得請卽薦剡得請矣而或長吏意有所否格不得請今吾一旦得請榮及其親吾願足矣他非所知也鄒子聞之始青閣稿卷之十二 三

曰毛義以捧檄色喜何侯以贈典心慚人子之爲其親如是乎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贈欽侯夏宣伯三載奏績恭膺恩典

序

夫自昔重視縣令在春秋時縣大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兩晉不經宰邑不入臺郎唐宋之間不兩任縣不得除監察

御史故令而稱職往往璽書勞俸賜黃超拜九卿刺史稱甚隆重而實未有馳之典有之自我

朝始耳我朝之爲縣令者以三載奏最則

聖天子錫之譽命榮其身并榮其所親與其所配存則封沒則贈贈者被百年朽骨封者責一介草萊比於賜金賜秩不啻過始青閣稿卷之十二 古

之而若之何其克副也竊意上多溢詞而下有慙色者比比矣若欽侯夏宣伯其克副者耶其上無溢詞而下無慙色者耶蓋計天下巖邑率不越數十而新安居二曰休寧曰欽欽居山谷中人好使氣小有故側目相視輒赫思逞淹恚畜忿久而不解卽蕩產殞命不恤而制馭難生齒繁夥一家至數百口數百口之衆日出務生糜集

磨至一日可當他邑百日而今以一手一
目支之則辦治難胥吏類狙詐而歛爲甚
智聚而囊奸遂爲窟憤設計以嘗令令受
所嘗則因緣爲奸上下其手不可究詰而
察見難邑多逐末十九出賈養交市勢號
召津貴貴人因而傾下之遂以好惡說邑
令短長含沙既久而邑令莫之覺則防口
難帝時在部內祀者游者有摩踵躡車徒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二 十五

廩餼日不暇給不給而嘗言四至曰此腴
區也而忍使旅人枵腹耶惡聲至吞之已
耳而供應難貂璫者流持黃紙符據津梁
之上職在推也而不專爲推寔繁爪牙家
搜戶索擇肉而食必得一飽稍奪其食誓
與俱收而以玉抵鵲難此數難者諸僦儻
雄厲衷誠習練之士類饒爲之而非所爲
難也歛之難在富家巨室好以其貲媚上

筐篚不已而裏號裏號不已而珠璣玳玳
設爲好辭以獻曰吾儕子民知奉如來氏
耳孝養父若母耳不知其他不納而頭搶
地曰亦知令公嚴不敢如他邑故事澗毛
沼芷忍不一領而吾儕死無地矣如是者
且再且三且四未有能終擯者一不擯而
以爲常矣一以貨幣爲常而三尺無常矣
夫利之於人賢者不免而況其他乎歛之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二 十六

難在此宣伯至紆淵蓄展閱抱騁鉅畧洞
達覽振長策不弛銜不聳轡不蓄疽不索
瘢不釋大觚而嚙腐肉不後錯節而伐條
枚尚綱不尚繡嗜魴不嗜鱗弗疾弗徐若
甘若苦握其環中而立於大通能使邑無
橫氓案無滯櫝庭無滑胥驛無羈旅里無
刁商闕無黠璫夫人所爲形藥心腐嫵妍
索息旁皇顧盼而不敢爲者宣伯以盃酒

談笑爲之無難焉以此論材是虞朝歌賈
新息之屬也然有絕材又有絕操宣伯心
如水門如水官解如磬玄黃不入朱提不
入赤旻不入一黍一菽不入卽松蘿之茗
于魯君房之隄廩不入卽侑以好辭若供
如來若享父母而亦不入且也不求廉名
不慕廉行曰胡質有言臣清畏人不知臣
父清畏人知清而求知其爲清也小矣以

始青閣稿卷之十二

七

三六

此論操是范萊蕪之屬也夫惟是絕操立
而後其絕材著譬之木木源長而後汪洋
浩渺百折不回根固而後蓊鬱扶疎千仞
直上藉令苞苴小染不深不固能騁一枝
效一長得乎宣伯又善爲詩琴堂畫未焚
香吟弄所爲詩清遠綽約如其操沕瀟礚
礚委麗宛轉如其材蓋中無所不濯則墨
瀟自流意無所不極則筆花自吐索宣伯

於四始又潘河陽之屬矣頃者治平上奏
而綸綍下宣榮其身又榮其父母又榮其
所配與之者何溢詞而當之者何慚色耶
余友王伯良故新安人也而居武林頃從
新安來極口道宣伯不置且曰吾今有宣
伯爲名賢有黃山爲名岳吾未游黃山得
游宣伯斯已足矣余曰名山名賢兩不可
失失一猶爲缺陷事吾請與君約當黃花
始青閣稿卷之十二

六

三六

時攜手三十二峯之上觀軒轅容成浮丘
公煉丹處而後一炙宣伯芝宇以歸名山
名賢作圓滿功德不亦善乎伯良唯唯

贈郡伯蓮湖陳公三載奏最序

計宇內有四大劇郡曰浙之杭豫之開封
北直之真定南直之蘇而蘇爲最夫蘇不
獨以瓊寶闕噓繇役殷繁高門鼎族聚堵
如雲水問舟而陸索車之勞擾也賈賈

驚闔奇爭巧眩惑人耳目而淫倚市門多
於刺繡紋目挑心招比閭下蔡之爲妖冶
任俠輕詆之夫峩冠竦劒養交結黨百里
一呼千里一諾橫不可問游閒公子池酒
坻肉挾朱脣擁長袖搗箏絙瑟梟盧長夜
從旗亭長秋閒用金丸彈人耳骨肉丰粟
不能相讓反脣詬誶積以成薄奴而多財
則凌其主鮮衣怒馬洋洋道途問裏蹠不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二 无

蘇也往蘇守缺主爵者故多慎重爲覈官
評稽月旦察丰度審論辨按年資擇其人
而畀之非其人不畀矣第其所爲慎重者
重才而不兼重德故其人銜
命而選亦多見材而不兼見德先材後德
蘇之爲蘇如江河然不可反矣陳公至其
度山岳其胸雲夢其人金玉彼吳之人已
曰此大且此長者也爲之歎聲動地矣居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二 无

亡何下令曰吾無材而何敢見材吾無德
而何敢廢德民饑吾饑民病吾病民緩急
吾緩急吾力不可至吾何敢強爲之理吾
力可至吾何敢不爲之理而又何忍不遂
爲之理於是乎去鉅簡罷鈎鉅減敲管節
供應省庸調寬比詳後簿領緩期會不岌
岌然見材而必悶悶然見德不鰓鰓焉求
難辦之蘇而必肫肫焉務難化之蘇久之

而瞿然顧化肆無滯技矣刺繡紋多於倚
市門矣養交結黨之士聞而徒業矣家詩
書而人禮樂東服道德砥礪名號無游閒
公子之行與名矣讓田讓畔庭無反唇人
奴跼蹐而處乏刁氏之豪嫺氏之黠矣養
稼而莠自除植柯而蠹自去昔漢宣帝有
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愁苦歎息者
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
始青閣稿八卷之一二 三 三六四

公而旋爲中丞地非一日矣夫千載以前
刺吳郡者不有鄧攸顏含韋應物白居易
乎攸載米之官含簡易近民應物焚香賦
詩居易庭可羅雀此皆不務赫赫名而名
自在并公而五者不佞異日爲公傳醇吏
當遂偕四公而五之千載而下卽不信余
言其以信公故信余言可券也

贈萬郡丞考績序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二 三 三五十一
蓋吾祖臺萬公之蒞毘陵也職在佐郡而
不專佐郡實治兵事云夫其臨江置校望
海敦陳天吳河伯當關乘墉如牆而列奉
命奔走儼然翊繡斧使者而處其側亦基
重矣卽日夜稽尺籍覈伍符脩雉堞勒組
練絕甘分少稱娖村官伙飛之屬引強控
滿投石拔距懼不得當而公實不專治兵
已也時而蒐獮時而乳翼時而鞬鞞時而

未耜時而講五兵時而敷五教佐憲之不
已而佐守而公又不獨守是佐已也守缺
則借倅缺則借理缺則借邑令缺則借令
有五遞有所缺則遞有所借而治兵如故
獨監司例不得借耳假可借未有不借者
公從所借而無不立效守則守效倅則倅
效理則理效邑令則邑令效假令以監司
借亦度無有不效者蓋其才長其力悍其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一

三

三十五

心精才長則無不騁之途力悍則無不舉
之器心精則無不剖之竅故能以其身為
守丞倅理邑令之身而又能以其身為守
丞倅理輒試輒效之身畫方而方畫圓而
圓左而左應右而右應舉天下吏事未有
能難之者然公又握其環中審乎無假不
與物遷泰山崩前顏色自若衣綸帶結帶
失恒度以無譖無驕事長吏以不毀不

待僚屬以寡嘖寡笑馭左右以或豐或縮
酌郵傳以矢出矢入慎比詳而始由是終
由是當公初任時曾以此道行吾梁溪而
今亦是公又能以其身為守丞倅理邑令
輒試輒效不移不渝之身者矣所最難者
公極廉而不言廉曰誰是女子而不守身
乎懸魚置瓜壓石擁敗絮豈異人事而沾
沾耶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此胡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一

三

三十五

威胡質之辨也諸以已潔而形人污揚人
污而示已潔者率不滿公一笑公又以其
身為不涅不緇自知自信之身者矣頃者
三年奏最監司以聞於臺兩臺以聞於銓
部銓部以

上聞請得賁之譽命錫以恩典

天子曰可於是太翁有贈如其子之官太
君有封如其婦之封鸞章赫奕鳳誥輝煌

泉臺賁而蓬壁爛不亦邳然隆重哉而說者曰古之爲郡而卓異者往往賜紫賜緋賜黃金璽書超拜九卿而獨無賜封之典我

國朝令甲或封或贈榮其妻又榮其父而獨無賜爵超拜之事卓異如公獨不可兼而有之乎而柰何乎令甲之厯厯也余曰不然身親所出也身與親孰重榮身非始言問稱

卷之二

二五

難榮其親難一措大耳至微

天子命而得爲親榮事莫有重於此者彼賜爵超拜何論

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梁溪鄉曲光彥吉父著

序八首

壽李本寧太史先生七十序

夫事莫不有權而莫重於文章之權凡事之權可以榮辱予奪而不可以轉移化境可行於一世而不可行於後世可行於後世而不可行於數千百載以上之世惟

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文章不衮而榮人不鞭而辱人不錫三珎而予奪人不翼不脛而上趨千古旁詣六合下走萬禩其爲物甚神而其爲用至妙故造物者寧與以崇爵厚祿使之秉鈞執軸而不輕與以文章之權與以文章之權則必乍顯乍晦乍通乍塞早餐中謝爵不必最崇祿不必最厚無秉鈞執軸之重而顓殫力於文孜孜矻矻之學海沉理窟

說矩司契隸意匠心境無所不臻而神無所不貫然又思之以難老之筭而令其日漸日磨日砥日礪鑠金漚蔴窮極水火之力而養其全氣氣全而文之爲物始神其爲用始妙始可以衣被區宇月旦人代其爲明效大驗直出於秉鈞執軸之上操斯權者惟唐退之氏宋子瞻氏耳二氏而外則北地弁州或庶幾焉彼信陽輕成都

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二

華州率大梁促歷下棘毘陵弱晉江瑯不蔚然名家要未爲養全氣而握其權者甚矣其難也楚李本寧先生十九成進士選入翰林稱早貴人以爲宰輔可望而示幾出矣其出而視學人以爲內召可望而未幾參藩矣其參藩掌臬人以爲牧伯常伯可望而未幾被劾矣初且歸矣歸而起起而再劾再罷矣此其乍顯乍晦時塞時

通早餐中謝若天故厄之使不得一日秉
鈞執軸於廟廊之上而非故厄之實成之
也民社之日少而林臯之日多走轂奔蹄
之日少而枕流漱石之日多先生因得以
其餘日而賈餘氣蒐墳典獵丘索咀秦漢
饜飫六朝旁餐諸史百家之爲書出入
上下左韋班馬董賈屈宋韓柳歐蘓之爲
文模寫擬議曹劉阮謝江鮑陰何沈宋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三

三

杜之爲有韻之文而實自秉一機軸自
一門戶自立一宗派不信陽不成都不大
梁不華州不歷下不毘陵不晉江又不北
地弇州又不退之子瞻而渾金純璧潏然
粹然其詩與文出而穢者稟潔拙者就巧
樸者師妍爾者取勁譎者規正疎者効密
殺者企整人人宗如泰岱奉如斗杓信如
著蔡重如鼎呂卽近歲有某氏者出倡爲

非古自師之說以簞鼓後進後進之士翕
然狂走而先生白旄一揮狼焰頓息小有
蟲惑流毒未甚如世尊說法叨利而波旬
外道之屬相與退避十舍亡論斯世一衰
而往哲生榮一貶而地下奪魄決數千載
未決之議論定數千載未定之人品操觚
之輩遂不得恣胸臆以肆雌黃是先生之
功誠大矣先生之功誠大矣先生卽不得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三

四

一日秉鈞執軸于廟廊之上而羣醜諸魔
一不敢橫詞壇文苑雲蒸霞麗夫誰之力
也昔人舉三不朽而以立言爲次若先生
之言實兼功德而有之非湧湧者且先生
惇伐木耻爾弓慎燕翼束修至行肝腸粹
白已有其德所敷歷周秦燕越旬宜屏翰
卵翼黔首江陵柄政招之不入不事搏擊
以投時好亦有其功若先生者實兼三不

朽而有之非湧湧立言者先生既兼三不朽而造物者寧靳百斯齡耶則其所操于文章之權又何窮已時也夫自古居官而壽者莫如彭祖說者謂其徒精黃白而文采未備以予味於夫子之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豈闇闇無文者獨當六經大明之日所爲文章之權不自彼收之耳先生未必無其壽而先有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五

其文又能收彼所未收之權則先生其彭鏗乎其彭鏗而過之乎假令李先生身極華廡秉鈞執軸於廟廊之上而不得長有丘壑寧能日漸日磨日砥日礪操文章之權而以千秋人作千秋事哉吾知先生之不以彼易此也

壽大叅吳文仲先生偕配王恭人七十序

人之趨向兩端恬與競而已賢者恬不賢者競恬者如雲如水委蛇閒適競者爲騷爲火縱橫馳騖恬者物已至而卻之寧喪物毋喪志競者物未至而餌之寧喪志毋喪物恬者當尚競之日而不欲舍恬趨競競者入尚恬之羣而不肯舍競歸恬賢不肖大抵然矣余與吳文仲同舉於鄉同榜中又最莫逆因習知公此恬而無競人也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六

公中丁丑進士受真陽今自真陽而永康自永康而比部從比部恤刑八閩其時江陵柄政主尅核大小吏無不尅核者而公不然已自比部而守寧波自守而副臬自副臬而叅藩其時柄政者矯江陵而失之主宜爰大小吏亡不亶爰者而公又不然宜撫則撫宜搏則搏宜鈞校則鈞校宜渾淪則渾淪徇理不徇勢從法不從時當其

爲守倭警告急議於寧波通貢將令交番者以爲窟宅而貽之虞事大不便上以嚴督而公以堅持議遂寢尋以參藩中含沙公乃拂衣歸歸竟不出近時家食者率趨理學附氣節倚彼聲猷以爲名高而公又不然自守一藩籬自執一機局自行自止自理自會譚場講席絕不廁足曰與退而附人孰若進而媚人乎吾不能媚又安能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七

不廣列惠車高陳鄴架細編秘笈於笥篋中數數抽覽不厭其煩公喜爲詩甚古詩學中散康樂律學長卿士元而亦不輕與騷人墨客執三寸之管而角雌黃一觴一詠頗自愉快其恬澹又如此抑公不競名而并不爲逃名之事不競榮利而并不爲遺榮之事人盡伊蒲貝葉矣口楞嚴楞伽矣玄牝橐籥拍洪崖肩啖安期棗矣而公又不然曰此夫終南捷徑耳吾胡用是若公者真爲雲爲水不爲颺爲火有喪物無喪志當好競之日而堅守恬之節者也詩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又曰不伎不求何用不減其公之謂乎夫恬者靜也吾夫子曰仁者靜而繼之曰壽老氏之說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夫恬靜則安安則七鑿退舍六賊遁跡三尸

奪魄二豎破膽四肢百骸自長爲吾有無
論七十可逾百年彼膠膠擾擾營營惛惛
舉蒲柳之資闔蟬蛸之歲者曾得登公門
而踐其闕哉厥配王恭人出自名家歸於
右族其令德足樹內範其周才可攝外政
與公伉儷相孚黃髮不替愛而白首無褻
容生二丈夫子蔚然文學具有羽儀分產
析箸按月就養兩老人駕而歸其子之廬
始青閣稿／卷之十二 九

斗酒盤蟲婆娑庭樹下于然樂也此又
非以恬故得之耶王君德操亦恬澹士受
公知遇特徵余一言以佐三爵夫余言何
足以盡公也不能盡公何以觴公願公亦
恬然受之而已

壽武林王隱君元宇公七十序

往從武林見有兩壽者一許野雲年一百
七歲眇小而銳鼻聳耳音聲如鐘與之

語能歷歷道往事居柳州亭畔日據一石
面湖山坐與兩蒼頭俱各已七十餘而老
時余有同游者偶掩口笑渠以爲笑彼也
絕然怒起曰何物狂生掄擲我乎其咆哮
如此後不知所逞一錢仲祥頎而白哲顙
廣豐輔多睟顏偃僂善下齷扇爲業日齷
百餘扇計可得五六緡市肆中所與周旋
應答者皆孫之孫也後又一年而沒問其
始青閣稿／卷之十二 十

人許不務生產而好游俠花間柳下胡姬
酒樓挾彈徵歌有以自樂錢賈不二價多
信義能以孝弟訓其子孫彼子若孫者雖
閭閻而揖讓恂恂若儒又能爲佛事寫經
造像所不吝惜是許性恬恬則曠達無人
損錢性醇醇則龐厚無天損故壽舉以問
王君伯良伯良曰果然亡何伯良別去又
三年而過余以其翁元宇公七十壽言請

余曰子憶往日談錢許兩叟事乎余無所爲壽惟就二叟壽公以武林人談武林事而已蓋吾聞公拾金於塗守數日而還之其人以半餽不受有父母喪合殯窆宅自爲任不煩兩弟所治齋不當中買而然諾好義人爭下之諸上賈以爲祭酒此其能自爲德如錢舟不必牙檣輿不必綺轂席不必雕簋翠簠輕舸截雲柴車負月日以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三 士 六

二叟之壽兼二叟之長而過之則亦兼二叟之壽而過之期頤豈足多大齊豈足侈哉吾又聞之公王母卒權厝湖上有蟻蝕棺驅之不絕公日夜哀號蒼穹而蟻自絕公有瘋癲作苦者數年矣夢有神人持盤執帚拂癰于盤蟲淫淫然解散而癰愈夫天爲遣機青獨不能爲延壽筭乎以此徵壽又壽之道也或者曰井蛙不可窺天夏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三 士 五

爲恒一切勾較事禁不問曰毋溷乃公爲也此其能自爲樂如許至若粥饑衣凍療疴構櫓修壺梁甃道路時復爲之爲德而又過於錢兩高三竺六橋之不足而白嶽烏聊大鄆石照新安江武谿水時游息焉終歲眉頭不作寸結爲樂而亦復過於許是吾所謂下無人損上無天損者以是徵壽壽之道也且也兼有二叟之長則兼有

蟲難與語冰古之神仙有若安期生者美門者葛洪王子喬者卽以汝越論有若許叔元馬自然者黃初平者集經伸餐沆瀣與崗陵齊延與金石竝固不此之頌而以二叟頌不幾井蛙夏虫之見乎噫不然事貴守經言不下帶神仙惚恍杳渺之事君子所不道也從其所不道則無憑就其所見聞則有據夫安知不二叟之是而列仙

之非乎吾亦因武林人言武林事而已

壽洪爾還使君初度序

水部洪公穆庵與余同舉進士僅長余三歲而有子早貴其長君爾還已登癸丑第權吳關稅矣關去梁溪七十里口碑時至有以通商頌使君者曰翟室如雲餘皇如葉銜尾躡趾魚貫而進進即甄發不留其行白沙捲汀紅波蝕隄不爲所苦官津而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圭

三

戶闕也有以剔蠹頌使君者曰維彼關梁內外胥吏爲政內似鼠而竊外擇肉以噉商賈哀號使者皇皇懼不稱額而此輩幸甚無恙使君至而洞若觀火袖手縮舌矣有以不染頌使君者曰使君身筦庫而心冰壺阿堵縱橫不得已而勾較之若將駢焉旣一年所而橐中惟有寒山白雲楓村落葉耳無長物也夫通商剔蠹不染皆以

言其政也而非其政之本所爲政本在孝矣又有以孝頌使君者曰惟孝乃忠使君之迎養水部公也晨而起必問午食必問夜寢必問有所出入必問水部公好讀書好位置几席盤盂之屬而懼勞心神必問好爲白馬碧雞之談而懼其損氣必問蓋溫清之事先於籌國而孝可知也夫言使君孝矣而未知其孝之至有友崔公超者治青閣稿卷之十三

丙

三

佳士也月旦不與館於洪而習之熟乃爲余言曰使君孝甚非他人之孝而曾閔之孝也水部公欲近其子而苦解窄爲禁官舍以迎之避濕就燥周視惟謹苦無朋而又忌外索攜閩之人以俱不惜厚餼苦跼踣方丈地而又不欲顯然游觀爲輕軋挈榼游而若無游者水部公喜則喜不喜則驚怒則踴甚怒則踴而受杖阿兒誠老大

乃其馴繞膝前居然一乳下孩也有異母
弟二人悉體水部公意愛護之分產授錙
必腴必豐此其殫力盡志真孝之至者孝
至而忠亦至安有不通商如流水剔蠹如
決壅不染如嚼水足國庇民之爲兢兢也
者公超具以此告余而又爲之請曰先是
五月屬使君懸弧之辰諸交于使君者咸
有所貽以爲祝而余實無之贈物不如贈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三 五

言得明公一言逾於九鼎矣夫使君僅五
十而餘不宜壽誕辰已過不宜壽水部公
儼然高堂之上不宜壽余何以壽使君無
已請卽以君言致之而爲之歌曰
武夷山頭天姥仙虹梁天矯開瓊筵環山
而處人三千呼爲曾孫消日延張梨安甗
填方圓迄今紫氣猶蜿蜒三千仙蹟在人
間曾孫之孫俱上天君家妙氣

龍躍鳳仍聯蟬就中還拍洪厓肩金童玉
女長周旋火宅雖居火粒捐天中果位人
中賢住世出世豈等閒歌竟舉三泉之釀
酌使君使君不敢當水部公聞而出見客
曰兒髮正華何敢言壽舉瑋瑋浮白而嚼
之曰我老人代我老人代

壽大岡卿勵菴施公八十序

今夫人在天壤間未有不爲名與利使者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三 六
出則爲名處則爲利爲名如鷹搏爲利如
螳附日營營迫迫膠膠擾擾盡五官四大
爲所驅使而不自覺旣爲所使將爲所殉
爲名而兼恐失利爲利而又恐奪名卒之
名去實喪利散禍集乃始旁皇焉惆悵焉
嘆往嗟來書空問影而不知日月已非吾
有矣崦嵫旣迫膏火就竭計無復之於是
談姬孔語濂洛禹行舜趨徃爲高世而

名與利之弊。嗟口貝多六時蓮漏。嬰兒姪女抱營守。魄詐爲出世而掩名與利之失。又或舞前溪歌子夜曳蘭橈。躡蠟屐明瓊射覆。浮白長夜務爲玩世。以償名與利之苦。此人情大較也。而總之爲二物所使耳。不爲所使者其吾施公乎。公自爲諸生時。卽已心地靜恬。能塵軒冕而芥珠玉。不爲填河之精衛。逐日之夸父。旣已成進士。則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三
益澹然泊然。辭館局而郎局。辭輦下而白下。辭銓曹而儀曹。人競我守。人行我卻。以掖庭爲傳舍。視鐘鼎爲芻狗。無所顧慮。旣已陟卿寺。則益知止知足。不覲不覲人。謂公曰。此地去天尺五矣。稍一竭蹶。何三公之不可致乎。公笑不答。其不爲名使如此。已解組歸來。琴書蕭條。奚囊如磬。白雲葉不堪療。饑人爲公色沮。而公夷然不

屑意曰。此吾素也。具區湯沐。梁溪藏地。何所不可乎。有以買山資說公者。公曰。青山自有何煩。裹蹠未嘗一念之不峻。而問策計然。乞膏荷頓。緩頰金張。艷牧荆之橐。羨使越之裝也。其不爲利使如此。公又不抗顏高座。闡道論德。而附於學。不翻經持偈。依摩竭習毗耶。而托於禪。不黃冶變化。經伸吐納。刀圭河車。而入於玄。卽東山絲竹。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六
南皮清泛。聊復爾爾。而初非希踪阮謝。寄跡陶劉。長歌嘯傲之爲樂也。公誠遠名而兼忘其名。避利而并不知有利。宇宙自閒。日月自運。烟霞自淡。遑恤人世之蜩蟬。而物情之傀儡。其自適甚矣。那得不壽。然公自適其適。而實天與之適。語曰。鳥欲靜而樹搖之。樹欲靜而風撼之。此善喻也。公所至皆不爭之地。居官而清。遊而可

爭居家而賢子賢孫可以不爭有敝廬薄田可耕可以不爭造物者固已爲公養泰和之氣而培混沌之基何所競而不爲壽易之無妄曰不耕獲不菑畲利有攸往夫不耕不菑言無所作也不作而順理天自佑之公出不爲名處不爲利天與之適而適又何所不壽假令驅車山阪震雷裂石鼓柁江湖長風噴浪卽欲自適不可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三

元

得矣故公之壽天壽之也公自爲壽天又爲公壽外無人道之患而內無陰陽之患以此論公何言八十卽彭錢之八百大椿之八千揆之於理有足券者矣壽公者每以呂太公望事爲公頌夫太公以八十釣渭濱思遇文王文王果載之歸授以國事老不知止釣魚釣官是以時邁齒戴之人而尚爲名使當不滿施公一笑耳柰何乎

用以頌公然則何以頌公曰商山紫芝

壽鎮西將軍鳳林杜公八十序

爲用兵之說者曰去如收電留如丘山曰動於九天之上而藏於九地之下曰出其不趨趨其所不意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其說不同而要主於殺爲養生之說者曰遺耳目絕思慮屏男女遠貨財曰專氣致柔曰衆人役役聖人愚菟曰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三

三

咀吸寶華外珍五耀內守九精其說不同而要主於生主於生者無往而不以生爲事卽一卉一木一胎一穀必愛惜衛護而後得滿其生之量主於殺者無往而不以殺爲事師行爪鬣設明衣鑿凶門而出欲危不欲安就險不就順必伏尸千里川瀆流血而後得滿其殺之量夫殺不可爲常也殺機熾則生機絕矣然不有仁義之師

殺而未嘗殺者乎昔孫武之言曰無伐樹
木無踐丘隴無戕五穀無損六畜恤孤寡
賑貧乏空囹圄是以生道殺之者也以生
爲殺則戈鋌亦俎豆爆蠶亦梁肉菴廬亦
衽席軍伍符亦衛生經投石超距亦採芝
煉石可以勝人轉可以自勝勝人者強自
勝者長壽之道也鳳林杜公起家千夫長
積官至大都督位特進中間守堡守寨守
始青閣稿八卷之一三
鹽場守潮河所在奏績無論諸古北之戰
炒蠻走遁殪騎數十紅山之戰斬明安斬
台吉土昧負鎗走得虜首四百餘級獲駝
馬無算松山之戰授策部將勦虜累十百
賓兔竄亡總之大戰大勝小戰小勝天下
聞其威武駭之以爲神而實未嘗妄戮一
人安挑一獐魚麗所至雞犬晏然燕雀亡
恙野不廢耒邑無罷市

聖天子嘉其勞至爲錫金賜幣任子世臣
數十年間赫奕照耀名並日月譚榆林事
者謂公定隔世人而不知尚八十也卽八
九十人定婆娑以老而不知尚佗佗壯夫
也京觀之下有福庭青燐之上有瑞氣誰
謂長生久視不可責於擐甲帶冑之夫耶
夫古之善將若王翦若馬援若趙克國若
賀君誼之屬其人已老而或請兵自益或
始青閣稿八卷之一三
據鞍顧盼或臨邊屯守或重鎧示強卒之
安車駟馬黃金就第田園爲樂長有子孫
公益其人矣然又聞公生平信義倣儻大
節善讀古兵書史傳而通其要領有子文
煥早懸鵠印勒功燕然擁旄執管蔚爲詞
宗趨庭之間是父是子乃武乃文用能共
構福祉樹不朽之業昔邵毅敦詩說禮張
奐坐帷講讀祭遵雅歌投壺輕裘緩帶

壽筭何如而總之不失老將之稱公又其人矣夫王翦馬援趙克國賀君誼良將耳卻穀張奐祭遵儒將耳此率不過以名將而爲福將乃有無文稱無武技無勇名無勝氣薄麒麟陋凌烟眇蒲類之績若神若明如張子房范少伯其人者寄好夷施托名黃石逍遙遠邁後世疑其以仙去然乎否乎與公似耶非耶余家近五湖亦不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重

遠穀城山下當爲公一見而問之

壽景陽表弟七十序

士君子在世有用有不用有用而不用者有不用而用者夫惟不用而用而其爲用大非區區效一官建一事者比也當景陽表弟以萬曆丙戌成進士釋褐亡何遂操白筆彈壓宰執媿媿萬言不休一時輦下相視錯愕曰夫夫奇男子也無論輦轂下

卽薄海內外轉相傳說曰夫夫奇男子也乃景陽不自以爲奇謂未卯時夏見彈鶚炙豈其不量而爲之惟是觸目警心有所不獲已耳而愈自巽牧紉蘭纒蕙悠然自遠歸而櫺戶羅壁白日上鍵手五經諸史百氏讀之編蒲緝柳靡不條貫復自爲舉子業以教子弟子弟奉程式惟謹月朔陳西河之席懸絳帳坐臯比噉苜蓿旣飽則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重

與及門士聞道論德談仁義發明先王之

言

三六五

教言出而人人服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自讀書談道外絕不與人事干旋至止穿穴避去莫知所之而遇有大利大害關係民瘼不難堅吻頰抵掌上下盤盤謬謬期於必行余觀景陽腰帶十圍酒腸食量可以兼人而居無肴蒸醇酎擊鮮浮白之奉濁醪脫粟屬厭而已非不褒衣博帶而

答布蕉葛出自家杼不以寸穀被體年少
子華裾照耀見諸先生未嘗不竄三舍去
也任俠非所好而具有俠腸排難解紛若
田光魯仲連時一爲之而不責其報大要
景陽名高而不有其名調絕而不矜其調
真儒實學薄海內外又無不曰諸先生非
獨奇男子蓋有道士也日夜望其躋崇跡
要任三事登九列而景陽竟淹留老矣蓋
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註 二六五
以爲騶虞而好之復以爲威豸而嚴之以
爲神鳳而睚之復以爲厲鷲而憚之以爲
春日而就之復以爲秋陽而遠之非威豸
厲鷲秋陽之不可而畏之者之非也然自
有景陽之閉戶讀書伊吾不輟而士始焚
膏頌讀知有南面百城之樂自景陽道性
善言必稱堯舜而士始知執經辨難謂洙
泗濂洛羹牆不遠自景陽之不跡公府不

諱公議而士始知挾持慷慨有不可姘姘
縮朒之氣自景陽之布袍蔬食而士始知
澹泊明志不耻惡衣惡食自景陽然諾仗
義而士始明信義赴人之急不以貧無力
爲解蓋不待斧鉞不用華袞而高山流水
景行則象貪夫廉懦夫立志於景陽有深
藉焉詩不云乎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夫儀則修于身而化導及四國正所
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美 二六五
謂不用而用其用大者也假令景陽擔爵
食祿展采錯事拮据鞅掌所效幾何卽或
圖旂常勒鐘鼎而要於明道設教有未必
然者景陽之不用正其所爲大用也之道
也可以爲天下亦可以爲其身蓋世有不
用之用身有不養之養諫行言聽膏澤下
究用也巖居川觀爲世師表不用之用也
刀圭橐籥金童姪女養也抱一反樸無門

無毒不養之養也景陽得不用之用而通于不養之養其于壽乎何有詩云正是國人不胡不萬年其又景陽之謂哉予於景陽稱外兄弟而相視莫逆不啻同氣記往時曾與景陽銜杯浪語景陽曰吾不畏死余曰吾却畏生有從旁止之曰生死事大奈何戲論余應之曰不怕死不即死不欲生必能生世有金剛不壞之質豈盡好生畏死者所爲牽挽哉今景陽七十而予且加一矣兩老人應作當世魯靈光不死皆緣得不用之用不養之養識此二不字

壽諫議吳明仲先生五十序

天下權而已矣權可以榮人辱人予人奪人生死人未易輕用而用之者獨宰相與諫官耳宰相諫官其權等而諫官較甚蓋宰相之權出于手而諫官之權出于口出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一

序

二五七

于手者或難而出于口者甚易也然均之出于口而善用之則利不善用之則害利人者轉自利害人者轉自害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言害而利可知此又用權之大較已吳明仲先生以蜀南克今高等推擇爲給事當

神廟時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一

序

二五八

天子靈機妙用顛倒不測於言官若重若不重於言官之言若行若不行兼以不重爲重不行爲行或明重其官而棄其說或顯行其說而難其官使人蟬噤不可蝸沸不可狐濡不可鷹摯不可蛇贅不可陰陽上下顧首顧尾而先生不然也又當上末年深居恭默鷄人罷唱鵲班積蘚章疏留中漫無批答由無所批答而默者均

名譽者規利陰者償譽誇者植黨揣摩附會回翔展轉而先生又不然也本之以實心鼓之以正氣操之以坦衷載之以厚道權之以國體參之以物情酌之以時勢爲史冊伏蒲爲辛毗引裾爲孔光削藁爲巨卿軼輪爲原魯附錄爲仲舒守閣而又如陽嶠之不事搏擊何刻之不沽名譽血心赤膽天臨帝對款款切切能使大言大效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三

五

三六五

小言小效急言急效緩言緩效效不德色不效不難色已效未效不熱中一切作威作福之柄日懸几席日貯懷袖而未嘗輕用以榮人辱人予人奪人生殺人先生之不自擅其權如此夫惟不輕用其權故權化而德德化而福福國福民福其身福其子孫先生有昆弟七人田荆不析姜被無恙有子五人頭角崢嶸趨庭詩禮玉樹瓊

枝歲歲璀璨今年春秋五十與其生年同閏二月天符人瑞一時巧合非甚福德胡何以有此嘗思當先生青瑣時所與對紫薇操白簡徘徊金馬門聲名照耀奔走紳笏者不可勝計而或在或亡或興或替其爲庭芝階樹或有或無而先生獨如魯靈光巍然嶷然久且愈盛先生之福誠大矣先生所爲任德不任權之効誠大而遠矣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三

五

三六五

抑聞之先生弱冠失父至於今三十年所矣有所感發欬欬淚下歲時臙臘懸像中堂哭如壞牆竟日不食事母先意承志上食進衣屏息下氣擎跪曲拳老而孺慕居然曾閔之孝夫能爲曾閔未有不能爲逢干也者語曰事親孝可移于忠又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余於先生益信若其巡城巡營巡光祿巡大工主文場主武試別

靈搜弊造士遴材徃徃名高皆先生之餘
有史氏在不具論

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始青閣稿卷之十三

三

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序七首

壽廣陵顧太母王夫人七十序

夫粉黛之屬畧與鬚眉等貴才貴德貴操而尤貴品求婦於才德百而一於節操千而一所謂品則累千萬而不得其一矣彼談婦道者莫備於詩如采蘋采芣樛木小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星柏舟行露語才語德語操實津津焉而未一及品蓋品亦難言矣備德周能操行冰蘖而不矜不伐蕭然自遠閨闈有林下之風翟茀多幽人之致斯之謂品也夫一婦耳而何以有此品哉想其前生餌雲脂沃石髓噉瑤草餐霞粒簪芙蓉冠懸靈符寶綬向王母前頭作伴偶然遭帝之譴而下墮者也故其人必不生於三戶之村產

於襍裂藜藿之家育於屠伯駟僮賣漿酒削之手名區善族擇而後生焉若王太夫人是已廣陵枕江臂淮襟帶大海蜀岡四十里蜿蜒如游龍邗溝胥浦輔而爲勝王氏禮門右姓所從來久而太夫人實生其家及笄歸邗野公公性好客中厨之飲食若流矣而太夫人咄嗟辦治悉自其手非其手不憚更辦臂韝飛刃若小家婦然公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多內寵太夫人丰儀修整從中望之不管藐姑射之神而不自專席亦不令人專席抱衾襪被均而不偏人人受德公沒而一洗鉛華去薰穠篋篋鳳綃綺步搖明璫不御又若儒家婦然當公沒時所建尚稭有以稭故設雲梯攻之者太夫人堅金湯爲守不肯下卒亦不得下日發家筭課所建讀所建跪受教惟謹腹五車而筆五花名

日以起有耻居其名于所建下者亦日麟
齡之夫人悉不爲意曰寧聲哉兒豈便爲
人魚肉不能魚肉我樹敵何爲謹避之而
已跡太夫人生平是采蘋荇苜蓿木小星
柏舟行露無乎不習實兼才德與節而有
之者然余又聞邗野公擔爵年餘便乞歸
太夫人不復阻而促之歸及所建擔爵年
餘亦欲效父故事未出口而太夫人爲治
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三
裝待發矣曰汝父以一年歸汝可以二年
歸乎蘭室方丈地軍持茗椀牙籤玉軸卽
方位置空花時點冰壺坐對靈臺洞豁一
滓不留人意其瑤姬玉女而不知其爲侯
門貴媛也斯不亦林下之風幽人之致乎
此其品可異已不佞每謂弄玉下配蕭史
杜蘭香持瓦榼酒與七子標嫁張碩彩鸞
遇文簫於西山之麓攜手向鍾陵去不知

所之其說誕妄惚恍不足深信以今觀之
太夫人蓋其人哉所爲婦品真異甚矣抑
又有異者西王母凡生二十三女而不聞
一男上真李夫人生一女鬱嬪樊母生二
女雲翹雲英仙家者流止衍陰胤不存陽
嗣太夫人乃生所建骨清神秀文采照耀
仙種落人間顧氏發祥將不知其紀極寧
獨一壽而已

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四

壽張母范太夫人八十序

當太夫人七十時余曾以一言爲壽因而
聞之人曰太夫人尚健尚神王尚善七著
尚耳聰而目明七十而六十人也今又十
年所矣而聞之於人曰太夫人加健加神
王加善七著加耳聰目明八十而五十人
耳寢假而期願而大齊不漸返於嬰耶夫
蒲老彌衰此事之恒宜衰不衰此道之變

通於道之變而後超乎事之恒太夫人一
姬耳何知妙道乎刀圭橐籥嬰兒姤女之
瞽瞍然而胡以不老也余曰猶龍氏有言
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知足之
足常足常足則常壽世人日相摩相盪相
凌奪相刃逐弊弊焉於名利之場而不自
爲足其何足之有不足那得壽當姑望公
之守廣信也嚼冰蘂整廉隅薄筴飲謝析
始青閣稿 卷之十四 五 二百六十四
楊破巨觚拔大薤兩岐成誦五袴興謠行
且以臬憲借矣而公遽乞歸乞再四兩臺
爲代請問其所以則太夫人趨之也夫繡
斧惠文旦夕在望何太夫人之不可須臾
待而必於歸歸則安不歸則不安此其心
直以簪纓珪組大官之庾尚方之饌是取
不可消受之物而擲之使去推之使勿來
泰然自以爲足而無一毫之不足者夫安

得不壽夫能足矣而又貴能忘方避熱就
涼旋因涼慕熱方寸之未忘而疾疢生焉
矣太夫人歸十年而甘之如飴日潘輿日
萊綵日含哺分甘有孫三而孝廉以下日
趨于庭有曾孫十餘而垂髫以外日繞于
膝耕可爲食桑可爲衣不知翟茀之榮而
鬪食之饜飫也蓋真忘焉矣夫魚忘江湖
鳥忘林藪人忘田野何所不快意乎而又
始青閣稿 卷之十四 六 二百六十四
安得不壽固無用刀圭橐籥嬰兒姤女爲
者蓋余嘗想彼赫胥栗陸之國其人不矜
名不鬪智不規規利祿出作入息鼓腹而
嬉以遊于太和故無陰陽之患無六鑿七
賊之擾而爲壽又嘗思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焉吸風飲露心如淵泉形若處女不偃
不愛故四時常若物無疵癘災祲不擾而
壽公家其藐姑射乎其赫胥栗陸之國乎

余老矣常欲乘彼白雲入於帝鄉而不可得願公割一席與我俾我竊太霞盜沆漚斟酌氣母以延餘年未知與我否余與公肺腑戚也當太夫人設悅之辰應有祝而無所用其祝蓋古之爲壽者祝鯁祝饁祝多富多貴多男子率從其所無與虞其所_{三六}有者而祝之今太夫人五福具備而四體和凝何以祝哉故第述其所以致壽者如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七

壽鄭母秦孺人八十序

夫壽天爲之亦人自爲之天爲之者所得淺而人自爲之者所得深今夫僻塢窮陬山阿水曲之間其人蒙侗俚儼樸邀混沌啜粥噉飯醉酒飽肉寄息天壤卽踰耄耄耄超期頤陵大齊不過野鹿耳木與石耳

雖與王喬齊齡彭聳比筭何壽之足云惟夫塵軒冕芥珠玉薄泉刀陋筐篚服御簡約耳目寡嗜于栩栩納其身於恬熙沕穆之中而彌久彌昌日老日王和以天倪游于曼衍斯所得于壽者深也若此者求之鬚眉尚未易得而况閨閣乎從閨閣中得一人焉秦孺人是已孺人出端敏公後歸鄭爲鴻臚君妻爲臬憲公婦聲施氣焰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八

不挂氷綃霧縠蜚截垂髻口不啖山膚海
錯臞鳬鴈燕適體克腹不豐不菲而實不
執牙籌不握筭子不親作勞不談居積不
計子母以逸待勞以靜制動以簡御繁以
無事當有事能自願養以壽孺人一嫗耳
而專好讀書自女則內史而外凡可備勸
戒資聞見者必讀晨昏讀寒暑讀風雨讀
卧起讀諸子諸孫不時見孺人未嘗不手
始青閣稿 卷之十四 九

一編也或勸之曰阿母白首尚欲作青衿
耶恐青衿亦不若是孺人第一笑耳是能
自涵泳詩書以壽夫能自爲壽則能自致
壽不必王喬彭綫而濁質可易凡骨可換
化工可把靈通妙變日恒月升曾若鹿視
龜息夢夢昧昧壽而徒壽者哉乃若蘭室
之內栴檀百尺幡幢扶疏魚唄絡繹羣優
婆姨逐比丘尼而頂禮膜拜謂極樂可梯

迦維在望儒者不道孺人亦不道也晨書
玉牒夕誦葢珠燃燈太乙呼吸沆漭脩九
虛玄真之道斬三尸而收六魄君子不爲
孺人亦不爲也語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
又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其孺
人之謂哉其孺人之謂哉孺人有仲子曰
邦孝者余倩也當孺人七十時余業有祝
矣今八十而再祝而九十而百歲不妨三
始青閣稿 卷之十四 十

祝四祝從此以至于數十祝孺人之壽無
盡而吾之言亦無盡吾言當與海屋屢下
一籌耳

壽茅母丁安人五十序

今萬曆戊午春仲某日是丁安人設悅之
辰其長君止生請余一言爲壽而安人不
許曰汝母未亡人也宜亡不亡寔惟是強
顏稱人之懼而何以壽五十始衰長年者

方且孩之孩也而何以壽婦德不外著介
壽以言行且著矣婦德之謂何而又何以
壽止生跪而請曰不然母未亡人也而有
不亡之懿在宜壽母艾矣而猶之乎孩壽
且無量宜壽婦德不外著母人人頌德既
已著矣焉用閔之宜壽且以兒之不肖不
能自致其身於日月之上舉天厨玉食大
官桐酒龍綃鳳縠之餘博母一日惟惟是
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士 三六三

出善自撫之甚且付已子於乳媼而抱持
其子矣當令章丘時吾父遘奇疾母目不
交睫煮劑炊糜必以身任旦暮寢簪禭祀
紛若不已天使什而復起吾母感之也從
章丘拜御史適大父憲副鹿門公病甚吾
母曰其遄歸乎吾父遂歸天使歸而亡蓋
亦吾母感之也歸十餘年諸醴齊醒益嚴
哉羶薌飛綃毳屬之奉所致于大父者必
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主 三六四

一二脩詞之士闡厥生平而母猶切切然
吐之兒罪莫贖矣請再四安人始首肯止
生始奉安人命而爲余言曰吾母于歸時
吾父 公業舉進士令章丘不數月吾
母業封孺人被珈翟弗業甚貴倨而吾母
若亡有也諸爲吾父媵者纍纍然若而人
而吾母不以爲敵已善自遇之諸爲媵而
生子女者亦纍纍然若而人不以爲非已

豐必朕必以時自謂三公不易一日養矣
而會用推轂起移官水部亡何值覃恩將
舉自己 封章還大父已禡之典而力爭
不得父哭吾母亦哭不自知其淚之汎瀾
矣當吾父之爲水部也拮据河上沐雨炙
日躬視畚鍤至竭五官之髓以殞吾母欲
殉之者再而念有二藐孤在忍不以蓐蝼
蟻螻蟻之不蓐而脂捐矣黛屏矣薰燧那

矣明璫翠羽盡置之烏何矣栴檀氣熏騰
幢扶踈六時蓮漏頂禮薄伽氏所不忘者
斷機九熊耳吾母奉佛財施法施悉阿鞞
跋致不轉不退寔作大檀越戊申大浸餐
二十年之儲得米萬石以賑幾活數千人
彼其時茗雪之間野無鬻骼道無萑苻繫
母之力也止生之言如此余蓋嘗聞之而
今得其娓娓矣有是哉安人之爲德乎此
始青閣稿

卷之十四

三

三六五

婦而能子母而能父妻而能夫女子而丈
人住世而出世者也此非未亡人而不朽
人非五十人而千秋人者也吾聞活千人
者子孫有興今茅氏所活人以澤量其爲
福德寧有既哉而何以勿壽夫余言不足
爲重也行且爲君截龍鐘之幹剪中山之
毫展青童琅玕之箋磨溪提金壺之汁使
左慈布詞葛洪命句敬侑大斗以介眉壽

安人其許我乎勿猶切切然吐之止生秀
餐適上文章意氣橫絕一世以止生之才
合於安人之德而能世其業可券也

壽孝廉徐君母彭孺人六十序

論婦道者曰無遂曰無儀曰無成蓋言貴
靜不貴動貴歛縮不貴恢張也然獨不曰
無成而代有終乎夫始之而夫不能終之
不幸無子或子而穉則婦爲之代以成其
始青閣稿

卷之十四

四

三六六

夫不宜代而代與宜代而不代者咸非婦
之道也徐母姓彭荆溪之令族生十歲
而歸徐公某三十而夫背惟時孝廉君與
其弟甫離縈絳耳母百踊百誓百慟百絕
糝粒漿水不入口吻業以此七尺孺螻螳
矣而會家人防護嚴諸妯娌輩止之甚厲
曰殉良人易撫其孤難若委其難而就易
卽任一時之慷慨而委所難于人惟子若

子而家若家也不能子若子而家若家若
地下不瞑目矣若之良人亦不瞑目矣乃
始罷薰繡捐黛綠黝像飾篋綺縠擯臚臚
茹荼嚼蘖卧薪枕塊日夜治絲縷刺繡米
鹽菜盛租庸踐更以程其家更日夜延明
師訪益友集宿德加遵陪聘結幄張具以
教其子問所繇致一無所出質貸而已孝
廉讀則喜不讀則憤甚則憂憂而涕泣繼
始青閣稿入卷之十四 五

亦甚勤苦矣當食再輟當櫛再握望爐不
炙望簾不舉聽漏而寢聽鷄而興徐母何
嘗有一息暇哉婦道曰坤坤曰牝馬行地
無疆無疆者一息不暇至勤至苦之謂也
徐母其有合於坤之義者矣昔巴蜀寡婦
以一婺當家藏鎡數百萬秦始皇至爲築
女懷清臺以示異夫巴寡婦非有詭特之
行艱忍之節也而能動萬乘傾人徒若此
始青閣稿入卷之十四 六

之或榎楚焉卽所稱徙舍斷機九熊叱絮
羹者不母是過故其家隴畝日以拓田廬
日以葺資斧日以克給徐氏欲絕未絕之
綫寔惟是未亡人式廓之而家成孝廉奉
母教惟謹終諸生時下帷發憤焚膏繼晷
孜孜矻矻遂能懸書國門文成楮貴躍然
脫穎以出而子成家成而徐公爲家之事
終子成而徐公教子之事終乃其終也

此無他故繇善成其夫故也巴寡婦成家
以成夫徐母成家成子以成其夫不尤出
巴婦上哉彼婦之爲壽不可知要以有終
則必有年卽巴婦以律徐母其爲壽又曷
可推測也今歲戊子徐母六十友人吳瑜
完氏以同榜誼索余一言爲壽卮侑余曰
古之神仙有安期生衛叔卿葛洪韓衆輩
若而人不可勝數其爲女仙萼綠華杜蘭

香昌容雲容羅郁葦若而人亦不可勝數
然皆杳渺恍惚不見經史君子所弗道惟
有彭篴是顓頊之後歷官商周曆歲八百
歷妻四十九歷子五十四有素弄玉好簫
史吹簫繆公爲作鳳凰臺夫婦居其上一
夕偕去此史冊具載爲足述者母生于彭
豈其錢之苗裔耶將仙去而爲弄玉矣又
何論壽

始青閣稿

卷之十四

七

三四

壽姚節母六十序

蓋嘗謂人損天天還損之人補天天還補
之天與人未有不兩相應者夫天非五行
四序三階六符森陳臚列而謂之天也人
綱人紀布在域中無少缺失而後九閔九
閔胥以無墜卽不然而蒼蒼且廢壞矣有
人焉立綱陳紀明節義以扶之是之謂補
天是之謂補天之人求是人于壽

可得而得之一婦人姚母是已當姚母之
歸于孟而太學早逝也母僅二十二孝廉
僅十月耳母枕尸而哭哭已則乳乳已復
哭加衰經於緼縗哭七日夜不絕鄰之人
未有不垂涕者尋伯父以徭役及孤伍伯
入門大索母納孤姑懷哭而過市市之人
未有不垂涕者當對簿之日是孤始暮晬
盤寂寞而突烟蕭條以語里婦婦未有不

始青閣稿

卷之十四

六

三六五

垂涕者居三年而孝廉病嗽強爲納乳齒
相擊而乳嚙血淋漓床褥間此何等景象
也迨孝廉娶婦矣婦有子矣謂可須臾少
見天日而姑且病病穢甚不可近而母朝
夕近之扶溺浣綸悉自其手姑病未已而
婦病病又死諸所爲婦事復母代之此又
何等景象也竊意此三十六年中飛蓬其
首形若槁木曳麻裹布糠覈爲食沫血飲

泣面首擁樹生趣無一死趣十九而母卒
以孱然累卵之軀飽青霜席飛霰對明神
侍天帝依先鬼成其身成其家成其子又
成其子之子母事成而人綱人紀成矣五
行四序成矣三階六符九閔九閔成矣母
之所補于天者豈其微也夫母善補天天
亦善報母一報而孝廉湛道德能文章具
公輔器其子亦崢嶸頭角巍然挺秀再報
治書閣稿卷之十四 尤 二六四
而臺使采風太史載筆龍章鳳詔光賁里
間又再報而甲子旣周花冠彌爛海籌方
積鶴筭無量轉苦聚之身爲樂聚之身用
茹荼之境爲茹荼之境天之所補于母者
又豈其微也昔老氏之言曰天道猶張弓
然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補
之母有餘於德而不足於福今因其有餘
而補所未足此張弓之說也請以母爲天

下鵠矣余觀史傳列女率不紀年卽載在
青史爛若日星而求其的然壽考可探據
者亦不數數見索母於數十百年之間如
母者曾幾人哉是母非一家之母而億人
兆人之母非億人兆人之母而千百世衆
母之母也語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母王
大父待詔衡山公清標峻節照耀一時父
郡丞湘南公服官守已嗣其家學早服重
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手 二六四
積歷百餘年而後有母爲奇珍爲異瑞豈
偶然故曾是殤面割耳引劒湛水經溝瀆
之爲烈烈哉酌者以余言薦母母退然避
席曰老婦未亡人也何敢論壽酌者羣然
接口而應之曰母非未亡人不朽人也又
何論壽

壽詹母張孺人六十序

蓋嘗觀於山而嶙峋削岬崢嶸崎嶇儼然

隆重則必有委蛇綿複者遜而爲之輔觀
於水而決滂瀟瀟漫漶潰沛然縱放則
必有奮澄澹澹者翕而爲之輔蓋末之輔
本之助也卽以宣論其山陵陽主也而敬
亭文春輔水宛溪主也而琴溪潭溪輔不
有輔者彼陵陽誠高宛溪誠深然孑然
何以奠南夏而據上游宜不成其爲宜矣
當母之歸中丞魯泉公也特遽耳迨某叔
始青閣稿入卷之十四 主 三六六
人沒而母爲婦矣其爲婦也食必珍衣必
穀几席必腴上食致衣必柔聲必下氣必
擎跪鞠卮以奉兩尊人而孝鷄鳴起夜分
卽安篝燈熒熒佐夫子讀而賢身先操作
均食分續曲體臧獲而仁無不竭所爲婦
者迨中丞宦而母先歸母且婦而母矣其
爲母也取三媳嫁二女卹諸姨撫諸族又
撫其淑人之族手口拮据無不竭所爲婦

者迨中丞公沒而母爲母又母而父矣
其母而父也則呼諸子而誠之曰母不讀
父書而爲我憂則呼諸婦而誠之曰母不
相夫子而爲我憂中丞公以清白受
主知予祭葬貧不給襄事則又呼諸子諸
婦而誠之曰襄事之不給其鬻田給之母
輕國典褻 主恩而爲我憂蓋又無不竭
所爲母而父者夫母遽也爲婦而婦爲母
始青閣稿入卷之十四 主 三六三
而母爲母代父而又能以母爲父用以成
其家成其子成其媳以至中丞公駿德鴻
烈日升日昌之業悉自母成之此如敬亭
文春輔陵陽而高琴溪潭溪輔宛溪而深
母之所輔豈其微也夫詩言小星不過肅
肅宵征抱衾與裯已耳其論婦道亦不過
采蘋采藻維筐及筥維錡及釜已耳乃母
職內職外克始克終無不盡之心無不竭

之力無不了之事究至無不遂之名而無
 不安之身將易所稱坤厚載物行地無疆
 者非耶母之所成又豈其微也夫成難而
 持成尤難持成者成而若不成者也假令
 母鰥鰥仡仡捧籌握筭敖然喜好自幸其
 成則成者敗之漸即成亦小矣乃母刀椎
 米鹽之不問而一意且多修持淨土樂施
 好助晚節有加焉真成而若不成也者大
 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成若缺大盈若冲與天為徒太虛是侶參
 三光配兩儀又何論壽矣二子召鳳應鸞
 嶷然龍鳳諸婿吳其馮其翩翩蘭玉以予
 言致之母母以余言致之中丞地下一爵
 而告曰艱哉業也吾於今日而信其成再
 爵而告曰美哉壽也吾於後日而卜其筭
 爵既滿堂合樂動宣城山水即諸山諸水
 亦為之享其成

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三

十一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記十五首

遊天台山記六首

記一

蓋余嘗夢入一境瑤山複衿繡水縈洄飛
雲積雪輪菌蝟蟻白環爲枝丹剛成林天
籟戛戛不絕其間星冠霞裾挾飛龜衣鳳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一

鳥驟驚往來者不可勝計余揖而問之此
何所曰天台也尋啖余以西瑤瓊酒空洞
靈瓜風實雲子而出既覺念天台誠勝境
實不出域以外安所得仙真叢集若此是
余神所注而夢隨之者也如是夢者三求
一踐其夢而不果今年秋八月閏風日鮮
朗寒燠調適遂決策行往余出遊率以僕
從襍沓奚囊鄭重多所不便乃於童奴大

其情者弱者衣履汰其華者行李汰其不
急者從容汰其倦遊者輕裝薄橐挾李子
金子徐子於廿三日未刻共一浪船往船
以浪名繇能佻賊慆陵善破浪故是日風
小利過吳江二十里外宿明日風大利抵
新市宿凡行百五十里所過皆桑田豆畦
藕莊菱宕丹楓洲渚白蘋汀淑鳩鵲鵲
浴沙自喜人家蔭帶檉榆點點可摘真稱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二

澤國又明日抵北新關又明日出草橋門
渡錢塘五鼓雨霖霖亡何雲陰解駁金烏
躍起注射江水作赤琉璃色一行人皆有
喜氣片帆中流不踰時而至西興矣從西
興買舟行竟一夜之力雞三號抵紹興晨
起登嚴山戒珠寺寺奉右軍香火有遺像
在大殿三楹甚軒敞殿前芙蓉數疊層層
排列若施翠屏初暎射之五色約約流

四燭又如錦步障加以白雲紅樹分畫界限丹青上下絕無埃墨又如重臺層城不待山陰道上行而崢嶸競秀已在目睫間爲徘徊久之不忍去已過陶家堰過樊江兩岸連山駢羅時遠時近或淡或濃水波粼粼清徹見底照人眉髮葭菰蒲揚旆水際不風而馥作昵人狀已過茅洋則水稍闊而山亦微遠以小遠愈有色態有遠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三

舟如舉一羽畧不爲意兩岸山加稠疊加近楓杉松檜之屬加龍茸蓊葢山頭山足白雲青霞自爲窟宅自爲族伍容容裔裔眇眇忽忽往往爲禽背捎去去而復來得颺乃散溪內白鷺如雪成羣棲郤大都雲山烟水澹冉滉漾視樊江加勝獨無晉諸公相與擘芙蓉而牽薜荔此爲欠事已過東山是安石公栖遁處山麓有謝公坊山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四

腰有東山寺踈松脆條相間而出有二巨石瞰溪而立欲墮未墮余將以麈尾捍之倘墮則以酒杯承之不欲令長卧水底作禽魚枕席也夫一丘一壑千載忘恙髣髴謝公與我周旋可勝愉快凡一日夜而抵嵯縣縣負山帶溪兩浮屠爲鎮雖彈丸而不荒落有石橋數丈登橋一睇天台隱隱在望矣

記二

天台山廣八百餘里其間巖壑縱橫不可枚舉而總隸於台山從嵎縣入則寶相寺從天台縣入則國清寺蓋國清其前扉而寶相後戶也余至嵎縣時天色黯淡虞其謀雨而不意其欲暝以急欲覩石梁遂問道寶相行未數里日已入虞淵爲列炬而進炬乃松片削成乍明乍滅無大光焰如始青閣稿（卷之十五）五

從閃電中放脚躑躅不知所之從者懼甚道旁居民嘖嘖謂曰不虞山君耶日有夜行者三爲彼所噉僅存顛毛何事之急而悍然若此從者益懼甚余曰此物不食賢豪有我在汝第走勿慄慄也且行且恐益不知所之聞壁塢間有若鐘聲木魚也者不知寺到爲之解頤既抵寺門剝啄數十不應以巨石撞之僧始啟扉延入而又以

行李未到無被可覆坐夜分始到始解衣卧卧未幾而東方白矣入無梁殿瞻石佛佛高十丈五尺廣倍殿高二十丈許廣半倍皆就巖石琢而成之實惟一石無所踳合殿前有屏高廿餘丈許廣亦半倍亦就石壁削而平之實惟一石無所踳合屏左右有山崔嵬而擁腫隆然如囷廩狀約高數十丈廣倍之亦惟一石無所踳合衆皆始青閣稿（卷之十五）六

駭以爲奇曰八珍未饜先一噉汁而有餘旨則屬饜可知余曰從此而往定爲蕨境矣相與色喜出殿門馳道廣衍松杉夾之虬龍攫踴是千百年物旁有小浮屠附樹而起則智者大師髮塔也出寺折而南觀千佛巖巖前陂陀連屬岬岵交錯目界亦小勝而所雕佛甚俗翻爲巖累從巖後行二十里至新昌從新昌二十里至飭竹嶺

嶺上有青松有翠篠有丹楓遙相呈媚嶺
下有澗澗有橋跨之下多異石爲水所湫
號號作人語松篠之屬風至則奏絲竹亦
一妙境也行三十里而至太平菴過江諸
院類多埋埵穢雜而此獨完好淨潔有樓
三楹倚岡以居竹色暎帶匡牀受綠僧不
野不滑雖小俗而有樸意與之坐無所厭
惡出山栗棗脯啖余余感其意不拒也僧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七

坐已去而與其徒侶十餘輩向如來座下
作晚課海潮之音直入寥廓心爲一醒課
畢聞有獸長鳴不止問之曰鹿也以失羣
故哀鳴夫人言猿鳴三聲淚沾裳此聲墮
淚將不待三顧余輩向禽之儔眉頭無一
結胸中無一硯礪何物可動余悲耶遂寢

記三

宿太平菴之明日度幽谷嶺聳拔奇欽直

上無際盤礫礧礧縱橫雜置鼻股交攻一
步一喘所跨欵段非騏蹄躡善陞廳不免
逡巡怯走號爲嶺而曰谷又曰幽者正以
其疊嶂蔽虧密菁翳之故也下嶺卽平衍
一巨壑中有仙人驅石甚夥若牛羊若犬
豕若麋若鹿若馬若獅象若縱放其中任
其飲水嚼草牝牡嬉戲互相角抵狀初以
爲真旣卽之而知其爲石耳巨壑盡而得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八

寺古杉數百柯率高十餘丈大十餘圍莖
葉離離蔥蒨掩菁墟陽吸陰狎霄參漢若
鹵簿幡幢羽林千駭參差空舉旣卽之而
知其爲樹耳寺有八峯回抱明月安羅香
爐大舍銅魚藏像烟霞應澤而南面諸峯
更歷歷如几案寺僧雪堂者延余入飯曲
檻踈櫺迴廊小竇宛轉惑路瑤函寶鐸軍
持魚磬之屬位置有度堂中檀香千佛坐

青蓮上雕鏤巧妙可稱精籃飯罷由間道抵石梁旁有石橋山三峯竝起兩崖間石梁橫亘龍形龜背長可五尋廣不盈咫千年苔積雙澗之水合流下注爲瀑百餘丈撼崖石而趨橋下湍湑擊澗如雷如霆其飛流噴沫旋濺滌滌橫灑橋上又如雨如霰橋與崖石各爲瀑所擊欲泐欲仆不能自安此如渴虹見水倉忙奔赴盡其猛力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九

而投於不測之淵淵內復有怪物起而格鬪兩鬪不相下則以其餘怒嚙山噬石精奔神注滲漉大地此亦天下之至觀也石梁人無能走者獨一老僧年且七十善走呼之走如履巨坂往來自若問之曰不見橋耳微獨無橋且無懸崖無瀑耳乃知丈人之沒伯昏無人之射率以不見得之忘水忘火可蹈可赴天下事盡如是耳衆驟

見瀑皆以爲奇撫掌稱快而余獨有微憾於此者人在下而瀑在上從下睇上始可得其直下之勢而窮其奔雲擁雪之奇今所建曇花亭與梁平又與梁逼地勢踣蹠則目力不遠安能盡得其勝也因與金子徐子牽葛破蘚按一線之路循崖下走坐濯纓亭基一望則石梁在半空之上所注瀑自半空飛下若不知所由來與近玩大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十

有逕庭矣衆因以余言爲然觀瀑罷上王公橋昔宋王十朋悟三生爲比丘嚴首座處也徙倚移時人僧房投宿相傳謂石壁之內有方廣寺在五百應真於中脩習間有鐘聲出聞於外人以誠求則聲可聽余跌坐丙夜而寂無所聞第於夢寐間見飛濤澎湃石梁亘榻下而已夫神僧脩習何暇鐘唄卽有鐘唄何必外聞尙可聽聞豈

能遺余學道者此不過僧徒輩神其說以
簫鼓人耳寺僧爲余言青筏橋觀瀑更勝
次早如其言至青筏橋從橋觀瀑目境儘
豁以有巖石障之止得其上而未得其下
然所得已二十餘丈矣橋所據當山峽間
青杉翠篠戎戎駢合如紫絲步障甚勝衆
謂奈何無一椽息足乎余曰曇花亭可移
也從此沿澗行十里繁條亂石摩肩枳趾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十一 三五九

記四

天台八百里內衆山圍合如蓮瓣而華頂
當其中如蓮心吐蓮瓣內其高凡一萬八
千丈濕雲毒霧不時蒸翕卽夏秋間長有
積雪數尺迷惑登道遊者難之余自斷橋
取路灌莽褰裳涉澗約歷磴數百折歷路
三十餘里而至華頂山下疊石爲三池以
綰谷口池多嘉魚躍藻跳荇淪漪助色歷
池而上五里爲古善興寺舊有殿有丈室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十二 三五九

偃僂蛇行而得斷橋如石梁而稍闊稍短
中不合者僅尺許瀑從斷處趨下視石梁
稍緩稍細而奔雷震霆驚珠駭玉之勢亦
自不稍減余復與金子徐子披木葉尋繚
路窮所盡處則斷橋亦在空際所注瀑亦
似從空出比石橋稍讓耳衆復謂此可無
一置足地乎余曰青筏橋可做也

能自主急呼酒澆之神意稍定而身爲吾
有觀至此極矣無以加矣道人爲余言此
地日出羲輪鎔金光芒萬丈盡世界是赤
琉璃斯爲極觀余以體小不能林卧乃
止人世缺陷豈不其然下華頂而南十餘
里爲高明寺是智者大師第十二刹師於
佛隴講經時風起經飄忽駐其地因而營
寺歷歲之久鞠爲茂草有僧無盡者仗宰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五 三 下六

官馮開之王太初力興之不數年而若臺
若殿若廊廡若經房若香積炫然一新後
有楞嚴壇靚深閒肅潔不可唾余至屬無
盡飛錫他往其徒文心等晉接款留出密
室以居捉麈叩荅羌亦不俗寺旁幽溪嶺
嶺下有溪寥窈窕窈窕無人侶溪水蒸雲
網縕石面可舉手而取溪上有洞曰圓通
一石爲覆而三石架之虛其口以迎翠嶂

始青霞白雲溪風送響若琴若筑耳根圓
通人兀坐其中時聞彈子猿父倚樹吟嘯
丹晴藻臆之禽聲散陸離何必減海外蓬
壺也余爲假榻松間夜半枕畔聞有戛戛
潏潏琤琤琮琤聲而知爲溪流亟呼從客
而告之溪流作人語敗我華胥遊矣次早
文心輩具伊蒲於松風閣不享而出十里
過國清寺寺抱五峯舒青總翠若幕若屨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五

四

東以雙澗浮碧漾綠若襟若帶表以七浮
屠起自隋時古色黝沕若金莖若仙掌一
橋橫澗飛沫濺衣若津梁一池數十畝涵
星浴日若阿耨水寺西有寒山香火竈石
依然立而俟爨斯亦台山諸寺之雄伯已
僧徒輩三規謹守六時持誦梅檀馥郁蓮
旛長明魚磬之聲玲玲不絕戒酒斷肉阿
堵不謀斯亦台山諸僧之白眉已以天雨

故留寺兩日諸苾芻持側理求書者踵集
爲語主僧須作鍊門限待我異日再至

記五

去國清十里爲赤城山山形類雉堞土皆
頽色晴曦閃射霞綵爛然故以爲名是晉
義熙曇猷大師道場也有上下兩巖皆可
列數十席而上巖更敞更天矯卽舊所謂
玉京洞者按道家言玉京在赤城山上爲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七五

十大洞天第六司命苐君所治其內別有
臺洞爲魏夫人所治今洞已不可得不知
其說何也旁有白蛇洞蛇據一神祠爲妖
師欲治之不知所在路問一嫗嫗爲指示
妖所妖陰投嫗於淵師飛錫救嫗淵水立
涸今名乾溪云後師宴坐妖化猛虎嚙師
師亦拄錫虎口齟齬不得合遁去又西有
洗腸井師過石橋遇一

一僧託母腹

時母過韭畦至今尚帶葷氣還而封腹以
井衆滌之此二說皆誕卽穴與井亦已褻
沒無所據矣獨絕頂有浮屠七級坐其下
見林木森然如列畫戟巖石巖然如建麗
譙丹厓繡嶂雲霞斐亶如張赤幟令人若
當關而呼生猛厲想又十五里至桐栢山
山有九峯環列而宮殿居其中宮內有夷
齊石像是宋時大內物相傳夷齊爲九天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七六

僕射治桐栢宮故設像於此宮前有女校
溪溪畔擁一石如印曰印山從印山南轉
爲三井有龍穴焉與海水通今廢其一從
三井東轉爲洞門山山上有亭亭焉登亭
一望則九峯如城郭而桐栢宮如城內間
聞蒼靄白雲往來彌覆若施繪采令人如
入石家金谷作靡麗想環山而居多石橋
水碓棘垣籬舍雞犬相通各識其家時方

秋杪楓榭交酣禾黍就熟飄錦鋪金彌岡
匝堊兒童拾穗嬉遊父老報歲飲社顏酡
真仙人鄉也又令人如入華胥生快樂想
由桐柏西北取道仙人蹟經龍潭凡五里
而至瓊臺臺當巨壑中巍然高起削壁萬
仞嵐光點翠古花結綠俯瞰百丈潭幽深
不測若有神物焉宅之又二里至雙闕玉
泉華琳兩峯對峙如闕門路出其下而澗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七

水從之登雙闕望則九峯而外層巒疊嶂
林林矗矗率寒旗仗鉞望闕而趨又令人
如入細柳營作嚴肅想下雙闕觀徐仙朝
斗壇王子晉吹簫臺儀鳳石石上鳥跡不
到亦一奇也次觀仙人拍手巖有瀑布卽
前三井所瀉者

記六

寒明兩巖也而總一山以脊相背而立明

之前有八寸關層峭屹立怒石紛起棧
嶮巉嶮若執械以儼不若者巖洞在其下
嵌空玲瓏日光穿漏若掃除以待上客者
洞口有帽影馬跡相傳太守間丘胤追謁
寒山拾得二人長嘯入巖巖闔而問曉此
其遺跡也循巖而轉有洞而黝又有洞而
朗若牝牡相成者洞前兩峯相距如人合
掌曰合掌巖合掌之下有三石品列卽三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六

隱嘯詠處流光如月曰石月石月之下有
巖虛朗扣之鏗然而響曰響巖響巖之下
有池通海清瑩澄徹軟之而甘曰長桑池
諸巖諸石率向背得宜不燥不濕若有人
爲之位置者而疎杉脆篠綠厓延壑天籟
時發粲然泠然依稀二仙笑聲焉又五里
而寒巖深廣如大厦一石方正可坐是寒
山宴坐處其左有石龜若龜石筍若筍再

西有兩石分架名雀橋若橋再西有泉亂
灑巖洞而下名龍鬚若鬚洞前有立石數
丈五色交錯名綬帶若帶其間石脂石髓
產自陰厓可煉而餌以當服食真是神仙
窟宅又五里過清溪從護國寺右轉二里
爲桃源是劉阮遇仙之地昔劉阮入山採
藥逢雙鬟於溪口笑迎以入留半載謝去
而子孫已七世矣後人追本其事卽山而
始青閣稿 卷之十五 元
鑿石開道環以桃花謂澗爲鳴玉謂峯爲
雙女謂溪爲惆悵夫鳴玉者珮環也雙女
者雙鬟也惆悵者惜別也無非爲仙女仙
郎寫此風流勝事也今其地壁塲深奧隙
厓曲折若房若櫳葳蕤深鎖似人間亦非
人間獨無胡麻流出耳嗟乎兩巖猶在二
仙何之流水依然雙鬟寂寂間丘太守採
藥郎君然耶否耶爲三歎而出

鄒愚公曰余讀天台志爲山者五十四爲
嶺者三十九爲峯者三十三爲溪者二十
六爲潭者二十爲洞爲湖者八卽窮年累
日未必能盡其奇而余欲以數日之力盡
之其烏能盡哉夫奇之不盡何以言遊雖
然台山誠饒勝境度不過石梁華頂明巖
寒巖桃源斷橋諸處耳得數處而遊之卽
不盡猶盡也嘗鼎數臠其味已得何必一
始青閣稿 卷之十五 辛
一品嘗而後爲快
遊鴈宕山記六首
記一
當阻雨國清也僕人告勞馬旣瘠矣從客
一二尅然疲茶不能覆而前矣從人間鴈
山道皆云險甚又荒楚亡可託宿處一行
人盡料理歸計而會天台尹胡君來聘見
顧君政成多暇折節下賢知余在國清辱

而況焉曰從此入鴈山皆官道可走請以一騎作指南人人買勇十倍遂於是日行出天台縣五里過清溪橋溪上居民二百餘家枕流而屋白雲紅葉時時從溪口飛來沙石縈帶輕波疊疊虞蓼蘆蒿紛敷贊衍雖市肆未克而鉅觀時呈商賈往來有以自給亦村落之佳勝者行數里有岡隆然所樹惟松扶疎比甯無一別木懷風就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主 三
日乘烟載霧望之如重巒如密幃不謂原隰有此徂徠爲一稱快然所過田塍皆犂犂汚邪上脉不理時當秋穫禾黍蕭條又爲一悽愴入臨海界便見畎畝間多稌多秣油油與與遺秉滯穗復籍溝塍中百里之內而封壤縣殊若此是夜抵沙潭宿飲廳挂樹封狶嘯澤四山爲帳鮮巖崩之敗榻不支檠燈如漆不勝況味寥寂雞鳴就

迫行十餘里而日始出匝野純墨而山頂獨紅如紫金輪駕玄海之上光景甚異行至台州天寧寺午飯而日猶未中也寺南有巾子山山亭一席地耳而案以羣山枕以清江環以紅樹登亭而芙蓉千疊可擘組練千條可掬枝頭落紅千萬片飛舞可數城以內田園廬舍纍纍足趾間亦一勝場也由台州七十里至黃巖縣山不崇不痺水不束不溢平野敷膏廣原布潤農家老幼成羣刈穫無論天台卽臨海不勝此矣入黃巖城則軌衢條遠里閭對出賈貿駢坌壩鬻殷繁無論臨海卽山陰會稽亦不勝此矣日未暝以早起故怠倦投宿明因寺方篝燈寫輿中所就詩而台州同守向大有以書至蓋向君是余門下士余旣過台而向始知知之始枉顧而余去已遠

故追及此余或故避而向非故遲也及余
回轅日暮抵台僕馬未息而向君已至余
不及避而君亦勤渠矣及會面體貌魁岸
偉然丈夫與之語亦復懽然殊恨相見之
晚奈何以冠裳例避之宿寺之明日上盤
山嶺抵大荆驛下楊嶺最陡削所過諸嶺
無踰此者從上視下如深溪如絕壑如不
測之淵而不知其皆山也如壩外有壩而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圭
不知其山下有山也驛在鴈谷口左右多
居民而爲山所障村墟寂寞儼若鴻荒驛
亭之內有大樹十餘抱有古蕉十餘柯團
陰弄影蕭蕭颯颯意其有鬼物窺人將以
濁酒澆之耳乃空庭坐話明星兩兩新蟾
吐屋角鴈山羣岫已在指顧間未免聽雞
而出嫌作南柯夢矣

記二

出大荆驛二里許爲石門潭其廣數十畝
其深數百丈其清冽可鑑毛髮其味甘其
涯間石子纍纍可數萬斛是十八灘水所
會而爲浸者兩山夾之而中斷呀然爲門
天關嵯峨其高數百仞相傳云山故無門
溪流循山而行下注於海一日雷雨大發
龍觸山山斷爲兩雙扉立成而龍歸潭內
每夜赤光四燭林木照耀當天日宣朗則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圭
有巨魚長數十丈揚鬚鼓鬣而出小魚從
者以千百計是龍所化也未審果否惟是
清沙白石彌望滉朗潭水清泠醒心沁骨
因思得夜半月出天籟無聲蕩漾中流與
波上下吹玉簫弄銀笛作穿雲裂石之歌
豈不令靈犀擊楫文虬持竿鮫宮女獻綃
作纏頭而迫不可得姑俟後至從石門潭
而往有章義樓其地有北閣南閣率章氏

所居而田疇膏沃閭閻隱賑茶丘禾隴往
往而是鴈山民素瘠苦而此獨饒給蓋章
乃恭毅公綸之後恭毅好行其德故子孫
久而不衰孰謂行仁義無效耶此地有白
巖寺地名仙蹊石溪九折王子晉仙橋在
焉相傳天陰雨尚聞雞鳴犬吠聲爲一跡
之不可得而老僧巖已出袈裟禿髮儼一
百歲苾芻獨不能言耳從者曰世有此巨
始請閣稿八卷之十五

圭

人誰與立談者夫天人法體動幾百由旬
以彼較之此猶僬僥侏儒也從此老僧或
相隨或相引或相掖或相望不能舍余而
謝公嶺且至矣昔謝康樂從永嘉來是其
驪屐所至處過嶺而石梁洞則老僧又出
似凌空振錫來向洞門作禮者衆更詫以
爲奇余曰無奈其呼之不應驅之不去何
是大而無當者也相與大笑洞口一石十

餘丈宛若偃虹斜挿入地橫亘洞門之上
洞枵然中虛而隱隱有若堂者若室者若
重樓者若廂廡者又有若庖若腐者稍施
屏障則可坐可卧可浴可爨可爨可待客可置
金仙可攤寶帙可烹五芝煉五石居屋具
備游行有餘地何必問十洲三島哉異日
者當折券茲山之神借以爲菟裘過百年
後歸之想彼山靈不我拒也去洞數百武
始請閣稿八卷之十五

圭

是舊石梁寺址今廢

記三

出石梁洞行五里所過有靈峯巖鼓槌峯
白雲嶺若近若遠若睨人若傲人而久之
結隊以至濟濟行列呈奇獻異應接不暇
則靈峯寺也入寺飯飯已登靈峯洞洞徑
偏側僅容足趾扶筇爲助凡六百級而得
洞門洞門旋轉又數十級而入洞洞中方

廣穹窿高可樹百丈旗廣可容數百席雲
結而不濕風扇而不燥玉乳參差古苔若
繡金膏滴瀝注而成池清可鑑毫甘如天
露中坐大士旁列應真驟而卽之疑其爲
瓊宮玉宇非人世間丘壑矣洞之前若老
人婆娑比肩而立者五老臺也其東有峯
若指掌擎空者仙掌也若猛而踞者獨獸
也若比而飛者雙鸞也又其上若亭亭芝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五

三

草可摘而餌者靈芝也靈芝之下有洞風
從內出草木受偃夏冷而冬煖者風洞也
由靈芝而上挺然干霄爲諸峯最者碧霄
也其下亦有洞僅得靈峯之一二者碧霄
洞也又其下有潭大可數畝水作清油色
者照膽潭也夫一區之內而盡地皆山盡
山皆洞山爲洞體洞爲山竅洞盡玲瓏山
盡截業玲瓏可深入而截業難階梯然皆

有瘦骨而無重肉多異態而少常度斯亦
奇矣出寺與人欲徑往靈巖余謂東內谷
不可不到強之行有田腔溪岸蟹堞魚汀
桑麻雞犬壁塢相屬漸進漸迫有障如城
屹然百雉曰鍊城障翠障岩峩兩崖相峙
中不盈丈人行其中如行三峽不見日月
曰一線天從此與人時時問路亡何得鐵
橋約丈許蒼蘚堅積滑不可渡過鐵橋數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五

三

百步又得大溪有石橋土人懼遊者毀斷
之從溪內褰裳而往則有淨明寺廢基其
左有谷入谷中見飛瀑下注隨風卷舒若
明珠千百琲日色漾之五采晃炫曰水簾
谷洞旁有藥草冬夏不絕微颺拂地馥馥
馥馥若以供仙人服食者此地界靈峯靈
巖之間道路小拓山可據而耕水可障而
漁草可織而被昌陽黃獨之類可採而服

丹山白雲蒼崖紅樹生以衣食死以窀穸
真人世天都五濁淨域也但惜其隘東若
寒谷無暖氣耳異日者又將折券此鄉之
人卜築而安焉以石梁洞爲菟裘而以此
爲廬舍則何必雕牆峻宇哉出此從白溪
行溪上有響巖大扣大應小扣小應奏絲
竹輒作數部鼓吹蓋山骨穿漏其竅相通
故應聲若此響巖之上有聽詩叟再上有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无

記四

靈巖一區從外望都無所見而一入谷中
則翠屏玉障珠泉琪石層見疊出突來倏
往恍惚變幻有使人若喜若驚若狂若疑
若信者寺以外左有獅峯右有虎峯

欲吼而虎若負嵎以爲之守禦寺以內左
有展旗右有天柱展旗銳而凌風天柱巖
而承天以爲之侍衛寺以後平霞一障高
騫千仞延亘二里五色霞文爛如錦綺以
爲之倚負展旗當障之左而又有紺珠峯
者石屏峰者蟾蜍峯者附展旗而出天柱
當障之右而又有雙鸞峯者獨秀峯者卓
筆峯者玉女峯者附天柱而出平霞夾帶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无

孟盛之可去目青再上數里有九曲仙橋
橋下有劍峯泉湧自石隙轉而上指勢如
立劍其間徑路險絕而實平熟似有人行
所產麥門冬諸藥草似人手植此豈非山
魃木客所託足之處乎僧又爲余言從障
左至展旗之半有一石穴從下窺之見有
人間土田丘隴溝洫之狀擊以石則聲出
如甕漸進有泉如湯當冬不冷相傳羅漢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三
嘗浴於此以上諸勝又附於紺珠獨秀諸
峯而出者是不獨奇而且神矣變矣有千
態又有千變有萬狀又有萬變是龍宮之
蜃而化人之居矣夫豈可以意想測事理
計者哉相與大詫爲生平第一快事引三
大爵而下抵僧舍小息尋月輪升霄露氣
濕衣披裘而出星斗歷歷掛峯頭一峯各
占一月銀河爲峯所捍欲下不下時時聽

山雞隔竹作喔喔聲嶺西猿猱學人長嘯
景最幽奇復移驪寺後旋歸所宿處回首
見羣峯列隊追隨而往衆曰僧房幾許地
那得容此可留玉女而驅其餘何如余曰
此中有神勿戲論遂寢

記五

出靈巖行經小剪刀峯又板障峯又老鷹
峯而後登馬鞍嶺嶺高十餘里曲十餘折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三
其初上也衆山以漸而低及最高處則此
嶺如大父而衆山皆兒孫繞膝此嶺如天
闕而衆山皆大海波紋矣過嶺行西內谷
山如石城而礪居其下如城壕獨時久旱
無水耳居民悉種茶爲業稍足生活若傍
城壕以居者從此歷連雲障大剪刀峯盡
錦溪抵詎那菴而大龍湫瀑始得凡瀑皆
倚壁而下觸石而注而此瀑獨無所倚負

無所觸抵從絕壁石凹中傾瀉故凡瀑皆
衝激溯法而此瀑獨委蛇縹緲譬之於物
如璆枝如瓊蘂如玉葉如珠琲於服如水
綃如霧縠如阿錫如踈絀於人如夷施如
毛嬙如白台如傅予大有昵人媚人之意
然或久閣不下一下而憤懣億億盛氣以
赴則飛雹迅雷之時發也或忽然四散不
知所之已散復集而奔騰雜沓一時齊至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三
三百六十七
則羽林三十萬披堅執銳如牆而進也當
其舒徐時其爲響如琴如瑟如笙如簧如
籥如簫而及其紛輪沕漚則又如走石如
裂竹如鼗鼓如鐘如鏞如磬如鐃之具奏
也蓋蚴蟉者其常而砰磕者其變也少選
五綵注射作五色長虹炫煜不定白者白
紺青者青蓮綠者綠珩紅者紅罽紫者紫
磨金人面衣裳皆受采繪變而又神矣是

於物爲帝青實爲甄叔迦於服爲霓裳爲
六銖衣於人爲洛妃爲漢女爲藐姑射之
人矣僧曰此五色瀑最不易得卽八十歲
老頭陀罕有見此者豈山靈有知獨屬意
吾輩耶爲之且驚且喜不知航船之數倒
余意欲往按其源問所從發處曰鴈湖問
鴈湖所從入路曰有三一連霄障一宕陰
一常雲峯皆蓊蔦蔽塞野獸交涂非先一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三
三百六十七
日燒山烈澤不可上上亦不能下山頂皆
湖無可宿處乃止日且漸曷往能仁寺投
宿渡筋竹澗上行春橋而入寺一峯在前
如戴北斗爲戴辰一峯在後青葱數片爲
芙蓉一峯左而時有雲氣爲常雲一峯右
而石色炎炎上起爲火焰其下有經行峽
鴈渡堤燕尾泉下培渾皆深幽沉遠玲瓏
瀟灑奇而不露其奇不若龍湫神通變幻

蓋鑿混沌雕太素得毋造化者爲是醞釀而槁育之乎夫惟此區無奇龍湫乃始益奇耳火焰之下有巨鑊可實二十斛或曰此用以壓鬱攸氏者未必其然

記六

余於鴈山諸勝已十得其七力且疲矣尚記萬年寺僧雪堂云石羅漢最奇梅雨巖最妙不可不觀復賈勇前往尋羅漢寺寺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三

二五九

久荒蕪不可問而石羅漢獨存形甚肖似腰帶血痕相傳羅漢航海而來道遇樵者躍上高崖立化爲石又云當建寺時欲取入寺墮地復上腰間損折因有血痕夫羅漢神通變化既能飛上何至墮損石筋斑駁有似於血豈真血哉此不經之甚者寺旁有石船按山塔諸蹟又五里至凌雲寺寺亦廢盡卽斷礎遺甃亦無復存所謂梅

雨巖者絕壁之半忽出一石泉自下注爲石所捍回風噴灑如絲如縷霏霏不絕類梅雨狀故因以爲名乃比於龍湫則尺壁寸珉矣寺下村塢多種烏桕樹時方著霜一望如錦平橋側岸曲徑短垣莎草蘼靡泉聲鳴咽是鴈山武陵源也從者又言古塔寺道姑洞之勝以日漸暝不果

鄒愚公曰天台鴈宕各以奇著而鴈山更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三

二六〇

甚蓋台山理中之奇鴈山則理外之奇奇而恠恠而神者也他且亡論彼其以千百丈之峯而純以石不以土以千百丈之石而僅一片二片未有至數片者可不謂奇之至哉然亦惟是詭譎恠異盡洩其奇而不少醞畜遂爾色澤枯黯膚理不潤至使圖牒罔聞祀典不載寶刹荒涼縑流稀鮮夫非奇之累耶雖然爲山計欲其藏不欲

其洩爲遊山者計則惟恐其洩之不盡奇而未甚耳夫向平禽慶以躡屐傲千古而不聞一置足茲山斯遊而非善遊者也向禽笑人余亦笑向禽矣

遊張公洞記

余至荆溪多雨泊湖汭雨不止待霽不得強衣短衣輿而往可六七里至張公洞余爲諸生時曾遊此洞業四十餘年矣記其始青閣稿

卷之十五

三

三

時從後洞入蓋洞勢前寬後隘先其寬者而及隘則無復意致故也乃今亦循夙昔故事多列火炬委身後洞從一竇入愈入愈下愈下則愈黑愈滑隘且滑不受趾黑不受目趾所不及用以肩背往又岵嶇不受肩蟻緣蛇走不能寸尺苦寸尺如尋丈顧發炬而雕鏤奇巧丹雘詭麗光刺人眼又恨咫尺之不尋丈矣當余乍入而見有

所謂若龍鳳輦者仙牀者仙舟者芝田者丹竈者竈之上有若猶伏者已異之及稍上而見有石下垂若半簾者更上而有大士若坐者又更上而有大士若側身卧者又有若大廈閒閒中懸石柱色潔白如漁陽玉者爲大異之又更上而有若棧道上無際而下不測僅取路一線者又大異之大都自入洞及此皆乍高乍下時燥時濕始青閣稿

卷之十五

三

三

忽及忽坦黝沕偏側崎嶇崑崑之中自具一宇宙自結一山川自幻一飛走自設一色澤獨惜其必藉祝融氏爲指南耳尋祝融謝事而天光透入迤邐坐石臺之上見臺下石之爲奔兕爲怒犀爲伏象爲踞虎爲吼獅爲遊龍爲舞鳳爲突鶻爲潛虬爲鐘爲簾爲鏞爲仙人掌爲太乙蓮者歷歷在睫可擘而取可撫而玩頃刻間若凡骨

蛻濁魄解而不知卽前此耳目不及謀足
趾無可用之人也下臺凡百級而上抵洞
門門頂繡樹扶疎其葉下垂映帶洞口如
珊瑚枝妖嬈可愛洞以張名或云張果或
云張道陵或又云是道陵四世孫輔光皆
無定據不足深論若道書所謂福地七十
二而此亦其一言當不誣夫非神仙烏能
有此窟宅誘人以奇而拒人以幽險雖著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美 三四九

遊善權洞記

余旣遊張公洞復放棹於義興之城東濠
宿焉詰朝渡西九午抵玉帶橋登陸可一
里許達善權寺寺有門曰龍巖有亭曰湧
金馳道數十丈松柏夾之千霄障日有閣
曰圓通下多豐碑悉自唐宋物有殿曰釋

迹文殿唐大中十年所創今已七百餘年
矣而如魯靈光巋然獨存寧無神物護之
者殿柱有三雷火書詩米漢謝鈞記削之
復現而佩之已瘡又寧無神物主之者出
殿後有三生堂出堂後有祝英讀書臺堂
且垂朽而臺僅土壤信人跡之不如佛跡
塵緣之不若仙緣也從臺而往亂石離立
泉流其間擇所隙處措武至小水洞洞飛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早 三六七

巖若蓋大石翼之凡數十丈其中有竇類
偃月然水從中出飛而過洞門若玉蕊若
珠屑日映之又若星芒濺人面頰點點作
清涼觀其潰薄瀚濤又若游龍昔唐李司
空竇微時見所謂白龍從洞起者此也從
小水洞東北上里許爲乾洞洞左峭壁百
丈有大樹若輪附壁而出又有小樹若蓋
附大樹而出甚奇入洞可容萬人石乳下

垂詭異千狀獅而張頤象而懸鼻鳳而鼓翅龍而奮甲佛而趺坐率左右對列故爲相向者路漸進漸黑列炬入則有二尋之高六圍之大一石柱忽然中峙已稍豁則有鹽堆米堆及丹竈之類以次陳設其色瑩潔如玉奇之奇矣出乾洞北下四十餘步草木蔽虧不得水而得其聲如雷如霆令人股慄又南下七十餘步而得水水自

始青閣稿

卷之十五

聖

洞外來勢如萬馬奔注洞內有石橫據若泉水分泉左右進仰視有石欲墮墮而將與水鬪者從此進水清淺可愛褰裳跣足一步一喜兩涯間石之方者高高下下井井若畫爲仙人田獨惟其不可耕耳從此路黑難入僧云稍進可聞寺中雞犬聲恨未能一試之也大都水之來自銅官山四十里由地行而入大洞水之去自大洞經

小洞而入諸溪其源流亦深遠哉夫洞惟得水而後可漱可枕其斯爲碩人之軸彼買山而隱者舍此奚之焉

遊玉女潭記

繇張公洞出懸巖荒蕪亂石間約五里許而得玉女潭玉女不知何許人舊傳曾脩煉於此故以名潭或曰非也潭水凝玉可愛故曰玉而系之以女耳皆可無辨唐人

始青閣稿

卷之十五

聖

李幼卿陸希聲輩嘗棲息其處而權德輿謂此潭是陽羨山水第一則玉女之勝所從來遠矣歷禩之久滄桑遷變化爲虎窟潭因烏有我明史太僕恭甫行地至陽羨從深谷中見有若淵然渚水者卽而發之奪之山君之所而燬彼人骨委彼獸骸快塞導蔽潭乃盡出於是卽其滑而爲臺臺焉亭亭焉敷膏湛碧瑩然玉潤若女子

知蓬首蒙面而繼乃明璫炫服朝日照耀
矢潭方廣各五丈許三面山石下挿石梁
覆之覆所不盡者十之四其深莫測舉五
丈綆繫石而投之綆沒而杳不見底水色
以時變青藍紺綠意其爲沆瀣爲帝臺漿
也是時雨稍歇余與從客把盞其上濕苔
着袂衣爲之碧似飛燕唾袖作石上花影
巖雲飛前來一片兩片便儗婀娜似文君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聖

三十七

遠山野花雜卉不蒸而馥若烟非烟網縕
迴複似麗娟處明離之帳而蘭氣四走襲
人翠柯交撐從山阿中飛舞動搖似夷光
半醉起舞驚鴻怖鵠飛墮吳苑少女風璆
然而襲也四山徐響如有管絃則孫壽之
齟齬笑吾不知玉女定何如要以千載而
下彷彿遇之眞若陳思王之洛川有徘徊
眷戀不忍舍去者坐已入瓊玉軒飯飯已

帶雨上道幸所過史氏墓道周行平坦甃
石甚整左右脩篁茂松蔥菁峭嶠羣而嶂
天雨爲之閣輿人雖在淋漓間喜可措足
而不知其濕體也有言龍湫釣陽去此頗
近可往以雨甚竟不果墓道盡不里許入
舟夫張公洞玉女潭率宇宙間最勝之物
仙蹟存焉雖從史氏得之而不當史氏有
之有之而不置一院一刹使黃冠白衲求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聖

一十七

奉香火而雜寄於墓田丙舍之中嗟嗟何
二仙之無遭耶又何山靈之不靈也

始青閣稿卷之十五

始青閣稿卷之十六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記八首

重修二泉亭記

昔陸羽好飲泉能爲泉水月旦以金山泉爲第一而惠山二之虎丘三之當亦無謬夫金山泉出自江心去隙里遠莫得其處卽云郭璞墓側要屬想像耳虎丘近且濁始青閣稿卷之十六

劣居常水下獨吾二泉者以兩池爲滙池僅袤丈而大浸無加燦石不減困淪鮮浼沿溝凜冽注甕畜盎色味累月方隅千里貧士釀錢以輸官家置郵而遞舳舻任載道路絡繹卽風晨雨夕炎天雪候朱繩轆轤聲軋軋不絕雖名第二不啻第一矣源所從來遠於若冰洞一見旋從洞底潛淥默走委輸兩池之內池上有亭亭焉亭外

爲墀周遭布石石面堅密無所注穢於池而泉甚潔積歲之久石以磔裂階除泐墜水且受駭曩昔困淪鮮浼沿溝凜冽之態未免小貶而亭亦垂敗不可復支余有虞焉一日與華君德元言之君亦汲汲有概於中乃捐錢二十緡爲石工助而贊予行事予乃聚木石集瓦甍鳩羣工命斧授錘以漸脩舉先墀次亭次漪瀾堂次堂前方始青閣稿卷之十六

心真萍相結太虛爲舍隣淵客而飭冰夷
匿形通景於驚濤駭浪之中傲然自尊而
不輕示人以一勺人亦不敢以一勺求之
其爲體甚逸而爲品甚貴若二泉者不宅
虛而宅器不避客而昵客冰資呈露玉質
宣洩旦暮寒燠人僕僕焉求之而已僕僕
焉應之環梁溪而居者不獨用以烹酪奴
釀麴生入玄羹炊玉粒一切洗癢滌垢之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六

三

事咸所不外卽予菟裘中若池若渠若潭
若溝洫若庖廡所用靡非二泉也者噫亦
勞甚矣自勞則不自貴矣亦猶夫人者夸
毗馳騫則勞而衡門尚羊則逸拖金紆紫
爲人役則賤而枕石漱流不受人役則貴
孰謂江湖不如魏闕故曰遇而多累則遇
固不若不遇也予方爲斯泉惜而子乃爲
斯泉幸耶客曰誠有之弟子言一出二泉

行且減價非惜之寔貶之耳毋亦斯泉之
不幸乎相與一笑而出

婁江海寧寺檀越所施田記

古者有寺則有田大寺千計次百計又次
則數十計取其歲之所收以爲食故其僧
得不奔走於餽粥而霜雪之與憂盜賊之
與虞魑魅魍魎之與伍趙趙嘒嘒忸怩顏
面之不可與忍一意晨鐘夕唄韻海潮轉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六

四

法輪叅繞猊座而求所謂十八不供四無
所畏三十七助道品之事乃今則有寺而
無田矣珠宮貝闕徧滿世界而曾不得汚
邪甌窶之遺爲四衆七箸彼四衆者勢不
得不祇園而市肆白社而朱門捷椎而竿
牘祇塲而塋斷禮足而望塵舍僧事而俗
事於是乎以貿易食以傭工食以駟贖食
以造請食以游手食而不知法喜禪悅之

爲食其何以爲道叟江海寧寺創自梁天監中中間興廢廢興若滄桑遷改而獨盛於我明萬曆戊寅間蓋有若王司寇若王文肅者以宰官而護法於上若觀一若空山者以寺僧而闡化於下故因有寺而遂有田司寇文肅去而邑薦紳繼之觀一空山去而如朗海祥繼之故前有田二十餘畝而後遂有田四十五畝合之得田七始青閣稿卷之十六 五

部金剛神力韋馱氏之所不能挽也余何言以重寺哉雖然願效一言寺有田以貽其後之人猶家有田以貽其後之子孫也誰見不肖之子若孫而得有其田者又誰見克肖之子若孫而不有其田者僧而不肖安所問田故嗜肥蠱麤蕖而田不得守衣綺被繡而田不得守逐摩登伽而田不得守懷貢高上入之心而田不得守假募化以博泉刀而田不得守藉口參方放浪山水而田不得守多羅開黎之不習諸諦訛訛訛訛其說而田不得守卽強持不律托支郎風韻而田亦不得守惟奉三規持五戒而田可守爲法門肖子如來種而田可守守固不在權力智術也必權力智術而守將必責育披緇儀秦杖錫而後可耳不然而何以守哉或者曰佛刹有隆替時

道有往復此亦不然山河大地惟心所造
何況寺田吾願汝不必借守於檀越問守
於宿德乞守於大慈悲氏第求之子孫而
已悟淡然余言曰此非空言乃寔論非一
時之論乃萬世之券也歸而勒之貞珉爲
海寧寺世世守

齊安官氏義田記

古者有井田以均一鄉鄉之人無有餘不
始青閣稿卷之十六 七

足者井田廢而有宗法以均一族族之人
無有餘不足者宗法廢而族始不均矣富
者鮮衣怒馬廣僮僕高宮室以明得意而
貧者擁牛衣與妻孥對泣藜羹不糝結茆
托處矣甚或落而傭奴流而乞食不能與
齊民齒矣夫族吾一體也而榮悴苦樂截
然殊等苟具肺腸心腎者漠然不爲之
所乎於是乎有義田

宗法之廣而以此有餘濟彼不足亦古仁
人君子意也然而亦甚難矣何者井田出
於朝而宗法由於官若義田則自以其貲
爲之者也貲誰不自惜乎疏廣散所賜金
與族共享范勝施財五百萬陳氏聚族七
百口

東齋公自其爲諸生時讀老者安之一章

卽撫几歎曰吾宣尼氏以萬物爲一體而

始青閣稿卷之十六

八

後之人以一體爲異物口所誦說而身背
之服膺之謂何旣官諫議乃買田若干畝
爲義田諸族人之寒者餒者不能嫁娶者
死無殯者疾病者卒有患難者咸於斯乎
待衣待食待槥待衿帨待湯藥待緩急若
取諸困廩然其田令宗子爲之守而又歲
推支子之賢者爲之佐給散有期損益有
等勾稽有法此外復有祭田以供染盛學

田以資薪樵夫衣食費用具則無馬磨自給之族染盛具則無若敖氏鬼不食之族薪樵具則無邢氏子不議字之族田不必井而若井法不必宗而若宗所爲義舉莫盛於此然東鮮雖官黃門乎猶然一寒措大耳非有累世重貲使荆厚橐可以分如雲之畝而散京坻之蓄也積月俸以計饘粥積饘粥以計賑貸彼其心有寧自饑不始青閣稿 卷之十六 九 三
饑人寧自凍不凍人寧餒先鬼不餒其族之鬼寧使子弟不肖不使族之子弟不肖者卽古疏廣范勝陳氏何加焉吾不意古道陵遲之日而有仁人君子若斯其人者也乃東鮮又謂余言此先人封公意予小子特仰承之耳封公是古愚先生爲諸生不售積學累行多古人風夫古愚志未就而東鮮成之東鮮事已就而後人守之官

氏世德將永永無艾矣

三教逸菴記

杜弢武以將家子提黃金鵲印治兵上郡慣披白獸鎧躍胡白馬出入虜庭虜號爲白彪將軍戒不得犯而性喜讀書攻古文詩詞戈矛鉛槧遞而爲政筆花墨瀋淋漓几席間復以其間精心二氏之學因爲三教逸菴奉竺乾柱下宣尼氏以居菴有花始青閣稿 卷之十六 十 二四十六
雨廊衆香林觀空閣爲竺乾設有榆星逕存真洞爲柱下設有八卦池止善臺爲吾宣尼氏設而又有會宗一龕則合三像而龕之以示函三爲一之義若面美牆若傳衣鉢若奉香火矣當設武釋甲韜散卷蠶旂收伍符下莫府帳謝彼羽林伙飛中堅迺卒之屬而於斯菴乎憩息也時而行廊而花雨下時而穿林而衆香襲時而跼閣

元宇空明鳥舒雲淨又時而循徑逶迤
白榆歷歷時而深洞古苔擁襟危坐又時
而臨池作濯纓想時而登臺作振衣想則
其時弑武之喑鳴叱咤千人俱廢者改而
禹行舜趨魚魚雅雅弑武之射鵬搏虎沒
石飲羽者改而伏毒龍調狂象弑武之椎
牛饗士舞劔鳴鐃伊州梁州風雨雜沓者
改而餐三花五石醉中山之酒謂弑武書
始青閣稿卷之十六 十一 二四六

生耶而燕然石上不當有措大名謂弑武
羽人耶老頭陀耶而若之何擲却寢戈枕
轡本來面目弑武奇矣夫自古儒將不數
數見然有卻穀張奐祭征虜若而人或敦
詩說禮或坐帷講誦或折衝俎豆世亦不
乏若索之以超萬劫越三界各無名道無
道之事則留侯鄴侯陸法和而下尚難之
況其餘乎弑武誠奇矣日者黠虜寇遼陷

城殺將

聖天子赫然震怒大舉六師行且惜才別
鎮倚君長城弑武將曰吾方據檀旃百尺
座不得下又與葛孝先衛叔卿諸人博奕
未了姑徐徐乎抑奮然往也吾知弑武之
舍逸菴而營壘不皇把軍持對丹竈矣不
佞有菟裘在錫山之麓亦嘗結一龕以奉
二氏諸雨花徑衆香林白榆社空明閣名
始青閣稿卷之十六 十二 二四六

義大半相似而獨胎濁骨臭不能證空空
覈玄玄如弑武之所謂函三爲一者吾甚
美弑武吾甚美弑武

前毘陵守涪州朱公祠記

當

世廟之季涪州朱公來守吾郡也時余方
髫公試而進之學使者得補弟子員余今
且老矣不能自憶其生平而尚思公之爲

二千石賢也不獨余一人思之而郡人士思之吳太僕安節輩爲祠祠之祠成求馮元成大叅記之蓋五十年所矣而朱公之政一新今年其子康侯適奉

新命以戶部郎出守吾郡於是益觸彼郡人士之思而復謀新其祠復要余爲記蓋又四年所矣而朱公之政益新先余曾因康侯之請爲公文墓道矣此而復文是蛇始青閣稿卷之十六

三

三

三

足也余文與新守會是獻芹也元成文之而余又文是續貂也三者俱義所不出余不敢惟命而許君若侯強之再四無已請不言諸事而言守事可乎方公以南臺俯就恒調爲吾郡守人謂夫夫曾冠惠文持繡豸至貴倨矣而屈而折腰不甘強所不甘必多凌厲矜踔指高視蹶而公不然縛紉敦讓飲人以和善自置就不輕繩人而

人樂爲用又多遽廬其官厭簿簿書謂瑣瑣者而煩乃公爲一切付之功曹而公又不然精心畢慮抑首習貫剔弊抓羣日無所不矻矻也而事以振舉常隣蘇蘇俗好侈而常效之故多絃服像飾擊鮮張具樓船笙竿之好公一意儉朴冠裳之外革鞜素帟答布楚楚食不過二簋饗客不羅水陸木豆竹箸酒三行罷去動以身率而又始青閣稿卷之十六

三

古

三

復著爲令以示各屬又復定爲婚嫁喪葬諸書以貽來者曰毋令吾去而文具也丙夜治獄書見不可宥起步後庭欷歔淚下曰柰何生也而必死之觀於囹圄而地隘濕不可托足則屋餒則糜凍則絮病則藥甚則手區薦薦曰柰何死也而不能生之終公之任徃犴虛無人督所屬吏如督于姓小有出入不避訓誡務改玉乃已至有

以皎白受污強項受譴過誤蒙譏者必力
爲泐滌祓除曰此求全之毀何可不察公
言入而諸言不入受誣者幸亡恙人人益
自奮矣郡之有訟以有訟師公不究健訟
者而究主訟者不以刑求主訟者而以方
各以德意消其邪心而訟大息大率公之
爲守不鉤鉅而明不搏擊而服不刻責而
覈不譴銳而捷爲無爲事無事如召信臣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六

五

三

杜君公文翁文饒僅課農桑拓陂池蒲
鞭示辱教子弟已耳去京兆馮翊神鬼張
設不逮甚而要於躬行化導坐登上理則
南陽蜀郡獨收其功千載而上譚醇吏者
必歸焉此謂以不治治之也以不治治之
正公之所以妙於治也太史公曰身脩者
官末亂奉法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
公之謂哉公有至行有厚德有絕操有玄

理居封公與姚恭人喪年且六十而猶作
孺子慕其至行也居恒掩骼施槨賻助
婚緩急人無所不至其厚德也不入分宜
籍不賻江陵喪不禮陶羽人不庭拜沐府
其絕操也晚年專好養生家言日取陰符
五厨大通赤文洞口諸書而手自抄錄把
玩抽繹楮爲之破是其玄理也不具論論
毘陵事如此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六

六

三

玉樞山莊記

史所從來遠故多賢豪長者而玉陽先生
特著玉陽居身富貴而結念山水所搜剔
勝槩未易縷指而最後得勝於義興之西
北阪去城三十餘里其壤僻其土沃其俗
醇庵其竹樹鳩偃蓼葑其山良常而水洮
滂可耕可讀可游可憩可以脩真繕性不
仙而仙曰吾慕白雲鄉久矣五濁之人

胎性穢惡不能去眷屬捐朋儔屏蟲醲擲
鶯花煙月而消搖尚羊於廣漠之野清都
玄墟之上吾第於此卜室而安焉用以延
年度世長有子孫斯亦居濁游清住世出
世之道也乃刻凸欵凹扶翳導室繩曲局
而爲之號玉樞莊入門有堂堂曰玉樞山
堂深嚴峭崿眈眈廣敞納日月而走煙霞
爲諸屋襟領而兩室輔之玉樞後有堂曰
始青閣稿入卷之十六 七 三六六

弘志弘志後有堂曰雍和比玉樞殺而亦
各有室輔之雍和後則不堂而樓樓曰滋
德上下皆內人所居及宇飛檐重櫺浮極
翔鸞舞鵠舉翮退飛而崇麗甚矣檻外悉
疊太湖石栽名花其上往往綺羅粉黛間
有花石氣樓盡復從前門穿徑而入爲圍
園所植皆竹皆梅竹可受潤梅可受馥淇
園庾嶺都在目睫竹與梅之間而玉照亭

出焉子猷何遜彷彿相依如玉照耀而主
人樂可知矣過玉照有池池有荷荷葉田
田游魚唼喋其下卽無時腕按歌長裙褰
鴨青蘋木末微颺乍起波紋皺綠而主人
樂又可知矣舊無名名曰靜圃伯氏金吾
公脩之所題也又從玉照而西戎戎篁篠
一室寄之曰玄覽齋齋無長物一八一榻
一香爐一茗椀蝶夢既醒虛白對侍舊無
始青閣稿入卷之十六 七 三六六

齋今有之亦伯氏金吾公所拓也此一區
也耕於斯讀於斯集客於斯居暇綠於斯
所謂不能去眷屬捐朋儔屏蟲醲而擲鶯
花煙月者也至此而莊以內之居盡矣乃
及莊以外折而西有吉壤草木象山鬱葱
佳氣經數百年不歇又折而西有小莊移
屨之倦而得此可以垂簾調息取靜於閑
又折而西度小橋爲護眞堡是公脩煉處

堡四面拒水環以石堤而樓居其中樓之
面陽者曰昇虛有池曰回陽有井曰丹井
琅函寶帙玉局瑤琴參差臚列堡外每駕
兩木飛渡去木而危樓傑閣雕欄刻檻森
然在水中央如桃花源不可問昔陶隱居
造有三層樓脩本草其上人所未及見計
當似之此一區也賓客不進眠昧不入醺
蠶不設鶯花煙月不及攀引不必攜長房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六

九

挈孝先逐蕭史夏衛叔卿而庚申自守營
鬼自衛索簫自把所謂修真繕性不仙而
仙者非耶玉陽而下世有醇德其子守之
其孫守之其孫之秀傑者不徒守之又大
光之所謂延年度世長有此子孫者非耶
外史氏曰世稱神仙多言房中之事事未
就而鬼伯相促矣又言拔宅之事唐公許
令舉宅上昇亦或有之而儒者不道孰若

玉陽公者以清靜求仙以世業證道崑崙
圓嶠卽在史氏大宅間爲世世魯靈光不
亦善乎嗟乎居濁游清住世出世千載而
下余爲之執鞭所深願焉

揚州興教寺重脩天王殿記

四天王者一提頭賴吒一毘毘勒又一毘
留博又一毘沙門也夫有佛法卽有魔法
魔法行而佛法不免受其害當世尊說法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六

二十

三

雙樹下彼波旬頭師魔羅室利龜多之屬
乘隙蹈間信信張吻思壞大法佛固恬然
而衛佛者憂之乃有四天王者出因四門
而正四坐察善別惡激芬汰垢毅然護持
一切魔王魔屬遂不得其便而法輪大展
此有功於薄伽氏甚鉅故世尊滅後佛刹
所在而天王殿附焉如闢門御暴飛寨當
戎所從來隆重矣維揚一大都會也其人

類以鹽筴起家積鎰巨萬田池羽獵之奉
擬於王者日夕鬪雞走狗鳴瑟跼擊解
浮白逐姬美龍陽爲快甚連車騎結守相
以一布衣極薰炙之勢日費不貲而曾不
能爲佛氏捐一緡施一秉卽有捐施不過
因貴人八行上吏尺檄而非其願也彼善
士吳鎮朗夫非揚之人與乃能不因囑託
不從徵促不祈福不免禍見興教寺者起
始青閣稿卷之十六 三
於晉而盛於唐是尊者跋多羅譯經處正
刹無恙而彼殿烏有惻然傷之乃爲減橐
傾廩涓時擇日伐貞珉搜巨材陶堅甃遴
良工荷畚奮鍤審繩按墨自乙卯迄庚申
五年之間畝者正仆者起蝕者完斷者續
黝者光耀規度一新耳目創易此一役也
無論殿宇崢嶸飛甍聯駢而四像儼然威
德殊勝卽不見其叫號叱咤風蟲作力之

然而若怒目若攘臂若捧諸天若率天龍
八部而使之誓百千萬魔軍淨三大千魔
國者矣此一役也無論興教一寺旃檀若
增而嚴香廊增而漢譯經臺萬佛閣增而
峻我卽維揚衆香林衆宰堵波衆功德水
衆精筵衆香積若增而赫眎者矣甚哉吳
君之有功於茲寺也或者曰建造人天小
果檀施有爲應迹是不其然果無大小道
始青閣稿卷之十六 三
有頓漸小果之說可以規世主不可以訓
齊民有爲之說可以砭上智不可以箴末
學吳君齊民耳末學耳奈何以此少之且
也必崇真脩而眇應迹將無令七佛而下
不得一葢茆之地乎抑又有說佛有魔人
亦有魔佛之魔不可見而人之魔可見孰
引其足而逐摩登伽孰提其耳而效調達
梵志此佛魔也托緇髡而乞墻假鉞鉢以

壘斷口喃喃三規五戒而身犯六鑿七賊
此人魔也佛魔害佛人魔害人而并害佛
佛魔有天人威力在諒不能逃免人魔何
以制之問之天王天王茫茫問之士師士
師昧昧是在主持山門者執金剛椎默懾
之而已主此寺者吳陽山僧海融移錫來
維揚郡之人特奉爲教主者也

遊茅山記

始青閣稿入卷之十六

三

三

按大元內傳云句曲山洞當十四里而出
地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互相照耀陰
暉主夜日精主晝明竝日月石階曲出以
承門口爲羣真達來戶牖其地東通林屋
北連岱宗西接峩嶠南亘羅浮真宇內洞
天第八子自爲諸生時曾一游目迄今二
十餘年若隔世矣今歲癸丑三月戊子晨
起從雲陽上道天忽雨初猶霰霰乍施乍

止林薄間得雨設色秀撲睂睫不覺其苦
至下午而飛廉屏翳競爲政羣嶺盡失昇
者強而前不勝勃宰狀余亦濕透衲衣雨
益下行益前旣抵元符宮而日猶未交申
也從道士取火炙相濕已燥雨亦暫閣則
上殿禮三清階三級而上規制宏敞比於
玄嶽之紫霄宮可得十之二殿前壘石爲
壇高二丈許方廣十丈許亦階三級而上
始青閣稿入卷之十六

三

爲拜章臺道士設醮拜表於此旣登臺而
雨復下矣道士置酒山房衆謂且舉紫霞
之觴鋪白雲醉卧越宿而後議游余曰晴
固適雨亦甚奇善遊者不後奇乃出山門
折而西馳道可一里兩崖皆嘉木美箭卽
乏參霄合抱之勢而亭亭矯矯蓊鬱夢蘂
如翦綵裁綃舒朱抹黛往往媚客中爲礪
道惜不受水余謂若設堰障之則水瀦水

以瀦則有瀑以連漪合蔥蒨用飛瀑帶石
巒此山之勝可增十倍問所費緡錢幾何
道士曰亦曾議及此得數百緡足矣余謂
此間道房百餘計房而出人損數緡若之
何客不爲此乎馳道盡又折而東至無梁
殿前後皆石壁而後益陡起有樹紛披若
垂纓絡若綴流蘇爲門者四爽朗妍潔淵
然靚深疑爲仙鶴所託跡已至曲水泉流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六 五

灑灑有亭亭之曰流玉可鑑毛髮軟之而
甘是溧陽史氏所構已至華陽洞洞口進
數武有石嵯岬四布爲竇甚小不可入說
者謂入此竇二四里有許大世界昔左元
放瞻禮洞門五載門始豁然茅君手授神
芝者三後乃得道此不可曉已石柱洞中
多石乳繞柱四面行可一人入數丈許
黝黑無所見說者亦謂漸廣漸明豁

如華陽然此亦不可曉大都名山窟穴半
是仙扃或外實而中枵或口小而腹鉅或
培塿爲形而玲瓏具質或蒙茸示樸而丹
腹蘊靈金符玉節珠幢繡蓋不時出入第
非俗眼所得窺凡足所能踏耳此何以故
神仙惟不自露其奇而後得擅其奇假令
瑤宮秘闕與塵涂蟻子分席而居若之何
能煉五石采三秀而役百靈也已至喜客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六 五

泉泉色紺碧客來吹沫如珠有湧躍鼓舞
意客去則已其以叱咤呌號至則寂然不
動若避暴客然者一菴祀女仙孫寧華香
火凡所過悉冒雨蹠蹕鈎蒸雲而掇毒霧
加以日暝如迷混沌之野若有若無第聞
雨聲佐泉聲而韻從林莽中汨滅澎湃而
已既還宮見羽士屋廬燈火臚列如蜂房
燕壘之內綴以螢光叅差下上又如上元

掖庭龍膏鳳髓紫焰絲複急呼所攜酒沃
之盡數爵命侍兒擲檀板新詞學作步虛
聲聲振寥廓若祛雨師而退風伯又若招
羽人而呼玉女也道士故我梁溪人俗甚
不可與語以計遣之去篝燈書輿中所就
詩里遂寢夜分披衣起坐聞所爲颯颯颯
颯瀏瀏者而知爲風也所爲淅淅霽霽雪
雪者而知爲雨也殊怪茅君不可人意已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六 毛

殊費。丁幸久雨路甚妍潔忘其爲險回
首元符朱薨碧瓦粉堞瑯欄交錯遞次互
起互伏是李將軍一幅畫圖更忘其險山
故軒轅孫玄帝藏鼎於此鼎入地八尺加
磐石其上舊有石壇石室今廢爲殿復循
故道而下至元符則道士設飯待矣飯畢
辭道士去上中茅峯乃司命君埋西胡丹
砂之處泉水下注皆作微赤色飲之益人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六 毛

明而衆響盡息鼓聲甚亮鈞天廣樂忽入
吾耳而知其爲風恬雨霽也是日巳丑正
當月朔諸黃冠玄衣之屬鴈行鱗次瞻禮
太上肅肅秩秩如天王朝會列辟駢止下
氣屏息無敢弗虔余竢其散亦手持梅檀
進之兼於後殿禮三茅君遂輿而之大茅
峯維時雲陰解駢初陽微吐一行人俱有
喜色白山足至頂可二里磴道崎嶇昇者

由中茅而至積金峯多巨石狀貌詭異復
多穴穴南有石壁道上中裂一罅從所裂
處深入數丈便爾狹小不復容人風從中
來颼颼奏響若巨靈用以拒人者積金所
繇名以秦始皇曾瘞金於此故繇積金而
至小茅峯入仁祐觀無他奇有環翠樓稍
堪眺望由仁祐而至玉晨觀極偉麗亦有
無梁殿較昨所睹更曠更深殿後展上公

肉體在焉經回祿不燒云是商辛時人亦
未可曉維時天甚清明而日已西遷欲過
華姑雷平丁公諸處昇者難之遂之乾元
觀觀係新剏大殿中懸左右道廬旁列以
百計如翼翼之殿厥而精廬精而殿殿前
有臺廣數十席羣峯歷歷抱臺而侍如環
環之入門全碧琳琅青紫朱綠璀璨歛絕
曄曄炳烺如繪繪之真欲界之神臯塵區
之仙域也且也觀在萬山中環十里而內
無炊烟相雜無列肆相附無官橋公署相
傍故竟日而不聞有執炬撲被卜申旦者朋儕
竟夕而不聞有執炬撲被卜申旦者朋儕
木石眷屬鹿豕青山團蕉芙蓉爲餌卽不
能來曰楊御素威司秩天曹如三茅君亦
絕勝桃源洞內人矣道流甚衆而可談者
絕少獨蕭乾陽子是山東人差乏江湖氣

又其宮居當山巖景處潔不可唾借楊
楊焉餘從者分宿於別所坐定問所爲乃
三之三記建以未盡得力第曰人生在震旦
當使心地明白而已夫近世學徒習紫陽
玉蟾之術而不得其解口喃喃喋喋舉所
謂金童姹女嬰兒玄牝以面謾人使不知
者愚而知者笑孰若心地一語之爲猶得
也夫薄伽一妙明心耳太上一清淨心耳
始青閣稿卷之十六 三
能求之心而萬法具在又何必金童姹女
嬰兒玄牝爲耶質明庚寅告別道人固留
不已曰使君好名山而厭俗客茲山旣辱
許可而又無塵俗相勦合以此爲遽廬焉
而胡乃急急往也夫吾愛名山不戀名山
三三俗客不仇俗客興而來興而止興而
返與時遷化水流雲去亦何拘拘剪剪之
與有遊上壘子別去

始青閣稿卷之十七

梁溪鄒迪光著

榆村程居士傳

程之先在晉有忠公某以治令著在梁有忠壯公銑以功業著繇忠壯而傳議晟榆村始祖議晟又十五傳而爲尚蔭即居士父也居士諱鳳輦字公輅別號

始青閣稿卷之十七

一

二五七

名尚蔭賈而令其子讀居士則讀尚蔭任賈而令其子賈居士又賈雖賈實不廢讀書量而口詩書晨刀椎而夕觚翰若無意於趨射勾較也者而利數倍諸善趨射勾較者所不及儕偶以爲券酒文酒談笑割鮮浮白吟弄風月望之意其爲騷人韻士不知其爲賈也事父母至孝

水純露數多方購致印大招承露之屬要於純麗而止朝夕脩澆必袒韞蔽以進父所爲書靡不先意得之父意樹藝則樹藝意宮室則宮室意飛鞚鼓埤則飛鞚鼓埤意緩急人則緩急人父意愛二仲而偶以賈故分財致隙爲各推千金以解其隙父意患季弟季死而經紀家事養其遺孤若不死者父意愛外家孫氏孫幾不振矣而始青閣稿卷之十七

二

二五五

欲與居士開居士輸之百金而其人閉止
族某與某爭田不相下居士默輸四十金
當聊城矢而事解既解而兩家不知也家
老僕死子孩所遺金有垂涎者居士收其
金營殖之更數年而息入數倍奉以歸子
子喜出意外尸祝逮白首歲戊子郡疫戊
申雲間潦雪間是居士行賈地也爲出鐵
槥幣出粟粥饑饉不下千緡卽非災疫而
始計開利卷之十一 三 二六五

師允升是師洙泗矣
外史氏曰今微之爲俗益大異曩昔矣本
膏也而強爲奢本賈也而強名讀書然所
謂奢者非真豪俠慷慨揮千金不問也造
邦君守相之審室用裏曉佐純繡通慇懃
焉而謂之奢矣所謂讀書者以黃金白壁
延集文士烹羊包羔置上坐而拜之曰某
弟子不敏敬侍門牆因以誇於人曰某者
始計開利卷之十一 四 二六五

吾師某者吾師也此之爲讀而真能讀乎
居士執書握筆以賈始以儒終膏以明志
而奢不爲邪此豈可與微之末俗道哉乃
其惇倫勵行樂施無倦不越里閭而德可
風世卽三代何加矣居士嘗以子孫自檢
村來世無冠進賢者爲歎夫天下事盡如
賈耳賈有一倍利有十倍利族賈之利一
而儒賈之利十居士爲德而如其賈定收

利十倍何虞子孫不進賢乎吾聞居士有子七而遂脩居次余未交其六而交遂脩是翩翩俊髦多藻思者利在遂脩矣利在遂脩矣

南京大理寺少卿顧公小傳

顧公名琳字汝玉毘陵之江陰人父伯常舉孝廉公十歲時父爲盜范某者所殺母以女屬而貧又子立寡援銜大仇不得報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七

五

三三三

一日公問其母曰父安在母假他語以對逾年又問母始實告公爲一慟幾絕涎屬於地曰必滅此而朝食隨奔告邑庭窮究奏當罪人伏法而公稍自解時猶未弱冠也尋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傾其曹偶尋領鄉薦授南京大理寺寺副公以白晢書生爲

國家持法吏人易之曰之子口尚乳臭何

爰書之能爲逮事事則謝一切請托破一切倚負商顏彊項見者却走矣尋轉寺正益守法不阿有徐王者觸中官怒奇請他比曲陷大辟公燭其誣立釋之卽往復再四如故後徐父懷金以謝公曰吾畏四知甚於畏三尺亟去毋溷乃公事維時同官汪浩愴邪執法惡公異已陰使人以受賄縱出誣公置公於理汪喜曰今以刑官爲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七

六

三三三

刑人欲徇強得乎公抗聲曰吾以執法而受法卽之死甘耳居圜墻者十越月日手陸宣公奏議讀之夷然自若也會據撫無所得兼有侍御蕭惟禎馬文弔抗章奏辨有

詔出公獄而還其官時公卿間有恣睢驚之屬公上疏論之留中不報而公歸矣先是已巳之變公憂國懷忠往往賦詩見

志廖忠愍薛文清見而歎曰

國家養士百年僅得此人耳其爲名流所推重若此公歸明年侍御陳公選以清操勁節薦又明年侍御邢公宥以剛正練達薦皆有

旨召用而皆不應公詩云三徑黃花隨意玩半竿紅日放心眠角巾芒屨終其身讀書君山之下沒之日鄉人謚爲節菴先生始青閣稿卷之十七 七

鄒愚公曰顧公之爲理官也自少而壯而艾自副而正而卿白心赤膽一意捧持三尺寧爲人誣而不欲誣人寧以身受法而不以人曲法卽古李離孔坦何以加焉乃其憂國賦詩嫉邪極諫抑何侃侃切切也毋亦屈平汲黯之流亞與至若父死人手不得報公以弱齡穉子碎首公庭誓死

之其事與淳于誕年十二歲時父死盜賊傾資結客得質仇首酷相類奇矣哉顧公之爲孝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豈不其然

施宜人傳

余與同鄉施公交三十年見其無溢喜無溢怒無極慮無極悲迨迨于于如也而會其配宜人沒則商顏時露頻感其領心竊始青閣稿卷之十七 八

訝之曰何哉而爲此惑溺彼鼓盆者非人耶已公手所爲宜人狀示余及以傳請余讀之而悉宜人婦德則若之何而公能免於奉倩之戚子荆之痛也按狀宜人姓盛父鶴田公母陸媪其先有官大中丞開府山以東者而鶴田不席世貴貴自脩持與施贈公善因而締盟未幾鶴田逝歸施待年僅十三耳更四年而結婚僅十七耳黃

口女何所習爲婦而宜人能事其兩尊人
問衣煖寒疴癢抑搔柔氣怡聲不敢噉噉
噉咳跛倚睇視備極婦道亦何曾知鸞刀
八組事而腫臍商薨餽醢茅茨之屬一切
苦辦治旣治鞠毳進畢食而喜不則皇皇
若失雞鳴起櫛頤視事男課力而女課工
手歲蕤之鑰無所不加核賓至挫芻割雖
不自告劬酒脯上下一惟其等不以煩兩

始青閣集卷之二十七

九

三六

尊人心若習爲婦者旣贈公沒而公計偕
未歸宜人以婦代子馮尸哭踊作動地哀
諸含歛襚櫬盡志盡物公歸而謂曰微爾
吾將不比於人尋太宜人沒而哭踊由是
含歛襚櫬由是益至室之內三年不舞鸞
而孝可知矣宜人獨孝其夫之父母而
亦自孝其父母鶴田墓木已拱一日展墓
下拜痛哭不能起涕屬於地至無乾土陸

媼嫠居女使偵伺不絕於途以爲常故公
而念宜人之克孝則哀當公爲諸生黉脂
夜讀宜人從其旁織紡佐讀伊吾伊軋兩
聲相和不知漏易公兩試不利宜人極意
勸勉妾聞讀書如治田蔗蓂不至不能有
秋君其勤蔗蓂乎翁望汝如望歲矣已甲
子公舉於鄉又兩試而辛未始舉進士蔗
蓂而獲威惟宜人力故公而念宜人之能

始青閣集卷之二十七

十

三六

成其名則哀公釋褐郎祠部尋改南吏部
尋服闋除北祠部尋尚寶尋太僕以公米
蕡所至當玉清閒局何所須隄防而宜人
約法惟謹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家之人若
畏桁楊而避城旦曾無有驚驚恣肆如霍
家奴者公清望藉以日起故公而念宜人
之能成其官則哀宜人三子五女婚嫁所
資悉自籌給不給鬻珥質釧祈於成禮而

公不一問日從素心人尚羊山水間即公
於山水間所爲酒醴滫瀡亦不一問而聽
宜人宜人善自酬應不令公知也公生平
坦率少疾病亦少皺眉事有則曲解善視
必公安而後安公遇事必於宜人計可否
宜人先幾而料當幾而決洞若張燭盡公
居恒無一債事而撓其方寸故公而念宜
人之能貽其安則哀人之言曰捧滿者易
始青閣稿卷之十七 十二

盈宜人

錫命再膺玉樹森立舉施氏一綫之延拓
之而瓜瓞蔓衍卽厚自矜奢誰其指謫之
而宜人食無蟲醲衣不綺縠食一脫粟飯
一豆羹衣一輕絺練裙及敝不垢謙謹善
下望之一儒家婦耳諸婦請女化之穆然
布素故公而念宜人之不矜侈則哀宜人
又好行其德居素無儲卽有饘粥羹不之

樸滿而用以掩骼粥饑覆凍瘡痍婚曠宗
族親隣無不從宜人問緩急者而宜人
急人甚於急已故死之日相與罷社罷相
不獨公哀之宗屬戚屬哀之鄰之人哀之
矣公世業醫王母沈孺人善小兒醫宜人
習而加精死者立起廣陵調絕家之育小
兒者將又哀之矣宜人備德若此則余所
見於公商顏時露頰感其頰者豈獨感朝
始青閣稿卷之十七 十二

雉怨孤鵠哉

外史氏曰語云弓強於弭衣韌於裏甚哉
乎內助之不可已也宜人備德而相其夫
少佐讀壯佐仕老則佐逸如弭如裏可不
謂賢哉世謂婦德不外出此以言其生時
耳藉令旣沒而不一表著則彼少君孟光
之輩何以垂史冊而風天下後世余故特
爲宜人立傳而傳之俾千萬禩後司壺政

者則焉

全節吳母田孺人傳

新安吳次公雅善博物有張茂先荀公普之識諸周秦兩漢天祿辟邪敦半彛鼎及法書名畫之屬一經鑒別遂爲定品意所篤好多方購之不惜破產既已購得而見者欲之亦不惜破爰爐香茗椀摩娑弄玩無一雜好興至駕木蘭實諸物其中載以始青閣稿卷之十七 三 二百五十五
傍漣漪入葭莢作米家船故事一日至梁溪余見而莫逆焉用以定交亡何出諸名公狀誌請余爲吳母傳計其時母墓木拱矣而猶待余言豈以區區一語亦天祿辟邪敦半鼎彛之類乎余不能辭立爲傳吳母田氏新安衛鎮撫將軍田莊公女生而穎慧不苟言笑公絕憐愛之爲偃蹇伉儷而得渭川公方其于歸業素饒母不以饒

故稍侈能自兢兢而專意奉養其姑一切商薨臙腴露葵蠹酪脩物惟謹亡何渭川公數罹外艱業稍落母復不以落故困能自左支右吾彌縫綴綻而勉奉養其姑一切商薨臙腴露葵蠹酪亦備物惟謹問所繇備則母之奩具罄矣姑喜甚曰吾無以報婦願得婦如婦者以報婦姑沒則爲治廣柳管馬鬣脩臙腴饗助渭川公以卽於禮始青閣稿卷之十七 十四 二百六十六
問所繇助則母之中裙禿矣亡何渭川公亦沒剩有二孤尚藐一孤未出腹母欲從地下者數矣而展轉惟念謂吾死而死其見在之孤與未出之孤是一死而四死也何以報吾夫於地下乃爲屏劍去綺減脂削澤忍死而稱未亡人諸呼庚癸者責賦者急踐更者索子母者蒸禰者束脯者咸惟母之問母形藥心腐手口拮据而爲之

如是者十年遠也三孤已漸長則爲擇閭閻擇品納采問名納徵納吉結褵合卺總總粥粥酌隆殺而爲之如是者又十餘年遠也三孤既已授室呼伯仲而語曰爾遜爾廷宜治生邑無田宜之四方服賈更相歸省爾旦宜力學負笈擔簦勿遠子舍以時省覲三孤跪受命於是伯子仲子南走越北走燕雜走金陵廣陵海陵間以儒賈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七

三

二百六十六

面命又十餘年而遠也蓋當母稱未亡人時僅二十九耳更四十三年而奉渭川公於地下中間以其身爲家督之身師傅之身保輔之身賦稅力役之身典賓客脩俎豆之身而未嘗以其身爲鮮衣肉食早眠晏起之身卒之能子能婦能孫宗替而昌家墮而振天之所以酬吳母者又何曾纖微食報也

始青閣稿

卷之十七

六

二百六十七

鄒愚公曰在昔以婦死夫若沈水引劍赴焚之事爲人所艷說甚當要以死節易而立孤難則自古記之矣下宮之難立孤守節兩人各自爲之而識者獨歸重於嬰誠有以者乃今以兩人所不得兼之事而吳母兼之且也昔孤一而今孤三此其難不出古人上耶夫絕俗之事烏可無言卽余言出而人以爲天祿辟邪敦牟彘鼎之屬

亦無不可

始青閣稿卷之十七

始青閣稿卷之十七

十七

三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墓誌銘七首

明故郭封公斗野暨元配衛安人繼

配黃氏墓誌銘

宰

夫人以儒業起家無論幽潛章顯名位區別皆得稱爲儒而實非儒也襲儒之名而不得其是者也必志潔芳而謂之儒必內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一

三六

行醇謹履規蹈矩而謂之儒必好行其德而謂之儒必自則則人端型范而謂之儒必家學相承門庭禮樂而謂之儒不則非儒也非儒而襲儒之名其媿於儒實多乃郭封公則無媿於儒矣爲之誌公諱道善子敬其字別號斗野自宋元間隸籍長洲之車方里爲郭姓歷傳至曾祖宥依於其親陳爲陳姓宥生桂桂生琳是爲封公之

大父有子三人而公居長大父居恒謂公曰吾賈也而志在儒汝儒也而不脫吾賈吾何賴焉於是別構幽舍於城西郊而學焉因奉大父以居大父沒復就幽舍於城西郊而學焉又奉大母王以居每試有司輒高其等帖括而外多讀西秦兩漢六朝以下諸書絳帳如山負笈若市人人推爲都講矣而用古調投時尚所如不合勉就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二

三六

文學掌故於廣陵當其時比部公尚幼攜與之官選諸士之秀穎者若而人設爲期會相與肄業士捷高第若掇之蔚然雲起已遷寧陽已又遷衢州其作士一如廣陵而加嚴與多士約毋跨馬試劍逐狹邪持有司短長及托好嵇阮不則置劣等無赦以束脯至亟反之而分月俸以助薪粟煮飲大禮非覈實不報學舍圯度無以居貧

士往往設饑葺之蓋苜蓿不飽而道味自
甘一瓠冰冷而作士氣如振三軍卽古胡
安定陳師道之傳無以踰矣封公自幼矯
矯當就童子試學使者限數甚窄大父虞
數窄不得進欲稍爲之地封公跪而請曰
士待時耳若何詭遇遇非義也始不以義
後且決裂不可收拾矣大父乃止及比部
公以鄉書報則誠以南宮報則誠以乞假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三

三六五

歸省則誠以除比部信至則誠諸所爲誠
無非欲修名檢樹厚德守官箴及復舊姓
光先業之爲諄諄未嘗及一脂韋夸毗語
也故比部三載冬官一典粵試爲文章主
衡爲生人造命桃李繁而析楊絕實繇公
言爲之著蔡矣公中有擘畫而實無城府
心所不然口必吐之口所必吐而心不留
貯若冰見日須臾立泮與人交落落穆穆

而遇有難必拯困乏必濟宗戚間有欲勾
假縮朒不能自達者必先其意而與之與
已不任德與兩弟析產則推贏就餘與經
紀事則推餘就贏仲弟坊爲恤發撫孤周
其含殮不遺餘力而猶自歆然蓋友愛出
天性云公無靡衣媮食之好而值祀事必
盥潔對客則布袍大帶秩秩楚楚非賓祀
率穿空履空一脫粟飯果其腹而已一時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四

三六五

邑長郡伯慕公丰儀屢屢造請冀有所入
而率不得其間卽以鄉飲要致而公避之
若浼焉夫非志潔芳者耶內行醇謹者耶
好行其德者耶自則則人者耶家學相承
而門庭禮樂者耶儒其名而亦儒其實真
無媿於儒矣比部所生母徐而又有嫡母
衛繼母黃衛安人與封公居數年而亡黃
則倍之安人之事舅姑柔氣愉色問寢上

金文穀華桂不惜購致舅沒而脫簪珥爲
怪秘夫君下帷讀輒泝泝統以佐讀此猶
婦道之常乃其以人事夫謂徐爲宜子宜
貧不宜以賤幸待坦衷卓識言言左券有
過人者紅顏黃壤一命虛擁良可扼腕
矣黃貞親始婉動自裁檢生事死事志物
克殫與衛等而偉貌肅容巨細立斷閨闈
之間儼若朝典視衛女如已女視二子如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五

三百五十一

已子更有足多者中道不祿一命未叨
又大可扼腕矣夫封公宿德若此而二母
懿行若彼所謂伯鸞孟光非耶昔蔡中郎
作郭有道碑自謂無媿夫今之郭善道卽
古之郭有道也中郎無媿余亦無媿銘曰
以儒始以儒終又以儒榮致

聖天子褒封封者

天子所繇封者而子所爲述徽紀美表其

德於千百載者而子之友鄒子噫嘻可以
不死

明故處士少耕華君暨配唐孺人墓

誌銘

鷺湖一片地延袤二十里許環而居者莫
非華氏環而居而爲華氏者莫非京坻相
望擊鐘鬻食擁橋姚之業環而居而爲
華氏素封者莫非織耜作勞因時居積操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六

三百五十二

其贏餘脩業而息之以至無筭或奔忝借
交附賢豪以自起若乃倜儻骯髒明信義
重然諾領畧鶯花居然風流田舍翁則惟
少耕君矣君姓華諱道行字正甫別號少
耕度其家不踰中人產從諸華間可稱寔
人子而君不自爲寔也數畝之居檉榆作
屏桃杏藩之松扉流水徙倚其間劇談嘯
傲家有木蘭與客共載沿流杯竿旣醉放

歌聲破寥廓雖間課農調桑而不欲以生
活事釀胸中磊塊稍有磊塊便取濁酒澆
之旋即消却彼諸華阿堵遠床持籌握較
孜孜矻矻求如君一日不可得也君貧無
庫無庾而以其身為庾庫突不煙鶉結其
衣負子母閨闔必之君貸貸不以券即券
不責諸刀頓氏所爲逡巡嘆喏轉盼顧望
而出之吝者君曲處而委濟之若寄矣性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七 三六六

履小鮮潔遜不御曰母乃非吾父意耶樂
耕公老無所好喜聞時事日每攜拾戶外
事覩縷膝下若孺子然樂耕公有三子當
其病革伯卧床褥仲役燕中君獨謁史謁
醫骨蕭皇皇桐君接踵厠膺中君必以手
澣尋病不起經旬不粥經序不窺房幃經
三年不問伎樂人勸之奈何不爲生孝而
死孝不應伯氏嚴有其父風君事之若父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八 三六六

不容人過過則面斥幾令頰赤汗下無所
容若有善必逢人說項今得表暴居平無
事與之交荒荒涼涼耳小有急難便以身
赴卽冒矢石不避已濟無德色時濟無倦
色人受德不德無恚色所謂然諾信義領
畧鶯花者非乎而有至行父樂耕公性卞
急君朝夕之慄慄惟謹韋韞而治滌澹既
治鞠毳進旣進而父喜覆器乃退所御衣

一切行止須兄命不命不行且止也仲氏
稍寬能爲墳以引麓而君亦樂其相引于
于喁喁賡歌迭爵深相欵洽然不以洽故
廢禮里有豪者艷君其產君堅不售偶過
其門要而辱之幾立死以有幸得脫而君
不爲意曰吾早不讀書故至此君雖自幼
廢業喜讀稗官小史與軒岐家言而尤精
痘疹不啻老醫所活小兒甚衆每摘奇方

製藥以施夫非履繩蹈矩孝弟行仁義者
耶君無子以其仲之子復義爲子夫以人
子爲子者名爲子而卒不若子及死仰屋
歎曰奈何無子君迨然自謂有子生無悶
死無憾而胸次又可知矣君配唐孺人爲
姑蘓著姓名家右族克相其夫君孝而孺
人亦善事舅姑刀匕服御不苟爲薦捐館
哀號地無乾土君友悌而孺人亦怛直異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九 三六五

而居錫歷十傳爲貞固公居鵲湖又再傳
爲過禮公居甘露後於姑爲陳姓又三傳
爲樂耕公復華姓君生于嘉靖丙午十一
月初七日卒于萬曆戊申八月初五日享
年六十有三孺人生于嘉靖戊申八月廿
四日卒于萬曆己亥四月十九日享年五
十有四庶徐先君卒顧後君卒子二一卽
復義娶周娶吳繼娶關一復元早夭女四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十 三六六

長適郡庠生祝在川子登選次適周懋德
次適吳邑庠生虞立中庶徐出次適祝永
祚庶顧出孫男孫女各二以丙辰某月某
日合葬于香花橋之新阡銘曰

瞻彼華矣纓綬蜿蜒維君之家衡門考槃
瞻彼華矣鞅掌拮据維君之身優游以居
爵祿我弁德義我遵誰謂一長不如公卿
謂天常定宜子不子謂天弗定嗣子克子

未免鄉人庶其逸民千祀萬禩視此貞珉

明故庠彥拱薇華君墓誌銘

昔蔡中郎爲人作碑文謂獨於郭有道無
媿則自有道而外可知夫漢代近古尚鮮
淳德而況末季乎余居恒不能絕誌墓之
請而寔深懷諛墓之慮若華君則可無慮
矣爲之誌華肇自宋戴公而著於南齊孝
子寶歷傳爲貞固公家鷺湖貞固生樂勤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士

樂勤生恬隱恬隱生聽竹聽竹生近齋代
有隱德近齋生一竹魁正德癸酉鄉試一
竹生薇坡薇坡有二子一星麓一念薇念
薇有子而殤君寔嗣之君生而穎慧繞膝
牽裾婉轉巽順得父母心十二父母先後
逝擊心爵踊晨昏哀號居無乾土邑貌枯
黯若苴臬有成人禮因育於大父薇坡公
問寢上食愉色下氣雖經授室不替奉侍

又得大父母心尋大父病則爲禿醫禿
病不起則爲治歛治殯傾囊蹶以佐馬鬣
不靳心力至於奉嗣母亦然母性下急不
敢以緩應稍靡不敢以約應又能得嗣母
心有舅李翁居百里外歲以時至亦以時
贈最後厚貽之以娛其天年有妹適蔡而
早沒每一念及必爲雪涕又有妹適吳而
貧吳不能讀爲割產以助讀此皆母所憐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士

三六六

愛特推母意而爲之者有叔母某當大父
時周卹其家而翼其子君亦周恤卵翼之
如初是又特推大父意而爲之者君族屬
甚多而往往待以德義族某以田易葬地
曰任所揀擇君曰汝爲親而擇地吾何可
爲利而擇田一聽汝便終不擇而與之田
族某爲君仲子師者貧以田鬻君歸其券
曰田生業也業之不存而身以何存貸之

金若干不聽鬻族某爲君伯子師者君與
莫逆一切緩急痛癢時相呼應不啻一體
君沒而其人哭之哀族某爲人所齟齬行
剝膚矣君曰宗黨也而可坐視乎裹糧而
赴其難事以立解其人德之而君不自爲
德也祖塋樹爲盜所斫君攘臂往禦禦而
不得直之公庭以金佐費役田事有訟人
泄泄耳而君獨推案起曰此百年利也而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三 二六五
忍壞之時方急農舍已田而護公田君倡
人效故役田至今無恙君不逮素封而好
利濟療療者飼餒者絮凍者楷斃者婚曠
者若困餘粟而囊餘金人人以外府藉君
矣生平無疾言妄語而性鯁直人有過辟
呬詔之有大過立爲指斥卽面赤不問而
實無他腸故人樂其詔誡而不憾指斥卽
之恂恂無所見短長而中有經緯洞事如

觀火決策定計中若大蔡一時奉爲祭酒
然實依理傳義不億人亦不使人億之與
人交不難自降薄而不苟爲媛媚渙忍脂
膏啜之態曰柰何冠紳而巾幘乎夏畦
吾耻之矣所自奉率不過七升布一脫粟
飯而至于延師召友事所先則肥腩必薦
飫餽必陳裳衣供帳未嘗不燁然華也家
庭不用榎楚偶一用之從衣上度耳而或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四 二六五
以跋扈犯其親族則鞭而及血曰吾儒家
也而有此刁氏奴是大不祥不祥柰何聽
之君兢兢先世之業米鹽泉刀悉心鈎校
而不廢讀書下帷發憤精攻舉子業乃舉
業早就而青衿晚獲未了青衿而遽歸黃
壤力田不如逢年信哉君好德若渴赴義
若馳惇倫若植而年命不永未半百而死
語曰大德必壽殆不其然然病發不就醫

病亟不事禱曰吾有命在其於死生修短之際真灼然矣壽不壽奚憾焉宜銘銘曰
謂人足信才不庸一命謂天不謬德不及
中壽何不一命不辱是命何不中壽全歸
是壽不發其身定發其子子而復子不永
爾齡能永爾名名無能名惠澤湯沐章綬
帶礪龍山鴻溪千秋萬禩

郁文學墓誌銘

始青閣稿入卷之十八

五

二天

郁君文學諱庭蓀字元美別號湘浦其先
隸籍山西之高平有太子校書郎廷珪徙
于常熟爲吳著姓逮元有子良者避兵江
陰遂家焉子良凡七傳而爲長樂令
登賢書有駿望長樂生三子庭芝庭葵庭
蓀芝亦登賢書有駿望君於父子兄弟間
若任昉令子仲方難弟相輝映矣君性穎
自爲童時讀書占對不落長公後既長而

綴文所試必高其等亦不落長公後一
時郡守縣令爭賞識之曰何物寧馨兒而
遭數之奇偃蹇棘闥不售竟落長公後矣
君美丰儀眉目秀朗儼若刻畫束衿一至
軒軒霞舉每行市上使人看殺衛玠加以
裘服冠履甚都卽謝覽蘭芳王恭月下柳
不是過也與之談機鋒甚捷張願堅頗文
采橫發當問難錯至而應之有餘至述山
始青閣稿入卷之六

六

二天

川形勝弔古悼今齒牙之間春葩爛玉
屑斐疊不絕能引人入勝地所爲園圃引
江鑿石漣漪蔥蒨人巧通天曲房迴榭危
樓傑閣位置嚴整檉榆槐柳松栢篁篠桃
李葵榴之屬周阿闐駢不必辟疆金谷而
意韻適上君爲張樂歌舞其中皆所自填
譜自顧誤者也居平未易降薄人而遇有
所合不難傾體下之與顯者交繆爲恭敬

而至當同調則水邊林際浮白泛碧啜粥
嗽芋慷慨談笑窮日落月不令罷去其人
風流妍雅矜豪自放大率如此夫雅俗所
憎也妍媸所嫉也豪雋所駭也利城一片
地簞勝華韜重酒累肉醉後出舌田舍翁
問原蠶慕稅亡恙便爾滿志啞啞捧腹何
知佳麗事而驟見郁君率伸項縮舌驚且
艷矣驚艷不已而妬妬不已而排擠及矣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七

三六十六

美服人指高居鬼瞰何惟乎君之不免也
然君實有至行母夏孺人病衣不解帶走
醫走卜拮据卒瘞既沒而擊心躡踊哭如
壞牆簪體飯玲屬辟慈愼當君治菟裘衍
傀儡盡以長樂故卽一卉一木一音一律
長樂所喜留之所厭去之喜而復厭厭且
復喜遞去留之要於愜意而止長樂有遺
筆風泉雲壑四字日懸于堂以見不忘曰

吾不獲侍先人見先人遺筆猶見先人也
訓其子奎徵不以愛廢勞視其猶子等不
以義廢愛聞人有及君家而聞計者縛之
以重贖閩諸生耆老有以長樂名宦關文
至者贈之以厚贈人以緩急告則不靳財
以患難告則不靳力其孝友篤至行仁義
又率若此故毀卒不勝譽憎卒不勝喜雲
霧無幾青天自在其子奎徵文學簇簇宜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大

三六十八

抑振墜操券可俟彼女嬈者何益哉君又
不佞佛而歲飯僧數百人不佞神而奉壯
繆侯惟謹至刻其籤以待人禱祀此豈徒
弄鶯花陶烟月風流任達也者宜銘銘曰
人烏能孚譽者在門毀者在途天烏能誣
傾者在晨援者在暮不知何病知豈貴多
虞翻有言一人亦可雖或人損寧無天助
何以助之維子克補

張微仲墓誌銘

微仲爲諸生最久最工舉子業而名寂寂
微仲不自喜人亦爲微仲不喜稍一業醫
不年餘而名噪甚微仲自喜人亦爲微仲
喜無何而病病且死能療人而不能自療
不死於諸生失意而死於爲醫得意此所
不能爲微仲解者顧微仲有至性事兩尊
人不能修山膚海錯烟綃霧縠而免藁糲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十九 三五六
枚有加踈絀纖絺必稱其體時至恭鞠鞠
脰以進沒而髻體飯玲屬辟惟謹沒之久
而祭奠必哭哭必壞墻與兄弟友愛一切
勞費躬自任之而不以相煩有諸父三極
嚴重之諸父亦愛重君杯酒談嘯于千秋
秩如也是微仲死而其惇倫植紀善性不
死又有至德聞人過若聞其父名口絕不
道或可規則辟耳詔之務令樂受中實井

而善自卑字不乘人而聞其捷是微仲死
而其一腔粹氣不死又有至操邑侯許同
生故交也居三年而不以一事進人勸之
曰吾舌異甚能爲劇談清論而不能向貴
人前作一居間語舌不爲吾役吾又安能
役吾舌也余與君善當其子縣試意欲余
推轂而重發言竟止是微仲死而其凜凜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三 三五七
志操不死又有至翹於酒不能浮白轟飲
窮日落月而喜拈卮踈櫺斷檻草香苔軟
密友禱坐舉盞相屬半醉歌烏烏旣醉甚
而玉山已倒不問夜何其矣所爲詩不嘔
肝快腎而清婉有致花前月畔口吟哦不
輟是微仲死而其風神逸調不死乃其以
仁心行仁術先不徵券後不責報行尸而
來人形而返不謂桐君近出吾邑今扣門

而君不見則微仲真死矣微仲真死矣君
所陶鑄士有秦洪甫秦鏞甫華專孫皆俊
秀所交知有黃 朱贊皇王元穆華永
膺秦伯仁最後有華德元皆碩士君無忝
于生而又何憾其死哉君生于某年某月
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六
君之子正度將以己未四月吉葬君九龍
山之陰持其友黃 狀來請予銘黃君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三

三

有文筆不阿所好者予故採其實而爲之
銘銘曰

維我梁溪倚頓縱橫金張陸離材人藝士
如鶩如馳而無良醫誰窺金匱誰飲上池
君實爲之而天不憖遺當君在病病者及
門君不病病舍已療人人病不死君病不
生吁嗟已矣張君之後誰復張君

范太恭人墓誌銘

澄江者毘陵屬邑有青陽里在張氏寔居
其間一門之內雍熙肅穆相親相邇人以
爲栗陸以爲畏壘矣而揆厥所自則太恭
人培元植本之力居多云太恭人姓范是
文正公後其父春泉公醫也由蘓徙青陽
會張贈公父玉溪翁亦醫也由錫徙青陽
兩醫皆名高相得懽遂締姻焉當太恭人
歸張時張翁貧甚贈公爲童蒙師所得束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三

三

脯不足奉養苦乏餽粥翁又性卞急絕憐
愛諸女諸女時歸寧酒漿之不給翁爲餐
聲譙呵舉家踖踖得太恭人驚奩具剪繻
結理絲枲或椎布操作佐饗飧而翁始一
具饘粥始無譙呵聲翁安公亦安一意焚
膏鑿壁下帷餐憤補弟子負試高等差足
生活矣而亡何姑病病且死諸翰檜稱祝
髻體飯玲所得束脯不足辦具幾愆于禮

得太恭人多方補綴而始一辦具始無愆
於禮姑大事既而翁又病病又不起諸喪
葬事亦復不給復得太恭人多方補綴而
始一辦給始復無愆于禮兩喪既而子息
長矣彼其時結褵未已而委禽請期未已
而合卺匪太恭人而拮据瘁瘠俾有室有
家者誰也婚嫁畢而臧獲繁多食指嗷嗷
矣彼其時治庚癸調涼燠通有無搔痛癢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三

五

視彼四大如已四大而撫摩顧復者又誰
也愁困極而彼蒼特開之會贈公食廩廣
信公領賢科登春榜庶幾破涕爲笑而贈
公忽故太恭人願以身殉所不殉者偶耳
偶未殉而值 覃恩值報最先後封孺人
恭人有時歸養而任家事有時就養而任
官事所爲治內治外瞿瞿慄慄者又誰也
既太恭人春秋八十旁列兒女大半黃髮

可以卽安而猶縈嫺勃率不少卽於安至
廣信逝而太恭人真不安矣其時長孫有
譽方以春官報捷而太恭人終不自解曰
柰何不令父見而今我老婦見乎以喜之
極爲憂之極者又誰也嘗謂婦人無樂事
而太恭人則百其苦婦人無逸事而太恭
人則百其勞然苦聚而德亦聚勞集而善
亦集爲鷄鳴妻爲舉案婦爲丸熊母爲斷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四

五

機嫗爲卻鮮媛爲劉薦嫗閨儀闋德無乎
不備而所最未易及者當廣信未第時議
館於黃贈公館於華旣第謀已化太恭人
曰不可口舌未乾而背去謂信義何青蘊
汝舊物何須更之不可耐也各就館如故
廣信歸所受月俸戒不得上卽有所愛老
母幼女亦不私與一緡曰自有恤者謂廣
信也范氏病疫父與母悉染疫以死太恭

人易贊治殮不少規避曰何物能崇人乎
慮崇而避之其人亦崇矣遇有疾齋心靜
俟量以藥輔走祝禱一切謝去平生不
讀書而知書女史內則通其大凡行與道
會不奉佛而知佛優婆姨輩罕及戶庭而
慈悲爲性若對大士若捧貝多不見德而
自爲德曰陰德如耳鳴負建鼓而求亡子
雖德弗德也教子姓欲其朴不欲其華欲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五
規規不欲矯矯矯矯而名高非盛德事死
之日絕無怛化微笑長往或勸作佛事輒
搖手閉目曰不須不須此其意念超顚過
人遠矣夫澄江一彈丸耳青陽之爲仁里
張氏之爲德門要惟自太恭人深植固結
焉而後承以廣信衍以仲子拓以長孫駸
明駸昌永永勿替不然而世之所謂公慚
卿卿慚長者豈少哉宜銘銘曰

瞻彼君山駿駢崢嶸爰發其祥奕奕簪纓
睇彼大江沕瀾滲漉爰振其英鼎鼎鼎族
鼎族非貴德義之貴人如萬石數馬以對
簪纓非尊天爵之尊家有太丘羔鴈成羣
誰培之根誰濟之源母也今德不震不騫
五濁三代叔世華胥人者辦香過者式廬
從毋顧化捷甚置郵咄咄巾紳讓彼箕帚
吾族思溪翁夫婦墓誌銘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五
吾族有鄒思溪翁者諱璠字仲玉思溪其
別號論分余姪而翁叔也故業農家寔甚
無尺土可耕佃田耕焉耕必強力昏作炙
手塗足終歲勤動畚耜斤櫨靡所不良利
遂能畝無與草易磽而腴一墾可獲數結
號爲上農往余讀書村舍見翁衣犢鼻褌
偃偃東臯間必拱立慰勞翁亦釋耒稱謝
曰吾儕野人勞固當乃徒自苦耳不若爾

等勞一而功萬也倘見者不繆爲恭敬輒
乘未不顧久之有田數畝而力作如故又
久之而加倍而亦力作如故又久之而田
且及百乃始收犁置耜召庸保合作而身
爲督暇則與里間談說歲事談無所不中
竅里間父老謂翁解事推爲祭酒通賦漏
稅惟翁勾較匪翁莫爲之較也當翁貧時
翁梅周孺人饁不言勞迨其裕而翁坐周
始青閣稿入卷之十八 三六六
孺人偕坐兒女繞前分甘舞斑言笑旦旦
不言逸梁鴻冀缺翁家庶幾有之乃其事
兄潤泉若父視嫂惠嫗若母視兄嫂之子
與子之子若子撫其女兄餽遺不絕既死
不惜厚歛春秋祭祀必豐必虔未嘗知書
而動與書并夫非其天性然耶終翁之生
口不嗜肥醢體不挂綺縠足不履閭閻身
不入公府目不覲桁楊日惟見起者是阜

厓者是隰南北者是阡東西者是陌扶疎
者是綠樹湛湛者是青天而出作入息以
老老且死而長有子孫如不死彼其時與
翁廩行者駕驚跳梁人以側目而今復何
在微獨化爲異物不復在更流穢遺臭有
餘議焉孰謂天道無憑不與善人乎銘曰
泰伯之墟昔稱至德流風既泯至德不德
識者睹之徘徊太息幸有我翁不知不識
始青閣稿入卷之十八 三五九
順帝之則庶其古昔
處士吳伯羹墓誌銘
昔顧叔時有百二草行於世博士家爭矜
式之而吳伯羹爲之序維時已知有伯羹
矣邇年以來吾友錢徵榮時時爲余言伯
羹有道士也五車填胸而一生坎壈人嗟
之而伯羹不自嗟也又深知有伯羹矣今
年秋余游白下吳叔子可則持所自爲伯

狀請余文墓中石按狀與徵榮言合乃知伯羹者信有道士也立爲之誌伯羹姓吳名守和別號斗嶽伯羹其字休寧之隆阜人休故多吳姓而獨吳田著繇吳田而徙隆阜又隆阜著隆阜之吳自三傳而下率受計然之策廢居居積纖嗇筋力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至咸鏹鉅萬而實不習爲儒習之自伯羹始常伯羹以富人子擲刀

始青閣稿入卷之十八

完

三十七

雖委牙籌罷端鬻遠潛計合變目語額瞬之屬而伊吾丙夜也人皆曰彼居之子何爲也者乃伯羹一試補弟子員再試居高等彼其時同邑有中丞羅公大理黃公太常邵公方爲諸生有聲而伯羹與之抗尋游梁溪吾梁溪有光祿顧公黃門侯公廣文錢公亦方爲諸生有聲而伯羹又與之抗乃伯羹能抗人而不能抗命若羅若黃

若邵與吾梁溪若顧若侯若錢後先脫穎去而伯羹青衿自若尋又謂不得於黌校或得於成均也改而成均而又青衿自若力田不如逢年伯羹其若命何乃盡發其笥中藏教子讀又教其子之子讀又教五屬之內能讀者讀文昌有祠杏村有書舍月有薪油日有脰脯漿醴歲有絢服巾幘曰吾不能自樹而令吾子姓樹是亦自樹

始青閣稿入卷之十八

三

三十七

也漸磨型範不數十年盡白丁而丹藻矣夫非伯羹振起之力與訓迪而暇則取其旁甌脫斗辟之地剪荆棘平凸凹蘼蒔烏稗膏蘭菴間稊稌箭藁櫟棗諸物于中蓊蓊雨列揚芬吐芳伯羹岸幘曳鞞盤桓箕踞其下客至擊池鮮拔園荀浮以大白游牧豎褐聽其爭席主賓交暢嗒然忘歸曾無格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鏗金錡玉魚

漫衍之玩高談捫虱適意而已君能自適其適又適人之適見以爲粥粥俛俛而實個儻多氣骨爲人排難解紛至水火不避卒有不逞者以六經諸書辟呬詔之諸賢有司所囁咻父老輩所縮朒者得伯羹一語立解往江陵移櫬丈田有司奉行惴惴惟恐失誤而伯羹以身代父無所不如令一鄉之人賴焉於人微獨任智任力任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三 二五七

勞怨而又任財壬子之歲肥蠅爲虐赤地千里民饑嗷嗷爲傾困廩煮糜以救必不可救則樸之瘞之所生活者所安妥者以澤量而伯羹不自爲德也伯羹至性淳備當其事父一切奉養卽殊方異域不憚購致致必下氣愉色拳鞫鞠色而進或風靈之不時而稍憂採薪則問寢視膳斯須以之父安而後伯羹安耳繼母性小卞急長

聽庭下須其色霽如是者三十年而母性亦且從寬假人謂非母之能是其子成之也伯羹有五弟當父沒時伯羹議秉家政則讓分貲財則讓授美田宅則讓至於叔氏天議嗣諸從依違不決伯羹毅然立仲弗少讓曰吾敢利其有耶奈何使若敖氏之鬼久不食也其諳大義如此卽祖壠一磚一石不使摧折隆中圖一卉一木不使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三 二五十二

戕敗倘亦一孝思之寄乎伯羹故無病一日命醫者程某代書遺囑授之兒曹而儼然坐化卽此可以觀伯羹矣銘曰

賈之利一儒之利百伯羹之儒利無一獲雖則無獲學成行積書香歲蕤其利百億誰謂韋布不敵朱紱誰謂芒屨不勝赤舄門庭萬石昔號名德伯羹以之爲世膾炙

墓表二首

明誥封一品夫人申母吳氏墓表

易之稱婦道曰無遂詩曰無儀率謂閨閣者流無所事於表著也夫生無事表著而死何以表也又表者標也標其大者而闡揚之彼伐條羞若恤緯尸饗之事類瑣瑣者而胡以表也乃夫人則可以表矣主坤而承乾所爲萬世壹闡式甚鉅而胡以無表也夫人吳氏父思訥翁母林有子四女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墓

三夫人居仲而獨穎異勝其諸女諸兒吳翁欲授以書辭不可曰有女子本業在何章句爲而至於女史內則諸書則未嘗不默辨者翁絕憐愛之吳故巨族而產中削每食不恒甘蠡夫人粗糲自茹而歸其腆於父若母母病朝夕扶掖受溺不拭睫不交藥必先嘗勤於諸女諸兒翁更憐愛之爲偃蹇厥偶而得文定公當其于歸申本

始青閣稿

卷之十八

墓

六

素而產更削翁而上有太翁繼姑而上有太姑四尊人而下有伯叔有妯娌妯娌伯叔而下有臧獲食指纍纍咸於婦是賴而夫人咸爲營治問所繇治夫人之中孺禿矣亡何翁古愚公卒若玲若歛若視若樸若冢舍之類文定公舉比所入不足支抵亦咸於婦是賴而夫人亦咸爲幹辦問所繇辦則鬻已而質質已而貸夫人之心膽腐矣亡何文定公舉鄉試旋及第旋入史局中間奉太夫人迎養則夫人與俱嚴霜遠道起必人先寢必人後驛突必親視傳榻必親掃卒戒無譁昇夫戒無趯起俾文定公在京而無繫於懷則夫人之以也已奉太翁東城公喪則必誠必信如古愚時而玄廬潛闈翰檜薦饗以家稍饒給有加焉俾文定公居禮而無憾於衷亦夫人

之以也已分禮闈試主議試典武試夫人
率手歲終啓閉斤斤門牡內趾不外錯外
語不內入俾文定公桃李盈門而無微訾
又夫人之以也已拜相集羣奴而詔之爾
主忠業委此七尺於國而忘其家頃入政
府更不復家之問矣今日事我爲政毋鮮
衣毋怒馬毋沉湎麴蘖毋闖狹邪毋投瓊
格五毋爲下吏居間毋結納武弁毋游刃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八 三

卷之十八

三

三百六十六

頓氏母叫號通市毋作僞憤有則榜笞鑽
鉄無赦終政府十四年林居廿餘年而門
庭齊一絕無驕蹇黠桀若張放原涉霍光
家奴者又夫人之以也夫人嚴重如山岳
以冊立主裸兩入大內霞裾不亂環珮
璆然中宮且日屬之曰何哉婦也而閒
止乃爾夫夙顏尺五嬪娥羅侍誰不相視
縮胸而獨若習慣彼其器度有過人者文

定公歸爲置蓮二日置於儒時則妨學宦
時則妨政平泉山石旁有麗人不亦可乎
公笑曰老人止堪搔背癢耳乃知前此蘭
室中虛夫豈無意彼其識見有過人者爲
父母敦葬事則備禮備物不苟爲其途之
人觀者嘖嘖曰生男百不如生女一信然
爲吳氏子植生計則傾庾解橐極意濡沫
卽不然而以非義奸鍾石叱去不顧曰毋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八 三

卷之十八

三

三百六十六

駭乃公爲也爲六親三黨濟緩急則饗殮
婚葬有叩必應人人以爲外府爲都龜焉
先是鄭符丞直諫下詔廷杖室人哀號
蚤夜忝女奴于路遞相偵伺鄭夫人亡恙
否授祭授緡恨不分痛若此類者又不遺
力而爲德矣夫人四封極品兩入內廷尚
衣賚綺天厨賜食以春秋則逾晝以芝蘭
則盈把以伉儷則偕老以唱隨則協調極

人間榮寵何所不席而孰知拮据卒瘁既
穠既蓁五耕五耨閔閔望歲然後黍稷登
而秬稌濟以百責之身為百福之身以聚
苦之境爲聚樂之境夫人所要于造化者
豈易易哉此猶小者當皇儲未定外廷交
口讓公公憂疑不食夫人從旁解之曰毋
憂 主聖無他第不欲爲言者地耳後果
無他而文定公意始安尋且圖歸夫人從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八 三

三

三

日猶口念彌陀西向而逝蓋生依淨土故
沒歸蓮臺此爲之驗云余乃爲擬其大都
表而出之曰昔康回與顓頊戰觸不周山
天柱折而地維缺女媧氏身佐太昊練五
色石補之其說或誕妄不足信今文定公
調元氣酌大斗而夫人從闈闈中協贊甚
力夫贊之是所以補之也所謂主坤承乾
作萬世壺闈法式者非耶女媧未必然而
始青閣稿八卷之十八 三

三

三

夫人有其實矣諸子姓姬姪生歿日期詳
誌文中不具載

勅封行人司行人許公墓表

今天下惟有貴人之父可以不事輟祿而
逸於規矩繩墨之外蓋其人前無鞭策後
無羈羈官評不及吏議未至故驅而之悵
蕩也易彼其居間造請追趨逐嗜求美田
宅廣樹聲援挾龍陽昵蛾睗浮白長夜之

類以爲是固然而忘其非求不爲時俗所
驅者千百人而一耳於千百之中而屈指
一人則惟我許公焉公諱繩武字作求別
號惺叻以諸生封行人司行人章服被體
不移時而擲去角巾韋帶從一平頭奴跨
蹇驢道上市兒田父與之揖則揖坐則坐
杯酒則杯酒不知其爲公公亦不問其知
不知也乃倚氏之屬樞衣攝衽去十舍避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三

之不一見顏面岳牧守相軒車翩翩來窺
如哭兎卽奴輩無所踪跡矣佳辰麗節鶯
花婀娜蒼筤得勝無所不探探必吟詠
詠必寫景繪意婉蕙清真嫣然有致若長
卿士元之流樂天微之而下咸所弗屑有
司以鄉飲請堅拒不應獨去歲郡守劉公
司理何公率生屬敦趨乃始一赴然猶自
悔曰浴獼猴而衣冠如不稱何吾耻人之

獼猴我矣春秋六十餘便營生墻賦詩見
志有自古智慧同一夢雍門何必淚沾巾
之句達哉言乎蓋公有異稟有卓識有至
性有績學有仁心晚而兼有禪悟故能自
理自會自超自詣自寂濯而不與俗同公
母錢孺人舉五子而公居四三人早逝獨
公孝養方童時巍然重持絕不好弄錢孺
人故知書課之制義居然荆川方山風其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四

異稟也父鴈沙公貴雄里中而性不耐事
歲長租庸每爲奸胥搏弄而族之暴者復
齟齬焉產日削矣公請於父而鬻產以輸
逋徙居以避禍產去而禍熄其卓識也旣
已減產不免舌耕束修所得悉以奉兩尊
人宿脯貳膳沐稷醕梁必躬必慎而自啖
糠粃無難色尋母沒時當嚴寒跣躄哭踊
額血爲冰而不知淚屬于地鼻與地膠土

室鼻而不知終其身竟成鼻疾有弟季意
氣勃率目無兄所貸豪家錢屢欲公償而
公亦屢屢代償一日有挾公于室而綫之
歸者公倉皇不知所出其人曰汝弟負我
子母汝不知耶亟以所臥榻與之不少嘆
惜其至性也公博綜羣籍編蒲緝柳靡所
不貫串絳帳一啓生徒如雲揚扈今古有
區段次第人人實往及門之徒大半脫穎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聖

如石火若亡有也者每以書抵吏部曰古
人云熱官不可爲偶爲之須以冷心御熱
局毋使人受薰炙其靈臺無物了然禪悟
又如此直將冠冕人倫扶翊世道振俗化
俗而寧爲時俗所驅哉公之所以不與衆
伍以此公之先高陽里人從宋南渡占籍
夫椒國初有大昌者生彥才彥才生道中
登永樂戊子鄉進士道中凡五世而生公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聖

父鴈沙公所從來久遠矣語云深山大澤
實生龍蛇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諸子姓姻
姪生歿日期有誌在不具列

外史氏曰余聞許公宿舅氏宅有婦夜奔
公拒不納昔楊震暮夜却金千載而下稱
爲盛事夫金之好不如色也許公却所甚
好將令琴心爲挑出拂見投者媿死地下
卽於關西夫子豈多讓哉又胡可以細事

而不令一表見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始青閣稿卷之十八

望

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梁溪鄒廸光彥吉父著

雜文十一首

良常仙系說

華陽多仙其所爲仙者類多摘詞採藻博通延覽與夫執珪擔爵紆金曳紫之士故余與茲山輒低徊眷戀有深思焉曰此等皆吾輩人竟以仙去吾安得千載而下列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一

一姓氏其間也爰自司命定錄保命君而下得十六人具列於左以志向往
大司命君姓茅名盈字叔甲咸陽人高祖濛知周之衰不仕師鬼谷先生道成騎龍上天濛弟熹仕秦爲德信侯生六子少者彥英生三子長卽司命也次子固定錄君字季緯三子秉保命君字思和司命君十八歲棄家學道感夢而得見西城王君留

洞宮執巾櫛侍起居者十七年又領圖牒寶錄者三年而後王君攜之以見王母於青琳宮母曰總真挾肉人以登靈臺不亦勞乎司命叩首固請王君爲授記此後二弟聞其兄得道侍兄東山司命曰汝已老矣須當補復授季緯以黃帝四扇散授思和以王母回童散二弟服藥咽炁精思勤行朝夕匪懈凡十八年而司命傳以上道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二

啟於王君祈請太上界之仙職季緯定錄思和保命各領紫素留住此山司命住句曲四十三年至哀帝元年將之赤城玉洞之府與其二弟告别曰吾此去便有局務相關不得數會須一年一見耳時人爲之謠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鵠各治一山頭乃因鵠集處分其山爲大茅中茅小茅三山云

楊羲字義和吳郡人徙家句容幼而通靈
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與王右軍並名海
內許先生邁長史穆早結神明之契簡文
帝爲琅琊王進位丞相及帝卽位不求錄
用高蹈遺榮後西城王君教服日精月華
之法解化去

許穆字思玄一名謚汝南平輿人六世祖
光徙居丹陽起家太常博士出爲餘姚令
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三

歷官至散騎常侍興寧中衆眞降楊羲家
備傳經誥太元元年解化弟子輩寔空棺
於縣西眞誥云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乃
武王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兼許肇遺
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化托生因資成道
玉札所授爲上清眞人

韓翊字道翔小字玉斧清穎瑩潔穠穉世
務州府累辟不就立宅雷平山下密脩上

道嘗願早入白雲鄉以太和五年詣北洞
告終眞誥謂從張鎮南受衣解法夜半壇
上化去

陸脩靜字元寂吳興東遷人賦有重輪足
有雙蹀掌中有字背有斗文研綜文籍旁
通象緯與陶淵明慧遠交明帝勅住後堂
不樂授館於外爲立崇虛館傳經壇著齋
法儀範百餘謚簡寂先生

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四

三

孫岳字穎達東陽人博學經傳拜簡寂於
仙都山四十七年不與世接後來茅山簡
寂見而喜曰遲君來吾高枕廬山矣一時
名士沈約陸景眞諸人咸就學焉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旣冠不婚仕齊歷
諸王侍讀尋拜表辭職來茆山自稱華陽
隱居梁武卽位手勅招之畫兩牛一放水
草間一著金籠頭執繩杖之梁武笑曰此

人欲作曳尾龜耳每國家大事無不咨詢
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山中宰相死之日
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不散

司馬承禎一名子微字道隱世居溫晉彭
城王權之後襄滑二州長史仁最之子生
而能言嘗有鳥如鳳凰集八上爪痕著八
成文曰東華上清真人玄宗異之勅住王
屋山陽臺觀一日來禮華陽洞撰貞白碑
始青閣稿八卷之一九 五
陰記著坐忘論脩真秘旨十二篇後徙居
天台玉霄峯

左慈字元放漢建安中登茅山禮拜五年
而洞門自開得入洞虛造陰二宮三茅君
授以神芝復就司命君乞玉門丹砂得十
二斤服之顏色甚少

王遠知陳揚州刺史曇首之子其母夢靈
鳳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寶誌曰生子當

神仙宗伯七歲日覽萬言博極羣書十五
入華陽事貞白先生授三洞法於茅山西
北嶺上結靜室以居晉王廣鎮揚州請先
生既至須臾鬚髮盡白王懼而歸之復還
黑高祖龍潛時先生嘗密告符命曰方作
太平天子願自愛後登極將加重位固請
還山臨化謂弟子輩曰吾昨見仙格以小
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飛舉當署少室仙
始青閣稿八卷之一九 六

伯將行在近翌日沐浴衣冠焚香化去年
一百二十六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博極經史精研佛
氏邵陵王綸引爲學士綸舉兵援臺留書
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忽喟然歎曰貴
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
爲筦庫束名實則芻蕘柱下之高翫清虛
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

也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

許邁一名暎字叔玄句容人長史穆之兄
總角好道從郭璞筮卦遇泰之上爻發曰
君元吉自天宜學道初師鮑靚未忍違親
謂餘杭懸溜山近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
五岳陳安世茅季偉所嘗游處於是立精
舍於懸溜而往來茅嶺朔望還家定省而
已父母沒乃遣婦孫氏還家改名遠游入

始青閣稿

卷之十九

七

三

居臨安西山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復移臨
海赤山遇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遂師世
龍受解束友行之道服玉液朝腦法度名
東華爲地仙中品

張孝威晉陵人玄宗嘗就問理化對曰道
德君王師也昔漢文行其言仁壽天下又
問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私也時
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徇欲乃似繫風

耳上悅因號玄靜先生無何以疾辭還句
曲山其後師事華蓋峯司馬君雲篆寶書
傾囊傳授既而目之曰真玉清之客抱虛
無而行功者與道不窮託幽阜而滅迹者
於德亦淺承乏自遠宜先濟人於是撰仙
學傳記及論三玄異同本草音義諸書皆
精詳練核窮理於學祛迷啟惑爲後學師
表

始青閣稿

卷之十九

八

二

楊君實時稅小引

方余在田間楊孝廉君實自白門過訪相
與班荆藉草蔭芳樹下嚼麴啜芋曲瓢卷
漿倩田人佐觴政甚適余因語君實此際
簪蓀紛排草樹楚楚白烟青靄嫋嫋壁塢
間人盡簪笠家俱拒稌無城市靡麗之觀
游閒公子之態是大圓匠不假塗澤而別
具一精采者乃天地之真文章也君實唯

唯尋出所爲時執三十首請受評隲其文
不竊鈎苦縣不祛篋漆園不攘幟鄭圃而
無不正無不奇無不混淪無不成削匠心
合法默然發光亦如大圓匠不工而工不
巧而巧爲天地之真文章者夫惟有真人
品故有真文章真事業君實真品也吾以
今日觀其文詞且以異日証其事業

可笑言題辭

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元

選余治兵樞李令弘尚釋余錄爲多士冠
已數年會余梁鴻溪上猶然綠鬢少年頃
過衡門則長髯廣頰風貌魁岸絕不復曩
時面目爲之一笑笑定令弘出所著詩文
示余更大笑蓋令弘宜遇不遇浮沉諸生
間青袍戀戀不卽脫體余應老不老強顏
人世執牛耳於詞壇之上事可笑無逾此
者已讀可笑言又啞啞笑不止矣天也問

風木之調刀山林之畏佳皆笑也素王聞
歌莞爾世尊拈花破顏皆笑其所爲笑也
素王世尊以天地之笑爲笑令弘又以素
王世尊笑天地之笑爲笑斯不亦善笑哉
彼屈原怨江淹恨方朔難宋玉悲不自笑
而何以得人笑不笑不足以爲道矣嗟乎
世道沉淪白日欲寢微獨笑人不得卽解
笑人亦不得令弘卽善笑如世人何

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一

二五五

邑侯何公捕蝗文

今萬曆丁巳春王正月吾錫開原揚名天
授三鄉實生蝗多至數百萬喙長待啄翼
具欲飛失不禁捕毒且滋蔓夫邑何以生
蝗也官邪熾而吏職不脩天爲之災也邑
侯何公方以治平異等從當塗調至黃童
白叟竹馬豆漿紛然勞來咸歌來暮咸慶
來蘇蝗豈其咎哉而侯不以爲非所召也

惻然而傷之曰蝗一種而有四孽螣蝻賊皆能殺苗蓋食心爲螣食葉爲蝻食根爲蝻食節爲賊有一於此蝗食而民無食矣吾至而蝗食人之食人乃無食是誰之責也古有中牟外黃壽章緹氏德之休明蝗不入界不腴下邑飛蝗爲殃是又誰之責也於是乎屏音樂罷讌喜禁屠宰停敲笞簡簿牒省比詳寬訟繫走社走望齋心禳始青閣稿 卷之十九 十二 三六

山之神望具區而歌大田之章曰去其螣螣及其蝻賊無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欣然爲嚼數大斗而下藉令君侯早至蝗當不生無煩此捉捕爲矣然余所重於侯者不獨捕蝗而已物有蝗人亦有蝗士儻葛僻左翔視高舉乖本實而蝗胥史舞文骹法因緣爲市而蝗豪右編錢匝埒寫酒磊肉卽於悞淫而蝗奸民交關燠轅始青閣稿 卷之十九 十三 三六

養死士椎埋作姦而蝗小吏苞苴流行禦人國邑而蝗駟驢者流蘊年停積左右壅斷而蝗此其嗜人膚齒人肉射人膏血比於蝗而甚者也無蝗之名而有蝗之害者也君侯於此身導之口喻之法束之不已則鞭朴之桁楊之城旦之又不已而徃行

之先以雨露繼以雷霆先以湯液繼以針鉞行且馴雉集鵲虞生神雀見白鹿至

何有於蝗哉故余於君侯不喜其能捕物中之蝗而喜其能捕人中之蝗捕物中之蝗功在一時而捕人中之蝗功在數載

爲梁溪尉黃君壽親文

邑自令而下有丞有簿有尉皆佐令而致之民者官未始卑而人自卑之今之爲丞簿尉者率犂蹠曲拳首下尻高趨趨于冒詢于進不守恒度或曼辭詭辨嚙啗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十三

百五十六

噤三寸之舌藉以悅人又么磨齷齪小智變械沾沾悻悻蠅翔自喜察眉色而得其便抑猶鼠共食綏屨並置毀廉削防夷詎無分至乃薄羔羊啜貪泉攫金市肆乞墮民間擇肉而食以爲固然而忘其醜矣若此者其自卑甚而人亦卑之夫至於自卑使人卑究且以身殉官以官殉利親遠而望雲不思親在而舞斑不著又何暇宗

工哲匠爲其父母聞幽歟而勒勿朽乎黃君之尉吾邑也等尉耳而不與諸尉伍曰吾自始祖岸爲桂州刺史代有通人若御史公涓員外公安蟬連不絕至於小子而碌碌牛馬走殆不比於人乎更不自孟晉貪婪巧梅枉繩射籍吾甚耻之吾甚耻之於是三尺必嚴四知必警小慧必懲佞口必戒冠履必別渠鑊必遵居卑乘高人不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十四

敢以卑官小吏屑越之而君亦得以其暇念及父母曰吾亦人子也不能於九重之上要一命爲榮獨不能於九州之內求一言爲重乎能以言重吾父母者必鄒公也乃匍匐衡門再稽首而告之曰昔莆中倭虜老弱無筭吾父承宗甫十五歲而爲倭所虜諸同虜者以匿倭財不得脫吾父計在脫因不匿其財而果脫既歸而家且落

然矣爲拮据焦勞家以僅存而手必詩書
行必信義一志姦節好行其德蓋終其身
焉吾母何氏故名女寬仁欽肅不輕叱
咤不苟嘖笑閨闈之內榎楚塵積至臍肱
高鮮衣甘食以奉其姑而糲糲自奉粥饑
樸酪甃路脩梁未嘗以不給解也今吾父
往矣而吾母在泉下膝下賜之片詞以爲
華袞非明公之屬而誰屬耶明公其惠然
來青閣稿入卷之十九 十五 三六六

足馳歸幔亭焚之泉下奏之膝下

重脩吳門興國寺募緣文

度吳城之爲佛刹者以千計而創自前代
者甚少其爲薄伽氏所顯靈而表瑞者更
少其地枕漣漪而帶葱菁吐納煙霞爲一
方殊觀者抑又少齊門興國寺從唐大中
五年居民葉知遇者夢僧乞地許之其僧
應聲如雷覺而感悟捨宅爲寺聞之於朝
始青閣稿入卷之十九 十六 三六七

賜名興國嗣後屢廢屢復一復於有宋紹
興而再復於我

明洪武靈跡所從來久遠矣且此寺左茂
苑而右蠡口官橋水市連檣聚葦津樹迷
離汀雲淡沲不徒靈域更稱勝區柰之何
昔旃檀而今柴棘昔龍象而今鹿豕也有
僧潔然當雪山而墜牛山之淚睹法門而
動雍門之哀思襲舊址爰闢新宇乞增上

居士一言爲施者勸居士迪光乃稽首而告於衆曰知自奉而不知奉佛人情類然而爾吳尤甚吳俗之靡他且無論卽如支硎鄧尉虎丘靈巖石湖橫塘之間樓船寶馬紛紛合沓諸筴簫沂路之奏魚龍角觝之戲妖娃僂僂之御山膚海甲之設計一日所費不啻千緡一歲將數萬緡此數萬緡便可建數十刹人施一二緡而吳之城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十二

無敗寺廢院矣然與語狹邪游戲則喜而與語檀越布施則驚與語狹邪游戲之費則典衣質珥忍餓一朝而謀歡片日與語檀越布施之費則躊躇嘆惜若惜頭目而若憝妻子以爲填歡場有益而委空門無用也曾不知奉身者樂爲苦聚不免賊身奉佛者德爲福因還而自奉奉身者如種惡義聚結必惡果奉佛者如植多寶樹生

俱寶物此之憝惜而彼之濫漫顛倒莫甚於此昔須達爲佛建精舍手方捉繩而六欲天中宮殿具足誰謂布施非勝義建刹是小果哉經不云乎不施資財不以法施常懷慳嫉以是因緣生餓鬼中爲語吳之人其以芥子納須彌共成此最殊勝事勿向慈悲門執慳憝識造千萬劫餓鬼種子

澄江南開菴僧募建禪堂接衆小引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十八

今夫慈悲門利已亦利他菩提路日進不日退顧已饑不顧人饑於心曷忍已發願旋復退願於道何成有僧眞現者來從衡嶽住錫澄江小築茅菴僅爾牛鳴之地將開寶域特爲獅吼之場始念舌燬喉焦病渴人難支朝夕已思腸枯腹槁苦饑輩那度晨昏旣結茶緣又規香積此眞利已利他不退不轉者也經有之生一喜捨心卽

造人天福懷一慳悋識便入餓鬼塗人壽
幾何泉路非遠生前玉食或是餒死胚胎
身後溝渠定係貪饕果報黃金白壁誰人
能令鬼伯擔歸孽種冤根若個可從閻羅
告免爲此謹告

金陵報恩寺僧房建造大士閣募緣

文

金陵報恩寺有小僧淨之者具智慧勤薰

始青閣稿

卷之十九

一九

三

脩思建一閣奉大士而乞前茅於予予問
之曰汝求之人乎求之已乎彼下蒲團離
法席戴笠躡屨餐沐風雨奔走霜雪拮据
焦勞或懷刺挾書望門造請闍者誰何歛
息順受此求之人者也左鍾右唄幡幢扶
踈旃檀鬱郁廣長舌在哆口貝多冥心跌
坐返聽收睹稽首薄伽前宏發誓願不私
半鎚一粒此求之已者也夫求之人甚

而求之已則易何也財人所共惜而道吾
所自有也乃人多求人而不求已矣曾不
思人心一肉團可以感佛佛身一木會可
以役人藉令二六時中守三規奉五戒誦
四大部窺十二法輪不壟斷祇林不乞墻
覺路而專求之已則佛且應之木不翼而
來石不脛而至朱提白粲不詔而供斧斤
畚鍤不鳩而集不餐沐風雨不奔走霜雪
始青閣稿

卷之十九

二十

三六

而琳宮干霄寶剎如雲可以立就夫佛非
真有金剛神力天龍八部爲之臂使持願
經營而輸運也以大雄力大覺慧穴人心
胸寄人手足則人自振舉人之爲佛之爲
也經云山河大地惟心所造而況一剎乎
若不自求而求人如團沙作食亡有是處
淨之曰然則募緣遂已耶曰不必已也身
逐紅塵而心存白社手持募簿而力把道

真假乞緣爲脩習亦無不可如其不信問之大士

募脩碧霞元君祠文

吾錫惠山之麓蓋有碧霞元君祠云元君不知何所出或曰女媧氏或曰東嶽神女或曰黃帝建岱嶽遣女七人雲冠霓裳脩奉香火迎西崑真人而此爲七女之一皆不可曉要以嶽頂有玉女池池畔有石女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三
像當真宗東封池流忽湧王欽若請以玉易石而祠典特隆所從來久遠矣大東方生地玉女坤德以坤德主生地故能握誕育之權贊嗣胤之瑞奔走蛾睺著號廢縣梅檀萬禩蘊藻千秋此豈與圖牒罔聞山經不載托鵲鷗隣鬼魅者等哉吾邑無碧霞元君祠有之獨惠山耳吾邑舊無碧霞元君祠有之自馮公觀省耳蓋觀省公

廣文任河南之涉縣禱於祠而生龍泉公夔是神之貺也觀省因捧像以歸而祠所由建矣觀省沒龍泉旋登弘治丙戌進士第有子且貴是神之大貺也龍泉又題扁飾像而祠所由盛矣顧一祠也昔焜煌而今黜闇一神也昔振於魯而今替於吳此何以故吾以爲非神之無靈而人之不德也蓋王孫公子脫幘露頂袒跣而入階墀爲不德蒿莎勿剪豕鹿竄入枕藉壇場爲不德挾龍陽姜姬而曼聲長嘯徙倚徘徊焉爲不德羣賭博於兩廡之間而呼盧呌號甚且乞采於神爲不德求嗣而崩角稽首背蕭皇皇事過已之爲不德人之不德神何以寧若此而欲其祠爲魯靈光是必無之數也今爲吾邑中人士約其捐朱提輪白粲損赤及使郢人運斤班倕命斧自

門徂堂自堂徂像什者頌泐者固剥者完
夔者腹廟貌一新神其來思而後收已玩
之精誠脩未行之盼嚮如此而神不降格
廟不未存者亦必無之數也夫江干孝女
淮陰義姬人也而不屬仙靈處妃洛水神
女高唐仙也而不關世教懷清委瑣弄玉
荒唐尚承禮祀而況元君乎凡我人士其
共圖之

始青閣稿

卷之十九

三

重脩崇安寺觀音閣募緣疏

夫觀世音者非女身而女相不觀色而觀
聲二十五圓通通融無礙三十二變應應
化靡窮蓋以如來本體成菩薩妙用者故
娑羅界內奉爲慈父皈依蒼蘊林中每置
金身示現有崇安寺觀音閣昔爲淨土今
作穢區昔彌帝青雲今結惡义果空門却
似雍門法海漸成桑海失其時不下斧斤

及於後何容杖錫願我梁溪人士睹滿月
容作檀波想集一土一木之工表千手千
目之用庶因小果以證大業如其不然亡
有是處

重脩無錫縣儒學并建文昌閣勸助文

近世玉虛貝闕薄伽珠苑烹砂煉术之房
翻經趺坐之室靡不航朱提輦赤灰伐珉
搜材窮工畢力雕幾丹堊巧奪神鬼而至
始青閣稿

卷之十九

三

於學校輒以秦越視目不一睇足不一踐
與語脩建則掉臂却走惟恐及之卽今薄
海內祇林道院軼雲干霄闌格飛鳥而我
素王之宮往往踰爲茂草聚爲瓦礫青曼
白日鬼火照人所從來久矣夫學之爲言
覺也工居肆士居學用以觀摩式效積習
而使之覺也泮宮之鳩猶懷好音而況於
士乎維揚劉君

來爲博士師睹於

祠而傾圯敗壞不可爲觀也則議脩其說
謂兩廡不備士業荒賢祠不整俎豆失莫
尊先覺誰起後覺脩之便又睹於巽方缺
陷宜門而不能門也則議創其說謂震巽
同功不得於巽宜得於震立文昌一閣於
震方可以補巽之缺創之便又睹於尊經
閣之漶滅黜黜而不卽於高明也則議飾
其說謂閣屬貪狼與震木合飾貪狼而震
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三五 三六
可助巽亦可輔飾之便夫廢而使之復舊
而使之新此一舉也棄故改張有革象焉
文明以止有賁象焉取象於卦道固道也
吉凶儒者所不挂齒頰而食鼎卜洛先民
皇皇形家之言豈必眇論形亦道也君子
謂劉君諳於道矣然又睹於筦庫之空虛
而有司莫所措手也則議義募易之訟曰
君子以作事謀始事固可以義起也必少

府之錢太倉之粟鄧林之材而後鳩工荷
鍤俟河之清其能待乎君子又謂劉君諳
於道而合於義矣語有之祭海者從河始
詩書禮樂澤所自出也吾夫子之功不在
帝王下蓋猶之乎河矣無論士類卽一切
含齒戴髮之衆有不衣被吾夫子者乎以
所衣被之人而靳臬刀於俎豆是祭水而
忘其河也此而可忘孰不可忘因劉君之
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三六
請代爲立泮坊脩學宮而藉前茅非道也
亦所謂義起者雖泉石

始青閣稿卷之十九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題跋七首

跋焦太史華山隆昌寺碑紀後

伐材建刹其刹莊嚴鏤金作像其像妙好
依稀七滿八平彷彿寶山珠藏內帑捐貲
掖廷賜額不稱希有事乎而焦太史者舒
此兎毫紀彼鴻烈梅檀海蒼荀林若加而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 一 三三

題九簫君侯孝感冊

君侯任公越之寧海人也去吾梁溪千餘
里而達其先人西崗公築室茶巖之上而
顏曰可軒此庚寅事也去庚申三十餘年

而達君侯甫視篆候兵使者于涂舍官舫
而民舫舫中之扁別有所謂可軒者在焉
扁故懸於寧海之室而今在梁溪舟設於
舟與設於室者又不知若干年而達計室
就而後西崗公逝公逝之日與今設扁之
日又不知若干年而達扁一木耳非首陽
之銅南山之石也守在長年三老非有五
丁之呵護而六甲之受成也若之何不蝕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 二 三六五

風雨不飽蟬竭不犯斧斤不逢不若居然
完好而留以俟君侯哉蓋夫人之心思最
神而孝思之所感則尤神故感於物而出
筍躍魚鳥巢兔負感於神而反風滅火鬱
攸回祿不侵其棺感於人而暴不敵孝徒
手禦寇感於井泉而珠湧庭芝而五色甚
而其微之極有父母病而心刺父母亡而
示像者此其所感在呼吸痛癢無形而有

形之間以瑞應較之其事猶淺君侯之所
感正無形而形千里響應若有物焉尸之
者不亦神之至哉不亦神之至哉是扁也
君侯見而若驚焉若喜焉已哭泣焉匍匐
拜跪焉已抱歸衙齋而奉之行祠日夕拊
檀焉若瞻像若聆音若趨庭若問寢侍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君侯民之父母
也此可爲則矣吾聞西崗公篤學好義德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 三 三十三
在里間其神不亡扁在而神在神在而教
子愛子其心思慮當亦無所不在必且
助其子爲單父爲中牟爲朝歌爲茂陵爲
姑臧爲鄴爲密爲東平陵比迹古醇吏而
列名今良吏西崗之澤寧有旣哉或曰何
以助之曰默助之默助之者不義方而義
方者也

題嘉禾圖餞任令公

君侯之行以偶有微言不安其職自請易
一廣文去君侯仁心惠政實感嘉禾而不
能弭人言識者傷之余特以嘉禾圖作祖
道見人不可信而天可信自己足信此一
圖也爲劉寵錢爲鬱林石無所不可

跋雪徑和尚做鍾繇書法寫金剛經

後

金剛經諸法無法諸相無相諸心無心是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 四 三十八
不可思議鍾繇書渾淪樸樸蛾眉自具椎
鑿不施亦不可思議雪公研深藏海并擅
臨池團焦之隙出青衣童子手磨玄玉倣
鍾司徒書法寫此金剛經數十本而此本
更窺三昧開帙爛然若睹甄叔迦帝青寶
爲震旦中希有亦復不可思議

題人寫藥師琉璃如來本願經後

人本壽以病故不壽人本無病以塵情故

病能誦藥師琉璃經則可以祛塵暗而還之妙明壽乃無量孺休之所爲太史祝也然本寧先生米壺浴德都無受病處旣無一切病何用一切藥此經臨池雖善亦筌蹄耳鼠肝蟲臂耳於先生何所用之第當奉爲字林琬琰置之座右時一展玩

跋邢子愿作諸清之傳後

余居菰蘆二十年未一識清之面孔頃從始青閣稿

卷之二

五

金閨來出邢子愿所爲傳索書子愿素重許可乃其言清之幽標玄覽俠氣正骨玉屑冰儀筆花墨采種種甚具至比於晉内史王逸少清之誠佳譽清之者亦已滿志極意無所不揚詡矣夫知已不易得得一子愿則清之已足事昔惠施死莊生寢說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者士誠爲知已重也子愿之後寧復有子愿乎爲語

清之第且十襲藏之毋謂天下後世有兩子愿使惠施伯牙笑人

跋趙凡夫篆書金剛經後

金剛一經大資冥福故世好誦亦好寫然書者河沙而能書者帝青寶至於篆體則絕不多得矣凡夫善篆而此書更屬精嚴必有青衣童子自化池出現手磨隄麋助之何可思議

始青閣稿

卷之十

六

銘一首

竹杖銘

其節纍纍其中不虛九真耶大夏耶皆不可知第取以挂百壺之錢則可拉山公要向生於山之巔水之涯

贊十三首

寶隱君像贊

賈而非賈不服牛乘車其伍酒而非酒不

持螯荷鋪其偶游而非游不黎筇蠟屐其
儔至乃好善而忘善非醫而知醫口不食
田嘗之魚足不躡許史之廬與人徒與天
俱其赫胥稟陸之民也與

陳吉卿像贊

脩爾髯聳爾顴爾眸炯然爾神燁然爾口
喋喋然識無所不洞而才無所不兼然諾
好義千里稱賢彼仲舉踈通太丘道廣孟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 七
公投轄元龍湖海氣皆爾祖德而爾似其
先

洪爾還使君像贊

猗與司農香草喬松鄭眾無私高詡奉公
桑籌棄擲鄴架是陳牙籤瑤函充棟如雲
既爾淫書亦復博物商周法器真贋立別
名花異石左右位序蟻碗薄浮聊以寄意
所以不把赤久而把綠綺不聽傳籌而

流水頭上一幅巾脚下一敝屣似戴髮之
比丘而出山之道侶

劉左泉像贊

爾體長德與俱長爾貌溫性與俱溫爾氣
芳行與俱芳多子而賢已發未發鳳毛踰
躋多孫而好若小若大虬枝天矯足跡只
雙肩聲稱且四躋比於古有萬石之門風
而其在於今爲一方之耆舊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

八

鮑存叔像贊

學書不成去而學劍學劍不售去而刻篆
銅槃石鼓無所不探切玉劇金何所不擅
匣而劔白猿之精夜號運而刀椎脫光之
神畫現椎乎椎乎將與汝爲千秋之勒劍
耶劔耶又終與汝爲萬夫之戰

梅次公像贊

有瘦骨亦有正骨有風格亦有氣格有酒

腸亦有酒德有字學亦有字癖眉不結腹
不棘口不給手不炙亦雌小雄知白知黑
蓋游於樊而恣於寥廓之域

孫子長像贊

其肖耶其未肖耶夫余龍門之未登而何
以知其果肖果不肖耶顧據所爲像如秋
月之皎如冬雪之皜如輕雲之霏霏而長
松之矯矯冰壺坐對霜鐘欲曉是能操古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 九

操江陳蠡源先生像贊

謂古人耶而時衣時冠肅肅具瞻謂今人
耶而古貌古心則於先民謂儒生耶而經
文緯武於袞衣乎多補謂上公耶而笑不
見齒若守身之處女秉節邪而操觚全枝

耶而玉壺望之若癰卽之若腴蓋憂民則
瘦而戰勝則肥一以爲神一以爲騶虞
其鹽梅舟楫之望而吸風飲露藐射姑之
神人也與

張允文將軍像贊

將門之子不習爲將酒人之子不長於酒
俠客之子不好爲俠乃不將而具韜畧不
酒而味麴蘖不俠而領花月若堯脂若舜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 十

界白上人像贊

不扶錫杖不搭條衣不揮麈尾不執軍持
團焦兀坐微笑嘻嘻胡喜而笑我有衣珠
徐昭質像贊

亦文心亦慧舌亦毛椎亦長鍊亦輕裘亦

素衲亦伊蒲亦麴蘖亦言亦白雪亦米
壺亦玉屑亦俠邪亦俠烈亦陽鳥公卿亦
蓬戶華稅亦工武子權亦作元龍傑大要
胸無硯礪而眉不生結

吾宗鄒春陽像贊

世所羶嗜者曰富曰貴所景羨者曰智力
曰才具所浮慕而虛求者曰玄脩曰禪慧
有人焉不富不貴不智力不才具不玄脩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
禪慧而鷗鳥公卿傀儡人世抱影而栖
擇地以履布袍楚楚威儀棣棣我不昵人
人亦不我昵我或棄人人却不我棄若鳴
若不鳴是宋忠公之後裔而吾宗春陽之
謂

林若撫像贊

眇爾軀而有正骨短爾舌言玉屑時出瓠
爾腹而百氏填胸弱爾臍而運如椽之筆

蓬言也而游朱門以為言鳥側注耳而動
公卿庭多轍跡有登徒之言女而不窺東
牆饒相如之才華而不言四壁一斗既醉
玉山頽唐而連篇累句成於卽席人或憎
其蛾眉而余獨喜其文心與酒德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梁溪鄒史公父著

書三十六首

與鄒景熙

江州刺史名滿天下不獨以政又以詩不
肖實亦聞之而未敢問蓋菰蘆中人越三
千里外而與顯貴譚詩大非分中如
想別已久矣頃者承惠我佳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而平業膚清骨秀意遠神逸有

容得拾遺之深到不愧章江州
馬所見踰所聞爲之鼓掌稱幸蓋吾宗有
公輔器不足幸有爲大雅張赤幟則大幸
耳明春定偵節鉞南歸一過毘陵盡請篋
中藏洗我胸中塵土十斛決不復以菰蘆
自阻

與秦靈墟

自抗疏一上天下知有秦先生矣不佞亦
因天下之人知有秦先生矣而不一通姓
名一伸向逞豈當吾世失一名賢蓋病夫
佛子足不離軒序志不越貝多卽胸中時
時有秦先生者而不知龍門何地山斗何
方遂爾因循如隔世代頃承熊公祖見示
知至人在鄂渚之上鬻熊倚相
江漢發祥蒸蒸多士禮之蘭沅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之白雪日滋月茂良有以也不
公祖爲指南并以爲蹇脩而通
執事惟下執事存之雖然芝宇尚隔玉屑
未聆舉體芳蘭不一沐英餐馥而猥自云
不失登龍御李之謂何夫昔人有裹餽糧
以就見假傭保以自通者鄒生必欲不失
秦先生當卒圖之此時惟母曰君房有是
言丹未之許拙稿拙扇拙桑拙書奉

飯

復楊武進

昔時有人數甚奇人與之處輒不吉若與之相契則益不吉人盡避匿無與游者而其人亦自汪洋自喜不欲與人游不肖數甚奇與人交未必果厲人而亦甚無益於人人於不肖未必盡遠避而不肖不敢近何者恐其爲人累也乃門下以其

始音開五八卷之十一

三

數奇爲祟而間一顧問頃承教

裡獎

借亡論不肖當感知遇且因是後數當不復奇可以與人游矣

與朱夔州

本以蘿薦謬託松喬寔出意外恭承錦旋踵門屏擊頽稱賀緣有台蕩之游已戒餘皇方爾得信一時挽舟不得改以八行一縷唐突非禮亦非情矣魚復古鉅區白

赤甲射洪高梁丙穴魯池之甲天下永

安宮白帝城少陵草閣八陣圖在焉楊子

雲隸籍成都因父寓巫山寔生於此聞此

中人民亦復俊慧馴調不難撫御有賢二

千石過化山益峻峨水益困泓人亦且益

秀朗雖稍遐險知門下之無所不愜意也

夫今爲官所患者遠不在疆域而在山

川在君門聽遠而人心叵測門下人

始音開稿八卷之十一

四

和調劑有法乎下獲上自昔官

叔度趙清獻王尊閭憲張商英

婉美卽遐與險可無論矣一舟如甕於其

中搗管殊大不虔不腆之將物輒意篤伏

惟鑒在主臣

與華德元

台山杳渺秀潤愈玩愈有味鴈山天矯陸離愈出愈奇特卽以瀑布論台山撼石而

下若雷若霆鴈山從空而出非煙非霧總之不可名狀不可思議者二山之勝與弟同行人悉能道之吾文聞其言得無肉奮耶乃陟高臨深高或至九天而深或至九地山崖石路闊不踰尺食無菜根息無完壁僧房道舍突煙蕭條塵生破几繩床折足支以頑石野俚山鬼時時叫號以甘分至苦博得十分至樂一行人時作玩籍途

始言閑稿八卷之二十一

五

三六一

與錢徵榮
海以內名山不乏論幽深閑遠無如天台峭峻奇拔無如鴈蕩有兩山則諸山可廢門下能以一枝筇竹收諸山之奇而兩山獨未染指所謂世界缺陷也門下禽生五岳之興尚在許掾濟勝之具不乏何可令此山入欠字簿不佞獨黃山白岳未登明歲准以清秋時一理蠟屐然後歸向菟裘

始言閑稿八卷之二十一

六

三六二

復馬弘衢

所聞於台鴈者甚奇廿年間勞我夢寐求一償不可得今年秋始猛一着屐謂得如所聞足矣豈意其詭譎怪異秀麗卓絕有理之所無而事之所不必有者所見勝所聞不止什倍乃知甌越非萬里外造物者

日以此奇異示人而人自失之門下具尚
平之興有子長之才決不可坐失此佳山
川也何如何如史畧甚精甚覈此書一出
諸從事史家者悉可廢矣雞林價重洛陽
紙貴又何待言

復毛錫鳳卿

今人操筆而爲文非不燁然至刷青成部
則瑕醜立見蓋著述若斯之難也尊稿入
始青閣卷之二十一 七
梓更勝可以傳矣甚喜甚喜尊堂目青雖
平還宜珍養病加小愈慎勿忽之明春當
掃園中之屋待足下捧板輿而至

復蕭季馨

藪澤之夫罕閱朝籍未得門下明農消耗
得之自去秋九月耳竊謂青門種瓜霸陵
遭醉尉以大將故侯屏居田間是咸陽盛
事明公教之甚善乃獨不聞雲中守威靈

匈奴伏波標銅柱李衛公圖畫凌煙汾陽
以身係安危者二十年是獨非秦之人耶
若之何必舍此而學彼也天下危注意將
今宇內多故矣天子倘拊髀而思頗牧下
尺書召入定不得以沽酒新豐走馬章臺
下看花杜陵韋曲爲解夫將相異體小臣
與大臣異事明公大臣然將而非相也朝
夕當披甲待用拂衣高卧泉石膏肱是小
始青閣卷之二十一 八
臣之事毋爲悻悻矣伯聞元坂是父是子
眞我明子政子駿長安百里地既有明公
又有伯聞父子又有伯明叔融諸君一時
頡頏誰謂秦無人惟是德星日聚重煩太
史奏記諸公亦慮及否

復秦王孫伯聞

聞韋杜之曲有宗侯七八人高建詞壇共
把五丈旗縱橫睥睨而明公獨當前綏心

甚艷之秦吳遼隔誰爲蹇脩北窓舒脚勞
我夢寐詎意葑菲不遺菅蒯見錄春之人
日忽接飛書自子午谷而下以不朽大業
見託主臣齋三日火攻圓池就草授使者
非不剗腸剔腎而山澤癯人膏腹垂盡無
五色筆花貴社諸賢見之得無謂夫夫者
徒餐名譽未有其實纍纍滿幅如老婦舞
柘枝醜態時出齊相與掩口捧腹也未央

始青閣稿

卷之二十一

九

二五

建章栢梁章臺樂游原長楊五柞趾尚存
否仲尉蓬蒿邵平種瓜鄭子真耕谷口翟
公署門謝客种放琴樽自適號雲溪醉侯
田游巖以野服見人主自言泉石膏肓煙
霞痼疾此皆四皓後身不佞所欣慕愛樂
者今亦有其人否有則幸舉以見示

復鄒道卿

江州詩草長置斐八時一捧頌懷拍拍然

何必匡衡乃能解頤蓋高篇無所不有然
所得於杜更多少陵化去經二千餘年而
復生吾家異哉異哉嘗謂梁溪一派日就
頽落微獨做官人不得卽讀書人亦不得
今足下出擁百城入擁萬卷潁川渤海合
以宣城江州無論毘陵卽吾梁溪宗派且
藉爲重矣除目之說胡爲乎來僕巖栖廿
載幾與人徒隔絕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

始青閣稿

卷之二十一

十

二四

縱當事者張彌天網盡漁海內山澤之儔
恐亦不到僕也

與張關使

德星下吳非一日經關門望德星者亦非
一度乃下交雖切仰攀徒殷兩相急而兩
不相晤誰爲格之耶咄咄怪事有友錢簡
栖者腹有笥舌有花手腕有化工畫山繪
海雕龍吐鳳洞駭人意當王百谷在與之

鴈行稱爲齊魯百谷亡而簡栖獨霸矣故
身在一室而名在四遐自卿輔而下靡不
知傾錢君也者所爲著述刷青甚富惟是
劒英一書剞劂未竟若竟而行之亦天下
一種奇書也特以請於台下之爲斯文主
者聞江右謝九紫與其令姪錢受之各已
具八行前茅不肖亦鼓舌相助台下當笑
其爲蛇足耳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十一

復帥從龍

不佞弱冠而與尊公交既忝同官又忝同
調長秋竝轡粉署分香一時契合便足干
古同官亡何而仕路分窠同調未幾而詞
盟煨燼中間升沈聚散支離紛紜於今思
之一夢境耳傳者每謂尊公有子能讀父
書風氣日上以爲快事思欲一望芝宇而
不可得乃者桐陰清晝睨院破夢忽拜

書自維揚飛墮未經握手不啻論心真情
正骨彷彿可見超宗鳳毛謝氏千金而喜
可知矣

復鄒道卿

足下握符握管有品有藻龔黃復生鮑謝
再出屬在宗盟甚幸日者晤對芳蘭竟體
玉山映坐雞羣鵷鳳魚族驪龍覺足下之
獨馨而夫人之爲穢耳又甚幸德星在盼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十一

擬操一葉踵門報謝而念當臨發定多惶
惚以小禮成大漏非宗黨至誼遂爾中輟
知足下之亮我也大材槃槃何難一鐸黃
帝問道童子足下誠虛衷不佞決不敢濫
作指南序文之委深欲附驥然須一讀玄
草方可捉筆謹須後命

復鄧元少

昨誦詩文已窺麗藻頃接翰柬又悉寤愁

諺有之文章不療饑正足下之謂乎不佞
夙具婆心肯惜數紙惟是世情惡薄悠悠
忽忽卽有聊城矢未必能下發而不下停
驟挽轍徒費時日所累更多不佞不敢以
一書塞責而爲足下累特布情實惟高明
亮之探得床頭有青蚨二千文敬助杖頭
若買舟前往亦可作程途五百里費足下
肯不以囊空爲耻徒手見家人面孔亦最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三

與沈寄凡

豫章人至人至自豫章靡不哆口而譚使
君能以培擊振刷佐豸斧而四知兢兢仁
心爲質和風七而震霆二人以爲神君又
以爲大慈父聞而服且喜曰何獨豫章幸
亦吾梁溪光也奄冉歲月菰蘆人不皇聞
問拜教之辱念窮交故人於爰書間隙賜

書賜物所爲誼甚高自使君而外恐未易
有矣使者促報草此陳謝并具調象菴稿
一部附上彼氏嗜癢不佞因不敢匿醜耳
與毛鳳卿
作文者刻評文者亦刻刻意爲文務去瑕
而求瑜刻意評文乃卽瑜而索瑕兩者政
不相妨吾甥定無罪我

復馮元成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四
畫人皆妬婦盡人世宦途皆妬婦之津門
下嫣然蛾眉爲世冠絕人那得不妬之然
妬之者一時而宗之者萬世妬之者曳裾
之流而宗之者載筆之侶知門下之不以
彼易此也若不佞則更有喜焉丘樊暫借
不無歲月盈盈一水半日可就從此生公
石畔短簿祠前數奉清微以消鄙吝不大
快事耶

與柴仲美

湖頭栖托十日九雨足若枳而目若翳胸
中若有礪礪數十斗獨一對芝宇披玉屑
則若豁雲霧而睹青暘不知雨聲之潺潺
矣因是以知明聖湖不足戀戀柴先生耳
風鑑魯生有奇術故有奇驗就衆人論而
無一人不驗就一人論而無一事不驗思
以其術行武林城便擔簦前逞不佞語之
始言閣稿卷之二十一 五

曰明月夜光莫爲之前必且按劍爾術固
奇誰能自售其奇乎柴先生者廣大教主
也爾能投誠則所向如意不跲按劍之迹
矣魯生領余言乃匍匐門墻求拂拭焉門
下幸有以遇之

與安小范

台蕩之游雖經月餘十不得四五目力未
盡則手腕亦易盡所爲寫勝十不得二三

覆瓿之物何堪入大法眼奉以資捧腹耳
雪公微獨無朱郎習氣更無今比丘習氣
蓋近世比丘有一分伎倆便有一分貢高
雪公能書能詩而若不知有書與詩者與
之交能使人破愁城登勝塲走覺路林公
生公見者仰止雖有波旬何能肆毒雖有
調達何能造謗定無客慮也尊駕以何時
入城當圖一展契闊

始言閣稿卷之二十一

六

與錢受之

錫阜琴川一衣帶水耳如隔二大千界亡
能憑半葦片葉濟度作竟日周旋真大懊
喪事有僧雪徑者禿而髯齋而酒比丘而
俠越俗而不駭俗有機鋒而無機械其中
如雪其於世事如塗足油貝多而外能書
能詩書已窺三昧而詩亦不甚醜頃與言
虞山尚湖之勝便動屐齒又與言錢先生

文心慧業之盛更大動履齒遂以炎雲爲
曇雲赤日爲化日踏木杯而前固知維摩
榻不易下天花丈室倘容闌入將如跼蹐
隨梨山王睹一切至寶彼之懽喜亦何有
量也

與許伯清

屏居九龍時時聞利城之下有許伯清隱
士者紆體衡門坐卧萬卷雀羅當戶蒿草
始言閑稿卷之二十一 十七

没人百里外杖屨數百里外竿櫓絕不交
跡自置爲今緣是慕足下者十九而卽足
下者百無三四孟軻氏有言誦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足下詩詞行天下而使
人未易一識荆胡爲此自束縛而拘拘也
昔張子倬得刀景純廢圃栽松種竹嘯傲
其下十有餘歲一旦聞湖湘之勝便着屐
獨遑經數年乃返巖夫子謂州有九

八意若未慊然者足下勝情勝韻柰之何
多遜前人耶澄江秋爽檣緯易辦愚公谷
口有落葉代席有林籟可當清商數部有
丹霞白雲作紫絲步障擬治缸面酒於薜
蘿外奉延玉鳥未審可否

復顧所建

不奉起居計三年所矣兩年著屐一年閉
關著屐則山崖水澳亡所不之閉關則寒
暑晦朔一切不問因於知己未免間閤春
初始聞有西河之戚玉樹摧殘是人生第
一哀痛事方擬檄書唁慰而翰貺忽辱纈
慢之失遂至無情無禮而不佞非乏情與
禮人也無以自解何以解於知己之前太
夫人榮壽辱在通家自當脩一詞以佐三
爵敢煩下索索而以幣臨抑非其當矣謹
返諸幣履襪而領其餘月初當具不腆之

軸南向再拜走扈養於下執事

與馮元成

秋氣漸深正堪著屐業已挂帆南下踐前
諾矣而行出關外忽然病瘡強意把酒聽
歌與瘡鬼戰戰一夕不勝委頓殊甚不免
暫歸倘得早愈即便復來如其不能將付
之欠字簿耳人事何常名流勝會多不易
得可爲慨歎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十九

三十七

與顧小侯

向聞玉樹塵埋惻然爲門下悲日者萱堂
榮壽又暢然爲門下喜乃喜誠可喜而悲
不足悲者門下有令德而不自發必發於
其子太夫人有令德而不發子必發於其
孫今而後太夫人婆婆白首強視健步睹
庭前六龍三鳳此不寒之盟可操之券也
業擬挂帆揚子持一觴於左右且了瓊花

邗溝二十四橋欠事而會以事不果大是
懊喪所不奉色笑者計已三年蘇臺武林
亦思再一着屐否望之望之不腆一詩以
當三祝臨風遣信但有翹首

與李本寧

伏達覽揆之辰敬勒一言以當三祝謹百
擊額奏獻左右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
何能通其條貫而考其文理先生文詞道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二十

三十八

德如天如海不可思議而不佞欲以弱筆
擬議之是管窺蠡測之謂也卽剗心剔腎
抉肝肺而求何以盡先生要以惟是擊壤
歌唐虞褒誦孔荀闡休明則無論工拙耳
業褻一月糧將觴先生於莫愁秦淮或雞
鳴落星間而會兩孫病不果至倘先生俯
鑒其誠爲向梁溪舉三大斗則不佞第卽
未至猶至也昔曹子桓云年壽有時盡榮

華止於其身惟文章爲無窮先生以無窮
之文兼無盡之壽壽無盡而文益無窮丹
鉛琯管長游人間執牛耳於詞壇之上又
何必排棄火粒驟文虬而駕玄鶴哉

與赫郡丞

三楚評文記已念載兩九疾驚不覺已老
惟是衰相未形彊陽猶在大能嗽酒食肉
陟巍臨深操不律而灑淪靡與少壯等人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主

三十五

訝其怪或亦彼蒼者憐我棄物與之逸而
又與之以健也家弟耿光八闖場屋而不
售屈首卑官蠶鼓鳥道意不欲行不佞探
仕籍而得明公姓氏乃告之曰赫公者賢
豪人也必能諒爾樸誠嘉爾志操知爾讀
書習禮不責爾以侈口柔顏脅有素足之
事亟宜去家第領余言乃始挂一席遑願
明公以愛不佞者愛家第則家第必能以

明公之愛而自愛二天有庇將四知可守
不獨一官矣郡尊處未敢致書區區下情
亦望婉達

與李綿州

家弟耿光束髮能文章凡八闖場屋而不
售俛首一簿非其所願亦非不佞之願又
所領簿遠在西蜀羊腸八千里猿聲十二
時更非其願亦更非不佞之願矣獨計州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三

三十三

尊之於丞簿若大帥役衆伍家督統羣從
壓之不難而扶之亦甚易世人好嚴察主
壓不主扶故丞簿易挫而難起明公厚德
寬中定主扶不主壓則家第卽鈍卽樸卽
迂踈卽直腸直行明公必且諒其無他而
嘉其有志將易起而無挫此家第之幸亦
不佞之爲家第幸者惟明公毋以屬吏視
而以子姓視毋以官視而以書生視愛護

有加動止必訓必欲其起不令其挫是尤
家弟之幸不佞之爲家弟幸者

與侯羅江

家弟耿光幼實多慧長輒能文八進棘闈
一第無效么麼小簿齷齪多慚加以巫峽
雲深巴渝道險黃牛峽側白帝城高言且
心寒行何能便躊躇不進者再而念有明
公爲之主持如就慈父如傍明師可生可
始青閣稿卷之三
三五三

復馮元成

慕秋山如渴慕與素心人同游秋山更如
渴乃屢約而屢失期人事蹉跎好事

蹉跎男兒跼世大半逆境如此爲之三歎
不佞今歲乏一好光景兒病女病孫病自
已亦病統計一歲中惟尊駕見顧衡門兩
日周旋稍解胸中硯礪一二耳餘者悉如
夢如醉矣承諭新傳奇新雜劇丹青好友
三者皆所願聞願見當摩病眼洗病耳數
日而後如期以進細聆細玩決不再有齟
齬令神鬼揶揄也餘不一

始青閣稿卷之三

三五四

復馮三峨

羈栖之夫爲病累事累足若絆而身若繫
不得赴佳期踐盟約徒令山靈笑人柰何
乃令叔先生復以新聲新劇新友三者餌
不佞不佞敢不食其餌敬依來命於月圓
時奉顏面矣

復張我程關使

吳關錫邑相去非遙故業在新安

邇所不能常奉教令者緣寧爲枯魚母爲
陽鱈非敢重自外也菰蘆間寂幾忘却中
秋矣而門下不鄙遺我贈以南金作爲酒
資助之問月三五之夕便當舉以要歡伯
而破愁城何敢虛負盛雅台役報命勒此
以謝翹首吳雲深有瞻企

復顧所建

壽文之委何敢稽滯但以月朔至初五方
始青閣稿入卷之三十一
絕葦茹素戒麴蘖集衆比丘於荒圃之菩
提場拜梁皇懺法不敢分志筆硯方事畢
而使者到矣遂竭一日夜之力搦管爲之
未能倚馬何論雕蟲幸以委籬勿或登軸

與梁中丞

三吳不幸不得久借監司又不得特借開
府使台下高急流之節以爲中州地繇中
州往則總銓宅揆矣更不得暫有台下矣

惟是世尊高居叨利放一大光明舉一垓
羅綿手將三千大界無所不覆被調御而
於五百隨學益服殷殷則願台下之留意
也三年前章生廷綸曾持華槭見顧久不
得報亦不敢報今章生者念故人知我特
裹兩月糧握衣劒戟之下其意惟欲望見
顏範非敢有他若長者憐其涸轍與以升
斗水濟之是又渠意外望耳此生有腹如
始青閣稿入卷之三十一
美
瓠而中具五色絲鬚髯若戟而才情能裁
雲翦水久屬獎借不具贅

復孫令弘

記在樵李始奉顏面已廿七載記從衡門
晤會隔宿而別已廿二載中間雖槭書時
對而聲音笑貌幾且忘之日者之會促膝
論舊儼若生平獨君鬚加長而余髮已短
耳讀諸舉業古文詞離衆絕俗超然獨遠

而又不鈞棘不詭譎不強附古語決當中
矣男兒四十成名殊未爲晚足下自愛附
上拙稿二大部雜著二小部聊博捧腹不
佞數日間當入鄉督穫敝鄉去新安鎮里
許尊舟度鎮上小一紆路便是荒廬萬乞
過我一展契闊勿負勿負

與顧少玄

少陵哀王孫爲千古膾炙少玄哀王孫極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三七

一時荼毒古今人心如此將不哀王孫而
哀世道矣冤出異常此兒童所知門下不
必著之胸內挂之舌上或有硯礪數斗第
取酒澆之可耳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二

梁溪鄒迪光彥吉甫著

書三十七首

與張郡丞

記昔在楚時明公方少耳而有古人才具
不獨才具有古人面目不獨面目又有古
人心謂必取巍科昂甲若囊中物而竟不
驗咄咄惟事然不驗者第耳一第外男兒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有無限事業論巍科昂甲者未必得而多
爲寂寂穆穆之人所收而得之收之必明
公矣郡伯是不佞表弟具一片熱腸有一
團長者氣與人交最耐久頃以明公相託
明公固無須二天乃亦何妨兩好也

與吳衡州

五馬東下坐以末疾不能從關門外自走
飛塵遠茲竦懸郡丞張內方是荊州名士

日爲不佞第所得荆之人快之謂可芥拾
大物而竟阻一第荆之人又惜之不佞則
謂士顧自立耳寧論第不第以張君筆五
花腹五絲飲冰茹蘗鞭蒲解網之爲孜孜
而不當門下提撕拔擢者此必無之事也
旣爲門下所提撕拔擢而不得藩臬以上
中丞以下所推轂者又必無之事也不佞
弟敬爲張君下拜矣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與孫子桑

門下仙才仙品不得一第居木天清華屈
而治邑又屈而治小邑主試者左主爵者
亦復左事不可知如此然豪智之士爲蛇
爲龍可小可大在昔不有貴溪令趙彥彬
者乎一官卓然常自銘座右曰俸薄儉常
足官卑清自尊列名淳吏千秋不朽又何
用木天清華爲也呂鳴陽是弟密戚亦等

友習帖括不售去而爲詩遂挾其詩游人間勝有九遊其八獨未識羅浮面孔因不遠數千里求一識之夫夫者亦豪甚矣乃庾嶺天高珠江路杳羅浮四百三十二峯豈能一躍可至兼以山魃木魅竹神楓鬼道畔窺人興雖豪不其難哉僕謂之曰爾旣易其所難則不可難其所易孫先生駐錢倉名流在望何可失之特令樞衣左右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二 三

非有他求慕使君如慕羅浮耳主臣

復俞淳初

伏誦華槭知西寇驚驚一時盪平深用欽服昔新息侯征交趾其地駱越悉爲底定標功銅柱之上狄樞密勦儂智高嶺南諸郡賴以安全至今血食明公可謂似之政所謂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者也彼埋輪攬轡俾豺狼竄匿蒼赤生寧固是明公

壁畫經濟而又明公之常矣來教諄諄以不肖神王爲喜高誼深情在世無兩踰六之人萬事嚼蠟一切唾涕後身身存因使髮變而鬢頰變而腴神情變而奕奕不刀圭索簫而返於嬰兒人以爲異而不肖則深以爲媿蓋沒世不稱老而不死此聖門所戒彭錢八百寧如顏回三十哉桂林守大荷提攜實是三生得來非溥溥者於其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一 四

役回草勤以謝分俸之惠可作吳越諸山杖頭矣臨槭主臣

復馮元成

擬過金昌敬踐宿諾覓一巨載不得政爾旁皇忽接手教爲之色飛不佞頃方居鄉課穫窮村三戶所睹惟耒耜箬笠所聽惟禽鳥軋軋格磔日晏而睡及午方起卽頗恣肆而聞寂牢騷亦是作楚倘得文星

臨綠楊樹下白板扉前木卮土簋瀉山醪
盛野蕨博貴人一懽并叱去樵唱牧笛請
梨園新弟子遞奏白雪使四野停雲萬山
落木亦野人生平一快事也謹翹足望矣

復馮元成

秋氣如春西山之興勃勃矣忽得手教則
爲停三翼而掃雙扉不闔閭城而泰伯里
更甚便矣蓋不佞項方居泰伯舊業課穫
始青閣稿八卷之廿三 五
鱗鰲菜甲政堪作亨粢要文園中人爲田
園中客或一大勝事也

與王中丞

姜使至捧得台翰驚喜自天惶竦無地蓋
秉懿好德民庶同情手足禦侮子弟定誼
不肖以同情申定誼不敢聞之左右何復
掛於齒頰夫調達謗佛州仇毀聖誰能減
崑崙點溟渤而旁有人焉剗心抉膽以明

其不然此曲士之愚忠非哲人之曠識也
竊自思念東南一片天非大手力不能撐
支國家三百年來景運非大肝膽不能翊
輔補偏救弊噓枯振槁今日之事惟名賢
是賴幸毋以貝錦之詩弛補袞之願因舍
沙之毒棄石柱之勲此不肖輩所禱祀而
求三吳耆宿所籲天而請者武夷誠峭漳
海誠泓豈周召二甫枕流漱石時哉

始青閣稿八卷之廿三

六

與安小范

違遠罄咳計且踰歲家弟彥公數數道及
垂注深欲要一日之懽而膠山蓉湖鄉城
稍遠未敢輕易相約頃從舊業課穫知去
貴鄉僅二十里而近乃敢奉屈玉趾爲三
日飲窮村無所享客然有鱗匡雞殼芋魁
菜甲可送米汁軻輶鳥語欸乃漁歌佐
竹肉田家兒雜長髯行酒亦別是一樂

界昔陳太丘詣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後
從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并望表丈與兩
公子俱俾占星者云泰伯十里地有真人
氣何如何如月之四日謹褻蘭以待

復馮元成

窮村僻塢閒如鴻荒盡日無客至盡年無
冠蓋至乃名流妙侶則又盡數十年而無
一至者門下愛我惠顧流連連宵并日飯
始青閣稿八卷之三三

卷之三三

一

二五二

脫粟啖野蕨啜濁醪如飴如乳毫不厭惡
此何等高誼深情也不佞鏤之骨矣歌兒
雖稍能轉喉引吭畢竟孺穉口吻傳習無
所通解翁丈謂其容止安詳魚魚雅雅直
令諸兒媿殺扇頭十詩情絕境絕調絕有
少陵之骨而兼輞川之致真是傑作近世
詞場無主偏師四出後來之輩狂禿慕效
二三同志願得奉公壇坫之上使燭火無

光蛙音絕響爲意甚善不佞亦當以邦音
從其後耳

復周承明

村居無營方與諸友談及足下清真雅茂
世締圓熟相與咄咄因屈指薊綏所歷誰
爲臨邛令誰爲關尹誰爲結襪公子誰爲
曹榮陽誰爲皇甫威明語未已而有一客
自金昌來云足下以病歸歸家病猶未已
始青閣稿八卷之三三

卷之三三

八

三四三

爲之惆悵而尊翰隨至知果病病果未已
及讀卧淮詩則似非病者密如纖麗矯如
翔龍鏗如戛石何等神王而云病耶或者
肌理之毒不關五內勢若猖獗而實無大
患耳足下須靜攝以待勿求速愈求速而
遲此病之大較也來書是何人手筆甚不
堪捉刀探得案頭有二幀特以奉用卽非
琳瑯猶勝瓦礫耳三紙俱書上來月

蒼頭奉訊不一

復馮元成

犬馬有何生辰而村中父老猶能記憶之
相與釀錢沽酒支筇來賀因與上高隴倚
古木婆娑醉舞歌鳥烏以爲至樂不謂德
操若撫諸君亦復存注拏舟而來已是不
安又不謂翁丈之存注更愈於德操諸君
也蘼蕪稠疊果餅陸離而加以龍膏益以
始青閣稿卷之廿三 九
桂醕情深物腆不佞感欲刺骨喜欲上天
媿欲入地矣日者之會田野盤桓村人輩
謂是幾百年未有之事不佞得詩六首先
以側理錄呈記室數日後寒威稍却圓池
冰解當書扇頭奉覽爲時時捧腹之具耳
屈指冬律又是五日京兆山童報梅發卽
放水蘭決無疑滯

與錢受之

文曜辱臨會居田間疑不及倒裳不及顛
車轄不及投卽門下未遽題鳳而主人竟
失對揮塵蒼頭越宿來報有咄咄懊喪而
已然梁溪琴川一衣帶水可興盡逐亦可
興至來來者可來去者亦可去非隔香水
大海卒難飛渡何必以一相會爲愉快一
相左爲惆悵也不佞居恒嘗謂我吳山川
獨海虞最益其逶迤中有峭拔雅淡中有
始青閣稿卷之廿三 十
穠致舉足可盡而遊目無盡加以兩湖駘
蕩洗天浴日漣漪蔥蒨互相映帶如苧蘿
村女不施粉膩天然娟好真是山水大饒
勝處獨恨出母腹時未曾帶有此福分不
得移家其間傍文人韻士以居相與盤桓
探討是一條最可恨事耳

與馮元成

比者寒風折木雪花紛舞想先生出則披

鶴擎行虎丘石湖間入則擁爐火與客爲
暖寒之會致甚足樂若不佞伶仃瘦骨不
堪觸冷惟有學焦先袁安閉門卧而已記
從田間晤對曾幾何時而索饗且屆歲暮
寥聞有我懷人不腆食器以當椒盤外粗
簞一柄書前六詩於其上并二泉石刻兩
冊奉博捧腹臨楮瞻切

復馮元成

始青閣稿卷之三

七

探梅之約計已三訂不敢負主人又何忍
負梅花也八行至卽已戒行李准於詰朝
挂席矣但所至山水間只須一壺一榼倩
僧撩作飯食不必過設酒肴使藜藿之腹
望之而駭實爲至愛尊卷容書上不一不

復石中丞

居爲異品出有異政此豈可以今人中求

之丰儀日隔典刑在望雖軍持貝多間何
嘗不時時游神左右也菰蘆中無所聽睹
亦聞賢郎俛首受一官未審在何地夫劉
向後先著述威質父子食廉咸能照耀詞
林建標仕路區區一第知不足爲賢郎有
無矣方探梅玄墓接得台札剖函而詩稿
與褒蹠並薦取稿讀之竟屬烏有夫褒蹠
可失此至寶何可失也捧褒蹠而失至寶

始青閣稿卷之三

七

直是宴人子福分淺薄耳舟次裁謝不盡
百一遇有便翮當圖訊候主臣

與馮元成

三日之間卜晝卜夜魚龍迭進觥爵互引
銀缸朗耀雕簋森列人盡瓊枝談皆玉屑
客喜淹留主忘厭倦卽南皮之游西園之
譙何以勝此惟是雨師勦人義輪失御坐
令簋與不進蠟屐齟齬爲一點缺陷耳

課六詩用紀盛美不徒投礫願切報瓊薄
有米食以爲芹之羹而獻之翁丈性不耐
酒想亦嗜此未審堪一入口否手卷附還
繡霞清畫搔首躊躇臨紙切結

與道者彭翁

緬想玄風以日爲歲歲之所積七更寒燠
又如隔世矣仙翁法席高張道局洞啟鑪
錘無悖刀圭不私而僕自因循縮朒違遠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二 三

芝房蹉跎懸圃乃知赤松黃石安期美門
非不近在人間人自棄之耳目曾錢受之
太史知鶴馭暫息雲陽洧盤在望藥珠可
拾而又不果樞侍謹百拜奏八行於仙座
下昔授秘訣謹得其端而未竟其尾願以
大全見示俾蜉蝣少分龜筭若槿獲竊松
齡實大幸也謹齋心以請

與郭天谷

世路未盡夷人情未盡歸一而高賢大良
先自挫折凡在同志誰不扼腕愚以爲總
觀世局三年之內必當大變變則自內出
者必自外入內外之間通計歲月償其子
母此必符之券可責之數也姑且俟之不
肖益懶益拙益愚闇一切過去見在事都
無所問但於未來緣稍加脩習下一種子
而已金昌友人王德操與不肖爲結髮交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二 四

其人朴魯寡生涯第與山水作活然山如
雲橫寶掌水如浦江漱水五百灘灣尚未
識面孔今來欲一識之初非有意求東諸
侯者也而或桂薪玉粒資斧不給則無求
之中或有求焉於仁使君賓旅下士之惠
不敢不飽德

與華嚴州

殘鴈辱惠新曆吾鄉曆多不佳惟浙最妙

而門下所惠更妙拜賜後令寒谷知春而喜可知也建德地促民醇不足當大賢卧治而門下以卧治治之將令國如華胥人如羲皇富春桐江爲使君增高加潤矣夫嚴州名以嚴先生萬古不朽今嚴州之治以華先生亦萬古不朽孰謂一釣絲必重於兩朱檐也

與鄒錢塘

始青閣稿

卷之三十一

七

三十五

吾宗在毘陵梁溪並稱望族不少頡頏今毘陵日盛而梁溪日削豈造物者故軒輊其間母亦爲子孫者不能自培自養自振發之耳景熙臣虎皆獲一把臂獨於足下竟失奉面水木本源盈盈在望尚爾間隔是亦不能振發之一端也

復王中丞

不肖人在下中寡昧滄湧然於台下緩和

煦育而知其仁旌善伐惡而知其義摘微發伏候微支繚綜覈嚴密而知其明居敬行簡功令畫一而知其靜乃者南箕貝錦處之若無滄滄訛訛視於何有詩所謂公孫實膚赤舄几几台下以之而又有以知其大夫餘可能也大則不可能也吞雲夢於八九此之謂聖德此之謂相度矣下邑陳人飲水食粒耕雲釣月誰非帝力不知始青閣稿

卷之三十一

六

三十五

復杜弢武將軍

伏讀大集結構精嚴鋪揚藻麗風度澄神情映發無論古體近體有韻無韻一

於正而出之肥滿絕無近世牽合傳會捃拾勦竊之病妙詣如此夫豈將壇中所可一二見然猶葑菲不遺管蒯是采問道童子辨日小兒聖不自聖其門下之謂乎夫榆關去吳會以數千里計排雲破浪不知其以幾百度計乃特犯蛟龍虎豹之窟而博一敝帚人情篤好亡逾此者但恐好者甚篤而應者無當有石於此以爲玉也而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二 七

復馮元成

菟裘損敗稍事修葺紀綱無僕自春徂夏

日與木工篋工雜而居處未領烟霏先飽塵氛軍持化而春鍾細帙易爲計簿不覺微笑拜教之辱知挾麗人而北輕綃畫舫蛾眉在坐吹洞簫下白鶴而門下以文心當之何必洛神江妃哉如此乘傳真是跨鶴不佞每謂馮先生以宦游戲非虛語也十二詩肌香骨秀色麗神清可十二城亦可比十二金釵老子興不淺獨奈落綺語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二 八

復湯季主

每接八行如見脩眉秀目每一想眉目如得姑射仙人冰姿綽約餐霞飲露之狀獨恨朗陵毘陵宛溪梁溪山川白雲尚爾相間不能時時促膝把臂耳方天下事多從夷替而獨有文章一脉尚在欲絕未絕之際所以欲絕未絕者霍林先生之留也居

恒每謂湯先生文能包涵衆流統領羣嶽而唐蔡二丈欲以崑嶠溝渚贊誦其間亦大非其當矣明知無當而不敢不承蓋急於奉命故緩於臧拙耳脫稿之期期在月盡薄有不腆何足報瓊臨楫主臣

復唐蔡二孝廉

不能爲文而又何能爲名家贊誦之文兼復取隙於揮汗之餘則益不能矣明知不能始言開稿卷之十一可而姑以踐諾責倘舉籬壁間物張之華堂之上是布其醜也願且已之

與湯季主

昔太丘道廣元方季方各有令德而不聞其爵萬石君一門淳慤而不聞其文君家父子伯仲質文並茂人爵天爵儷至比於兩家過之矣卽此便是不朽何論壽筭而筭有加焉寧非朗陵文脊琴溪梅溪之秀

鍾於人士不可窘遏耶一詩贈尊兄一紙賀尊公弟不能親捧大斗爲兩公歌南山之章則若之何

與湯霍林

自古豪傑未有不具一真氣魄真精神而可以行事事可以久者蓋氣稍不真則不克神稍不真則不固不克不固可暫何可久先生循理徇義覆却萬物其神與氣無一雜之而真真則水不溺火不然而能久矣今此春秋五十未非孩之始與而何遽爲先生壽蓋孩之始者彭之始也以一五十連百五十則此一五十者實累百之始而何可忽之也先生其亦笑而茹之曰吾貯日如恒河沙塵所究竟姑爲是享其意而已臨楫主臣

復俞直指

極吳之南盡越之西山川愛隔白雲間之
藉張君爲晨風如靚芝宇如聆玄論千里
一室時復快心今張君已矣誰爲蹇脩而
通魚腹哉我 朝拘攣功令不能大破格
局故豪傑往往失志張君亦其一也自昔
名御史若桓典驄馬王志愔皂鵬王素獨
擊鵠皆剛峻有餘而沉孚時乏昔宋仁宗
謂臣下曰今後諫官御史必須用忠厚淳
始青閣稿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與洪穆庵

生人在世已貴而壽子貴而早父無不及
之年以享其子之奉子無不逮之奉以爲
其父享不始隆而替不始替而隆斯之謂
真福夫福易有真福未易有也翁丈三十

而仕五十而懸車六十而子貴七十而奉
養官邸從此而八十九一百當無不及
之年以享可逮之奉夫非真福乎哉真福
之謂仙也天有仙餐霞茹霧排棄火粒遊
於無垠地有仙得全全昌壽考迺吉然安
知天仙之不渺茫惚恍而地仙之爲可據
也翁丈蓋有據而仙矣若不佞弟則爲時
棄物爲天戮民輒軻落魄之不免而安望
始青閣稿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與田直指

曩拜褒號魚腹後屈指又已十餘莫英萬
里粵鄉三年按轡遂使密菁烟消蠻蠻瘴
絕滇江羅浮之間化爲華胥明公卽拈

盡瘁知不以賢勞爲歎也不佞於歲之乙卯浪游台鴈行至半途馬瘠人蕭咫尺羊腸幾不前矣會今惠州二守胡來聘時宰天台出郊左顧假以餼糧給之車馬遂上謝公嶺覽老僧巖躡展旗天柱靈芝諸峯觀龍湫飛瀑識千萬古所號名岳償二十年所懷夙願滿意樂而忘死卽叨萬鍾享千駟當不是過夫不佞梁溪鄙夫也

始青閣稿

卷之三

三

三

岑牟芒屨而遊山川又一時逆旅也胡君何所取而矜睠若此此其誼至高不佞勒貫肺腑無由得報頃聞此君五馬政屬宇下特多方覓一便翮直致粵中唐突左右伏冀曲賜青眼登之薦剡竊計胡君之有施於不佞也彼且忘之矣而不佞之受施於胡君也則夢寐不敢忘無非以高情報高義而不佞無心胡君亦無心也以高情

報高義或亦高賢所不拒耳且胡君惠州之政膾炙人口則雖高情高義而不妨官法官評亦復執法持評者所不拒耳前以丁令此以胡守丁以文字交胡以山水契山水故不後於文字也臨城主臣

與胡惠州

台鴈之遊羊腸鳥路羸馬倦夫不啻蜀道得明公指南稍稍前進若假之羽翼而助

始青閣稿

卷之三

三

三

以扶搖者天柱可夷石梁可泐龍湫可涸明公高誼不可忘也久已鏤之五內而無由得報頃思田直指不佞門下士也明公五馬政屬後塵遂因舍親白鹽大使陳世昌便致書直指惟明公自送之書中語肫肫娓娓不敢作一膚說爲明公耳明公高義而此公亦多高義明公精吏事而此公亦精吏事知余言之必有合也世昌忠

周敏饒有才秬萬里鷄肋奔走二官甚可
憐憫苟足振發并爲屬意

與趙儕鶴

詞場道圃並張赤幟屈指宇內如丈有幾
凡在人倫誰不歸往而不佞以病故懶故
至三十載不得一通魚腹近在吾榜而失
之天下後世謂鄉生何咄咄懊喪有山陰
諸清之者能詩能書能畫州有九足跡幾
始音開稿八卷之二二
三
徧所在倒屣而獨未一識趙先生夫不游
於趙先生猶無游也特爲引見左右卽不
佞以其便通數十年契闊表數十年夢寐
之思不專爲諸生故拙稿三種共計十八
本附博噴飯王臣

與陳司徒老師

簡在愈隆明農愈切山斗愈重泉石愈殷
紫芝黃石雖高當讓師臺一步矣願國有

老成人朝野所屬望安得忽然尋三山而
問五岳乎冉溪九疑間蒲輪旦晚下恐終
不得避偵鶴嘲譏也貴邑舊父母沈復吾
有子十人皆佳而第三君佑第五君傳更
慧君佑曾爲引見台下矣此君傳者第五
名實勝驃騎而尚難一藍袍蓋藍袍之難
不在院而在府沈生仰望竭力欲以一語
囑府君爲院地倘師臺意不欲書及府則
始音開稿八卷之二二
三
司理何薦可貴桑梓也因何以達劉劉當
奉命惟謹耳培植後生憐憫故舊師臺一
切盛德事此門生所知故輒敢掇此三寸
舌主臣

與洪使君

辱念世誼遇以異數草莽之夫倍有跼蹐
至頻貽公鑑佐我遊費及關有餽令節有
餽偶爾問闊而辱起居有餽乃者于旌北

指分手河梁又有餽餽而加嗒焉似於使君傷惠於不佞傷廉兩者各不能不任過矣寒律已深嚴廳未至江干風日恍若早秋是玄官故爲寬政以助行者爲之色喜然尊公旣去尊駕復征一時世好雨垂雲散誰無肺腸而不懊喪也題像之委敢不奮筆

與洪使君

始青閣稿

卷之二十二

三

三

使君舟虛如瓠橐薄於紙而錦囊珠玉則應有數十斛光怪四出蛟龍狎至決當以穢物壓之不佞詩穢甚故以相貽用護珠玉不足當長亭祖帳也

與崔公超

此一時也頗難使君之去而又甚喜足下之留地爐榼柚煨羊魁煖壺醕兩人促膝街杯且圖今日樂勿計其他矣送使君一

歌付裱未完今不及寫請從使君扇頭覽之像已題訖致使君所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二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三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書三十四首

與田侍御

昔人著百官本草謂御史一藥除邪疾杜
奸回振抑滯服之能長元神輔元氣則知
仁義並用是繡豸之職母獨皂鵬健鶻爲
者明公彈壓百粵墨吏解體而和風甘雨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三

時溥茅屋羊城鵬嶺崑都大奚間枯蘇偃
起鬱散稜解化爲光天釀爲樂國義以仁
輔非古名臣作用那得有此惟是更代淹
冉赤墀五花磚火不得大賢綦履有如李
祐嚴郢輩夫誰使之破膽褫秩耶有志者
望星輅內人不無以日爲歲無論志士卽
不佞菰蘆中人亦引領相望以日爲歲耳
分俸過隆何以消受思得粵多奇香而博

上應無精者敬以名手所製爐合二事貢
上公餘退食清風在几聊一焚之可蠲穢
納馥宣有令德物雖微或當於台下之意
知不與明珠文犀共吐而棄之也

與馬弘衢

不興之文厠諸名家業增穢狀加以大筆
臨池道古秀潤鍾繇復生遂良再出將使
見者謂文爲嫫母而字乃夷光嘔噦鼓舞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三

并作一時事耳遊學一記情境甚真方在
田間人徒希少白日欲寢得此便如聽黃
鸝聲可破夢矣何日辱臨梁溪一倒契闊
與杜弢武

古之名將自卻縠而外曾不乏敦詩書說
禮樂之儔然亦僅僅取三寸管與丈八蛇
矛互用自詫爲文已耳誰其能塞旂執轡
捧盤盂於壇坫之上而稱雄也伏覩諸作

步伐有節進退有機操縱有法兎守不縮
驚發不亂骨騰肉奮而意止神凝藉令脩
詞家生死靈魚閒且不可得而門下以纓
滕帶甲挺鉞振鋒鬚爪鑿凶門得之將不
令曹劉卷舌盧楊袖手哉若不佞人既垂
老才亦垂盡丹經貝多之不暇而胡暇爲
詩來教津津不亦問道童子耶十幅塗上
身未至而圖之終屬想像不能如輞川圖
如青閣稿卷之三三

山谷盤鬱雲水飛動意在塵外怪生筆端
也文園雖潔甚小有塵處其以此覆之

與馮元成

曩謂翁丈此行必補近地補後必轉轉後
必卽內轉蓋計資論望所必然者不謂溘
默未幾而白簡隨之文吏廉吏何可爲也
假令不爲文吏廉吏則翁丈之爲大吏不
俟今日矣買山無資且混城市賣文有錢

且博醉倒安所不快意耶知不以此生胸
中硯礪也屬督課田間野風吹人四大作
楚不能過吳門晤對不腆食品聊犒從者
復高孩之

國士之遇何日敢忘宗工之仰無時不切
惟是野心難化俗狀自慙徒企台階未皇
捫謁有悚不瞻戀而已晨朝抱甕忽聞剝
啄啟扉延入知是材官捧到珠玉一讀之
如青閣稿卷之三三

四

而歛容生敬俄然下拜再讀之而神覓驚
舞不能自持三讀之而意愜心怡硯礪消
而柴棘解蓋其工如葉玉巧如織鮪豔如
春葩淡如秋水勁如控弦婉如調黃旬如
搏石淒如落葉必簡延清子安長吉青蓮
少陵君平摩詰儷至並懋而又本之天倪
出於無假從心所欲神機自到故能使人
可驚可敬可愛可慕可爲模楷若此行且

什襲藏之非名流上客不以披覽非文房
清晝朱霞白雲亦不以披覽爲語子孫田
廬可棄此至寶不可輕擲也瓦礫瓊瑤施
報懸殊當是第一不均平事耳台役報命
草此勒謝不盡萬一

復馮元成

接手教知爲聖主所重而亟推旋爲某氏
所妬而亟奪信帝眷之莫憑而人心不可
測也願台丈姑且俟之明春決當追從杖
屨於銅坑鄧尉之間徧搜其勝不煩相召
若召則弟反不敢來矣側聞歸橐甚夥胡
辱厚貺謹返紗葛而領其餘使旋勒此爲
謝不盡願言

復馮元成

大馬之齒辱長者注存錫之大篇至以文
章見屬主臣不佞第學禪非禪慕俠非俠

探玄非玄好游非游百習而百不成況立
言大事乎假令減我數年或可竭蹶從事
而今已矣田光之精消盡矣翁丈云云祇
令不佞弟汗浹踵背耳敬再拜登領張之
廳事而後什襲以貯非紅霞綠雲當戶不
以出視客也

復王亦房

三年之別門下已作魁梧丈夫而文弱自
如青閣稿八卷之三十三
六
在美秀轉勝八尺之幹五車之腹七襄之
手計過數月頭上安進賢冠矣別後讀蘭
言一讀一快領新拔異超然獨上今人所
無古人所少竊意今此道不得不推仲良
與門下也郡公書脩上茅太君文當如命
冗次草復不盡不盡

復杜提學

邾城之政剖竹無聞全郢之役操觚不驗

每自惟憶與自語語心之根矣增其顏甲
惟是肉眼肉腕得別玄珠而探罔象此三
生之幸卽居菰蘆有愉快者殘年遲晷左
阿難而右迦葉無從覓得故人芳訊劍閣
風來華槭忽墮舒旨綢繆敷文璀璨似從
錦江濯出玉壘削成而不自知其喜之無
從也明公文心道力爲世型範聞所譏述
率組織六經咀嚼百氏小有功令亦是斐
然其於斯文真能執牛耳而取牛心者自
昔西川秉鐸不知凡幾曾能出杜使君右
耶分俸實隆薄有木桃聊佈區區非敢云
報臨械主臣

與王彭伯

嘗謂士君子必有正氣有正骨而後能以
已之正勝人之不正蓋氣所以運骨所以
立不正則運有所不周而立有所不固已

始青閣稿卷之三

七

三

且易餒易齒而何以正人當數年前大黜
爲政羣邪輔之朝戈夕矛越鴻楚乙攘臂
哆口天下嘖嘖亂矣台下出運之以正氣
而直往直前持之以正骨而不撓不屈乃
始收其元兇而剪其餘醜如草就萎如焰
斯熄此以正勝不正之效也以正勝不正
本之神官象帝知止機凝審于無假虛中
因應悠然泊然而彼之伎倆自盡機巧自
窮蓋以不勝之道勝之昔孟軻氏正人心
以承三聖天下萬世賴焉而總本於知言
養氣之學先生之以正正不正而卒無心
於求勝亦猶是也夫自先生反天下於正
而吾錫稍獲蕩平不佞稍得脫於羅網卽
今得以半殘之軀戴青天而負白日夫誰
之賜乎受先生之賜而不一以姓名通將
不得爲人又先生掩三倉探二酉咀六經

始青閣稿卷之三

八

三

覽百氏腹既有笥筆又有花諸所撰著莫
不執矩司契離方遯圓瑈落萬象籠挫千
古一時壇坫之上奉爲主盟不佞生同其
時合執盤盂以從而不一以姓名通則亦
不得爲人用是不遠千里不阻未同不嫌
困賤不倩蹇脩不煩曹丘上姓名於下執
事因魚腹以通龍門藉鴈足爲雒雉先生
其惠然曰夫夫也游於濁而覲於清是大
始青閣稿卷之三

九

可教他日終當捉席把臂而教之則不佞
幸甚若曰草莽津途豫章吳會風馬牛不
相及此何因也而至前不免襲按劍相盼
之迹則不佞有媿死而已抑又有說易之
言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而象曰得輿民
所載也剝廬終不可用也又曰射隼于高
墉之上獲之無不利言權奸去而皇路爲
清也曰乎號有厲言小人去而君子猶贄

惕也今天下元兇除而未除餘醜剪而未
剪得與雖有漸而剝廬未盡免則奈何恃
射隼之功忽有厲之戒乎惟仁人君子留
意焉

復孫令弘

讀送窮文悲哉令弘乎然太史公有言非
窮愁不能著書令弘之咳唾珠璣言語妙
天下者皆窮之爲也窮何足送况仙郎文
始青閣稿卷之三

十

學簇簇是天上玉麒麟正恐富貴逼人耳

復穆仲裕

往者齋除月落壁燈如漆檐鳥不語不自
意高賢挽轍以過啜我濁醪噉我野蔌清
言往復街鼓三催主不知敬客客不知責
主形骸脫畧遂成勝緣別去亡何而飛書
忽墮上叙悰悰下見周稱至以盟主見屬
主臣東吳霸氣之餘未得一窺大國而使

之刑馬軟血儼然據齊魯之上執牛耳食
牛心非其當也南遊諸作有韻無韻悉是
妙品顧山川誠佳其鄉之人不能品題讚
歎而必有待於非其鄉之人加以月旦每
誦瑤篇爲一解願一下汗矣拙染尺幅附
上不佞偶一點染用以自賞不欲博人賞
亦不願如玄宰諸公能爲人賞而門下獨
心好之毋乃好痴乎夫痴何以好焉臨械
右言開稿、卷之三十三 二

神遊

與官賜谷

昔范景仁知諫院請建皇儲前後疏十九
上待命百餘日頭鬚盡白劉器之辨論邪
正至犯上怒則執簡却立怒已復諫時人
目之爲殿上虎蓋其忠膽激烈有不徒以
一言塞責片語博譽者明公之忠愛篤至
類此韓魏公居諫官三年諫藁悉付之燼

正存七十餘疏田表聖謂諫事是言官本
職何可藏副示後但求上悟不求人知明
公之一腔忠赤耿耿自盡又類此不佞雖
在草野未嘗不爲之欽咨讚歎也頃者論
遼左事更復鑿鑿可行竊謂當此之時得
明公一疏勝得百萬衆矣去冬洪戶部自
吳關回京曾以八行及義田記託渠幕賓
崔民表送上想已作殷洪喬耶果爾其人
始言開稿、卷之三十三 三

故不如華亭犬胡天鴈耳

與李棉州

一官萬里猿聲鳥道人之所難而家弟
之飲荼茹蘗妻孥不得一飽尤人所難而
家弟亦甘之此其志可嘉而其爲計則甚
拙家在五湖有田可耕有桑可樹有溪可
釣何所不能生活而必瘞其身於不可知
之地耶明公肯爲苦言今反梁溪之駕真

石也不知家弟能茹之否羽便勒謝執
熱如焚不盡娓娓

與潘無隱

秋暑如灼不可逃避拜教之辱纍纍滿幅
何者非消暑珠也當今詞家好新不好古
然所謂新者非拔奇領異汰糟粕化臭腐
而爲新也方言諺語之謂新黃口啾啾之
謂新指東說西舉首遺尾不成章之謂新
始青閣稿卷之三

兩爾固萬不如陳者以新自誤又復誤人
轉相傳習舉世若狂大雅之漸滅矣矣伏
覽尊集法物尚存典刑具在出之天倪審
乎無假能爲古而又能爲新安得如丈者
數十輩相與迴狂瀾而卽之安流也此意
已稍見叙語中未審高明亦爲然否熱甚
難以捉管鄙文能成而不能書坐此方命
奈何

與譚木天

日者校試無論敝邑青衿紛紛求薦卽在
外郡有一面者無不款門乞請思得不佞
爲曹丘而不佞一不敢應蓋度其人非鼂
采垂棘懸藜結綠則不爲材之遺非材之
遺而以爲遺不佞所不敢出也茲有嘉定
縣諸生沈宏祖者本名家子年正少筆花
腹笥克實陸離所爲文若秋水芙蓉春風
楊柳絕可人意而偶遭擯落是鼂采垂棘
結綠懸藜之屬宜售而不售者真材之遺
也非明公巨眼不能得之願披砂磔一拾
遺珠幸甚

復孫子長

檀峯石竹金畸甌冶之間淑氣塊圯元符
壹鬱不知醞釀幾何歲代而有台下襟領
人倫鼓旗枕苑不佞卽賤卽愚亦旣知所

運矣而積序之久執鞭蹉跎龍門齟齬
比何以說也天幸不終屑越我俾交戟在
望可通龍門可侍鞭弭而猶自需遲令長
者先之此又何說也要以不佞生不爲陽
鱗而得長者之先之也則鄙人可隨而後
是締交之緣而稟令承教之會也幸矣幸
矣月俸特分土物甚盛高情以厚享著不
佞將何德而堪焉肅此陳謝不盡覲縷匪
始青閣稿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父嗣致主臣

與高孩之

頃者不風微波無氛薄蝕在士庶莫知其
倪而台下遽以爲異翻然解印條爾拂衣
誠知台下身當保障心懷丘壑重非絳節
輕非白雲然當此國事艱虞英賢落落之
日而輕去於不必去難留於決可留之事
或亦矜節持義之過也夫賢者太過聖有

不及節可矜義可持而數十萬民氓之心
必不可斃失願台下爲聖所不及毋爲賢
者太過耳不肖歸自白門道途中聞之殊
不自信既而果爾乃知物態何常有胸莫
測台下從其所無常莫測者而觀之以空
守之以靜彼或然之疑自解而適然之搖
會定吞雲夢者八九直無用此秋毫芥蒂
也遠道初歸抱有微疴卒難出戶百拜緘
始青閣稿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書一罄肝肺萬惟采納不勝禱祝

復孫建侯

入白門雨花木末燕磯牛首可以不游而
孫建侯決不可不見諸遊歷盡而芝宇蹉
跎將令王謝諸公地下笑人矣犬馬之年
日增日媿門下不以爲棄物而錫之瑤篇
高華閣放如獲拱壁如握大秦珠不自知
其喜之無從也方在田間拾栗噉芋尊使

至隨於禿楊樹下飲之脫粟而附以赤蹠
再拜陳謝不盡縷縷

與官東鮮

不佞閱世已久一切勘破雖當窮居亦無
眉結而所最喜者三事一天上故人時能
存注飛書巖巒有光藜藿一朝廷之間仗
有名賢掃除廓清豺狼稍戢燕雀獲寧一
桑榆人齒髮無恙神挺氣王見者以爲奇
始青閣稿八卷之三十三
疑其不死豈能不死而或不卽死嚙肉噉
飯尚多歲年舍此則無可爲知已道者舍
親倪中書辱以屋烏一見如舊垂情加禮
倍百尋恒極其感哉不謂鵠序方入而鸞
儔忽喪一棺旅室出入相看觸目刺心殊
不堪忍思得司農齋餉近亦例差中書而
若遠道不便敢要寵靈於台下命當事者
擇一近地與之此君尚未有子俾得早歸

絃弄珠有望皆台下之賜也臨楫祈禱
復李本寧

先生之文若鼂采垂棘流離結緣爲世所
重其稱說人能易嫫母而夷光回瘡痍而
毛羽爲世所倚重不佞么麼子也緣是犬
馬年得先生所自爲文又得先生所代田
侍御而爲文一字一珠一語一華袞將不
佞之所倚以爲重不啻干明珠而萬華袞
始青閣稿八卷之三十三
矣易我顏面增我羽毛其何德而戡之大
篇至日正不佞移家入山洞開巖扉廣集
道侶指所懸繡障而人人舉手加額是又
光我林麓引我勝緣其又何德而戡之大
篇之外所惠多儀敢從例悉冒不恭惟台
亮之臨楫主臣

與駱侍御

恭惟台下身爲型範口是典謨腹貯五車

筆傾三峽文名震世道品絕人甄陶盡屬
英賢振刷不遺墨吏玉壺冰潔繡斧霜清
卽鄉紳何異門人奉宗主一如夫子其在
不肖則於並育並行之內實蒙特恩特禮
之施寸晷周旋便祛礪硯一時盼睵頗長
羽毛且念短髮餘生并顧垂髫乳豎與之
逢掖兼闢棘闈世無兩日余有二天所謂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也乃官墻在望數
始青閣稿卷之三十三 元 三十五

復馮元成

不佞弟觀翁丈以慈悲心行廣大量有所
得隨手散去先爲人而後自爲那得不空
乏室雖空乏而所得於道多矣若不佞近

學得節齋法非賓客在坐不設一鮮晨起
食淡粥四甌午乾肉二三片脫粟飯二甌
便了一日事以此稍能自給不足爲大君
子道也董年非董妍總之亦不妍謂妍者
妄耳若宇才兒顧喜則未之見或亦不甚
妍此輩風塵人安得夷施毛嬙也者而稱
之鄙性如鳩營巢甚拙昨歲拮据半載近
始得驅雞犬入山烟霞泉石鳥啼花發是
始青閣稿卷之三十三 元 三十六

耳

與夏習池

青山滿地人人有之居山不足稱快獨得
仲昭兄聚首紫芝玉屑晨夕披領斯爲最

事春光半矣而實無春近始有春而尚
餘冷氣山中人第聞林木怒號鬼車叫嘯
耳安得陽鳥放脚下我白屋也鷄首東下
必趨蓉湖從湖左進艇里許便是菟裘幸
決策見枉作一日周旋毋使諸長年三老
人自爲政

與趙凡夫

春陽明麗輒思佳園思佳園便思所爲主

始青閣稿

卷之三十三

主

三

是園者一水拒人褰裳不果實大懊喪事
敝邑今公去以二鹿見餉鄙性如鹿畜此
甚宜而山園逼側苦不能容可容莫如尊
圃特爾奉貽爲菟裘添一耳目玩化者方
懷小鹿俟其脫孕當從母乞子養之稍一
玩弄既長而復歸尊圃也爲此物計所主
似及唐突臨臧主臣

與張雲來

拜教之辱知岵望病勢甚厲深以爲虞第
聞吉人天相張門遇丈是天相之何難勿
藥昔號太子病甚將死扁鵲望而言曰臣
能生之中庶子以告號太子太子出見鵲
悲泣不止扁鵲乃使弟子陽厲鍼砭石以
取外三陽五會太子立蘇門下今之扁鵲
也但願安意投藥無懷去志假以旬日則
岵望如號太子當必無恙渠家內外長幼

始青閣稿

卷之三十三

主

三

素敦厚德豈靳重報哉爲此特遣蒼頭擊
額代懇如不佞自至幸加留意毋或卻走

與楊脩齡侍御

山居意味多適始以未嘗不能深信頃驅
雞犬挈妻孥偕入朝視興霞看飛鳥夕視
歸雲聽宿鳥白石待漱清泉候煮鹿蹄共
路鶯語當歌筍根菜甲雨餘肥脆不減禁
鬻種種樂事絕勝城市百倍獨怪地不數

畝居無數十椽而插籬豎屏穿渠鑿石經
三年始就信貧人作事之難與買山而隱
者之不易也息畧味寂久且得力不佞向
已見白髮今且盡黑向多睡卧今且團焦
終夕山路羊腸如履坦道以斯知鬼剎尚
遠無論十年二三十年尚可奉明公色笑
耳山中人不知晦朔更不知吳疆楚界道
里幾何雖懷賢切急而不能倩一鴻一鯉
始青閣稿卷之三十三

三

爲蹇脩有咄咄稱欠事而已閩人陳山甫
名嶽李本寧先生石交也爲詩與爲人並
妙向本寧在楚已依而楚旣入金陵則金
陵後由金陵而歸楚則又楚先後三十餘
年無一日間隔非獨山甫重本寧亦本寧
不輕山甫也夫以兩人相重不相輕而山
甫之爲人可槩矣不佞謂旣在楚則楚之
爲賢豪如明公者何可不見特一引見之

見則山甫得明公益重與本寧而兩矣

與陳山甫

本寧先生定歸耶梁溪白下道里雖隔此
亦可往彼亦可來或一歲一見或再歲一
見雲鴻江鯉不難尋覓而今已矣彼不能
來此不能去矣魚腹鴈足覓之難矣促膝
把臂定以何時其來生耶其來生之來生
耶言之惻然丈復於幾時歸歸過梁溪幸
始青閣稿卷之三十三

三

暫泊青雀顧我山中旣可見顏色亦可得
李先生動靜也三書如命使旋草草奉復
非久當專力奉餞并餞李先生

與李本寧

先生在楚則楚重在吳則吳重今去楚而
吳失所爲重矣不佞吳人也旣自慮復爲
吳之人慮而何以爲情哉乃若別衷離緒
條條縷縷又難以筆舌旣矣一詩奉送情

見乎詞不腆之將以伴里言率爲可笑之物先生幸且笑而存焉含悽命管言短意長可勝翹首敝邑賈弘庵大叅是小壻之父也伊仲兄來白下求先生爲其父作誌願於樓船未發之前脫稿授之是大大方便功德并爲代懇

與范長倩

友人至自金閨知門下有炊臼之變不勝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三
中駭尊夫人脩婉婉令德具夾輔長才在滿能持處脂以約敬姜勤勞衛姬諫諍曹大姑著述衛夫人臨池儷至並茂正當宰持陰教贊助坤維而何以奄化哉昔莊叟鼓盆奉倩惑溺不哀之與極哀率乖情理知門下不爲莊叟然亦勿蹈奉倩之轍也欲自致生芻綠初息山阿棘舍未周不便入市走力爲代臨楮竦息

與莊弱侯

楚故多巖邑而西陵爲最自非異材誰與剖截非異望誰與傾壓卽材異望異而非所語於胡威之清則人亦以其清訾之蓋西陵之難爲理如此門下以不凡材兼隆重望而又名無名治無治故名冠於三楚而治登於上理真古人解錯烹鮮鳴琴懸蒲之流非可與今時茂宰較品局者山中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三
人羣豕友麋不知錦旋消息驟而接華絨華幣妙句妙筵聯翩下墜念吾儕賤子安所得天上人與之鸞書而錫以至寶夫且錯愕讚歎莫知所出矣出山甚難計未皇及門而請容數日後貢此欸欸於左右

復帥廷鎮

名家之子詞林之彥屈而爲丞不太自降薄耶顧丞非卑官與其令共掌四境子元

元國家賴之何嘗不隆重人自卑之耳不自卑而承重矣可由丞而躋於丞之上矣門下以妙才兼家學稍自異順自束服何格之不可破而懼以丞限也貴治有吳本如中丞者其人長厚善扶掖人不妨以時請益不腆爲將是本桃之報主臣主臣

復馮元成

荒園之會擬滿十日而竟缺其八非無山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三 主 三五
水音而不能投轄想惡酒惡食能驅人走耶扇頭詩乘傳二首婉轉清真似岑戎已山二首沉鬱悲壯似杜四大秦珠一時在把何幸如之頗聞京師中商賈窳散物價翔涌官家眷屬半歸鄉里九關晝閉文臣當關似此景象輸殺我輩宴眠人矣華聞脩所選明詩不廣不精甚不足行亦必不能行日已阻之而渠興勃勃竟授劄劄以

一部奉觀知無逃於朗鑑也

復孫關使子長

世無兼器人乏全材主文盟貫道鵠標吏幟誰其左而左應右而右應也台下所向逢源庖丁刃郢人斤蓋目中無兩矣不佞景行十年而差池一水景行者何心差池者又何心耶山中人出山甚難稍一出山如走烟霧迷惑思返雖梁溪城頭經六越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三 主 三五
月不見面又何乎闔閭雖然人各有心不難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至人在望畢竟思一竭蹶耳每逢令節輒承嘉惠用以供如來拉酒伴宴父老分甘兒女種種克辦吾儕草莽倍知飽德尊像清標奪目所以知其必肖像肖而替像者未必肖蓋畫之筆工而贊之筆拙也臨池之委謹惟命始青閣稿卷之二十三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四

梁溪鄒迪光彥吉父著

書三十七首

與何具茨

嘗謂士人在野好脩非一而絕公府罷居
間爲上官人作官求治非一而獎恬退禮
巖穴爲上能禮巖穴獎恬退而不好脩者
脩矣不肖么庸子於世如乘鴈多寡而尚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四 一

能自刻廉齊栗斤斤輟祿不敢騫汚裏詬
負其生平皆繇台下之重士而謬及不肖
不肖故不敢不自爲重也今台下行矣巖
穴無光而有志者不能養其毛羽矣將如
之何僉意欲於五六載間借冠名賢開府
吳會使彼好脩之士感而益奮終不爲騫
汚裏詬之流未審蒼蒼者如人願否乍熱
騭人病骨如腊亡能從父老子弟攀援道

上聊勒短絨一佈心替不腆之將比于芹
膠主臣主臣

與王司理

不肖適菰蘆中人亦自具一種肺腸思慕
賢德不啻饑食渴飲乃德星在望積有冀
英而扼承尚阻問訊缺焉生當吾世近當
吾地分當吾太公祖而坐自失之饑渴之
謂何蓋繇草野穢質逡巡自醜且前且卻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四 二

屢進屢止匪獨甘寒蟬而薄陽鱗乃爾頃
者不腆菟裘得要車騎謂可見矣而念在
樽俎談笑之時更不宜攘搶唐突又復且
前且卻屢進屢止而終不能前進親賢有
志見聖無緣斯可爲扼腕太息者也夫龍
門未及魚腹可通把臂爲難折簡誰禁謹
以齋心用脩短啓伸數年向逞之誠附一
時芹曝之敬統乞鑒炤臨械主臣

與王中丞

嘗謂天有九而東南一天最難青燐蓋五湖之間其人輕心狙詐淫末抗敵故天降之災閉諸陽縱諸陰飛流奔星沈薈濫炎遞相爲虐歲惡大侵時時有之自福星下蒞而除文致寬部素平推會簡科條重士養民民以不忒而五行自順六符自平九野自正東南天遂無暈適背穴抱珥之患始青閣稿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三

三

其爲貽福豈細小故今台下行矣卽帝心簡在匪久復來而歲月小需其間能復如春之祺休嘉砮隱乎是所爲愀然眉結而旁皇反側者也若乃不肖草莽窮奇質文無底信足抱影獨行一意而台下似有意乎其人棄短錄長不深擯絕蓋居恒忽忽有獨知獨感之思焉又非敢以口舌道者祝融騶人四大爲腊亡能負弩道上謹勒

短械用代祖帳臨械主臣

與孫子長

老病筋骨畏客如敵咫尺關門脂車絰席屢前屢卻而鬱攸且至矣所爲畏客更甚遂絕摳衣之想念樓船錦纜匪久在望則專一掃石山間對泉亭畔以土簋匏尊享上客耳一詩送行不足當驪歌而意獨至舟行寂寂無可開笑口則亦一捧腹之助始青閣稿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四

二

復李棉州

丞簿倅尉昔所稱牛馬走者貴在辨給而家弟獨期期貴馳驟而獨逡巡貴願指氣使而獨不省人意土偶木會何所用之卽歸已晚矣所恨者負明公一片熱腸耳聲望風播資次已深匪久定有殊擢豈得久栖荆棘也望之望之異味異品甚荷遠誠

托楮爲謝不盡十一

與孫子長

崇資駿望當內借不當外借而必欲外借之
急則武林實稱蓋古杭天下都會剗割甚難而門下大材槃槃游刃有餘最稱天目大滌葛溪明聖蕙蒨連漪稱古名山大川而門下以文心當之最稱六橋三竺自蘓長公白舍人而下不少概見而門下風

始言閑稿

卷之三十四

五

流閒雅兼有兩公最稱故以內借之人而暫爲外借稍淹三年便進九列銓衡之善爲裁量如此床頭白墮桑根黃雌畜且久矣而竟成虛話人之無緣可爲懊喪然聞干旌尚欲留吳閭匝月則以生公一片石爲北憲下匡床坐聽揮塵未可知也分俸過隆敬謝

與馮元成

前日山人顧仲默至傳有尊恙云廢食寢謝賓客者累日爲之懸念翁丈神無所不怡體無所不攝數十年來未嘗一病而今病耶毋亦今歲氣候不調鬱爲災稔人易觸犯尊體偶然觸之耶願且甦拋丹槧勉坐蒲團小輔醫藥大謝人事過八月朔或當載酒文園攜數小豎一奏巴謠以當七

發臨械神注

始言閑稿

卷之三十四

六

與諸景陽

伏逢春秋七袞當春時已譟一語擬同大斗爲獻而屬初入山藩籬未緝懼有夜警不能出戶可以出戶矣而會已熱熱且病病熱已而復有事於白門今始得歸勢不能以遠歸之日爲遠行之日也計復遲則大非人禮敢先將鄙作使蒼頭馳上而後徐圖於門之內堂之上鞠脰捧觴稱如崗

如陵如日之升月之恒焉念在密戚有以
爾貸之

復鍾伯敬

日游長干條徃條來殊無意致僅兩度銜
杯清嘯差具勝情羌不俗殺耳兔鳥遷徙
催督物化憶昨中秋又已陳迹能不悵然
扇頭三詩清絕雅絕古絕決非時流口吻
所能道舉二得三以石換玉鄙人所得不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四 七

復田直指

一自入山烟霞獨領木石爲伍養狙拾栗
傲然自喜謂山以外無一物可易吾樂者

乃秋風颯至有客見過云生公石上搗筆
挾瑟傳籌命竿橫參落月此政其會因而
鼓枻與二三同志隨俗嬉遊方繫纜間而
華絨忽墜無論詞旨綢繆儀文鄭重是雲
天高誼當青囊絳韞銅章紫綬拉羅偵伺
之日而念及一草莽故人千里使使豈時
俗所易有也玉魄當空引人勝地羽觴無
筭杖頭易竭得裏蹶之惠如於可中亭畔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四 八

築槽丘百尺不虞口流麴涎而喜可知已
恭聞雷霆震赫不廢雨露神豸觸抵兼類
騶虞此范純仁呂大防杜辛老之輩可當
家國重寄不徒皂鵬獨鶻之爲沾沾也者
及伏讀疏稿忠言妙筭侃侃諤諤卽如所
論某某抑何其先幾早見乎事未敗而知
敗奸未露而知奸不佞有俯首歎讚而已
使者報命肅此陳謝不盡百一

復支孝廉

僕於尊先公不獨同榜又同門又同觀政緣深分篤似從三生結來乃自刑曹解事後皇分萍散南北各天經廿年不獲消耗亡何聞尊公仙逝矣有緣而無緣有分而無分世事大抵如此可爲浩歎華平先生言語天下而不獲多見今一見之如獲拱璧序語之委敢不勉奮不律附於不朽第始言閣稿卷之二十四 九

與史金吾

名人名圃世德世業本難思議頃攜之泰伯里莊居齋三日而後奮筆自謂可以佳矣而卒不能佳因知未央層城駁娑枵詣非具有五鳳樓手段者所易締構也敬語

左右旣不能爲門下楊美亦須爲不佞藏拙勿遂授之劇氏文稿具孺子緘中錫山金瀨相望依依

與顧所建

入維揚不得一奉光儀此甚異事亦甚缺事安得他日者連床而語促膝而談作一月半月周旋補向所未足也金陵小僧孖一少年苦行思建一閣奉大士求之吳門已有應者而苦未圓滿復求之揚州揚州有大教化主如丈倘不惜廣長舌相助知其能圓滿無疑也

與馬仲良

周承明林若撫王亦房吳門三秀也材無軒輊而名有後先蓋亦房得仲良而名起如昌穀附獻吉而業成附者之捷於自致有故然者亦房往矣兩兄不將越亦房而

上乎願先生無忘亦房則亦無忘承明若
撫歲暮懷人兩兄情切千里之遊不惜賈
勇而不佞亦從中勸駕於其行聊附起居
如此所不及娓娓者有兩兄舌在

復姜孝廉

畎畝陳人止戡啜粥噉飯向茅檐舒脚臥
耳卽栽花種樹祝鷄牧豕著屐銜杯尚屬
非分何論作官中丞之意不過借一幅紙
始青閣稿卷之三四 七
兩行字做許大人情本不欲信人人誰信
之者老丈愛我亦爲此語耶睽違日久結
念甚殷統俟獻歲圖一侍對

與尹臬憲

嘗謂東南一片天不獨江以南重而薄海
內外所胥爲重當重地必有重人而後其
重益重若恒材恒品如螳臂當車戛戛乎
其難矣邇來江左多殃國門爲禦白日鋒

刀有力虎無力鼠有錢神無錢隸國胥而
魅人漸以虜矣至于今而苞苴不驗與主
無憑林鴉收聲隅虎歛跡天衢清煒皇路
蕩夷是誰之賜哉于是蒼赤騰歡冠裳舞
蹈而不佞則有進于是者大巫在上思爲
小巫大將在上願爲裨將以神君而嚴師
緣民氓而弟子于不佞有獨至矣夫獨至
之好台下宜何以副之也景陵鍾伯敬從
始青閣稿卷之三四 七
粵江來云台下接引不佞意甚盛卽欲握
侍交戟而老骨病骨殊難一衣帶水旁皇
維谷因念不能以身往則不可不以檳往
敬于月之元日百拜致書台下并以平時
所就伎倆印證壇席若其竹馬失逐盤盂
未捧無禮儀無志分台下以爲彼何人哉
之人也而有蓬之心也姑付之抑掄而許
以思過幸甚幸甚

復嚴雲岑

菰蘆中亦曾有以遼左事告者而殊不得其真捧手教知建酋西虜合謀入犯以彼久儲夙集之衆蹂我空拳枵腹之夫必無幸矣枕漱之餘不無杞憂奈何光祿清卿門下清品白門清地以清品當清卿游清地三山卽九龍二水卽二泉僚屬不劣於里子呵騶雖俗不惡於家人砌礫仙官吏始青閣稿卷之三四

復何令君

自台車去後何日不思不獨遇談官家則思遇境內有事則思遇長吏行部則思卽過邑庭而思具瞻當笑語而思玉屑值羣

論而思讜論逢山水而思濟勝具執觥籌杯竿而思頽唐酒德觀清風明月而思雅調雅致官卓魯而人稽阮卽欲不係念不可得者赤城金庭山川愛隔魚腹雁足自昔爲難正欲料理此大事而竟爲台下先之披到華棧與捧到筐篚未嘗不舍然喜瞿然竦仄也菰蘆中人亦曾聞輦上君子頗爲高賢致不平者明公能遂傲然一丘已耶春明五兩陸可推車水可放櫂幸早結束勿復泄泄彼其時當出春申澗水以泉頭茗奉迂道左耳不聾之將不足言儀主臣

與孫子長

武林之政廉若伯起察若廣漢教若叔齊惠若君游慈若士遜而風流文雅則大似前之白蘓自西湖來者人人知之亦人人

能道之不佞未嘗不爲歛容服也不佞自
解龜以來歲每一過三竺今有賢使君在
恐涉陽鱗逡巡不敢是其褊心與亦其小
心也一笑王德操素蒙折節乃者念舊而
來知不在陽鱗之側酒資蠟屐幸使君爲
一處之勿令以歌魚返

與項希憲

當車轍之將下也擬且負弩於塗擁篲於
戶執爨於厨捧杯竿於庭樹之下而紫氣
蒼茫一時差過至使小隊辱臨未之倒屣
山中入其無緣分若此可勝快悵卽欲操
餘皇一過長水又念使節甫停冠裳駢集
柰何以箸笠穀弁之夫而混諸顯者爲長
者羞姑先遣一价以候而後徐圖之徐圖
之則爲問字之人爲下榻之客爲平原十
日之會俱竊有願焉諒門下之不我拒也

不腆爲將并所哂納主臣主臣

與錢徵榮

今公詩妙丈詩更妙左白台右傅予兩家
映餐而一嫫毋竝立其間事可笑無踰此
者不獨丈笑不佞且自笑矣

與余仙居

自從識足下於風塵中經三十年無由問
足下足下亦無由問僕僕瓠落人也膠守
丘壑其不能尋鴻覓鯉固當足下仕人也
魚腹雁足索之甚易而胡亦未便耶便而
未便吾不知其解矣偶覽仕籍見足下儼
然領邑仙居訟庭山水琴館烟霞倘所謂
吏隱非歟有友崔公超者爲台雁游假道
於此願一識仙居亦願一識仙居主亦願
仙居主人能惠顧游子而使不歌行路難
亦願不佞三十年積抱得崔君口語而達

于仙居主人前種種快事胥是焉藉未嘗
畢竟滿願否崔君楚之江陵人能詩能文
能有俠烈行誼名下士也

復楊脩齡

青陽九十日朱明三十日盡作重陰演潦
通衢商羊飛舞斐几繩床蝕苔竟寸坐臥
不歡不自意驛符未報而長君先生小隊
且至兩家世講廿年夢寐六千里外音塵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四

七

三八

一旦間而續滯而通不然而然餘生丘壑
盡屬潦倒獨此爲第一良佳語更占郎君
剷芒挫銳蛾眉不飾千頃汪汪吞吐雲夢
玉山在坐清標映人小樹吻頰名言斐疊
峨我正骨喬松挺上能使人魂礪失柴棘
消吟嚙去桎桔解渣穢滌正所謂春風風
人夏雨雨人者大都自昔名父子若太丘
元方若韋賢玄成若胡威胡質若石奮石

建若蘓瓌蘓頲於德業懿藝僅有一科稱
爲濟美而台下父子實兼之從古未聞於
茲絕無一二矣世途昧昧不獨脩持人少
卽快活人亦少歌唇舞袖不有好者誰其
習者從容尋覓或亦可得然寧用餐心羅
漢決不可使退位菩薩也尊公竟爾仙去
豈厭震旦向極樂耶炙鷄絮酒便附行李
計其至日當向武陵源下懸河之淚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四

大

三八

與梅少參

計與邾城別已三十年與門下別亦已二
十年總之逾四十年矣此四十年中少者
壯壯者老者且死而不肖尚未老未死
不獨未老死更尚健尚旺尚可啣卮尚可
啜飯尚可攤書榻管經數日夜不吟嚙欠
伸出少年上想鬼伯畏懼不欲收之付籍
中矣一笑有僧雪徑者故王孫也而剝落

支郎風韻懷素書顛兩者竝擅一篋一鉢
足趾徧天下而獨未入楚楚有馮茂破額
祝融朱陵是四祖五祖賴殘諸人振法處
思一問之因問門下動定而後下潯陽泛
蠡湖求慧遠遺社以歸則所謂財施法施
者或亦不無望於門下也倘能爲大檀越
主爲大教化主不亦人天中亦大因緣勝
事乎何如何如臨書主臣

始青閣稿

卷之二十四

七

三

與任九箴

敬以兩生薦一生名夏九圍澄江人善爲
醫其爲醫也不獨察脉用劑立見立効而
能起肉於骨不責其報可稱良醫一生名
劉亮載上海人善爲師其爲師也不獨講
經評文餐蒙振贖而能以孝弟忠信引掖
人子弟可稱良師夏曾一見台下辱加禮
遇者劉曾爲貴同年張爰平揚詡者台下

得貧憐材諒必非無意於兩生而不肖正
爲之曹丘惟台下有以處之良醫良師人
所不涕唾者也臨楮主臣

與王孝先

兔烏督促歲序如矢紫芝玉屑杳不睹聽
時時繫心有友周承明林若撫者生平好
游所游歷處文心道氣載在人口而獨廣
陵以近故失之頃者將於蜀崗隋苑迷樓

始青閣稿

卷之二十四

七

三

平臺二十四橋蕃釐瓊花之勝悉收之奚
囊而吐其奇此其意甚佳興甚猛然猶謂
勝地可游勝流更不可失得勝地而失勝
流非善游也校乘何遜張絃諸人往矣而
有未往者孝先先生是奈何不一奉色笑
把裳衣坐而失之乃敢先奉勝流而後延
歷勝地謂相對有賢主人勝騎鶴揚州數
倍此其見又甚超知不損之百尺樓下也

臨械主臣

與呂上海

不肖棄物而台下有意乎其人山園棄地而台下有取於其勝周旋日許便足千秋巖花庭樹至今猶作令公香而喜可知也諸生劉亮載年雖過時而意尚勃勃學業不衰退位菩薩不減發心人不佞實期望之顧其貧益甚無立椎地無擔石儲政所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注

三十九

與張垂則

山中雀羅當戶豕跡交涂不自意枉高賢之屐卒來卒逞豆羹不設鷄黍失將因此無能飽餐玉屑滿浥春風爲之懊喪適黃友上見顧云其子壬龍者曾受經門下

時被推轂獨無柰年且長大而一青衿之未領也今當縣試賢茂宰固是大宗師無待關說然吾輩憐才惟恐其不前不前則無能爲府院地願門下出一言而使之前爲府爲學院張本則可憫乃翁桑榆無負吾輩推轂或者亦一勝事乎敬以請

復郝仲輿

楚鴻至亦時時聞起居但云閉戶著書深始青閣稿卷之十四
歲月而已未審所著何書今得九經解讀之海內吮毫濡墨往往不乏而能羽翼聖真闡揚道脉未有如此書得力者大洪紫蓋之間有人焉薄鐘鼎輕旂常立德立言效濂洛故事能不佩服不佞蠟屐之暇從事刀圭與伊蒲軍持共爲政日游華陽而愛之將買山一二畝結廬其間以終老焉所著華陽草聊見此意敬枉一帙知不滿

大方一笑也

復戴今梁

憶從昔年瞻侍紫芝披領玄箸軒軒映坐
疊疊厭心而喜可知也分袂之後維商與
參卽所居山時時有白雲千片清泉百斛
不能滌塵根解酸餽蓋我懷伊鬱至於今
斯矣若乃仲冬一月北風淒其雨雪載塗
河水深膠牛馬亂渡瓊裘茸蒙如蘓屬國
始青閣稿入卷之二十四

嚼雪窖中景象斯之爲苦又未易備述天
誠不欲生吳奈何又使吳爲胡也春將至
矣而殺氣如故轉令人思錦江玉壘與安
花溪上陽春白雪人耳佳刻不多領新拔
異字字玄珠益我匪湧詩蓬一握游稿一
套附上教削臨臧主臣

復杜總戎

材官以冬十二月至以正月歸往來金閭

梁溪間計且四十餘日而無一日不下雪
雪復無一片不掌大元戎一紙書帶得璚
璚數十丈粧成無色世界擁爐讀歎甚爲
希有顧江南人筋骨柔脆不堪作袁安閉
屋堅臥日以濁酒澆之方得彳亍階序在
北爲常在南爲恠如何如何圓池水合鑿
之硜硜乃強持毛穎草壽文上掌記兼以
薄伎數種奉獻愈多愈醜真不滿鈴閣中
始青閣稿入卷之二十四

一笑也主臣

復余仙居

滅趾山棲例不覽仕籍復不閱邸報剖符
削檣遂不省何時何地門外雪深十尺使
者披簑戴笠至啓書讀之知今仙居夫仙
居非昔人劉光所治地耶來則焚香載道
去則男女巷哭古今良吏以爲稱首今具
明公而兩矣又臨海多山巖巒聳秀洞壑

靚深仙居應復不減賢良政絕吏隱名高
兩事當盡輸公耳苦寒恐稽來使卒卒爲
謝不具悉

與惲衷白

上宅完婚寒門完嫁天緣人意兩各凝承
不佞之喜上宅之喜也乃者仙郎院試
然列名藍袍已獵朱紱可梯上宅之喜
不佞之喜矣不腆爲將幸賜麾頓

始青閣稿入卷之二十四

三

復任九簫

山中人不知有住山之樂但見日夕紛紛
擾擾前門成羣後門成隊花間捉塵花下
銜杯而已以此欲於深山最深處結一團
瓢避客不知畢竟能避得否果避不得且
自隨流逐浪去想人間世無一個徹底自
在之人也無其人而欲有其事亦大不自
在矣台下去後人多何武之思悔其借寇

之不力蓋人坐陽春未經朔雪遂不知陽
春之樂逮朔雪已經陽春已去始知之而
始悔之已無及矣此人情乎抑愚不肖者
之情乎可爲台下一笑耳清聲到掖庭山
公定不虛負黃金臺上須早策足毋或遲
遲其行臨楫神選

復孟操院

古之君子有大抱負與大設施必遭大挫
始青閣稿入卷之二十四
美
斥大患難而後大福澤隨之明公伏青蒲
挾皂囊決齟齬露齒極論國事受杖闕廷一
生十死棄置藪澤豕鹿與伍垂二十年其
是大抱負大設施而罹此大挫斥大患難
者新皇御極如日始懸如玉未剖一團真
心粹氣自當明良相應爲衡爲石作楫作
霖旣福國又福其家福子孫豈待問也不
佞人在下中加以習成不能改易從別來

如故嬾如故迂踈如故徑直如故而獨
髮黑齒固飲酒噉飯登山著屐或有加焉
吾夫子之責原壤幼不孫弟長無聞老不
死不肖之謂矣不佞正未死正可自耻笑
願過九十便死向玉虛帝君乞作一聰明
聞達之人不亦可乎大中丞初視事萬福
受成百辟奉令手口拮据之不暇而先注
念一畸人如青帝發符振萌析甲不遺纖
絲青閣稿卷之三五十三

與黃貞父

所栖林塢窮山窮水本自閒寥加以歲暮
潦倒令雨師風伯橫據九龍不得青霞白
雲半片可伴朝夕山中人為之短氣金陵
沙彌我淨雖童歲而無童心來游三竺以
宰官為天人師特投誠座下願一下法座
與少日周旋令渠虛往實歸何如何如華

陽草一冊附上請政

復石遂安

湘衡多彥而出規入矩萬選萬當者則無
如門下往者六月之息士林月旦疑信相
半而不佞獨自以為不謬亡何圖南襲北
勢如破竹矣猶記往年誤傳門下小就
書尊公謂奈何無志氣乃爾尊公大笑
以佞不佞亦大笑迄今思之尚噴飯滿掌
始青閣稿卷之三五十四

安何所是彈丸耶巖邑耶總之無難
庖丁妙手善刀而藏不數年而秉鈞執
可操左券在昔名賢鉅卿誰不自栽花
琴中得也尊公諸作意廣力強有杜之骨
我明學杜者推鄭繼之王維禎而皆不如
尊公數言為引施糞佛頭奈何亦可作一
笑而已

始青閣稿卷之二十四終

珂雪齋近集十卷附楚狂之歌一卷小
袁幼稿一卷近遊草一卷

〔明〕袁中道撰 附 袁

祈年撰

明書林唐振吾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公安袁小脩先

附袁祈年楚狂歌

石城唐振吾督刊

生珂雪齋近集

珂雪齋近集目錄

卷之一

詩

鄴城道中十首

初春德州署中劉戶部元定席上二首

小園卽事

初秋二首

醉歸

送胡叟東汀入蜀

步顧山人韻奉酬二首

珂雪齋近集目錄

將發顧山人席上同傅叔子分得清字

禮冷雲上人塔

王龍嶼繡林江閣值雪雜詩六首

曾長石太史以短歌三首見別步韻奉答時

予憂路校回棹故未及之

沙市舟行

姚生舟中

除夕二首

晚泊

澧陽道中

曉行

早春鼎州梁山道中

入德山同龍君施四首

入桃花源四首步中郎韻

仙蛻石二首

穿石望新湘溪諸山

又回望穿石

過新湘溪

水心巖

雪中望諸山

珂雪齋近集目錄

雪中別水心巖

君御瀝園卽席奉答并次其韻

洞庭雨中

八百湖二首

彭山人洞庭遇盜賦此謔之

沈冰壺水部招飲庾樓

江風

雨泊東流縣登淵明祠二首

登采石

李白祠

又題祠壁

舟中看采石

江行逢龔具茨表弟

哭茂直焦二兄十首

蠹魚行戲贈程全之

大會詞客于秦淮賦得月暎清淮流分韻得

八庚

登金山

哭陶石簣學士

蔣墅晚發

珂雪齋近集目錄

篁川卽事示函伯四首

初至甘露夜坐

夜月甘露凌雲亭

甘露寺中秋

贈張白瑜

過瓜州吊蕭啓元

同潘穉恭閒步

中郎邸中除夕

黃梁祠逢張金吾三首

臨漳道中

游百泉三首

登九山

將至襄中

隆中分得從字二首

飲于野王孫謝公巖

送羅伯生之柳州別駕任初爲茂州判皆近

邊

贈公琰

往玉泉八嶺山道中示寶公

合洛曉發道中二首

珂雪齋近集目錄

玉泉山居

山游

游青溪同度門五首

贈鬼谷道士

陰父傷亡仲兄示度門二首

正月四日紫葢道中懷度門

度門得響水潭將結菴作鄰志喜六首

游龍泉湖文定墓上

登九子

游智者洞還道中值雨

再游青溪

青溪道中看山口占

卷之二

鳴鳳山三首

山上飲

鹿苑山

山行懷中郎

岳陽樓三首

君山三首

岳陽晚眺

珂雪齋近集目錄

五

別王石洋

登舟舟在三穴橋五首

蘇雲浦侍御還里侍御與先中郎爲生死交

因及之二首

卽事

送雲浦按山西

合洛道上

洛陽道中三首

山遊口號

五月十三日玉泉道中此日爲關公誕日

雄藍三首

乳泉同無跡伏之閒步二首

玉泉夏日山居四首

贈李次飛

王給諫將有卜居東南之志予秋來亦有遊

與會間共在山行之約有述

九溪陳君垣茂才世萬戶父以死事加爵恥

武不就以文謁予口占贈別

哭慎軒黃學士十首

九日登中郎沙市宅上三層樓二首

珂雪齋近集目錄

六

又登樓

由草市至漢口小河舟中雜咏六首

登舟吟效白二首

漢陽感舊

贈別梁觀察遷浙江右轄排律

觀音閣夜話

秋日同巨源伏之世高遊洪山三首

九峯戲作

與世高廊虛上人夜話

登洪山絕頂

遊九峯寺

九峯絕頂二首

黃鶴樓

再遊黃鶴樓

登漢陽東門城樓

寄憫石洋居士兼訂匡山之約

欲遊沮漳沿十小舟已成志喜

送澧州守秦中費君入覲

野鶴

梅花鵲巢詩二首

珂雪齋近集目錄

七

大德寺元嵩羅漢

過崔晦之山居兒子能吟予詩偶作

正月初四日從公安至三穴橋登新舟往遊

鼎澧時病初愈

澧州晤蔡大參元履投贈並志謝二首

澧州逢毛氏大姊以避盜至

德山閒步

德山懷君超

李長叔水部以使事至鼎晤于楊文弱席上

時一別廿餘年矣長叔猶記辛卯下第阻

風泊漢川民舍予語同行人曰此處沅水

孤村寒鴉數點景亦自不惡特吾輩懷抱

自作祟耳長叔言之予猶依稀記憶回首

往事升沉存亡有如一夢因把筆次其事

書之扇頭

贈文弱令祖可亭翁

贈文弱

德山閒步

花源道中紀遊并示文弱十首

贈別文弱二首

珂雪齋近集目錄

八

花源道中

山中晚行

書周子冊中有中郎手跡

將往太和由草市發舟

三湖

湖中

宜城道中

襄中懷先兄中郎

由樊城早發

武當二首

大和山中雜咏八首

贈別吳水部還朝

須水部日華邀飲龍山落帽臺二首

送張廣文歸桃源

早春入村二首

早春書懷憶蘇雲浦

竹鶴詩

送李謫星遊衡山寄呈李湘洲太史

贈歸田老人

書卷

珂雪齋近集 目錄

雲浦請告成却寄

王別駕以明居士致仕還山有贈

寄丘遊擊長孺塞上

病中漫興八首

夏道甫有杜姬之戚爲作悼亡詩二首

月印上人書雜筆爲作歌

燈下有感

蔡元履廉訪駐節辰沅率爾寄懷二首

甲寅除夜與眷屬共持蔬素有述

園居

入村

曉溪

送盛少尹東下

元宵贈散木舅

龔晦伯表弟齋中夜話悼念八舅

同以明至二聖寺閒遊并送月公東下

春日遊石洲同吳長統龔遹甫張景星賦

園居

閒步

江行

珂雪齋近集 目錄

入郡

夜泊沙市

寄沂州守李玉國杜兄

須日華署中同鄧少府石田朱奉常上愚小

飲時日華推事竣將作叅遊

戲贈毛太初

渺仙謦而美別予二十年矣曾贈以詩今仍

題一絕扇上贈之

偶題沙彌扇

有感

送須日華遊泰山

吳長統至柳浪哭中郎有贈

度門屢遣人問病茲復來且寄詩上首因步其韻答之

閒步承天寺

朱奉常上愚招飲郊園賦二首

塔橋春遊二首

春遊四絕

張相墳

別須水部日華還朝

珂雪齋近集目錄

題穎中卷

題文華宗侯小像

贈別關外侯

登仲宣樓四首

湘城歌

天皇寺孫太史鵬初偕令子雙玉士先小集有述

陳七澤詩人孫僧虛白來晤賦贈四首

登楚雄樓同劉恒沙王天根瀛洲沅洲文華賦

飲夏道甫小園

鄧田仲王維南邀飲洛嶠臺懷須水部

飲小泉王孫園

題瀛洲王孫像四首

題王維南像

口占壽王孫

壽沅洲王孫

寄龍君御

汪師中自花源來得龍隱公楊弱水消息喜而有贈四首

珂雪齋近集目錄

無題

上愚枉舟中看渡有述

舟中逢武昌胡季常二首

戲贈張心蘭

遊便河

予居舟中數月矣沈衰中使君書來見訊以少伯玄真事相況且云無西子蕉青得無少寂寥否兼致酒米之具走筆答之二首

草市舟中

沙橋

太白湖

題王弘釣魚

三湖雜咏六首

訪蘇潛夫于小龍湖賦贈三首

送達止上人遊峨眉

居沮漳有懷郡伯吳表海先生

卷之三

文

遊荷葉山居記

澧游記一

珂雪齋近集目錄

十三

澧游記二

澧游記三

過藥山大龍山記

游德山記

遊桃源記

東游日記

卷之四

遊石首繡林山記

遊龍蓋山記

石首城內山園記

過眞州記

南歸日記

卷之五

硯北樓記

捲雪樓記

金粟園記

楮亭記

西蓮亭記

從沙市至度門記

游玉泉記

珂雪齋近集目錄

十四

游玉泉松桂菴記

玉泉閒遊記

堆藍亭記

玉泉閒遊記

閱王泉詩碑記

遊青溪記

遊鬼谷記

遊佛耳巖記

遊紫蓋記

遊龍泉九子諸勝記

由玉泉至高安記	遊鵲鳳山記	遊鹿苑山記	遊若山記	遊岳陽樓記	柴紫菴記	爽籟亭記	玉泉拾遺記	遊洪山九峯記	後堆藍亭記	珂雪齋近集 目錄	前汎鳧記	泊夢溪記	再遊彰觀山記	涉小洞庭記	後汎鳧記	再遊花源記	遊靈巖記	遊太和記	書太和記後	卷之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贈東與李封公序	曹醫序	壽南華居士序	壽桃源張母序	唐醫	壽大姊五十序	四牡歌序	南北遊詩序	蔡不瑕詩序	淡成集序	珂雪齋近集 目錄	花雪賦引	三和上人養母堂詩序	卷之七	傳心篇序	劉玄度集句詩序	王伯子岳遊序	王天根文序	苦海序	龍湖遺墨小序	石浦先生傳
---------	-----	--------	--------	----	--------	------	-------	-------	------	-------------	------	-----------	-----	------	---------	--------	-------	-----	--------	-------

梅大中丞傳

李溫陵傳

江進之傳

潘去華尚寶傳

趙大司馬傳略

袁氏三生傳

卷之八

祭孔令君文

告十弟簡田文

告中郎兄文

珂雪齋近集目錄

上林苑魯公心印墓石銘

袁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玉泉寺十方禪堂碑文

普仰寺大士殿乞檀文

募鑄沙市觀音閣丈六金身疏

龍堂寺藏經閣乞檀文

當陽報恩寺募藏經文

當陽紫蓋寺講經檀文

荊州天皇護國寺募接待檀文

重修義堂寺檀文

當陽玉泉寺柴紫菴募接待田文

募脩油口武安王廟文

募修刻木觀殿文

募修大林寺禪堂小引

募沙市大江南岸草菴文

書青蓮菴冊

書鄰漁子冊

書恒山蓮社圖後

書月公冊

書瑞雲老衲冊

珂雪齋近集目錄

書見徵請經冊

書葛洪井上毗盧閣造像冊

香諸贊

青溪雷說

金陵街石說

貞魂志

書游山豪爽語

菩薩薩乘說

飲酒說

書王尚甫事

卷之九

尺牘

寄李參知夢白

寄蘊璞上人

答無跡講師

答寶慶李二府

寄蘇侍御雲浦

寄丘長孺

答潘景升

寄陶不退

珂雪齋近集 目錄

與劉計部

與雷太史何思

與曾太史長石

答雲浦

與夏道甫

寄雲浦

與長孺

寄顧太史開雍

寄周憲副海門

寄錢太史受之

九

寄黃春坊平倩

與雷太史

寄雲浦

答曾太史

寄寶方

又

寄八舅

寄四五弟

寄孔令君

寄怡山

珂雪齋近集 目錄

寄八舅

寄六姪

寄祈年

寄五弟

寄李謫星

寄王章甫

答夏道甫

答黃駕部取吾

寄尹夷庚

寄潘景升

十

寄新年	寄寒灰禪師	寄林伯雨	寄八舅	寄夏道甫	寄葛寧宇	答錢受之	寄劉元定	答錢受之	寄曹大參尊生	寄長孺	又	寄陶不退	寄梅長公	答無跡	寄長孺	寄楊文弱	寄無跡	答王勁之
									阿雪齋近集目錄									
										主								

寄龍君御	復段幼然	寄雲浦	答王伯雨	答李宗文	寄須水部日華	卷之十	答無跡師	答吳開府本如	答王太學維南	寄李布政夢白	答范言部太蒙	答錢受之	答袁無涯	答須日華水部	答王天根	答李伏之	寄長孺	答蔡觀察元履	答道甫

答須水部日華

答道甫

答王章甫

答雲浦

示祈年

寄許洛州倫所

寄周儀曹野王

答朱奉常上憲

寄楊文弱

寄王勁之

珂雪齋近集目錄

寄寒灰

答秦中羅解元

示學人

心律師

卷之十一

附楚狂之歌

入村四首

舟行三首

村居閒題

余王氏姐亡間之拊膺大呼命筆聊書此歌

以寄哀思不暇文耳

秋日閒題

懷友人

步王天根韻有感二首

花樓曲二首

夢上天擬李長吉六首

哭謝通明二首

讀雁山圖敘志二首

同謫星先生遊石洲

戲李本濟先生樓外樓二首

珂雪齋近集目錄

晚看梅花因寄黃慎軒太史二首

戲金魚有作寫一紙投水中贈之

貧怨二首

同王樺玉謝成侯夜坐

同王居士望萬人塚

滇人楊生老病予過之道路悽然不忍作述

答二篇以傷之

苦旱

余園竹盡逝不存一个四月六日晨起偶書

二絕挽之

壽王老師二首

映高樓苦雨

山間瀑布

夜宴友人宅值雨

同家大人宴

答沈青門兼自悲

家舊氏居梁山之南三世矣忽於辛亥秋抄

逝去僅賦詩一章哭之

有一櫛二沒作一詩嘲之

青溪山水奇絕王居士至其地帳然而返居

可雪齋近集

目錄

三

子修村落人二首

與謝通明江邊敘別二首

壬子夏偶擬明末諸名家詩非予真面目也

卽謂非未央之詩亦可

家大人有畫舫予借澄陽舟中偶成五首

自舟中登岸偶成

上硯几間天氣朦朧禾色方青時五月十有

三日也

哭張安世四首

李宗文有書寄子兼求予所著竹話二首

映高樓卽事

戲贈桃源周生

張老師初度六月初五日也老師買新艇未

久

黃太史慎軒與先君爲生死交辛丑冬先君

歸葬於荷葉山之西太史素車白馬便道

而來恰如其期此亦非偶然也已酉予甫

十七偶拈筆作梅花詩一蜀僧至遂寫扇

頭以貽先生先生頗賞之復予書曰李賀

小兒猶能倒韓侍郎之屣況有才如君者

可雪齋近集

目錄

三

予子不覺失笑壬子夏先生歿爲位而哭

之如父執禮夫自古才人崛起天下寒士

依以揚聲者多矣至於以一身而爲父子

兩世之知己者蓋屈指不一二也敢作數

語以哭之四首

舟中日澄陽歸三首

入村四首

寒食

苦雨

青樓曲八首

明月怨擬古二首

月

你母吳氏病甚予方在灋陽友人強留予飲
雖擲五白六博未免而笑而心泣矣歸果
歿你母于我其職止一傳婢耳其恩則猶
母也哀至時漫作數語以自悲

夢與中郎先叔談覺來只記秋亭二字二首
映高樓卽事

潛江有一謝老先生晚年子殺人爲仇家所
逼投于淵往聞淵中有青魚近千年矣鼓

珂雪齋近集

目錄

三二

鼠噴波雖童稚皆得見之往來出沒漁人
萬不能得忽一日魚偶不見不見而先生
生先生自幼浴委蛇盆中有洋洋圍圍之
狀及得第爲杭州倅每浴必閉門焉執巾
跳躍自濡自濯其聲如石鐘鏗鏘如輕雷
激波如乳蝦噴響如漁子逆灘妻氏隙而
窺之驚愕不敢言未幾年任滿致政南還
以兒子故溺于淵溺于淵而魚復出矣小
表曰天下事之難知如此始信幽怪錄搜
神記之類蓋非虛語也昔南宋有一學士

弱冠卽負時名下筆卽膾炙人口記其前

生爲白馬吏乘之入驛瓦礫傷其蹄痛入

心髓遂死故平生不忍騎騎亦不鞭遇敗

崖碎石間卽下拾之恐傷馬足房舍重重

去其門限亦此類也嗟乎人羊往來此安

可與腐儒道哉命筆作一絕

壽田順菴八十余友雄甫祖也四首

寄友人二首

一山人貧甚以生乎未到館娃宮爲恨

高牧仲遣僕送予辭之

珂雪齋近集

目錄

三八

露坐

勸伯韜建舍

有舊館閉半年矣作此自嘲

與友人夜入郢三首

右述袁石公代青溪道士見招中

遊黃山二首

劉園卽事

中秋病中偶成二首

柳浪湖與述之話舊適有一歌者至

舟中卽事七首

送張廣文歸桃源

寄友

古樹

送師至金陵請經

淨檀卽事

與田子別六年矣偶過之途間走筆賦贈

芙蓉館卽事

謝通明寓中讀諱友夏詩偶成二首

鵲巢梅上二首

玉泉呈家君

珂雪齋近集目錄

二十九

洪山寺同張景星賦

送僧歸廬山時予亦思南遊四首

與友人論遊山二首

樓上偶成同述之賦

有感二首

中春同友人夜宴看花臺忽憶元微之吠聲

沙市犬之句謂友人曰前巷中歌蔡蔡蔡唱

鳴鳴者尚不如豹犬之清越也因捧腹數

回爾時仰視銀灣俯眺煙樹天地如淨瑤

瑤心脾爽然乃與友人論月各得月之三

昧此數首則予所謬論者也四首

招提同伯柔夜坐

丁未六月水漲坐柳浪館作二首

簡袁無涯

無題五首

喜友人至

寄友人

一道士好遊山不好住山詩以箴之

澧陽舟中偶成

柳浪湖卽事時江水正漲

珂雪齋近集目錄

三十

偶成

山中寄王九天根

淨檀偶成

別蕭生

八月蘇雲浦先生初度

壽桃源張老師之母八十

送蕭生遊天門

月夜步入招提

王九將至金陵便舟訪予公安

庚戌夏日懷友夏

月夜過湖二首

德山偶成四首

武陵道中時予將有衡陽之役二首

贈建中上人兄弟

辭德山走衡陽

自嘲

晚泊

偶成二首

龍陽舟中

沅江湖畔

珂雪齋近集目錄

天心湖二首

沅江遇盜返棹作三首

客有嘲予遇盜者賦答二首

過常武別楊西來

予未辭君平孝若請子行踰梁山六十里復

爲所迫返有賦

夜飲梁山下

梁山懷西來

懷花蘂

澧陽別楊文弱

金剛塔

善卷臺

桂園

孤峰頂

白龍井

寶藏閣

寶蓮

楚望臺

珂雪齋近集目錄終

珂雪齋近集目錄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公安小脩袁中道著

書林振吾唐國達刊

鄴城中

天網羅奇士雲臺集勝遊才人千羽蓋鼓吏一岑牟
水咽銅駝月風喧石馬秋南皮無俗韻漳浦有清流

二

惟得如龙地能生許俊人寫螺山有態照膽水無塵
樂府揆詞麗漁阿唱梵新泥蛙非繡虎亦可作嘉賓

三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一

只作詞場看何人不可傳霸圖無末歲文字有長年
魏女蒲陳怨何郎粉唱玄至今臺上瓦和墨尚生妍

四

看錫陸義和鳴鞭下峻坡人悲臺榭少孤喜墓田多
山出深髮嶂溪流錦石波英雄無俗氣解道酒當歌

五

司馬門前醉翻成奉伯賢文章勞反胃世路嘆磨錢
五字銷奇氣千杯送壯年英雄韜不盡一箭兩禽連

六

若諾升臺事乘除理亦然兩龍成霸業一虎作神僊

天上無愁酒人間有限年阿甄雖婉麗不及王妃妍

七

驅馬莫匆匆慧人聚此中塵沙博粉黛車斗算英雄
散火妖啼月旋空鬼戰風三臺猶可數何處問離宮

八

由是才人宅地爲霸主郵流星傳墮綬飛電轉神州
王張春鸞在金題海燕留青青陵上草天子未無憂

九

白日不回照夜臺或有春交蘆學鳳嘯委木蛻龍鱗
沙陣迷歸騎石鼓留去輪冬衣猶未授何處問鉞神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二

十

乍有雨聲至蕭蕭見白楊山川存舊蹟草木嗅餘香
野寺鐘聲月官橋石路霜空臺可陟無柰遠遊忙

丙春德州署中劉戶部元定席上

一見話青州登壇絕獻酬客從今夕至酒是去年留
白乳龍涎淨蒼官烏道幽喜君微點綴隨意有滄洲

十一

不作他人看深齋話夜分兒郎皆踴躍童僕也歡欣
素業存寒士青山憶冷雲發頰名已著白社漫邀君

小困卽事

清瀝一園露帶露野花香買鸞爲鶴伴交竹作蘭猗
惟石新移檻小舟初下塘漸干巾幘遠露頂卧深簷

初秋

微涼宿陰林頻覺煩暑退登臺對清池過螢停鶴背
靜夜發嘯歌鄰犬數聲吠

二

堂上人正醉池中鶴正睡浩露漸深林鶴驚人亦去

醉歸

水氣拖柴扉林陰夜凜冽風至如有人芭蕉一聲裂
暗暗梅花廊殘月如凝雪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王

送胡叟東江入蜀

少年意氣何軒舉重財輕如糞土脂困寄帑不足
言口未開時心已許而今老來生事微故交已故新
交稀蒼狗游雲同世態夜半扣門應者誰楚尾吳頭
歸未得一帆又作江干別七十老人憐愛子不怕灘
瀨堆邊雪一片熱腸我最憐風塵少有如公賢他日
西華來見我葛衣脫去與純綿

步顧山人韻奉酬

十五春秋別清狂興宛然王維詩裏畫蘇晉酒中禪
老健藏高貴雄心長暮年一帆寒雪裏吹笛過湘川

二

父子爲臺向休嗟僮僕親縛基尋石遍倚杖看雲新
癖盡惟餘醉技多豈收貧故園曾種樹千尺長龍鱗

將發顧山人席上分得清字同傳叔子

去住皆爲客明朝又遠征驚風花亂影怯月鴈流聲
不淺庾公興難澄叔子清今宵戒綺語相對話無生

禮冷雲上人塔

班竹經廂在瘦楠佛像存禪猶溫木榻雲已冷山根
惟石常來牖寒潮自掃門淒涼禪友盡宿草染啼痕

王龍嶼繡林江閣值雪雜詩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四

小樓枕石根波浪濺簷瓦游客莫凭欄大江在其下

二

濃寒輟校書晨酒宿顏面隱几不成眠靜聽水石戰

三

皓然消一洲洲畔千櫓列不見舟中人但見舟上雪

四

賓從亦何喜水石亦何怒日暮絕來舟江心雙白鷺

五

以手掬江流取之滌硯瓦尊罍稍速寬莫被過帆打

六

江光本自白皎雪滿天地江流本有聲兼之猛風至

曾長石太史以短歌三首見別步韻奉答時予
憂路梗回棹故未及之

魚甲浪中清馬蹄沙裏濁近稀子幽遠玄真一生專
以水爲樂不須窮流不用過靈嶽近水近山人眼
來回視家園已握觥兼之高人玉屑飛耳目都清那
忍歸十日淹留謝眺宅此是浮家第一適弟勸兄酌
有餘歡君寧作主我寧客

山水雖勝人兀兀安得方舟走吳越看君神骨何輕
清一泓寒泉流皎月馬頰羊羹等世路幾人白首能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五

如故知君愛我豈凡情松筠真堪保歲暮持藤躡屐
幾春秋羽水殘山非壯游惟憐別我同心友獨立滄

海無愁

江上吹沙雪古一帆又指劉郎浦浪打冠巾雨濺
眉岸上相逢渾欲舞口言青女正愁人未可輕舟離
海盜賊皆可懼人言愁時我始愁且復斯須語已歸
等急去換却速游作近游當筵有酒且須顧石頭沙
頭好放船盡把行裝作酒錢子瞻漫道吾從衆米老
而今不辯顛

附曾太史長石贈詩

小脩自燕還輒復有吳越之遊過余言別爲留
數日而贈之以七言歌行三首時萬曆戊申冬

仲也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韻士畸人身不貲一生
偏以出爲樂羽翮望三山襟懷屬五岳孫郎閉戶
太拘攣袁安卧雪猶齷齪昔日都門春雪飛勞勞
亭上羨君歸今日江頭一葉輕開樽却復快君行
看君意氣盈太宅君行我住知誰適秋燕春鴻去
住殊由來鴻燕總如客

二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一

六

怪哉此出何突兀夢魂久已飛吳越雪山晴擁廣
陵濤霜鏡寒懸太湖月江南故是舊遊路神王邪
解分新故桂花菱歌任放浪紅樓朱箔堆朝暮我
懷鬱鬱幾經秋與君同夢不同遊吳鉤祇合爲君
贈越唱其能解獨愁

三

繡林山下石枰古江海人立劉郎浦坐石披雲日
幾回發狂大叫兼歌舞醉後盧敖叩太清夢中李
白遊天姥眼前便是岳陽樓沅湘日入大荒流離
情何似長流水酒興能消萬斛愁君山留君語贈

川翅君去臘月水鱗舫不容黃鶴疑君亦返顧最
喜圖書載滿船療貧絕勝一囊錢區區富貴知餘
事惟囑南宮莫太顛

沙市舟行

最愛煙波好濃寒亦泛舟驚濤傾酒盞團雪上貂裘
博臨渴醉難爲拾石留閒悲陵谷變江浪悉成洲

君偉勝元發我聞張志和寒林橫渡口積雪貯巖阿
故着紅衫好直衝白鷺過算來人世樂誰勝住煙波
除夕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七

如何將盡夜沙際尚維舟不是謝康樂定然許遠遊
村有饒菜甲山火點松毬巧避城中事閒忙得自由

二

最厭俗諠諱枯清耐水涯夜燈分獵火年酒散樵槎
飲草依洲淨長松逐嶺斜仙源真是好隔歲想桃花

晚泊

少入繁華路晚于疎澹宜水禽無俗夢巖石抱幽姿
浪繞蜂衙市風屯鳥爪枝四句今已至獨往莫遲遲
澧陽道中

崇竦存孤岫澄鮮異濁河松離天不遠石隔水無多
僧寺全依澗人家半住坡牛鳴寧幾里慙愧到巖阿
去余里甚近

曉行

小舟穿澗曲歌笠數諸峰曉霧江干柳初曠巖際松
石鋪如錦礫水單似輕容人云之類蕉穉千山色纔開
第一重

早春鼎州采山道中

檐風握月爲春忙桐帽棕屨野客裝山芋入盤存藥
氣松毛着火帶脂香纔離僧寺遮天樹又見人家暎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八

水簞近日有文新舊墓未同逸少問金堂

入德山同龍君超

芳版隨春至鶯花伴寂寥臺基肇帝世山有善樹臘
始唐朝嶺竹煙常暗溪梅雪未銷霏微昨夜雨若爲
洗塵囂

二

青鞋莫便去花片點山坡竹路都忘遠鶯聲不厭多
得江還大呼選石忽狂歌處處堪雲卧空閒蘿薜阿

三

桂老何知代鶯啼不計雙經行紅染屐晏坐綠沉窻

負竹緣依路嫌松爲礙江山深田幾畝花裏吠

四

層巖開佛舍紆嶺閉禪啼鳥金丸轉陳柯錦石斑
高臺重覽竭遠水幾灣環誰作公超霧都成米芾山

附古超遊德山詩

寄糧役被選林丘醉卧閒行揔快遊繞樹春鶯啼
不住依巖晴竹翠交流

二

日暮孤峯不可攀枕邊新水響前灣人遊競踏春
前草天意重粧雨後山

珂聖齋近集

卷之一

九

三

茲山曾有米家蹤銀榜留題墨審濃善卷臺端一
片石也應呼作丈人峯

入桃花源四首步中郎韻

不是借春至由來節序溫脩篁常引道斂草
水脉鳴了畝山嵐滴一村未須愁夜色海雪

二

寂寂聞啼鳥逢人或至仙一丸堪塞路千嶂總圍
清露朝鋤月微風夜轉煙過橋尋洞口夾道有花燃

三

直捫煙蘿入石門半掩關花深迷古洞泉墜響空山
獨往能輕骨長閒卽駐顏誰言仙路遠咫尺在人間

四

尋源那肯止仙榻可能分白瀝千層雪紅燒十里雲
春餘魚子候秋采女蘿裙誓不離丘壑羣真耳盡聞
附中郊人花源詩

溪石濯雲根花林水氣溫
門綠壁紅霞宅丹砂石髓村
黃昏

二

珂聖齋近集 卷之一
白頭丫髻子花裏去如仙鳥弄雲霞柵人耕芝木
田庚年看紅藥生死在蒼烟認着鑪香去瞿童火
向然

三

花石當雲閣驛門臨水閣何年騎馬客踏斷採芝
山古井光煙霧空潭洗面顏丘陵一變海一度到
人間

四

洞外一長揖人仙從此分看君如水影要我以嘆
雲花氣熏崖戶霞光繞西裙往來江海壯鸞鶴異

折聞

仙斲石

霞泐雲封幾萬年圓珠方壁媚澄川
清清之水鱗鱗石道是仙人好墓田

二

如崩如綴又如寒骨理沉蒼色更妍
長瓜王孫無妄點義回天上蔡神仙

穿石望新湘溪諸山

嵐彩素爲佩春花繡作裳中懸一片鏡
照見萬山粧盤繞髻雲出淺深眉黛長
芙蓉青朵朵彷彿似開香珂雪齋近集

卷之一

十一

又回望穿石

日暮將安去天邊起怒雷回頭望江口
香象截流來過新湘溪

壁壁皆生動盤旋不厭多近山存遠態
高嶺有迴波四展煙屏障全收水縠羅
仙人真狡獪幻出巧巖阿

小心巖

濯濯春花殿水開丹砂翡翠冷金苔
百年三萬六千日還應繞百迴

雪中望諸山

青蓮花間白蓮開萬簇千攢入眼來
別有銷魂清景

處水邊雪裏看紅梅

雪中別水心崖

小舫周三匝依然繫石根水中峰雪影
天外壁波痕易別挑花洞難忘魚網村
貪看山意慙寒沍也如溫君御隱園卽
席奉答并次其韻

怒龍渴驥等行游那問初春與暮秋
溪上穀羅迎盡舫導前翎軼射清眸
雲煙過眼誰能障官殿隨身不用謀
盡買花源成小墅程憑竿水一漁舟

附君御詩

君家兄弟武陵遊一屬初春一晚秋
淡樹濃花紛珂雪齋近集

卷之一

十二

雙態洞煙溪雪各凝眸移山枉費愚公
力開徑宜同謝客謀姑我置身丘壑裏
筆牀茶甌水蘭舟

德山別楊西來

山水發幽情一月誇州道來如挾石
猓去若穿雲鳥蹄子素心人一見輪懷
抱送我到枉山先期入窅窅同是山靈
留亦緣交情如聚花流水邊一笑破枯
槁衣雨滴僧寮數作平子倒人生貴知
心定交無暮早看君有靈骨蕭然出塵
撥花源山水佳茲行尚草草遲我二三年
偕子恣幽討久住魚網溪高登石困表
九疑九向背一一窮縹緲金堂玉室問
于焉可終老

洞庭雨中

一葉輕舟汎汎鳬捲簾大地總虛無只將千頃鵝溪
練寫出營丘驟雨圖

八百湖

如雪一湖水繞湖黃菜花高臺新柳色圍着兩三家

二

黃菜黃無極新黃汁染天安能湖變酒一醉藉花眠

彭山人洞庭遇盜賦此謔之

鄧國有貧客遭時苦不利終歲惟出遊逢人但覓刺
止見攢眉出未見舒眉至若是帶笑歸決定無此事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一

十三

既空鼎州裝復下潭州淚如何亦沙閒更與綠林遇
盜與君無緣君正盜所忌盜賊若逢君盜亦大失意
張眼看空筇憐君也發喟

沈水壺水部招飲使樓

使樓乃
使信宅

春樹綠無極十里暗郊原不辨章華寺微露枇杷門
緩飲遲新月開軒飭治雲庾宅無所屬今屬我與君

江風

江風吼怒雷浩浪渺無極小艇落盤渦惟餘兩點黑

雨泊東流縣登淵明祠

山縣雨聲裏一城靜似眠怒雷時繞地浩浪不離天

釣艇雲根着垂楊石竇穿醉魂今在否曩廬有沽錢

二

陶家無俗蹟風雨也須來木主生寒茵石牀繡冷苔
庭穿榆葉暗城古刺花開何事不沈飲東流豈再回

登采石磯

山徑倚江欹棊舄隣五兩鬱葉藏朱櫺門草深餘丈
松裏出石巉峰頭聞水響萬山盡約眉譜眉向水上
停思謫仙人山川留其爽歸舟呼酒尊長嘯發清賞

李白祠

淺水雲根繫釣槎芳蹊曲逐江斜祠前綠樹猶唐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一

十四

世戶外青山即謝家忽有好聲難辨鳥乍聞香氣不
知花遙看怪石都無路松裏參差駁霧霞

又題祠壁

李白祠前草自生青松無主亂禽鳴獨餘沸水崩崖
處猶帶驚天動地聲

舟中看采石

登嶺窮遙峯下山玩近岫一葉過山根始知此山瘦
數丈忽中泐芳草如錯繡岩下萬竅空漁翁實其實
實中絕來蹊小舟繫左右緬想此中人六鑒應不聞

江行逢龔且茨表弟

黑雲滿汀洲亂石走江岸舟子識熟舟波裏欣相見
昨夜夢君來今日同歡宴逢雨滴江鳴訊問直達旦
關心惟老親一語托君便游子甚平安無恙舊顏面

哭茂直焦二兄十首

淪落已無天如何命不延逢時偏處後薄命獨居先
寒月窺蘿戶秋風罷錦絃東坡猶未艾遽失小斜川

二

圭璧隨心嚼椒蘭竟體芳全家稱孝友舉國重溫良
經折才尤老論交誼獨長頻年絕訊問忽去斷人腸

三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一

十五

人誰不有死子死倍堪嗟弟病煩調藥親衰仗理家
先霜悲異卉殿雪嘆凡花感此心灰冷餘生付釣槎

四

有客傳消息頻年體未平方書爲本業大散作和羹
止訝偏多病何期遽墮生早知成永別飛度石頭城

五

珍珠橋上路一步一酸辛極目繁華地傷心錦繡人
無方留蠶尾永不近龍唇入骨交情在千年豈化塵

六

若話亡來事蕭條亦可憐青蠅傷帛客白雪散遺篇

七

阿鷺今在否童烏竟宵然惟期慧業在才鬼勝頑僊
少年悲麗藻艱苦閱星霜曹植思傷胃楊雲夢出腸
銀鈎猶未燥縹帙尚餘香雨夜千秋話古今憶不忘

八

好學誰能似光陰惜轉丸銳床成夙志燁掌戒偷安
冤去誰招得書存欲續輒應爲八法死不遇五靈丹

九

夾池仍翠竹映沼目長楊止是虞貧賤何曾算死亡
龜羅延伏臘虬甲露文章逝者凌雲去生存苦未央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一

六

十

佳麗六朝地我來慘百憂懶行調馬路上落星樓
起隔言常在莎陳淚未休青蓮遺願重未劫共薰修

靈魚行戲贈程全之

程生讀書號書痴與馬途塘總不知老眼隔書僅分
寸墨花常是染鬚眉自言百事總澹然不願成佛不
願仙惟欲死作老靈魚游戲金題玉躡間隨我嬉遊
長干道一束靈文自懷抱鵲弦鐵撥間伊吾挑葉桃
根皆大笑歸來夜夜對燈檠夜靜惟聞金石聲臂中
千卷飽欲死一任饑腸汨汨鳴世人自苦君自樂死

作蠹魚亦不惡他年飽嗽神仙字與汝相將跨雲鶴
大會詞客千秦淮賦得月映清淮流分韻得八庚

曉色來鍾岫清輝出冶城人隨歸鳥靜光逐暮朝生
未照烏衣巷先穿朱雀桁水寒漁艇息露冷酒船橫
密樹沉沉黑雕欄粲粲明七盤迷舞態百轉試歌聲
桃葉桃根過還須鼓楫迎

登金山

萬派迴江勢孤標插海門水風悲日夜潮雪濺乾坤
點啜清泉醉摩挲冷石溫何年濤浪竭拔地看山根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十七

哭陶石簣學士

昔從白社後得奉紫芝顏叔度陂千頃顏淵桂一山
寒潭同朗潔枯木比虛閒道眼能餘幾飄然去世間

蔣聖晚發

宿病塵塵滅新秋漸漸涼月寒千畝濕樹暗幾家藏
近岫隨煙沒良苗帶水香櫓柔渾不住夢裡過朱方
篁川卽事示函伯

曲阿傳古澹此地益清幽畫閣酣深樹文欄織淨流
移來銀浦色分得洞庭秋梧子溪邊去穿花一蕩舟

二

宛徑依紅藥登臺望紫羅易澄離月浪難靜有風何
弛咎恣魚戲忘機任鳥歌雕胡堪共飽不用玉山禾

三

澄鮮秀媚處宛似雪堆庄荷葉遮書屋流波濺筆牀
屯雲寒古石照水淨新篁且莫回桡去青溪曲正長

四

不喜同金谷將無似輞川石倉儲異宇薤葉寫新篇
聽水俄成韻看雲忽悟禪倚樓頻眺望白馬浪光天

初至甘露夜坐

夜深絕頂也須攀水月相遭第一關帶雪寒流爭赴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十八

海橫江薄霧不遮山空門風物何辭澹病後心情且
是閑顏史已歸香國去海天墨戲在人間

夜月甘露雲亭

繞郭峯巒好訊僧不記名長潮風轉勁近海月尤明
野鶴迎霜唳山鍾帶葉聲一從多病後刻刻想無生
甘露寺中秋詩中曾主

甘露寺中秋詩中曾主

秋節無佳月何如坐拚屏靜鍾清肺病哀明冷心機
楚國雙魚斷秦關一鴈飛塵勞方未艾湘水幾時歸

贈張白瑜

少小不沾羅綺氣青編貪識楊家字爾雅蟲魚窮性

情神農本草辨精細肘後常繫活人方寸田尺宅作
生事邇來喜讀西書百八胡珠手中拂我老最愛
防弘景葉去紅塵伴靈嶺積金東澗付芟除十齋爲
簡髮七穎

過小州吊蕭啓元

古誰將死信傳索貧綠愛客宦拙爲嫌錢
路無歌杜曲疑天塔溫語後會合竟無年

同潘樾恭開步

一徑穿溪去溪窮得小園僧歸黃葉寺人語白沙村
肺病猶踈酒心交不擇言十年纔晤對頻過真辭煩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中郎邸中除夕

塵上霏霏換舊玄拋他浪柳幾迴眠來雲依日同今
夕漏石分沙想去年
黃采同逢張金吾

他祠在何許垂楊大道口道旁逢故人下馬飲杯酒

二

馬上一千里今朝見柳絮樹下何處郎宛然似張緒

三

入山真是好無奈冷情深安得盧生夢銷除未了心

臨漳道中

秀麥好顏色土膏舊繞羅古墳因作堡官道漸成河
榆葉垂垂落桃花漸漸多道途荒落甚實瑟不聞歌
游百泉

五里芳菲路依山雪一湖鯨珠鳴石磔鸞尾走孤蒲
乳水烹茶淨深潭潭照影無餘生何所願汎汎此中鳧
二

日來來映射潭底幻雲霞片石皆成怪陳苔盡綴花
小橋通竹院流水響山家一樹棠梨雪深深沒釣槎
三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二十

登九山

偏愛青岩下淙澗湛碧波峯巒添秀媚花鳥倍靈和
藻蘗涵冰鏡石璣隔霧羅近泉三百畝到處玉山禾
九子依稀似攀躋莫厭勞泓渟銜水淨刻露太行高
選石登巖遍郵泉試茗遙東風多帶土何不種天桃
將至襄中

隆中分得從字

處處桃花路家家枳殼籬疏畦鳴暗滴麥隴發香吹
山好連雲動沙明與雪疑莫將愁意緒污却繡城池
攀蹊泉是導度嶺鳥難從一戶丸泥閉千巖籜笋重

雲中來餽婦花裏見耕農何客偏饒舌呼人作卧龍

二

瞻此幽居勝居然見隱才數椽山鄣蔽十畝水榮迴
火井催人出魚梁罷客來惟餘抱膝處冷石繡蒼苔

飲于野王孫謝公巖

郭外田堪種城邊山好登陰巖泉細細高閣嶂層層
石長碑文瘦籐深壁髓凝酒闌還授簡賦月主人能

送羅伯生之柳州別駕任初爲茂州判皆近邊

十年槐市魯諸儒轉眼行邊漢大夫粵嶠山川多秀
媚瀟湘煙雨正虛無神刀已歷千番泮老驥寧辭萬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三十一

里途好似奕棋真國手未贏數子便非輸

贈公琰

欲雪寒江氣象昏征衣猶帶浪花痕可憐千里尋知
已不見中郎見虎賁

往玉泉八嶺山道中示寶公

棘林脫去任西東蓋紫堆藍杖屨中許邁入山魚得
水蕭家遺墓鳥呼風眼觀碧岫無勞白顏照青溪儘
駐紅一笠一瓢堪自老是何俗物管城公

後梁陵墓
多近此山

合洛曉發道中

居人忙歲暮野客正山行溪岸月無色板橋霜有聲

分沙寒水淨積鐵冷峯迎禾黍皆陵麓昭丘久已平

二

如茲幽邃地能隔幾由延野渡繩爲揖樵筐背代肩
山頭雙樹好嶺外一僧緣但任年相逼游人不問年

玉泉山居

小閣枕鳴泉青松覆峻嶺刁刁一夜風泉聲在山頂

山游

近嶺翠層層遠山望正宵老僧上絕顛先道一聲好

游青溪同度門

且莫攀岩去拖藍十里泉飛流鳴古雪淨色似秋天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三十二

秀媚依溪寺淋漓帶水田不圖鄉國內見此好山川

二

初曉明嶺路草木有餘欣曲曲貯秋水山山學夏雲
亂橋縈澗脈九子露峰紋已過緋桃洞仙凡自此分

三

儘有幽栖地堪怡草木年逢巖思結屋愛水欲求田
白甌石蹊淨青螺壁影妍飛禽不到處猶自有樵煙

四

爲尋禽向侶閒逐老聲聞洞洒桃花墨石書竹葉紋
緩移康樂屐細玩郭熙雲安得常無事深山伴鳥耘

五

岩洞裹珠城重門取次行千年凝雪隱一炬幻霞明
溜乳盤空變冰蓮蹴地榮仙源知不遠流水隔蓬瀛
贈鬼谷道士

桃花洞口老劉郎斑鹿胎冠紫布裳巖曰積泉充道
饌石垣捍土種山糧來來野橡分猿食上得危峯似
鳥語說客已收名利志欲依丹鼎駐年光

除夕傷亡仲兄示度門

夢中也不料兄亡溫語慈顏竟渺茫骨肉可憐零落
甚獨來山裏伴支郎

珂雪齋近集卷之一

二

乞取前生舊衲衣未同魚鳥遂沉飛從今海內無知
已不向深山何處歸

正月四日紫蓋道中懷度門

野客游山興還隨春草生近雲遮馬過遠雪照人明
西嶺眉如疊南田掌似平斷鴻零落甚仗有道林兄
度門得響水潭將結蕊作鄰志喜六首

岫色當門易泉聲繞屋難飛湍鮮草木發響撼峰巒
正好風前聽偏宜月下看從茲溪畔石常有兩蒲團

二

買山隱不妨勝境借支郎木杓當珠瀑荆柴近乳房
奔雷無晝夜曳練幾星霜止隔一泓水輪蹄有互忙

三

巖曲宜穿屋山頭好結亭松濤猶有住泉語更無停
共鼓離弦曲同聽沒字經卜鄰非細事法侶悵辰星

四

清流何切切不比俗箏琴愛此圓通耳胎之淨妙音
響來神矯健喚起定昏沉便是王官谷何須策杖尋

五

閒來尋石坐偶爾破雲行雪色同溪色松聲戰水聲
掃苔安硯几就乳窠茶鐺不復精禪講聽泉過此生

六

不愛師文字愛師高且真爾寧慙惠遠我欲効遺民
貝葉收雄辨蓮花結淨因繞溪三百踊吾喜得吾鄰
游龍泉胡文定墓上

長袖峯如折寒林翳古丘徑荒麋跡亂堦淨鶴翎留
風氣有時息松聲不肯休春王正月裏一盞酌康侯

登九子

池州九子山劉禹錫云
自是天地間一尤物

多時餐黛色逼視益孤清切王鋒端過盤鴉髻上行
雪明雙水合雲展萬峯平重見山尤物移子選勝情

游智者洞還道中值雨

拄杖閒穿冷翠園青山奇恠樹芳菲藤垂寶絡深遮洞水學書文亂蝕磯柳影初曦迎客至桃花暮雨送人歸衝泥更向亭邊去帶濕新嵐色上衣

再游青溪

體爲登山倦石橋一醉眠澄潭深可畏碧乳淨須憐海湧流慙活蘇門色讓玄不知住此者何福可消泉

青溪道中看山口占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典
二十四

雲輕石常重石每不如雲石態若如雲不與諸石羣昔者郭河陽畫石得三昧如雲畫家難茲山等熙繪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一

二十五

海上看起伏撲衣生冷翠頻望發清顛遂爲石所醉

印雪齋近集卷之二

鳴鳳山

公安 袁中道 小脩甫著

繡嶺重重巖淙流曲曲環樸天砂翠色拔地昂昇山
石上桃花麗壇邊鶴子閒趨頭乘興往且住莫愁還

二

危峰何秀媚冥几亦為珍欹處微生樹滑來不受塵
割雲鋒鏑利沐雨髮髮新好峙田堪買明年稱道民

三

游客且從容山程細玩峰巒巒生墨瀟仙宇住針鋒
可雪齋近集 卷之二

破壁常愁墮羈雲每被封青嶺千尋莫比俗芙蓉

山上飲

濃雲起尊前兩足森森去灑酒入雲中人間聞酒氣

鹿苑山

鹿溪繞入眼匝地爛雲迎七度桃花水十里翡翠城
安能營數笏便可娛餘生誓欲新蘭若和公作證盟

此山即陸法

山行懷中郎

流水淙淙逝青山簇簇新不知歸去後舉似與何人

岳陽樓

四望白無極封天雪未銷始驚三楚大欲辨九疑遙
水氣澄炎國濤聲接海潮君山在咫尺鞭石好成橋

二

白浪滿天地孤舟何所之水明魚眼怒風緊蛤帆移
積紅瑩雙飛跳丸轉二儀欲清名利火來對淨琉璃

三

巴陵莫舉杯湖貌待風開一葉隨流去千帆結陣來
蕭清延羽客震蕩孕騷才斷鴻飄零甚寒汀轉轉哀

君山

顯氣盈坤軸安能判水空更無山作障直與海爭雄
可雪齋近集 卷之二

二

芥子煙雲地扶搖日夜風欲知舟在島看取旭輪紅
草青微露色沙赤已潛洲夜坐常如月山居不異舟

三

龍孫垂萬部鳴脚歷千秋總與仙都似高真也愛游
十里迂迴路茶香勝酒香千畦拳石隱萬鶴一松藏

岳陽晚眺

斑竹偏多笋黃柑可薦觴軒轅臺上好擬老白雲鄉
下無波浪上無雲積水長空兩不分雙合江湖搖地
肺九迴向背纖峰文髻螺雉尾陳香案檣檣蠅頭寫

練裙日晚拋絲襪上者幾人間靜得如君

別王石洋

枯天濁浪濺征衣驚鴈那堪兩處飛君爲友朋真不
薄我兄弟欲何依烏林浦上慙慙去青草湖頭痛
哭歸時首相莊無異約入山同採首陽薇

登舟舟在三穴橋

濁盡白石潭移舟入井後澄潭貯菱蒲尚認油江路

二

古路小蘭若酌茶愧少錢渴時一杯水三管莖簾天

三

五雲齋近集卷之二

斗大夫人城城中搖蕪麥止應泐石街曾印香紉跡

四

雨到漩渦密風吹蘆葦開前溪成一笑船載小船來

五

數手鏟魚網舟就忽亂流觀其游戲意可以不須舟

蘇雲浦侍御還呈侍御與先中郎爲生歿交因

及之

忽聞驄馬近喜極淚雙流灰友今將至靈車應不留
盡樓空乳月宿草又傳秋猶記分離語山公在勿憂

二

我哭直降灰君愁亦應深九言黃父會千里素車心
驚妾終煩嫁龍唇永絕音知交零落盡不忍更商參

卽事

斜陽曉近林林內鳥聲急嫩綠漲平疇一翁背手立

送雲浦按山西

鹿胎巾且擲龍湖舊釣縉河上忽來周柱

偏用楚才人封天碧鳥侵綬扇映水天桃點

畫輪雨了國恩同隱去堆藍山裡作佳隣

合洛道上

朝辭炎火宅夜度幻霞關水後尋新路雲中認熟山

五雲齋近集卷之二

危峰仍秀色通客已塵顏寂寞吾何怨求閒而得閒

泮陽道中

雨過煙尚凝濤響江瀾靜順水一帆風舟人如入定

二

人家多種樹溪上稻麻密素練已昏黃下見樹影黑

三

夾路刺花繁斜陽鳥語沸雨餘溪水深僅立渡牛背

山游口號

天色欠晴明山行艱杖屨樵人說不妨南社一枝雨

五月十三日玉泉道中此日爲開公誕日

千山萬山雨忽至大珠小珠溪裏沸此是關公洗刀
雨沾身也帶英雄氣疾雷先雨雨如露停車且聽玉
泉樹志士奇窮避地時將軍血戰灰心處

堆藍

朝自堆藍去暮自堆藍還堆藍無所慮只慮樹遮山

二

不愛山上石不愛山上樹惟愛樹抱石稜稜有媚趣

三

夢裡識松聲醒餘聞鳥唱慵來忽步簷拭眼數山浪

乳窟同無跡伏之閒步

珂雪齋述集

卷之二

五

乳窟忽成行臨流有茂樹隔溪苔壁寒拾石渡溪去

二

掃石主敷蒲聽泉客倚杖老僧貌寂然獨坐松根上

玉泉夏日山居

好花留住惡莎焚趁雨還宜種此君別壑水來如闔

水他峰雲過似逸雲閒同天上三禪樂戲草山家十

齋文月館露蕭靜夜巖端松嘖幾迴聞

二

幻雨奇雲弄晚天伊蒲飽後罷安禪溪藤欲做堆藍

岫竹杖頻穿疊雪泉移得雲樨和乳滴採來仙掌帶

霞鮮峰頭跌坐忘歸去九子青如九子蓮惟清三泉茶名

三

水宜當戶石宜臺布置居然小隱才紫蓋山僧遺笋

至清溪道士送茶來編籬已覺朝榮活布砌猶欣夜

合開彈指三生如夢幻子雄遺願在天台隋袁子雄曾于天台

寺爲智者
講堂

四

乳窟前頭一徑斜小橋鴈齒到山家孤流震地飛濃

雪絕壁連天洒幻霞十里青松多似韭千年白蝠大

如鴉客來未有盤餐具旋汲新泉旋采茶

珂雪齋述集

卷之二

六

贈李次飛

次飛少爲道士

遊遍東南勝堆藍芙蓉隱藏鉛華情漸盡煙水與偏長

聲愛漁阿梵書傳狸骨方再尋調馬路難辨舊支郎

王給諫將有卜居東南之志予秋來亦有遊興

會同笑有山行之約有述

禽尚相逢意正投枇杷門下不悲秋未來玄岳峯頭

醉先向朱陵頂上遊朝愛嶺霞同躡屐夜貪湖雪芙蓉

乘舟回思碣石譚天事時鳥候虫一笑休

九溪陳君垣茂才世萬戶父以成事加爵耻武

不就以文謁予口占贈別

有客嘯歌至，翛然美丈夫。願爲門下士，不作羽林奴。
丹葉楓遮路，白蘋水滿湖。君雖不好武，予又耻爲儒。

哭慎軒黃學士

世道何時泰，名賢取次徂。蒼天寒士泣，通國正人孤。
繡虎終潛穴，靈凰竟墮梧。信來身仆地，含淚老僧扶。

二

我已公兄弟，孤鴻日夜悲。君今復去我，年老更依誰。
夜雨披衣坐，西風動地吹。餘生遊興盡，誓不到峨眉。

三

閱人頗不少，慧業幾能傳。妙悟無三教，旁惊及九流。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七

世所斟大斗，身已付寒丘。白馬應相待，寧辭路阻脩。

四

靈槩四時備，技分十輩多。博聞窮用雅，妙跡繼靈和。
細雨天人泣，陰雲魍魎歌。已謀磨鏡去，不畏峽風波。

五

自聞來紫極，終日望黃牛。國少和平福，士多坎坷憂。
梧風終夜響，蕉雨一天秋。豈獨懷恩紀，蒼生望未酬。

六

易理通神契，玄言細髮分。尊前圖地脈，掌上辨星紋。
此藥難弘景，真書窘右軍。名塗少不賤，多藝孰如君。

七

奪盡江山秀，傷哉埋此人。詩思通漢魏，文氣逼周秦。
紫閣行成幻，黃墟信竟真。從今真蹟少，遺墨倍堪珍。

八

少微辭婚宦，欣然暮阮宣。冶心泥上絮，塵事火中蓮。
自絕青娥癖，非關白骨禪。孔明雖淡泊，竟亦不延年。

九

北闕談心處，西陵泣別時。常欽行古澹，猶記貌慈悲。
青李遂無帖，朱絃永斷絲。神遊定何所，夢裡報予知。

十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八

愚直丘山重，相從恨不能。典衣放野鳥，賒米飯名僧。
神理終難昧，佛天應可憑。兩兄常入夢，今又增良朋。

九日登中郎沙市宅上三層樓

滿眼傷心處，誰能上此樓。林煙迷蜀道，帆影識吳舟。
硯北人何在，江南草又秋。茱萸空到手，欲插淚先流。

二

西瞻巴子國，北眺庾公臺。林影依沙淨，濤聲觸岸迴。
魚龍存霸氣，山水發騷才。故侶何人在，餘生亦可哀。

又登樓

登樓極益愁，愁極且登樓。細雨江南樹，濃烟渡口舟。

千崖萬戶出水兩三洲猶記好光景裙簪沙際

由草市至漢口小河舟中禱咏

陵谷千年變川原未可分長湖百里水中有楚王墳

二

日暮黑雲生且依龍口住小舟裙作帆笑語過湖去

三

白蘋桃花浪白蘋尚滿湖欲知今歲水但看垂楊鬢

四

衝月漁舸去鳴榔欸乃多自身非墨子也不厭朝歌

五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九

旭日乍停舟岸行兩三步登舟且遲遲白沙好淨路

六

明月漸潛波衝風感水面快哉順水船好看船邊岸

登舟吟效白

九陌飛塵奈樂何纔登小艇便高歌未周春夏秋冬

節已歷沮漳江漢波怕過鉛華熟舊習全憑山水起

沉痾欲知火宅非清淨試看居家詩幾多

浮漢水

二

白蘋寒水白沙洲一段蕭蕭莽莽秋露柳霜楓橫小

市曉風微月送輕舟勞勞城闕終何事泛泛江湖儘自由水態已多山貌少武昌先作九峯游

漢陽感舊

泊天白浪淨無塵惟有孤鸞塞去津芳草偏憐福處

士桃花不夢息夫人江頭鼓柁機全息漢上題襟迹

已陳前指光陰今二紀無情瘴淚漫沾巾

夫人也

贈別梁觀察遷浙江右轄排律

門呂聲名重圭璋德器優朱繩遵道檢白雪潔清脩

淡泊南陽志汪洋叔度流瓊閣無草在易水有碑留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伏闕多危論匡時見老謀北垣輶指畧南極著風猷

寬博敷條教光明徹靜幽百城膏雨日一署冷霜秋

操北衡巖峻思同漢沔沔清湘無怪鳥繁楚失全牛

歌舞方江城旌麾又越州列藩專大國東海領諸侯

五長句宣夏十聯屏翰周山光迎畫扇水氣暎仙舟

政暇頻登涉公餘有唱酬行春看柳陣問俗對潮頭

督井還思浚野田或再籌大才寧急試時事要相求

經畫參宮府營綜及渰賑高牙來鴈塞彤矢出龍樓

謬托通家誼深懷明德稠東城常念馬蘇子不忘歐

濃影資餘葉洪膏借一漚感來三百踴非作大人游

觀音閣夜話

日暮將安去危欄且共凭尊前金口樹窓外漢陽燈
古廟思文命沉橋說霸陵月寒波淡淡相對兩三僧

秋日同巨源伏之世高遊洪山

醒却穠華夢來爲冷石遊紆迴綠綠嶂枕藉見紅樓
雪影江天靜林煙沙渚浮倚欄神頓爽信矣癖山丘

二

已尋羅薛徑漸遠市朝塵綠樹深藏寺蒼松徙對人
樓臺驚物力煙水資閒身迦葉無餘習歌吹任北鄰

三

石存前代駁楓飽累朝霜鑿岫飲珠塔登天列畫廊
重湖何皎潔大地總清涼彈指十年事山靈識酒狂

九峯戲作

江水連湖水遍地是瀟湘九峯九朵蓮宛在水中央
花心梵王居時立如蓮房松竹似花鬚合衆弄芬芳
遊人戲花中欲出旋已忘清夜篝燈靜似聞蓮花香
與世高廓虛上人夜

恰好瀟清意僧貧豈是貧竹聲醒客夢松火照人親
村寺猶堪煮茶尚未陳各談山水勝無計可分身

登洪山絕頂

遊客巖荒落孤簾冷冷過鐘天秋更淨大地水偏多

正好茵雲臥還爲扣石歌不須重點綴粉黛染烟蘿

遊九峯寺

元無念禪師遺場

紆迴窮盡水烟鄉九點青山一寺藏塵履瓶衣思大
士絳張弓矢拜昭王直依巖壁爲紺殿高出雲霄起
畫廊藻井香厨遺制好前朝物力也非常

九峯絕頂

獅子巖邊去千峰不辨雲誰能拔樹障盡與露山紋
活浪明雙柳晴煙見八分堇柴宜此處松火儘堪焚

分武昌山

可雪齋近集卷之二

二

終日探佳麗安能遺鬢髮粉牆陽避市墨壁下雉山
掃石安蒲淨依松吸茗間人耽金碧好此地有誰攀

黃鶴樓

今年大水

登臨絕主客清寂倍堪留水國無多地江聲益壯秋
青山孤繞郭芳草盡沿洲楚檢開天下民魚亦可憂

再遊黃鶴樓

買看山水興猶清閑逐兒童樓上行窗外鐘聲大別
寺杯中堞影漢陽城峯連建業何曾斷浪接瀟湘總
未平小艇犯濤如履地果然水戰利南兵

登漢陽東門城

朱欄照水殷此地扼江關芳草思名士濃雲識宇山
飛流何日定到海幾曾還擾擾千家沸煙蕪一老閒
寄憫石洋居士兼訂匡山之約

留得餘生在升沉豈足擢雲霄爲選客煙水作嘉賓
澄清流聲壯匡廬瀑布新且依鬼谷子何苦學蘇秦
欲遊沮漳治一小舟已成志喜

性如魚鳥愛沉浮夢到煙波也不愁江漢自雄多惡
浪沮漳雖小足清流青蓮國裏看雲坐白雪灘頭照
水遊已似張融無片瓦差同陶峴有三舟

可雪齋近集卷之二

十三

送澧州守秦中費君入覲

甘雨和風澆澧城千門絃管沸春聲滋蘭種蕙名同
綬漏石分沙德似清岳色雲開隨去馬河流冰泮照
行旌仙郎燕罷忙脂抹騎竹兒童郭外迎時令于正
起春闌

野鶴

野鶴立苗田見人驚欲起佢飛數丈餘依舊下田裏

梅花鵲巢園中梅花盛開有雀巢于花間予冬

來抱病疏筆研久矣見此偶有詩興并命無煩

弟及未央述之和焉

大上無愁侶移居白玉堂應知來驛使偏愛繞靈芳

冷依深雪亭亭暝夕陽仙葩絕匹耦不用架橋梁

二

三匝從今定瑤華第一柯占隨鱗片亂躍下鹿胎多
尾好還疑蕤舌香也解歌東君消息好終作大羹和

大德寺元畫羅漢

開國子指畫元絹衣上水紋流淡淡大耳長眉眼燦
人近觀不見遠觀見模糊無處尋題字半僧都不知
年歲問山長老舊傳言西方神僧自貌自

過崔晦之山居兒子能吟詩偶作

可雪齋近集卷之二

十四

三載何曾異短離最憐荷葉滿庭池欲知不淺通家
意稚子能吟老父詩

正月初四日從公安至三穴橋登新舟往遊鼎

澧時病初愈

病逐寒威散歡隨春草生親朋絕故侶煙水締新盟
大漢龍孫國東吳虎女城時清無阨塞隨意作山行
居陵後有遺城
餘孫夫人築

澧州晤蔡大參元履投贈並志謝

高牙雄峙楚雲阿戰外層峯聚米多白石紫蘭同道
氣赤沙青草草疑思波片言也帶周秦色大鼎能調夷

夏和欲識百城無害馬茶山深處有謳歌

二

三秀仙人湘水涯等閒睡霧總升砂登朝早已陳王
讀問俗何曾廢五車飛蓋蘭江看錯繡停舟茹浦愛
分沙岸才重見裴觀察水竹遙存處士家

澧州逢毛氏大姊以避盜至

瓊瑤昨夢蛛絲綫偶到福水荒多盜賊山館暫寧居
自世貧窶病同生姊笑予勝遊親說與不用大雷書

德山閒步

棕笠挑絲杖層峯取次綠綠筠依白水清響蒼鵝泉

阿雪齋近集

卷之二

七五

臺迥舒高甯松欹供假眠暖風桃李路日暮又歸船

德山懷君超

一帆重過湖枕衾依鷗鷺日暮見煙林維舟在山住
尚識桃花蹊熟認竹陰路策杖上孤峯倦倚枇杷樹
老眼倦遠矚况乃多煙霧俯過枉人灣綠葉藏丹素
樓閣條已新遊人已非故昔時賞心地今日斷腸處
慧業豈不深薰脩俟晚暮治習未消除再來將無悞
壑舟送雋人漏箭不能住造物亦太憚政怨不敢怒
身如失羣鴈煙水動哀訢

李長叔水部以使事至鼎晤于楊文弱席上時

一別廿餘年矣長叔猶記辛卯下第阻風泊澧

川民舍予語同行入曰此處流水孤村集鵝數

點景亦自不惡特吾輩懷抱自作祟耳長叔言

之予猶依稀記憶回首往事升沉存亡有如一

夢因把筆次其事書之扇頭

人
幾一別廿年期流水烟村處秋風暮雨時

非流
是問會合也堪奇若不從君飲桃花笑我痴

贈文弱令祖可亭翁

雪堆庄外小停舟耆舊欣然一笑留洞裏生涯黃若

老朝中圖畫赤泉侯

漢靈帝令蔡邕畫赤泉侯
侯揚喜五代將相圖

煙霞有

阿雪齋近集

卷之二

十六

癖欣同調杖履如飛怯其游已約漁郎偕避世年年

花底奉觥籌

贈文弱

餘生誓不係塵纓望見青山眼倍明敢以晚研同尚
子只將風帽讓班生眉端常帶堆藍色夢裡欣聞瀑
布聲自杜舊交零落盡與君世外締新盟

見康樂

德山閒步

飽後煙簪緩緩登鑑然閒杖一枝藤未能免俗聽山

鳥苟若無人壯野鷹花裏怪崖添秀媚竹間流水太

清澄眼是誰是烟雲伴且對忘機土木僧

花源道中紀遊并示文弱

一帆走朱陵揚風如飛箭忽枉故人書藹藹遲相見
我行亦何常去住惟所便青山與良友等爲心戀戀
急呼舟人止迴舟賊枉岸重作武陵客再拾桃花片

二

携手上層樓雪浪灑江津隔岸天桃花十里紅燦人
有如謝公妓可望不可親開軒來遠黛真酒羅佳賓
我媿爲父黨宿悟班嗣邨咲殺輕薄子白頭常如新

三

河雪齋近集

卷之二

十七

武山何坦迤樹裡見樓閣試酌武溪源清爽心神洽
停舟閱古碑辨折窮奧博一里雙漁梁數部釣天樂

四

淙蘿如篆刻鋒刃駭雲霧下臨百尺潭丹碧寫練素
沿溪望前村都似避秦處停舟入花源携筇臨水步
桃花千樹紅花深迷往路帶月石間流夜深響瀑布
清坐澹忘歸一山滴浩露

五

漁仙水石聚撥苔尋洞蹊洞後如鉞甕欲往無丹梯
穿石儼象王截流渡江湄共坐石中央萬山盡約眉

十六

新湘溪迴環欲往疑無路山色似攢蓮水文如束素
溪上雨三家非仙有仙趣山神聞予有明年當來住

七

怪崖水中央往路臨無底左耳屬于垣右袂影沉水
山水實清新胡爲拚一歎下崖復登舟維舟溪山址
白石爲茵席明月巖邊起夜深潭水碧清澄徹骨理
亂石蹲潭邊森然若奇鬼

八

拭眼看危峯狂呼欲墜笠常苦膽量劣可玩不遑
河雪齋近集

卷之二

十八

望岫遠息心刀劍視層級昔日伯功曹聞鼓以被襲
登城數覘賊遂言膽可習旬日遂子行竦身凌累岌
徘徊雲漢間身輕等絕粒懷子化健兒誰謂老夫力
憶從中郎遊常矜勇莫及九原誰可作三嘆有餘泣

九

初日照怡溪舟行窮水派溪水碧可憐下似有光怪
山溪苦相依山轉溪亦邁舍舟覓舴舺清淺見鱗介
石骨忽縱橫溪流轉洶湃山膚似鼎彝拾石以相資
疾流蝕石文懸針與倒碓清勢響玉屑上沸如有械
小舟忽已窮跣行縛屐芥揭衣水至膝力盡興無敗

行至龍角亭旋將衣履曬漁夫皆驚然樵子亦發

十

水行繼以陸重繭恣登眺靈巖無好膚空中而多竅
洞與洞相連珠曲暗有道溪流縈洞中漉漉出深巖
乍見雪文傾又聞水聲聞蛇行入重門虛空發光耀
綠萼一粲然毛女爲前導朽骨載腐肉樞衣畏泥淖
明明桃花源隔水可呼呌欲往不得前緣怪空自弔
贈別文弱

良緣不再合心期會無因年非盛壯時日感增酸辛
骨肉既相捐良友亦中分西瞻我眉雪東眺禹穴雲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九

中夜念往昔五內忽如焚一朝山水間對子有餘欣
圭壁慙溫潤蘭蕙失清芬獵石終無厭餐霞亦已勤
我有新著作一一盡呈君寂寞後來者誰能定我文

二

西京楊與表煌煌世貴盛朱衣與華輦前後相輝映
袁氏較繁華不如楊清令讓讓君子德之子可欽敬
春葩有餘妍冬栢有餘勁持此爲模範歸以誠子姓

花源道中

飛花十里點緇衣回首漁仙舊釣磯山點湘溪孤女
黛水橫穿石象王威芙蓉城裏看新月翡翠峰頭望

落暉周回面弄崖色似繞來千匝不思歸

山中曉行

秀壁牽人往途嗽步轉輕初曦千葉影浩露一山聲
頗厭桃花俗偏憐石骨清風柯與谷鳥相對話無生
書周子冊中有中郎手疏

大恩不報已千秋纔見牙籤淚暗流金剪書存情脈
脈玉樓人去恨悠悠丹雞白犬盟常在紫府瑤臺願
莫辭世事總來如夢幻與君皓首話蕭條

將往太和由草市發舟

枇杷開外足風塵且辦遊裝學道民好鳥弄聲如姪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三

女奇雲作態似仙人同居濁世非無事得到青山別
有因清者臺邊千文水楚王遺蹟定誰真清暑臺在
今三湖內

見水

三湖

分風隨意往一葉似飛翔水上霞尤麗波中草更芳
交芽堪入饌菰米可爲糧中有荷花蕩開來五里香

湖中

平是征程半當遊一抗自在不驚駭芡蒲滿澤圓孤
渚楊柳遮門繫小舟晒網偶成漁聚落采菱忽動棹
歌謳滄桑不待麻姑說彈指紅塵換碧流

宜城道中

寶馬重嘶冠蓋鄉此生端的爲山忙一泓素練蒲蒲
淨千里黃雲麥穗香宋玉墳邊花正好齊髡驛外草
元芳六發兒女儘頭望索取合沙酒味嘗

懷先兄中郎

山色蒼蒼未忙一簾獨往決千行青山到處悲王
綦時月曾經照謝莊蘇嶺雲間濃似黛襄江春漲沸
如湯尋思昔日經行處鳥語花飛總斷腸

由樊城早發

荷衣鳩杖道民裝閒客遊山也似忙柿葉滿村春晝
可雪齋近集卷之三

脂粉微炎路曉風涼逼來峯色神先醉互答泉聲話
止欲界仙都真在此右軍何處問金堂

武當

大石居然龍鳳姿群峯屏息似追隨聚沙酒墨二千
界駭綠驚紅十二時春樹不遮石骨瘦夏雲猶護壁
紋奇幽崖別有栖真地皓首黃冠亦未知

二

月巖何地不追攀終隔仙凡未易班隘處尚容千佛
十分來可作百名山秦敦漢鼎存膚骨瑩草瓊枝作
髮誰道此中靈液少雷奔雪沸水潺湲

太和山中禪呀

漫說三山與五城而今親自到蓬瀛珠宮恰好針鋒
住琪樹偏從石竇榮貪看嶺雲繚壁色喜聽谷水墜
潭聲芒鞋竹杖經行處梨棗煌煌箇裏生

二

仙標絕品題吳峯越嶠隔雲泥瓊樓寶閣傷心
起後道危梁過眼迷樹底濃陰清石徑巖頭爽籟震
山溪好乘三五團圓月天柱峯前一杖藜

三

靈境經年入夢魂不知何岳更稱尊山爲函夏諸丘
可雪齋近集卷之二

長帝是軒轅有道孫見真楚澤秦川羅下界日月
効時天門晴空萬里塵全淨一縷卿雲玉座存

四

向平何用苦栖栖此地餘生足隱棲標栗子分徂母
飯御梅花發道人妻破雲緩步千盤路帶月頻聽九
渡溪止恐搜尋終未迨不愁無處問刀圭

五

煙眠月宿漸沉酣遠壑崇峰任意探不碍繁華隨點
綴有情汗垢盡包含朝曦北嶺生濃翠細雨南山餐
眞藟七十二仙佛弟子青山依舊隸瞿曇

六

煙霞金碧兩氤氲異草奇葩處處芬仙梵一山泉外
冷靜鐘千院夜深聞樹如大士目前絡峰似天孫錦
上雲日暮五龍南畔望橫披一幅李將軍

七

九宮營力開嶙峋氣象居然逼紫宸金龜有祠空陋
漢三雍作時轉羞秦露壇月館蕭清夜秋殿深宮艷
冶春莫怪繁華異寂寞由來天子作仙人

八

彌天絕壁鳥難通也有平時萬壑中陸賈買來同好
可雲齊近集卷之二

三十三

時胡寬營處似新豐割雲入眼千年翠照水銷魂十
里紅自是上真栖隱地安容降禮作三公

贈別吳水部還朝

重夜裝赤管仍朝擎一去蘭常馥重來柳更榮

良花迷建業葉雨下淞城虎爪旌高節將無借鑑衡

湏水部日華邀飲龍山落帽臺

方方緒俗

山何必是崇高歲暮登臨興也豪雄楚望沙羅几
堆藍蓋紫照旌旄誰能公隙耽遊暇自古詞人例

水曹粧點烟雲湏賴士忍將名迹付遺篇

二

不爲登高一望鄉煙霞奇幻助飛鷺萬家生齒今天
府千里平原古戰場紫紫紫紫紫紫紫紫紫紫紫紫
蒼蒼豫遊譚笑敷文藻前章風流話亦香

送張廣文歸桃源

且其著帶草重覓釣魚磯白日瞿童岡朱霞萊子衣
夏泉添谷響春雨縱桃肥如此神仙國三公也合歸
早春入村

不知昨夜雨但覺野莎生百里芟蒲園千秋狐兔城
雲分山寺出風約渡舟橫水照遊人影掠藤且目清

二

可雲齊近集卷之二

二十四

莫負煙雲約頭顱雪易侵切泥塵世事盡水道人心
帶月穿瓜渚踏花出柞林祇因春事早垂柳綠沉深

早春書懷憶蘇雲浦

鏡中霜雪漸盈頭檢點閒忙仔細籌二十四番中令
考六千三萬醉鄉遊和雲松葉遮茆屋照水梅花覆
釣舟屈指今年行樂事龍湖人在好相求

竹鶴詩

王太學維南鶴夜失一足次

王郎王子晉仙禽馴几案臨風幽淡圓照雪殊毛燦
惟哉忽如變委頓良可嘆豈因華表歸偶值青城難

真類王駘兀又同鑿齒半世少紉骨脊將有叱靡患
定煩龍爪書瘞之焦丘畔仙驥遇醫王琳琅以續斷
彈指起摧殘長鳴疎脩幹龍躍與鳳跄星離復霧散
應此凌霄姿終爲耳目玩鶴膝既可代何難長羽翰
王郎格外人庭軒忍相絆何不效支郎縱之入雲漢
送李謫星遊衡山寄呈李湘洲太史

春雨春帆別故鄉祇緣名勝在衡陽花深湘浦千重
色未到長沙五里香寶洞開雲遊爽豁簾前灑雪坐
清涼鄴侯休自悲留滯殘老相期話未狂

贈歸田老人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三五

青陽日去素顏凋豈以雲林換市朝松栢難栽難得
待擬將十畝種芭蕉

書卷

三徑絕綦跡拂階草帶青靜聽虛谷籟臥看北山醒
宿鳥時驚竹殘花尚凍瓶盃中何所有一卷淨名經
雲浦請告成却寄

喜擲賢冠與世辭丙丁緩作釣魚絲阮宜有地惟栽
竹庾叟爲家半是池但採雕胡堪自老只盟鷗鳥豈
相疑春來應有山遊興淮備棕輾步步隨

王別駕以明居士致仕還山有贈

苜蓿潭上叟貌得海山歸戀壑鱗深逝食雲鳥健飛
社添新酒盞篋取舊荷衣五岳遊如決予當逐孝威
寄丘遊擊長孺塞上

胡風獵獵捲旌旗舊是詞壇一健兒老去關山羈定
遠夢中花鳥媚丘遲閒持服匿澆情緒新譜琵琶寄
別離鄉里善人欸段馬少游行徑報君知

病中漫興

家計雖貧未奪精近來多病遂閒居撫琴一室山皆
響吮墨頻年草似書自散鉢齋供慧鳥新敷盆藻護
文魚小勞亦是調身法雨後園蔬手自鋤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二六

山園十畝半新篁嫁棗疏葵也似忙豈以心灰分去
住總緣身病決行藏空階月灑花枝雪靜夜寒添鶴
背霜歌扇舞裙都委却那伽妙定一爐香

三

青苔冷冷照柴扉也有閒人伴息機棗栢先生移錫
至煙波老叟柳綸歸玄言不怕知音少碧落從來曠
本稀燕雀相逢堪自得懶隨黃鶴薄天飛

四

艷噴芳銷春又秋鴈王鹿女芙蓉猶偶穿竹葉烟中

徑來坐梅花水上樓冷石寒汀鷗鳥夢金題玉躡
魚游亦從藥褰關心後閒却湖邊小釣舟

五

鳳皇能笑亦能言玄對經年靜掩門定裏空書懲往
上卷
哭念深恩雄心已逐煙雲散綺習猶餘筆
硯春水桃花還有興一函先達武陵源

六

塵事何曾掛笑顰閒時一杖步花茵無才永定山中
計有病催成道者身冒雪出雲朝絮絮殘霞逗日夜
鱗鱗近來微有歆心處調象于今漸已馴

何雪齋近集

卷之二

二十七

七

緣琴入匣任塵封老去逃人興轉濃馬氏由來譏畫
虎葉公原不受真龍聞聽各口懸雷瀑細數山南破
墨峰知已可憐凋喪盡盤桓空對一株松

八

天官家
有思公
公名隆

世緣終淺道情深况是頭顱老漸侵白社六時銷晚
節朱陵四擇悟良箴雕沙盡石他生習點雪銷冰近
日心膚骨總宜雙澹漠不妨皓首寄珠林

夏道甫有杜姬之戚爲作悼亡詩

巧慧緣偏薄驕嗔命太輕鴛鴦繞罷繡鸚鵡尚呼名

水月有遺態溪花定別情木樨香畔語忽忽似三生

二

縛約誰能似聰明劇可憐點茶方易曉養紙法難傳
不忍名香草何堪對杜鵑鸞猶在篋銷作誦經錢

月印上人書襟華爲作歌

覺行上座
頓宗流入支那東復東波流瓶瀉無窮
盡上高猶在水晶宮一言半偈豈輕聞前人爲法已
慙動木葉山花書妙義紙皮骨筆記靈文烏焉三轉
印成馬解坑都學悠悠者試看僊人吳彩鸞蠅頭細
字山中寫

蜀中
中經多
仙人吳
彩鸞
寫見小
蘇詩

上人舞象德瓶全真

何雪齋近集

卷之二

二十八

如紅火吐青蓮才韜不賦碧雲句心冷何須白骨禪
五載朱陵念漸休無妨城市更遨遊文字知得非文
字杖底青龍鈔可留心聞已返雙荷裏海印還生十
指頭愈外寒花作清供鎮日無人香穗動眼看柿葉
幾迴秋積得毛君十八甕誰將宗教分兩路虛空耳
穴難安厝已知悟得襟華因只在心手相忘處

燈下有感

幾同揮塵話無生青李何妨一寄聲越肘隴遊悲世
路南箕北斗嘆交情衝風中燭花難結凍雨侵香穗
不成野老看來存古意丹鷄白犬締新盟

蔡元履應訪駐節辰沅率爾寄懷二首

卿雲珠雨矚神州炎寒邀天使節留逸興從來窮酒
室清時不忍話壺頭峒山聚墨層層嶂溪水穿花曲
曲流遶事承蜩官署靜閒來搔筆注春秋

用杜元凱事

二

萬山深處擁旌旗漁漁桃花問俗時草檄文章真爾
雅唐崖詩句太幽奇夷人不借黃龍誓鬼國能歌白
雪詞數載茂陵閒臥病登臨空自想追隨

甲寅除夜與眷屬共持蔬素有述

相對伊蒲案椒花罷舉觴龍鱗松火笑兔褐乳泉香
珂雪齋近集卷之三

王九

二

蕭然絕衆籟深夜鳥移枝久已悲遲暮那能艷歲時
淡粧倍隱便蔬食住山宜塵網還相係春風又到籬

園居

潦草支塵事閒僧不用邀聞山皆欲去愛雪只愁銷
春近忙移樹溪平好作橋詩文三百卷全似許由瓢

入村

好似催耕鳥逢時一度來煩心隨水息睡眼得松開
古屋深黃葉閒窓照紫苔今年春色晚池上未舒梅

曉溪

雞闌村市喧棹動曉星滅怪得夜衾寒推蓬霜似雪
送盛少尹東下

途不可問之子復歸田聾丞尚不罷何況少且賢
力勤公家晚飡夜省眠亦知清白好愛名不愛錢
脩塗方欲騁條已遇迤邐虎爪板不下鷄栖車頓懸
輪枋已非遠控地益堪憐輕舟賦歸去春岸草芊芊
飛濤溢浦雪疎樹廣陵煙栖遲豈不樂壯士未華顛
晉國有男子江上獨泫然

元宵贈散木舅

珂雪齋近集卷之二

三十

同雲苦雨暗亭臺未有瑤華照酒杯佳節風光雖不
似歡場懷抱也宜開時移入眼無陳物老懶隨君作
散材歲歲願如燈上影兒童指點說重來

吳梅伯表弟齋中夜話悼念八舅

華堂金鼎燭殘裡舊歡娛尚作羊曇哭難呼彥伯廬
殘燭寒綃帶鴻雪照茶爐慙愧山公在稽生後不孤
同以明至二聖寺閒遊并送月公東下

初曦照柳浪微寒猶宿樹長堤直若弦隱隱珠林路
石浦衣帶流清淺立鷗鷺過橋竹引蹊嫩綠藏丹素
主閑寂中開客移閒裡步檀孔宿衣文金疊生唾霧

應真龍眠圖海濤楊惠塑額珠久已尋浮囊宜謹護
必來山中人同歸山內住春江送葦浮秋水憶杯渡
蓮花漏催人努力莫遲暮

春日游石洲同長統龔遂甫張景星賦

大江噴雪濤中有走龍錦江漲移宿儲水落發新廩
未終治浪噴已到仇池境尤物自成圖華丘新上祲
五采亂紛披千絲相勾引苔裏駁奇形渾中出幻影
乍疑蟻鉅膠微傳解錫粉越雋空青深磨差卅砂炳
冉冉吹雲氣沉沉澄墨清寶手旋螺圓天女髮鬢靚
磊落間疑星迸裂忽成笋風來飛乳燕雨過茁蒸菌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三十一

輕綈障榜蒲薄煙翠鐘鼎東葉三山峯針鋸九子嶺
瑩膚吐夏雲餘竅出春蚓閣筆翦翠牀支髮珊瑚枕
絢爛玉妃裙笑兀聖僧頂張口若有言合贖似欲哂
連翻列弟兄鈎連隨壯壯可供道開餐能填五鹿吻
何緣異質文似亦分靈蠢寢陋大可怖蛇穉還堪慙
是日天氣和良朋俱不請一咲上錦離盡人離舴艋
羣少蒲衣裙老眼須詳審終日若搜尋得寶在俄頃
徘徊坐水邊甲乙互相品骨清急宜收膚好也須屏
別有野逸趣真之無等等自縛是二勸湯代飲
歸來日已西玩弄失光景懷抱有餘閒一夜遂忘寢

二新集
見白集

園居

獨自穿疎樹誰能玩晚霞蒼筠嘯士館白鹿鋟翁家
雨過尋新菌風停掃積花故人書不至春帶幾迴賒
閒步

舟居翻愛步三里傍江斜山雨猶藏樹溪風忽聚花
穿雲開棟石折柳坐書沙望望天桃色層城一片霞
江行

江上白霧生無風先有氣纔登一葉舟便覺心無事
遠浦靜無人魚蟹各占地水邊樹色濃雨後沙文細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三十一

柳下一僧歸近村知有寺春來弄燠寒彈指四時異
黑雲忽釀風波起蛟龍戲暫入蘆花林不測候天意
入郡

豈有塵鞅迫臨流聊自娛尚存瓶裡雀仍汎水中鳬
夾岸黃花照連天細草鋪餘生閒自好敢作舊歡呼
夜泊沙市

宿世疑鷗鷺舟居減舊痾濤平春市印日暮客櫓多
照浦豚豚月鳴崖澹澹波無心學詠史閒自唱漁歌
寄沂州守李玉圃社兄

春草懷人意萋萋滿道周郢中無和客泗上有康侯

魯國壇邊醉王家池上留秋來持赤管聽雨鎖無聲

頃日華署中同鄧少府石田朱奉常上愚小飲

時日華推事竣將作泰遊

行馬沙洲寂游龍草徑荒深林藏古署画舫列長梁

野逸存茅屋幽清對草塘梨開猶鎖雪梅老尚餘香

王慈依何遜芳蘭挹謝莊銀鈎鴉乳壁綳秦蠹餅床

楚勝尊前話吳泉飽後嘗鱸魚好鶴澤鳥相將

陶令藍輿醉戴公野服狂意味初愈官滯

滯思量快后貌方怒排雲鳥歎翔莫言清簡甚也爲

看山忙郡城外有白鵲湖

珂雪齋近集卷之二

戲贈毛太初

相看倏忽過知非手植青松今幾圓莫道近年容漸

瘦君容雖瘦稻田肥

眇仙簪而美別予二十年矣自贈以詩今仍題

一絕扇上贈之

蕭郎鬢已皓舊識吟枯槁相遇盡如卿我客猶未老

偶題沙彌扇

烏衣巷口兒解道空門好莫過端昌黎巾簪誤買烏

有感

翠竹朱桃作四鄰徑生苔駁凡生塵彌天佛法侯門

去誰肯山中問故人

送頃日華遊泰山

春風披拂楚江湄夜夜煙嵐入夢思詞客去時梅惜

別清郎行皮鶴來隨時署中偶有鶴至亭臺已浣渚宮俗洞

壑難忘崧嶺奇蠟燭澗邊千丈水山靈應乞解嘲詩

吳長統至柳浪哭中郎有贈

世路今如此栖栖何所爲柳浪來一哭萍跡轉堪悲

苔積茵花徑塵生泥月池孤貧齊墮淚之子淚偏垂

度門屢遣人問病茲復來且寄詩二首因步其

韻答之

珂雪齋近集卷之二

煙雲隨處世是外幾閒人一水藏清嘯千峯繞定身橋

邊猶有吹鏡內已無塵疾病頻相問咨嗟法眷親

歸向中語也

二

大散初萌藥麤軀漸拾篠微靈存泡沫回首駭風燈

歲月誰能係神明不易升入山無再計樓楯卽同凭

閒步承天寺

三十年前住此中入門還聽舊時鐘古殿風高盤鶴

鶴空塔月朗沸兒童措大如鯽穿廊廡瘦信羅舍何

處所莫言寂寞少譚人黃家片石猶堪語寺有黃

朱奉常上愚招飲郊園賦

密葉柴關寂繁藤徑路幽聚山成九子疊石是三侯
秘閣筠光照修渠盡雪流主人絕俗累方畧見林丘

二

都無穠冶氣水石發清姿一角聊施寺用徐勉事千畦盡

作池入林熟鳥認鼓樵慧魚隨墅內窮名理無心對

奕棋園東角有
小蘭若

塔橋春游

流水石橋路踏花舊勝場七盤來冶女三閭集兒郎
馬減塵猶在人移草尚香渚官十萬戶狂走爲春忙

珂雪齋近集卷之二

三三

二

三里朱桃逕遊人織似梭水邊時見舞樹外忽聞歌
猶恨花枝少誰驚馬鬣多道人別有嗜谷鳥與風柯

春游四絕

桃花扇底步逍遙野外鴛鴦態轉嬌日暮遊人齊注
目一枝春色過河橋

二

溪邊無處剩芳菲西日沉沉奈樂何青雀舟中傳宋
鵬天桃枝下舞曹婆見元集

三

無端歌笑總如狂傾國路花昂沸忙急雨數通朱
響衆中知是汝陽王

四

草色淋漓花色燃古墳作案醉留連芳魂日夜聽歌
舞偏道揚州好墓田

張栢墳

牛眠童起婦共拌石人耳豎子莫狂喧江陵公在此

別須水部日華還朝

移沙取石貯輕舟清冷何曾似宦游春雪歌成辭郢
雪梅花落盡別揚州東風自護桓公樹明月誰登庾

珂雪齋近集卷之二

三三六

信僕兄弟凋殘知已別枇杷門外淚交流

題穎中卷

眉上山先杓內泉南泰北訪問因緣石霜舊有宗風
在枯木堂中白練禪

題文華王孫小像明趙王孫
子同事

微濤生偃蓋植杖意欣然莫是聽漁楚將無憶酒泉
水沾嵐氣滴神冷瀑流懸洲渚蘆花好還添泛月船

贈別關外侯

詞人不合到荊州苦雨淒風只似秋棠桃李凋殘春又
老勸君莫上仲宣樓

登仲宣樓

久已承平日登臨壯郢疆水邊三市潤樹裏萬家藏
南浦笙歌沸西園劍戟忙驅車行樂好游子不思鄉

二

知掌神臯地微茫一縷川日酣朱艷閨春老綠沉田
古臺隆還伏遺城斷又連不須詢往迹朝市有移遷

三

悽惋王孫賦含情托怨嗟人徒驚繡虎君豈類泥蛙
索歷衝風鴈飄零帶雨花毛斑知幾許喪亂委泥沙

四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三十八

百戰千戈地難尋季漢碑清漳無往跡朱檻又今時
閨國刊題額才人借藻思好文兼好武猶憶小由基

湘城歌

湘城十里極方幅城中無人春草綠幾從蘭若望層
城偶值門開一寓目憶昔賢王信天牖文藻聰明窺
二酉丹砂不事淮南仙平樂寧同東阿酒左列六經
右史籍東平爲師河間友琉璃匣常隨身翡翠筆
牀不離手分藩赤社近二湘不踏霜露守金林漢家
刀筆胡相迫天上鈞鈴永隔房葳蕤自鎖百雉城身

騎白馬繞城行焰盡珠樓還寶閣灰埋乳燕與嬌鶯

鳴鞭直入紅雲裏火光三林真龍子隆準天人亦有

靈白面書生胡乃爾誓將閭宅付灰塵不用天智王

裴身要離尚有理魂塚感王遺事浹沾巾屈指已經

九皇帝空城寂寂門常閉隆處爲臺汚處池辟邪天

諒溝中素石竹花開野徑幽龍鬚草長無人薙葵麥

離離乘鹿肥每歲承來供大祭叢楚豈無青兕藏英

魂應挾彤弓至赤蠹朱龍火中仙追隨或是宋無忌

空城荒草令人悲古木蕭條屯朔吹只今風雨陰霾

夜城上猶聞鐵馬嘶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三十八

天皇寺孫太史鵬初偕令子雙玉士先小集有

述

風雅今昔舊相將過栢室寺舊有栢堂松枝爲塵尾碑石

代祖來阿育容如故僧繇畫已亾乘閒來證義屢照

借清光

陳七洲詩人孫出家爲僧號虛白賦此贈之

寂寞才人後飄零異代孫猶堪傳慧業切莫厭空門

世隔藏書散家貧故硯有草堂遺跡好努力迴禪源

二

回首其哀事蕭條實可悲開松求寶劍鑿柱取遺詩

尚食文人澤猶蒙國士知中郎存意氣倒屣事堪追
稱鵬初太史以其祖
善甚念之并贈以詩

三

出家男子事祖武浸思繩辛苦區中匠優游世外人
水聲生慧性林影悅閒身莫自悲寥落如來棄轉輪

四

送汝依者舊栖山道亦尊無求真釋子不拜是沙門
日來伊蒲送天寒衲被溫椒園蘭若好六字度晨昏
依寶方

登稚楚樓同諸王孫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三九

十里平原地得山如得寶此樓西窓外八嶺出林杪
巖巖崢嶸奇淡冶亦日好城內千萬戶黃棘北煥道
雲嶺與雲嶺北呈工巧高廂隨寶馬日夜塵浩浩
城外見綠郊倩林依白沼是時方田作數點春畦小
天下久矣平生齒樂義岬庄院如蟻封松栢似蒿草
白書寂無人蛙鳴沸隍漢飲雨綠暗村微茫顛初曉
憶昔楚文王丹陽險可保却從沮漳內移出江漢表
去此十餘里郢城基可考章華清暑臺二湖恣登眺
白波昔揚塵變遷嘆鳥爪五老尋沮漳三海連浩淼
至今西北路尚有水榮繞予好攬青睞與圖恣探討

試說與王孫如天寶父老千古舊戰場英雄迹已渺
雖異晉愍時頗同甫秦倒日暮歌鐘發落花深不掃
相牽理金尊聊以澆憂惱

夏道甫小園

園有垂柳

碧梧當門立婆娑映水斜郵泉新試茗是日飲
更栽花冶習如春草閒情等幻霞何妨兒輩覺天際
想琵琶

鄧田仲王維南邀飲落帽臺懷湏水部

蠟屐穿花至佳人渺一方題碑猶未燥種柳已成行
山水開生面亭臺宿異香郵程經晦朔屈指到維揚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四十

飲小泉王孫園

別業居城中灣環盡碧波清笳穿細柳芳櫟避新荷
松下青霓舞尊前白繡歌看君真愛客能不住煙蘿

題瀛洲王孫像

十里花開水滿湖深山深處靜數蒲欲知七寶金輪
直看張弓掛矢橫

唐太宗射熊
張弓掛矢

二

少年結客氣如雲走馬三河俠少羣近識塵絲如夢
幻桃花消息問靈芸

卷上四一
筆曾對坐

三
如雨飛英下曲池山空恰與道人宜而今某問生前
事對面清談果是誰

四

桃花洞口路分明流水奔巖似有聲彷彿金仙來共
語長生不語話無生

題王維南像

可是山中客蕭然世外姿蘭芬生劍舄石色冷鬚眉
硯北閒刊帖花前醉譜詞總因乾八法衫上墨淋漓

口占寄姜亭王孫

珂雪齋近集卷之二

聖

淮南鴻寶事誰傳問過從來可駐年花下數通朱牋
響汝陽原是飲中僊

壽沈洲王孫

國有節

不逐元英老蕭然物外春身爲僧月戶家有掃花人
香茗臥持危巖雲供養新何須尋火棗尺宅淨無塵

寄龍君御

今日龍君御前生馬伏波重來尋洞壑偶爾寄煙蘿
凱曲爲漁梵戎衣作釣簑一丘胡置女西塞有干戈
汪師中自花源來得龍滌公楊弱水消息喜而有贈

有贈

橫湖洞口試漁竿鏡裏濃鬢取次看顏似朱霞巖似
雪青山真勝紫金丹

二

胡似香飯也慇懃終戀清官返故林自是花源留不
住迷津未必似劉歆歆即花源後問津者

三

楊帆拾月過溪頭馬伏巖前馬石留逐虎咒龍開洞
壑喜君親見謝康侯謝康侯公于伏波巖前後開得古洞數處

四

笑蟬難作世人緣藥裏蕭條伴草玄清白可憐楊御
珂雪齋近集卷之二

四

史不能贈汝買山錢

無題

錦鴛慙伴舊容顏獨倚金龍鎮日閒笑殺禿鶴湖畔
馬針風細雨伴魚蠻

上恩狂舟中看渡有述

晴沙十里綺羅圍人語潯聲沸晚暉君自忘機親海
鳥我方縛律屏江妃穿花乳燕凌波去戲水猓龍帶
雪飛幻雨奇雲隨過眼玄言相對盡頭揮

舟中逢武昌胡

蜀雪消時泛楚臺郢江日夜似奔雷瞥然遇着滕元

發獨立扁舟破浪來

二

上無片瓦下無塵流水聲中遇道人西塞山頭遺跡
在汎家浮宅好相鄰季常家近西塞

戲贈張心蘭

四海至知已豈敢輕故鄉故鄉尋故人有似捉迷藏
面顏不得親况乃輪中腸誰知十萬戶中有一女郎
女郎具慧心出口成宮商好客愛文藻間情寄茗香
予已學無生不逐少年場蕭然聲色外聊以銷景光
我非驚蛩蝶君豈野鴛鴦一杆細了却携子訪金堂

珂雪齋北集

卷之二

四三

游便河

十里濃陰路殘鶯佐酒卮過橋添柳色近岸損花枝
頻恨舟行疾偏嫌月上遲天皇蘭若在披艸覓遺碑
予居舟中數月矣沈痾中使君書來見訊以少
伯玄真事相况且云無西子樵青得無少寂寥
否兼致酒木之具走筆答之

若月明閒對兩三僧

二

青春朱夏艤江湄苦戀煙波去路遲尊酒正空瓶米

竭使君恰送二千絲

草市舟中

每遇經行處常深吊古情已迷夏水水猶見郢城城

沙橋

了了見潛魚且來橋畔坐沙橋名尚存不見仙嬪墓
御製元微之
詩云沙橋也

太白湖

太白自蜀來江陵當暫止應過此湖邊往媿雲夢女

題王弘釣魚

本非釣魚人聊以寄瀟灑意不在釣魚在看釣魚者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一

四十四

自云
太初

三湖雜咏

百里菱蒲路田田亂水涯新荷香自好不必待開花

二

湖水發清光了如秋月炯若無荇藻文不似月中影

三

朝冶波中日晚凝雪上霞平湖三百里一半是荷花

四

宗炳輟衡游三湖投老住來年高築臺題曰卧游處

五

晒網起歌謳採蓮聞語咲嬉游煙水中信也漁家傲

六

遠水布煙林波中數點黑有如新繪圖飽墨尚餘濕

七

急將江上舟來作汎湖用夜宿萬花中濃香入睡夢

訪蘇洛夫子小龍湖賦贈

聚落雖然住何曾異泛家掃門千丈雪出水萬株花

漁浦通僧寺遊舟亂釣槎不須重點綴煙水也繁華

二

畚土添花徑防湖漲柳渠黃蘆親睡鴨碧水伴嬉魚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二

附五

沼墨知臨帖松鱗驗著書重追宗炳跡新詩卧遊居

宗少文舊
茶室三調

三

時水恣魚戲蒹葭林任鳥騰詩招千里客禪致五方僧

開冰琉璃觀浴身鷗鷺朋團圓龐老宅別有一枝燈

送僧達止遊峨眉

巴水千層雪孤簾何所之一從良友逝不忍話峨眉

居沮漳有懷郡伯吳表海先生

沮漳江上作漁翁鈴閣猶遲一紙通白社有心邀范

甯青山無路伴羊公春風夏雨酣南園嵐字煙書遍

清宮試看停車親種柳于今搖曳大堤東

阿雪齋近集卷之一終

雪齋近集卷之三

公安 袁中道 小脩甫 著

遊荷葉山居記

予出山久矣戊申暮春自漁陽歸半載始復上先人
丘墓從三橋登舟維于孟溪卽長安里也登岸緩步
過珊瑚林往中即夢與予至此地破一山壁而入見
峰巒皆若珊瑚後于此建小蘭若以珊瑚名志所夢
且余老來兄弟聚首辦清泰業也少憇穿荷葉山山
中喬木參天松濤瑟瑟息于先居寂寂無人至予閒
步廊廡間拂塵埃看柱壁上字堂左白板扉有數行
可字近集 卷之三

字大畧記陽雀布穀鳴之早晚及早澇雨雪疏數之
期皆農家語此予王父左溪公筆也語雖朴而有法
律亦適勁書於嘉靖二十六年至于今幾七十年矣
王父世農家然爲人慷慨輕財嘉靖二十四五年間
大被入相食王父散財二千餘金後來稍稍豐隆皆
其隱德貽也于廳上右柱間有字數行云伯修冲修
于此錄于史碎金記此時正午風和氣爽自望酒一
壺自斟一醉是年孺修應省試止伯季在家修業此
月每辰作書義一首各臻妙境矣此先太史兄伯修
筆也記是年爲萬曆乙酉鄉試孺修卽中卽中修卽

雪齋近集 卷之三

予蓋少年未定字也是時伯修年二十六中卽十八
予十六中卽赴省試予以病留家塾記伯修書村時
光景依然在日明年伯修遂首南宮予等相繼出山
今其期不踰二十五年而伯修長逝已七八年矣可
嘆也後堂板扉上又有字數行云漢高云吾萬歲後
魂魄猶思沛中也余自戊子冬離此旅泊十五年夢
中每在此地癸卯冬與散木買舟將入德山偶經過
小憇輒爾流連遂命諸僮剪松誅茆構小室松風澗
之後闢地拓圃明年移家居之將遂老焉與諸叔痛
飲荷葉山下濫醉三萬六千回吾願畢矣不復知人
問有三公也後又書云構小室之日王路菴僧來辭
將歸吳附一經乞王百谷書額門榜荷葉山房次松
風澗堂榜淨綠堂斜月廊在堂之後梅花之右取李
羣玉詩也花之西葺小室曰梅花與百谷老矣未知
健飲否諸額未知何時見還且未知此字到時余室
皆落否也書此以俟復有書云丁未入村中諸扁久
至而予室未成且不知何日果此願也此皆中卽筆
也前所書俱癸卯年後書則丁未中卽頗有山栖之
志入都聯復了宦跡耳而銓曹之命下恐山居之志
未易輒遂也前廳柱上又有數行云壬辰携家人縣

至壬寅復携家來此一別松楸十年往矣記入城時
心浮志躁世機熾然不息有若醉象迄南北萍飄所
志不就經歷生歿升沉之變始覺此念漸灰拾喧入
寂而今而後水邊林下逍遙自適永作村里間閒人
矣其子壬寅筆也初意欲隱里中明年就京兆試得
雋春闈下第歸來遂復移家入城市云已步至中郎
荷葉山房中前有木一樹清泓可愛松櫟俱茂盛古
槐參天梅花初吐夢此地乃伯修少時修業處二十
舉于鄉抱病復養病于此栽花種竹習養生家言甚
覺閒靜後來仕宦雖外號爲得意而奔忙倥傯求山
珂雲齋近集卷之三

澧遊記一

去予里孟溪一舍爲泚水楚詞所云泚陽極浦者也
兩岸多垂楊漁家櫓比茂樹清流真可銷夏出斑竹
大士浦卽泚水入澧之處按澧水出克縣西歷山今
凡溪是也至慈利與澧水會稱澧澧至石門與澧水

會稱澧澧至澧州與泚水會稱澧澧過此至安鄉與
澧水會稱澧澧王仲宣所云悠悠澧澧者也澧居江
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派以赴洞庭而虞喜以爲江
沅別流誤矣獨禹貢導江有東至于澧一語吾友雷
太史何思疑今江路不蒙作公安志序曾拈以問中
郎中郎亦未及答至今思之當懷山襄陵之時雲夢
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處有
山可識者乃可施疏濬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多
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九江今
沅湘九水是也東陵今巴陵也江偕九水入洞庭以
珂雲齋近集卷之三

四

趨潯陽雲夢始出而江洪之在雲夢中者始了了可
辨江始分而爲二酈道元注水經于江陵枝迴洲之
下有南北江之名卽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
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澎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滅
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然可考無足疑
者從澧澧交會之處西上十餘里有千家之聚名曰
津市對岨爲彰觀山道書四十四福地宋明道中黃
范二僊飛昇處也其水直下千尺洞見石底石上綠
苔如髯鬚如長帚尾隨風蕩漾潛鱗動介翕翕可拾
昔酈道元謂茹水注澧漏石分沙茹水出今慈利龍

茹山注于澧此去甚遠所謂漏石分沙者湛然無以異也則凡澧皆然不獨茹溪矣層峯相接處唇忽出人家住其上松栢蒼鬱艤舟閒步樹中枕山阿有寺倚崖臨流喬松曲抱涉顛見領掖諸山松雲嬌姁惟此如小兒頭上髻樹不能障可望遠水如聚雪此處山空水碧去予里至近行年四十乃一至豈非以入華陽國志破以邸第之名故令福地埋沒遺之蟻屨外耶可嘆也

澧遊記二

從山下易小舟上灘山前有洲如月水依山傍洲成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五

九曲洲上楊柳森秀山間尤多偃蓋之松從此水益清了了見礫石灘上流聲瑟瑟已至澧遊城北龍潭寺卽龍潭信道場前有焚經臺卽周金剛焚青龍疏抄臺也寺面大溪水道甚遠有辛夷樹四五株皆合抱昔德山參訪龍潭一滅燭而大事了畢後來一棒蓋天蓋地皆從此中流出觀古人授受之際妙處如石女兒如石羊駒豈得草草匆匆有靈骨者不妨見鞭影而行其或未然請竭一生之力忘食忘寢微細研求或可通其一綫久參者未可直呼爲格外消息恬然不復問也入城依睥睨行至遇仙樓少憩宋乾

道中喬守遜遇呂仙于此故爲樓以識其事樓跨城臨水望遠近諸山如列髻可數其下爲僊明州亦曰僊眠相傳回道入醉岳陽飛渡洞庭于此地藉草酣眠故洲得其名矣僊無所不至而濁戀戀此邦意者人間最濁上真厭惡此邦濱于洞庭從萬頃雪濤中峙此煙雲世界宜爲仙人之所栖托圖經號爲神僊窟宅有以也昔茂陵劉郎老不解事作妖妄一語遂爲千古腐儒口實如回道入舊蹟昔賢遇之誌載之故老能言之豈盡屬古強蔡誕語哉近嘉隆間去此百餘里觀國山有女真荀瑞仙者修道山之赤霞洞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六

初田間婦耳遇一媼啖以異草遂絕火食其後冰心朗徹洞明教典發言奇中神于耆蔡不可枚舉嘉靖末遣使者下尺一敦請之不至微示以攀髯之兆次年龍馭上賓卒如其言後年近百歲尸解而去今相去不過三十餘年耳澧中父老猶有親領其髻咳者予舅龔夾山及老醫陳生與予言其晤對事甚悉甫一見卽與夾山譚學陳生譚素問若故相識予謂此女黃冠卽不敢望南岳夫人葛綠華等亦何減易遷宮中諸淑媛也由此觀之神仙之事有耶無耶以爲有而舉裳濡足輕信方士幻化之譚者固無足取以

無而排斥之者其見亦魏文火布滕修蝦鬚類也
仙眠洲上有亭卽李羣玉詩人水竹居詩思清逸而
石真所謂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
者也坐洲上看水紋如練聲等哀玉爲之徘徊不能
去予謂游入曰今日面對者皆文山綺水神交者皆
禪宗仙伯詩人亦一奇也有客曰仙禪目所未見近
于荒唐不若詩人真實予曰皆真實也昔李羣玉以
詩鳴于今千餘年矣而更無有人追步之者若直以
目所未見求之卽詩人亦荒唐矣相與大咲浮白數
十而歸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七

澧遊記三

涉蘭江觀于繡水遂泛舟往游彭山江底有蘭居民
官有見之者楚詞所云江有蘭也過金鴨灘灘水上
泅有芷也拾舟登山息于祠中戶外遠近峰巒雲崩
霧裂予謂游侶曰此隱隱者皆何山也游侶曰澧爲
煙雲之聚而其最勝者南有藥山卽惟儼禪師見月
長嘯處也上有清泉怪石靈花異草西南有浮山卽
浮丘子采藥煉丹處如清玉之壇白鹿之水淙淙四
注冷冷清人肌膚西北有太清山卽李凝陽仙人得

道處也遠澗飛岩靈泉秘洞尤于諸山爲甲至于
山燕子山等皆肩隨踵接羽翼煙嵐居士久住于此
一一以蠟屐收之可也予曰有是哉予將擇其勝而
老焉會游侶多乞書者予畧揮灑數紙獨游山後見
澄江如委練侍兒取石下擲山背滑不受石石不得
住數跳而入江激濤若雪以爲樂下山飲于老梅樹
下月上如登舟歸山以唐高祖子李元則爲刺史有
善政民祠于此故名元則先以奔汰得過後改玉遂
爲循吏益文采不及東阿而政事過之可祠也

過藥山大龍山記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八

將爲鼎州之遊渡河十里許漸入萬山中青松拂面
過清化驛見山色波頭起伏遠黛可餐如撥筍解簪
經藥山山尤竦秀以其上多芍藥故名卽李太守翱
問法儼師處也窮通名理工文詞獨詩不多見僅見
此雲天瓶水一絕然矢口卽成佳句亦足見爾時詩
道之盛餘如藥山者甚多都不暇訊其名數目來山
路升若梯雲俯若繡井每自下而上至兩山相接中
開一罅之處則前山忽躍而出一日中數隱數現如
相與爲迷藏之戲至大龍驛信步閒遊過橋流水淙
淙遠望山松如城訊樵人則曰此榮御園也喬松夾

道十餘里流水遶其前長橋跨之溪澗迴環中峰壁立兩山環抱袖舉帷合層不可數彌入彌深爲松栝鳥聲所誘澹然忘歸頃十餘里依山傍林時有田疇漸近繡壁千丈有若屏几深林陰肅悲風忽起林葉皆鳴遂尋舊路歸按此故祖庭也當法道勝時與樂山皆爲選佛之場各冥雲郵以待瞻風之客而今遂爲王家幽宮矣豈盛衰各自有時抑五葉飄零永絕唱導者耶噫自青鳥之說行而天下之名山洞壑青豆赤華之舍幾無完膚其已夷爲瓦礫鞠爲茂草者猶有可原甚乃有寶地無恙珠林不改而拽糾容拆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九

遊德山記

沅水竹箭而下經枉渚其上爲德山楚詞云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酈元云沅水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卽此山也捨舟登山有老樹五六株盤結石巖中根磊磊爲怪石門徑依山傍澗澗水流入沅雨後作雪瀑澗外松栢蒼鬱乃榮邸金鬣處也可百武爲塔院門內有斷碑一依稀見無事于

心數字禮塔守僧喃喃塔長再來之識量之今果三寸餘出院山徑坦迤竹樹駢羅里許至寺寺內古相二如青石一峰上飾瓊瑤千年物也殿甚壯麗與渚官羅舍宅相伯仲四維皆山如虎落圍之後有平園老人詩碑其左腋嶺上皆修篁無隙地予閒步竹中忠年來江南之竹無處不綺惟此地檀藥如故居此者無論岩壑之勝卽終日晤對此君目視淨綠之色耳聽哀玉之響而飽食其笋亦足以老矣日已暮遂至殿左青蓮社夜飲予謂游侶曰世外之法有窮而必變者捧喝是也何者人心貢高日甚道念日微行之不盈其狂則滋之謫乘此時而通以清泰之樂最爲穩實今有練達開士行之矣夜中雨滴竹葉時復鏗然曉枕上聞黃鸝聲入耳圓滑起視初日出松中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十

一山皆露露出殿右掖遍嶺仍多修竹間以古樹下嶺得少平地有老桂三株可菴復登嶺覓孤峯路稍倦則倚竹息時有流泉出竹中與風篁相和屢跋始至善卷臺善卷卽舜時耜耨九五遠適炭谷者也臺可望遠其近者爲善卷村卽其耕耘之處雲林霧畦隱眇相望下有小河名釣灣以卷常把釣于此得名酈氏所云披溪蔭渚長川逕則者是此水矣此水一

纓直通茶山每歲茶戶載茶從此出兩岍多峰巒旁
溪若織甚可泛從臺北登孤峰頂大江積雪圍繞郡
城若浮芥梁山檐覆其後隱隱接武山餘則煙雲枕
藉不可復識孤峯下引若龍象之飲于江其鼻端方
營浮圖未成大都山以楸而妍以石而蒼以水而活
予之施施山間也遇老樹槎枿則少立遇石骨峻嶒
則少坐遇嶂披拂遠見江色如髮髮之對明鏡湛
然察其妖媚則爲之終日徘徊而不忍去此山惟孤
峰可瞰江得一佳練若于此以窮其朝朝暮暮之變
態快矣復尋舊路歸蓮社游侶問予曰善卷之讓天
堯雪齋近集 卷之三 十一

遊桃源記

已酉春孟客鼎州山雨日來至是霖予曰此天所以
資游人也遂從上石櫃買舟游桃源過槐花堤風颭
颭上帆兩岸時有老梅繁英晃耀初欲游桃源好事

者謂桃花未開景物不妍予曰今梅花正開以一杓
抵十桃不亦可乎時新柳嫋然作嫩綠色長條漸垂
已忽聞沸水聲如雷則魚梁也魚梁若方橋之半又
如棧道故亦名梁棧而上危下欹逐處皆細杉爲
柱密若魚網惟前若蝦鬚縛柳爲之近狹遠濶導魚
入梁也一里許凡三魚梁每一梁則有怒濤疾聲然
其所以得魚狀甚慘予惡聞之也漸望見河湫山至
山下暮矣但聞流泉聲汨汨入夢曉登山卽武山也
自德山迤江而西兩岸皆平疇沃野山盡伏至是始
稍稍起武山不甚高而峰巒曲抱不識山顛所在屢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十一

陟始見山閣軒窗又折而南乃見山門前對大江孟
浩然所云水迴青嶂合者卽此地也下山至山脚石
梁上少息石色如頽霞右一石如人吐舌左一石如
卽雪灘兩石中間有泉淙淙下注石子小洲墳起
卽武水之源也石如舌者爲千萬年水所嚙橫泐
而成洞可蛇行人其下多餘窾如袖者緣袖而下石
多爲水所穿水痕中可坐掬江流大魚時擲中卽記
此處但云霞石映綠潭甚麗是時水漲不見石根故
也然此石佳處正在根非水落石出不見十餘里過
鄒溪漸近桃源縣山欲起而復伏如馬受銜而未卽

駛如帆將挂而未卽張如鸞翔鳳翥欲往而尚有待也夜宿邑之近郭微雨滴瀝甚爲山程憂曉霽急往學宮石墀上看山前此自武山來山之欲起而復伏者至是兩岸之山始大起其穎秀玲瓏竦峭瘦削若有鋒刃不可迫視者卽綠蘿山也舟過山下見一壁中泐其半落水苔蘚蝕剥骨甚適勁鄴氏所云頽巖臨水浮響若鐘者信不虛也此後山勢欹側冶媚又十餘里江漸狹山坡間時有人家竹樹駢羅至白馬江雪濤掀舞震蕩峯巒湔浣草木所謂白馬浪光天也由渡口入花源行亂山中幾迷路久之見一門有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十三

斜徑可陟乃花源後戶其上卽瞿童淪鼎池也梅花五六株如積雪照耀空谷時渴極飲清泠酒數盞并以酌花池上室宇甚敞道士皆閉門不出殘碑不可讀遂由宮右小徑以達于官萬山圍繞了無出路日已斜急從馳道上行至一處天桃夾道可半里許兩山中裂若永巷內有亭可憩前有池流泉鏗然如玉雪鳴時山行七八里倦極五內皆熱忽聞泉瀉澄潭心脾頓開煩火遂降乃知泉石之能療病也共取泉水吸一盃循水脉行漸涉漸高凡八九級其級去下遠者則水若瀑布忽落地有聲甚怒石爲水所駁蝕

峻嶒深碧若靈壁英石又上數百步左壁有小碑云爲苔蝕蓋古洞也洞門爲亂草封閉莫能入守僧云曾以長竿探之莫知其際然此洞實見成不必穿鑿者但除去莎草自可漸通人跡此中無好事者空令康樂笑人或云山腹皆空度此穴卽僊都矣恐有仙靈呵護之終古不得開也陟級又百步兩山愈狹上有石池流泉洶湧下注欲崩崖亭十笏許據石小飲欲再窮泉脉而磴甚危不可復升遂尋舊路下至前夾道天桃處山僧曰過半月則數里紅酣燦人目睛矣予恨不能待也出口時有紅梅至水溪已暮入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十四

舟中與游侶夜飲投瓊正得一二五四真所謂二士入桃源也相與大咲曉辭花源出水溪口山皆伏是爲鈔蘿村左右遠山疊疊皆在數十里外與游侶夾一梓未終而舟人呼曰看山訊之則仙蛻石也蓋至仙蛻石而兩峴之山又起矣石數千百丈側立水中皆霞紋縹以綠蘚若劈若裂鍾鼎几案龍鳳象馬之形種種具備磊磊入潭亭亭直上顛或外窺根復內却仰而睇之旣已瓜削不受一塵捷猿莫攀飛鳥靡託理絕穿鑿而方洞壘壘內有黃腸俗云仙蛻仙與非仙不可知要之必鬼工也里許至漁仙寺閣覆洞

外可眺遠山旁又有洞二云伏波避暑室過洞三峯錯峙石理斑斕旋螺而上間有隙地可室別漁仙山漸伏登舟天風大作珠雨隨之飛帆破浪頃刻十餘里俄雲霧中見有一峰亭亭若鬚髻者訊之則穿石也甚至穿石而兩岸之山又起矣一壁峙水上作精鏤色中穿如大圓鏡望前山疊疊若有視瞻性情甚可愛玩登舟回視之宛似香象截流而渡亂石出水中大類突星灘日已暮雨漸注遂維舟亂石中至曉雨不止予起披衣坐淋淋漓漓遂窻有聲一舟人皆熟寐甚清寂辰後稍霽乃留舟穿石覓一小舸携健夫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十五

數人以往去穿石十餘里漸近鏡內所見諸山夾道林立浣濯之餘妖情百出入雲巖壁皆千峰萬峰攢簇而成咫尺皆有波瀾曲折澹迴翻成動物蓋山遠則取態至近而態不失者絕少惟此一帶山愈近愈活至清湖溪水頻爲山所約欲窮去路山至此如陣如城如千葉青蓮如畫中所稱陀子之頭道平之脚無不具備實爲佳山水之聚恨夙生福薄不得于此溪畔作漁郎也近僦掌巖山又稍稍伏凍雨大作微霰四集濃寒中人呼酒敵之甫十餘行俄見有若博山爐孤峙水上者訊之則水心巖也蓋至水心巖

而兩岸之山又起矣巖四周直上如削不挂繼塵骨理沉蒼砂翠爛然遠壁澄潭若有蛟潛龍蟄可怖日已暮舟小不堪住近巖有溪曰魚網亦曰怡望溪畔有人家可宿移舟以徃黑夜隱隱見兩岸石突兀如虎豹尤可畏至則葦門草舍土窟燔枯而坐共取酒劇譚醉臥臥案上覺則天已黎明聞青衣大叫曰雪深三寸矣急起視之遠近諸山皆在雪中登舟繞巖數匝巖色照人石級爲雪封不得上然大約匝而觀之已窮其勝不必登也往中即與予言花源道上之勝戲謂此生得佳魚網溪上每日棹小舟繞巖計匝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十六

吾願畢矣誠哉是言也魚網溪穿山中如九曲珠較之清湖溪更僻真可居也自水心巖以上山復伏望遠山一帶高寒峭峻兩岬之山復大起然灘水愈難上薪米漸不支遂唱返棹時日色漸霽照耀諸山如爛銀海中飛波騰浪又如羊脂玉以巧手雕刻硯山筆牀反至穿石復登故舟舟疾于飛夜宿桃源縣大約水上看山惟三峽與花源耳三峽雄奇花源秀遠三峽馬史也花源班漢也三峽子美詩也花源摩詰詩也第瞿唐灘湏之勝常以險奪而此地一舟汎汎無風濤之怖若以一小樓船載書畫携酒核邀二三

厭友終日盤桓其中友山客而侶漁仙快可知矣歸
卽于澧浦治看山舟歲歲來作花源遊客山靈實聞
予言是行也以春孟廿二日丙午發舟至廿六日辛
亥返棹游侶爲龍君超王吉人郝公琰也

東遊日記

予以萬曆戊申春自都門歸居家一年餘矣質實谷
中修竹日茂淨綠數十畝冷冷照人中又增臺榭數
處真可閉門讀書優游卒歲而其勢有不能久居者
家累逼迫外緣倥傯俗客溷擾了無閒時以此欲離
家遠游一者吳越山水可以滌浣俗腸二者良朋勝
可雲齊近集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七

友上之以學問相印證次之以晤言消永日人生有
幾當趁色力健時了之一旦老病漸侵卽效宗少文
臥遊故事亦已寂寞矣遊志既決復細籌遊程所宜
茲向者蕭舟而行往往入境會心可以久淹者多爲
長年輩促之解維不得自由不若自製一舟載琴書
樽杓邀良朋數人汎汎水上緩急險夷惟已所便亦
大快事也昔張思光無宅可居權牽小舟往來太貧
吾不能爲陶侃置三舟一載賓客一載糗糧一載妓
樂與孟雲卿輩優游湖泖江漢之間當時疏水僊太
奢吾亦不能爲惟張志和汎家浮宅嬉遊雪蓑自稱

煙波釣徒趙子固常以一舟泊沙渚間看夕陽晚霞
爲樂吾慕而欲效之乃自往沙頭鳩工治舟度兩月
可遂吾事而會有以小樓船鬻者急秤直易之木理
甚堅且有軒窗可以覽眺于是令工稍加葺理不數
日舟中所宜者皆備泛而樂之而自名之曰汎鳧
用楚詞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倫以全吾軀語
也汎汎隨波屈生非不知其樂但宗國受難忍之辱
有觀抑鬱自不容苟延予幸生太平之世少未立朝
不與人家國事倫以全軀正其事也或曰太平之世
全軀何用于倫予曰全軀誠不待倫而軀之閒則待
倫也試觀人世逐日奔波大者鵬營甚曠小者螳旋
不息鉤鎖連環老而益甚直至瞑而戢之一木則已
矣然則生斯世也何人肯容人閒何人肯自閒又何
時可閒自非一種慧人巧取密伺如偷兒之竊物閒
恐未必得也故予非倫以全軀也倫閒也抑又思之
予既不能處忙若閒又不肯捨閒就忙苟心本愛閒
而境常值忙心境相違必交戰而不自得神情窘迫
而飲水發狂之病隨之則謂倫閒卽所以全軀也亦
可遊舟旣成乃移之公安江潯還舟中裝遂以三月
之十八日已亥從公安發舟偕者爲山人金髯一甫

卷之三

十八

是日風和氣爽泊于郝穴卽九穴之一也昔江漢
此處交會久已塞近議開開之誠便第往時洩江流
以平其怒者口有十三穴有九今盡夷而以一穴受
之夏秋江水暴漲所損必多況數百年來所損以千
江者盡成膏腴今一開必且付之洪濤怨咨叢起終
成遺害之築無能爲也庚子辰泊石首石首近城有
兩山東爲繡林以玄德娶孫夫人時山石皆被緹錦
故名繡林矣又名岐陽其顛平揖江光靜聽素瀨下
有怪石林立波間是爲劉郎浦也其南爲龍蓋峰卽
李藥師征蕭詵屯軍處去江較遠而望華容山色若
玳瑁近集 卷之三 十九

聚墨點黛亦一勝處數月前與長石諸公一一遊歷
矣今日對此惟殮香色展可不躡也辛丑子夜風靜
江月如畫水平于砥遂發舟予亦披衣起坐開軒窓
四顧龍蓋繡林諸山澹澹漠漠予清坐少頃復卧醒
時初日已上舟愈矣抵調弦驛驛以伯牙調弦于此
得名過墨山下山巒亦娟秀追憶萬曆癸巳伯脩中
郎與予同至西陵訪友過此予行間著東遊記極言
此山之奇蓋予時年少未見諸名勝也後甲午丁酉
兩度應省試皆由漢不由江重見此山已隔十七年
矣先陰如駛追思聚首之樂何可得也楚詞馳余車

于玄石似卽此山然志載玄石又在墨山之北則玄
石與墨山非一山也華容東山亘百餘里接石門山
石門又與墨山相接昔張岳陽謂二山相連中有禪
堂道觀天下絕景其詩所謂雲與峯萬變者卽此地
也何時裂糧深入一一窮其奧乎墨山窮處有一峰
多磊砢之石畫家所云礬石是也其極高處有一石
如彈丸寘于山顛若累棊可怖按水經江冰經石首
竹哇之後卽至下雋而縈繞墨山左右皆不書豈亦
有遺漏耶下雋卽岳陽也壬寅過瓦子灣晚抵巴陵
西江口沅湘等九水于此會江春夏間江流甚雄九
壩壘齋近集 卷之三 二十

水却避故匯而成壑是謂洞庭湖湖畔見君山如長
眉一抹隱見雪浪中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
居焉出入多飄風暴雨每每遊者多以風惡返棹故
人呼爲有緣山所云二女者乃天帝之二女非堯二
女也諸訛久矣秦皇顛山世多傳之而酈氏云漢武
于此射蛟不知何據至如王子年金堂玉女之說亦
甚荒唐獨謂屈原以忠見斥乃赴清冷之淵神遊天
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謂之水仙立祠此山漢宋猶
存則予深感其言夫當時銷金鑠骨之夫化爲輕塵
爲冷風甚且爲攝山之怪蟒而屈子作傑一時沒而

賓于帝所嬉遊湘浦作羽化仙則忠臣之利亦大矣
今山上以祠柳秀才殊無謂予謂當追兩漢事祠屈
子而題曰水仙歲取簪中之山爲之蒸嘗用寒玉景
差等配享以獎忠魂而奉千古詞人之祖亦楚中一
大典也當事者何不以聞之且屈子傲骨冶才遠性
逸情具見騷中當必饒煙雲山水之趣者非此千頃
雪濤及九疑諸山秀色不堪爲之供養不然神不歆
也王千言之言足爲忠魂吐氣政不當幻視之矣此
山有石穴潛通吳包山郭景純所云巴陵地道者也
予方作吳游安得從地道走包山而免長江之險乎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三

是又可發笑也癸卯欲往岳陽樓而夢中已聞櫓聲
趨止之舟人云風順難得趁風色行矣華容東山墨
山及君山皆當作一度遊需以歲月非草草可盡者
異日居家稍閒如不歷探者有如此水矣過城陵磯
磯以山得名越此爲彭城磯玉澗水從此入江下爲
白螺山即水經所謂江水又東逕白螺山南者也白
螺一魁父丘耳載于經而墨山蜿蜒天際江水潔之
經與注皆畧而不書何也豈古之水道微有不同耶
風帆甚駛一瞬已過烏林赤壁隱隱見亂石鱗次魏
武之敗正是此地所謂走華容道者即今監利也以

是時監利石首公安皆名華容矣赤壁下爲陸磯口
磯以陸水得名晚泊嘉魚望見魚嶽山有水從內出
江乃景水也陵谷變遷魚嶽山原在大江中楊子洲
南今去水已遠山在平地矣獨江上之山自君山以
後城陵鹿角奔騰天際及過臨湘千峰疊疊意即所
云魚梁象骨大雲響山諸名勝乎惜乎不得遊也乙
巳過脾洲見金口諸山澹澹之峯湛湛之水落日沙
渚微風細浪此中大有佳趣丙午至武昌步長街息
于黃鶴樓予不登此樓十三年矣舊樓已燬今新砌
者其壯麗稍不如舊然樓外風濤萬狀捲雪激石猶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三

故也考水牒大畧近鸚鵡洲尾爲船官浦一名黃軍
浦吳將黃蓋屯軍處往來商舟之會今金沙洲正是
黃軍浦東即黃鶴山其下爲黃鶴岸岸下爲鶴灣正
今黃鶴磯也或曰山磯皆爲黃鶴而樓何獨以黃鶴
名予曰鶴與鶴一也鶴即鶴音之轉漢昭時黃鶴下
建章宮大液池而歌乃名黃鶴今京口有黃鶴山而
宋史載若思傳內則云京口之黃鶴山可知鶴鶴三
字古人通用獨酈道元注江水謂鄂之船官浦東即
黃鶴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則甚謬按
戴顒字仲若世居會稽剡縣後以病就醫吳下時宋

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顧翊好迎來止黃
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顧慙于此淵義季
西從之遊顧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鼓琴竝新登今
京口鶴林寺古竹院卽其遺跡與江夏之黃鵠山了
不相似道元因黃鵠二字偶同遂妄引其事甚矣著
作之難也此處舊有南樓宋朝最盛所謂鄂州南樓
天下無也下瞰南湖芰荷彌望中爲橋曰廣平翼以
水閣觀山谷十里芰荷之句則其秀媚可知爾時黃
鶴樓僅存遺址近日黃鶴樓稱盛而覓南樓之跡不
可得矣惟城中有湖荷種蓮花四圍穢濁寧堪遊覽
珂雪齋近集卷之三
一盛一衰各自有時也下樓出城過黃鵠磯入水月
亭四面用垣牆封之豈惡見波光浩淼耶數日來閉
入酒社意味殊不佳至巳酉始移舟漢陽登東門樓
望武昌八分山如展旆山以山分八字語得名繞城
而北至大別寺子瞻舊有大別方丈銘碑石已毀舊
傳有禹時相憶元虞伯生有詩則元時相尚在矣山
下釜鬣如粟類逝多林雨至登舟候霽三春已旣爲
之一嘆至四月初二日癸丑移舟晴川閣下登閣閣
中借妍武昌故益其勝上大別山山在江漢間江水
雄奇漢水清美各極其致名最古紀于禹貢左傳吳

伐郢楚子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卽此處也亦名
翼際相傳山上有城乃三國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
漢口市卽古却月城也甲寅晨過陽邏至團風望見
麻城龜峰諸山晚泊黃州卽古邾也楚宣王滅邾居
此後爲黃歇封邑子瞻曰黃州去州十五里有女王
城晉經以爲春申舊城非也春申封于吳今無錫慧
山有春申廟遺跡可據乃昔人又云楚都申郢故黃
歇封于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
其地黃爲春申故城皆始封也謂之春者斬春壽春
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二城封焉如
珂雪齋近集卷之三
田之食嘗薛耳後楚并吳秦侵申郢楚遷壽春歇始
請吳之故封以居然行相事未常去國立廟者後人
追作之也其語更核矣丙辰作赤壁游赤壁在嘉魚
此名赤鼻所云斗入江中石室如舟者也內有子瞻
祠臨水有石亭蜀雪未漲去江稍遠舊傳有徐公洞
圖經云是徐邈定非魏徐邈也山嶮深處稍有洞痕
祠內藏諸石刻臨摹展轉失真向見乳母碑是近年
出土者的是公手筆惜不在祠中赤壁二賦近時人
議其體裁當奈卜居漁父何獨龍湖老子謂前賦近
于理障真是巨眼蓋入理深譚門外人皆環之不知

正是死語如嚼飯與人轉益其穢此翁道破始覺纏縛不少下有龜石卽白龜潛以爲毛寶事非也寶守邾爲石虎將張格度所陷死城中以放龜獲祐者寶部下士也惜逸其名矣讀子瞻賦覺此地深林邃石幽情不可測度韓子蒼陸放翁去公未遠至此已云是一節亭了無可觀危巢栖鶻皆爲夢語故知一經文人舌頰嫖母化爲夷施老禿鷄皆作繡鴛鴦矣大約宋時城稍下與武昌對岸赤壁不依城間有竹樹猶存野意今城跨赤壁其半在城內爲闌閤較往時更爲喧囂訊所云東坡者已迷其迹矣按圖東坡原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二十五

在州東門外稍平曠處忽起一壘內有雪堂有居士及四望一亭南有小橋取莫忘小橋流水句也東有暗井取走報暗井出句也丘壑趣深故極意點綴以成相隱之樂如所云流水暗泉特依稀有之耳坡西舊有竹林號南坡宋時屬占氏物夫東坡尚不可尋况南坡乎追思子瞻謫于此年近五旬已思爲終老之計故孜孜求田曾欲鬻定襄田矣欲鬻荆南頭湖田矣欲鬻武昌田矣至螺獅店看田欲鬻蘄水田矣而皆不遂也不特此處也一生如鵲繞樹三匝無依曾欲鬻匡山田矣欲鬻金陵田矣欲鬻伊川田矣

欲鬻泗上田矣欲鬻白沙田矣欲鬻浮玉田矣而皆不遂也嘗自云吾無所求于世矣惟須二項田以充餽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雖一飽不可輕得也耶甚矣其困躓也惟陽羨田自嘉祐二年唱弟錫宴與蔣魏公按席遂約卜居後俸錢塘謁親戚單生成之海上歸來遂以爲終老之所而亦竟未享也受世網羅東移西徙欲優游無事遂北窻東阜之樂也豈可得哉予謂世間自有一種名流欲隱不能隱者非獨謂有挾欲伸不肯高舉也大都其骨剛而其情多賦骨剛則恒欲逃世而情賦則又不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二十六

能無求于世賦情爲剛骨所持故恒與世相左其意必不達而剛骨又爲賦情所牽故復與世相逐其隱必不成于是口常言隱而身常處宦欲去不能欲出不遂以至徘徊不決而嬰金木蹈網羅者有之矣夫惟骨剛而情不賦者乃能耐寂寞而可以隱耳能耐寂寞而不須絲竹日能耐寂寞而不須粉黛口能耐寂寞而不須肥其身能耐寂寞而不須安逸門戶能耐寂寞而不須光榮名姓能耐寂寞而不須稱揚可以躬耕可以力鋤可以牧犢可以備春可聽監門卒可以爲掬河夫可以一布障前後可以寒夜無被

可以沿門作乞兒可以任兒子之蓬頭歷齒而了無愧怍可以死無植骨之所而任烏鳶螻蟻食猛拚此苦而後能伸其志節作世外人龍戢其鱗鳳潛其羽九天九淵安得不適豈與樞中之馬臂上之鷹較苦樂哉昔淵明骨剛而其情不賦故能保其隱樂天骨剛而持之丁口故能免禍子瞻骨甚剛情少賦而古端筆端其峰正不可當宜其有嶺海之行也雖然其為剛骨等也骨若不剛則不得為名士矣吾輩當保其剛骨制其賦情而更力持于舌端筆端庶汎汎長作水上之是而閒可偷軀可全也丁已欲過武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三七

昌訪寒溪九曲之勝以雨不果惟向江上望西山煙嵐隱隱黃州得武昌而妍子瞻之謫賴有此也此地原名東鄂孫權以魏黃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徙治于袁山東即樊山也至黃龍元年權遷建業始命將屯守晉惠帝永平中于此置江州大尉庾亮之所鎮也則庾樓正在此地今以為潯陽事非矣近道士汎見怪石一壁蒼藤綠莎糾結情媚詔於自此一路兩山夾岸峯巒瘦削依稀與桃花源上諸山相似但層疊處不及耳蘇子瞻曰蘄州溪山乃爾秀遂耶虛語也楚中看山自三峽後便及此處矣風順

不暇泊蘄州過富池富水發青湓山注于江上多菰笛竹簾者竹本笛材以作簾亦名蘆葉宿于伍家岩戌午曉雨稍止過龍平望見廬山半入雲裏頗有往游之興因取中郎記讀之不覺神飛或問山何以廬名予曰此亦千古未折之疑也據豫章舊志則廬俗本姓匡其父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于鄱陽曰越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修真此山故山以廬名矣從其姓也據遠法師志又謂殷周之際有匡俗先生者栖止此山時人呼為神仙之廬因以名山從其居也據周景式則曰周武王時人屢逃徵聘廬于此山後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三八

來羽化惟空廬存故人以名山亦從其居也予觀山海經內海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此書創自大禹遠矣山以所姓所居得名江復何說山水相依故有此稱鄺氏之說當矣至九江泊于江口城內舊有九疊樓已廢江上有琵琶亭即白司馬淚濕青衫處也亦荒蕪予謂名人托跡之地江山千載猶香何乃寂寂至此近日學詩者纔把筆即絕口不言長慶如琵琶行使李杜為之未必能過大都元白之警策處亦自有李杜李杜之流暢處亦自有元白未可輕議也或曰樂天學道者然讀其詩于得失之

際何介介也予曰夫未免有情榮謝辱來其始何得無動蓋至徘徊東西林躡飛雲履仰看山俯聽泉築草堂鑿蓮花池則遷謫之感頓爲銷水點雪矣寧同長戚戚者予觀樂天從此地漸跡華臘年纔五十餘耳卽退水散地爲尹輒去拜刺史不出方太和開成會昌間士大夫對壘交乎磨髮不休惟其事者多爲嶺海萬里之行而樂天優游殷道里宅中卧天竺石玩華亭鶴種折腰菱聽霓裳曲者數十年此其先幾之哲亦何可及姻虞卿而不累其事軀元牛而不附其黨重于裴公而不受其恩妬于李文饒而不重其

河雲齋近集

卷之三

二十九

然入羣不亂泚水不濡幾于有道者而猶以得失介介議之過矣正覓箇與作廬山游而歸等皆云夏火按節山行暑甚不若急走吳越覓一淨藍消夏此地往來必經無難再至徐之可也予善其言遂放舟東下此後山色甚佳煙巒霧縠雲封日耀綠擁藍堆前絕夜泊湖口對岸捲簾看水月遠望石鐘樓頭諸山所謂真山作假山者恨不得遊也石鐘有二一曰上鐘一曰下鐘叩之鏗然生韻自成宮商迥異常石故以鐘名而于瞻直謂水石相搏之聲此聆臆語耳及後自海南歸爲人跋其所作石鐘記云錢塘自靈隱

至上下天竹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礫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天籟無所不在則亦自知其語之誤矣雖然說赤壁而得一賦誤石鐘而得一記淋漓一時芳潤千古其誤何可及也已未以過湖口鐘閣尼一日午後看諸山出雲幻甚日暮步楊林入古廟一叟素茗共坐說年來事如天寶父老也庚申過湖口山勢生動望彭蠡積雪連天直與赤沙青草相伯仲一曰宮亭神甚靈能分風熒流往時丘文莊夫人入都過此夜半夢一神人語之曰我戚編脩瀾也明日湖中大風隻鷁無存我與汝夫君爲同官

河雲齋近集

卷之三

三十

誼相關切特來救汝可移登岸醒卽捨舟移棲古寺中俄頃風大作揚沙飛沙者一日餘湖中舟皆覆溺而夫人得免文莊知之上聞于朝遣使諭祭而自爲文以告大畧謂世人相與徇涉利害卽掉臂不顧甚且不難下石而大史于冥冥之際不忘故人拯其妻于情深誼重可媿瘡俗有味哉其言之也臧字文淵死爲水神于此今其文具在集中文莊大儒舌理七重不作幻語請著無鬼論者觀之風逆黑雲滿江怒雷隱隱魚走至鮎魚口泊辛酉帆上得一角風太猛息于荻林過小孤壁立如礧石膚間皓白若雪直上

無蹊陸放翁曾遊有記極言金焦落星不及時驟飛濤得岸爲幸不暇問登涉事至馬當山色益岿即風送王勃處也勃父時爲交趾令往省之先是勃匿一官奴後同官知之勃即殺其人以滅口發覺除名其父坐此謫官福峙有譽兒辟譽兒竟何如也海上之災其冤鬼爲祟耶考所遇者卽水府神也與勃有緣已應沉溺之兆矣今其上有廟存陸魯望以此地合太行呂梁之險信然風起浪惡走泊東流卽舊彭澤縣治唐始改東流昔王摩詰謂陶令不耻乞食而耻折腰比之不鞭其後予謂遊朱門如蓬華侶侯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三十一

王如鷗鷺此圓通之說也體局于圭組而暢于薜荔神憊于魏闢而健于巉巖此高士之致也舉世炎炎有如膏火安可無清冷雲也柰何復以圓人之語繩之數月來行楚尾吳頭間所玄對者君山匡山而所與神交者蘇子瞻白樂天陶元亮也是一快也壬戌風雨不止不成行掃地焚香而坐邑外多楊柳濃陰散步其下歸來開窻風細細入襟袵亥早已改纜而北風正勁予曰此處無風波未常不可住也飯後步佳樹林見山色秀甚自潯陽至此未常斷也初見其巒疊嶂誤以爲九子試之土人非也土人亦不盡

悉其名但依稀云某歷山某花山不可得而詳也然其玲瓏秀冶亦可父匡廬而兄九子矣甲子風逆甚泊舟東流北門小港中見石磯上有亭軒訊人則陶公菊江亭也垂柳出石罅中嫋嫋可愛丙寅風雨稍止過黃石磯一名石茨圻高處有小蘭若至安慶古龍舒地也城外有浮圖頗壯麗雨色稍霽復行近李陽驛有小渠者二石峙其中小舟左右出入垂楊覆渠人家對住真栖隱佳處也泊舟散步至太子廟丁卯風雨復作仍住太子廟前白水青林亦足娛人雨滴江中晶晶如撒珠有鮮魚可市遂爲一醉戊辰過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三十二

池州住老洲望九華山色皆爲霧蝕不見昔劉夢得常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女几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悔前言之失也予屢過此愛玩不得一至今日風雨如此應難躡屐尤物之緣又慳矣庚午過繁昌穿三山磯夾磯口有三峰妍秀故名自繁昌至磯口可四十里爲夾江碧柳綠蒲時有人家甚可泛日晡過魯明江卽今所稱魯港也以魯仲明居此故至今稱魯港矣壬申過梁山兩山據岸若雙眉東曰博望西曰梁山亦名峩眉太白所謂天門中斷者也至采石驪舟其下亂石磊砢拜太白先生於

祠老檜陰蔽堂前皆千百年物傍水有峨眉亭望青山如鏡內約眉妖舊澹冶所稱尤物者寧獨九子世俗多言李白于此醉泛舟于江見月影俯而拾之遂溺死故此地有捉月臺昔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弦歌于當塗公疾革函草藁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言不足信也大約白生于蜀婚于楚久居于齊魯徂徠山蹇于長安浪游于燕晉岐邠之郊轉徙金陵秋浦卧于匡廬囚于潯陽流于夜郎得釋徘徊江上卒于當塗此其更涉之大槩也以爲匡廬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三三

人及山東人秦人者皆非其實蜀人也生于彰明之青蓮鄉大匡山有讀書臺隴西院卽其故居去蜀後有妹名月圓前嫁巴子留不去死葬鄉內墓去今隴西院百步唐梓州刺史碑及綿州刺史高祝記去白未述實有可據夫生前則人人欲殺死後則處處相爭可發一笑也此地一名牛渚卽溫嶠燃犀處與和州對岸隋韓擒虎平陳宋曹彬下南唐及本朝取建業皆從此渡以江面較狹也然微風起輒生巨浪剗賓客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謂此磯也下臨澄潭石骨空中多竇漁翁實之以小舟係其旁往來舟中

望金陵三山了了爲之一快癸酉早桓金陵從上清河至江東門繞城而往兩岸時有人家朱欄翠袖嫣然楊柳茂鬱間以蘆葦過長橋二泊于南門望見大報恩寺塔金碧陸離直插天外獨步往至長干里寺內杉栢陰森碧瓦朱垣鱗接正殿俱燼之火緬想遺制貞觀祈年未災後來物力已衰不能復也所存者浮圖耳此浮圖爲諸塔之祖乃孫權赤烏初康僧會入中國以精誠感舍利遂建此塔原名長干寺塔至國朝改爲報恩後塔頂欹斜萬曆庚子辛丑間僧雪浪正之費頗不貲今巋然儼立尊嚴矣登塔可三級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三十四

許盡金陵之勝城內黃屋鱗次鍾陵牛首栖霞可數信矣江左之多佳麗也以踵疲遂下過濠上臺其前卽舊放生池也沒于中貴今祠部復之殺雖以回祿廢然其旁楹及庫房尚有他境視之俱可作殿堂者甲戌步入城南門街俱以青石爲砌如鏡光瑩傳聞以六朝豐碑爲之予謂此或曩代事耳昔魏文取兩漢碑爲九華殿基識者已知當塗之德不長宋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甃甃當時以縣尉投書具言不可至于叩頭流血遵後雖遷一官大爲朝士所笑況在聖朝寧有茲事不

足信也登舟穿文德橋兩岸盡閣朱樓流丹騰綠
草植于楹欄文石羅于几席翠袖凌波雲鬟照水青
雀之舫霞騰鳥逝凡過橋三四至珍珠橋登岸步上
鷄鳴山卽雷次宗舊講肆也山門依巖朱垣夾道松
栢陰鬱少憇憑虛閣望鍾陵山色及玄武湖水光晶
耀樹如螺黛青溪故道隱隱可尋發源鍾山滙爲玄
武湖由湖潯流入城中直接秦淮凡七曲北門橋及
竹橋大中橋等七橋卽七曲遺跡也至宋時已淤塞
止存一曲矣復登舟尋故道盪舟者愈多至秦淮曲
折處疑卽舊所云汝南灣者昔陸慧曉家于灣前張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三五

融牽舟卜隣劉嶽兄弟并居其間水有異味共酌飲
之視吾輩煮茗相對已豪奢矣舍舟步往遊天界寺
門內古栢老檜沉寒逼人殿閣擬于王居其餘蘭若
三十六所文楠爲柱白石爲墻明憲案案淨不容唾
竹色勝綠佳菓駢列僧雛文弱多解點茶焚香讀肇
論臨黃庭間曉音律碧雲紅樓之藻時亦有之不及
迨至偶至一菴中有玉蘭二株可五六圍有定窰太
士一軀乃嘉靖初年寺中鋤地所得細腰梵像清慈
不俗出寺至對門碧峯寺左右頭菴中一圍皆修竹
中有澗汨汨穿竹中過橋依澗行可百步復過橋始

入法堂時新篁作嫩綠色照耀几案主僧舊知也爲
予收拾一室以待閒來清坐乙亥天微雨不能遠遊
時步天界穿古檜下登昆盧閣遠望六朝遺事隱隱
煙雨中自此以後移居石頭菴爲竹色所醉且覓得
新書數部坐竹中展玩不出蓋予家園亦有竹萬部
夏來如沁雪無阮宜之隱操故捨之而出至此觸目
琳瑯乃不啻故園則予于此君亦大有緣矣今江南
竹多綺瓦棺諸處皆蕭然無一竿存者此地獨蒼翠
如故亦殊異凡客有來訪者則一應之終不爲倡予
本爲偷閒而來若復奔波應酬豈是本懷惟故友焦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三六

茂直下世不勝感嘆往哭之而晤其尊人弱侯公稍
前爲學間有招予于桃葉渡者或一往以破悶懷至
庚辰日買一小舟由城濠入時競渡已迫龍舟亂秦
淮間畫橋士女闐闐清波舟中望鍾山翠色撲人衣
袂蓋雨後發其慈菴故爾五月初一日辛巳泛于城
外草上蛺蝶如楊花予曰此六朝佳麗地驚蛺蝶諸
郎所變化也此後競渡之節逾近五色龍舟飛渡水
許弄舟者多美少年舟與裝一色分部角勝簫鼓若
沸歌笑聲動天地自桃葉渡口上下可五六里許士
女用遮觀渡水閣櫺北中如珂雪外織雕欄繡簾半

釣珠翠隱隱或載酒盡舫流連清波其舟皆四列軒
窗上起重樓所之水文作丹砂瀾夜靜方聞清歌玉
碎珠串予等間以一舟同狎友山僧數人伊蒲相對
往來七曲間對之如游雲幻霞亦自快人至于新鶯
之閣震城之社皆解以芙蓉養紙柳絮裁詩琉璃硯
匣翡翠筆牀可對揮灑而供嘯咏者蕩舟之日時一
寓目蓋少年時煙霞粉黛互戰而不相降邇煙霞則
入煙霞近粉黛亦趨粉黛中年以後煙霞趣重粉黛
習輕一歲中半仕半藍常借清冷以消煩鬱近來頗
學都無事矣而偶對此境如雷開塾戶春萌草色若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三十七

扶乃與游侶步至高座寺雨花臺覓石子至梅子
尋謝安石墓不得或云晉時葬于此後移之宜興尤
鷗口矣客有話安石作土山擬東山事者予曰安石
煙霞骨也當其相隱東山與王右軍支遁游處辭吏
節郎作書絕范尚書爲叔夜之後一人朝廷嚴以禁
網已得遂其隱情自謂當于茲焉老矣及出秉機軸
從容而杜移鼎之奸宴衍而清斷流之寇功愈滿而
陵霞之韻愈切至于築土以像故隱營墅列館栽花
種竹蓋未常一日忘東山也昔孫仲益記湖山謂王
公貴人思振纓上之塵于泉石而不得則盡寒林雪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三十八

不能自止者豈無生力微不能消除耶抑外境太強
能令飲光起舞一角失通耶豈予所云剛骨賦情者
亦名人之常態耶第以舍塵人道期此生盡遮梁習
縷之肌骨比于書紳誓墓而脫口未終旋已背之無
問人笑鸚鵡之舌而捫心自反寧不內媿古人解理
之後期盡今時必如蓮花出水不着一滴乃爲諦當
至于安那般若之禪白骨流光之觀亦非多事正以
攀猿渴鹿釋此不除若舍道人本色行徑而乃云依
憑名教酷非所屑欲世人知之濠上所未解也歸舟
無事書以志戒戊子絕秦淮之跡天微雨長千道如

乃其用世之妙決非白蘇諸公所能及蓋古今事業有從才出者有從氣出者惟安石從韻來至簡至輕若山光水色可見而不可攬自汾水喪堯以來別有一種玄澹脉絡春風沂水卽其流派無事之事不治之治不言而綜所謂藏出世于經世者也至于詩文之技不多見若有遜白蘇者然作簡文謚議桓大將軍北之碎金見虎一毛已知其斑夫諸公皆具三不朽事而境與願違不能安衡泌者總輸陶公一耐字耳數日來見金陵秀壁如林憶江左名士如沙而所玄對者鍾山神交者謝安石也是亦一快也壬辰以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三十九

舟遊燕子磯過清涼臺石頭城獅子石灰諸山宿于草鞋夾雨大注癸巳雨霽過弘濟寺舟泊燕子磯關壯繆前兩山如雙岫一奉佛一奉壯繆溪流間之是日相傳爲壯繆生辰傾國士女皆來謁神予赴游人求集登燕子磯拾級而上攀朱欄登亭大江榮繞一拳峙水端與游人指點金陵形勝鍾山自東北而展旆于西南大江自西南而委練于東北覆舟阻其後聚寶當其前青龍石砲當其左石頭三山踞其右而秦淮以一縷橫其中大畧漢後郡城皆在淮水南六朝宮城皆在淮水北而近覆舟楚秦隋唐之城皆

在淮水西北而據石頭揚吳以後之城皆跨淮水南北而近聚寶本朝因山距淮盡乎四極此其大畧也下山過橋兩山忽開罅若門踰門寺依巖傍江石壁間乳懸若蜂房蠟淚大如楊惠之所塑楞伽壁也登閣江流浩淼壁欲落閣欲浮去似難久住者午後遊人俱集兩山皆綺羅無隙地笙歌鼎沸日將暮予移舟歸見遊人往者方如織宿于石頭城卽吾家妙德先生授命處也機事不密父子俱隕可爲雪涕石色如鐵襍苔斑微月中視之真類虎踞甲午從菴中移入城內水閣初意謝客而來者紛如須一還刺乃移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四十一

秦淮渡口了之乙未大會文士三十餘人于秦淮水閣已亥大會詞客三十餘人于秦淮水閣校書二人賦得月映清淮流五言律六韻先是與二三老詞人同議詩題以時值月滿又在秦淮故命此題爲賦分題後復約曰是會也共探驪珠期于見寶若俟之異日則殘唾可拾捉刀可代何必名士登壇有不能墨其楮者共罰之皆曰諾至日中予得一律卽工拙不論要以存社中故事并遵前約及迨暮主盟者已先逝矣次日語人曰詩題本旨原係長淮非此地也有入金陵事者卽爲失旨予聞而大笑曰此鐵布障也

今士子試四書題尚各出新意况詩乎且出題半屬予意誰定其肯予從此更不復赴詩壇矣丁未因水閣應酬繁甚乃復出石頭菴以小舟從水西門出天濤暑係舟寨公橋下風入石圈內陰陰蕭蕭水作湛虛色先時鹽汗交流頃之想衣裘矣抵庵穿修竹徑過危橋息于僧舍清寂之甚六月初一日庚戌大會文士四十餘人于羅近溪先生祠風雨大作歌笑之聲直敵滂沱自此日後禁足石頭菴竹雪冷然渾失驕陽直至十五日甲子往遊牛首涉原隰見大江積雪浩然想于鐵心橋暑甚息古寺中松栢鬱然門徑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四十一

中第一勝也東過留雲閣穿老松中歷石磴半里許至文殊洞煩暑憊甚甫入洞涼心骨予夜夢一法師講法華經至于少經一部予出金請經會文殊洞中久不燃燈予因施數鏹因念此中酷暑內時時作秋色便可居此度九夏也至方丈僧請看歷代祖師像多恢奇肥碩時暑極僧曰塔上可避也由方丈東行數百步得塔凡涉一層則漸涼抵層巔風勢襲人等風穴前望獻花巖如在几席右則長江帶之左望山口人家曰疇林陰水色令人作栖隱想後則山松鬱然時露怖石峻峻有媚趣久之乃下至一僧舍據山水之勝烹茗少坐尋白雲梯出山門高嶺上看大江落日亦一雄快月色冷歸飲內寅緣牛首山嶺走祖堂牛首不見前山秀色者以祖堂一嶺爲之障也過嶺從寺脇入息于閣中至山門涼風襲人走獻花巖入洞少憩登方丈閣上望牛首青豆之舍可數也飲後登山過伏虎巖其上有閣亦可坐江雪逾近歸飲閣上月色出萬松中清絕矣西返石頭菴與金髯別予走金山移至舟中時畫舫新修甚淨岸上竹樹陰翳涼風乍起久不宿舟中不知其樂至此甲戌發舟抵燕子磯登燕子亭羣風吹衣有秋色下逾溪至

弘濟寺兩山夾處風尤厲息于天王殿前婆羅樹下
柯與燕京西山卧佛寺正同其種皆從西域來者閣
正對西斜陽燦巖石浪花晃耀至山門前近一中貴
墳有石路可坐乙亥往遊栖霞途中黛色層疊包絡
田疇入山穿喬松巉石中息于蒼麓禪室樓後開窻
見斷巖有落勢躡山徑過石梁尋中峯澗道幽清如
故而山石稍加穿鑿畧損其致至乳泉聽泉下至于
佛巖巖架以閣重墻圍繞甚壯麗酌品外泉過方丈
入大殿禮佛時日如炙急往覓天開巖息于珠泉過
般若臺坐叢桂下行亂石澗邊石多如太湖者喬松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四十三

夾道遠望巖堅了不可測抵巖巖石巉巖數月前忽
中裂一片塞路爲好事者刻禹碑作一石墻寘之歸
納涼于白蓮池上時白蓮盛開香風滿一山暮宿山
中丙子出山至黃家渡登舟丁丑過儀真黃天蕩水
勢洶湧甚午抵金山萬派爭流一牽孤峙息于水月
樓登妙高臺風濤際天簌蕩川岳東望大海水氣浩
白無際信哉大地皆水輪持也予謂游侶曰聞江深
五里則山之出水者無幾其果本豐而未銳耶抑上
如荷葉之浮而下如荷柄耶往聞之故老云昔有一
小沙彌面如髥喜入水或經晝夜不出偶一日沉江

底以手搯山柄大動山上人皆驚訊之始知此沙彌
所爲衆詬之遂入水去相傳爲龍沙彌由此觀之山
下信如荷柄經江水千萬年洗磨駁蝕必有奇竅異
色待滄海揚塵時來一觀之當不減碧玲瓏耳第以
一柄載豐顛樓閣磊珂其間江水怒濤日夜剝削不
休而海風常如毗嵐晝夜噬吸飄搖恐荷柄忽折將
奈何予急挂帆行矣頗爲山中人危之遊侶張目視
予予笑方悟其謬也下至山門見前有亂石浮水上
相傳爲郭璞墓按金華楊氏洞天記云中國洞天名
不載于籍者尚多金山龍遊寺其一也昔張安道守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四十四

滁入琅琊山藏經院得木匣乃楞伽經也見經中字
跡忽然汗下了知前生是知藏僧寫經未終而化遂
讀書其後字跡宛然無異前生乃付子瞻鏤行子瞻
居此與佛印元公同校入梓名曰再生經今繙經室
猶存夜坐水月樓取水烹茶中冷泉原在江心此
山上井中水也正宜出慧泉下蓋以中冷爲第一者
乃劉伯芻耳陸羽所品首廬山康王谷水簾水而居
南零第七故謂慧山爲二泉者但次康王谷水非次
南零也羽別水有神識豈伯芻所敢望當以羽言爲
正張又新刺未嘉時過桐廬江至嚴瀨以茶試水甚

佳云去揚子南零遠甚至永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巖灘水品最殿皆勝南零則呼爲第一泉者誤矣真南零尚然况井中水哉山僧遺以鼓子笑曰憶子瞻齋厨法鼓之句則金山鼓自元公以來有之然元公道法不傳而鼓法獨傳可謂善轉食輪者或云陸機所云末下鹽鼓卽此殊未通也則其來更遠矣戊寅步廻廊下欄外滂湃者卽蜀雪也遍覽壁間詩惟張祐孫魴二詩真成獨步予謂祐詩實遠過徐凝而不見取于樂天惟杜牧之守秋浦酷愛其詩祐不應招辟老子曲阿性嗜水石蓋詩人之有骨而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四十五

有致者而唐書不爲立傳殊可恨魴江西南昌人畫工子也七月初一日庚辰移舟京口丁卯橋下許渾別業近此橋故以丁卯名集壬午飲于甘露寺旁竹園中竹氣含雪霰令人憶簪簪谷也著甚不及登山甲寅展過丹陽舊以此地卽楚丹陽諒矣楚丹陽今歸州是主蔣璠實中秘虛谷及令子兩伯邀游篁川去市可里許踰平疇行柳巷中始至園內彌望皆水周遭可三里中因島嶼爲樓閣過小鑑湖岸上望水色澹澹數折入陌巷抵霞標閣外皆植桃故以霞標名後軒臨水水外長堤多植梧桐芙蓉開窻則

游魚漾泳好鳥和鳴閣下頗清涼復循故路至小鑑湖畔泛小樓船過月榭遠望朱欄若魚網曲折水上過橋登鑑閣罡風襲衣閣下小飲真酒樓船夜泛乙酉飯後以暑甚暫移行李入篁川遂居篁川之霞標閣下樓畔左右有讀書室數楹開軒則水氣浸几案意甚樂之戊子清坐水軒晚泛舟湖中飲于鑑閣前橋上子曰可名爲宛轉橋也入夜水色月光澄湛朗微壬辰天氣澄清棹小舟從霞標閣右軒登舟沿堤碧梧翠柳紫微花處處爛然半里許過第五橋涉桃花渡又里許至篁川莊門迎流水中有秘室畫閣可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四十六

居春屬循莊右掖行曲溪復回棹穿小橋入湖中望鑑閣峙水心過月榭及大石橋迴曲溪至霞標閣後登岸乙未始憶今歲有計偕之役孝廉船已西北上者念吳越山水非草草可了宜割愛以俟後來暑氣未減姑靜坐篁川以俟中秋後取道入都志既定乃發舫舟還楚蓋漕河不宜此舟也囑舟人及還楚僕從曰此去都門得失未可必然問則可必也謹視吾舟桃花水生吾携吾閒歸矣丙申晨起風和氣爽開水軒愈百舌弄聲游魚穿窻下甚適月上飲宛轉橋摘露桃食之庚子過秋水亭息于石橋往蓮花渠觀

舟在垂楊中水風甚爽令童子解纜聽其蕩漾俄近
小嶼上有亭綠葉朱欄若織登亭少息涼乃不如舟
中復入舟假寐醒見紫薇花點綴水邊大有幽致歸
後探閣下取剩飯飼小魚皆聚軒窗下吸取以紙投
微聚去甲辰泛舟至鑑閣閣後皆垂楊對宛轉脣島
嶼塔旋周遭一鑑不知出路自此日始偶拈帖括失
其間通心境相達一病苦甚幾不能全其軀矣至八
月初十日戊午病稍間往京口問醫出篁川門見禾
穗穰穰較一月前所見稻花香撲鼻矣久靜忽舟行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四十七

頗適入暮月色入舟天氣漸涼辛酉抵鎮江居甘露
寺按甘露寺乃唐寶曆中李衛公建以資穆宗冥福
時甘露降茲山故名舊有多景樓而山背海爲天下
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會昌五年毀天下寺宇此
寺以祝釐得不毀晉及六朝畫板俱移其中其藏經
是六朝人書卷尾列晉王總持名煬帝字也平江南
鳩集于寺題跋具存李衛公祠有手植檜宋哲宗元
祐間盡燬于火江南從此遂絕晉筆所有者惟衛公
鐵塔及米元章淨名齋耳後屢加修飭莫還舊觀今
日江山如故而荒落尤甚訊淨名齋亦迷其迹矣元

童時寺有仲宣長老與之爲禪友蔣穎叔亦以詩柯
往來當是丁元一輩人而此中無知者壬戌上北固
過天津泉從右腋屢陟至山門見大江浩浩風帆往
來金焦孤峙水上至殿前山疊疊大江出其右瞻禮
後至三山閣實爲一山勝處白水綠洲平疇稻畦茸
茸左至石亭得江最多晚風甚勁或曰此長潮風也
近夜月尤晶明以與水相遭故癸亥復登山山門題
榜爲天下第一江山晉陵吳踞筆踞南宋人書學米
老邁頭畫亦然所著有雲壑集坐凌雲亭見稻田如
掌引大江水成渠曲折塋間垂楊覆之甚可泛風勁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四十八
甚出寺門前若大堤竹箭叢生其下半里許至前山
如象鼻迴繞尋舊路歸散步鳳凰池畔依山頗有渤
石雲縈霧裂類假山卽狼石處也穿徑離歸是夜爲
中秋月不明數月內天早無夜無月至中秋人人思
賞清輝而月色却爲雲掩乃知如意未可易得甲子
遊鶴林寺寺久廢陸尚書五堂諸公復知東坡和刁
景純柳子玉光字韻詩皆嵌牆上景純名約家有藏
春塢子玉名璫子瞻姊夫亦能詩又見孫觀岳珂書
觀字仲益晉陵人曾見其所作華山記湖山記皆佳
又有子瞻草書止七八字甚類醉翁亭記筆法盖老

坡沽薄醉後放筆能爲此體惜不全耳其中宋元踵
頗多高宗書七佛剎尚存其一宇頗類簪直過古竹
院卽竹院逢僧話地也竹色甚蒼翠前山名黃鶴宋
書爲黃鶴一名戴公山以戴公若居此宋武帝所云
東巡當宴戴公山下者也子瞻遊鶴林詩有戴公山
下野桃香句其跡甚明史稱竹林甚美卽今竹院入
竹林精舍也修一統志者不列之流寓于黃鶴山下
都不著其事實近輯廣輿記者亦不載夫戴公隱德
琴心所之山川生韻鄺道元等尚取以文楚中之陋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四九

時而化葬于招隱山麓李伯紀誌其墓甚詳吳都與
米顛相伯仲而精核過之書法初倣歐虞後出入鍾
王間亦當不遜米者今元章之跡昭然而長膚藏舟
處竟不可尋與戴仲若隱居同一煙滅非二公之不
幸乃江山之不幸也他日有緣于此處立精舍以祠
三公爲江山補此闕典當令過此者三日猶香數日
來兩文對者金焦而神交者戴仲若米元章黃魯
也是又一快也丙寅往游焦山風勢大作山予舊遊
有野意大勝金山獨痊鶴銘之疑未決欲親往勘之
蓋此銘諸家若聚訟以爲王右軍書者蘇子美也以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五十一

而此中係栖息之地乃不一表識可笑也江左慧人
多在建築京口已自寥寥復堪遺耶其右爲濂溪書
院中有小蓮池可少憩昔米元章愛此中松石沉秀
願死後作寺伽藍至易黃時故像頽毀後人因而奉
之作袍笏像子謂衆香國裏衆香國裏去此等去
來當是淨土中人恐不止作伽藍也意者菩薩護法
無所揀擇歟日未下春將取道往招隱覓黃長睿學
士釜巖訊之僧云此中已久不識矣長睿名伯思邵
武人學問該博著有東觀集一百卷今東觀餘論乃
其片甲深通禪理跋寶王論有深解臨終修念佛三

爲顏魯公書者歐陽公也以爲顧況書者沈存中也
以爲陶隱居書者黃長睿也以爲諸公皆非而別有
隱君子書者董道也惟黃魯直斷乎以爲非右軍不
能謂爲天宇之祖龍瓜遺法歐薛顏柳諸公僅得其
髣髴津岸乎不啻日由魯直于書學極深似有可憑
近世名士以爲據茅山志顧況居苕蒲潭自號華陽
真逸銘字是况無疑不知銘石後有貞觀王璿書已
學其體況去貞觀年尚遠何得先有此書安知修志
者非偶據書銘之說而定其號耶百聞不如一見今
風色如此其緣又慳可嘆也或曰此時水未落銘石

亦不可見遂唱返棹丁卯覓舟往維揚束裝上公車
云鳧史曰甚哉名網之罟人而長往之難遂也吾規
泚鳧矣雖然冷冷煙雲南北何擇求不失吾閒而已
遊程勝友多海內名士別有籍故不具書

珂雪齋卷之三終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三

五十一

公安 袁中道 小脩甫 著

遊石首繡林山記

大江自三峽來所遇無非石者勢常結約不舒至西陵以下岸多沙泥當之輒靡水始得遂其剽悍之性如此者凡數百里皆不敢與之爭而至此忽與石遇水洶湧直下注射拳石石岬岬力抵其鋒而水與石始若相持而戰以水戰石則汗汗田田澎澎澎湃劈之爲林蝕之爲竅銳之爲劍戟轉之爲虎兕石若不能無少讓者而以石戰水壁立雄峙怒猗健驚隨其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一

洗塵鯨鰲之來而浪逐濤迴觸而徐邁如負如北千萬年來極其力之所至止能損其一毛一甲而終不能噬骨理而動限鬬于是石常勝而水常不勝此所以能爲一邑砥柱而萬世賴焉者也予與長石諸公踰其顛望江光皓森黃山如展旆意甚樂之已而見山下石磊磊立遂走磯上各據一石而坐靜聽水石相搏大如旱雷小如哀玉而細睇之或形如鐘鼎色如雲霞文如篆籀石得水以助發其妍而益之媚不惟不相害而且相與用予歎曰士之值坎壈不平而激爲文章以垂後世者何以異此哉山以玄德娶孫

夫人于此石被綈錦故名其下卽劉郎浦是日同遊者王中秘李清會太史長石文學王伯雨高守中張翁伯王天根也

遊龍蓋山記

邑南郊外山如龜背起至龍蓋始極尊特如象蹲予與遊侶數人捫絙緣其鼻而登其顛近帶江流遠視華容東山玄石諸山如潑墨昔張岳陽謂此中禪堂道冠天下絕境今觀其沉沉盤鬱信然嶽廟側有李衛公祠公征蕭銑時屯兵處也公提兵從陝州攻江陵不踰時銑卽面縛未嘗頓兵此地豈南下嶺南桂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二

常取道瀟湘時耶公爲唐元功此其矯矢其後平公祔破頤利擒吐谷渾事業日盛恩寵亦極文宗時其五世孫彥芳上家藏遺物及詔書其一爲平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胯七方八副各附環以金固之其內有詔一紙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德輿常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想見草昧用人同心同德景象人臣何以不思盡力然公于神堯時尚有告變之嫌方兵次陝州非許紹力請亦以逗留死矣功名之際可畏哉公平定江南以寬大行之于此地有恩澤法宜

祠與今黃山祠謝晦梁山祠梁松大異而廟宇類然可歎也山左下有徑路可達石頭庵庵卽予禪友冷雲隱處冷雲居中卽柳浪最久學已有所入未五十而亡宰坡蕭蕭可念庵後見南山亂石一壁石浪湧奔亦佳

石首山園記

繡林之風枕江其趾坦迤半在城故背城而居者其後皆有山可眺望長石宅後卽爲山陟其顛則兩山崢嶸列髻而出江流晶晶其下有石楠一株最古取以名其館草萊叢生甚朴野然實爲覽勝處其右珣雪齋近集卷之四

數十家外得王太學養盛園中有亭望南山草木了了其後最近繡林之顛遊人鬚眉可見而水石相搏之聲淙淙入耳其中石骨披露處鐵壁繡苔饒古意其石數十家外爲王中秘季清園門徑有方塘貯水可十畝老桂數十株半山有亭壽簾一大壁作殷紅色不以碧綠盤石一具可弈有石洞可容數十人今封閉未敢開由洞外登山松下怪石鱗鱗望龍蓋最近江流益闊帆影可攬夫城市櫛比之地得數畝種花竹足矣安望有山卽有山亦未必與水相湊而今者大江復浩然繞山而出不杖履而具登眺飲食起

居與山水相偶此亦有異福予家公安爲水所囿不適有居而先世村落又與此相近中郎方卜居沙頭予謂不若此地之富烟雲也入都當細商之萬曆戊申仲冬朔日

過吳州記

真州卽古白沙地也城濠帶引白波晶耀極可泛萬曆戊戌予曾客此詢舊遊半已化去城中有寺曰天寧內有浮圖爲尉遲敬德建下有僧舍頗潔門外茂樹十餘株舊與吳興臧顧諸閩人謝在杭同納涼其下文酒賞適甚快題曰嘉樹林墨潘如新已十二年珣雪齋近集卷之四

矣後殿有井卽東坡井也東坡宦轍屢次真州欲往陽羨皆不果初自黃移汝道出南都晤張安道以二生經授之託以流布是時方上書乞居陽羨往真州候命爲書此經內有禪室卽其書經處也得旨一月後登州之命旋下未得至陽羨也僭耳北還子由已定居許下不欲老年兄弟復作兩處再次于此地令人往陽羨謁田東北行裝而商之程德孺輩云相忌者多北行漸近都門必不得靜以此遂定計居陽羨霜露溢至卒于常州顧塘橋之孫氏宅竟亦未得至陽羨也田間之樂託之空言耳悲哉子瞻云老境兄

射不得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但此行避害省力
於計爲得予謂當深文刻責之時士大夫動以唇吻
得過多難畏人固其宜也然使放歸陽羨之命下卽
高臥不起約子由爲長往計則夜牀風雨之樂可以
再享何至作枕榔樹下人哉比之後來更覺省力惜
乎不早決也大士閣內所供伽藍爲昭明太子訊之
都不知其始末蓋此地近建業于時南朝刹宇最盛
青宮或有勝願未可知也與鶴林寺米顛共是慧業
文人正堪作對出寺數百步爲學舍泮池極皓森原
爲資福寺基十年前一長令奪以爲學後來頗有異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五

應予不欲言之矣鳧史口予去此十餘年耳昔年素
封之家更爲宴人喬木漸摧亭臺異主游雲幻變豈
待華木鶴來也哉可歎也

南歸日記

庚戌春試事既畢形神俱憊念汎汎一鳧何所不適
而自苦如此會中郎予告還楚予遂附之而南時二
月廿四之庚午日也客有留予候捷者予曰捷則書
負已畢嶽遊方始若其不捷登山涉水亦無害也驅
之出春明憩于盧溝橋望西山及翠微諸山猶帶殘
雪水泮水涓涓流據志其下卽古系乾水也考桑乾
發源馬邑之金龍池百斛泉至盧溝會于天津盧溝

河出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發爲渾
泉會桑乾河則桑乾盧溝派同源異非一水矣桑乾
出馬邑洪濤山水經名滌涓水又名湍水大都燕之
水多發源于晉而歸于瀛湄則穉流可揭雨後奔雷
轉石不可以舟寘梁亦多衝擊惟此橋以全盛之物
力爲之壯麗堅固昔人謂趙州石梁望若初月出雲
長虹飲澗予謂今盧溝足以當之止梁鄉敝郵寒甚
辛未雪大作次于邑壬申冒雪行過琉璃橋可三里
許其下卽古所云聖水也按水經注聖水出上谷東
逕玉石山過梁鄉縣逕羊頭阜合于涿水桃水至河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六

間入海一統志則云自房山龍泉峪流至霸州入拒
馬河而予曾考會典所載琉璃河自磁家務發源潛
流地中至梁鄉東入渾河者也詳核莫如國典當以
爲正止涿州得賢書報被落初頗不快久之稍定予
謂中郎曰昔陶弘景四十內期作尚書郎蹉跎不得
遂隱居茅山今弟年亦四十餘升沉之事已大可覓
將從此隱矣中郎曰自汝兄承乏此官人見其熱亨
但見其苦方知嵇康王微甚近人情大人在堂勢難
遠避故園青溪紫蓋之間當與汝誅茆而老焉行矣
乃復自憊按涿州卽古涿鹿地黃帝與蚩尤大戰處

也或云在今朶顏三衛之地未知孰是此地有展臺
乃燕昭展禮下士處與黃金蘭馬之臺並為禮賢勝
跡爾時招徠方士無遠不至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
燕邦故修連下都館之南垂展臺獨處其南于蹟為
核水之上又有昭王求僊臺三峰騰雲入霞合煙
罩霧雄心大略不惟規還故鼎並欲沖舉霄漢為穆
滿之後動作祖龍之前芽矣城東數十里為督亢陂
荆軻所齎之圖也昔時號為神阜他邦艷之故以為
泰餌癸酉雪猶不止止定典甲戌雪霽西望山色甚
秀冶即上方紅螺嶽諸勝止安肅乙亥風大作官道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頗多楊柳如巷陌水枝凍榜宛似郭河陽鳥爪齒午
抵保定府清苑縣古上谷地也以境內有清苑河故
縣名漢為樂鄉地高祖封樂毅後于此宋初為保州
置林木以限胡蓋永平北接三衛南濱海東迫朝鮮
為京師左掖保定控制飛狐倒馬聯絡紫荆負居庸
障西山帶易水為京師右掖實號雄輔近城一舍有
郎山松山皆立賴時松梵相和丙子憇涇陽驛止慶
都拜堯母墓墓如崇阜正方登其顛望一城如小孟
西北諸嶂墨布則唐縣完縣山也予舊閱靈臺碑堯
母冢又在山東濮州地名成陽帝王世紀曰堯葬濟

陰成陽今濟陰小成陽俗嘯曰堯城正其藏舟處地
里志云成陽有堯冢靈臺南一里為堯母慶都陵稱
口靈都水澤通泉出印頰魚西五十步為中山夫人
祠堯妃也漢延光四年祠唐堯于成陽歷代多于此
祠堯的然可據予謂成陽為堯陵無可疑者然冀方
為堯始封地故其母葬于此靈都之跡緣堯冢而附
會者也若許慎謂堯母為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
二十九無夫出觀于河赤龍負圖而至遂孕堯夫堯
為帝嚳子豈云無父復以其事影響于漢蓋漢儒好
圖讖喜作幻語如此三月初一日丁丑過清風店涉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八

黃河河發源靈丘縣山谷經此流入涇水一名倒馬
關水憇定州古中山也至州學觀子瞻雪浪石黑質
而白章奔騰如浪盛以蓮花盒周遭刻銘字未經摹
搨神理甚完記書銘時為哲宗紹聖元年四月二十
日辛酉至閏四月初三日即有英州之命連謫惠州
涉海外流離顛沛從此而始可為一歎公既被謫文
字皆遭廢銅雪浪之名曠而不問至元符末始有僖
耳北歸之命明年張芸叟守中山方葺治雪浪齋重
安益石作詩寄公而公於是年夏謝世矣芸叟即
摘神州印碧蓮耦根以託北人者亦一韻士也旁有

楓中空列裂亦數百年物前廡下刻王摩詰竹又有雪庵書亦言詩元至正大德間有僧雪庵以大字楷書名世其臨蘭亭爲牟大理趙子昂所賞予曾見其所書茶榜頗傲予瞻過劉禹錫陋室漢景帝子封中山子孫世爲中山人卽禹錫之鼻祖也後其七世祖名亮者爲元魏冀州刺史已遷洛陽則子孫不復居中山矣唐書于禹錫傳中止云自言系出中山不言其生長此處意陋室者後人追作之也止新樂戊寅過趙清河道花店店爲水圯舊見芙蓉滿溪今併無水思伏城驛止真定古恒山郡漢避文帝諱改常山珂雪齋近集卷之四

臥遊之期近矣今幸而閒歸去卽首至朱陵決不食言此郡城郭規制亞于神京說者謂京師多有四輔大略宣府爲北輔永平爲東輔保定爲西輔而獨無南輔河間臨清太遠非真定烏足當之第以宣府保定諸處皆宿重兵而此地獨詘防衛稍宜增兵則過矣夫保定等迫塞上故多建衛屯兵真定去塞遠去河南山東近猶之腹內也非屬要害何必養兵以疲民先朝自有深意非書生所知已卯渡滹沱周禮曰滹沱又古文或作亞沱秦詛楚文中所云亞駝大神卽此水也黃伯思謂卽秦之烏氏而董道據顧野王之說以爲在靈丘且云一名涇水乃九澤之一則是涇水爲滹沱其謬妄可笑尤甚夫涇水之源在今大同渾源州恒山南七十里合溫泉水至定州與倒馬關水合正野王所謂出于靈丘者也滹沱之源在今太原繁峙縣東北三十里泰戲山俗名小孤經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滹沱之水出焉其源相去千里何得混而爲一或曰秦之乞靈必于封內自穆公十一年已取晉靈丘涇水在焉因而致詛似亦有據予曰王官涇川久屬秦封滹沱所經也何必靈丘之涇野王等踈于地志不足憑也夫此土滹沱爲川

配之恒嶽豈云細流桑欽作水經于濡易等水皆所
不遺而獨遺之尤所不解若其赫赫神靈能符合堅
冰以應帝王比之裴流分風亦何以異秦詛雖謫益
亦有故然詛楚未幾絕秦亦至矣過蘇味道故里眉
山之慈寶源于此故子由以名其集止樂城春秋寧
武子舊封庚辰邊廐頗里憇于趙州院有吳道子畫
水壁洶洶作奔屋之勢凡畫水者手捫似有汚隆俗
等皆然此或名手臨摹耳院舊以人士名亦云東院
卽從諗師說法處也師曹州郝鄉人姓郝氏童稚時
參南泉已能作孟春猶寒語早歲卽登壇說法而諸
珂雪齋近集卷之四 十一

臨城道上望西山草木可數者也西山卽太行今日
沙霧不見秀色殊可恨止內丘壬午風愈勁礫石皆
飛中郎極言太子巖之勝卽蓬鵲山也一名龍騰相
傳扁鵲將號太子採藥于此故名天色陰霾不果遊
止順德古邢地項羽立張耳爲常山王居信都更名
曰襄國正是此地五胡石勒都焉依太行阻漳水石
李龍於此起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
穿伏室藏衛士皆漆瓦金錯珠簾玉壁又起靈風九
殿于顯揚殿後實以妖冶今皆迷其跡矣癸未過宋
璟墓碑爲顏魯公書今不存客曰世傳宋廣平梅花
珂雪齋近集卷之四 十二

方傳有八十行脚老而有疑之語不知出何典故雖
云疑而悟後復疑者入理之常然非所論於趙州
老人也當再考之出城過石梁飛虹跨水舊爲名勝
昔僧問諗師久向趙州橋到來但見掠釣師云汝見
掠釣不見趙州橋掠釣以木橫水之名一名樵書作
略約今傳燈作掠恐誤過王莽城止栢鄉古畝邑是
日有傾南和刁酒者清冽如泉當爲北酒中第一予
盞一小甕中卽飲一盞頃之已醺然矣春已深今日
方見嫩柳綠莎江南之興勃勃辛巳風大作揚沙道
中民多菜色見臨城界石卽子瞻所云南還必返從

以不朽故梅花賦之名存則梅花賦存今賦之存者甚多而不如此三字之常入人耳也則謂賦至今存亦可過沙河積沙如雪亦名渴水至鷄澤與洛水合是日始見含萼桃李渡洛水源出太行山至鷄澤與沙水合皆入漳沱止于關唐建中中李抱真大戰田悅處也飲洛酒比刁酒清而少腴甲申風日清和歲暮游女多攀楊柳采其苗憩黃梁祠壁詩多作醒時亦夢時語殊可厭昔爛柯以淹爲速黃梁以速爲淹此於至理亦極有會止邯鄲登叢臺趙都也昔信陵救趙邯鄲釋圍觀魯連不受帝秦之賞則先生未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十三

去趙也信陵于此時汲汲尋毛薛而於先生不聞有投分之語何哉豈踪跡孤清不可致耶抑信陵交臂而失之耶此地春秋六國時饒冶女莫不吹竽鳴瑟清歌妙舞以徧入諸侯之宮而不韋遂由之以移羸祚子謂不韋入姬于宮至大期始生政大期者十二月也豈有入宮十二月始生子而猶謂其自呂生哉唐虞之佐其後世代有天下而發祥于祖龍之身天之所興豈可倖得如以牛易馬之說史通謂沈約故造奇說以誤前代而元行沖推尋易馬之讖乃魏昭成帝名健者實繼晉後與元帝事無關著論明之此

則暖微不實之一驗也呂之猾姬之佚政之酷固宜得此語而白帝之于亦天所授不可以誣故不容不辨昔讀伽藍記載仙隱趙逸之言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擊其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以此例知編冊所載褒貶則萬善畢集鉞則衆惡咸歸未可盡信也日暮閒步城中滿目戚施不聞寶瑟但唧唧聽柴車聲因思古今異時乃爾然則今之廣陵庶幾古邯鄲乎乙酉入中州界稍見岡巒楊柳垂絲桃杏盛開止磁州舊滏陽以地有鼓山亦名滏山故名鼓山上有二石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十四

如鼓相傳鼓鳴則有兵起一名神鉦金胡礪鼓山常樂寺碑載高洋駱駝入山取尺八等事甚幻寺名竹林爲聖僧所居亦猶匡廬之竹影寺也天地大矣不足深論丙戌道中崇阜相望相傳魏武疑冢凡七十二渡漳河漳源有二濁者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從縣入境清者出上黨沾縣大隄谷亦名鹿谷從涉縣入境俱合流經臨漳漳館陶入衛河諺云走馬渡漳河水來之速也此水西門豹史起引以灌田魏武攻鄴以之圍城及都鄴後引水運銅雀臺下入城東注爲長明清石季龍于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飛

梁費千億萬而功卒不就亦水至駛急故爾悲豐樂
鎮止彰德卽魏都也後趙石虎前燕後魏北齊皆都
焉採因漢祚本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
所封長安爲西京遺迹而鄴爲王業本基故並脩飾
如陪京者號曰五都以備巡幸三臺者一曰銅雀二
曰金虎三曰冰井洛陽有銅雀鳴則天下大稔臺名
或取于此昔小陸柔行至此與兄平原書云臺上可
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奇譎退
之若焚臺當若何此公似亦不能止予謂如曹公者
天縱以奇譎之機智已如抱于將大阿于肺腑而屬
珂雪齋近集卷之四 十五

神九夭九地傷宇宙之和來造化之忌故雖幸而集
一時之事而赤族滅門之禍不旋踵而隨其後曹公
雖譎尚存徵陽故時有敗露如司馬懿者狡獪宿成
而又日與曹公周旋密窺見其手眼若光魄青藍陰
乎其陰雖曹公亦不能出其彀中真可謂千古神奸
然兩家子孫不數傳而盡汚刀砧矣營臺焚臺速于
轉盼天道恢恢可畏也哉石季龍初承石勒之業居
于襄國其後移都于鄴增飾三臺更起臺殿四十餘
所若赤橋紫陌之宮翡翠玳瑁之樓閣道相屬連甍
接吻徙洛陽鐘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之屬于鄴其
珂雪齋近集卷之四 十六

天下多事死生存亡判于呼吸日耦此境以淬洗而
磨礪之故其寒芒迫之愈生鍊之愈熟不惟用之戰
勝攻取之際仰生前遊覽身後釜鬯亦皆嚴爲備而
爲防如三臺之跡陽登眺而陰爲險阻至異代猶
云鄴有三臺之固則其營綜之妙可知第考其一生
之始終要皆巧于營臺類也皆知有營臺而不計有
焚臺類也曹公營臺者也司馬懿焚臺者也司馬懿
營臺者也五湖焚臺者也天地間陰陽而已矣陽爲
德陰爲機令之乃成偏于陽者能方不能圓能顯不
能晦往往幾事不密以害及其身偏于陰者疑鬼疑

寶則興和益東魏北齊也近時東魏北齊物亦不可得況銅雀乎蘇易簡作硯譜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而列銅雀古瓦研于下品卽真者亦非佳物況于屬者後此若以一硯遺中郎偶爲小史所碎其料與今瓦無異和氏大笑甚矣人之好廬也城東北有韓陵山髣髴欲破爾來榮溫子昇爲碑徐陵所云韓陵一片石可語者當謀榮時子昇持詔出宮遇榮問之直云勅顏色不變可謂神膽子昇具絕世之才昔人稱其陵顏驟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亦云才行兼美而生遭亂世卒有吞襦之禍梁武所謂恨我詞人數窮百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七

六者也丁亥過姜里以姜水得名水出蕩陰縣西北地爲殷之園土夏曰夏臺殷曰姜里周曰囿圃樂錄云文王囿于姜里太顛闔天散宜生之屬往見之文王賔右目附其腋蹠其足於是諸臣知其意急構美女重寶以獻紂而文王返國卽此水上也其語頗不盡矣戰國策文王拘于姜里武王羈于玉門呂氏春秋亦云文王不忘姜里之醜武王不忘玉門之辱文王旣沒武王載木主以伐商玉門之辱竟在何時殊不可詰慰湯陰古蕩陰公子稚殺秦郤處過浣衣里拜稽侍中墓惠帝征齊王誦敗績侍中致死血淚帝

衣侍中卽康子紹也昔山公薦賢佯御缺且通音律請爲秘書郎帝曰如卿所云乃堪爲丞何止爲郎只此一語可死矣一腔熱血自當付之朝廷矣夫絲竹鄙事也而山公以登薦剡曠達不羈今之所鄙爲輕浮者也而裴頠則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遺才故知知人未易別有神眼止宜溝戊子過子貢故里渡淇水水清澈見石子源出王屋入黃河恐有裴亭按淇澳之詩毛陸二家箋以爲棗乃王芻竹爲扁竹皆草非竹也然淇園有竹其來久矣昔漢武塞決河斬以爲捷寇恂爲河內伐以爲矢謝靈運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八

山居賦及謝莊竹贊皆指淇上毛陸之說頗覺拘泥予記班彪志曰淇園殷紂之竹箭園又不始衛武公矣傳云淇衛園銘淮南子曰以鳥號之弓貫淇衛之箭則又不始寇河內矣總之淇園自有竹又自有王芻扁草道元兩存之近是過殷墟止淇縣卽古朝歌地舊傳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而論語識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感墮車夫聲無駐耳之跡耳無留聲之地古人所以致嘆於好奇也已丑見路人採榆葉食之取嘗甚甘陽城屑榆爲粥卽此渡新脛河紂斬朝涉處淇水之別流過板野一名

埤野詩所云埤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有殷大所北
干墓舊有碑今折止衛輝殷紂都也庚寅迂道往輝
縣游百泉近縣有白雲山登之可望原隰止于邑幸
卯出邑西門桃李芳菲秀麥盈疇五里許至蘇門山
下百泉泉傍山根若平湖息于泉畔書院有亭臺竹
篠叢生焉已泛舟水面可百餘畝逐處皆泉如玉串
上潏湧而徐逝如急雨乍至跳珠走沫如天星倒垂
動搖可摘如游魚吞浪呬呬有聲如淪茶將熟蠟眼
亂沸求其數惟大梵天子知四天雨點者或了然耳
何止于百其水澄澈見石底萬年苔及菰蒲生其上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十九

隨水蕩漾嫩綠縹碧時露石板如綠霧蓋石以水活
水得石澄而日光映射以發其妖情皆若以磨差之
丹砂越雋之空青而粧施之不惟礫石有磯珠之形
雖枯槎陳莎亦化為翟毛翠羽微風忽至驚紅撼綠
映人目精搖蕩心魂其幻變莫可詰矣近山下泉上
洲尤多爲湧金亭子瞻書舟折而右登清輝閣聞水
聲聳怒蛟騰拾舟過賡祠卽衛源登邵子棲隱處邵
子范陽人其父古愛百泉水遂卜居慶曆間邵子
過洛陽愛其山川風俗之美有移居志嘉祐七年王
宜徽宣洛就天宮寺天津橋南五代節度史安審珂

宅故基以郭崇韜廢屋餘材爲屋三十間迎邵子居
之遂與富公諸人游後富公令其客孟約市對宅
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夫以百泉之秀美而更移居
洛中含靜就喧豈以寥寥無友故耶其右爲嘯臺嵇
叔夜遇孫登地也叔夜家白鹿山下去共最近常采
藥於此與登遇登邑人也登所言才高識寡固已逆
知叔夜之不終使叔夜深味其言而早作散髮採薇
之事或可以免或曰叔夜臨刑悼廣陵之莫傳此曲
果自製歟抑古調也予曰古調也一名止息昔應璩
與人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云馬融譚思于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二十

止息德璉季長俱在康前則其來久矣劉潛琴議云
杜夔妙于廣陵散臨中散就其于猛求得此聲是授
受有據而好奇者或云黃帝伶人或云月華亭鬼皆
屬幻妄乃韓皐又以矜臆制爲晉說以爲魏晉之際
代德將王正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楊州都
督咸有匡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誅康以楊州
故廣陵地故其曲曰廣陵散言魏國散亡自廣陵始
止息者晉雖暴興旋卽止息其音哀怨悲激隱于鬼
神以避世禍皐皆不知爲古人遺曲妄稱叔夜自撰
故有斯訛新舊唐書采而錄之奇而不典豈足傳後

神史載會稽賀思令月下見叔夜爲傳此曲則是廣陵散後未絕也今書屋中祀宋諸大儒何不于此處建一室以祠叔夜下數百步卽爲公和土窟公和以楊駿之逼去此止洛陽知其必敗詐死楊氏葬之洛陽北卽其後常見形黃馬坂上作書寄洛中故人以生死爲游戲實雲霄之勝賓寧可以常情測還飯于青院中郎曰此共城陷也取水試茶在中冷慧山間日已暮宿霧盡收始了了見太行若雕刻人馬虎豹花鳥蟲魚之屬甚可愛玩中郎朗吟曰黃花白鹿知名寺荆浩關仝得意山皆太行山中勝處去此不遠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三

惜不得游也憊于一山家墅有樓可眺山行倦暇坐少時但覺天紳四至滂沱不休院外梨花盛開如積雪壬辰游九山山去邑十里上亦多斧斨石以上有九峰故曰九山亦曰共山共伯和所居也昔周厲王出居于武夫伯和攝王位故改元共和厲王死太子靖返國共和遂歸共魯連子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于共山之首莊子云許由娛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謂此山也共和讓王高蹈之跡與許由同而馬遷不惟不列之傳乃指共和紀年爲周召共和之故亦太踈矣登絕頂望太行山形藻甚

中郎又云近此有三湖寺侯趙川盤谷皆奪繪事予曰卽往一遊中郎曰吾眷屬多不能久客此爲州縣擾候他日野服簾幃携子共來未晚癸巳止新鄉乙未渡黃河中見廣武山楚漢大戰處中郎曰此卽連嵩少諸山者也宿榮澤穆天子傳曰甲辰天子浮于榮水奏廣樂一水東北流卽黃雀溝謂之雀梁丙申鄭州途次有流水云卽賈魯河止于州丁酉憇郭店卽楊朴乘牛往來處朴常入嵩山構思爲歌詩與魏野齊名旣被召爲諫語辭去作歸耕賦見志真宗朝諸陵道出郴州陽以東帛夫隱士文士皆國家之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三

鬚眉也舉世貪功名如膏火亦宜禮一二隱逸之士以獎恬靜所謂不淺之地無用之用邈矣此道永不復追矣近店有謝花城不知何以名今邑內大隗山畔又有御花園相傳爲黃帝種花處涉黃水出太行黃泉所謂黃畦水也東至鄭城北入于洧止新鄭戊戌次于邑遊于漆洧子產乘輿渡人處按洧出西山至近郊漆乃合流漆水源出密縣卽洧水也亦名鄒水水南經鄒城春秋小國爲鄭所併史伯答桓公曰若剋鄒卽皆君之土所謂前莘後河左洛右濟王不驪而食滑洧者也不驪卽大隗其水平時深及馬腹

夏秋間雨則山水泛漲高十餘仞奔騰而下不可以
權子產乘輿濟人時月無紀豈其十一月二月不成
在梁止假乘輿哉此高文襄碑中意也全文見本邑
子產祠碑不具錄過橋登鳳凰臺上有塔詢不知所
自已亥涉潦洧始見油菜黃花鬱然路若深溪兩岬
壁立皆千古人跡蹄輪所成積雨注焉過澗水源發
大隗山卽具茨山也亦名大隗黃帝問道處岬畔仙
姑洞從土穴達于顛得平坦地有數椽塵鞅倦極多
所停焉昔文潞公守許作修竹園有竹二十畝引澗
水灌其中卽此水晚至禹州其城北爲潁水石梁整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三

潔可愛水經潁水經陽翟縣北卽此地也其尾入淮
宿署中脩竹翠栢宛似江南人家別業予歲甲午曾
住此月中飲青栢下今十七年矣庚子天微雨垂楊
嫩綠官路作麴塵色止襄城辛丑涉汝水水出魯陽
之大孟山黃栢谷東至堯山西嶺下分流一爲汝一
爲汝山今伏牛山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服翠
帶玉徙倚于流水之上卽是水也城始以周襄王居
之故名襄城楚盛周衰蚕食中原此地卽爲楚地所
謂楚王城畔汝水東流者也前爲首山按天下名山
六而三在中國一爲首山往曾遊焉都無奇峰異嶂

不知何以鴈行靈嶽豈以鼎湖重耶此山接紫雲山
中一竇如永巷古置關楚之險正在此近方城山故
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又云楚爭強中國多築列城于
北方以逼華夏故號爲方城唐勒曰我是楚也世霸
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方城然楚有方
城又別有方城因方万二字相似故楊用脩疑方城
卽爲万城非也万城在今當楊盛弘之云葉東界有
故城聯絡數百里號爲方城一曰長城其無基築處
則連山相接而漢水亘其間是時列國各築長城故
楚亦有之万城在葉此其一微左傳襄公十六年楚
可雪齋近集

卷之四

十四

及晉戰于湛坂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湛水正近
昆陽方城在葉此又一微也壬寅路多磽确涉醴水
止舊葉按醴水出南陽雒衡山水經注醴水又東過
葉縣卽此處也其地有王喬飛鳥遺跡仙中有三
王喬一周太子晉名王子喬一食肉芝者與漢葉今
爲三矣去此三里許有喬墓喬已仙去不應復有馬
鬣豈所謂殮琅玕之華而更管丘墓者耶昔黃魯直
曾爲此縣尉又城南三百步卽省禪師道場傳燈錄
所謂葉縣省也今三戶蕭然安堵淨藍憇于保安驛
光武昆陽大戰處此路兩山映帶西掖之山稍近翠

色撲人峰巒起伏不知果何山東掖山稍遠然展布
飛檐嶽嶽有生氣止裕州癸卯過博望驛卽張壽故
封甲辰止南陽夜話坐客云嚴光會稽人光武未嘗
游會稽不知何以爲故人予曰嚴光南陽人以避亂
客會稽考之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
南者言不還中上如董子儀嚴子陵延皆待以師友
之禮月知光爲流寓然子陵娶梅福季女爲妻豈避
亂會稽後始娶妻耶今人因後漢之誣遂以本地高
賢爲產于他方耳乙巳渡消水水經注消水又南逕
宛城東卽此地也張繡反曹公公長子昂遇害在此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三十五

水上矣曹公料無遺策乃以一婦人之故致令骨肉
鬩亡身幾不保然今智昏耳中郎聞予言曰天下何
事不被紅顏壞也營綜世事猶然況有志出世者乎
止村水沿路枳殼編籬已有襄中風景閏三月初一
日丙午過光武故里悲于范蠡鄉卽宛之三戶地是
時文種爲宛令范蠡狎狂故曰范蠡吠于狗實文種
見而拜之吳楚春秋謂楚平王時文種爲宛令狎狂
不治事則二人皆狂矣豈當時楚人皆狂而以不狂
者爲狂乎抑見楚風不競而托逃之也夫覆楚沼吳
無非楚才楚釋其才以資他國之用悲夫越絕普謂

伯蠡以霸王之氣見于地戶故子胥挾弓矢以干吳
王遂要大夫種入吳後又云地戶之位非吳卽越乃
入越竟致越霸卒如其言昔三星聚虛危而管鮑投
齊霸氣見地戶而范文入越其地爲南陽同其事同
矣止新野丁未涉白河卽消水從南陽經新野沙堰
等處入漢此後多崇崗巨壑便與中州異矣止呂堰
戊申沿路多木香花開如錦幄風色甚惡不見襄中
諸山近樊城始了了渡浮橋息于城外邸舍晚步城
西大堤遊龜山上有擦捺石古砌臺唐詩云騁望臨
香閣登高下砌臺卽此處也郡人多以三月三日遊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三十六

其上上有先主亭山石甚佳風大作不及遊已酉遊
謝公巖巖卽謝希逸遊處時希逸爲江夏王義恭太
宰長史領遊擊將軍隨鎮襄陽性耽山水每政隙卽
出遊于此至今稱謝巖矣出城三里過大堤秀麥盈
疇初日暎射千山遙見樓臺隱現綠樹中甚秀媚入
門爲堂三楹堂後卽巖也石壁下覆有若脩廊紫藤
上蔽清泉時注沾濡巾屨真浩然所謂石集流雪水
也唯色冷碧有若積鐵時出冶雲幻霞上勒數行字
乃趙清老祭陣亡將士文予謂遊侶曰當亂離之時
此地爲大戰場雖欲一刻有泉石之樂也豈可得哉

折而右上數十武得小閣閣畔有徑路登崖上有樓可望漢水白沙晶晶晃人目晴有洞有室有皇可枕席上俯挹素瀨下巖取道峴山之阿有墮淚碑遺跡碑文爲蜀人李安所撰一名典初爲孔明宅碣其文善及爲羊公碑時人始服其才游峴石寺登山穿松林中至朝陽洞石壁披剝雲霧甚秀稍爲石廬所蔽中有石卽疊翠石又半里許至寺寺之上爲洞隆隆若夏屋旁石壁有字依稀可識爲胡旦謝泌陳亮谷實學下閣一字胡宦此卽卜居謝正守襄陳方守荆皆名士也右有一石亭獨立搖搖欲墮卽峴石石畔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三

有石几石榻柳梅覆之晚回謝巖小酌庚戌作隆中遊過檀溪寺卽玄德躍馬處寺已敝惟有二栢纓絡縈繫此地舊有鴨湖上承汙水與檀溪相通灌于習池是襄陽城西往皆浩然巨浸今爲平陸矣數里有廬塚古今多少人類皆夷滅無聞而的廬塚墓猶存名同天壤不朽的廬亦何可及當天下多事不惟勇將謀臣項背相望而追風躡電之足騶駼按轡以供疆場之用是時操有絕景洪有白鶴布有赤兔飛有玉追幾與八駿爭奇至孫權合肥之戰亦借霜蹄一躍以絕危梁夫大平無事之時不畚田則鹽車耳

安所聘其奇故知世亂而後戰將名馬顯戰將名馬顯而世道又可知矣初玄德之投曹也曹公贈以驄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的廐馬委棄莫視瘦瘠骨立玄德撫而取之衆莫不大笑其後奔荊州聞騰躍事衆乃服則玄德固具伯樂之鑒矣馬之躍也其所以報知已恩耶十餘里至万山爲杜征南沉碑處與峴山紫蓋山爲三峴王仲宣居此山間山枕襄水飛流注射隔岍白沙如雪綠樹封天其中有井卽王祭井也并有石欄唐初移置于襄州刺史官舍而爲文以識之故王祭石井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三八

欄記有二一于頔撰胡證書一甄濟撰彭朝議書于頔豪雄且通禪理而甄濟卽狂瘠不仕祿山者也夫仲宣之在當時羈旅流落不爲劉荊州所重其登樓作賦直若怨若訴若無以自容于天地之間者及至與世無論片甲一毛世所共珍雖區區一無用之井欄比之于敦彝鐘鼎相與尊而奉之而爲文章以侈大其事則甚矣才士之貴也過慶壽寺寺極華整走隆中卽伏龍山也万山緣江詰曲南走至伏龍山隱隱若龜背起山口西向如一竇其中含衆群峰流泉界道古木蒼藤封天蔽日奇石巉巖巖洞突兀景有

八所謂三顧堂六角井古栢亭躬耕田梁甫煙抱膝
石老龍洞小虹橋半月溪野雲菴也訊所云草廬處
已爲王家幽宮矣大約因山爲牆因水爲池因崖爲
屋因夷爲田不出戶而山中所宜有者皆備極遠極
廣極清極腴孔明擇而居之可謂神眼可見隱才後
世以躬耕南陽一語遂疑其跡在南陽不知兩漢皆
以南陽郡爲荊州刺史治荊襄皆隸焉南陽其總轄
郡名故者舊傳或稱荊州諸葛孔明自稱曰南陽有
以也習鑿齒去孔明不遠其寄桓祕書曰西望隆中
想臥龍之吟縷縷皆襄中事明明如此何復致疑且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三十九

考漢初平元年魏已得南陽遣將屯樊城以窺荆襄
至十二年先主始見孔明于隆中其不應涉敵境而
訪賢也亦明矣若夫殷芸小說謂孔明所居乃南陽
之墟耳非南陽也其說似言無據出隆中已暮辛亥
過習家池泉從後山來灌一小池滙于門外大池其
上爲鳳山前見鹿門漢水環之隆中幽邃此處爽豁
皆栢隱之勝地也水經注大略言沔水承鴨湖逕峴
山至習池習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一長六十步
廣四十步中起釣臺列植松篁則當時習池之水通
于漢沔洪流不直取給于泉又云作石沱逕引大池

水于宅北作小池揪竹夾路蓮葉覆水是山季倫游
宴處卽今門外池也舊志此山名臥龍山上有望海
亭又云鳳凰山泉名鳳泉訊之故老云往時習家之
水通渠南流灌田無數自嘉靖中南狩承天清道者
塞之其泉流委瀉于大江殊可惜也按子美故宅
在習池上其右爲谷隱寺寺已敝走麥畦中看古
碑過漁口從此至宜城數十里卽古所云冠蓋里今
惟禾黍時有殘碑耳止宜城壬子道中兩山出左右
掖生動淡冶止麗陽驛癸丑山路崎嶇雨色黯黯止
石橋驛散步畦間見農夫播種者頗覺田間之樂甲

珂雪齋近集

卷之四

三十

寅從石橋發絲雨若織止荆門游惠蒙泉泉在西門
外過瀟度山足有雙泉出山下滙于池泉上拂若珠
大約同蘇門百泉云泉上有黃魯直所書惠泉蒙泉
字遺黃平倩亦書此二字過象山書院門外流水從
石橋落于澗聲甚震裂雖早潦如常至唐安寺佛頂
上舊有珠光耀耀人今惟一存日已暮不及細觀乙
卯雨不止晚稍霽共坐塋上望山色新月照人丙辰
過虎牙關楚之喉舌也石凜凜如刀劍過卓刀泉其
土黑名爲墨城壯繆曾卓刀于此故名今荊州近玉
泉亦有麥城正壯繆授命處墨麥二字訛也止建陽

驛宇搖搖欲墮予乃移宿逆旅丁巳過龍陂橋此地有龍陂古天井水也以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昔楚文王自秣歸徙都于此卽今紀南城城南有赤坂岡下有瀆水名曰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謂之西京湖其水注于龍陂一名楊水北會三湖經清暑章華諸臺入于沔楚都于此今尚有郢城崇阜極多所云莊王釣臺者猶有可識其臺榭在今三湖化爲洪淮陵谷波塵變幻自然暮止郡城次沙市登汎鳧舟逐塵鞅中月餘心神忽兀百節皆痛忽登舟萬里捲雪寒月照水身爲之輕至三月十五日庚申渡江可寧齊元集卷之四 三一

見大人于息心堂止篋簪令自發軔至低家凡五十餘日以途中遊山故淹偕行二孝廉爲李素心名學元弟雪里名致道袁子曰予自去歲春仲別篋簪谷今復還已一年餘矣天能慳予以榮不能奪予閒也谷中竹萬竿翠色欲滴暇則登汎鳧走沮漳于紫蓋青溪之間覓一息影之地吾願畢矣夫安知慳我者之非福我也哉

珂雪齋近集卷之五

硯北樓記

公安 衷中道 小脩甫 著

萬曆庚戌夏中即請告歸楚卜居沙頭得敝樓葺之
名之曰硯北予問其故中即曰昔通人段成式云桮
窵之餘常居硯北夫人生閒適之趣未有過于身在
硯北時親韋編者也我昔居柳浪六年日擁百城即
夜分猶手一編神甚適貌日腴及入宦途簿書鞅掌
應酬柴棘南北間關形瘁心勞幾不能有此硯北之
身今幸而歸矣中年以後血氣漸衰宜動少靜多以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自節齋山水雖適跋涉亦苦此亦宗少不築室江陵
息影卧遊時也然而寂處一室又未能即效寒灰古
木之事勢不能無所寄以悅此生柳下之銀叔夜所
以寄也吾不堪勞麴藥之逃元亮所以寄也吾無其
量白鵠何嘗之調戴仲若所以寄也吾不解操若夫
貯粉黛教歌舞以耗壯心而遺餘年往時猶有此習
今殊厭之昔裴公美一生醉心祖道而晚年托鉢歌
妓之院自云可以說法度人白樂天亦解乘理至頭
白齒豁時携羣粉狐往牛奇章宅中聞歌有何好而
日云天上人間無如此樂雖云游雲幻霞無所汙染

然道人自有本色行徑湯能沃雪雪盛湯滅水能銷
冰冰強火滅出水垂蓮花之質切泥損太阿之鋒以
此爲寄是以漏脯止饑雲白已渴也吾必不爲然則
吾之所寄體惟此數千卷書耳陶弘景謂人生解識
不能周于天壤區區惟恣五欲實可愧耻挂冠神武
遂居積金澗之松風閣孜孜披閱此吾師也往周旋
龍湖老子見其老不廢書人或規之老子曰他日青
蓮池上諸大士娓娓豎義我以固陋張口雲霧此幾
許苦痛事人以爲譴吾實心佩其言公而後將聚
卷于此樓作老蠹魚游戲題輟興之所到時復揮灑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數語以疏淪性靈而悅此硯北之身吾志畢矣吾計
此予命名意也弟其爲我記之予曰諾遂退而
次其語爲記

捲雪樓記

質有而趣靈者莫如山水而苦其不相湊得其
即可以送目而娛老昔宗少文宅中卒之志欲結宇
衡山而其後竟止江陵立宅三湖土豈非深山道遠
飲食藥餌俱艱于老人不宜而三湖皓森之波粘天
蕩日亦可借其秀瀾以暢性靈耶荆州百里無培塿
之山而惟大江自蜀來浪噴波騰爲天下奇觀中即

下居沙市既治一樓曰硯北以瞰江其前尚有隙地
一日梯而自登其脊以望大笑曰吾事濟矣遂于樓
之前復植兩楹承雷而出之如頭上髻始盡得江勢
舉江自蜀趣吳奔騰類疊澄鮮朗耀震蕩大地淹潤
河山者悉歸几席之下凡巴西之遠峰夢南之芳草
九十九洲乍隱乍現千帆競舉驚沙坐飛棹歌漁唱
接響互答霖雨旦暮煙景萬狀于是中郎登而樂之
而謂予曰宗少文棄衡山而止江陵也有以也哉時
暑路方升九市如炙而登此樓則大江如積雪晃耀
冷人心脾故不待其成日夕遊焉而字之曰捲雪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金粟園記

中郎既定居沙頭約予卜築共住予曰弟意在山中
中郎曰吾爲汝籌之契矣昔戴仲若初居桐廬晚住
丹徒宗少文初居衡山晚住江陵二子豈舍寂入喧
煩改隱操哉人各有所宜也身非道開難嚼石子體
類王微常須藥物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尚
存室家王許之并難尋惠莊之譚何托展轉思之此
地爲便且吾與汝亦漸老矣自伯修卽世我兩人已
不勝斷鴈之悲而今豈可又作兩處蘇家陽美許下
事可鑒也予心善其言卜之數月不就而會大士塔

下有以一園鬻者其地稍僻而其直甚省道有苑林
園亭之娛遂欣然成之旣成乃除瓦礫剪草萊去穢
雷陰翳之宇前有桂一株虬龍矯矯上干雲霄每開
香閣數里後有藕花塘可百畝水氣晶晶臨水有臺
可亭中有書屋二竹栢雜花具備而門臨長渠桃花
水生如委練垂柳夾之可以盪舟中即過而呼予曰
清波綠樹何減深山是亦不可以隱乎其中樹以木
爲中故名之金粟園云庚戌七夕中道自記

楮亭記

金粟園後有蓮池二十餘畝臨水有園楮樹叢生焉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四

予欲實一亭納涼或勸予此不材木也宜伐之而種
松栢予曰松栢成陰最遲予安能待或曰種桃李予
曰桃李成陰亦須四五年道人之跡如游雲安可枳
之一處予期目前可作庇陰者耳楮雖不材不同商
丘之木嗅之狂醒三日不已者蓋亦界于材與不材
之間者也以爲材則不中梁棟枅櫨之用以爲不材
則皮可爲紙子可爲藥可以染繪可以額面其用亦
甚夥昔子瞻作宥老楮詩蓋亦有取于此今年夏酷
暑前堂如炙至此地則水風泠泠襲人而楮葉皆如
掌大其陰甚濃遮機一臺植竹爲亭蓋以著卽曠色

不至并可避雨日西驕陽隱蔽層林啼鳥沸葉
聲有若深山數日以來此樹遂如飲食衣服不可暫
廢深有當于予心自念設有他樹猶當改而植此而
况已森森如是豈惟宥之哉且將九錫之矣遂取之
以名吾亭

西蓮亭記

質管谷中有亭曰朋石舊主人王君堯名以前有惟
石故取楮伯玉傳中朋于松石意也予得之以亭五
向西不可銷夏移之雜華林後前有聯香一本紫定
數畝每開可數千萬朵芬香酷烈遂名此亭爲紫蓮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五

萊以此花亦名紫蓮萊也谷中亭館既多而此亭三
方皆美箭逼雷而生每笋出時如盤如盂者多苗亭
中至棟而止不得遂其翳翳之勢意甚惜之欲去亭
以蕃竹而紫蓮萊爲竹根所穿亦槁矣予既買園沙
市常依中郎不數至質管會金粟園後蓮花盛開日
暮香愈熾意欲使花氣通于夢寐將營一室而力不
支乃拆紫蓮萊亭于塘上名之曰西蓮以此花名西
番蓮又名千葉蓮每一朵其瓣層疊而不結實人家
多植之盆池中未有栽于池塘蔓衍數里者幾可呼
爲芙蓉湖其蓋最高綠騰一方而雨至杳杳作朱監

聲甚可聽予方修香光之業故以西蓮名并志觀想
亭成而中郎過焉謂予曰此亭已大得通予笑曰非
謂其有神足耶中郎笑已而又曰此亭酷似主人予
曰何也中郎曰主人好遊移徙不常而字號亦數數
改易惟此亭酷似之予笑曰此後方類主人中郎曰
何也予曰主人從此好靜而此亭亦永不移矣中郎
搔首曰未必予曰何必復相與大笑而置酒以落之
時庚戌秋七月十五日也

從沙市至度門記

萬曆庚戌秋兄中郎方家居相約爲玉泉游且欲結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六

廬買田老于其間病中猶喃喃不置至九月中即逝
矣予憂傷之餘疾病大作且不堪家冗鞅掌計惟有
逃之山水間可以息業養神而老父在堂又不忍遠
遊其與故里相近者無如玉泉始決然定必往之計
遂以抄冬從金粟園曉發過龍山即孟萬年落帽處
荒臺野草淒涼不勝江陵城大畧在今郢城之間其
西有樓霞樓近瞰江流其地與八嶺山相近故老云
今八嶺山一寺中有古龍山三字乃悟龍山即八嶺
山也山雖坦迤尚具峰巒故萬年公隙頻遊顧景賞
適此臺似蕭梁貴人金釵恐非遺趾里許爲大暉觀

頗有喬松茂樹已見八嶺山蜿蜒騰躍久不見山爲之眼明止合溶圓臺山彌勒閣相傳卽燦霞觀舊址唐王貞公主建其碑爲陳宗遜撰庾遠書今皆無有所云合溶卽沮漳二水合流處也仲宣登樓作賦不在江陵襄陽正是當陽然今之當陽近沮而遠漳非舊址也古治蓋在沮漳交會之間水經注極明則王繁登樓正是此地安得好事者創一樓于此以破千古之疑晚渡河走當陽溪河清澈見底近縣山色葱翠飯于城外報恩寺行山中二十餘里至度門厝無迹法師地卽神秀法師修靜處爲玉泉下院塔址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遺存瓦礫磊珂傳燈錄載師葬龍門其實寂于龍門葬于當陽張丞相說所撰碑文具在可考也憶元微之宿度門詩門臨溪一帶橋映竹千重諸巖分院宇雙嶺抱垣墉諸句可想見度門之勝步大通殿遺址正面溪溪出玉泉山而至此與玉泉會上有三卽廟卽關將軍平祠也述公爲中卽故人相見不覺淚下初中卽逝之夜迹公夢中卽冠佩至山曰迹公吾從此居山中矣醒而呀之已而計至自中卽去後予無夜不入夢十日前都無入山意偶夢中卽偕予至玉泉命予登殿拜如來次夜又夢予不忍作夢會始定

山中之志此來嘗遵遺命不築煙霞作一祠以表其靈不止游覽已也

遊玉泉記

出當陽城西踰重阜見諸山巖負衆峙而其中一峰尊特疎秀氣宇如玉妍美如冠者卽玉泉山也其上時有異氣非烟非霧如兜羅綿與諸山特異山以泉得名故二十里外卽得泉爲入沮道皆莽莽修澗至已公嶺下西泉之水繞度門而出會于玉泉其水較洪岸畔多石水始汨汨有聲從此兩掖多坦迤之山泉出其左遊人不復與泉相捨時見磚峙皆先朝所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八

一池道近寺得嶺如龜背起村市駢列逾此如一窺山左右障永聲始厲嚙右壁半落如赤霞左爲諸山窮處得園亭以精鏤冶宰坡其上中如永巷是謂寺門入門泉自東來帶寺有危橋正殿依山如屏兩峯袖遶上寺智者道場四字黃太史筆昔智者從天台歸荆州公紀山望當陽山色如藍上有紫雲輪囷如蓋遂杖策孤征過玉泉至青溪欲建道場意嫌迫隘遂還玉泉止金龍池跌坐枯樹中致關公飯依其建福庭漱潭千丈化爲平址棟宇煥麗巧奪人目昔王遵立水瓢子堤完真主應運潭沱水合世法猶然

況人天眼目百靈護持者乎當時尺一有事出神心理應望表語而畫家亦傳關將軍起玉泉圖良亦有以其後北秀復居此地天后作檀越金襪玉題伴于鬼工是固一時也宋明肅劉后蜀人少隨其父入都過此寺僧慕容禪師見而異之爲之禮及撫育仁宗正位表秋大加護持重爲嚴飾是又一時也浸至近代置有一殿歇側欲顛跡公居度門傷其荒蕪有志繕修北走神京大開講肆時黃平倩及予兄弟三人過之跡公言及此寺幾欲墮淚于是平倩中卽各草一疏不盈一棊官府朝野金錢廣集其始終管綜中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九

郎極爲苦心今遂煥然復還舊觀雖不同當時之靈秘亦大有異緣山後一壁舊多喬宋作殿時伐以資用正如剪髮紉衣甚可悼惜近禁采屢年穉松嬌姹能增黛色寺固大龍湫也雖累土爲基今尚如珠在園拾級登後山始可瞰遠尚存大士閣基夫殿不毗陽以合冲氣閣不毗陰以臨原隰闕一不可姑待來者殿左有吳道子畫大士碑作天男像衣褶最古殿右爲藏經閣尚方新頒金疊爛然左右各一池清泉從殿後出滙爲池注于玉泉或云那伽之宮在焉故一山皆泉甃之以種芙蓉最佳相傳卽金龍池出護

世殿得前橋復與泉遇東行二百餘步爲乳窟窟中石作珂色懸乳如蠟淚前一壁如幻霞玉泉之水嚙其根而復出時作壯籟其絕壁有坎相當云前人穴以架閣下隱隱有字盡駁予謂是張孟及元微之所書自可惜若是俗筆能疥煙雲水霜苔蘚亦大解意憶元微之遊此山詩云松門接官路則當時官路原在門外曰泉脉過僧房則當時僧房正對清泉流水周于戶下光景可想今重墻圍裹惟恐見泉乃知填蟬翼帖規方竹杖者何代後有過洞兩崖多石骨較狹屢以石丸渡至響水潭有巨石亘溪中去地丈餘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十

泉從石墜忽作大聲壁而復躍激爲浪花濤雪沾濡衣屨山行稍倦童子以蒲團從坐泉上稍瞑目疾雷破山急雨隨之大似振秦皇帝驅山鐸也過此兩崖愈狹雷泉以出石骨爲泉所蝕作篆籀文乃捨溪復上山徑至關侯廟前水始寂是謂泉源過橋撫掌皆如珠串上沸侯所封當爲漢壽之亭侯而宋紹興中洞庭漁人網得一印上一鈕方二寸有奇其上一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繫印上製甚奇文爲壽亭侯印不知何故豈唐宋間不識字人作贗物以入神廟者耶廟外列名人詩碑依稀見張孟等字不暇讀去

廟數十步泉聲甫寂而石浪逼人其道有二其左卽走盤叢道也其右往智者洞諸嶂圍之從一罅入如花源道有怪石磊磊色或如墨如煙可坐可卧其立而款者下可迷而不嶺上爲宋修傳燈錄院今廢又里許至智者春秀爲智者洞右理甚堅若夏屋洞下有昔與大江爲盛衰春水漲通于玉泉爲洪流綠洞後爲山石歌不愛足屢蹠至一處稍夷卽朝曦閣舊基萬山層疊中忽見山口近林遠水甚暢迹公與予詩復之以洞中卽覺孤危難住下至智者洞右得少平地乃喜曰蘭若在此矣相與少坐洞中予謂迹人珂雪齋近集卷之五

十一

曰此地似于吾邑人有緣蓋智者亦公安人也智者俗姓陳父名起祖梁封益陽侯君公安以公安卽舊華容地故亦曰華容人有二子長曰鍼次曰道光道光卽智者其母夫人金鬣在公安牛頭里今猶稱聖母塔旁有智者所建報恩寺其爲邑人無疑若洞中卽于此則信乎與邑人大有緣矣尋舊路歸復于乳窟看月泉得月如一溪濃雪晚宿于講經臺

鬻玉泉松桂菴記

方曼坐講經臺覓杖出游而迹公自度門來云智者洞前地狹不可結茆偶聞寺西有一處舊名松桂菴

今已毀爲蔬圃若以數銀易之可作練若干大喜欣然同往視之從玉泉中峰別開一嶂突然而止卽爲菴基左右小山圍繞前一山如列屏自菴基後登山不日步卽可望遠近諸山予曰玉泉寺形勢極佳但爲諸山包絡如在井底故卓菴處必擇可遠眺者斯正其地也昔張志和扁舟湖渚問自號煙波釣徒後其兄鶴齡憂其往而不返作松桂草堂招之予性癖舟居數年間惟汎汎水上差與志和相似今游興漸倦意在隱山此菴之名真若爲予設矣卽以直呼寺長老鬻之夜至講經臺與迹公夜話迹公曰茲殿之珂雪齋近集卷之五

三

初修也山僧偕執事人以長信所檀二千餘金往沙頭鬻木中卽來經理之有大商云江游有良材待鬻羅致執事者于家供具甚豐往來必與諸執事者皆德之要期量木果皆揆楠大材量已定直合券朝秤金夕拽木矣中卽曰禮備而言耳此必有故不可輕與山僧惑諸執事人言以爲是且欲大有所檀何必致疑中卽持不可語其人曰吾加汝百金助汝人力拽木至箕灣而後與直箕灣去市十餘里江水通沮道也其人從此逝更不復言鬻木事後廉之乃知大猾負公私金巨萬縣官無如何特空拳欲得此金

逃入川所量本皆他商物也使非中郎至今安得有
殷無論其始終護持營繕之苦心卽此一事玉泉宜
有特祠豈獨居士私情宜爾予曰昔米元章臨遊自
云衆香國東來去而至今傳爲鶴林伽藍生前愛其
山石沈秀故也中郎悟修兼至自宜分身入流然大
士護法無所揀擇且屢屢兆夢安知不與關公同作
金湯也哉此山亦名柴紫舊爲應真翔集之處別有
微細世界非肉眼所見淨妙中陰羣止于此何必安
養今既得此地以妥逝者之靈而不肖亦誓畢此生
住山不敢云薰修但掃地焚香作一老廟祝足矣是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十三

夜布置菴中所建立事不成寐

玉泉間遊記

住山飽後卽持杖閒行偶風日清和呼老衲同步山
門外立泉田間予曰將田之半鑿爲渠引泉水其中
特放生池中種菱荷不一年香風襲人矣天下惟活
水難得惜無好事者過鐵塔至玄帝廟是爲玉泉左
取之山嶺上之松風與溪下之泉響相競行近溪則
松風爲泉聲隱從嶺脊上行則松風喧甚泉聲亦少
隱至一荒畦中望九子如刻畫諸山中惟此中獨有
芒刃昔秋浦九子劉禹錫謂之尤物此山甚秀媚堪

作九子虎賁其後稍坦夷者箕山也俗名許由山許
由之跡在今登封嵩少之下近山有負黍亭故馮敬
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于負黍與此地
都不相涉豈因其山之名偶同而附會之耶左有危
坡可下聽泉臨流忽見青石磊珂石爲泉所穿成深
湫大類垂書鳥篆泉從渠下注聲響若鐘因呼爲石
鍾峽也坐峽畔近僧以茗來云到處覓不得口中復
喃喃爲泉聲所遮復東行澗中可五十餘步至繡石
澗澗兩岸皆奇石綠苔附生秀縈若錦綺石中時有
軟莎葉如長瓜依稀似仙掌茶嘗之味亦其香其上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十四

多笑出可避雨復倚石坐水爲兩岸石所束故流疾
而聲愈不平石爲千萬年疾流所擊奇形異態百出
過此爲雙石關以有二石相耦如門又十餘步爲獨
石關一童子以石丸渡至響水潭若奔雷矣復取山
徑而西過漢壽廟里許有青石突出如蓋乃樵人逃
雨石也近洞有樵家牆外青石如碧煙石隙紅杏兩
三株盛開不數步又有青石四周如牆中圍數畝地
可作靜室蓋玉泉前山以泉勝此處以石勝色皆類
英石然玉泉之水實爲天下絕奇而石稍劣故此寺
不以石名方欲窮山後之勝而山雨數點至遂歸

堆藍亭記

予既得菴趾于玉泉之右其後卽爲嶺上嶺百餘步稍夷可十餘畝望見西南一帶山色層峰疊疊蕩漾天際近南諸山樹木沉鬱有若髮髮凝智者所云堆藍卽是此處予曰是可亭遂以伐木誅茅之費付寺居士成之方亭未成時予率一日三五過不揀疾風飛雪甚至夢寐中若或見之初聞龍藏或一日旣一雨已爲看山減其半強爲程課亦弗能盡未嘗一刻忘堆藍也不數日走紫蓋望江南諸山秀絕然念堆藍山色不去心住一日夜卽歸又數日爲友人招入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十五

城赴酒席絲肉競奏予耳如不聞有與予喃喃語者予口亦未嘗加答人以予爲神癡或別有所思不知予之未嘗一刻忘堆藍也歸來輿中見亭將成如遲故人不及入室卽往登眺日就暮藍氣愈深有如飽墨筆蘸淨水中墨氣浮散水面自成濃淡予愛玩之甚嗟呼予顛毛種種矣少年嗜好消除殆盡惟此尤物好之逾篤兼之冷冷烟雲可以消除名利嗜慾熱惱助發道心是予勝友也白首相對決不作屢月之別若異日者爲世路亦悵此勝友是謂負心寒盟將將軍神靈在茲是謂是極必不予故亭死成卽以

堆藍名焉以萬曆辛亥正月之始鳩工月未竣亭以易成也故先菴成之旣成記其歲月如左

玉泉閒遊記

堆藍亭旣成日清坐亭中惟聞松聲鳥聲及嶺上叱牛聲也會伏之李生至同步西山間怪石如林可跌坐望峯頂石巉巖出綠樹中大有媚趣予方覓得一石跌坐看後山而李生前至一處大呼曰奇予遙問之曰能不失吾九子耶生曰正在阿堵予急往從之盡見遠近山色而九子如青蓮濯濯出水中若十一小蘭若極一山之勝時山中數十里內宵無一人俄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十六

一兔一鹿掠予而過之風屯叢楚中颺颺鳴頗有於菟之懼日向暮復還亭上看西山晚嵐夕陽映射薄霧縈拂益其慈倩如墨花盤礴不散予謂李生曰此真王維破墨山也是夜遂夢見玉泉山上復出一山若寶冠又見此山化爲一舟飛行虛空云蓋夢覺同趣于頗夷然自快矣

閱玉泉詩碑記

武安廟前有碑亭乃前賢遊山詩碑也其首爲張曲江與孟浩然詩曲江爲荊州長史時辟浩然爲從事數游此處其詩真與藍堆比色珠乳同清矣其次爲

白樂天詩所云新葉參差影殘鶯三兩聲者甚有致然考之乃游東都玉泉非此地也東都出城三十里有玉泉山樂天分司東都故常往遊其開游詩有云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聞道山榴發明朝向玉泉觀嵩洛句玉泉之在東都可知又有玉泉紅躑躅及湛湛玉泉色等詩若屬當陽則此詩亦宜收矣樂天不宦荊州由九江移忠州從水道往故有游三游洞詩未經玉泉其次爲常建詩乃題破山後禪寺院詩亦非玉泉又其次爲五代僧齊已詩此公本世外人而曳裾侯門故其詩無韻子瞻比于亞棲之字良有可雪齋近集卷之五 一七

遊青溪記

去玉泉五里許入一音寺界一音寺亦智者所建密甚多總名爲一音寺巖也翔舞飛騰已異玉泉中有兩峰特起若象王廻顧下有聚落背山臨流正玉泉書溪中路訊一音寺址云正在巖頭今廢矣可四五里許入青溪諸山之界裂霧奔雲恣態橫生昔游桃花源上酷愛其山勢生動天外浪壁層層以爲稀有今見此山不啻故人生平有山水癖夢魂常在吳越間豈知眉睫前有青蓮世界乎夫論峰勢玉泉最爲尊特若其層疊多態起伏回環吾不能不愛青溪諸山少年見妖姬高士見山色雖濃澹不同其怡可雪齋近集卷之五 一八

以也歐陽公註杜詩已公茅屋下以爲齊已大誤已唐末五代僧安得與子美同時子美詩中已公當別是一人至今沿歐公之說指此處已公嶺爲已公茅屋處皆訛甚昔元微之謫江陵士曹屢遊玉泉度門有詩四五首極清妍而碑不收錯誤遺落總之未經入目耳吁鄭道元注水經至博洽其注沮水備言青溪之美玉泉之水大于青溪同入沮而注不載陸羽茶經不及玉泉仙掌此間勝美遺失者良多不獨詩也

泉之上有峰一壁若燭淚下注駭饒巉巖可畏其色
朱碧相宣霞雪襍出皆千萬年雨溜所成爲洞二大
士洞徑路斗絕惟卧雲洞在道旁若夏屋可居卽琳
法師者論處元又有卧雲禪師居之故亦名卧雲洞
洞旁有磊磊色碧而中空酷似太湖之佳者與度門
道一卓荦處後倚危石前臨九子晚飲龍女廟前按
水經注青溪水出縣西青山之東有濫泉卽青溪源
也以源出青山故曰青溪今人殊不知濫泉青山名
盛弘之云桐水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
風泉傳響于青林之下巖猿流聲于白雲之上游者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二十九

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栖託雲客宅心
多結道士精廬卽此地也則青溪之勝其來久矣秣
陵亦有青溪發源鐘山水光山色遠不及此而此處
名不甚顯題咏亦少豈非以其僻哉侯景叛時陸法
和正住青溪與南郡朱元英論兵事蓋青溪固居士
往來處亦宜祠

遊鬼谷記

自青溪至鬼谷道中多磊磊之石石色沉碧空中而
多竅其文如竹葉鳥跡過嶺入溪中行溪石爲千百
年雨溜所洗皆如雪色至鬼谷洞前三峰如砌入洞

門少憩道人持炬火前導見洞上皆旋螺作殘雪色
其下若龜文所謂蓮花池也水下注淙淙有聲傍池
行入西重石門峭壁若鷄鶩殺其上卽所謂飲乳泉
而長生者見火皆起或墜水中至前一小門道人蛇
行入會炬燭薰人目遂起共唱佛陀洞潤作金石
響道人云洞左有桃源三郎及石柱洞可游不半里
至桃源洞入洞皆大呼其中若大厦上爲亂雲封砌
盤踞乳閃燦變幻中隆起一案若佛龕三郎洞較
狹于桃源而漆過之亦用炬入重門大類鬼谷石柱
洞蘿棘封門猿接而上中有千年石乳若柱此洞有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三十

遊佛耳巖記

去青溪五里地曰乾溪有馮茂才者邀過其宅且云
近宅有佛耳巖可游遂曰往諸山圍聚忽見平曠前
卽沮水山水間一佳聚落近巖石壁接連若鐵垣沉
碧中苔繡蔓紫巖在削壁俯澄潭潭邊石路淨滑可
屐以濯足諸人皆鳥緣上手初怖之後於近舟乞二

篇上下各以一人持之予攀扶而上石街淺不受足
幾墮上復投予以繩乃得至洞頗寬博據山水之湊
沮水自房陵來逕高安兩岸秀壁相望雲破霞裂其
崖如佛耳者極多不知何代所鑿安得以一舟徧覽
其勝也

遊紫蓋記

住玉泉入春數日走度門商畧游事首紫蓋度門老
不能從與僧寶所偕沿途多峻嶺回望玉泉甚尊特
其後爲青溪茅平諸山上帶殘雪日光映射寶公云
大似晴雲映覆山巒予曰雲色稍陳不若雪色之鮮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二二

霽照人也過聖水寺相傳葛稚川鍊丹于此取水又
數里爲吳王墳釜隆隆起吳王不應葬至此豈吾王
之訛耶楚都在沮漳間宜此地有王家陵墓所云昭
丘者皆相去不甚遠也此地望沮漳兩岸之樹分行
交捷不可紀極路從山後以達於寺蓋自太行少室
伏牛玄嶽諸山蜿蜒而行至此地忽止其前平原千
里江南諸山皆可指數若天目晴明可望見江上風
帆數月來滿眼峯巒忽見平曠如掌亦覺爽豁往時
有客自玉泉青溪紫蓋來者吾即問三山就佳答曰
皆佳不能優劣及予親至然後知品題煙雲非慧人

不能大都紫蓋寬博玉泉尊特青溪秀媚紫蓋門戶
也玉泉堂皇也青溪圍圉也遊者以漸而入彌深彌
妍若欲紫蓋爲青溪是以亭臺花木之娛而寘之懸
崖列戟之處亦少蘊藉矣此山爲三十三洞天以南
北二山四垂如蓋林石皆緝故名紫蓋予自山後巔
上來不見垂蓋之美而林石亦無緝者所云綵水耳
馨亦僅存智井耳山頂有仙祠卽葛稚川鍊丹處予
記列仙傳鍊丹紫蓋乃葛稚川祖葛僊公玄字孝先
非稚川也孝先跣行屈氏二女作履施之後分餌丹
二女皆僊去至云山主爲劉綱樊夫人劉綱爲上虞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二二

令亦非是中人不應作山主俱悞甚宜正寺肇基於
遠法師天皇悟從荊州天皇寺移居此往時樹木極
茂後盡伐去今新栽松矯蛇如綠雲寺僧等頗嚴守
護不過十餘年後又成佳叢林矣夜宿于藏經樓下
曉送寶所歸公安予歸玉泉行嶺上復望見遠山晴
殊快至聖水寺從徑路趨玉泉輿中於諸山外見
泉屹立有若从客望故鄉暢適不可言喻豈非宿
緣過金家溪畔兩水合流處得一小菴少憩過此山
峰多茂樹無童者踰光石嶺石淨滑不受塵下嶺卽
玉泉寺田松謾謾水涓涓宵無出路復踰嶺以達於

寺

遊龍泉九子諸勝記

出當陽城外渡沮水不數里入山口如戶遂行于日夕所望黛色中也三十餘里至龍泉寺憩于胡康侯墓康侯武夷人官湖南提舉時爲蔡京所惡去官而隱所云築室漳濱者意卽此時子宏等後徙居衡山康侯慷慨勁節易退難進故其言曰浮世利名如蟻螻過眼耳夫士固未有不超然利名之外而可與共學者也墓前手植松猶存屈鐵偃蓋微風卽濤松下泉甚清湛所爲龍泉者也四周皆坦迤之山函寺其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三三

中青松如蔓髮蔽之山後有洞名遠公洞梯之乃可登寺開基于遠法師故洞以之名案僞秦建元九年遠隨安公南游樊沔及秦將符平寇并襄陽道安爲朱序所留乃分遣徒衆各隨所至遠于時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蓋舊時襄陽入荆之路取道沮漳遠公錫之所至卽成蘭若此其一也然考遠傳所云龍泉精舍乃在潯陽此之傳會得無又同箕山許由類耶寺舊以古松勝近時負爰來此者取以爲簞目益濯濯緣此方人士朴野見如來大士則呼曰胡神見圓頂方袍者則呼曰楊墨奴隸使之郵視其居百年

來頗沾昌黎原道篇之澤而寺僧亦不知有律儀

沾治生自比于蒼頭奴子甘心焉予猶記陶學士石簣爲予言村落中有老僧居積致富後其孫往雲棲寺聽講老僧聞之不悅告石簣曰近日孫輩不守治家本業舍正崇邪往聽講經真可恠異石簣聞之絕倒嘗舉以爲咲觀此則彼類中尚自冥然何況儒生法門衰替有由不足怪也曉出山沿途峰色空翠撲人衣袂左清漳而右曲沮望九子山亭亭卓立登山已倦棟石而坐諸山絕似蓮花此峰又蓮花出水之最高者遊侶曰昔李白易秋浦之九子爲九華居士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三

于此山何惜一字褒之予曰九子之名何嘗不佳自是李白俗氣不除耳予又安可爲渾沌書眉下山從燕子冲至何仙姑洞仙姑衡州人不應在此路甚險澗皆碎石合成出燕子冲如戶闌忽開沮水當其前渡沮水至彭鄉拜關將軍墓前公首已入魏此其肢體也予謂公旣敗北荊州業已屬吳權釋公以結于劉而其拒探劉必我德公必思報此亦一奇也夫曹公非有君人之度者也然下邳之降果畏之而不殺歟抑愛之也公于此時如几上肉耳曹公聽其去而不窮追視權得而卽殺之者果何如哉則謂曹公有

君八之度亦可案彰鄉今在沮水上。去漳水尚遠而水經注以漳水歷彰鄉爲關公授命之處訛也。

由玉泉至高安記

山中春已深天氣和暢高安諸山之興勃勃遂以正月癸酉從玉泉早發山中野花盡開沿途青李及棠梨花皆如雪至一音寺山如象王排立過青溪溪水碧乳沉滯別有異氣浮于水面至龍女廟前試茶上卧雲洞以所携遊山帳寢洞外共坐從洞旁攀蘿捫石可半里許至海潮洞前度來諸洞俱到獨未至此大畧如楊惠之所塑楞伽壁也。一山皆青石如太湖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二五

中空多竅扣之鏗然有聲若剪去草萊一一剔出茲山勝乃不啻惜無好事者竟寂寂沈埋耳。過寺至青溪舖見羣山如破雲枕藉者白巖寺山也。昔郭河陽畫石如雲此山曲折迴環起伏變幻大類游雲生動。述異記載荊州青溪秀壁諸山山洞多乳窟則此山當名秀壁今遂逸其名然秀壁之名非此一帶山不足當之。山路漸隘從一竅入如永巷兩山壁立時有泉聲石上苔文繡蝕如排當彘跂至木瓜舖石益奇古過墨匣溪極秀遠雨漸至覓所謂木瓜菴者不得復行二十餘里皆穿峽山大約予生平看山多止陌

間雜無純石者今日始見之。往在京師曾見大李將軍棧道圖一幅純是設色青綠山水頗疑不經見今乃知所貌者皆此等山石類也。峽盡得沮水山水相依路盡在擔晚渡水宿高安城外慶壽寺。

遊鳴鳳山記

渡沮水行可三里近鳴鳳山兩山石壁竦秀滑不受塵水從中出已心奇之。凡經四五渡始至山下兩山如城青綠照人有石洞可居至大士堂水繞其前凭欄聽水淙淙悅耳遂登危壁幸有石欄可攀天門三相去各數里許諸峯膚骨本末皆美石千年苔痕溜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二六

跡傳之如冷金繡鐵遠望山顛若鵝頭仰啄雲霄覺迫隘甚及至明堂秘室具備不意針鋒粟葉之上貯此淨妙世界如壺中九華以巧手鐫刻仙宇其間工絕特有肥瘦耳于此山覓土繇成異物石竇中時出喬松矯健而淨四顧遠近山崩雲游霧相傳韋皋令此有鳳鳴之異按韋郎無作令事訛也。夜雨大注曉稍止起步簷看雨後山色因與游侶評山曰邇江而西得紫蓋此土阜耳已見玉泉尊特凝重予謂此真山矣然土廩而石訕故少突兀之致已見雲夢青溪諸山惟石磊珂予謂此山真佳矣然非如雲之山也。

夫石重而雲輕每不相似石若如雲則生動變化而妍畢集故郭河陽畫石如雲入畫家三昧已見青溪館中白巖寺諸山飛鋤游移滴嵐浮翠予謂此山真如雲矣然四時雲也非夏雲也夫大火既熾上下獻蒸玉女投壺上帝搖搖于是焉雲氣忽起潑墨塗霧馬逝帆張浪搖波騰浸地燒天含蛟裹螭散而愈疊撥之不開及砲車忽散天宇如澄金翹玉藻藻刻葩連僊人回盼美女弄姿奇形異質不可殫述此夏雲也非鳴鳳諸山鳥足以當之遊侶曰居士激賞如此何不卜築予曰玉泉者諸山之門戶也止于玉泉則玩雲齋近集卷之五

二七

門內諸勝皆可次第收春秋以一興偕數人每山各住旬月誰能障吾者且以綠木盡深入有期姑援許遠游玄溜山中之例可也天微放晴即往爲鹿苑游道侶携酒天門以次逋伏而下半途雨復大作至大士堂泉聲吼怒震蕩天地會暮遂不成行雨中持蓋溪間西去得雙石峙立處如屏內有澄潭溪水所會至一民舍前對三石峰形空色蒼水繞其前倚山而住令人有卜居之想山如鳳之將嘯名象其形何必他有附會然草阜舊俎豆于茲邑不知何故豈有名姓偶同者耶夜宿于堂小道人榮珠勸酒且乞詩爲

之醉

遊鹿苑山記

先時以居士堂之夜予被酒卧忽爲雨聲驚醒呼游伴曰何雨者雨耶遊侶曰然已復卧至將曉酒醒更寂然聞雨聲益厲凌謂之曰如此滂沱所爲愁霖也當奈遊程何遊侶曰急雨不終朝霽當可待及起視之而旭日上千峰矣始悟夜來所聽卽檻外怒泉聲也急乘霽作鹿苑游十餘里外望山色已如吹雲淡墨意甚躍然下層阜聞水聲憂憂流入沮卽鹿溪也兩山夾道如積鐵皆拔地插天膚骨總石如削

玩雲齋近集

卷之五

三八

之壁時有凹凸花其凹處容塵如灰甲泥吐竹篠襍華丹碧爛然溪水滌洞間之其東爲獅子巖爲招僊巖巖如墨汁酒成陡健淨滑飛鳥靡托上有巖洞明堂秘室具備傳爲仙人所居西有數峰連石柱峰深翠殷紅又如翡翠屏障東峰忽折而北驚頭特起寺憑之將斷復絡一小峰出其右卽法華臺也大約兩掖之山皆有長袖下垂中爲重門溪水繞袖出東西無定凡四度水而後至寺寺已敝出寺登法華臺見後山疊疊生動甚佳然此山中觸目皆砂翠之色入耳總笙鏞之音攬之不盡窮之愈出何必借妍遠山

下臺倚石柱下行渡水至繡鐵峽以山色如畫也從峽中忽見三峰西峙青翠照人總之此山不獨骨理玲瓏結之皆可作硯山筆牀而別有一種妖冶之色似雪又濃似霞又澹皆若以南海之蟻餅始興之繡鐵越雋之空青磨塞之丹砂而粧施之又渡水始見山後戶允泥可塞復還至繡鐵峽涉水得少平地望前三峰麗甚于此處作一蘭若最勝從此緣至寺後嶺上歸寺有石碑已殘闕不可讀山上多鹿故山曰鹿苑溪曰鹿溪志云上多鹿噉詩云町疇鹿場毛萇云鹿跡說文云町疇禽獸所踐處訊之僧云今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三十九

殊不見有鹿惟徧猴數月一來千百爲羣旋即去山舊產茶故曰青溪水鹿苑茶凋敝後茶園皆廢昔荆山居士陸法和初居江陵之百里洲繼居邑之紫石山後乃卜築此處嘗云吾著脚名山多矣未有秀邃如鹿苑者蓋因峰爲壻因水爲池因巖爲室因隘爲門戶不修飾而自極煙雲之美法和擇而居之可爲神眼後來開府郢州似未嘗久居此也昔臺城之難爲千古學佛者口實然此大士一出而剪其羽翼疾景之首且暮至江陵矣彼殺學佛者而卽爲學佛者所殺可云佛法無靈驗哉萬回孟渡之流圓珪七辛

之輩其跡或出野乘而大士呼風役鬼之奇正史揭而書之以爲不可信則臺城之事亦不足信矣法和居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止之法和以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應有報至故來掠解耳何以致疑夫以空王佛所同學之友沙劫不忌極其患難至于萬不可捫然後已尤大士中之有俠骨者哉予欲于繡鐵峽上治一室以祠法和而徐議佛官聞夷陵雷太史亦有此志俟其歸相與畱之母使荊州出此一大神聖任其香火寂寂也

遊君山記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三十九

萬曆辛亥暮春漢陽王子以弔中郎至于感其意送至岳陽同遊君山以風逆泊舟南津港質明東風細細波平如掌初日甫出與王子方舟進發過編山水注云編山多篴竹與君山對峙孤影若浮今作編非也甚童都無竹頃之抵山足見喬木蒼鬱虧蔽天日黯黯含雪霏氣兩掖之山如垂長袖怪石磊珂飲水而下寺內鴨脚四株唐宋以來物也上巢白鶴數百遠視之如玉蘭花正殿亦壯偉後爲歲經樓左蕪祠柳毅秀才作健兒裝西去穿喬木中新篴綠色照人蓋遠視此山直似長眉一林入其中求所謂十二

螺者亦不得都爲老樹壽藤所遮彷彿見汚隆耳
曲徑中竹翠茶香襟花芬馥極舒迴有幽致宛似江
南佳麗名園過軒轅臺此處可覽湖中之勝惜以文
昌閣封之復行竹石中登酒香亭其下乃走鼎澧諸
州道也還至寺左披髻上得朗吟亭望長沙湘潭去
帆如陣上有古松數株陡健清人肌骨共坐其上
水大約天水一色光景乃此山尋常受用然亦不能
于此外覓一奇語能模寫其澄鮮也步至湘妃廟穿
林中忽得曠野平田極有野趣入廟中了無一人闕
古碑頗喃喃皇英事不知帝女者乃天帝之二女非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三二

堯二女也自秦以來諸詔久矣晚復至山口覓石踞
坐看水上雲發予謂王子曰天下惟夏雲最奇而湖
上之夏雲尤奇蓋八百里之水氣上蒸空界淋漓瀾
漪生生動動極百物之態窮雕鏤之巧昔米老謂于
瀟湘得畫景蓋謂湖上雲物異也吾又安得一椽竹
中聽水觀雲以娛餘生耶是夜王子大有卜築之意
水氣清冷不成寐辰起定一菴趾在寺之右近軒轅
臺雙髻曲抱竹樹翳羅猛風乍作趨別山靈一帆走
岳陽樓下

遊岳陽樓記

洞庭爲沅湘等九水之委當其涸時如匹練耳及春
夏間九水發而後有湖然九水發巴江之水亦發九
水方奔騰品森以趨潯陽而巴江之水捲雪轟雷自
天上來擊九水方張之勢不足以當巴江旁溢之波
九水始若屏息祗祗而不敢與之爭九水愈退巴江
愈進向來之坎實隘不能受始漫衍爲青草爲赤沙
爲雲夢澄鮮宇宙搖蕩乾坤者八九百里而岳陽樓
峙于江湖交會之間朝朝暮暮以窮其吞吐之變態
此其所以奇也樓之前爲君山如一雀尾鑪排當水
而林木可數蓋從君山酒香朗吟亭上望洞庭得水
最多故直以下望一陸枯天沃日爲奇此樓得水稍
拙前見北岸政須君山妖蒨以文其陋況江湖于此
會而無一山以屯蓄之莽莽洪流亦復何致故樓之
觀得水而壯得山而妍詩人李白之刻張碧之碍如
憐小兒者呼美爲醜非貶詞也遊之日風日清和湖
平于熨時有小舫往來如蠅頭細字着鴉溪練上取
酒共酌意致閒淡亭午風漸勁湖水洄洑有聲千帆
結陣而來亦甚雄快日暮砲車雲生猛風大起湖浪
奔騰雪山崩湧震撼城郭予始四望慘澹投箸而起
默然以悲法然不能自已也昔滕子京以慶帥左遷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三三

此地鬱鬱不得志增城樓爲岳陽樓旣成賓僚請大令樂落之于京曰直須凭欄大哭一番乃快范公先憂後樂之語蓋亦有爲而發夫定州之役子京增謀籍兵慰死犒生邊番以安而文法吏以耗國議其後朝廷用人如此誠不能無概于心第以東髮登朝入爲名諫議出爲名將帥已稍稍展布其才而又有范公爲知己不久報政最矣有何可哭至若予者爲毛錐子所窘一徃四十餘年不得備國家一亭一障之用玄髮已皤壯心日灰近來又遭知己骨肉之變寒風一影飄零天末是則真可哭也真可哭也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三十三

柴紫菴記

玉泉右掖之山一峰直下如象鼻突止卽爲菴有堂三楹曰淨名以祠護法居士者也舒其後雷爲小室三一居僧一予自居堂中望前山如繡屏墀下有木樨一株可十圍每開香清一山其右墻外小室三楹爲香積周以虎落菴之後所云象鼻突止者瞰之皆石骨鑿一洞曰幻霞以其中有霞紋也可容一案四人清涼沁骨從洞右登山綠鼻而上可百步得亭曰堆藍圍以墻穴以通風望西南山色如墨花淋漓惟九子在西北稍爲樹蔽其鐫菴門外左有小臺聽玉

泉水聲甚厲可望後山怪石老樹游雲弄姿堂中所祠者上爲維摩詰左爲武安右爲伯修中卽近得西川黃太史平倩之訃予哭而祠之平倩長伯修六歲故位在伯修上海內交遊多矣獨祠數公者以皆有功德于玉泉者也卽有功德于玉泉而非道德文藻無遜前三公者亦不敢濫祠後度門之意以雷太史何思生平護持玉泉甚力亦得附位在中卽下初始于萬曆辛亥春會以他事歸至壬子六月初四日落成而總名之曰柴紫以玉泉亦名柴紫山也予卽以此日從講經臺移至菴向來居重垣內如螺如繭至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三十四

是始與山色泉聲親每旦辰起淨名堂中閱龍藏午至幻霞洞清坐焚香晚登堆藍亭看山以爲常意甚樂之嗟呼予之來山中從困衡中計之已熟拚捨百丈游絲而至蓋將終身焉何者道不在定定爲道鏡故古人舍喧入寂假澄波以貯慧月吾輩豈可逐紛囂妄語那伽如醉象之無鈎似野馬之不御此其宜居山者一也鬼谷有言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外境之爲水火也亦大矣而以燥濕之氣與偶政恐入醪常新難同浣布騰波不住有規蓮花燃濡隨之害豈有極故知涉事難守離境易防

此其宜居山者二也蘭香石堅羽飛鱗沉各有至性
吾一觸塵縷周旋世事若枳若焚形神俱困乍對壘
疊之山湛湛之水則胃中柴棘若疾風墮穽春陽泮
冰昔人睎榮戟爲論道走巖壁若康莊信非欺我此
其宜居山者三也謬許多生慧業有志編摩常欲取
東國之靈文西方之秘典綜其萬派滙歸一源作後
世津梁中年晚輟名利垂情花月羽陵靈集硯北塵
生自非偶影青鬚莫酬此志此其宜居山者四也世
煩我簡簡則疑傲世曲我直直則近計同固投膠異
或按劍夫骨體如此世路如彼則采藥煮石亦足以
珥雲簪近集卷之五 三十五

爲心盟

寒嶺亭記

玉泉初如濺珠注爲修渠至此忽有大石橫峙去地
丈餘郵泉而下忽落地作大聲聞數里予來山中常
愛聽之泉畔有石可敷蒲至則跌坐終日其初至也
氣浮意囂耳與泉不深入風柯谷鳥猶得而亂之及
瞑而息焉收吾視返吾聽萬緣俱却塔焉喪偶而後

泉之變態百出初如哀松碎玉已如鳴弦鐵撥已如
疾雷震霆搖蕩川嶽故予神愈靜則泉愈喧也泉之
喧者入吾耳而注吾心蕭然泠然浣濯肺腑疏滌塵
垢灑灑乎忘身世而一死生故泉愈喧則吾神愈靜
也夫泉之得予也予爲導其渠之壅滯除其翳之草
萊汰其底之泥沙濯足者有禁牛馬之蹂踐者有禁
予之功德于泉者止此耳自予之得泉也舊有焚惱
之疾根于生前蔓于生後師友不能箴靈文不能洗
而與泠泠之泉遇則無涯柴棘若春日之泮薄水而
秋風之隕敗籜泉之功德于我者豈其微哉泉與予
珂雪齋近集卷之五 三十六

又安可須臾離也故予居此數月無日不聽泉初曠

落照往焉惟長夏亭午不勝燦也則暫去之矣斜風
細雨往焉惟滂沱淋漓滴瀝蓋之松不能蔽也則暫去
之矣暫去之而予心皇皇然若有失也乃謀之山僧
結菴爲亭于泉上四簷軒窗可坐可卧亭成而嘆曰
是驕陽之所不能驅而猛雨之所不能逐也與明月
而偕來逐夢寐而不捨吾今乃得有此泉乎且古今
之樂自八音止耳今而後始知八音外別有泉音一
音世之王公大人不能聽亦不暇聽而專以供高人
逸士陶寫性靈之用雖帝王之威英韶武猶不能與

此冷泠世外之聲較也而况其他乎予何幸而得有此之豈非天所以賚予者歟于是置几移襪窮日夜不捨而宇之曰爽籟云

玉泉拾遺記

居玉泉月餘蕭若粗修復規寺中所宜有者殿後有大士閣已廢復之可以望遠蓋寺以名勝甲天下而無一登眺看山之可于事理甚不可殿前有泉從山後來滙于池宜蕘之種蓮而于護世殿左右各爲一室一池郵此水入焉使日夜淙淙汨汨稍盈則出而注于玉泉是一快也門外有田二十餘畝可深其半

可雪齋近集

卷之三

三十七

引泉出入其中作放生池山乳窟往關侯廟前右泉而左爲山足泉路漸崩去山足已近若令人運礫石磊珂其間使儘可通人跡而車馬艱于來往其勢不得不取趙太守所改故道庶山中清寂無置是亦一快也廟東去數百步渠內多石骨爲水所蝕依稀皆如殘窠大字其上有田一區前作一茶菴以飲往來人而後臨水作一小室使開窓卽聽水聲看水色是又一快也夫此皆予心規之而格于力者其果終有落成時耶其亦有耽山水之趣者能來此助予否耶嗟呼予于世間之聲色非淡然忘情者也又非能入

其中而不涉者也自多病以來稍悟寒蠶火蠶以涼煥異修短之故急思逃之而其勢又未能割則取世外之聲色以與之爲期必勝蓋其始猶兩持不決久之也習之新設故者新回思向時與塵務相與及始知予于山水間亦有至性焉特隱現于磨礪之中不得自遂如膠粘鵬羽絳縛驥足而今從披剝後愈入愈深大暢其意之所欲忻然目對堆藍積翠之色自謂毛鷗可施不如也耳聆轉石奔雷之聲自謂韓娥宋臘不如也不惟學世外之道者宜遵遠

可雪齋近集

卷之五

三十八

離之行而寡歎養生賞心怡神莫妙于此予賦命奇得不如何緣得有此福快矣快矣顧居山中豈能安坐待復如予者來此與之共娛此生是又一大快也予何幸如之

遊洪山九峯記

入鄂以來關入酒社覺神明不快甚欲以煙雲浣之遂作洪山九峯之遊出城黃栗如雨官道旁爲洪山寺入門古松四株霜皮虬枝健蒼左掖官舍望八分山了大江如雪晃耀天地秋水未退盡世界皆

波濤也繞塔登山顛見道奇怪后鑄前代人字已泐不可讀既至顛望武昌萬家若蜂房浮雲浪中據石而譚者久之下山至東巖寺已徹夜篝燈開譚人境清絕曉從洪山發不數里青青之山澹澹之水出左右巖避于闕戾卓刀泉喬松鬱然過此山愈層疊了不辨其峰所在忽從山口如永巷始見朱碧委藉山間六峰環抱一寺如蓮花之裹蓮房而松楓雜立若花鬘矣寺極整潔凡伽藍所應有者無不具備尤宜前以處處皆有迴廊不須屐益也守僧出無念師衲衣并鉢履之屬予曰此非所急急從迴廊至獅子石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三九

聞無念念公曰此姓周名某歿社于此者也今仍以爲伽藍矣予初來時煩火正炙入山數日身心灑然中即有言名山如藥可輕身信哉

後堆藍亭記

堆藍亭既落成予以侍大人藥餌歸去又一年大人棄孤上讀禮之暇復走山中得再有此亭亭兩翼松長數尺餘盡遮山色惟前一面堆藍如故山僧曰有異獸至者二子曰昔少氏制戒沙門不輕入山冒露露犯虎豹彼輕其身如沙塵尚不欲以諸橫戕其身也吾方欲借此身恨爲千生資糧安得不鄭重焉亭內翼以窓櫺今易之墻穴以通風亭外翼以短墻前爲級可十五六步三面皆墻而一路據險庶安坐無恐怖月夜可留宿其所以易成者以寺門外有伏甕數千片考之乃宋劉太后粧閣輿也太后爲蜀人少失父母舅壻姓者憐之入都過此寺有慕容禪師者見而奇之後入太子宮養育仁宗修此寺因爲粧閣其間久而圯于今幾六百餘年矣而輿完整堅厚叩之作金戶聲古人作事不苟如此嗟乎予去年營此亭時行藏尚未可定聶政有言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予亦曰老父在予身未敢以許山也今者父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四十

以天年終予遂殯山靈往背之諾三年之喪一切娛
樂事皆避惟看山聽泉味淡而超輕者應不在所禁
誦讀悉罷惟貝蔡不於予察其安于心合于禮而行
焉豈惟三年卽終身可也亭敗後與無跡師及李伏
之日納涼其上而予姑記之以識歲月者萬曆壬子
季夏之望日也

珂雪齋近集卷之五

終

珂雪齋近集

卷之五

四

珂雪齋近集卷之六

公安 小脩 袁中道著

前汎鳬記

天下之樂莫如舟中然舟之在大江也雖汪洋可觀而驚怖亦自不少故樂少而苦多惟若練若帶之溪有登湛之趣而無風濤之險乃舟居之最恬適者也予自萬曆己酉市一小樓船曰汎鳬耽離騷汎汎若水中之鳬意也遂自沙頭發過鄂渚九江抵秣陵當其波光皓淼遠山點綴四顧無際神閒意適或駕長風一刻百里或汎明月積雪照人曷嘗不快然石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一

尤不息淹滯無時中流風惡徘徊于不得泊時有性命之憂則尤有大不適者蓋舟之樂常以苦故自庚戌以後二年汎鳬幾爲剝物矣今春乃以居從虎渡轉入三穴橋小河時四月矣兩岸楊柳森疎開牕臨水讀書作字凡三日過故松楸而還從來士若之樂無逾此者豈非以有臨流之適而無風濤之足畏歟嗟呼予少年心浮志躁內多煩火家居目若枳而神若錮獨看山聽泉則沉痾頓消神氣竦健可以度日故予非好山水也醫病也往族有老人每日至辰已間不得酒則面若灰四肢掉戰必得酒

乃已夫此老人之終身于酒也豈誠知漉巾荷插之美而效之哉疾病所迫勢不容已也予之于山水也亦若此老人矣然山行多勞不若舟居之逸而大江之險又不若小河之適爲較恬也予從此得計矣河雖小四季常流又直抵衡山從本邑斗湖堤陸行二十里至三穴橋卽登舟兩岸多垂楊柳凡五十里而抵予生長之材有輞湖可泛湖邊人家多喬松茂竹去予先居一里許去予杜庄半里許湖周圍十餘里水光皓然而深甚深者沒侏儒景物可怡月餘不厭從湖入河順流七十餘里至彰觀山下山勢雖坦迤而深邃委曲喬松百萬間有怪石冬春之間水清澈見底大約如富春江上其西上三十餘里卽爲澧州州近多佳山水若夾山洛浦俱爲禪林名勝而太清太浮爲神仙窟宅自非半年不能涉險與飽煙雲也東行得嘉山又一舍至洞庭湖岸得順風傍岸掛帆半日卽入陽明湖矣息于德山山多篁竹清邃可愛西上卽爲陽明湖以上一日可抵桃花源一入青蓮世界無使由理不必以日月計也東下卽爲走衡岳道岳予尚未游然太虛靈臺朱陵寶洞山經游紀所載尚恐不敢模寫萬一或待予而啓其秘也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二

予計定矣予志得矣吳越之舟居非不樂也而阻大江江上六千里非有大不得已事冒險何爲惟此千里練溪實予怡情養壽之地必不羨夫乞鑑湖一曲者也有何所障而待乞也哉每歲如春游則二月寓甌澧三月四月游衡疑四月終卽入玉泉避暑秋游則八月寓甌澧九月十月游衡疑冬則家居避寒樓舟二一敝者載糧食宿僕從一自居貯書畫及一二賓客鼓吹一部往來煙雲間二三十年足矣

泊夢溪記

津市新舟成將遊吳越值虎渡涸不得出予曰有朱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二

陵舊願可償也遂以癸丑初春四日發舟次于孟溪卽予故里登岸步至珊瑚林入荷葉山老樹漸盡至先居舊錢滿地其左爲嚶鳴館愚兄弟三六少年修業處處沿荒臺日以零落省鄰居兩叔後拜予立墓今年覓數片碑石封識其間袁氏之與兩制科相承不滿二十年耳移居城市東徙西遷日不暇給何皇及先人烏兆也哉時久不霽見午日烘原野間快甚復至孟溪登舟泛楊冶灣憩岸上高阜處長安穀昇兩村之樹封天蔽日日哺順流而還追憶十年前與諸叔縱飲此地一吸百盞如得霜鷹而今少飲卽休

則少壯異時喧恬殊趣也此間無山有水至夏秋間滿目皆水矣正欲于此處作一小亭會河邊人家有麥地欲易數鍰遂欣然成之蓋予性癖好舟居此處多種楊柳維舟其下便是清涼國也此地原名孟溪當是居人姓或曰夢溪記昔沈存中常夢至一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蒼鬱溪水繞其下晚居南徐得地于丹陽宛如夢中遂以夢名溪故所著有夢溪筆談予屢夢至一處有山庄院彌望皆水荷葉遮門此地卜築成宛如夢中矣則名爲夢溪亦可

再遊彰觀山記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四

舟次澧之關山步于山間草中間有怪石水邊石尤突兀有若浮梁者其上有飛泉下注四時不絕關上之上爲彰觀山兩山夾立萬松鱗次中有山路泉水出焉乍洪乍細可二里許山逾深諸峰若象兕嶂踞喬松十里遮蔽天日訊樵者云上有寧極觀時日已暮徘徊樹中語客曰有以也夫道書之四十四福地黃范二仙鍊丹處也山勢幽邃泉流注射宜爲幽人所棲托耳客曰今爲藩封金巖塵泥青山矣予曰非屬藩封安得封天之福爲青山介胄耶步出山口遇僮僕鵠立云登山覓不得而還予嘆曰甚矣僕之辱

也從我于山水間二十年矣豈有聞泉聲不遡其源而往者哉以後遇登山凡有泉處卽循水而覓予蹤跡可得也蓋此處有二山一爲關山關山之上乃彰觀山予昔遊時誤以關山爲彰觀矣登舟數里聞灘水聲舟師不知水道至灘不可上急登岸時已昏黑候舫行見一樵人予呼之其人急走意以予爲盜也後又一樵者至尾之予問曰此間有居民否樵者曰從此過河卽宋家渡亦一聚落遂至渡口候舟

涉小洞庭記

洞庭之濱有小聚落曰麻河漁家數十戶櫓比時將過湖舟人不熟湖路乃覓一舟二人爲導雨止成行穿小港中舟人云此青茅窖也凡湖中小曲曰窖十餘里過一小湖舟人云此白頭湖也復從岡巒中穿一溝舟人云此掘子窖也又五六里舟人曰從此出口則爲馬頭湖及帽湖二湖相連可四十里今從小曲中出地名七星窖可不必游馬頭湖而直走帽湖予嘆曰若非熟舟人卽成七聖道矣出七星窖至帽湖白水封天可二十里走常德所爲侯家港也此屬洞庭小曲至三四月則蕩然一壑予以其名不馴直呼之爲小洞庭焉洞庭觀水最爲雄奇然宇宙間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五

數百里一片軟嫩芳草翠綠嬌姸與水色相漾方而古人云洞庭芳草連天非虛語也

後汎鳧記

僕少如猿嶺子自經父兄之變百感橫集體日羸瘦今年年覺大有老態或長夜不眠耳中日夜如轟雷雙手酸痛雙膝常畏寒夜作楚尤甚畧有酒慾卽發血疾兩兄皆早世僕隱隱有深怖自念精血未耗之時猶不敢以進取爭衡造物况今疲然龍鍾已矣矣從今絕意五仕宦之途矣少有才名或以止于一孝廉爲憾然同學諸人有才不減於予學力數倍于予而以一諸生終者有矣僕所得已多亦復何憾孝廉粗有體面可支門戶早完公租不涉閒事可以不到公門半步州縣亦自敬重上擬不足下擬有餘亦可安心卒歲者也僕于中外骨肉由登第至蓋棺皆親見之作宦之味亦歷知之矣大約以多欲求遂故不得不處于忙地而其實未常不厭忙也以厭忙故亦結想于閒地而其實又未能閒也有事厭事無事生事奔波一生卽高明者率皆然耳僕久已覷破矣然此時又豈能閒偶與忙之地相左而與閒之境相近則且舍忙而取閒固其宜也不幸性耽煙水每見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六

清泉流水則怡詠終日故自戊申以後率常在舟子
今六年矣一舟敝復治一舟凡居城市則炎炎如炙
獨登舟即洒然居家讀書一字不入眼在舟中則沉
悶研究極其變化或半年不作詩一入舟則詩思泉
湧又冗碌謝而泰求不輟境界遠而業習不偶皆舟
中力也去年治一舟欲走吳越與錢受之諸公約必
來聚首自來多病不離藥餌新正始漸愈然種
種老態不以年變直以月遷且大江之中風濤百端
當此禁網嚴密之時自荆至吳舟稅如織所之巾廂
皆遭盤詰胥徒謾罵令人駭愕茫茫三千里長江一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七

片愁水耳知交中韻士卽是貧士富人多非韻人僕
賦性如此豈肯開口求人故作客居諸亦自不易况
宿疾偶發數千里外何人看視以此東行之念漸止
適所泊舟又在邑之三橋虎渡水洄不得出江必由
洞庭趨岳陽乃與江會不若且走湖內遂以正月四
日至三橋登舟走澧浦水秀而狹無諸險難飲食日
益沉痾漸愈至先人故里見襟帶江湖有數畝可以
築臺御風穿池種荷因以數金易得當止息不遊之
時維舟柳下最便先居去此一里稍稍修葺葺可以安
住杜園去此數百步多松竹可以閒游左里許有珊

瑚庵右里許有浣花庵亦可暫息父兄俱亡獨爾
髫年知愛相見卽驩然永日有閒叟王吉人輩可以
伴行僕有檀粥之田可取租四百餘石以其半贍城
中妻帑以其半爲村中及舟中資糧歲有租銀近百
金以十分之二付城中妻帑作蔬具以強半給予游
玩度支又沙市有一宅社友蘇直指曾諾以直若得
此再治田數百畝僕于窮人中亦足以豪矣支派既
定但飯來張口有若神鴉何俟僕僕更求入乎春以
一舟爲主一小舟爲伴載書史檣櫓走澧州過小洞
庭至德山游桃源登衡山秋以小舟走沮漳至玉泉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八

上高安夏冬則歸村園或偶一至城市其中相近山
水若九溪若華容皆可細徃僕之生計定于此矣將
取古今舟居之人若張融張志和陶峴趙子固等外
及釋子船子中峯輩作一煙波外史恨書少未能集
全然亦粗有其概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非
虛譚也過洞庭帽湖中白波千頃芳草連天與崔曄
之仙道及因書而識之示不忘焉

再遊花源記

湘中有舟來言道上荒甚乃以衡遊侯之秋稔次于
釣灣且歸適楊子文弱相期聚首江樓時景陵李長

叔工部亦以使事至，聞晤間遂共作桃源遊時癸丑二月之十二日也。從江樓下三舟並發，長叔舟中客爲沈仲敏、文弱舟中客爲賀景明、陳仲翰，予舟中客爲崔晦之。或能歌，能弈，能詩，書是日過武山，次延溪渡，明日過桃源縣，至綠蘿山下，諸峰疊疊，極爲瘦削。至白馬雪溝處，上有怪石，登舟皆踞坐，泊水溪與諸公步入花源，至桃花洞口，桃可千餘樹，夾道如錦幄。花葉藉地，寸餘，流泉汨汨，迥源而上，屢陟彌高，石爲泉水喘，皆若靈壁，將樂水忽從數丈下墜，擊石鏗然有聲。已至山竇，有亭，丁坐泉從上落，匯于小池，其上呵雪齋近集卷之六

九

遂不可攀，有老道人從石壁上復緣而下，欲見其捷，失足仆地，衆皆笑其右爲大士閣，未暇遊，從石級下可數百武，走桃花觀，有桃川佳致，四字勒石上，爲劉禹錫題。馳道亦整潔，間有杉松，邑人士江伯通、張阿蒙、諸公携酒，宮中携得材伶一部，佐酒，予乃竊步馳道間，至桃花下，月色轉朗，耀花香薰人，藉地而坐，頃之文弱亦至，相顧大咲曰：「已較遲八刻矣。」菌花啜茗，歡咲移時，諸客亦有至者，乃登大士閣，月下千山皆如煙霧，夜已深，尋故路出水溪，長叔已先至，舟意倦，游不欲前，遂分袂懷然，有別意，辰從鈔選材中獨與

文弱進發，過澄溪，望遠峯，穎秀甚至仙蛻，石石如鏡，列水上，森然壁立，可畏，間有磊珂水間者，遂停舟，移之而坐，登舟里許，爲漁仙寺，山溪秀邃，竹林駢翳，茅屋數家，內有淨石一小峰，極可登眺，過平疇至寺，寺內祠伏波將軍，作健兒狀，不知文淵部秀如畫，後有洞，依以爲閣，已圯，然洞中石理甚蒼古，苔紋辭碧，以手拊之，如玉，其左側爲洞者，三皆可坐，四峰攢立，若笋其隙，可登，有小泉鳴草間，峰形如旋螺，每旋輒有少許地，屢折乃止，皆可瞰江，四周如錢甕，中可作一靜室，共意峰頂必有異，滑不可上，披草棘旋覓珂雪齋近集卷之六

實足處極力乃得至，顛望諸山皆疊疊有迴波，日已曠，寺故路歸舟，萬山如蓮，縈繞水光，浩白，月色皎潔，乃共坐舟頭，小飲，夜卧酣適，醒時日上，舟窻矣，起望穿石亭，立水上，若雲鬟高髻，與殊不可遇，既至，若在軒帳鏡中坐也，外若錢墻壁峙，遠山波流花簇，妖冶動人，自辰至午，留連不忍去，已登舟，近新湘溪，山勢迴合，不見去路，溪山至此，爭奇獻妍，間有人家，恨不與結鄰也，過仙人巖，不及上，至水西巖，已暮，其古色照人，正與予所見高安鹿苑等泊舟巖下，道人猿飲而至，欲登其顛，有難色，文弱曰：「凡卓蒼處必自有途，

徑可至請先往予乃以布裹身令兩人曳之至顛見山巒益飛舞度已暮不可久留循故路下已下仰視病棒昔伯孝長聞戰鼓之音懼而閉戶蒙被自覆漸登城而觀言勇可習也予從此習勇矣至魚網溪畔石散上布席坐飲魚網原名怡望中郎改今名豈聲相似訛耶然魚網政自佳是夜月如畫觸目皆山色水聲相對皆聞人覺身輕甚中夜子獨起卧沙石間念吾兄中郎存時每以游履相角昔年遊此未及陟顛中郎來以爲笑今已陟顛矣不知歸去後舉似與何人也不覺淚下者久之夜中月色水聲清人肌膚

珂亭齋近集

卷之六

十一

不成寐曉念魚網溪色淨綠不可名狀其中必有異乃放舟入溪溪口卽有磊磊石壁砂翠爛然老樹茂竹便娟媚人可二里許溪中石板若數箇可步大舟不可往乃覓小舟巖溪相依若戀戀不捨者至十餘曲後水石間出石爲水所蝕若龜魚仰面昂首出沒水間灘聲雷轟珠濺雪小舟復不可往乃步石壁下溪水浸巖中斷復不可往則跳而過凡三四渡有灘浩浪掀舞相與濯足望前溪叢樹中有小亭漁人曰此龍角亭也下有龍湫急往改衣少息偶有鄉民陳姓者以鷄黍至感其意爲之飽訊溪所止則云兩

山相合中縈一帶可二百里許予曰此真避秦處也恨無小舟不能窮其源耳相與步歸至舟日向午處理歸棹一瞬數十里去花源一牛鳴宿焉

遊靈巖記

遊花源後從甌溪入小河至蘇溪舍舟而陸遡小溪行卽靈岩洞中所出泉也數息老樹下近巖數里見山峰波騰秀媚特甚至寺泉聲益厲予不暇入寺先之洞見洞中冷然石雲排當怒立卽欣然一咲曰不虛此來矣洞縱可數百丈橫可數十丈中有一溪淵深不可測其上常有雨點下滴若融雪響大都一洞可坐齋近集

卷之六

十二

皆千年溜乳所成窮工極變色如陳雪佛大士及鐘鼎象咒花鳥之類以意模之皆得其彷彿正不必真似也予乃屏息靜觀從遊者呼云急來看洞後石變予曰徐之如啖佳珍須少咀嚼耳頂上時作稻畦文其乳下注而中止者如懸挂衲衣摺理下垂已杖而上復過一竅卽爲洞之後戶見絲溪石理如洞庭湖中軟浪疊砌而成石脂注于泐隙如乳雪旋螺上覆忽若一鐘然取象可種種不獨鐘也其溪可以盆舟入若蛇行過此一重關其中必有異予輩膽薄失此靈境悲夫起坐洞後平地上小飲僧云新洞亦去此

不遠益數年間偶崩出一石門往瞰之更大于此其
石理亦相類特昏黑須火炬而入急令人縛炬數十
谷持杖往至洞口泉聲汨汨亦有一溪以炬前予等
相尾而入有室有皇佛大士及象馬犀兕之屬種種
呈態其流聲至深入益厲蓋由此洞暗入前洞也炬
既而還洞口石搖搖欲墜殊可怖其右卽爲桃花洞
一洞皆水惟亂石錯立水上可步往其中有門水從
門中出予曰桃花洞口名不虛也過此水竇卽避秦
人矣極力蛇行而入必得吾願乃去帽脫衣以手據
水上直趨竇中文弱亦欲從脇之諸公大呼曰毋往
毋往予曰何哉豈慮吾入而不復出耶吾年已四十
餘頭顱種種視世味已如咀嚼若避秦人住此中樂
不可支矣莫吾阻也晦之曰子欣動而厭靜今以一
舟放浪江湖有何不樂一人其中爲避秦諸人留或
強以僊妹相匹花源雖廣周迴不過數百里他年迷
路不復得出有若桎鎖空自悔耳予曰避秦人皆仙
伯也凡僊人居山中者去來自如別有路可至上界
他方豈真同血肉凡軀可拘之一處者言已復走入
去穴不數步而從人大呼曰有蛇有蛇予始大駭疾
趨還恨靈仙之永隔悲弱志之不厲涕泗橫如而出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十三

至寺晚食復步至前洞見石竇中一小碑上額篆唐
朝奉題靈岩字有分明便是桃源洞不見溪中流落
花語餘書石者不悉記予謂靈岩山不足觀而其中
藏靈怪正如一樸茂人胃中含裹無窮麗藻耳獨
寺痕藉不堪住夜坐殿前小飲亦自成歡

遊太和記

萬曆癸丑暮春予自花源歸作太和遊從草市發舟
至襄中陸行三日而抵山下道上山色泉聲已泠泠
非人世矣息于楚藩蘭若以首夏初九日丁酉登山
過謝家橋經草店此後馳道整潔松杉夾路蒼觀櫺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一四
比朱戶隱見至冲虛菴流泉細細溢于衢路上有檜
一枝開黃花如金粟卽山中亦僅此一株不見多也
上仙關兩山多竹篠至玉真宮穿松杉中有石橋三
四處皆如碧玉砌其上爲玄岳門如一竇方回之
泥可封也過此則煙雲金碧輝映萬狀矣夾道古杉
千株過元和觀溪水爭流其左卽走玉虛宮中道也
以玉虛宮需之異日急從中路行有危坡稍見野意
不三里夾道濃陰山或左右擔至廻龍觀見天柱諸
峰若刻若縷歷老君關公廟及太子坡皆修潔過平
臺下十八盤后堦不受一塵樹影尤濃聞流水聲厲

甚卽龍泉觀前橋也臺路有三一爲周行卽走紫霄
南岩登天柱者入溪卽走九渡澗中至玉虛岩瓊臺
觀道也其上爲紅門卽太上八僊羅公院諸處可抵
瓊臺者予舊聞之中卽云太和瓊臺一道疊雪轟雷
遊人乃云此山訕水殊可咲予拉遊侶請先觀水爲
山靈解嘲乃行澗中兩山夾立處雨點披麻斧劈諸
欸無不備具灑墨錯繡花草爛斑怪石萬種林立水
上與水相遭呈奇獻巧大約以石尼水而不得往則
滙而成潭以水間石而不得朋則峙而爲嶼石偶訕
而水竊則紆徐而容與水偶訕而石竊則頽疊而吼
河雲齋近集 卷之六 十二
怒水之行地也迅則石之靜者反動而轉之爲龍爲
虎爲象爲兕斤之去地也遠則水之沉者反升而躍
之爲花爲蕊爲珠爲雪以水洗石水能予石以色而
能爲雲爲霞爲砂爲翠以石捍水石能予水以聲而
能爲琴爲瑟爲歌爲唱石之所避水而其巘上覆則
水常含雪霰之氣而不勝冷然石之顛避水而其巘
內却則水常親曦月之光而不勝燭然如此者凡二
十餘里抵玉虛巘巘若青玉下覆樓閣流水繞之喘
息稍定復下穿澗水稍狹流愈壯百武一息卽棟石
而卧一日間行住食息皆對怪石瓜齒纓足俱費乳

雪生平觀水石之變無暢于此者又三十餘里登
水稍疎得中瓊臺新毀于火然望天柱巘燭諸峰無
論巘之奇卽百萬碧樹綠光浮動射入其絕壁巘
松者隱隱樹中如蜂房間多披叅念一之夫餌芝煮
石嚼氣食和永絕梯磴獨耦煙雲以待羽化者至上
瓊臺日已暮遂止焉其後爲瓊臺峰若一壑前指卽
所謂外朝峰者陳希夷修道處曉辭瓊臺過外朝峰
從天柱後戶入登山謁帝望七十二峰皆如屏息拱
立聳盤髮繞雲駛霧騰亦不服問其孰爲七星三公
十丈萬丈等也記荊州圖經云峰首狀博山香爐亭
河雲齋近集 卷之六 十六
亭遠出又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爐峰
蓋後人易香爐爲天柱而以其副峰爲香爐云游侶
問玄帝所自出予曰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
高陽氏居弱水之鄉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役御
白神召致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
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
爲寶鼎以獻于神峰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
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尚有可信
若夫淨樂國王之說俚甚無足存者自古山澤之癯
冲舉者多惟帝王絕少而黃帝祖孫皆鼎成乘雲歸

于帝鄉似別有家學脉絡彼秦皇漢武不得其術而
以腐骨望神山以淫胎飲浩露宜乎踈天親地究歸
玄壤也今黃帝之跡相望而玄帝隱于育說悠悠無
知者予故備爲拈出是日徙倚山上神醉煙嵐自念
窮年久矣大都自然勝者窮于點綴人工極者損其
天趣故野逸之興濃麗往往不能相兼惟此山骨色
相和神彩互發清不稿麗不俗人言五岳不堪伯仲
良有以也謁帝復下天門舍輿而步與游侶約毋匆
匆見山骨稜稜雲破霧裂則少住見兩山忽豁千峰
畢出則少住見古木蕭蕭柯韻悠揚石橋流水悄然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十七
如話則少住惟講棟文楣卽棹臂而過之以所不足
者非此物也至南巖巖后若駁雲外覆爲循廊以達
宮門殿宇壯麗甚殿後依巖爲諸院宇亦若修廊積
鐵冷金中時出雪溜鮮斑朱藤蔓絡廊外綠峰照耀
見雨濕如白龍蜿蜒而行至聖父母殿前望天柱氣
宇如王忌于棋亭步至捨身巖杉松滿路皆數十圍
山行倦甚至曉猶不能與天昏昏作雨再至南巖宮
後石巖下看山遂行過雷洞至太子巖后亦奇峭有
泉淙淙下滴杉松皆數十圍下至宮宮殿所不
論其後爲展旗峰前爲禹跡池泓然沉碧有水亭可

憇上爲福地殿不及登仍至九渡澗抵平臺雨大作
覓舊路暫歸蘭若明日霽始作玉真五龍之游從元
和觀折而東行路未修飭有野致山巒平衍田疇龜
拆近玉虛宮松杉茂密有大溪匯衆流界道石橋壯
麗卽九渡澗及諸澗下流也溪繞宮右兩岸道院櫛
比特有小橋儼若村里小市過宮門壯等宸居昔
文皇以十餘萬衆鑿石開道繕治宮殿皆屯集于此
地凡十二年而後落成故此地亦名老營矣乘驛走
九龍不及入沿途多平原曠野至九龍行宮有老松
深栢飯後着笠子登輿一老道人睨予而咲訊之則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十八
曰此後山陰樹影交加無曠日也乃擲去笠子而行
至此易夷爲險山路頗多惟石濃陰遮蔽好鳥和鳴
近仁威觀流水轟然沿途溪水四至真與九渡澗爭
雄時有瀑布過磨針澗流水交會震厲皆青羊澗桃
源澗水匯集處也蓋蠟燭澗之水下匯爲溪其地坦
迤無所遮越游人不惟聞其聲多食其色此地兩山
中傾一縷路深林菁茂白晝似宵驕陽疑月青羊桃
花澗澗之水四面奔流如草中蛇如統中線疾趨而
過不知其所之故遊人不見水色但聞水聲風林雨
澗互聲相和荒荒冷冷殆非人世抵五龍門列紫陌

二林其徑九曲過柳梅臺拜殿前雕欄刻石皆若翠
玉輝下五井各一色又有日月二池一黛一赭昔陳
希夷習靜瓊臺峰見二老人數數來訊之則曰我五
龍峰下日月池中龍也卽此池矣飯于道人舍見前
岩騰綠鶯紅大似小李將軍一幅橫披已命一小黃
冠爲導至自然庵張三丰修煉處有上賜衲衣又行
五里至山後路窮多支以木于石實得洞卽長生巖
也有道人辟穀已十九年貌甚腴分子以鑿梨蒼木
數餅甚甘訊之不言日已暮遂還官中按此地自唐
貞觀中均州守姚簡禱雨有五龍見于此建五龍祠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十九

逮至元始修飭改爲五龍宮至本朝始極其盛人皆
知陳希夷于此修道不知殿長生房長鬚李玉溪馬
明生田篋衣之徒皆于此仙去者也是夜月色皎甚
開窗了了見南岩燈火不成寐曉尋舊路歸始入玉
虛宮周遭類一大縣其中虬柱龍梁雲棧藻井砌以
文石覆以碧瓦綺寮雲接飛閣霧連其外金字銀書
之亭真官選客之宇皆可爲他山官殿其左右道宇
玄院綺錯綦布幽宮闕室千門萬戶流水間于磻砌
泉聲喧于几席姹花異草古樹蒼藤駢羅列植分天
敵日海上三山初利五院依稀似之若夫山巖用間

泉周塍外花裏有耕耨之客雲中聞鳴犬之聲能使
芙蓉城中失其芳妍桃花源上讓其幽邃矣息王望
仙宮目不暇覽情不周飭遂策杖而出訊之老道人
云此卽異時武當縣也出官後返玉真入涉其槩步
至松杉間與遊侶評山予曰吾胷中已有粉本大約
太和山一美丈夫也從遇真至平臺爲趾竹蔭泉界
其徑路最妍從平臺至紫霄爲腹過雲入漢其杉會
最古從紫霄至天門爲臆砂翠斑斕以觀山骨爲最
親從天門至天柱爲顚雲奔霧駛以窮山勢爲最遠
此其軀幹也左降而得南崖皴烟駁霞以巧幻勝又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二十

降而得五龍分天隔日以幽邃勝又降而得玉虛宮
近村遠林以寬曠勝皆隸于山之左臂右降而得三
瓊臺依山傍澗以淹潤勝又降而過蠟燭澗轉石奔
雷以滂湃勝又降而得玉虛巖凌虛簸空以蒼古勝
皆隸于山之右臂合之山之全體具焉其餘皆一髮
一甲襍佩奢帶類也將侶曰君真山之顧虎頭矣是
夜復止于蘭若明日至均州買歸舟云游侶者貴竹
楊孝廉襄中余茂才漢陽王章甫也

書太和記後

太和之山無所不有分之爲洞天福地者當不知

其幾今欲一覽而窮其勝此其神情何闕山
欲盡其要眇雖山中黃冠有不及至者要以涉其
梗概太淹或不能留太速又有不憊覺日來游屐
尚有所遺都由山徑不熟故躑躅耳令子再至則
知遊矣請以八日爲期朝從迎恩官發徐行于龍
泉九渡之間日中而止紫霄覽紫霄畢以其餘力
及七星寶珠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紫霄發徐行
于摘星天門之間日中而止太和謁帝覽太和畢
以其餘力及清微朝聖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天
杜發徐行于天門摘星之間日中而止南巘覽南
巘畢以其餘力及歛火不二諸處而勝可窮也朝
從南巘發徐行于仙侶青羊之間日中而止五龍
覽五龍畢以其餘力及自然長生諸處而勝可窮
也朝從五龍發徐行于磨針仁威之間日中而止
玉虛官覽玉虛官畢以其餘力及仙衣園堂諸處
而勝可窮也朝從玉虛官發折而右徐行于九渡
淵默之間日中而止玉虛巘覽玉虛巘畢以其餘
力迺蠟燭澗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玉虛巘發徐
行于中下瓊臺之間日中而止上瓊臺覽上瓊臺
畢以其餘力及外朝峰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上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二十一

瓊臺發徐行于太上八仙間日中而止遇真覽遇
真畢以其餘力及冲虛元和諸處而勝可窮也竭
此八日之力卽不必盡發其隱伏而亦可以無遺
憾矣是故游侶宜少恐其撓也僕從亦宜簡恐其
囂也與人宜健且與之飽恐其力盡尼予行也山
資宜多且宜先校以近日山中貧甚猝不能給客
也果何宜儲恐偶枵也山志宜携恐有遺也皆游
具也又彼所欲得于客者祈禳至一官則姑曲徇
其願而我得以其隙作鎮日遊是又游訣也若夫
久住于此以窮其變態則又在好事者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二十一

贈東奧李封公序

古之隱君子不得志于時而其沉冥者其志超然出
塵埃之外矣而獨必有寄焉然後快益其中亦有所
不能平而借所寄者力與之戰僅能勝之而已或以
山水或以麴蘖或以著述或以養生皆寄也寄也者
借也借怡于物以內暢其性靈者其力微所謂寒入
外室暖自外生者也故隱者貴聞道聞道則其心休
矣惟心休而不假物以適者隱爲真隱元亮之隱也
差適矣今讀其詩殷憂內結至于生死遷變之際每
每泣然欲涕而姑借酒以降之又安能樂然則自漢

以後以道隱而自適其窮者一邵子耳邵子洞先天之秘觀化于時一切柴棘如爐照雪如火銷冰故能與造物者爲友而游于溫和平適之鄉彼惟不借力于物而融化于道斯深于隱者也後之繼者其惟白沙先生乎邵子有言學不至樂不可言學白沙之學近于樂矣樂生于覺者也夢中悲歡喜戚無端糾纏忽然一覺而寤莫得其所在故白沙洞明心地之後處窮處達無往而不適是之謂樂得其道而自不受物之弊鍛豈待排路焉白沙蓋邵子以後一人也東粵李公少懷物外之志始抱異才唾取軒裳而竟不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二十三

令堯夫明道輩得伸其用真儒作用必大可觀近世文成一出功施烟焉性地之所發揮概可知已則白沙與公皆能以道顯諸用而不及顯者也古之君子抱此道者以其真自適而出其餘緒以及天下當吾世而不及試則留以俟後之人後之人有能行吾道者道在天下卽吾之精神在于天下又何必身有之今公之詰詞冥身鏡衡之司旦暮且陶鑄天下學公之學行公之志畢公所未抒之事業公之隱而未及顯者今且津津乎大顯矣是又邵子與白沙未有之遭也道德具于生前而榮華集于身後赫赫綸綍下賁泉壤卽不足爲公加損而益以見天之久定吾道之終亨矣此予所以樂爲述也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二十四

曹啓序

有可以名于世者必有所自得于已不自得者浮濫歲嘗聊以應世之耳目道也文也事也技也一也自得者能用法能使法爲我用雖離法而自立法慧力之所變化宜爾初乃驚耳目久而安之神之曹子之于醫也從折肱而得之乃積精研慮衆合意比以心稽冊以冊審心如是者有年然後大放其意之所深入而馳騁焉世之耳視者以曹子舍法而用意若御

螭控虎而不知其爲和鑾被節之技也嗟呼天下
誰不然凡守格套者事雖敗猶以爲正凡出常調者
卽事集猶詬之醫國醫病世有二乎哉曹子少爲儒
以家難棄去後爲刀筆吏所困極曹子心煩慧既
不得肆其力于舉業念屈首無伸眉時乃盡閉諸竅
一肆力于醫宜其工也夫英雄豪傑有不出于動心
忍性而能成天下事者乎曹子勉之矣

壽南華居士序

予少時游武昌與西陵丘夷孺大鄣潘庚生等結文
酒之歡記九月九日大會詞客酒入乎洪山赤分韻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二十五

賦詩忽有客長身修髯騎紅叱撥鳴鞭而過絕影奔
塵忽已不見羣少年皆騎駿馬尾之已忽還下馬入
酒筵不問主客禮徑就座食啖兼人議論風生諸詞
客少年皆屬目卑下之惟恐不得當客予謂長孺曰
客何爲者也長孺曰此吾友新安夏南華也予稍稍
與之語心異之坐是得交于南華且熟習其人大約
倜儻自好雖操奇贏而折節爲處士長者之行不侵
然諾與人解紛片言立剖家世溫厚而鄙爲纖膏愛
念光景自奉養略如楊王孫以其暇飲酒聽歌調馬
釣魚山屐水棹觴月尋花蓋自有生以來未嘗一日

作顰眉蒿目事也予自念宴人子終日伊吾志愛慕
華不得少行其胸臆私心向慕之已別去與南華不
復相聞經諸升沉變態幾二十餘年予亦灰心學禪
今年結蘭若干玉泉偶南華小阮夏道甫顧子山齋
乃始知以南華近事道甫曰叔氏近日心厭世芬歸
依安養三藏靈文不輟于目六字真言不絕于口依
然道人行徑矣予嘆曰有是哉人生在世須如弈碁
要看最後數着若貪世樂而無所歸宿卽非佳結局
也然世上山澤之癯耳絕美聲目絕美色口絕美味
彼皆境界不合而不得不含喧而入寂耳非真能忘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二十六

情者也枝葉暫除而根株自在有如春草隨時輒發
又如水之過壑已久則其潺湲也必甚惟豪華之子
久在世塵而生厭離者其銷除在根株而其力最大
一厭永不復生此古人所謂火中蓮也今南華久處
羶薌之地而晚年乃能厭去且身體康強妻妾白首
相莊兒孫羅列書種相繼于人間世之福已極完備
而晚年又得禪定解脫之樂如此結局此皆天生異
福不可多得得世間大富貴人形雖可觀神多勞瘁爲
世累忙不知辨道亦無暇辨道至老桎梏何足欣慕
予有此願不意南華之先我也今南華六十矣前此

享世間濃冶之樂後此享世外清寂之樂不知與五陵裘馬儒衣信帽之顧阿暎有少分別否也道甫曰叔氏今年六十期在二月之二十日將往稱壽乞居士一言予曰予所與君言者足矣卽大其語以祝

壽桃源張母序

士之屈首受書願食國家之祿者雖爲行道概以逮親爲榮幸而得逮則升斗勝鍾鼎焉故古人云累茵列鼎不如鷄豚逮親存也顧自漢唐宋之時有薦舉有辟召經明行修者不見用于朝不獲已齋清油慕下一士猶然以祿爲養故古之祿逮親也易近日仕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三十八

進之路甚狹刀筆不屑爲科第多徵天幸其廩于上庠者積日累月或至華顛乃得一班一級其爲親者必上壽乃得沾一日之養故今之祿逮親也難雖然士有高才遂養不早致青雲而次且膠序之間最後乃沾一命其得于天者誠齋若不能不感嘆于遭逢然吾觀世之身都將相者其得意在豐隆顯赫之中而其所大不得意者或在家庭骨肉之際甚至有望玉闕而不得入懷平泉花鳥而數十年不歸者况望舞衣弄雛之樂乎夫終身枯槁田間蒿牀蓬戶以葵蔬養而不足於甘毳人子憾焉已爲貴遊或不值親

存卽親存矣又苦心適而跡遐不得目曙之而手薦之以致其無已之慈慙此亦孝子所爲疚也若桃源懷白張先生之于太孺人其所遇獨奇人有云先生少有異才隱德可唾取青紫而竟落落魄以明經司校乎平耳何奇之有予曰昔仲由以不拜官而仕爲樂而曼容不欲過六百石何則誠不欲豐于遇而儉于志也先生下帷窮經其爲博士弟子自不知幾春秋而太孺人健飯無恙也待次于膠庠久之藉于朝而太孺人健飯無恙也初分校穉歸繼司校敝邑而太孺人健飯無恙也且夫遊必有方爲隱者言也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三十八

入仕途則摩鹽之王事可畏之簡書交迫而不得自遂乃先生官屏陵去桃源不數百里以板輿迓太孺人於學舍太孺人年八十餘健若仙視數百里如里閭以爲隱也耶則先生冠進賢冠繫博士之篆落落累纍而稱觴於太孺人之前取上方之祿以供滌髓不同山澤之癯憔悴陸沉者之所爲以爲仕耶則無會稽簿書之勞以鞅掌其神明去家不累舍得以迓老親于學官承顏願志以效一日之歡其處于仕非仕隱非隱之間無妨于公家而得以自遂其隱衷此固王侯將相所深願而不可得者茲非慈祥善事也

耶昔桃花源上世傳爲神仙之宅獨蘇子瞻以爲未
有仙而啓鑿乃者蓋亦隱人也吾安知所謂隱人者
非卽抱德含和已至期頤而神明愈健如太孺人其
人者耶吾又知于于雖睢老親之前者非卽貞淳慈
祥內無猜心而外無機事如懷白先生父子兄弟其
人者耶卽以爲例皆農也又安知非小仕而大隱始
仕而終隱遺榮逃名而不以仕進顯者耶故吾謂南
陽劉子驥輩亦可以息心問津矣此豈非仙源中人
也而他求也哉太孺人閭德母儀所以致人間之福
祉者不具書獨次先生所以得自伸于太孺人者以
可堂齋近集卷之六 三九

唐醫序

予少時失意好遊南走吳越北走九邊以少洩其雄
心而所之必挾一醫以俱唐生其一也唐生江右人
以醫遊楚公安出則隨予遊歸則隱里中從兩叔飲
于罷遊多里居常語兩叔唐生從遊有大快事三中
卽與予入都取道宛洛天日清和皆舍輿而騎先入
傳舍而令唐生代居輿中未至城十餘里郵吏拜迎
唐生錯愕不知所爲鼓吹大沸呵殿聲甚厲蜂擁而
入傳唐生下輿殊有驕色此其一快事也梅客生開

府雲中予往客置酒桑乾河大合樂是日材官悉樂
中光耀日行酒者皆萬戶而唐生與席醉後走馬率
原低褶圍繞一簇如紅雲客生與予馬上飛鳴鎗箭
如叫鴈而唐生亦以一騎隨其後此其二快事也寓
都門有新安賈人治酒教坊予以他事不終席而賈
人已先予金留唐生代飲盡閣朱欄綠窻繡榻帳牀
皆綵錦香清一室入暮兩小鬟供事爲除冠服幘已
敝內着木綿大布襦行膝如梯小鬟皆匿咲唐生亦
自咲不止夫此地非冶俠不到而唐生亦得閑入若
樵夫之遇毛女漁郎之見仙媛此其三快事也諸叔
珂雪齋近集卷之六 三九

聞予言皆大咲每酒間輒以謔唐生唐生亦甚自得
予後遂念生已老不復俱丁未予自漁陽歸入村中
里人不見唐生以問兩叔曰唐生逝矣訊其鄉之
族人則曰來時已斷水漿累日今逝去或數月矣予
泣曰傷哉唐生頻年從予奔走真予取一第沾升斗
之潤而今竟已矣後當爲撫其遺孤不令凍餒又三
年辛亥再入村舟泊朝湖斷天微雨畫色慘淡金鰲
鱗鱗見一人持盞入予舟視之則唐生也予大駭曰
此必鬼也豈故人之魂聞予至而有所托耶抑所
謂三尸者假人面貌來播弄予耶私念鬼畏唾急唾

其面唐生曰公少好調弄人今老大尚爾耶予曰公殆非昔日同遊唐生也予前年至此間兩叔及公族人皆曰逝久矣此非鬼而何唐生曰信乎其逝矣然予幾進而復生者也正相持辨論而兩叔來舟中大咲道其詳予之疑始釋經以酒酒之改故衣贈之出金甲金爲市棺時唐生將歸吳帽中取伯修中郎詩讀之文二紙雨溜烟痕堆積幾不可辨且云與公相與最久都不得一字每乞則曰徐之再徐之唐生入土矣予曰徐之公壽未也公醫術按古方雖未必活人決不殺人是宜壽家雖貧而胃中酒然無一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三十一

事神明酬適是宜壽凡物類如猿如鶴皆數千百年公瘦骨後稷圓目銳喙通身皆毛大類猴也是亦宜壽予今且隱里中築湖上草至公明歲必來當爲公作生傳唐生曰老人風燈也姑爲一言使後世知有唐生足矣予遂授筆次其語以付之而并訂來年聚首之約其中多謔咲之語大都車過三步腸痛勿怪意也

壽大姊五十序

予同母兄弟四人其一爲姊姊兄伯修而弟中郎及予少以失母故最相憐愛記母氏卽世伯修差長姊

及予等皆幼時居長安里舍龔氏舅携姊入城予已四歲餘入喻家庄蒙學窓隙中見舅抱姊馬上從孫岡來風飄飄吹練袖過館前呼中郎與予別姊于馬上泣謂予兩人曰我去弟好讀書兩人皆拭淚畏蒙歸不敢哭已去中郎復携予走至後山松林中望人馬之塵自蕭岡滅然後歸半日不能出聲後伯修偕曹嫂入縣讀書姊與中郎予皆依兄嫂育于庶祖母詹姑每寒夜姑燂枯呼四人夜坐伯修喜譚說古今事姊喜聽惟恐語止自煮茶餉之伯修復說鬼神奇怪事緣飾之以相恐嚇姊與予皆膽薄燈火明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三十二

就風吹紙窻真如有物至大駭啼而走伯修拊掌大咲爲樂如此以爲常以故姊于經史百家及裨官小說少時多所記憶曾與中郎及予至廳堂後聽一瞽者唱四時採茶歌皆小說碎事可數百句姊入耳卽記其全予等各半姊性端重匿影藏聲一一遵女戒獨好文彊記風悟大人每見而嘆曰惜哉不爲男子及長歸于毛氏姊夫毛太初少失怙廢儒課農桑治生姊以長外家親見外大父龔公爲連帥方伯諸舅起家孝廉制科貴顯赫奕外母及矜子輩戴珠珮玉服羽翟金翠陸離中表兄弟多文士蘭雪其姿珠璣

爲嘔霧而已顧爲田家婦縞綦操作頗能以命自安
無天壤王郎之憾事姑孝待妯娌和馭下寬而有法
中外稱其賢每甯者過門度外所與直少訕或從後
靡益之太初喜置田畔之田贏其直以購不足則取
給替裙無難色後園課減獲種松數千株者時童阜
皆爲綠雲嬌姸居家茹蔬飲水至儉而客至則酒肉
相屬皆醉飽去故數十年無纖芥關訟事太初創家
出對客則胡盧大咲入室則焦家計兩眉蹙合可作
誓而姊以達生之理曲解之時爲破顏一咲自伯修
中郎論學與他人言多不省惟姊有深解中年欲棄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三十三

家冗入道勸太初置妾代司管綸而太初惜錢不肯
鬻妾又畏多生兒女爲身累及連生丈夫子三人長
皆督之學異其收朱藍之益爲請明師厚其供億而
私益其贄故諸子學儒皆成以次入鄉校可望科第
伯脩中郎相繼取青紫出則八行相望于道歸則迎
之室中晤言深冀晚歲聚首之樂而先後不祿姊與
予痛念骨肉各抱病一年幾墮至去歲始相賀更生
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畧使爲男子其取功名及文
章事業何遯出兩兄下而竟泯泯閭閻實可嘆然以
人世福緣論之姊固有偏饒者伯修無子子予子而

姊有三男矣中郎有子未見其冠婚及入校而姊見
幼男冠婚入校矣伯修中郎皆不及見孫而姊長孫
今十餘歲矣其尤有不忍言者五十人世常耳伯修
得年僅四十一中郎四十二皆不及望五而姊今已
居七十矣尚未有涯則姊不可謂非厚福也夫世爲
女子者恨不爲貴人妻然吾觀貴人一登科第卽謀
置得美妾故憐新強者仇弱者怨追隨宦轍老尚賤
時時伏臘兒女團圞取酒肺鳧鯉爲歡咲姊固聞道
者亦欣然享口間之樂况諸子皆可進取富貴且逼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三十四

人何憂門戶弟近有志栖隱欲以未了之志付兒曹
竟之歲以一棹過之字湖走刀環泊肉步河觀姊于
碧水蒼山之中共話無生而修香光之業天乎其或
以慳于兩兄者而盡以畀我兩人未可知也言至此
向之淚宿于臆而欲出者又不覺隱隱作歌咲聲矣
姊聞之其爲我歡然而進一七耶

四壯歌序

學古詩者以離而合爲妙李杜元白各有其神非慧
眼不能見非慧心不能寫直以膚色皮毛而已以之
悅俗眼可也近世學古人詩離而能合者幾人耳而

世反以不似古及唐爲恨昔人疑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顏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解之者曰徐得右軍皮膚眼鼻耳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髓所以不似也故曰恒似是形時似是神世眼以貌求宜咄其不似占也元定詩初學漢魏六朝字擲句比其之選中幾于亂真屢變而精光始出信筆揮灑乃見詞人之致予謂天生才不盡人亦各有所長元定之才諸體皆入其藩而五言古尤爲勝場如飲酒詩二十首天趣橫生離陶而能合陶庶幾得其筋骨心髓者也唐人概多五言至七言律體諸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三十五

家不多作今人動爲七言篇章繁蕪殊可厭惡皆欲工而皆拙此政今人之病也用其所長一門深入不足以垂世乎吾與元定交最暱相知最深元定之生也實有所自來至今不昧夫以阮藉陶潛之達而子生歟之際無以自解不得已寄之于酒杜武庫之事業顏真卿之忠義終不能忘情于遷化之際而沉碑刻石不得已寄之于名子皆憐其志而哀其不知解脫之路元定生而守先人素業爲人愷悌溫良美秀而文居官日下惟讀書無異寒士所之營綜極有方畧見用世之才此非乘願力而來者歟今與子相聚

察其意冷於有塵外之想而時時作利刀切泥之嘆故知元定宿願定不止于作文章功名之士而已予于此一竅稍有所入雖道未勝習而仰青天見白日實不爲遠彼此各老大矣後當挫銳息機相與究竟此事可也

南北遊詩序

有一時卽有一時名士以爲眼目若鳳麟芝蘭爲世祥瑞無其人則國家之氣運亦覺闕然而無色夫多士者固皆有過人之才能以文章不朽者也然使其骨不勁而趣不深則雖才不足取昔子瞻兄弟出焉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三十六

名士領袖其中若秦黃陳晁輩皆有才有骨有趣者而秦之趣尤深吾觀子瞻所與書牘娓娓千百言直披肝膽莊語諱言無所不備其敬而愛之若是想其人必風流蘊藉如春溫如玉潤不獨高才奇氣爲子瞻所推服已也子友陶孝若淡泊自守甘貧不厭真有過人之骨文章清綺無塵全氣真有過人之才而尤有一種清勝之趣若水光山色可見而不可卽者以故中卽于諸君子中尤敬而愛之其詩風味亦近似中卽蓋染香潤露有不言而喻者予嘗比之于秦太虛中卽亦以爲然孝若年尚壯精于舉子業獨不

背數入場屋曰蓬首垢面頂帶竹簍子如弄蛇兒容頭過身非丈夫所爲以故至門牆復彳亍不入者屢屢最後爲廣文自謂嘗與一齋非欲克賜能具八口飽啖卽飄然矣甚矣孝若之能自貴也予今年若不得意已買得一舟自擠入舟中泛泛瀟湘龍茹間孝若之涉宦途其急來登予舟以逃名焉

蔡不瑕詩序

詩以三唐爲的舍唐人而別學詩皆外道也國初何李變宋元之習漸近唐矣隆萬七子輩亦效唐者也然倡始者不效唐諸家而效盛唐一二家若維若傾珂雪齋近集

卷之大

三七

外有狹不能收之景內有鬱不能暢之情迫脅情境使過抑不得出而僅僅矜其殼率以爲必不可踰越其後浸成格套真可厭惡後之有識者矯之情無所不寫景無所不收而又未免舍套而趨于俚矣僕東楚卽知學詩卽不喜爲近代七子詩然破膽驚魂之句自謂不少而固陋朴鄙慮未免遠離于法近年始細讀盛唐人詩間有一二語合者昔吾先兄中卽其詩得唐人之神新奇似中唐溪刻處似晚唐而盛唐之渾合尚未也自嵩華歸來始云吾近日稍知作詩天假以年蓋浸浸乎未有涯也今人好中卽之詩者

忌其疵而疵中卽之詩者檢其美皆過矣近任子祿年彭年亦知學詩予嘗謂之曰若輩當熟讀漢魏及三唐人詩然後下筆切莫率自矜臆便謂不阡不陌可以名世也夫情無所不寫而亦有不寫之情景無所不收而亦有不收之景知此乃可以言詩矣近日蔡不瑕氏偶至質營各論詩且出近作相示不瑕清夷恬澹胸中無半點塵俗氣故其爲詩妍妙春融不瑕年甚少卽未窮其變化已自具唐人丰骨山中清寂取漢魏三唐諸詩細心研入合而離離而復合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六

三十八

傳盛唐之神則善矣

淡成集叙

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盡而意無窮其次則能言其意之所欲言左傳擅弓史記之文一唱三嘆言外之意如也班孟堅輩其披露亦漸甚矣蘇長公之才實勝韓柳而不及韓柳者發洩太盡故也詩亦然三百篇及蘇李河梁古詩十九首何其沉鬱也陳思王謝康樂輩出而英華始漸洩矣杜工部李青蓮之才實勝王維李頎而不及王維李頎者亦以發洩太盡故也舉業文字在成弘間猶有含蓄者有藉藉至于今

而才子慧人蜚英吐華窮其變化其去言有餘而意不盡者遠矣雖然由含裹而披敷時也勢也惟能言其意之所欲言斯亦足貴已楚人之文發揮有餘蘊藉不足然直搗胃臆處奇奇惟惟幾與瀟湘九派同其吞吐大丈夫意所欲言尚患口門狹手腕遲而不能盡抒其胃中之奇安能嘖嘖嚙嚙如三日新歸爲也不爲中行則爲狂狷效顰學步是爲鄉愿耳李宗史氏楚之名士也採楚名士之文哀其一集予得而閱之大都能言其意之所欲言皆楚人本色也近日楚人之詩不字字效盛唐楚人之文不言言法秦漢

阿雪齋近集

卷之六

三十九

花雪賦引

予兄中郎操觚卽不喜學近代人詩由淺易而沉深每歲輒一變往年自秦中主試歸語予曰我近日始知作詩如前所作禪家謂之語忌十成不足貴也故今華嵩遊諸詩深厚黏結有一唱三嘆之趣蓋其進

如川之方至而不幸逝矣今世之所愛與世之所警者皆少年未定詩也然予謬謂明興如中郎詩始妙有唐人風趣若近代名人尚未得名詩况唐詩乎予與中郎意見相同而未免修飭以避世警豈獨才力不如瞻亦不如也友人竟陵鍾伯鏡意與予合其爲詩清綺遠逸每推中郎人多竊警之自伯鏡之好尚出而推中郎者愈衆湘中周伯孔意又與伯鏡及子合伯孔與伯鏡爲同調皆有絕人之才出塵之韻故其胃中無一酬應俗語予三人誓相與宗中郎之所長而去其短意詩道其張于楚乎伯孔年甚少才甚奇出其才力上擬騷賦皆力追古人近以花雪賦示予秀潤淹雅絕不作疥駱駝態予少時亦喜作賦然每成輒慙惡不敢出其不如伯孔遠甚中年遊兩京意欲迫平子太冲之後作兩京賦以揚厲本朝之盛復爲舉子業奪去今漸老矣心力已耗嫩親筆硯又家中無書難以搜尋故實此願終歸荒廢眼中如伯孔才氣實優爲之今以本朝第一闕典付之伯孔伯孔其努力成之無徒嘲咏花雪作不磊落事可也

三和上人養母堂詩序

儒者言孝詳矣孔子孝經作而卿雲現動天地感鬼

阿雪齋近集

卷之六

四十一

詳其大于是三教門庭異耳其重孝等也考之遺
云居日中爲儒王月中爲明王斗中爲孝弟王斗中
真人曾至黃公家云吾將下行忠孝之經卽許公遜
也獨釋氏出家人疑其迹咸屬而匿影空谷作此解
者未深讀貝葉耳授戒者不聽長子不聽父母不許
可者豈以強世故經云大孝釋迦文累劫報親恩積
因成正覺予欲採貝葉中言孝者輯爲釋氏孝經未
暇也三和真公以母老構養母堂于寺奉侍之外朝
夕薰以佛法母以天年吉祥終人聞而大賢之多爲
詩歌讚歎盛美而其徒寂子採而集之以傳于世一
可雪齋近集卷之六 四十一

以鮮儒者爲釋氏不養親之疑一以爲釋間養親者
之式俾有老親無人贍奉者皆得如真公故事且叢
林中擇木涅槃諸類具有定制人無敢輕爲增益而
養親一堂不妨以意起予故特書之俾子載而不精
舍中有養親堂者知自三和真公始也

珂雪齋近集卷之七

傳心篇叙

公安 袁中道 小脩甫 著

心者何卽唐虞相傳之道心也人心者道心中之人心也離人心則道心見矣道心見則卽人心皆道心矣見道心故謂之悟卽人心皆道心則脩也悟到卽脩到非有二也聖賢之學期于悟此道心而已矣此乃至靈至覺至虛至妙不生不死治世出世之大寶藏焉而世謂儒門無此學術奉而歸之于禪則大可笑已有宋諸儒雖所見不同然未有不見此道心者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也世間高明之士所以輕宋儒者有故心體本自靈通不借外之見聞而朱子爲格物支離之學其沉昏陰濁莫甚焉心體本自灑灑不必過爲把持而程正叔爲莊敬持守之學其桎梏攀攣莫甚焉世間之大知慧者豈肯米鹽瑣碎而自同木偶人哉宜其厭之而趨禪也然以此槩諸儒焉則過矣周茂叔程明道邵堯夫輩實是悟向上一路未易可測也朱晚亦入悟國朝白沙陽明皆爲妙悟本體陽明良知尤爲掃踪絕跡見孫數傳盡翻巢穴得直截易簡之宗儒門之大寶藏揭諸日月矣閑日哀爲一集使欲悟堯舜

之道心者從此路入不必求頓悟于禪門也

劉玄度集句詩叙

子瞻與介甫同游蔣山介甫指案上硯共集句子瞻卽朗吟曰巧匠鑿山骨介甫不能續乃曰且趣天色窮覽蔣山之勝不須作此冷淡生活時同游二客背語曰荆公困人使爾今日頓盡予謂子瞻亦機鋒偶觸令齒牙間得利耳使有所以應之而復角吾亦不能保其後如何也集句政自難一咄嗟之頃而倒腹筒以冀一遇要令官商合調如出一手卽子瞻猶難之況介甫乎吾友劉玄度少時卽與予作忘形友應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試入郡則同寓君章宅畔每月夜坐大塢上譚或至達旦自是十數年一遇玄度于稠人之中甫一戟手卽隱隱有譚勢拉至空處風雨波流娓娓數百車遂無一字重者蓋予退而心服玄度之慧也凡慧則流流極而起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瓏而多態水之漣漪而多姿花之生動而多致此皆天地間一種慧點之氣所成故倍爲人所珍玩至于人別有一種俊爽機穎之類同耳目而異心靈故隨其口所出手所揮莫不灑洒然而成趣其可寶爲何如者予與玄度交二十餘年初聆其譚久之讀其文

如其譚久之讀其詩如其文又久之而觀其滑稽漫戲之詞溢于詩文之餘者其天趣正爾橫生今年復出闕情集句七十首示予予曰此蘇子瞻王介甫所難者也予與玄度交二十餘年而知玄度不盡乎

王伯子岳遊序

天下之質有而趣靈者莫過于山水予少時知好之然分于祿嗜未篤也四十之後始好之成癖人有詫予爲好奇者昔吾村有老人焉一日不醉則目眩手戰皇皇若疾夫此老人者豈誠慕荷擁漉葛之美而效之哉疾病所驅勢不容已予之于山林也亦若是

珣雪齋近集卷之七

三

而已矣自中郎去後雖有游興幾同流波之曲今年夏晤伯子于仲宣樓下則其山水之趣尤勃勃不能自已予始歎世固無耦者伯子每遇名勝卽欲移家居焉已而遍游吳越凡吳越之佳山水無不躡其幽邃予雖好遊常以冗奪而伯子遊履所至常淹留歲月以濟其山水之欲則其清勝之韻不啻數倍于予已也夫以朱陵之勝近在楚國子屢欲往終不果而伯子于秋濤方壯之時涉洞庭之危波直造祝融迴鴈之上所至爲詩以紀之模寫煙雲幾與七十二峰爭奇較麗則伯子之于山水予直當北面而師之又

不當以鴈行請也近日從衡岳歸來客居花源寄子霞上之什予取而讀之始自愧游履之隘揮灑之拙而且幸尙尚之世有其人故喜而書數語于其首

王天根文序

天根與予兄弟最相知愛而其好先中郎詩文也獨甚逐字丹鉛以自賞適去年試省城有二三詞客譏訶中郎詩以爲不肖唐者天根默不應乃取中郎詩之最肖唐者別抄爲一冊及書之筵間以示諸詞客曰此類何代人詩諸詞客曰上者盛唐次亦不失中晚于是天根大笑曰此卽袁中郎詩諸公以爲全不

珣雪齋近集卷之七

四

肖唐者也公等草草一覽見有一二險易語遂以爲中郎病而其實肖唐人之神骨者最多遍讀而深入之自見諸詞客乃始稍稍服予家居有傳此事于貧簪谷者予躍然曰世固不乏侯芭矣然天根又豈直好之哉固身有之也天根喜讀書下筆爲詩賦及小言短章天趣皆奕奕毫楮且也煙霞成癖丘壑栖神所謂文人之藻韻上之趣備矣宜其嗜中郎深也若夫學舉于業神理色澤貞幹異藻交映互發而屢上不收真不能無疑于造物雖然世豈有才如天根而

不遇者乎遇合固自有時卽得失亦無足爲天根

重輟獨中郎之所以自適與世之所不能知中郎者
別有出于詩文之外予稍稍得領其緒俟天根了此
一局後相與商確究竟夫天根豈汨汨世榮以老者
哉子靜居堆藍山中引領望之

苦海序

人心如火世緣如薪可愛可樂之境當前如火遇燥
薪更益之油矣若去其脂油灑以清涼之水火亦漸
息吾嘗見人閱除書則進取之念愈熾脂廣柳則謀
生之意少灰乃知心隨境變可用吾幹旋之法是以
修行之人常處迦多林中借其無常之水以消馳逐

可雪齋近集

卷之七

五

奔騰之火此亦調心第一訣也袁松好唱挽歌蓋亦
有意彼慧人也姑借之以耗壯心而世日之爲癖則
過矣予往馳求多端妄念不息取古今詩篇閱生傷
逝之語都爲一集命曰苦海當如炎如燄之時而一
歌之念歲日之無幾感繁華之不久霹靂火化爲清
冷雲矣每有斯病用斯方輒愈更領廣其傳以救眾
生之熱惱實檀度中事也故存之已酉秋日鳧史袁
中道書于冊中

龍湖遺墨小序

昔蘇子瞻爲人性無忤害樂道人善宜無軋於世矣

而當時惡之者直若甘心焉而無罪其後萍飄嶺海
僅得生還訊所以致禍之故都不可解豈亦命數適
與之會歟龍湖先生今之子瞻也才與趣不及子瞻
而識力膽力不啻過之其性無忤害處大約與子瞻
等也而得禍亦依稀相似或云二公舌端筆端真有
以觸世之大忌者然歟否歟然子瞻生平所著作自
宿州符下之後半入蛟宮其臨池揮灑之餘爲人藏
于複壁者猶不能保直至宣和之世上章道士指爲
奎宿然後始弛蘇文之禁當龍湖被逮後稍稍禁錮
其書不數年盛傳於世若揭日月而行則本朝之寬

可雪齋近集

卷之二

六

大與士大夫之淳厚其過宋朝也遠矣諸刻之餘其
隨意游戲楮墨間皆若龍一甲而鳳一毛往往秘藏
于小友之篋若夏道甫所貯種種尚未經人耳目者
真可寶也道甫客西陵與龍湖來往最久此老以真
爲佛事少不受其訶斥者而待道甫溫然惟恐傷之
則道甫爲人可知蓋龍性雖不可馴而見人一長卽
抽揚不容自己如予之粗疎尚憐而以國士遇之況
道甫乎昔子瞻集行而巢元修王子立子敏潘邠老
輩皆得托以有聞于後世如道甫能自致不朽者無
論若予之名姓且將附此老諸刻以傳則予亦不可

謂不幸也因喜而爲之引

石浦先生傳

先生名宗道字伯脩楚之公安人也其上世世爲武弁自蘄黃徙荆屯田于邑之長安里至曾祖處士公負氣以武勇聞正德中天下亂羣盜起湖湘間公以兵法勒里中子弟自衛盜賊不敢至長令壯之署以賊曹所擒捕甚夥後賊盜報警者數百人哭至公逐之于雙田盡殲之水爲之赤于左溪公以其先行斌斌爲退讓君子性慷慨周人之急每得糴直擇其賈金擲之秤金于人昂則喜嘉靖中邑大饑公出母粟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七

二千石金千兩以饑盡焚其券家遂落明年于大人七澤公生有老奴竊嘆曰活實出矣後娶方伯公女實爲吾母龔孺人生先生初先生降生之夜祖母于夢一美人頭自天飛來若今所畫天人菩薩之飾寶絡交垂以襟承之甫覺而先生生實嘉靖庚申二月十六日也先生生而慧甚十歲能詩十二列校見鄉先達祠曰吾終當俎豆其間二十舉于鄉不第歸益喜讀先秦兩漢之書是時濟南瑯琊之集盛行先生閱悉能熟誦甫一操觚卽肖其語弱冠已有集自謂此生當以文章名世矣性耽賞適文酒之會夜以

繼日踰年抱奇病病幾死有道人教以數息靜坐之法有效始閉門鼻觀棄去文字障遍閱養生家言是時海內有譚冲舉之事者先生欣然信之謂神仙可坐而得也移家長安里中栽花薙藥不問世事癸未大人強之赴試行自黃河而返還荆門舍于逆旅夜半夢有神人語之曰公速起如是者三先生醒復寐神人又語之曰公何不起吾老人爲公特來何得不見念也微以杖敲其足足隱隱痛擁被大呼而出甫出屋崩牀碎爲塵人以此識先生非常人然先生亦豁然若有所悟曰吾其以幾死之身修不死之道也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八

歸而妻死不復娶大人強之娶則娶田家女曰吾求可與偕隱者耳先生習靜久體氣愈充大人謂之曰昔淨名依于忠孝自古之冲舉者豈盡枯槁耶先生曰諾時復拈筆爲制舉義窮工極變丙戌遂舉會試第一年甫二十七耳先生官翰林求道愈切時同年汪儀部可受同館王公圖肅公雲舉吳公用賓皆有志于養生之學得三教林君良背行庭之旨而先生已刃焦公竑首制科翟公汝稷官京師先生就之問學共引以頓悟之旨而僧深有篤高足數以足性之說啓公公乃遍閱大慧中峰諸書求之

父之稍有所豁先生于是研精性命不復譚長生事矣是年先生以冊封歸里仲兄與予皆知向學先生語以心性之說亦各有省互相商證先生精勤之甚或終夕不寐逾年偶于張子龍與大慧論格物處有所入急呼仲兄與語甫擬開口仲兄即躍然曰不必言相與大笑而罷正是如復讀孔孟諸書乃云至寶原在家內何必向外尋求吾試以禪詮儒使知兩家合一之旨遂著海蠡篇既報命旋即乞歸七八年間先生屢悟屢疑癸巳走黃州龍潭問學歸而復自研求戊戌再入燕先生官京師仲兄亦改官至予入太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九

學乃于城西崇國寺蒲桃林結社論學往來者為潘尚寶士藻劉尚寶日升黃太史輝陶太史望齡顧太史天峻李太史騰芳吳儀部用先蘇中含惟霖諸公先生見地愈明大有開發當是時海內譚妙悟之學者日衆多不修行先生深惡圓頓之學為無忌憚之所托宿益泯解為修同學者較枉之過至食素持殊先生以為不可曰三教聖人根本雖同至于名相施設決不可相濫于時益悟陽明先生不肯逕漏之旨其學方浸浸乎如川之方至而先生卒矣先生素切歸山之志以東宮講官不獲補僅得三人先生曰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十

當此危疑之際而拂衣去吾不忍也是時東宮未立中外每有煩言先生聞之私泣于室體經病後遂不堪勞自丁酉充東宮講官鷄鳴而入寒暑不輟庚子秋偶有微恙強起入直風色甚厲歸而病始甚明日復力疾入講竟以憊極而卒先生為人廉甚生平不妄取人一錢居官十五年不以一字于有司讀書中秘貧甚時鄉人有主銓者謂所知曰我知伯修貧幸主銓可為地千金無官也所知以語先生先生笑而謝之某邑令以三百金交期為汲引竟不發面急還其人時予偶見問何令先生秘之竟不知為何何如人也生平却百金者累累或饋遺至千金則惶愧不受卒于官棺木皆門生歛金成之檢囊中僅得數金及妻帑歸不能具裝乃盡賣生平書畫几硯之類始得歸歸尚無宅可居其清如此然先生為人平恕亦不以此望人且自多也典致甚高慕白樂天蘇子瞻為人所之以白蘇名齋居官省交游簡酬應蕭然栽花種竹掃地焚香而已每有月則邀同學諸公步至射堂看月率以為常耽嗜山水燕中山剎及城內外精藍無不到遠至上方小西天之屬皆窮其勝詩清潤和雅文心婉妙然性懶不多作著有白蘇齋集

若干卷先生得年僅四十一有兩子一女皆先後卒
竟無子以子祈年爲嗣蓋壽不如樂天而無子則
似之矣傷哉先生與同學友黃公輝交若兄弟先生
死黃公哭之甚慟及墓黃公請告迂道登隴哭之爲
誌其墓逾年先生舊社友董公其昌視學政因諸生
之請祠于學宮卒如其素志云

中道曰先生平粹縝密而遇事燭照萬曆丁酉戊戌
間有東倭關白之警時議封貢先上嘆曰石尚書其
不免乎李卓吾刻藏書成先生口禍在是矣已而皆
然如此者不可枚舉大都量與識皆全者也天不假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十一

梅大中丞傳

梅大中丞名國楨字客生楚之麻城人也少俊朗有
大韻能詩文善騎射既舉于鄉遂挈家客長安久滯
公車無意仕進錐承埋光無復圭角嘗曰人生自造
耳依憑軌跡外張名教酷非所屑常與海內之文人
詞客花月晨夕分題賦詠爲騷壇主盟遊金吾戚里

間歌鍾酒兕非公不歡筆札唇舌爲世所榮孟公驚
坐緩緩分騎下至三河年少五陵公子走馬章臺校
射平原酒後耳熱相與爲裙簪之游調笑青樓酣歌
酒肆布衣楚製出入市廛摩挲鍾鼎賞評書畫大鼻
長髯有若劍客道人之狀識者固知公愛勝光景耗
磨壯心與俗沉浮不用繩檢而外夷內朗宏量沉機
真謝安石張齊賢之流也癸未登第鳴琴興濟笑譚
暇事不令而戢邑多中貴數擾條教公謂其言崇其
德貴賈悅以去入覲騎駿馬帶長弓控羽箭偕侍史
蒼頭十餘人作健兒裝沿途逐狡兔射野雀他邑令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十二

惟退閑宮將李成梁父子素有威望紀律嚴明諸子
家丁武勇可任雖寧夏時承恩父子號為勇健而不
知李氏父子之遠山其上也諸臣乃慮其勢重生患
有狎虎進狼之憂臣于此亦念之獎矣李氏父子即
子野心自取覆滅但當防之于遼東握兵之時
不當防之于廢棄離任之後況昔則危疑不安而
今明主洞察矣不以疑之之日肆其不肖之心而於
信之之日反為亦族之計其愚悖速禍又出劉東陽
等拜下矣謂成梁為之乎臣非不知諸臣之心為濟
臣之所不及非相悖也但用人之道疑則勿用用則
勿疑上而疑下必不肯盡與之權下畏上之疑必不
敢盡行其志將領因疑而不受節制士卒因疑而不
聽號令忌者因疑而得肆其讒教人因疑而得行其
間欲專制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待奏報欲無借
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要結人心欲行法也人曰非
有異志何以立威欲待蒙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觀
望或與監軍謀而不合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聽約
束或與督撫期而先發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與同
心服而舍之則曰何故縱有罪以市恩抗而盡誅之
則曰何故多屠戮以冒賞脇之而使其自殺則曰懷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十三

以為功困之而致其遁逃則曰縱以生患無功則以
為怠玩以養亂有功又以為妄報而欺罔首尾牽制
手足束縛古如王剪樂羊或請田宅而復行或借機
杼以自況以孫權周瑜義同骨肉必拔劍破案而後
成功況未有深信之素而又示以猜疑之端乎臣固
云今之將士殺身不足以成名剖心無由以自白邊
事之壞所從來久矣伏望 陛下斷之宸衷博採輿
論成梁父子稍有可疑速罷其權別為調遣如萬萬
可以相信方可虛心任之臣自外吏入厠臺班雖懷
狗馬之心未效涓埃之報若疑徒市私恩不顧國計
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討賊不必加以別銜假之心
重任但憑 陛下威靈主平忠義賊知歸命則臣為
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為
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為士卒先平定之日一切事
宜付之魏學曾等聽其安輯以靖地方臣與成梁即
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倘中途事定聞報即返
若其不捷軍法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又何至以
臣之罪貽他人哉兵機所在關係重大臣初聞變即
知此賊非魏學曾等所能定今見此舉動又知非此
時紛紛者之所能辨也臣之所望在 陛下一人耳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一

十四

惟陛下自以疑信決其用舍若曰姑以試之而使
成梁不敢自專則功不可成患不可測臣不若先受
其辱之諒以免誤國之罪也頭入人皆黑其才壯其
氣上乃命如松往而公監其軍公乃與如松馳寧夏
賊下城賊嬰城自守外示卑順以緩我師廣結虜衆
以爲聲援意待秋高虜集肆其不逞公以一受降自
旗幟之城南虜聞公至乃索見公百陳歸順公許之
求以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刀鎗耀日城上皆
泣挽弓以俟公單騎而進與東陽執手折論神意
及歸詞語慷慨許朝露以擬公公笑而受之賊不自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十五

知其膝之下也然賊意終奸狡甚欲求鐵券世守西
夏公悉力攻城因風縱火燬其南樓曲招降人以安
反側引水灌城會守將失防決隄功遂不終然賊益
懼所恃者虜耳延至初秋達虜數萬果自沙井大入
斷我糧道賊遣通官二人爲虜鄉導僥虜全帛充溢
及部落好人皆有贈遺又括城中女子千人皆虜令
虜來取虜以故樂爲之用所至守將不能禦至韋州
慶陽殺人民奪牛馬無遺虜渡河從李副堡入離城
僅三十餘里公曰事急矣若待督撫傳示緩不及事
麾下將李如樟挺身願往擊虜公壯而遣之李如松

等諸將奮勇擊虜斬獲過當我軍歡聲動地虜敗去
賊大失望當是時賊失外援自知必死然詭言朝廷
有招安詔爲諸將所匿諸將欲盡殺城中人以怖居
民故皆爲堅守公度賊勢城中尚可支一年若至嚴
冬此地酷寒我軍不得屯又恐勾虜復入至生他變
大可慮也季秋八日之夜忽有三人來營中云諸賊
以重陽悉入大城真酒南城空虛可入也蓋寧夏城
有二重分南城大城云諸將不之信以聞公公曰時
不可失也覘之果無城守急令李如樟等上南城公
繼至時餘將多次且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十六

公從城上語曰老將軍登城矣諸將何怯也遂相次
上城公念衆未易約一安殺則大城死守不可復得
乃大呼云生擒者論功不以級凡我軍生擒一人卽
予紀錄而仍縱其所全活者數千人城中大喜然
炬照視盡設香案遂得南城賊勢益孤我軍從北關
攻大城益急賊以南城居民子女親戚之在大城者
盡縛之寘長干上南城居民痛哭訴之公諸將皆愕
然無可爲策公令指揮董正誼呼謂賊云監軍已往
取許朝之女劉東陽之母矣若不釋放亦如之賊聞
傳呼良已人心始安仍示以未殺降人賊黨驚喜公

廉知許朝劉東陽等意欲獻城而憚呼氏父子其
中可聞也乃竟呼氏與呼相識者得一人曰李廷令
其行間持論往往呼所曰若併劉許罪可贖也呼見
之累戰手哭曰吾父子生矣召其黨卑邪氣等計議
須得符印公據乃如約登至公署與免死劄付入城
時賊土文秀自作逆後屢有歸順獻城之心劉東陽
知之乃為病托文秀後事文秀入門疾逐殺之呼承
恩至南門殺許朝父子卑邪氣至北樓見劉東陽未
及語頭已墮地呼氏父子至南門以殺賊告公遂開
城門嚴申軍令不得妄殺一人城中皆解甲焚香以
迎王師公念事之殷也脇從頗多渠魁既誅餘可寬
貸各賊家丁宜分屬諸將標下撫以恩惠皆為有力
健兒呼氏父子即不可赦宜寘囹圄以俟天誅庶人
心不復驚擾而各賊資財足供賞軍之用刀刃不血
保全一國生靈實奇功也而督臣忽有傳示云本日
內不殺呼氏父子及諸從賊者以賜劍從事遂盡殺
呼氏及家丁等輩卒爭功恣意劫奪賊賄悉被抄掠
居民蕭然一空公殊憾之以賊平聞公不自居功賞
獨後僅晉官蔭一子金吾百戶不世然 天子心知
公能明年遂陞大中丞開府雲中時虜王款塞公以

列寧齊北集

卷之七

十七

靜鎮之公嘗曰婦姑亦有溪勃何況華夷當事者遇
有爭無偏輕重可潛消邊釁每遇華人盜夷物者實
之法無貸公一日大出獵盛張旗幟令諸將盡甲而
出校射大漠縣令關楊怪異之曰今秋成出獵多損
稼公乃多事矣後數日得虜謀云虜欲大入犯以有
備中止關令乃嘆詫公機用之神也諸游客走塞上
者多以竿牘來主者致諸將校將校無所出歛戍卒
餽之公曰吾安能以養健兒者媚無益之客子率不
數見也公清廉又耳目長諸將領不敢過為浚削邊
卒以飽督宣府時扯首遣人送良鐵數十片云虜中
某山忽產此鐵公不報但命工鑄為劍淬磨其精及
虜來市公禁諸邊勿與鐵鏤虜眾大譁公出劍示虜
使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殆未有爾國幸有佳者
何用此方下產也虜眾聞之歸怨扯首扯首詞屈乃
遣人來白云某知罪矣前鐵實中國市來虜中安得
有此聊為誇耳公曰我以至誠待爾此後勿復作此
狡僞仍命以鐵鏤與之公雖令虜不敢欺而每遇虜
饑輒以賑濟與華人不異故虜皆感泣酋王稱之為
父其忠信行于蠻貊如以及以憂歸田既除服不及
起用而卒公性坦夷外寬內嚴終身不見有喜愠之

列寧齊北集

卷之七

十八

色毀譽當前不復致辨倥傯之中愈見暇整綜理綿
密筆硯皆有方畧口無臧否忽出一言其人立見飲
啖乘人後房姬侍繁多亦無華飾頗有夏侯妓衣之
謂公夷然不屑文辭甚典腴詩有奇氣不多作尺牘
工巧甚喜射至老不倦每會燕多以寒具爲的與賓
僚共射之晚通禪理女澹然以孀爲尼公不之禁澹
然戒律甚嚴于道有入父子書牘往來頗有問難方
公之聞府雲中也予時客長安公以字來訊予答以
學道未契汲汲求友公復以書來云貫城之旁有日
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

列雲齋近集

卷之七

十九

求友亦若是耳公欲于此處求友顯靈宮古栢婆娑
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柰子花如錦幃可容二十
餘人晉陽菴中有唐鑄觀世音相沙窩水葛道士毯
順城門守門老中官射亦不佞數十年內所得友也
公儻欲之便以相贈其持論蓋如此後邀予至雲中
晤言予少時有奇氣相見直坐上坐捫虱而譚公待
之益恭每有所論公退而疏之一詩成公曰真才子
也常于水磨河冥酒大合樂泛舟辨論鋒起公自謂
數十年來無此樂率將佐出獵公與予並馬笑譚千
騎圍繞笳管清路呼聲震地箭如餓鷄叫抵暮而歸

烟火燦天居民摩肩以視大畧如子瞻遊西湖從湧
金門外入也予偶與諸狎客野飲公忽至遂共坐與
諸人譔笑略無忤意亦不問姓名而去一日暇公謂
予曰料理堂事入衙僦附令兩婢抱背便過一日真
可爲無事予曰公于此道曾有所入否公曰我昔聽
方丈一講論有所入至今灑然予曰護生須是殺殺
盡始安居公未搗其巢穴而遽爾安居未可也公曰
殺之何由予曰此拔刀自殺者也或于文字上殺或
于明友聚譚時殺或于無義語上殺皆殺機也若是
則吾欲公厭事矣公曰善公于是深研悟理予自雲
中別後不復再晤不意公遂去世竟未圖一合併已
矣已矣何時復見此偉人也

列雲齋近集

卷之七

三

袁子曰世之名位蓋前定焉公爲孝廉時時太冢宰
王公爲子覓禮經師未得王公夫人夜夢一人
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主
公同項之卽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
王公王公明日往謁麻城劉大金吾守有曰公邑有
梅孝廉否劉公曰有之不佞見女姻也王公卽托劉
金吾進之後王公與公飲夫人竊窺之長髯大鼻依
然夢中人也王公後乃語梅公以故公遜謝一日王

公對賓寮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公蒙曰孝廉已非壯年即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老矣時恐不得待也次年公即成進士爲縣令未滿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所贈官正與家宰同夢中之言不其合乎梅公初無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也

李溫陵傳

李溫陵者名載贊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併制郎署問後爲姚安太守公爲人中煥外冷半骨稜稜性甚下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三

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怖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于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爲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真名僧其間薄書有隙卽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鷄足山閉龍溪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

餘日卽爲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携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澹于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置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家累又斷俗緣泰求乘理極其超悟別屑兒骨迥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劍刀上事獅子逆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耐其機者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佳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致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兄聚閉門下捷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裾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三

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卽令之遠坐嫌其臭味其情實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抄寫爲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簾丹筆逐字簪校肌囊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獨見精光粲然不可遁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叫作鬼起鵝落之狀其得意者亦其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癢倦于梳櫛遂去

其髮覆有鬚鬚公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目
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公道學
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
有以幻語聞當事者遂之于時左轄劉公東星
迎公武昌舍益公之堂自後屢歸屢游劉公迎之沁
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可復
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者又誤信而逐
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于比通州又
會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騎
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三三

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夙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
逮者至即舍匆匆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
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臥
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
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
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必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
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牆見
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
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實訊侍者掖而入卧于
堦上金吾曰苦何以妄者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

在于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咲其崛強獄竟無所實
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獄舍中作詩讀
書自第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
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
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
時馬公以事綴歸觀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
不謹以致于斯也傷哉乃歸其骸于通爲之大治冢
墓營佛剎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
爲掌記者所錄遂哀之爲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
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手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三四

南京是爲藏書益公于誦讀之暇尤愛讀史于古人
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旋于
呼吸微于縷黍世之小人既倖僥夷人之國而世之
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面所
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爲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
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
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于亂而世
儒觀古人之跡又概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
求短于長見瑕于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于今按
響傳聲其習場逐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

于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爲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爲小人不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都在于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卽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批駁譴咲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竅之處大有補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爲得罪于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爲史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游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節正直後世監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獨見之處卽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卽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卽天性刻薄之人亦未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撮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而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卽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深肉也世之食深肉者多者

兩雪齋近集

卷之七

三五

亦能留滯而成病故醫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筵鷄豚羊魚相繼而進至于海錯若江瑤柱之屬弊吻裂舌而人思一朵願則謂公之書謂消積導滯之書可謂是世間一種珍奇不可無一不可有有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早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罹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爲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絕意仕進也而專譚用世之畧謂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爲本狷潔自厲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于花月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惟少可與物不和人而于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自以爲不如本息機忘世稿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爲之咋指研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洩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搗勝已跌宕王公孔文舉調製武若雅子稽叔夜視鍾會如奴隸烏巢可覆不改其以味鸞翻可鍛不訓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錦蕙啣刀若虛者

兩雪齋近集

卷之七

三六

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理照涸俗若就園圖述
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之夫公晚年讀易者
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易大有得舍亢入謙而公
遂老矣迺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
溪錄其類多不可悉記云外史袁中道曰公之于
溫陵也學之否子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
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爲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
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
室不登治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嬖寵二不
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二十七

得玄有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
汨沒塵緣不親章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爲
人屈而吾輩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
氣快意思雖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既
已離仕而隱卽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
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營
刀狼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
能學而其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
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譚謂其既已髡髮仍冠進
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螳螂擲糞自

其口出者也

江進之傳

江進之名益科楚之桃源人也公生于農家稍長知
刻苦讀書有異才天性孝友肫誠無枝言自爲諸生
名已隆隆起乙酉舉于鄉壬辰舉于南宮爲長洲令
長洲固劇邑公專以恩信治之不爲枿繫初若無奇
久之皆不忍欺其與民語若父子然溫溫惟恐傷之
諸紳居間牘如向度其不甚撓法者從之不盡格
也或不從拂其意以疾聲厲色加公公亦不怒好言
謝之公雖居貧然視財如糞士士大夫遇者如歸皆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三八

歎然以去其于寒士尤加嗟植曰我嘗寒士之苦久
矣所爲山人游客公不爲峻拒其有才者曲體下之
甚至分俸以遺公固貧爲令久益貧是時予中兄中
卽爲吳縣令中卽治吳嚴明令行禁止摘發如神獄
訟到手卽判吳中呼爲升米公事縣前酒家皆他徙
徵租不督而至亦不自發封私牘沒塵土內數寸不
啓無事閉門讀書往來無翁舍無公直以爲真爲治
贊亦不盡除租訟或少需黎明而起以火從事然
兩縣皆大治公與中卽游若兄弟行則並與食則比
豆迎詔行役以清言消之都忘其憊若江文通袁淑

明云上官至有小酬應不必中郎知公皆代爲之卽具獄當事者當事者付吳令平反卽吳令有所平反公不爲嫌曰吾向者訊果誤或當事者問公才吳令公聞之若甘露而清風拂也公好作詩政事之暇與中郎大有唱和中郎所作錦帆解脫諸集皆公爲似文如披錦爲一時名人所嘆中郎以病去吳公如失左右手久之公補銓曹不能具裝然好施行時性嘉禾一相知者貸得數百金分餽知友寒士一日都盡後有人中傷之者遂改廷尉正人爲公惜公曰自吾爲諸生時望不及此及爲吏治煩劇處耳目紛拏珂雪齋近集卷之七

二十九

年何遽奪之壽耶自爲令時多所負其子禹疏以贈金稍稍完之尚十不二三甚矣貧吏之苦也公所著述甚多行于世茲不具述外史氏曰古之詩文大家藉中有可愛語有可驚語亦間有可咲語良以獨抒機軸可驚可愛與可咲者或合併而出亦不暇揀擇故也然有俚語無套語俚語雖可咲多存韻致套語雖無可咲覺彼冒中欄腸三斗未易可去是以文人復讀其可愛可驚之語而彼無可愛可驚并無可咲者專以套語爲不痛不癢之章作鄉愿以欺世當時珂雪齋近集卷之七

三十

稍爲汰之精光出矣

潘去華尚寶傳

潘去華名士藻後之婺源人也少以文行著稱舉孝廉久滯公車幾五十乃第出爲金華理官以風節聞徵爲御史抗疏謫爲廣東幕官徘徊卽署間後官尚寶卿公性至孝母八十餘暫飲食起居必親時于母前跳躍如小兒狀每晚至母房坐卧榻前說日中事喃喃不宣以爲常人比之弄雛人也其學重敦行喜道人善與人語多依于善惡徵應其言隱隱獲福害入自害之事有味乎其言之也自官尚寶時署中無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三十一

見定身閒不得已而言焉可也公好仙有丘仙降于公家與問達皆中理解或時下天篆作龍飛鳳翥之勢其言曰五陵八百地仙之期已近公其一數又指海內名士某某皆已登仙籍公殊信之其言甚多皆天中事大約近似陶隱居之真語云又言前世下土之文人才子多爲仙吏某人今轉某職語新奇娓娓可聽後思兄弟每與公言多婉以止之欲其舍茲范而專心性命之學久之公亦不復信惟究心于易然公修幹骨立自如炬光開口見舌瀟然自得大有仙人之致若其忠孝大節無媿古之真君子其卒也寘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三十二

事乃潛心玩易每十餘日玩一卦或家中靜思或拜容馬上思之不論閒忙晝夜窮其奧妙每得一爻卽欣然起繡索筆書之青衿疲馬出入塵市于于徐徐郁忘其老公愷悌樂易尤愛友朋所交皆一世名士若焦弱族李龍湖諸公皆爲世外之莽晚交伯修中卽及于有人間中卽于公者公曰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嘗曰學問湏消消不盡遂成見聞之病一切驕矜之色亂此宿生可不慎哉尤有人倫之鑒有一士慧甚公曰佳處俱在面膚非凝道器也聞中卽著書公曰有所見不必枯弄筆硯且自蘊而藏之

身于丹臺紫府豈異事哉白樂天謫江州作廬山草堂著飛雲履鍊服食藥幾成而鼎敗古今之慧人欲出生死而不得其徑多有好之者或云此自胎骨帶得亦一種清勝卓絕之習不同凡俗也然樂天晚年大悟禪理而公亦深于易乃知何之所慕直寄耳追思伯修居從官時聚名士大夫論學于崇國寺之薊桃林下公其一也當入社日輪一人具伊蒲之食至則聚譚或遊水邊或覽貝葉或數人相聚問近日所見或靜坐禪上或作詩至日暮始歸不逾年伯修逝公亦逝其餘存者亦多分散去在予以計儲至過

伯修長安街上舊第忽憶當時下馬入門呼大兄在否之狀屢如雨傾半日不能言及過公手帕市弟痛之無異伯修後以訪人偶至葡桃林綠葉碧實如故而同學諸友無一在者感歲月之如駛念壽命之非常又不覺淚涔涔下也公卒于林陵母尚在公甚孝其幼而不瞑目者或以此夫所著書尚未得讀不知已入梓否北至南都當從其子覓之公卒之次年中即與予祠伯修與公于柳浪又數年予略爲之傳

趙大司馬傳畧

萬曆中兩宮三殿皆灾九邊供億不給外帑空虛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三三

天子憂匱乏言利者以墾稅啓之乃以內侍充墾稅使分道四出皆奸惡武弁上其事以無賴中使名請詔可則中使爲主而武弁及奸人輔之流毒其使楚者爲陳奉市井傳徒最無行者也建節至楚所至如逐泉鏡土人皆持瓦礫禦之有司不能禁禦之勝者終不敢入其境不勝者乃入據之久之瓜牙漸多亦無敢禦者遂建牙開府于武昌而歷巡郡縣其出皆建旄頭設慮無前茅車馬供帳擬于王者奉冠危冠著翔魚倬龍服佩使者綬八座牽挽幾二十餘人若天子步輦狀稱者皆曰千歲得姪奴妻據爲婦與同

卧起承倡爲髮婢所之皆曰千歲國太與民間愕眙云黃門善姪耶荅頭盧兒鞭撻鄣吏黃者死每至郡縣雖厚賂其左右猶不免考索不肖長令或嗅其靴鼻吳越大笈及市井惡少年皆行金錢竄役籍中或主奏記或主謀議或主出入私貨名字甚多又于諸郡邑布列徵稅官雖小市亦有五六七人其曹數十人朝爲僞屠夕即冠進賢冠建高車黃蓋出入里閭軒軒然直撞入郡縣刻剝建鼓至堂皇詬怒稍與抗即告之奉奉上疏以抗旨逮水陸誅盈搜肉見骨下至鷄豚蔬菜之屬皆遭攘奪富民以資雄者稅官即珂雪齋近集卷之七幸而

奏記某邑某富民冢墓地生金可採當如古掘伐富民俱傾家入資賂稅官乃得罷或云得古藏及非法御用等物匿不報官乃用三木囊頭令承富民無可訴傾家行金錢其相讐者及有小睚眦者藉其讐家資數獻奉遣人逮之將藉其家皆傾家行金錢祈免三楚富兒殆盡括十乃進一奉奉又僅上一諸稅官緣引日益多民坊酒食皆不敢徵錢漿酒霍肉占歌舞妓或強姪民子女甚有汚儒生妻而梓儒生幾成者民皆怨恨思亂壬寅奉居武昌舊帥侯即若古藩鎮大作威福金錢日至無算奉大喜寢有他

志民不堪剝刻遂變共起誅之燔其居奉急從後垣走入獲獲免居氏縛其左右數百人皆投之大江岸無民皆拊掌大咲爲樂投三四日不盡得奉恠兒不復投令其四據如大行入水灰皆大咲諸悉攘起縛稅使殺之殺奸人無數官不能禁後當事者武昌民曰汝等魚肉稅使獨不念宦此者耶宦此者皆多方活汝設以奉輦上震怒首逮宦此者是汝害活汝者民少戢奉始出上疏列變事 天子仁聖不忍誅楚民而庇奉撤奉歸乃遣一大臣往鎮撫之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三十五

時少司空趙公可懷修兩宮甫竣 天子心知其能乃以楚事委公乘急傳往十餘日而至設奉以歸而安慰楚民變不日而戢公遂以大司馬留楚而楚藩適積金貲進獻諸宗不逞者諱曰是皆膏脂吾曹者率其黨數百人至漢陽奪之事聞憲使憲使急遣賊曹率驍騎盡縛之三木琅璫實獄報公時已暮公病累月少瘥明日起視事出教屏諸侍衛不令直侍惟鈴下書記數人公坐堂皇三司使者環列逮攫金宗人以入公起至廂下欲訊之稍俯躬宗人爲魁者遂以手撼急擊公首公仆立殺之餘宗俱起徧擊諸便

者皆踰牆走亦有中傷者諸宗人乃呼其黨入楚庭欲殺王有備獲免諸宗既殺大臣素不知法曰是我家吏殺之何害上怒賜帛止矣殊恬然事上聞 天子大怒寘諸宗于死而悼愍公特甚贈賻有加焉公素練達見刑人宜列侍衛不知何以盡撤之豈謂廢可單騎說况此輩乎然是皆膏粱小兒不識國憲之隆準子孫久無加桡楊纒金才者急而爲變公何詎不知是皆天也初公中丞即生瑞蓮及連理瓜皆以爲瑞而乃爲之災悲夫公之四子茂才與子善之楚宿玉泉寺夜夢大鷹飛空忽有物碎其首鷹揚武功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三十六

也大司馬之兆也碎首凶徵也公是時晉大司馬卒如之其兆先矣嗟呼楚國號天府自 肅皇帝入繼大統實爲湯沐邑百餘年來休養生息其殷富甲于天下丁酉以後災異漸起黃鶴樓雄峙武昌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洵皆并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械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死倚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械鈴起駭幾死甦爲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大闘後龜蛇

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使至則全楚如虎傳聲擇人而食爲屠死及逼死者無數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擣金之變起殺一大臣隆準子孫伏斧質者數人舉昔之通邑大都號爲繁華淵藪車擊帷接鍾鳴鼎食之第牯履詞賦之家今皆厭厭然有荒涼岑寂之象富賈困于稅皆棄故業農夫亦爲積逋所困不復聊生而朝中之名士大夫此十年中相繼而死亡時八座九棘不下數十人今或有一人兩人人文亦漸凋落豈一方之氣運有盛而有衰與抑天地之數出亨入困之象將見于天

河雲齋近集

卷之七

三七

下而首徵于全楚歟其果人事有以致之歟然以楚之厄數而適中之于公亦深可悼矣公名可懷字

少成進士爲今由比部主事爲御史別歷中外至

大中丞秉節鉞者幾二十年師後由工部侍郎出督

楚晉大司馬公爲官清次骨蔬食布衣如寒士絕路

遺生爲名臣必于事壽六十餘無憾矣獨吾于公事

而因于楚地致三嘆焉天下之平也久矣民兢兢奉

法馴擾易使上之人乃始玩易等于草芥極其蹂躪

不之恤民于是始怨民雖然而終不敢有他志者以

其不可制之威未開而犯止之事不慣也久之積怒

稍一逞焉則逞而上之人其勢又不容厚有所誅一

方如是他方復如是彼奸民乃漸覺上之易犯也

卽犯之而亦終無奈我何也卽捐數人之命以存法

而必不能獨誅我也爲吏所窘亦必饑寒亦必而爲

盜者其去死尚遠黨多則必不能我制當斯時民之

竅開矣殺機大動矣亦慣爲之矣同惡相助以泄其

憤而苟延其命爲盜爲大盜法度紀綱從此不振東

擊西生西擊東生向之至微至賤見吏卒而汗下有

司播之王死不敵出一語者今始覺其如虎如狼悍

猛而不可制故知爲上者決不可令民窺其不能制

河雲齋近集

卷之七

三八

之故而使之敢爲惡也陳奉雖暴鑄亦奉天子命

者然逐之殺數千人而不詰不詰誠仁而于以下承

上之國體亦少損矣今滇中復然噫吾懼奸民之窺

之也急故墻稅庶免夫子于公事因傷楚事焉亦漆

室之憂也

袁氏三生傳

伯修有子曰登年十三歲小時閒修淨業則喜好以十氣念佛法鑄圖施人萬曆辛卯伯修官京師中卽以公車至兒病瘳不治且歿語人曰請二叔來中卽至兒曰我將往叔可助我念佛兒危坐念數百聲中

即及伯修皆助之兒又曰我氣急不能全念也專念南無佛可耶曰可復念百許聲已大咲曰蓮花至矣家人子悉奔來視登愀然曰蓮花皆缺矣室中得無有污穢之者乎詢之果有婢子當浣濯者斥之出則又咲曰蓮花復圓一一花上有如來如來至兒其行矣遂合掌翛然而逝中即有女曰禪那年十四歲性沉靜聞佛法欲受戒父母曰兒女身且適人不得具戒也女遂深厭女身嘗誓于佛前曰願弟子速脫女身生安養國不樂五濁世也每拜佛則祈早死讀法華華嚴皆通大旨數以所疑問中即悉出意表中即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三十九

大駭經半歲餘女遂病不治未亡之前四五日冥然如逝者久之後甦曰我方至一所世界皆作五色樓閣欄楯莊嚴莫比我欲住彼處曰此非汝居可遠返是以還也亡之日辰即謂人曰我以今日往可請三叔來助我念佛予往助之俄傾又曰專念上品蓮花爲父母也已令人以香薰衣着完即逝予有子曰海年四歲生一年餘即知膜拜跌坐自後專以念佛爲戲兒生子已八都門庚子下第歸方見頭顱隆隆起慧甚若成人十月中予夜偶夢菩薩數十人冠寶冠皆來乞兒乞得卽擁兒以往予醒卽呼室人語之語

未終而乳兒者疾來呼曰兒夜半忽蹶然起自云我身上痛卽自念佛百餘聲夜遂不寐至今大異焉且而寢之卧內痘也兒病內熱甚急則自念佛呼人助之度苦急則哀願念佛見人少停卽以手抓其面促之凡二三日以念佛代呻吟後數日亦不復痛惟不能食耳遂逝初禪那未亡之半年前贅家爲毛氏其子小病標于母側夜半忽夢至一處見一車紺轡載一女子一丈長餘金色人導之而西子從旁諦觀之金色人曰此汝婦也與汝無緣語畢而去若飛遂汗下而醒呼母告之後半年聞卽禪那亡時謂子曰我

珂雪齋近集

卷之七

四

已至蓮花池上今年兒家尚有一人往生問之何人咲而不答不知所指者謂伯修耶抑卽海也上生居士曰伯修素叅求心地至庚子歲壁上多書無常迅速字日夕禮拜十月中小病卽逝子親見三生事又痛伯修之亡欲歸山持淨業而所志不堅復出應世緣自此塵習日長將來不知稅駕得無自媿兒女子耶暇日哀次其事用以自警焉

珂雪齋近集卷之八

祭孔令君文代

公安小脩 袁中道著

哀哉如公之不壽真不可解予等真欲詰之造物而無由者公既取科第茹蓼之苦受于五十年前而食蔗之樂宜安享于五十年後者而今殊不然此其不可解者一公之爲慈父母也合一邑而乳哺之至如催科一事往年鞭朴無遺力公至而輸將惟恐後軫念小民若將傷之諺云千人所祝豈不蒙福仁者之壽非公家司寇語耶而今若此此其不可解者二公珂雪齋近集卷之八

雖居公有如寒士自常祿以外纖毫不取政成三年而囊橐如洗不能名一錢夫齒取于人者宜豐其社于天而今也尚書虎爪之板幾下而先已不祿此其不可解者三公資用甚淡臙腥之味不薦于前粉黛之姬不列于室飽伊蒲如頭陀妻禪悅如衲子妙合長生養年之旨而竟亦不壽此其不可解者四天乎第矣第而求榮之可也不然不第矣而使之安享故里考終正寢亦可也胡爲乎齒之數十年而晚予一第甫得一第不數年而卒于官歷黃牛白馬之波而始得至赤甲白鹽之下蕭蕭丹旆茫茫煙水路人猶

爲下泣而况受其恩紀者乎此其不可解者五試以

此五不可解者問之造物不知造物將何以應也邑

中否運漸至去年失袁中郎今年又失慈父母天乎

不令爲善者息耶前年予等計偕晤中郎詰所以得

賢父母之故中郎曰予以邑事廢弛之甚曾乞一制

科于當事者當事者諾之然實不熟孔令君無專乞

也令尹宜爲司理而掾史舞文寘之令籍中唱名

以宜爲司理意白之當事當事者心如受掾

吏欺托衷中郎相乞之意以解即予亦竟不復明之

也中郎言之予等始知之然予等知之而公仍未知

珂雪齋近集卷之八

也今且逝矣夫公宜爲司理矣乃得令又得公安令

以百孔千瘡之邑三年勞瘁神傷體憊邑民何幸而

公則已苦矣此造物之尤不可解者也意者惟蘭玉

在堂將來聯翩取科第以報善人耶歲云暮矣一帆

寒雪予等祖送國門涕淚如雨哀哉哀哉尚饗

告十弟問田文

萬曆辛亥十一月之言愚兄中道謹告于簡田十弟

之靈曰哀哉吾弟人誰不歎誰無夭折獨汝既舉孝

廉先七十餘歲老母而疾使其乍慶乍吊如登樓去

梯此幾許苦痛也况爰出意外家道貧窘乃以汝所

制伯母之棺先以瘞汝此棺係汝三十里外硯田舌耕所得奔波年載乃成茲事汝自養尚遙恐老人難待借此聊申人子一念誰知今日汝先將去愚兄知汝雖生九泉亦必斷腸傷心千劫不化也已矣已矣哀哉吾弟豈謂汝直心爽懷乃得此酷報耶愚兄家貧不能代汝市一佳木中有深愧又恐老人當此光景未能久延不得已以十三金易一棺以備緩急設伯母壽考未艾愚兄稍有寸進必當市一佳木以慰汝心決不食言其汝所留市棺之資及少吊賻付素心親家掌管稍得利息供八口饘粥有我及諸珂雪齋近集卷之八

三

異姓兄弟在決不令汝孤孀十分淒涼汝若有知稍自排豁哀哉吾弟言與淚俱第其鑒之

告中郎兄文

萬曆壬子五月初一日弟中道敬以葵蔬之具致祭于六休兄之靈曰哀哉吾兄去世之期已歷三紀而弟尚無一言哭吾兄也弟非不言也自兄庚戌九月初六日下世弟于初九日得血疾幾至不起醫者云鬱極所致一哭必大嘔不止有性命憂弟以兄爲命相隨地下快矣何更求生而又不得不求生者則以堂上有大人也大人年已七十初喪伯脩旣喪吾

兄弟又盡先朝露令老人何以爲懷弟是以勉強排遣藥餌不效則走之玉泉山中看山聽泉期日久以忘以消此苦懷庶宿疾不發凡一年餘弟始有生望而大人以哭子斷腸逝矣痛哉痛哉大人旣逝弟料理後事及營功德完始念子職祖盡乃敢爲一言以哭吾兄哭吾兄而觸舊病而死隨大人與兄于地下猶羽化也嗚呼吾兄三不朽事業已成而浸浸乎其未有涯也乃遽逝耶以出世則得千古不傳之髓而盡離蓋縵以用世則圖不見不聞之功而盡泯朕迹以垂世則傳古人脩詞之神而盡去剿襲此弟所深珂雪齋近集卷之八

四

知而兄所自負者也學問兼悟脩矣而或疑其道不勝習營綜兼明膽矣而或疑其嬾不耐事詩文極清新矣而或疑其以才軼法此亦弟所深知而兄所不自白者也自已酉冬與成春秋半載時時聚首論學則常云須以敬持以澹守論用世則常云須耐煩生事厭事等病論詩文則常云我近日始稍進覺往時大披露少蘊藉此則弟獨知之而兄所爲日新而不已者也不息者道無盡者生經歷諸位磨鍊習氣天上人間隨意寄托何憾何憾世間父子兄弟寧有異情但兄于弟知己感恩更自不同追思種種譽弟之

語或以溺愛溢美弟不敢遽信而亦不敢不勉顧資學俱劣百分不及兄而懶不耐事之迹則肖之近日家難體復多病雙眼以出淚過多不能看細字略思慮心中怔忡不寧如人捕狀雙膝常苦寒夜則待鼠子爲伴每應酬少勞則火從兩頰起滿大宅間發血疥結習所使惟看山色聽泉聲則沉痾爲之一洗以此遵兄遺命于玉泉脩一蘭若祠兄而已脩靜其中念種種業緣于此生總似啖劇吞椒近更欲留色身教養後生有所聞發補二兄最後一段光明故急走入山玉泉精舍已漸次第尚平平耳清溪水色如碧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八

五

玉堯苑諸山如破雲裂霞宛如向所見李大將軍青綠山水視吳越諸山便如妖姬之視老嫗鹿苑尤奇有七渡流水至寺卽陸法和舊邸因山爲牆前後有山穴爲門戶使得兄寓目資以妙墨不知山川作何等映發惜不令兄見之彭年詩文大有驚人語雖微有冶習無損英特第二男已作虎子跳地矣家計粗安無可慮者今束裝入山玉泉舊傳爲諸僊翔集之處幽明雖隔兄必來止弟尚不寂寞也嗚呼哀哉

上林苑魯公心印墓石銘

萬曆戊子中郎舉于鄉時年二十五年十九尚共居

長安荷葉山舊第泮河魯鴻臚印山脩其子心印來稱賀時心印又少予三歲肌如玉雪鬢髮脩眉娟好可愛癸卯予舉于鄉去戊子十六年予訪印山父子于泮河里第心印肥碩強壯松栢相峙居然偉丈夫較前蒼老且愈沉靜少時頗疑其非壽者相今可無虞心竊喜會其子已成長未婚予有弱息遂字焉蓋魯氏世豐厚然取息甚輕里人無怨印山以文酒自適有花木園亭之娛興致翩翩不俗而心印真淳篤實渾厚細密生男穎慧又知向學予知魯氏之澤未衰故欣然締好丁夫予下第寓漁陽則印山已辭世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八

六

予從漁陽歸聞心印病甚不數月而父子相繼亡矣傷哉心印性靜定寡咲言不好玩弄長日靜坐旁絕妻媵頗知節畜暗與養生之旨合而不壽可嘆也少能文印山翁艱子息不令其苦學遂入貲爲上林署丞印山翁去世心印哭之過痛病緣此又甚可憫公諱號心印其先爲承天景陵人有魯文秀者爲祭酒魯文恪公弟以貢司訓澧陽遂家焉宅于泮水至西溪公始大饒印山起家諸生業不就入貲爲京秩稍顯貴矣先世皆有隱君子之德後之人知向學魯氏其未艾也公生于萬曆壬來卒于萬曆戊申得

年僅四十七父卽印山翁母 氏妻劉氏司農太夫
福井先生女孫男一名煇卽予僭女某某今以戊申
臘月三十日葬于馬湖之陽公與予髫年相與又爲
至戚且有隱德焉是皆可銘銘曰
靜者延胡無年仁者延胡不全豈其天

袁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先王父左溪公弟爲松峰公兩王父慷慨然諾周人
之急其德相若其少壯艱子而晚得令子亦相若也
嫡或後字或不字而側室生丈夫子各一人又相若
生予父者爲余氏姑生予叔者爲姑其賢又相若也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八

七

先王父嫡于丘而余姑事之得其歡心先叔王叔嫡
于田而姑事之亦得其歡心其婉順相若先王父之
嫡久厭其家政而以余姑代先叔王父之嫡久亦厭
其家政而以姑代其才相若嫡晚生子而乳嫡之子
如其子嫡無子而乳他姬之子如其子其不妬相若
先王父卽世而予父不知有家得下帷讀書補博士
弟子員先叔王父卽世而予叔不知有家得下帷讀
書補博士弟子員其母儀相若及其老而強健叠見
諸孫成立余姑及見予輩成立并予輩子姪及見宗
伯弟輩成立并宗伯弟輩子其福祉又相若年皆至

八十余安詳而逝神明不亂若有道者其考終又相
若也嗟呼袁氏之興皆有賢母焉世道日降而彊悍
嫉妬則相若耳鳳靡鸞吡鴟梟叢集可嘆也按狀姑
笄而事松峰公後生予叔一人名錦諸生孫二人名
宗伯諸生宗夔儒士孫女一人適曹近臣曹孫五人
詹生達生樂生永生衛生曾孫女二人皆幼姑生于
嘉靖壬辰年三月初一日卒于萬曆庚戌年九月二
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九今以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祔葬于松峰公之側而侄孫中道爲之銘銘曰
蘭生香石生堅姑之賢本于天德無虧壽亦全懿行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八

八

玉泉寺十方禪堂碑文

萬曆中去當陽玉泉之一舍許沮漳合流之間有居
士名曰乘舟字慈航姓任氏初爲豪俠自喜之行後
乃頓改初服歸心三寶以其居爲粥飯舍以待四方
之行脚者壬寅歲西川黃太史平倩先生公安袁吏
部中郎先生訪無跡法師于玉泉過居士之廬目睹
其脩壚度也而嘉之且謂之曰玉泉爲天下四絕之
一今法門草深矣卽行脚者竟無一栖息之處居士
何不以此願廻施于堆藍勝地庶垂永久乎居士合

瓜曰諾是時度門法師無跡方有勝願脩玉泉大殿居士亦與效一臂之力殿垂成矣居士乃謀于玉泉住持于殿之右有空閒處薙草去石以爲菴基取黃袁二公及諸宰官居士所檀者遂先立十方堂一處十方行脚者始有宰宇并鬻田四百餘畝以爲供衆資行之數年居然藥山往日僧郵光景矣居士復嘆曰自大兩成金像紺容光明照耀佛寶具矣十方菴成往來龍象絡繹不絕僧寶集矣夫未有三寶不全而可以成阿練若者乃備資糧與無跡法孫法宣入京同請龍藏時無跡法門白衣弟子宋侍中得無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八 九

十方人者又可認爲寺中物乎故曰卽玉泉常住亦不得而有也十方堂之設雖慈航有所檀施而諸宰官之檀施爲多慈航因而卒成之耳旣爲十方常住卽當擇十方之高賢爲主而已不與焉蓋古人創脩一處必不久居不惟一餐一宿桑門遠風亦以避借他自利之嫌故也故曰卽慈航居士亦不得而有也夫今之檀施宰官居士固皆深信因果者也其有指旣捐之財爲己物者固萬萬無有設異世之後宰官居士之子若孫有不識祖父遺意而妄認一草一木者予以謂佛法不容也卽王法亦不容也今玉泉見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八 十

在本寺之僧亦皆知有因果者也其有指十方之叢林爲本寺物者固萬萬無有設異世之後相繼之比丘弟子有懷貪心而認十方之一草一木以爲己寺有者予以謂佛法不容也卽王法亦不容也今慈航居士任氏俗門之子侄亦皆知有因果者也卽居士之施于僧者俗不得與而况非居士一人之施乎則其睥睨助道之資破壞和合之衆者固萬萬無有設易世之後任氏之子姓有懷貪心而竊認一草一木以爲任氏物者予以謂佛法不容也卽王法亦不容也夫明有憲持幽有鬼神今宰官居士固爲此地金

湯後之相繼者豈無人乎敢有奈十方法堂觀制者
三八具在誰能庇之此明有護持不可干也夫此地
非武安王精靈顯赫地歟王無所不在而實宅神于
此且職司護法誰能容壞法之人考之雲溪友議載
玉泉有三郎祠卽關三郎也人之誠敬者彷彿似睹
之厨中先嘗食者頃刻掌痕出其面雖近時不聞盼
嚮而冥冥誅誅實屬神威如往年乾沒玉泉大殿贊
財立取凶夷者可鑒也此幽有鬼神不可犯也以
觀之卽有欲爲卷中之蠹者且將息心焉諸蠹旣絕
而慈航惟擇一十方高僧以救之以完遺懷二先生
珂雪齋近集卷之八

晉仰寺大士殿乞檀文

天下名勝無如東南之秣陵虎林夫秣陵虎林之所
以稱勝者非獨以其金湯壯麗間井殷盛已也實以
山川之雄壯天下乃其山川秀媚所以甲于天下
者又不可以其雄壯之山澹澹之水已也實以鷺頭
鶴林之雄壯青豆之精廬項背相望粧點湖山
假使秣陵界牛頭燕于諸刹則秣陵不勝

矣假使虎林無上下天竺龍井淨慈諸刹則虎林不
勝矣楚中江陵沙市其地殷富爲五方之大都不下
于秣陵虎林卽無東南兩層崢嶸而大江之水紫洞
曲抱九十九洲星列棋布乃世之游人客于譚吳越
則色飛而譚沙市則黯然而何也夫有之司實實鄰
俗無之用虛虛鄰清沙市士有社商有雇工有肆止
有居客有郵實之以爲用者可謂備矣獨爲佛舍者
僅二而日汗之削之所謂無用之用清虛之境爲河
山浣洗俗氣者何其蕭然也則其遠不及秣陵虎林
也固宜今夫人面之有眉至無用也其不如目司視

珂雪齋近集卷之八

上二

耳司聽鼻司臭舌司嘗之有用也審矣而眉乃以其
無用者踞于耳目口鼻之上而獨處其尊有美丈六
千此以爲吾有耳目口鼻足矣安所需無用之眉而
剪除之汙垢之有不至投礫者乎沙市固輿地中之
美丈夫也士農工商各有寧居諸根備矣獨普仰龍
堂二寺爲沙市面上之雙眉而今者日以殘破夷削
甚且有如眉裏千巾幘之中而不復舒至于普仰大
士一殿以喧襍故致付南陵使者眉嫵旣壞不復成
妍沙市日就寢陋亦覽勝者所深惜也夫因果之說
聚沙剪眉皆爲勝因無俟言矣卽以一方形勝竟無

一佳蘭若以爲瞻敬衍息之地真成闕典願同緣者
卽捐所剩莊嚴鴨脚大士舊日道場爲此方脩飾眉
宇得如秣陵虎林之萬一則幸甚矣

募鑄沙市觀音閣丈六金身疏

沙頭接引之塔于梵教爲宰壻坡于吾教爲文宿有
老耆舊云此地若舟塔若帆趨于江若樹帆而去者
須得一丈六金身作鎮乃可以留屯冲氣含貯靈脉
不惟像教不至消歇卽宦此士此者虎爪之板頻來
尺木之翦相望恒必由之且夫石函鐵券神州天府
三海金堤東南上都琵琶針饒措大鯽魚豈不殷盛
而雪齋近集卷之八 十三

邇年以來漸虞淪落若夫煌煌朱邸構易秋蓬赫赫
黃扉燼連流火下至龍門頻點鴈塔稀題良由載輕
不其浪泊江門不局地肺橫搔非人天道師宿願深
弘必不能鎮礎浮囂禪壓大地時有脩偏吉行者欣
然以爲已任且謂此地精餽如土不減南山海潮靈
相從茲冶鑄者頃而相屬而境口闕焉何知出聚沙
童子下也予偶過塔下聞而善之拜書其事以告行
檀度者

龍堂寺前經閣乞檀文

釋家正法雖衰象法猶存其蹂踐狼籍污穢荒蕪未

有若沙市之龍堂者也寺舊有歲寺僧欲脩閣貯之
予問之曰閣之成不難但不知閣成之後諸比丘能
不以五辛氣薰蒸此閣能不乘沉酗入此閣否僧曰
近日諸僧粗知戒相若閣既成而破律如故者王法
律法俱所不容予又問之曰能不使無知商賈携妓
來游閣下汚三寶地否僧曰閣成卽設禁約亦可止
也予又問之曰能不使措大帥諸猢猻占作書房抄
竊貝葉否僧曰近日諸賢亦知護法卽有欲占作書
房者寧不惜身命守之可無慮也予曰能如是乎予
之疏

珂雪齋近集卷之八 十四

當陽報恩寺募藏經文

佛法僧三者如六三點非一非三至乎後世金銅土
水卽佛也圓頂方袍卽僧也楮墨文字卽經也未有
三者不具而可稱阿蘭若者名于大利法藏凋殘者
年高僧多請於上方煌煌貝葉傳之不朽若今之
時可謂盛矣卽深山遠谷中有志衲子亦多以具典
不具爲憾予以此知佛法之漸明也或曰學佛在參
求耳不立文字曷取文字予曰古之悟道者多由文
字圭峰從圓覺發悟玄沙從楞嚴發悟如此類者甚
多文字何礙人自爲文字礙耳玉泉已有藏獨報恩

關焉老衲開空戒德精嚴居報恩百廢俱興予所謂有志衲子是也夫脩一切功德者須得其人乃能成如意果幸有閱空能爲人作福田布種植根正其時也行檀者其速成之無怠

一 當陽紫蓋寺講經檀文

蓋聞大道虛玄雖超文字而此方教體實用音聲故宗說兼通行解並進如鳥兩翼如車兩輪歷代以來無偏廢者至于今日雖祖庭秋晚法堂草深而講席之盛莫如神京名理之傳旁逮吳越惟邀方輿襟此道關焉在守儒家之三尸者不難用九泥塞其門戶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八

十五

而一二有識者則又謂補偏救弊王道之所不廢何者三教門庭不同歸于使人爲善故貝典之設不惟性命之旨可以超出塵勞卽因果之說亦可化導頑冥懲噎廢食豈通論歟當陽紫蓋寺者峰巒泉壑荆郢間一洞天也始則葛仙公煉丹啟三芝九籥之秘繼則天皇悟雨法傳一花五葉之宗盛衰遞遷久矣凋謝適年以來一二開士漸脩律儀解淨業之可珍知德瓶之足寶鴟夷絕跡狶猶不聞且也登其殿則聖相爛浮檀之金啟其閣則貝葉標銀印之記三寶粗具練若改觀予以撥雲瞻嶺憇于三藏閣下偶語

開士曰聖朝頒此靈文非徒束之高閣正欲往山衲子借此法雨激彼心畦且令聞者見者一塵耳根未爲道種若何重重扃閉付之厥塗已也諸開士云微居士言僧等固欲請之屬有所需未能也予歸未及年而山中道侶過我椒園以講事見詢且曰登糧粗備不敢辭十方之檀而亦可不全資于檀考時可矣予曰時乎時乎此中有異緣焉蓋有大護法之宰官有眞說法之沙門然後可以成此勝事今邑侯以菩薩心行方便事於王法以佛法寓出世于治世教中金湯非公而誰所謂大護法者非歟至于本邑度門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八

一六

法師古之生肇類也南北經筵隨地雨法今者高謝塵囂歸隱空谷彼非如塵獨跳不顧後羣者若憇憇啟請必不憚宣揚自當使天花亂灑頑石頭點所謂眞說法者亦其人矣若一二士大夫般若甚深解悟已久深厭塵土醉心煙霞俟講席甫開之日必且尋桃花而問津分青豆以半座予是時亦當從邑中師儒孝廉文學之後觀龍象之蹴踞聆箭鋒之交注則眞能聽法者亦自有人焉此予所謂異緣者也時乎時乎不可失也諸開士欣然如命乃定以初春之吉肇率盛事而令予書其顛末以告十方諸檀越云

荊州天皇護國寺募接待檀文

唐初荆南有二寺一名天皇寺一名天王寺其住持二人皆名道悟居城西天王寺者嗣馬祖其法嗣爲龍潭信信後爲德山鑒自德山一棒如雲如雨至今鼎州香火之盛甲于天下而不知一辦香尚當屬之今西城天王寺也其居城東天皇寺者嗣石頭其法嗣爲慧真文真幽閑卽今城東護國寺是也傳燈錄不深考乃以天王天皇合爲一寺一道悟合爲一人而以龍潭德山爲天皇道悟之脉謬矣今城西天王寺久已不存而屹然獨峙惟天皇寺耳昔盛今衰可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八

一七

重脩義寧寺檀文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八

十八

邑之勝萃于里里之勝萃于先人墓田之間先人墓田之尚有古剎焉雄峙于蒼山碧水之中亦勝跡也自伯信爲諸生時從父叔伏臘上冢墓見其傾圯輒懷脩葺之志及出任爲從官其志益堅然欲待官稍高稍裕而行之已而伯脩往矣十五年之間卽先人馬鬣之處華表翁仲闕然無有况能及佛舍乎蓋忽然無異電光之一耀也予少有奇氣每見此剎輒自念我不久當富貴或爲國家邊陲上建少功業盡以以上方所賜緡錢及每歲祿入脩葺此地請于朝易以報本之額以資先夫人冥福然後辭將相印歸

不復言之矣

當陽玉泉寺柴紫菴募換待田文

柴紫菴在玉泉寺右掖別開一嶂其中有堂祠法門金湯有功德于玉泉者若黃平倩先生及子伯兄伯脩仲兄中郎諸公其開山卜築則予以綿力爲之者也既落成以付之度門跡公之孫玄微宣逾年玄微告我曰凡蘭若者具三寶者也今佛殿脩矣藏典備矣獨徃來雲水聖賢尚無一粥飯棲息之地山僧歎竭立募數百畝田以贍行者謹謀之居士子乃語曰宣上人爾祖起自草萊徙步土國立談而使玉泉瑤雪齋遺集卷之八

募餉油口武安王廟文

千古忠烈之龜其靈爽母如王者王雖事蜀起晉而半生精力皆盡于荆則王之神雖無所不通而荆尤忠魂所樂棲之地也荆之祠王也宜當多沐之役以後昭可棲身公安而屯兵于邑之油河口今之屋

城卽孫夫人築也王業艱難之始王與諸將同心戮力枕戈待旦之處尤忠貞之所不能忘者則油口之祠王也尤宜且油水發源白石山至公安出江漢時尚爲巨浸桑欽著水經列于水牒今雖淤塞而三國之遺跡尚存則王之廟其從來遠矣今近江亦有呂蒙廟一圯之後竟無一人發心脩葺之者而王之潮自漢以來屢壞屢飭一順一逆向背昭然人心之不死可見今王之廟又漸圯矣王之靈爽千年常在而公安顯忠慕義之良心亦必不隨油水而俱塞其共欣之哉

瑤雪齋遺集卷之八

募脩刻木觀殿文

丁蘭者河內人也母沒蘭以木刻母貌祀之甚靈喜愠呈色隣人借鋤蘭適他出妻粟之母母色不允妻辭之隣人知其故過扶木人蘭歸見母貌不怡訊之妻大怒手刃其隣人事聞于官逮之蘭辭木人木人墮淚逮者以聞官神而貸之遂上聞于朝竟荷朝獎天下以其孝格鬼神相與屍而視之至于今不絕事該三教不宜專屬之道門第以至德情誠上帝所欲諸仙所重卽屬之道門可也此觀之所由起也里中舊有觀殿堂已圯先舅靜亭公施屋一所議拆去樹

立而舅氏亡矣表弟晦伯等不忘父志竟如原諱
丁公不沒其親之遺意焉弟繕脩之費尚自蕭然小
能無望于孝子仁人蓋三氏之說儒者之所不譏於
其不施也非慳也以衛教也今大孝慈嘗之所為儒
門之所首重正諸儒攘臂捐財時也急相與其出金
錢刀幣以廣大其室宇而恢廓其垣墉使一邑之人
皆曰儒者之舉動果何如哉向為闢邪則至慳今為
崇孝則主施慳施得宜所以為儒者也是疏出而觸
發一邑孝子之心舉數十年鬱而未施之財垂此可
施當施不忍不施之處而盡出之此一片地當與濯
可雲齋近集卷之八 二下

募脩大林寺禪堂小引

謂子與廬山有緣耶生四十五年矣尚未見此山真
面目也謂無緣耶而山泉之勝常歷耳根卽今下大
林如來金相曾與效一臂之力雖謂之有緣可也予
栖心香光之業久矣安知非遠公舊法眷也得天根
居士書并讀其疏益令人神往是必山水清靈之處
有必不可無此一結構者當其目矚心怡之時有若
饑渴之于飲食惟恐其成之不速也會心山水者當
向此趣予雖貧不難典衣鬻書以供大厦一木其他

愛山水并深信因果者幸助成之

募沙市大江南岸草庵文

大江之險甲于天下非漢水黃河可比猛風乍起渡
者多致不戒可怖可慙第大江誠險而人多迫之以
歸之理而又無棲息之處小人輕命卽冒風以渡故
致有不戒使江上有一棲息之地晝食夜眠則亦候
風微以渡不徑登舟何至沉溺予居舟最久頗知風
候凡風起大者或七晝夜不休然鷄鳴時其勢必少
衰至辰巳時復健故渡者息于此候鷄鳴渡江卽百
可雲齋近集卷之八 二下
不失一然則此一片地數間屋成不知每歲必少
在命所關非淺凡營功德當于急者往時若舟小邑
鄉君次江懇之陳君鳳宇作兩大艚渡者稱便若再
有一菴可候風則大江雖險而人事皆備無有迫之
以卽于險者此亦一大快也念淨居士與今十方菴
主川公大有此志造菴比造舟費更少其事必易成
陰德勝果之說皆此中人所常聞必有大發心者予
姑書之以吉

書青蓮菴冊

嗟呼予又何忍見此冊也追思瓢約之語予每言及

吾兄未嘗不潸然一哭而今已矣柳浪湖中六載匡
牀東西南北形影相逐皆如夢中事矣予又何忍見
此冊也冊中所言叮嚀若此而顯公猶有飄然遠去
之意夫顯公果有飄然遠去之意是以逝者待逝者
也不可也卽顯公留矣止于碧酣而不以遺命所捐
之地真一精藍是亦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卽顯
公真精藍矣而吾輩不爲作緣不爲護持是亦以逝
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夫顯公以逝者待逝者不過于
故交之誼有損耳若吾輩以逝者待逝者是爲不第
不孝不仁如是雖欲不留顯公不共成其精藍與護
珂雪齋近集卷之八

卷之八

三

書隣漁子冊

昔通人李溫陵有詩云漢濱有父老談語藏身談子
因作詩寄之曰漢濱父老多奇訣數語雖存名不存
溫陵見而領之蓋楚之隱君子雖多而姓名俱隱者
其隱最貴自漢濱父老而外屈大夫所遇之漁父亦
其一也屈子不得不憂漁父不得不樂屈子不幸而
留名漁父幸而不著名然隱若漁父清貴已極真令
人懷想景行而不能自己者也今汪君有隱德而匿
跡于市廛且自號曰隣漁其有漁父之思乎夫隱者
心隱也何分煙波何分市肆大隱居市汪君近之矣
書怡山蓮社圖後

珂雪齋近集卷之八

十四

古德云未有久住不行未有久行不住者遠公結社
廬山不過虎溪數十年住可爲久矣然考其從安公
南游樊沔時安公爲秦將朱序留之襄陽遂分遣徒
衆各隨所之遠公乃始卓錫當陽今當陽之龍泉精
舍是也從當陽之公安今之二聖寺舊爲安遠寺是
也其後悅廬山之勝乃懷終焉之志則久于行而後
住者今怡山遍參已久年漸老大色力亦不甚健乃
繪此圖自隨亦有久行思住之意焉豈其欲覓遠公
之遺趾遠公之遺事脩香火之業乎效遠公者旣
荷竿木前往效劉遺氏者且繼踵來矣謹書以訂

書月公冊

昔晤龍湖老人于通州予問當如何作工夫龍湖曰
參話頭予曰某子甲半生參話頭而了無消息者何
也龍湖曰不解起疑也夫疑爲學道者之實疑大則
吾輩大予近來尚有餘疑可惜不遇大作家痛與針
剔一番耳予心佩其言見世之道者終日恬然其稍
敏捷者隨口頌略自謂已得始知老子所謂不解起
疑者真可見也古人云薄福之人不生于疑又云不
疑言句是謂大病今看古人因緣其穿鑿者無論矣
稍有所見淺者作逗塞情識會深者作探竿影草會
玩雪齋近集卷之八 二十五

書瑞雲老衲冊

瑞雲祥公肇跡本邑而北遍參已而往錫龍蓋山下
邑大司馬王公公誼賢士大夫見而慕其宗風相與
挽留之遂爲結庵以居造像施經粲然具備卽祥公

亦捨百城之志定交水上座矣古人所謂未有久行
而不任者也往年予偕曾太史及王氏諸昆過其菴
中見其居山水之勝欣然留連不忍捨去及見祥公
冒宇乃知其爲備徇言行者今年祥公過公安視前
老矣太史已化去而僕老衲屹然如故感惜傷今忽
忽忽夢予謂祥公曰在山事體廢興主人既創之不
必慮其後也獨出家一番原爲續佛慧燈老衲向來
徇余宗旨畢竟如何祥公曰山僧口門窄煩居士代
一轉語予乃朗吟曰石牛面北走木馬向南征龍蓋
天邊去肅林水上行祥公曰居士又爲虛空安耳穴
玩雪齋近集卷之八 二十六

矣相與撫掌大笑因喜而識之并以爲贈

書見微請經冊

雪照道人自江左來晤予于簞簪谷道人云江左諸
公發明格物尚未見親切不知居士作何意旨予曰
我解格物只用家常茶飯實無新奇孔子所云學問
思辨篤行卽格物入手處也質之佛學可以水乳合
者不卽文字不離文字非博學乎南北遍參三上九
到非審問乎研究至理以悟爲則非慎思乎大悟十
八遍小悟不計數非明辨乎如理而行行解相應非
篤行乎卽大慧中峰教人提話頭亦止是慎思中一

件事也然下手亦須博學古人千經萬論諸佛心印在其中可以起疑可以入悟故圭峰自圓覺入三沙自楞嚴入此便是從文字入這傍樣也雪照額之雪照之徒見微聞之若有當于心者曰學既不傳問何由審達附舟下江左詩經

書洪井上昆盧閣造像冊

仙傳云二十子楞嚴所云十種仙者皆為外道謂佛經則佛之示跡于仙者又未可以兩家論也葛先生之為佛為仙未可知然必欲岐之是亦戰鴻乙者耳珂雪齋近集卷之八 二七

昆盧如來為佛中尊等妙二覺不能窮其際況天曹列仙乎然平等視之即蟻蝶之族莫不具此昆盧本體而況其上者丹井之間有昆盧閣閣之上有佛閣之即成一家理固應然無足怪者成意以大願力欲于即成一家理固應然無足怪者成意以大願力欲于之以唾為君途大力長者則字字皆丹砂也

書名公便面冊

便面一冊皆伯脩先生宦中交游諸公詩也中多世外高人若卓吾石簣平倩詩書尤為難得自伯脩居京師凡伯脩所與交游者子皆得而友之庚子以後

伯脩去世友人相繼或逝或隱去年復失中郎寒鴈一影飄零天末此中蕭颯豈可言喻小院未央重拾取裝潢示予于二聖寺智者堂竹下閣筆不忍細玩嗚呼予雖欲不入空門其可得乎夫楮墨之中先太史神理所寄未央當以淨水名香供養之不可輕以示人為寒具污却也

香猪贊

萬曆庚戌十二月之十一日予居沙市閒同鄉子實方過十方菴逢周居士念淨云其比鄰鄧氏偶得償債猪一口數日不食欲殺之方礪刀

荆雪齋近集卷之八

二八

次而異香忽滿室徧覓室中無有則從猪身出也耳口口三處尤香予與實方遂拉居士偕往觀之至鄧氏猪適在門殊馴擾予與實方以手抹其耳有異香眼淚尤甚手至次早香尤郁然感而作香猪贊

舍靈雖同報趣迥別或處于山或居于澤即屬養物亦多蠲潔不淨之尤惟茲剛氣盤餐糞壤園觀溝渠蒙與穢會身惟虱都專供鬻刀業報靡逾如何此畜忽出妙香香氣滿耳香淚盈眶香滿牙齒氣盈非常或云偶爾樂虛蘭蒸是大不然茲實有情不同頑質

幻變無因或云爲災或云爲瑞或云爲祥或云爲禍少福多罪
如比丘尼宿誦法華以破戒故後墮淫家以誦經故
口吐蓮花蒞法華海因果無差多生華嚴見性我大士
一念之善香氣交加是誠有之也常見性我大士
異類中現五臺薄荷豕中說法是凡所書佛在齒頰
一月香梅印滿千江入流分身處處放光天見天身
龍見龍王蟬族蛭種蠅國蟻邦擊大法鼓建大法幢
維以異諸莫作他賜亦非斗精亦非仙牧我方教體
以香說法吸引諸類聞此香者普發深信是謂大士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八

二十九

說法已竟荷與此香旃檀難同旃檀之香但能逆風
不能使人心地開通荷與此香遠勝牛頭牛頭之貴
價直闊浮不能使人增長薰修此香大士不可思議
如阿彌陀還不再遇嗟爾眾生日夜鼓刀一餐不肉
預憂後劫豈知中有大士之曹何忍屠戮是烹是熬
有戒則香無戒則臭身是行廁心如糞豆香海浣洗
亦莫能救試觀大士芬香酷烈是何因緣可不努力
我來隨喜聞耳閉目變淚橫流如見舊識以手撫摩
一宿猶熾矢心精進同歸香國和南作讚以代心勒

青溪雷說

遊青溪立龍女廟前有僧從其舍後門出一客謂遊
行僧曰此卽前日雷擊僧弟子耶僧曰是也予因故
僧曰今歲六月初一日大雨溪水暴漲浸僧後僧
與弟子同出視水師復入房取鋤授弟子雷卽隨來
與弟子遇釋不擊火着衣服皆焦直至房擊其師卽
死已立墻畔如一火醺蓑衣狀久之乃穴墻而出墻
邊有麥一大囊覆麥植立不散雷旣去欲收埋復
震動醺祝後方得收子問僧此僧生平多作何事僧
曰其人亦無他過失蠢然耳蓋前因也嗚呼鬼神之
理其灼然不可誤也久矣古之聖賢未嘗言無鬼神

珂雪齋近集

卷之八

三十

也而斷然以爲無者自宋儒始若其果無也彼立墻
畔如火醺蓑火者果何也偶值之又何以不擊其弟
子而必擊其師哉或者曰雷果有神世之作惡者亦
多矣何以不擊子曰天道在隱顯之間不可測可測
卽人道也非鬼神之道也若隱若顯而忽示以祥忽
示以威所以爲鬼神歟世之言無鬼神者其惑不可
解也則請視青溪雷事作青溪雷說

金陵街石說

洛陽石經蔡中郎所書凡四十六碑至范蔚宗所見
其存者僅十六耳自唐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本

發與于野朱梁之變劉劄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
白曰請入城劄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
羽給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助賊為虐
劄然之乃移遷于城內此神物所以不為異而
今存者尹玉羽之力也宋天聖中詔營浮圖蓋遵在
宋興毀莫唐碑之堅好者以代號覽當時有一縣尉
投書且言不可力懇不已至于叩頭流血遵以其沮
格朝命罷之自是人無敢阻之者遵因此得進用此
投書尉必佳士也寶愛舊跡至于叩頭流血以請而
不得以至失官亦甚可哀至今逸其姓名不得與玉
羽雪齋文集卷之八
羽並傳則尤可哀矣予遊南都見其街多以青石為
砌瑩于鏡面有故老云此皆先朝舊豐石也予謂不
然昔魏文取兩漢碑為九華殿樓基識者已卜當塗
之德不長況在盛朝寧有斯事姑無論聖明在上即
劄連諸公其識豈出白羽縣尉下哉六朝舊地物力
原饒自多佳石且臨江水采取不難故老所傳不足
信也

貞菟志

丁未予以下第寓京師時劄鎮督府饗太保公理菴
在密雲延予賓席太保公樂易虛憊待予若家人父

子開則秉燭話言娓娓不倦也一日酒半酣公語予
曰我初不信有鬼神事今始知其有并悟世間一切
事皆有定數不可逃也予曰何也公曰我嘗出東
學政時校濟南一府卷閱完列案已定矣發卷之夜
臥南下曉見一婦年可二十餘許懸窗戶外頭面并
衣服上血漉漉狼藉手伸一紙若哀願狀予忽驚醒
自云偶也復眠如故頃之前帶血婦人復來狀若前
予醒自念曰此古署也豈老齡下及宋無忌之妖耶
抑冤抑也即有冤抑我衡文使不治獄胡為來呼侍
史明燭予復臥頃之則向婦人復伸紙室外其貌不
別雪齋文集卷之八
異也而愁慘之狀有加矣凡三至以為醒耶差類
以為夢耶又了了無昏沉相予是時雖不知婦人所
言究者何事而知其決為諸生妻以冤死無疑也遂
整衣起坐中堂呼吏王暹問諸生案中有緣事者否
吏曰止禹城縣生郝琚前以殺妻死降青衣今考二
等應復廩予徵其牘曰在濟南道止批詳簿在此閱
之不具顛末止見前學使周鶴臯公有批詞擬償而
後寬之緣此生素勤學屬邑及諸生多方瀟雪止輩
其廩予乃取案所註復廩塗之吏曰謂條約何予曰
吾自有說吏默然予是時雖不悉郝琚所以殺妻之

故而知其以無辜殺妻死無疑也辰起案出楚人吳文學率諸生為琚請甚力且謂其貧而苦學須此廩自給予不之許且微俟諸生相視以目若悔來者予以夢中事涉怪終弗言遂罷去後抵省取原牘盡閱之乃知郝琚娶妻孫氏為婦生二男貧寒相依無異故琚與羣儒結社講業是年將大比士琚笑謂友人路宗商曰今年我必得附鄉書宗商曰果也諺所云一中選百醜矣琚出社自思祖父俱薄宦二弟年少一尚未室我家世清白斯人何發此言此必屬吾閭閣事然我家中無他人惟妹夫秦東軒居前院得無

珂雪齋文集卷之八 三三

與吾室人姦耶步歸家即取其父官車上劔入房梓其妻用刀亂斫妻口中猶喃喃問何事頃之頭面俱為血汚幾矣後孫氏弟孫悌訟之然亦以有二子故難于檢視并訊官及同邑諸生以其勤學憐之尋得原夫郝琚耻其妻淫污之故拔劔殺之亦似有男子氣情誠可原但以一戲謔無憑之語毫不檢察遂傷妻命何其孟浪至此至于嘲謔者以一語致人殺妻尤可恨也事已久定矣可奈何特奪其歲廩亦足以少洩冤菑之念予可措手報女鬼矣然竟以事涉幻怪不欲言之屬意長李公次溪憲副嚴公春門真酒

相邀予私語以夢而左右多禹城人充臬司吏者皆稍稍聞之閱數日嚴公告子曰異哉日來所言郝生事禹城人復與予道之甚悉大略謂孫氏既死一年餘忽至其家常聞其聲或并見其形來甚忿且哭且言詈其夫曰我家世仕宦為士人女粗知禮義既至汝家辛苦支持供汝讀書養育二男汝作好秀才向人頭上立我豈不知體面作不肖事即有之亦當密祭的實上有公姑中有諸叔下有奴隸旁有四鄰細細詢訪豈無影響既得實跡殺我何遲且我實不肖縱令汝碎所萬段乃我自取我亦不怨如何聽狂且

珂雪齋文集卷之八 三四

之言不分黑白將我膏血塗地使我生遭失節之名死為含冤之鬼剝肉傷心九泉不忘今者天日在上汝豈不知我早晚訴之冥司令汝金木纏身乃復希望前程耶汝勿謂寒宗師考汝二等當復廩我當訴汝不令汝復也一家盡聞琚不勝唏噓不知所謂寒宗師者何云然聞不令復廩殊憂之諸友為解生謀曰曷哀告其父令其父來分解鬼必聽之遂如言懇其父其父至呼其女名即應因語之曰自兒亡後念兒死得甚苦我老眼痛哭欲枯但汝夫一時錯疑致汝含冤事已往人鬼路異汝朝夕擾擾他家不得安

又聞兒欲伸訴不令復虞某家貧困靠原支
有兩兒渠父復原若有寸進家計稍裕略治田宅以
貽兩兒不然汝兒在世衣不周身食不充腸縱汝在
九泉之下心中何忍汝是賢女當聽我老父之言
琨逆理傷情誠不足憐可凡念兩兒在世我年老不
忍見外孫零落汝其詳之言罷嗚咽鬼亦嗚咽答曰
阿公言豈不是但兒素性貞良被人無故殺隕空抱
不白之冤兒名節亦重如何顯得兩兒我冤不報人
將爲實有淫迹兩兒便是淫母所生在世反不如死
兒已訴之真司憐我許我報怨阿公勿復再言父知
珂雪齋文集卷之八 三五

不可奪遂還後開代督學者爲公郝生已膽落矣及
後考居二等應復原而督學不准復人皆以爲冥報
所致而女鬼之言果驗禹城人之言若此照禹城人
尚不知公因女鬼之訴而誅之也異矣予備聞嚴公
之言而太息曰方女鬼言時予尚爲東州守也不惟
我之督學定卽生之考二等亦定矣予是時不惟知
幽明之玄通而且知人十之一進一退真斷斷乎有
定數無疑也明年移江南通出禹城有二新孝廉
迎于郊謝郝瑞言其言如嚴公而更詳自發案後瑞
復見婦來索命一夕自縊死予是時益信作無鬼論

者之妄而大冤之必報爲可畏也因歸舟中草一記
以爲世戒書而篋藏于家屬楊酋之變總崇崇落化
爲厲燼邇年以來都不復省記今姑語其詳于父米
可以告人也予曰今聞之猶令人病悸也公聽
止直其精誠足以通微幽明故特爲之記予仰
雪以抒其憤非偶然也若夫朋友聚首不可輕爲
戲謔至于人言不可輕信忿不可輕發鬼神不可不
畏定命不可不安具見太保唾咳之中予遂次其語
以爲志俾後之人觀覽焉

書遊山豪爽語

珂雪齋文集卷之八 三六
遊山次有友人云先上山時予向莖中熟眠一覺甚
快予曰公欲以一覺點綴山景耳非真睡也予親見
公目未合耳其人大咲予曰凡古來醉後弄風顛
者固有至性其中亦有以爲豪爽而欲作如是態者
若阮籍之醉王無功之飲天性也米元章之顛有欲
避之而不能者故世傳米老弄顛帖而世乃以其顛
爲美欲效之過矣雲林之癖潔正爲癖潔所苦彼亦
不樂有之今以癖潔爲美而效之可嘔也昔有一友
人以豪爽自喜同入西山時初春乃裸體跣足入玉
泉山裂帛湖中人皆詫異之彼亦沾沾自喜過數載

予私問之曰卿往年跣足入裂帛湖可稱豪爽其人
次予再問之曰北方初春冰雪稜稜入時得無小
幸無歎我其人曰甚苦至今冷氣入骨得一脚
磨磨尚未痊也嘗時自爲豪爽爲之不知其害若此
然則世之豪爽事其不爲裂帛湖中濯足者寡矣

菩薩二乘說

住山龍君超偶問菩薩二乘之同異予曰二乘與
菩薩歷然兩途四果至辟支皆二乘也皆取有餘涅槃
繫者也從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以至初地二地及
十地等妙二覺皆由菩薩成佛者也皆取無餘涅槃

珂雪齋文集

卷之八

三七

者也二乘怖畏生死急于脫離故佛譏此輩如麀獨
跳不顧後羣惟菩薩悲智行願歷生而不疲厭直
至成佛二乘惟任化城菩薩終任寶所二乘除糞菩
薩則明知已爲長者子二乘任羊鹿等車菩薩則取
露地白牛最上一乘若皆如聲聞二乘則佛種斷矣
如長沮桀溺荷蕢大人之流獨立高山之頂甘一麋
鹿爲羣卽是二乘根器若夫子欲立欲達天地萬物
一體卽是行菩薩行今儒者所訶虛無寂滅正佛所
訶儒者未細心看經典宜其不知耳二乘從戒定上
起菩薩從慧上起十信首位卽生如來家爲佛嫡子

故謂之圓頓然圓中不礙行布階級歷然蓋信位卽
得金得金之後漸爲四天王頭上金冠漸爲帝釋天
頭上金冠漸爲大梵天及色界諸天頭上金冠金體
是一故曰圓融金冠漸貴故曰行布今參學之後悟
明佛性卽是得金因中涅槃與果上涅槃豈得頓同
也

飲酒說

已酉長夏阻風東流晏坐舟中予思到舟中以來已
近一月矣耳目清寂毀譽是非不到應酬減少生平
飲酒不喜置飲一飲則終日昏倦夜飲亦不喜多多

珂雪齋文集

卷之八

三八

則夢寐不安次早神思不爽甚則助發淫嗔明知其
爲苦趣然居人世以此爲禮見予素有酒名一席不
飲則主人訝之不得已強爲之飲飲至漸多則已先
欲飲又不待主人勸矣俗所云下坡酒也予不幸有
此病未能逃世既不客戒易流之性又復難節其實
敗德傷生害我之學道者萬萬必出于酒無疑也往
事無論丁未居漁陽督府署中每夜取酒兩小瓶付
之小奚讀書至二更則飲飲至一小瓶後便有醉意
醉中粉壁上見自影鬚髯鬱然舉著後則髯亦連動
不止顧而大咲其寂寞如此然半醉後拍拍滿懷酣

適不可言喻大都漁陽密通蘄蘄酒與易酒皆佳
可飲也惟與蹇大司馬飲則常不支蹇全不擇酒
或遇暑而敗者都不擇一吸而盡每飲止一吸即以
杯向下曰乾頗爲其速所困一日對飲子已大醉熟
眠而大司馬復出立松影下呼子侍兒云傳語汝主
人我正醒何醉臥耶汝記我半夜猶來此無半點酒
意明日切莫向我論量也次日蹇公苦頭眩不能起
延醫視之然予知是病酒私謂其令子曰尊大人病
至午後即愈矣已而果愈追思此老之興致與其憐
予何可得也今亦化去矣嗣後子以老人不宜過飲

珂雪齋文集

卷之八

三九

密令所親止之不復出子每夜但小飲以爲常故子
居署中讀書多著述富而學道時有透徹者以應酬
絕而飲酒少也後入都門爲酒席所困出春明門如
釋重負及歸家亦然凡入郢至石首及澧浦花源間
皆無可奈何不別諸友逃去惟近來入舟一月中不
飲酒夜飲數杯臥脾胃調適人見我好居舟中不知
舟中可以養生飲食由已應酬絕少無米炭攻心之
事子賦命奇窮然晚歲清福延年益壽之道或出于
此不然常居城市終日醺醺既醉之後淫念隨作水
竭火炎豈能久于世哉故人知我之爲逍遙游不知

其爲養生主也近日精神爽健百病不生甚以自幸
留此幻軀尚有別事可作因喜而書之

書繼洲及對山事

族兄繼洲名秩宗業儒不得志于場屋中年學道家
言飲食起居極其謹慎後又學禪有青禪語之曰聖
惟悟性而已一切情慾當恣爲快樂于此原無妨礙
繼洲欣然從之飲啖任情且多不戒衽席久之遂病
藥曰使我常學養生言病不至此有禪啟我以事事
無礙之旨未免恣意任習本爲放下却成放逸知拘
檢爲非不知流通尤錯而今而後知古人戰戰兢兢

珂雪齋文集

卷之八

四十

臨深履薄是吾人保命符已矣已矣育師誤我也遂
卒當病時子親往問病耳聞之故紀于此繼洲爲人
質直溫良一族有事皆就而折衷焉後無子子其兄
對山名惇宗子天道不可知乃爾惇宗爲農起貲財
幾至萬金市膏腴田千頃晚修淨業每聞中郎與子
一言則服膺終日常語人云他二人大聰明人言必
可信故晚年勤修西方去時甚分明今日泊舟輞湖
見兩兄庄上松樹鬱然偶念及之故書

書王尚甫事

王尚甫名承塗爲子表兄少失父母貧苦依子兄弟

中郎亦甚憐之奔波終日稍治一宅中郎去世其下
斷腸之淚者親戚中惟尚甫耳子年來無伴侶又僻
處後園惟尚甫時時往來寒暑不輟子有重廟尚夫
聞之或夜不交睫為人性燥又不慎口故多招尤毀
然高下在心非憤憤者亦知然釋有解語其臨終口
喃喃惟說佛乘去時命妻子無哭泣但為我念佛自
亦念佛不輟而逝初字質夫黃平倩過公安字之曰
尚夫都不解其意久之乃知質夫之兄貌似面圓故
人以王圓呼之尚夫者小圓也尚夫一日酒中語其
兄以明曰人言弟貧不知我之襟懷富翁某甲子以
珂雪齋文集卷之八 四十一
千金見醫不與也以明咲而識之歲餘尚夫窘極謀
子以明曰衣衫俱已典盡更無一物可典當奈何以
明日會有一物減價鬻之亦大可治生何為自窘尚
夫得言中所有不得苦求說之以明曰即弟向日
不喜與富翁之徒接交者大咲尚夫辯有口子嘗
謂之曰尚夫使子生于我國時遂蘇張之後唾取富
貴何難哉中郎家居時甚習尚夫相對日夜不厭蓋
亦久而緣熟相見無主客之煩任情語話以破一時
之岑寂耳尚夫十許歲時與中郎及子同學子問之
若昨往妻家曾竊見妻面否尚夫曰描也描不成畫

也畫不就凡人問之即以此二語答後三十餘年中
鄧偶憶此語大書于尚夫所居之粉壁上其子已生
矣矣問尚夫二伯何為為此二語尚夫咲而不能答

袁中道著

寄李參知夢白

都門別後未得一耗弟于去歲三月歸自漁陽無念亦至公安稍稍悉仁兄動定知精進甚也弟于漁陽暑中稍有所契久之覺無生知見之力甚微所謂陰境現前瞥爾隨去者真非虛語又古人云入佛不能入魔悟力不充故也竹定是竹笋却不堪作篋世染深重如雪山陳水杲日雖出未易銷融言及至此惟有撫心內愧而已居家苦應酬出來尋朋友却又無

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開口處從去歲十月自買一小樓船載書回其中蕩漾江湖冬春二季始窮花源之勝至四月盡乃桓金陵愛其風景佳麗刻字精潔遂艤舟南門憇于天界報恩間校試之年多士雲集雖無人論學却有數友記着舉業文字皆可造就者第此段障緣未了亦欲借此了之仁兄部下亦近但長夏安居懶于出游傳聞以入買行果則舟過上河可覓一良晤也人便草率不莊惟原宥

寄蘊璞上人

久不到金陵至則覓石頭菴主云已入楚惟見新竹

千竿嫩綠可餐高足弟子法門通家之情蕭如迷分半榻者累日每倚竹長嘯又未嘗不憶種竹人也時且有吳越之游不知師何日東歸甚念甚念竹間作得口號數句博咲我有千竿竹棄之游白下師有千竿竹棄之游江夏我來白下看師竹宛似家園千竿王師行若走江陵路過我家園須少住

答無跡講師

南歸途中卽思從玉泉拉師同尋青溪紫蓋之勝此志必酬但目下歸來眷屬相聚未久不能卽拔身而來耳劉恒沙來云師爲我得異夢果否僕年已四十四雪齋近集 卷之九 餘張果老驢兒不堪作椎磨用但那邊事有着落腊月三十日不慌不忙卽勝二十四考中書令也有志未逮何以策我

答寶慶李二府

往接慈容恨未深談然從不退聚洲口中備知台臺信力甚深真法器也生十七八時卽知有此事初求之貝葉文字了無所得其後始知達摩直指一路真爲攝精奪髓之法然亦無可措手後又得大慧中峰語錄始知此事要妙悟妙悟全在參求參求定須純一悟後之修乃爲真修不然卽係育修乃以無義

語時時提撕于今二十餘年矣中間爲功名婚嫁奔
忙意根他用處甚多又胎帶得有繁濃習氣未易
破除或于機境上忽有省發皆是小休欲處古人所
云暫時岐路非到家消息也因此亦不敢過望世之
學者若若眼目已開之人無生之力尚微千生業習
深重如千年積冰杲日雖出未易銷釋非其見地不
是力弱故也蓋學之而後知其難耳要之太悟卽真
休參求卽是聞思真休卽是修卽所謂返聞聞自性
何不自聞聞也六用不行放光動地矣如生者數年
以來參求絕不純一嗜好亦恒他用自恨骨力不健
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爲法門罪人而白臺乃問及盲瞽愧汗甚矣但泥淤
中能生蓮花白臺勿問其淤泥可也家仲曾號六休
因初入仕時無意游宦乃取司空圖休休亭記中有
六宜休語故用六休爲號志無忘山中冷雲耳非楞
嚴六用不行旨也一休之旨則謂得其一萬事畢而
已矣來教精詳要渺非得此道之味者安能深入如
此貴治山水酷所想慕况有道在彼敢忘就正但真
一居于沙頭與家仲爲伴侶尚未就緒今親會丈悉
見之以此暫阻樞衣挑花開時有角巾野服而投刺
者未必非袁生也風便幸示好音

寄蘇侍御雲浦
傷哉傷哉中郎於九月初六日長逝矣八月初微有
火疾時起時滅接補劑則發火投清劑則傷胃不藥
則症日加遂至大小便皆血一夜忽痢五六次而陽
脫竟至不救初意亦爲小小火病及至後來漸盛雖
醫者竟不知其何疾也老親七十聞此一哭幾隕弟
走沙市收殮亡者復走公安安慰生者人生到此生
理盡矣中郎邇年以來極其寡慾夏三月止坐樓下
讀書常常說靜坐養生之旨精神全從收斂翕聚不
意一病遂爾化去豈天不欲留法眼於世耶天假以
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年出世之學愈深用世之才愈老決可與陽明近溪
諸老方駕而今年竟止此矣弟薄命與中郎年相若
少郎同學長雖宦游南北相依會無經年之別一日
不相見則彼此懷想纔得聚首歡喜無窮忽爾分袂
神色黯黯至於今年尤甚形影不離暫別去卽令人
呼喚不到不休弟所以處困窮而不戚戚者止以知
已之兄在耳今復化去弟復有何心在世中賜誰與
吐疑義誰與析風月誰與共歡山川誰與共賞錦繡
乾坤化作淒涼世界已矣已矣恐弟亦不久于世矣
仁兄書到之日正一七也發函多悽嘆生死之語弟

不勝驚嘆夢中所云登樓二仲扶之二仲雨而跳行此豈非凶兆耶一室孀婦弱子幼女何以度日逝者已矣生者之苦未艾也昨見札中切切思歸甚是甚是富貴榮華真是幻夢日日波波熱忙送却了好日子四十以後陽盛陰衰日夜奔馳俱是生火之資弟意以爲決當靜坐收攝早晚念佛嚴持十齋殺生之戒以爲去日資糧若得道駕歸來互相策勵究竟此事尤可度日但恐弟無此等福耳中郎囊中僅檢得三十金其清如此即弟亦不知其清至此也哭泣中草率作此百不既一統容嗣致

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寄丘長孺

兄中郎于九月初六日長逝矣病起之日弟即夢兄號哭至舍口云予無所依矣相與哭倒在地質明傳中郎有微病人皆以爲無傷而弟竊憂之不料其竟不救也已矣已矣弟雖生猶死也一日不見猶切懷思况今長別寧不斷腸弟所以處貧賤而不戚戚者祇有此耳今若此奈何奈何兄情均骨肉聞此痛傷可知梅長公處俱不及啓想亦不堪悲悼也人便哭泣中草率奉字不次不恭

答潘景升

今年乃有此大痛楚事遂至于知己同心之慈兄修爾見背天昏地黑令人無復生理自棄捐以來遂得嘔血重症幾至不痊公琰至方起梳櫛見兄一函頓增感傷嗟乎弟從此如立雪無影人矣衷腸誰與吐疑義誰與析風月誰與共歡山川誰與共賞已矣已矣惟有皈依如來究竟乘理沙劫有同生之願蓮臺覓永晤之期耳去歲客真州正抱重瘡甫勞即發想至秣陵會景升如來憫都觀群真神性身滯實出無奈弟以病苦不得往而景升以無病不一來十二年交情竟如此哉諸刻甚有意致天趣躍然所徵實錄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六

寄陶不退

今年乃有此大痛楚事知已之兄忽爾見背苦莫可言但喜逝者化去之時從容不亂寂無一語起來便遺卽云我畧假寐如入禪定有同坐化夫逝者道力深重生死久暫夫復何慮獨生者之苦未易言耳弟因此益徵學道之氣分與人不同日加參究決欲到古人大休大歇之地性時未忘世樂尚多襟暗今一

切已矣獨恨無友耳安得一帆走白下與兄商確也

與劉計部

弟偶得黃太史一字卽趨至玉泉候之不知其宿然也然弟近來頗有折隱之志見玉泉山水秀遂將遂結菴而老焉此已買得一架紫地山可看泉可聽卽于菴初興工營造菴名紫閣名堆藍與無跡老人永結念佛因緣行年四十餘矣世界滋味已盡嘗過只是如此而已况骨肉壽命俱如蘊草恐生死到來做手脚不迭以此有志薰修急于救頭又去此地二千里卽是青溪巖洞之勝東南所無更不知眉睫之珂雪齋近集卷之九

七

前有此青蓮園也弟無心復至城邑聚落赴酒筵法席卽西陵之行姑止惟以春初次第收鷺鷥鹿苑諸勝望兄于春初來玉泉聚首數日玉泉事體日就衰頽去火收田不能無望于大護法之維持弟初三四往游紫蓋七八還玉泉兄若來是其時也方遊青溪歸草率奉寄

與雷太史何思

弟自中郎去後懷抱鬱鬱胸中如有積塊不得消釋觸目增悲以此聞黃太史有入楚消息卽先至玉泉候之太史之來不來不可知然弟極隱之志頗決已

于小退居之上雖得百笏之地將建菴而老焉與無跡老子看山聽泉不覺便過一日沉痾頓釋自信于泉石有緣也近日往遊青溪溪聲溪色自是天地間一尤物其上有桃花洞雪雲飛舞真是奇絕汪茂才道依溪有田可市若玉泉有菴青溪有田吾事濟矣又聞鷺鷥鹿苑山川秀遂將以春初次第收之浪游二十年到處覓佳山水而不知臥榻邊有如此秀媚境界真所謂睫在眼前人不見也兄春來無事不知有遊山之興否如有興弟當陪杖履同往幸寄一消息來又玉邊田地事體極是危樵法門日就凋殘幸珂雪齋近集卷之九

八

有蘇雲浦在臺可以料理敗火事須大護法來一張主之適遊青溪後過馮濟華之處以有便人作此字奉寄無跡師并寶方皆在統寄聲也

與曾太史長石

自中郎去後弟無日不病飲食日減或夜不交睫且塊處竹林中無可共晤言者體中稍稍康泰初意欲來繡林效執紼之役而風聞黃平倩早晚且至巫峽此番會合恐不能再生死交情不得不往弟已束裝作長逝許會平倩之後當止于玉泉修葺智者洞閱龍藏所以止于此者緣老親在堂三百里內招呼易

返耳生死事甚不容易眼見譚禪諸公大限到來
忙脚亂如落湯螃蟹全不得力皆由生平學問俱是
口頭三昧世情實未放下資糧實未辦足故也弟此
行有出頭路矣田宅給付妻兒新賃一婢子遣之出
嫁入深山中單單理會此事其期以此月之初十日
成行念吾兄甚又不知晤期在何時也

答雲浦

自中郎去後弟一病幾死今方有起色然胃腸常如
有物鎮壓飲食減少生平未慣經此剝別離苦也奈
何奈何生死事真不容易眼見參禪學道者臨命終
時手忙脚亂如落湯螃蟹直到此地方知乃知未易
言也自京師回與中郎朝夕聚首細細商確處儘多
如弟者根器與道甚不相應近來稍發生死心正在
參地即參處亦未見純一前此督處俱是歧路非到
家消息陰境現前倏而隨去無自由分未得虛間先
成放逸世間粗重五欲尚徘徊番連其間未能一刀
而斷况其他乎自愧自恨不可言喻又弟兄壽命皆
促恐朝露盡至做手脚不迭以此于中郎百日已滿
之後即離家獄將家事付與妻兒妾婢數人悉遣出
家即於此月之初十日同賣方至玉泉度歲暮智者

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九

為禪栖之所上建一閣閣藏桃花開後即走青溪
蓋去也所以止于玉泉者以老親在堂相去三百
里內便于招呼耳將發之前二日而兄之函適至并
得分俸卽可以為建閣之助不勝欣慰知此事之必
濟也蓋中郎病中卽云我愈後勸斷家事卽往玉泉
修智者洞今正成其志耳易黃之夕無際夢諸菩薩
擁中卽至度門自云與和尚暫別往玉泉去意者自
由中陰或愛而棲此地耶修理經閣之費有委曲可
以助成者兄千萬用力卽落成後道駕歸來掃八笈
之地以待便是現成精藍期于三月粗畢其功不濡
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十
滯也弟有一園在沙市觀音寺街有瓦屋二重後有
百畝大塘老桂于霄襟花百種雖在市廛宛如山林
前為中郎居此市以相依今已矣其地深六十餘丈
濶五丈弟既定居玉泉真之空曠兄所典鄧家園事
似不甚妥不若棄之此園之值僅二百金庶而可居
如兄要留弟卽當留之不以與他人弟以此值修智
者洞卽于三兄歸時携值了之弟與兄何如肯有纖
毫之相欺也如其不可自當別市耳不然留作一菴
為吾輩聚首之所亦妙但弟正食貧時尚難作捨宅
之事兄為之差易耳有便附一字以決去留也而准

遊集高朗雄率仁兄見謫乃至此耶其深知中則如
此中郎不死而弟亦有依歸矣但謂中郎便過陽明
近溪此却不必人不可以無年仲尼四十不惑豈即
從心不踰之境界哉陽明近浮諸老悟處如百鍊精
金未易窺測鄧定宇之定也陶周望之淡也余求之
真切也皆真爲生死者也在大根大器者自宜鄙而
嗤之如弟輩自當服膺以爲師法決不敢開張大口
自謂過彼也殺盜孺爲佛首戒所以生死相續都由
愛慾若云以漸除則可耳豈可謂其無妨于道又何
以異于蓮花比丘尼也年各四十餘矣前途無多轉
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十一

使有所成則幸矣幸矣

與夏道甫

別兄後亡兄倏爾下世滿目淒涼遂抱重病至今尚
未脫然前過沙頭就藏用處診視復以家兄過歸家
小阮云晤兄一次始知道駕已歸恨未得追隨也湖
上風景若何夢想所欲到恨無翼耳新正卽走德山
窮德山之勝泛家浮宅不計歸期晤期宵然甚念甚
念家兄諸刻已盡未刻者無幾草率裁答不一

寄雲浦

中郎去後弟一病幾不得見仁兄至玉泉靜想家况
漸離寄情山水方始平復久住玉泉頻夢中郎同諸
僊真翺集此中無跡亦頻見夢以故立一祠於玉泉
之右已有次第特未落成耳去玉泉七十里內有鹿
苑山秀邃無比弟有詩云七渡桃花水十重翡翠城
可以知其勝也寺爲陸法和茶苑已凋殘甚弟意欲
新之不知因緣湊否二月內老親抱病過歸故園幸
已漸安亦不能遠離惟在寶方粥飯堂中作念佛因
緣而已人便草率寄報不一

與長福

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十二

弟自中郎去後一病幾隕乃入青溪紫蓋中調理數
月方得平復弟于世事已矣近日居在古佛堂中隨
衆僧粥飯念佛兄弟壽命短促卽致身青雲亦復何
用不如趁此無病時早辦資糧弟近况如此不知足
日來行徑官京師乎出分關乎念之念之

寄王章甫

君山歸來懷想不寢老父體中已安稍稍葺理舊業
八月初七之日已移亡兄靈柩入村斷腸之泣久而
愈新奈何承教訊掃身心如老頭陀甚善甚善歌苑
楊鴈日慎一日乃人之生路道之命脉比來誤認本

體現成者專言樂而不言暢故逸自恣任情縱慾即在凡民不可而況有志證聖成佛者乎近與蘇潛夫聚首數日商確一番彼此洒然凜然恨不令兄聞之耳曾太史體中尚未平復所云云當轉致之

寄顧太史開府雍

別來許時懷想無極前者計偕匆匆北去下第後卽欲買舟東下作聚首計而家仲之變作矣自伯修逝後兄弟二人相倚爲命一旦捐去幾欲相從于地下憂能傷人血疾大作不得已逃之青溪紫蓋山中看山聽泉以適此生而老親復抱奇恙仍返枋服邇來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十三

側身里間出世無由入山不遂生人之趣幾盡幸而稍知空幻之理時取法水灌沃心胸覺無明習氣漸以微薄耳先生靜居山中有性命可究有書可讀有山水可游適亦安往而不樂想近來著作益富天地間之慧人高士放得十餘年間便爲千古點出無限奇言妙義開拓無限心胸如生者不知何時聆玉屑而讀瑞篇也晤期有然言之惘惘

寄周憲副海門

前承念及家仲遺之盛奠已有字報謝不知微台覽否近來法門荒涼道侶凋落真無開口處向時卽飲

入鄂效順風之請而台臺行矣今之學者儒禪並進若較盛於往時然其實陽明先生良知二字未見有人透過者蓋徒見宗門中乾屎橛麻三斤青州布衫七斤便作奇特想而良知二字平田裏荆棘多視以爲尋常不復究竟所以未見真種子卽終日修持皆歸空寂耳不審台臺以爲何如生于此道粗有所入而境益習重處道力甚微且無友朋薰習終歸墮落言之可爲泣下有便寄數語以相砥礪萬萬

寄錢太史受之

京華一別之後得一奉手教不啻晤言復見尊稿序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十四

中諄諄齒及于弟知兄之不忘弟也弟之薄命奇窮所不忍言身世倫落已矣乃不意相愛相知之慈兄一旦舍我而去顧影淒涼何以度日憂能傷人血病大作遂逃之青溪紫蓋之間誅茆而老焉聽泉看山不覺沉疴頓起而老親之病繼作不得已復返枋服夫天下之可以自由者莫如栖隱山林退藏一路正爾不能得可奈何邇來跼步鄉間上樹病親下撫孤稚豈復有生人之趣幸而稍知空幻之理時取法水灌漑心胸覺無明習氣漸以微薄區區功名無論不可必得卽得之有纖毫益于生老病死者乎受之于

世間法粗已了畢上之究竟性命之理以心學掃爲
作用其次讀古人之書撥膚見骨發爲詩文另出機
軸垂清光千百代至于名山勝水優游徜徉其間無
非樂境快矣快矣若夫繁華游冶丈夫心力強盛不
得已消以文其寂寞正如游雲變霞豈有留礙知
受之觀破久矣弟于此亦大有豁也目前光景若此
卽欲走數千里外與吾受之一聚首劇談也豈可得
哉因禪友怡山東歸之便附字奉候固是了元天如
一等人一晤之且可悉弟近况也

寄黃春坊平倩

河雪齋近集卷之九

十五

伯修去後已自凄楚不忍言所倚以爲命者一中卽
耳今又舍我而去傷心次骨一病幾至不起弟不難
相從于地下柰老親在堂不得已屑涕強笑與少慰
之今惟仁兄可依而道途迢遞亦未能來也但榮發
在邇取道荆郢時可得一良晤卽餘生之大幸學道
多年已見眞消息但知見之力甚微而居家無好友
朋塵染薰習時傷苗犯稼柰何仁兄此一出非獨社
稷之福實弟等聚首出世之良因也入楚塞時望先
馳一字以便趨侍人行忙草率不盡欲吐
與雷何思

居玉泉月候兄不至遂徧游鳴鳳鹿苑諸山泉鹿
苑之奇拔地石峰峰色如砂翠而水深七渡流聲震
天地不獨楚中所無卽天下亦未見如此奇勝也寺
久涸敝弟頗懷修葺之想聞仁兄亦有此願不知果
否法和居士自是郡中第一個神聖恐亦當表章也
長石有字來道及仁兄四月內有東下意果爾弟當
掃三迳以待中菴從北來弟留之過夏而渠欲一至
西陵奉晤弟所修玉泉柴紫菴正少主人得此君淨
修其中遠希白社故事亦甚快望仁兄爲贊成之何
如

河雪齋近集卷之九

十六

寄雲浦

仁兄歸來弟卽疑走小龍湖頗教但繡斧新歸自有
一番應酬俟小定卽當棹一舟來此中積懷萬斛恨
不得卽傾倒也至于暑溽實所不畏得聆知己之談
說甚龍皮扇乎弟十年中哭兩兄淚盡矣而眼昏花
鬚髮皓然已無復進取之想家門多天折蘭田弟近
復不祿可憐可嘆弟近日東西遊覽亦非耽情山水
借此永斷煩惱庶幾少延天年耳遠從村中歸特遣
小仆致數種山青水綠人事萬惟此存作得詩二章
求教範之聚首有期非一紙所能盡也

答會太史

弟住玉泉兩月山水怡情不覺舊病頓愈不意老親
體中違和星夜遄歸幸而漸安一月間必可全愈弟
又可作玉泉主人矣何思所云樓閣者弟無力建造
惟于玉泉右側建一亭半山望西南諸峯如堆藍其
下建一堂以祠關聖賢及兩兄于中堂于此月之初
五日建堅有無跡老人監視玉泉長老督功弟安享
其成不勞心力也青溪鳴鳳鹿苑諸山俱秀媚之極
至于鹿苑峯色水聲實是東南所無陸法和居士賞
鑒大是神眼弟住止玉泉去高安諸山水不過一日
程中郎去後世念已及願作一老居士游行佳山水
間足矣不審仁兄體中近日若何前所寄字弟入山
不得覽歸時竟任輩已爲烏有以此欲問仁兄動定
甚急使來其間倘有游山之興同往玉泉住數年應
酬既絕百念不生何愁體不復原弟所作菴卽兄之
菴不必分彼此也去與不去幸寄一字或秋以爲期
亦佳弟往日學禪都是口頭三昧近日怖生死甚專
猜忖求不卽往玉泉則止二聖禪林酒色已成多時
仁兄見念感切感切不見可欲使心不動畢竟深山
之中得清靜詩文二紙呈覽

寄寶方

近日看師地論聞所未聞方微慈氏之苦心一字
滴血諸論中警策綿密未有過之者若非在山中安
得遇此秘密法藏令不肖道念日切世情日隳矣山
中雖無伴侶亦頗不覺岑寂知方偕怡山諸戒兩修
法華懺又令我技癢甚七八月內山中楚成便可修
舉也生于二月末或一歸方收拾來山作長住計無
跡老人情同骨肉鴈行之悲爲之少釋已于響水潭
上作菴爲卜鄰計是又一快也會中諸位衲子統希
申意

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一八

又

堆藍亭已落成在原基之上十餘步見西峰層疊乃
荆浩關同得意筆也塔灣田山僧窮極欲質當他宅
生爲山門只得勉強成之家舅處幸一往道意此時
要三十金最緊是必爲催來也不知怡山師有來意
否前承銀杏之賜謝

寄八舅

山中已作久住計堆藍亭已完正在修理廳堂大約
山水中靜坐極清閒快樂目下有泉田一區四面山
色包絡山之下爲泉泉之內有田去甥所作菴不遠

百步若得此卽不深朝川也老舅無事來一遊必賞
心之甚哉木末不晦之作何狀

寄四五弟

山中已有一亭次第作屋辰起閣藏經數卷倦卽坐
亭上看西山一帶堆藍設色天然一幅米家墨氣午
後閑走乳窟聽泉精神日以爽健百病不生吾弟若
有來遊意極好三月初間花鳥更新奇來住數日煙
雲供養受用不盡也

寄孔令君

久不奉慈誨渴仰殊深生自家仲迹後遂抱病病
可雪齋近集卷之九 一九

天未得瞻禮戟下想台慈不至督過也殘臘體中稍
泰偶黃太史有信東下遂至玉泉遲之不意來期尚
有自到此處仰見堆藍之山俯聽濺珠之水不覺骨
體俱輕神情爽豁遂買一峰構精廬其下將窮三藏
之秘典發五宗之玄微捐梁肉而餐伊蒲舍綈錦而
服芰荷石丈竹君梅妻鶴子將于斯焉老矣所幸家
嚴從飯而弟奉養生雖不敢遠遊亦庶幾可以近遊
至若慈臺春風夏雨一邑含膏生雖在山中受賜實
多百凡更祈大爲培植使山人免于內顧卽慈臺
非常之大造也沙渚暫歸柴車可駕更得望見清光

歸櫓倦倦

寄怡山

匆匆入山未得奉別不審道體日來若何想已平復
矣玉泉青溪之勝卽吳越未見其比幸一命駕來此
同住數月此中大有藏可閱已市木作一小菴于別
峯下計日可成矣亡兄旣去世念已灰此卽是我安
身立命之處師如不棄便可卓錫

寄八舅

自別老舅入山無日不快仰看堆藍之山色俯聽跳
珠之水聲神骨俱清百病消除寺內有舊菴基正據
可雪齋近集卷之九 二

山水之勝已傾囊蓄得旦晚市木修造有次第矣此
去十五六里卽爲青溪峰巒洞壑殆非人境到此飯
伊蒲絕嗜慾覺得容易遣日自信于山水有緣聯榻
不寐遂有此一番佳境界非愚甥不能造此思路非
老舅不能賞鑒也已矣已矣胸次舒泰耳目清淨豈
非福耶二三月內此中山色泉聲更當十倍老舅如
有山行之興當掃乳窟以待

寄六侄

存亡徂遷倏忽易歲惟夜夜入夢有若平生耳海內
第一知己旣去復何心世緣玉泉青溪山水幽絕將

有終焉之志歸期未可定想已入社稷廟寬慰之中以處家酌豐儉之中以理財寡慾養身修名避就足所望也

寄新年

自到山中閱藏習靜看山聽泉不圖爲樂亦至於斯已頃囊中得一峰將于其下建菴而老焉誓畢此生苦心參究了佛祖一大事因緣夾不奔波紅塵終日爲人忙也汝年正少自當向學支持門戶使我得心安爲世外閒人卽汝至孝吾往時所以不長往者以汝二伯在文于至篤不能相捨耳今何時也匠人輟珂雪齋近集卷之九 二十一

成風之巧伯子息流波之音立雪無影惆悵何言惟覺青山解語綠水知心伊蒲可以續命貝葉可以忘年暮春三月河渚暫歸柴車可駕當一歸來旋卽入山不停晦朔何者吾賦性坦直不便忍嘿與世人處必招愆尤不若寂居山中友麋鹿而侶梅鶴此其宜居山者一也又復操心不定朱紫隨染近繁華卽易入繁華邇清淨卽易歸清淨今繁華之習漸消清淨之樂方新而青山在目綠與心會此其宜居山者二也兄弟俱闕無生大法而爲世緣迫逼不得究竟今居山中一意理會一大事因緣必令微細流注落

然不存此其宜居山者三也骨肉受命慳薄惟盡捐瞋慾可望延年業緣在前未能盡却必居山中乃能掃除此其宜居山者四也生平愛讀書但讀書之趣須成一片俗客熟友數來騁擾則入之不深得趣不固深山閉門可遂此樂此其宜居山者五也蓋我之住山乃從千思萬想中得來誓捐軀命以守此志且鳳凰不與凡鳥同群麒麟不代凡駟伏擬大丈夫旣不能爲名世碩人洗蕩乾坤卽當居高山之頂目視雲漢手捫星辰必不隨群逐隊自取羞辱也因汝可與言故畧及之

珂雪齋近集卷之九

二十一

寄五弟

山中百凡清快紫蓋之奇峰青溪之碧水玉泉爲山水之大湊愚兄行止其間卽是養生何者屏絕慾染羶薌不求養生而養生在其中幸以此意悉之老親老親真壽者相無可慮所慮者吾輩之壽耳進山一步卽是活路出山一步卽是死路吾志已決阮孝緒何子晉吾之師也

寄李謫星

殘歲偶得黃太史一札云至西陵卽走王泉侯之以故未得於老伯前致執拂之役途中抱歎之甚想奔

走道途仁兄或見亮也自亡兄去後懷抱鬱鬱見紫蓋堆藍之山色不覺心意爽豁向時胸中積塊俄爾冰釋乃知山水是療病之妙藥卽于是中結庵買田將有終焉之志元定兄有字至亦于燈節後見過政恐吾兄方擁臯比不得來共聽乳窟泉聲耳小价歸匆匆付一字有便寄數語山中人以破岑寂也

寄王章甫

一聞仁兄將至狂喜欲舞且復淚下生死交情於今見矣數日內風雨大作長江之險不收卽渡雨止卽來倘天色連綿仁兄是必多留兩日仲宣樓章華臺河雪齋近集卷之九 二十三

龍山落帽處必當陪遊且公安三聖寺有李龍眠羅隱趙子昂法華皆不可不一觀者先此奉懇但微示顏色弟卽飛來且將以小舟送仁兄於岳陽樓前作別耳至懇至懇

答夏道甫

得兄札止遊鹿苑雨色甚奇甫霽卽欲還推藍而遠安公專期于十二日其情甚切不得不赴准于十三日鷄鳴卽歸兄幸暫止玉泉來此亦不易孔窟流泉可聽勿便作興盡之返也至禱

答黃駕部取吾

宋孝至得手教甚慰弟遭骨肉之變兩兄相繼去至中郎相繼爲命一日不晤便無以爲懷今生死正隔奈何自長別後弟遂抱重病幾死今方有起色玉泉買山作終隱計伊蒲送日兄自學仙弟自學佛但能輕視世緣精進不懈各有所成不愁墮落也中郎未有大病偶以下血脫氣遂至不支然心無情亂有若生化渠自是天堂佛土中人至于學問之綿密應世之圓妙弟與兄皆未必能測度之但當合掌歸依而已知已如兄不作粉飾也急欲圖一晤弟不難千里行而老父抱病難于遠離晤期未知何日珂雪齋近集卷之九 二十四

言之惘惘

寄尹夷庚

大別山頭一別升沉生死有如幻霞真之不足道也弟居家舊鬱無歡筆硯久廢第思二毛種種矣學道之外佐以看山讀書豈能長奔波世路耶所恨藐焉穉僂口如銅鳥安得沈酣風雅如吾兄者常時聚首以憫饑渴也寂子相與已久近日至山齋少聚便道過貴村敢以一字奉詢知兄于般若緣深自矜睠之矣

由景升

周子國至得書弟屏居村野未到沙頭尚未會子國也弟已如失群孤鴈到處飲啄以消渴愁奈老人體復多病常時周旋一室卽當陽玉泉已草一菴栖隱尚不能往則其他可知矣東下之役空付夢想吾兩人合併竟不知在何時此生乎他生乎都未可卜念此不覺淚涔涔也近作中極多可豔異事奈一時抄寫不及當以付周子國來

寄曾聲子

初聞尊大人之變不忍遽信及自澧州回得寶公字備知化去事痛苦割腸其悲與悲先兄等也先兄去

可雪齋近集

卷之九

二十七

後生兄尊大人而尊大人亦弟畜我老來相依恃有此耳乃竟若此耶且交游中求如尊大人之知我愛我者有幾人耶傷哉傷哉兩年之間楚中失三詞人使生若孤鴻斷鴈天乎天乎益禍乃爾酷也已矣生已治入山之裝不復作人間世事也聞辭世時頗安閒其景象作楚否可得聞否兄丈幸一一示我老父新喪不能出弟先遣一介申唁八月中從玉泉歸來當走一哭致少生芻也草率不盡統惟節哀自愛不

寄析年

山中度日頗快黃太史已下世矣愈增我之道念也從六月初一日卽食素起以山中無他物正好食素也我定居于此如古陶弘景之茅山故事七月終當一歸卽入山矣汝努力作世間事使我得安心辦道卽大孝也餘不一

寄寒灰禪師

中郎一旦至此令人痛不欲生師情均骨肉雖修短之理久已照破而亦不能已于慈明之哭也生屢番清徹自謂已至而習重境強處無生之力甚微古人云相續也太難又苦口勸人盡却今時乃知入理之

可雪齋近集

卷之九

二十六

後便要討見成受用十二時中微細流注全不照管臨終不得力都由此耳宗風既墮大厦非一木可支後生輩無大福德纔有所見便作乞兒相以一飽爲足不堪種草不若潛行密用爲妙蘇潛夫已修一菴沙市欲約師來作蓮社主人亦一快也怡山來草率奉報不盡欷吐

寄林白雨

弟賦命奇窮老親倏爾見捐無心世緣將栖隱山水永作苦行頭陀矣山中清寂真堪度日兄丈煙霞氣多清秋能過我園取乎黃慎軒居士亦下世矣法門

嘆涼真可嘆也花山爲吳中勝地有大雲上人者以造殿至楚携有錢受之太史書欲弟稍爲經營已若有次第兄太多事之日豈可復以緣事相累但得轉爲流通足矣餘不盡

寄八舅

入山未得詣別甚念念山中清寂甚與嬾拙之人相宜小菴已畢功清秋當迎道駕少玩數日也黃慎軒遂已棄世間使甥道念轉深哲人既萎流波空引柰可大雲事體稍有次第望老舅大力提挈一二當此多事之時豈可輒云捐財但委曲推廣稍加盼矚則珂雪齋近集卷之九 二十七

爲德大矣

寄夏道甫

山中清寂畫着夾衣夜蓋木綿被樹較前益深泉更響小菴收拾已完明窓淨几掃地焚香讀書差有李禿翁當日風味如此光景豈可不使道甫見之清秋京馬一來同往鹿苑爲妙也但恐有人阻遊履耳然亦是慧心人決可與言山水之妙者一咲一咲大雲緣事承周旋望爲留神也山中極宜大爆竹每放一爆則響半日始息千萬覓百十個付大雲或小介寄來至禱至禱

答葛章字

久不奉教渴仰殊深賦命奇窮父兄相繼不祿世念已灰拾喧入寂得于堆藍之中作一太平之民親近兄丈爲垂老經心之友是所願也衰經在身未得躬晤乃承盛貺遠頒感愧兼之至于茶菴之說偶與次飛言之卽果有此意亦必備原直奉上乃蒙慨付原約兄丈之誼高矣其如獨爲君子何今不敢孤負盛美暫留此經俟次飛八山卽有以復也草率奉謝不盡欲言

答錢受之

珂雪齋近集卷之九 二十八
大雲來得手教備悉近况前有同參衲子怡山入吳有數字寄詢不知已入目否弟日來以親病未平株守故里稍稍葺理賃簷谷種花讀書以自遣日自先兄亡後生死之念轉切因心衡慮中於此道稍有所契舉業亦不多作自咲髮已種種矣豈能常作此耗心血事去六十歲止得十七年忙忙打疊那邊事尚恐不迭何心逐逐世緣也前年買得一侍兒去歲復遣之江陵沙頭市得一圓粗有花木親病稍開卽渡江往住相依惟二三淨侶久不飲酒問飲地黃酒數杯頗覺神明清爽自念生平無一事不破酒悞學道

無成讀書不多名行不立皆此物爲之崇也甚者乘興大飲後兼之縱慾因而發病幾不保軀命又念人生居家閒而無事乃復爲酒席所苦非赴人召卽已招客爲杯勺盤餐忙了一生故痛以招客赴席爲戒落得此身閒靜便有無窮好處讀書看山尚是餘事真大快也山水可以代粉黛兄疑世間人因偃爲恭耳弟自謂從古來不得意於世緣因而自甘清淨以至于成仙得道者不可勝數卽如陶弘景初求縣令不遂然後棄妻子隱于茅山之積金澗故自云吾永平中求祿輒不遂使遂吾安得享此古多以惡疾而

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二十九

致冲舉者其初俱非忘情世樂者也特世樂之路已窮不得不尋寂寞之樂蓋久之覺寂寞之樂遠出于世樂之上然後悔向者馳求之非計此亦機緣湊合偶然乃學道者之幸也夫處繁華之中而不忘清淨之樂居寂寞之中而永斷繁華之想者此自是一種上根上器不易得也若夫世樂可得卽享世間之樂世樂必不可得因尋世外之樂古之高士達人多出于是陳搏邵堯夫皆非忘情富貴功名者也知其不可得而走清淨間道一路耳惟世間一種俗人處世樂而更作無涯之求世樂不可得而厭寂寞如牢獄

望世樂者天堂終身戚戚而無已時則真可憫也昌黎作盤谷序列三項人最爲先獲我心蓋繁華有繁華之樂寂寞有寂寞之樂惟兩處不成馳求不息者爲下策耳昔人謂白樂天于功名富貴得之則忻忻失之則戚戚備見于詩篇之內弟則謂白公原非忘情于功名富貴者得之忻忻失之戚戚正是白真率處而其實有一種解脫之趣去人甚遠如其初居江州未嘗不苦然却往來廬山作草堂躡飛雲履鍊大冊看山聽泉讀佛書苦之中樂又生矣蘇公亦然蘇公初居黃州亦未嘗不苦然却優游臨皋雪堂之間

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三十

泛舟赤壁彈江水看山苦之中樂又生矣謂兩人不求世樂吾不信也謂兩人世樂不遂而竟爲寂寞所苦吾亦知彼必不爲也雖然卽得世樂而享之亦豈如世人之享世樂者耶于霹靂火中常現冷雲相故可貴也兄書中道及嘲胡仲修語將謂世間人遊山水者乃不得粉黛而逃之耳非真本色道人也此真覩破世人伎倆也弟則謂不得繁華粉黛而能逃於山水以自適者亦是世間有力健兒因偃爲恭遂成真恭者多有之以此發揮數語博三千里外一咲不自覺其語話之長也弟近來無可共語人矣海內僅

一受之又不得頻頻聚首今受之已離寂寞得世樂矣往日所云死得道者親見之矣曾記寫大字帖送卷價否腕中有鬼非偶然也三筆之夢已先定矣定命如此馳求何爲弟以處處貧賤而不戚戚者爲此也細觀受之具有世外靈骨決非汨沒于富貴功名之人然道境易持順境難持順境之中所求易遂往往後逐世樂斷送了一生卽如江陵相公少時便有氣魄曾讀華嚴經悟得諸佛菩薩以身爲世間牀座經河沙劫救度一切有情便有實心爲國爲民之志刀刀見血不作世間吐哺下士虛套子可謂有大人到學齊江集卷之九 三十一

卽長子名彭年者大有才氣酷似其父先兄不死矣弟已拚作一老孝廉騎數段作馬少游佇看兄三台八座訪我道山也老兄旣作貴人應酬不簡清貧作何支給借債大多後亦爲累甚爲兄慮之大雲緣事需之歲月可望其成今年不知何月起復到長安此一番聚首于舉業文字外當更有商量處也游玉泉諸詩寄覽有便卽付一字草率不恭幸恕

寄劉元定

久不奉教懷想殊深昔時長安聚首諸公多半鬼錄惟弟與兄存耳幻泡風燈真是可嘆弟入夏來玉泉可雲齊近集卷之九 三十二
與無跡老人朝夕堆藍社修葺已完移居其中響水潭亦建一圓蕉仰看山色俯聽水聲如此受用數十年便勝二十四考中書千倍萬倍也聞東山景物甚佳老來諸嗜灰冷惟山水之趣久而愈深然我兩人不可不一合併跡公相念甚切秋來能一至山中乎二聖寺欲塑大士壁問貴州有塑工甚佳名魏跛子今不知尚在否煩上价一尋訪之至望

答錢受之

華山僧寄手書來備悉近兄弟今歲杪春遭家嚴之變父兄相繼而亡痛不欲生逃之玉泉山中稍有起

色復以家務過歸故人書斷絕已久惟受之不忘我且作長語相反覆此語豈可易得已造得一小舟當以明正涉江直走吳越恐仁兄春間入都不及一把臂也弟此時欲盡收東南之勝期不問年既無繁華且安寂寞耳一切大雲能口之大雲古貌慧心甚覺嫵媚因其便附字奉候不盡欲吐

寄曹大參尊生

自章臺寺別後不旬日間遂有家人之變不肖五內崩折功名之失得不足論身世之淒涼大可悼也乃六月中又聞黃平倩先生之訃不肖與兩先兄及珂雪齋近集卷之九 三十三

閩黃二先生爲兄弟中之朋友爲朋友中之兄弟今皆先我而去如何爲懷不肖與先生二十年前長安燈市一交臂而失之昨者之晤別後依依不能相捨豈非聲氣應求有出尋常交情之外者耶已拚一麻一米作世外人聞亦有卜築匡廬之興果亦他年相依而老亦一快也明年亦欲東遊將盡收東南之勝晤期尚未卜何日少年勉作詞賦至于作詩頗厭世人套語極力變化然其病多傷率易全無含蓄蓋天下事未有不貴蘊藉者詞意一時俱盡雖工不貴也近始細讀盛唐人詩稍悟古人鹽味膠青之妙然

求一二語合者終無有也此六氣運才力所限今以近作數十首來教幸細爲批評如何久不作應酬詩惟山水之間可以發人清遠之韻者稍稍綴數語此後亦欲定交木上座擲却管城公矣先生詩清靈俊逸寔中心佩服然此外亦別有事在不欲先生役精神爲之也部下士有可與論學者否

寄長孺

弟之奇窮世所未有中即既去家嚴繼之兩年來如醉如夢強以山水之樂苦自排愁破涕生平桑梓親厚交游僅得一曾一雷此外皆異方之樂也而二公珂雪齋近集卷之九 三十四

復先我而去黃平倩仁兄亦以今年夏初不祿弟聞之其慘戚不啻伯修中即想兄聞之更自淒惻耳半年以來竟不得兄一消息久不陞僊不知何故豈都中榮轉此外不知耶近來興致若何囊中得無羞澁否弟今年不得會試下年便是一老翁矣進取路窮却得些閒靜光景明春亦欲東游不知如願否也

又

半年不得兄一字甚念甚念自中即去後心神淒涼百感橫集姑集山水禪悅以自排遣苦則苦矣心知功名之途遠翻於此中得些閒淡光景入郡時與夏

道南聚首此外更無人往來也兄官况畢竟如何身上無債否如無債可陸沉度日過數年兄便是五十翁弟亦近五旬矣世局日熟道念日生又不知作何結煞也弟近製一舟前後可安六槳中列軒窓可坐十人將以明年正月作東南之遊載米百石書千卷放浪江湖且欲徧覽名山勝水失馬得馬安知非計也

寄陶不退

弟自家嚴捐棄之後已修一菴玉泉山中將終老焉以故不得常居家中故往來詢問闕如人情世態堪珂雪齋近集卷之九 三十五
為痛哭仁兄會計借舍親輩自當知其詳也學道二十餘年種種不見得力熟處愈熟生處愈生明年當往東南求友不獨明眼悟道人可為我輩宗師即有志學道十分以生死為念者便是弟輩之舟航也即若旅觀已更修矣黃腸完好如故可無慮也

寄梅長公

天下事不可知先兄捐棄之後家嚴繼之四五年後弟便是一白髮老翁與栖隱有分與進取似無緣矣然以絕意世路之故微得些淡泊閒靜消息彼造物者能窮我矣然不能使我不讀書使我不看山水使

我不學道也得其一已足消遣况兼有之乎居山中了不見邸報然仁兄奏疏向亦曾讀一二篇不隨不激甚得風議之體異於今之鈞微發隱作不平之聲者仁兄作用世大臣必矣山中人所以彈冠而稱慶也

答無跡

入秋屢欲來而家事相絆又有武昌之行邇來婚葬事迫直至殘臘始得息肩然近來悟得世事即是佛事一切處之得宜可以庇廕人即是行菩薩行耳雖不能忍事亦不敢厭也六侄事分家俱妥矣聞宋公珂雪齋近集卷之九 三十六
在菴恨不得插翅飛來一會但此身脫不得益見此公之大力量勝我等怯弱萬倍也吊儀槩不敢受謹此壁上謝謝護法堂得令孫照管暫且停功以生明庶有吳越之游至甲寅年遊興既倦方入山中此時當一切委棄也臘月決意一來雖不可定然已有十分且留宋公過冬當得一晤也

寄長孺

數年來不得兄一字甚念亡兄已於去臘歸山矣屈指便是三年光景剎忽可悲可嘆前夏道甫有字來云已外轉尚未得真消息若有便羽聖寄數行以慰

翠寂也。慎軒先生遂亦下世。蒲桃象所聚首諸公。漸如辰星矣。言之可爲泣下。今年欲打疊東下而游裝大未易辦。又度未能俛仰時人。故牽一舟往來溪澗。以畢此生。又不知何日得晤兄也。敝門生九溪諸生。君垣名今寔世萬戶。其尊人歿于王事。此君羽林孤兒。以查功次入京武弁。而工翰墨。兄幸一青目之。若有字附此。君來爲便也。

寄楊制科文弱

不肖獲交于海內賢士大夫最早。今耆舊凋喪不勝淒涼。幸近郡有兄丈。此天贊我也。老來不寂寞矣。別

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三十七

去與崔兄坐舟中。想念溫顏。致語爲之腸痛。屢日歸來。未浹旬。卽遊太和。挾奇搜勝。頗多異巖。飛瀑人所未經見者。近日避暑沙頭。聞有令嗣之變。世界闕限。誠爲可嘆。一付如幻。三昧調治。不可過痛。增堂上華髮。老人憂也。衡嶽之遊。在八月之杪。不知比時得同往否。偶有筆工之便。附字奉詢。忙中百不達一。卽太和詩紀統嗣致也。

寄無跡

太和歸來。卽以毒熱未至玉泉。八月又感時瘡。今方痊。可入府送侄兒。考校且雲浦新歸。必有數月聚首。

屈指便是來春。匡之勝形于夢寐。只是緣慳奈何。柴紫菴已有次第。待師來同住。不肖明歲又有老父墓事。在七八月。只好近遊。舍玉泉無可往者。雲浦尙家居。不出天下。好山水。易得好朋友。難得無論兩居士。需師卽師亦需兩居士也。早早飛錫。如何令孫來。匡山草寄字不一。

答王勁之

去歲至鄂。則兄已還黃泥。惆悵不可言喻。張丈來得佳刻。種種兄真可以不朽矣。弟年來懷抱作楚久疎。筆研惟嬉游。白太周則作一世間人。今秋偶遭時

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三十八

瘡。益習靜。頗難愛山水。而憚遠游。又不知何日得與兄共燕笑也。檢生平詩文。止得二十餘卷。回閱少作。幾欲覆瓿。既無力刻。又無人寫。以此不得請教。吾兄非秘之也。張丈來附字奉候。所云詩序終不敢辭。然此時一構思。則動火矣。後年都試。自得聚首。卽弟集亦需兄序。統俟面晤商量耳。

寄龍君御

仁兄過襄中。時正弟登太和時也。返襄中。王孝廉道及踪跡。并近況甚悔相失。及入鄂。則傳叔膚致盛。既弁佳詩歸家。又見弟。喧諸賜情文。藹如故人。用情何

其重疊也弟自太和歸來卽感時瘡調養至殘腊始
離藥餌以此甚關修候聞近來持金剛經且深悟禪
理此是千古英雄歸根一着子不然卽功高天下名
震一世終歸墮落大慧云但熱惱逼時朗誦金剛六
如偈語便是一貼清涼散也况深人之者乎入悟之
法大畧具大慧中峰二語錄中若不于無義語中逼
拶一番只成文字依通非到家消息也弟家居輟遠
遊不知何日相晤言之惘惘

復段幻然

承札云仁兄精進若此尚自怖生死况弟輩業習深
珂雪齋近集卷之九 三十九

重者乎所詢張半仙者實無其人止有一人姓謝號
響泉原爲夷陵諸生曾于武當修行後亦學禪依先
兄中卽其地理較諸庸術稍異然弟于此道甚莽
莽亦不知其果精否也今正回夷陵如仁兄欲會其
人幸再寄一消息來此人日夜持咒念佛絕不索利
長齋已久乃弟之道侶也卽不可專用亦極可商量
有信來卽指點之至鵲灣矣蘇雲浦近不安烏栢然
懷抱甚佳自咲袁小修苦心三十年尚不憚一第今
已黃蓋金童復何所憾此雲浦近日之情語也仁兄
能無一咲乎

寄雲浦

小園于初八日已交割與怡山矣來價卽以市三堤
居已得安宅闔家感戴過分仁兄清貧囊橐此中交
不能無隱痛耳有怡山在此弟亦頻來聚首吾輩家
居或每歲以三月共聚理會此中亦一快事弟今歲
自春至夏皆作山游寂寞久偶適詩酒之緣一迷月
餘始覺而逃之乃知淨侶夾持之功最緊王尚甫已
下世矣人命若此可嘆可嘆怡山來附字奉候不

答王伯雨

自太和歸來徘徊村落間八月中復染時瘡日來始
珂雪齋近集卷之九 四十
有起色料理鶴鶴一枝以故仙鶴之約元托空言讀
來札模寫東山諸勝冷冷在目非胃中具有丘壑安
能于牙頰間馳使清泉白石也漁父佳釋久已讀誦
勿勿欲作數語而來使歸期甚迫需之異日必不食
言燈下草率未能既所欲言天寒姑止遊興桃花開
時當覓良晤也

答字宗文

往歲承大教借草一序愧不能揚扞萬一嗣後游鄂
渚異一聚首而仙跡歸矣神交已久尚闕面覲頗有
深歎兄夫自是海內慧人才子觀來札并佳作居然

不朽之林矣不肖年來事事以懶廢無意修詞承尊
命勉爲一叙兄丈以爲可以災木也方當梓之遠承
盛貺實不敢登受而使者語甚力然以劣詞過分僅
筭實不安也柄頭二詩具見手神生何以當之相去
不遠莫惜玉音爲望

寄須水部日華

客歲龍山之遊甚暢生以家兄卽歸去未得再奉塵
譚爲歎春來居家園課兒曹章華春色付之夢想暮
春當一至沙頭必得趨晤也游龍山得詩二律殊不
成語幾欲秘之然是一段佳話敬書求教想有鴻篇
珂雪齋近集

卷之九

四十一

希見示也草率不盡欲吐統容面談不一

刻珂雪齋近集卷之十

袁中道著

答無跡師

六生七十身體康泰以此餘生念佛薰脩得生安養
即是世間討便宜大有福人前此行藏如空中鳥跡
其之不足論也本欲至山中過夏而火病間作目下
薄暑又難遠涉然今年必當一至若非七月之秒卽
重陽前後矣本如布施宜令住持及管事者派作何
項支用以便八九月間寄書回吳公也今孫有志于
護法堂鬻田接衆亦大有骨力可喜可喜

珂雪齋近集卷之十

乙

答吳開府本如

法侶蕭條有若辰星追思長安聚首蒲桃林下光景
便是阿欵國矣可悲可嘆不肖自中郎逝後常抱苦
病前年葺一宇玉泉將終老焉不意老父見背歸來
料理家冗煙霞緣淺松石盟寒言之於邑道學數十
年非不具正知正見奈觸境逢緣多爲熟習所勝奈
何奈何仁兄旌旄入蜀西夷底定武鄉南康而後復
覩豐功真千古盛事整頓乾坤乃大士作用勝于寂
寥慈悲萬倍遠厚函兼之盛貺感謝

答王太學維士

往歲一別竟未由把臂暮春當走渚宮或得趨領座
譚也竹鶴因是奇事聊作一首以博笑聚上价果在
五舍弟處聞盛使至卽自匿矣其去與往兩三日間
必得真消息弟當再以奉報若見面卽促之令歸有
亡荒閱楚制也納亡人于章華之宮尚不可況民家
乎舍弟輩亦必不留之但此輩狼子野心恐旦暮飄
然未易踪跡耳草率奉謝

答李布政夢白

弟自中郎去後卽抱鬱病連年舉發前年卜居玉泉
將有終焉之志不息老父見背一門幼稚不得不居

珂雪齋近集卷之十

二

家調停料理卽山游亦止在隅澧太和間不得遠出
矣追思昔年京華與仁兄聚首光景兄弟友朋論心
譚道水乳和合當時視之如稻麻竹葦自今思之豈
止優鉢曇華而已年迫望五所遇漸無故物況愛屬
同生情均共命者俱窅然不在目前觸景悽愴如何
爲懷每當四節之會口如銅鳥不覺神傷之甚以此
近來世念日益灰冷惟有朝暮歸依淨土作來生再
會津梁而已仁兄世間法如此亨太又于出世間法
已有所入真天地間有福人非多生薰脩安得如此
又聞郎君頽恙之甚已能參理深譚真是快事弟有

子嗣伯脩處名祈年亦大可與語惟此一事差爾人懷寂寥中忽得仁兄溫語并盛貺種種故人之誼諒如感莫可喻弟潯暑中禁足未出八九月有老父襄事重陽以後亦有遠游之思弟于佳廬猶生客也久入夢想不知今冬果此願否弟久無麻城之興不知人思公猶得相見否其念之長孺近在遼陽亦久不得一耗二十年戎馬功名之夢期亦迫矣使旋草草不一

合范吏部太蒙

先兄存日每私相推許不肖亦自喜曾聆清誨不意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三

先兄奄忽海內知與不知皆爲悼傷同調如仁兄苦懷可知先兄去世老父亦以可慟告但不肖遭此苦變五內崩摧數載踰伏山中惟與藥餌爲伍今春又抱恙至今未痊不然一楫飛渡長江耳邊何難聆廣陵濤乃株守一席地也遠承遣使弔唁生死交情于此見之卽以盛儀告之靈前付之兩藐諸矣漁陽集後有拙稿未付殷青佳作在潛夫處者尚未得親役旋草謝不盡欲言

答錢太史受之

吳中開士來得手教并柄頭佳詩數首面封弟之懷

想兄甚切無奈年來多病自親藥爰今春至夢抱恙無展眉時白樂天云婢能熟本草犬不吠人真弟近況也不知聚首何時念之念之承佳名什合之賜足何不忘千里故人自製墨尤佳易水一派又在海虞矣來人行迫弟又抱疾口占令侍史代書少致訊私惟原宥

答袁無涯

賤體已覺平復尚需靜養耳天色添寒不若留菴中過冬公安亦可少住也閱先兄散篋集中游二聖禪林檢藏詩中有稻畦栽就覺身輕語令改作稻用栽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四

就便不成語矣稻畦是架柴亦名水田衣想是寫者之悞兄丈歸須一改正先兄諸集止是後來少許未入梓矣至于與人劄子草草付去或不存稿者有之未可據以爲尚有藏書未出也近日書坊廣刻如狂言等大是惡道恨未能訂正之李龍湖書亦被人假托摻入可恨可恨比當至吳中與兄一料理也

答須日華水部

久闊晤對渴仰不可言喻賤體已安只是未復原耳殘腊尚欲一至沙頭當得領清話也龍山亭想已有佳名昨考水經注江陵城西有栖霞樓俯瞰通陸吞

吐江流則遺趾去今龍山處不遠名爲栖霞亭以存
故實亦可若已有新奇佳名則不必也還朝當在
何時從舟耶明春亦有秣陵之行得以小舫附仙舟
東下極快統容面訂耳

答王天根

兄一年中盡搜東南諸勝聞避暑廬山大林幾至忘
歸不知遊石門否北傳石門開精舍欲效白社故事
云已有次第果可栖隱後當結香光之緣也義仍先
生健耶承書問謁然軫念兩先兄讀之幾欲墮淚記
乙未春義仍與王子聲及不肖兄弟三人聚首都門
珂雪齋近集卷之十

卷之十

五

無夜不共譁笑未幾子聲逝矣又未幾伯脩中郎逝
矣弟近復多病存亡不可知推義仍年愈長而飲啖
愈健豈惟有異才實有異福來劄云義仍推服楚才
以爲不可當然耶楚中後輩復有數人詩文清遠絕
塵義仍或未及聞也讀玉茗堂集沉著多于痛快近
調稍入元白亦其識高才大直寫胸臆不拘盛唐三
尺不覺其有類元白非學之也今人見詩家流便易
讀者卽以爲同于元白然則詩必詰曲贅牙至於不
可讀然後已耶且元白又何可易及也王敬美自云
生平閉目不欲看元白詩今敬美之詩何如哉盛唐

詩品如荔枝然荔枝之美正以初摘時核上有少許
新鮮肉耳今學之者殼似之矣核似之矣其殼內核
上可口之肉却未常有也不若新棗遠矣不肖俗人
也頗啖棗而已管見如此聊博一笑如何兄近作益
咄咄逼人矣甚矣山水之能發藻思也

答李伏之

義中別兄後至秋間微病瘡今年春初卽病至今尚
未平復止在園中清坐焚香看經以爲工課卽玉泉
亦未往也王章甫亦久無耗若果于君山結廬亦大
快事家八舅靜亭及王尚父皆去世矣人命脆薄如
珂雪齋近集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六

寄長孺

龔滄嶼來得手書并出塞詩真壯士也地方風景如
何沙黃草淺走馬平原中箭如餓鴟叫亦足快人但
恐落落友生耳弟自中郎去後鬱鬱無歡去歲一病
半載幾作夜臺之游殘臘始慶再生終是怯弱不復
往日健犢子光景矣酒愁已久斷難愛山水已無濟
勝之具惟有喃喃六字作往生津梁耳追思少年浪
遊海內所交者皆一時之英雄豪傑而年皆長于我

最長者為李龍湖梅客生潘雪松諸公次之則為
慎軒伯脩諸公又次之則為中郎及魯雷諸公而今
皆先我而去彼時相憐相知同稻麻竹蓐今舉目凄
涼然後知其為千載之一時舊時同好惟兄與我在
耳弟已皓首皤面皤然一老兄長我六歲豈能長作
白面關公耶家計稍有次第早歸來作水邊林下一
閒人可也有奉懷詩一首奉寄侄于已成長否念之
念之中郎久已歸窆兩侄俱清泰想所欲聞也

答蔡觀察元履

中道啓侄于輩荷蒙吹噓存歿均感初以微賤姓名
珂雪齋近集卷之十
不敢輕以簡牘致謝必欲躬詣戟下豈意去春二月
卽抱重恙入秋幾于不起至殘冬始獲再生今猶然
未離藥裏竟失瞻對之期罪莫大焉又不期先生注
念宏士生金得領來教兼之盛貺長鳴紵衣之感幾
欲泣下先生行若朱繩詞同白雪比者彈壓南徼所
在夏雨秋霜三不朽之事具矣么麼表生丁無一長
足錄而猶然不鄙夷之豈所謂集塵成嶽築路為海
者耶偶有奉懷詩二首今奉寄卽削病中檢少時詩
文先後幾四十餘卷多有遺亡不得已壽之于梓生
少也賤幸免為世法應酬之文惟模寫山情水態以

自實適終難以列于作者之林直念遺賢寂寞不忍
終棄也膚淺之見謬謂本朝此道極盛然近者縛則
為三日新婦勝則為漢戰胡兒不卽不離之間頗難
其人生讀茶遊草堂散生毫楮間今游刃之餘游
履所至必有揮酒不知何時得一寓目泰山自南崖
至五龍一路初不曉其奇讀佳記方知竹筴青羊桃
源怪石參差流泉如語為蔡中奇觀竟失之良可笑
也承欲哀集平倩先生遺稿極為苦心平倩往時弟
畜不肖得其遺墨最多然以晤對有期不難致之多
為人取去今箚中蕭然吉光片羽亦何可得其令于
珂雪齋近集卷之十
亦知聖父書者不知已刻有遺集否近閱陶周望祭
酒祭義者以文家三尺繩之皆其莊嚴整栗之撰而
蓋去其有風韻者不知率爾無意之作更是神情所
寄往往可傳者托不必傳者以傳以不必傳者易于
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馬作史妙得此法今東坡
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八固不深愛
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大
寶水陸之席有時以為苦而偶然酒核有極成歡者
此之謂也偶檢平倩及中郎諸公小劄戲墨皆極其
妙石實所作有遊山記及尺牘向時相寄者今都不

在集中甚可惜後有別集未可知也此等慧人從靈
液中流出片語隻字皆具三昧但恨不多豈可復加
淘汰使之不復存于世哉平倩先生得先生徧採而
傳之快矣快矣使旋率爾裁答不覺冗長大言不慚
特知我也

答道甫

弟體竟以不藥而愈蓋世間庸醫最多藥不按病止
益其疾耳雲浦兄竟以弟爲過疑不知弟之性命正
從疑中全也已擬新正至渚宮聚首故不及作字奉
訃而上价忽至且蒙頒賜種種何以當之杜姬竟天
珂雪齋近集卷之十 九

折乎可憐可憐飛鳥依人竟爾無命所幸從一而終
榮亦自快也木樨花下語兄後來殊悔不從弟言然
今日之去亦爲兄了却一重公案矣與兄行年各近
五旬頭顱已可見不得作少年行徑彼此節齒爲長
年計弟絕慾已逾一年矣酒則滴瀝不入口暇則常
居蘭若裏曇戒蓋今年一病實是弟大導師也此會
當與兄共話無生脩蓮社香光之業兄睹此剎那紅
顏剎那黃土何必更作白骨流光觀乎

答須水部日華

卜肖體中六已復原造物者養以此生出戶看山開

門讀書何所不樂想仁慈亦爲欣暢也本擬歲晏一
覲清光而寒氛尚重初愈之軀未敢犯之聞沉香亭
已有次第異以元夕前後來侍杖履一笑爲樂有羊
叔子自不可無鄒潤甫輩也病中檢近年詩文多有
遺失不得已書之于梓已成二卷呈覽餘者詘于力
一終未能卒業不肖謬謂本朝脩詞歷下諸公力求
後來凡近之習故于詩字字取則盛唐然愈嚴愈隘
迫脅情境使不得暢窮而必變亦其勢然先兄中郎
矯之多抒其意中之所欲言而刊去套語間入俚易
惟自秦中歸始云我近來稍悟詩道今華嵩遊草是
珂雪齋近集卷之十 十

也紫巖深厚較佳作又一格矣天假以年進未可量
前此諸撰原非稅駕之所昔李邕書法調學我者拙
似我者死不肖于中郎之詩亦然總之本朝數百年
來出兩異人識力膽力迥超世外龍湖中郎非歟然
龍湖之後不能復有龍湖亦不可復有龍湖也中郎
之後不能復有中郎亦不可復有中郎也至于詩之
一道未必有中郎之才之學之趣而輕效其輩似尤
不可耳何者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情雖無所不寫而
亦有不必寫之情景雖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
景色澤神理貴乎相宣三日新婦與野戰嬌兵等一

病也。不知明公以爲何如。偶有臆見信筆書之。不覺話長。統容面晤不一。

答夏道甫

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情何堪。但一付
君眉。諸公處治也。梅花帳中。相子爐邊。別有一番光
景。新春入渚。宮賞喚醒吾兄。三生夢耳。拙詩一冊。并
因楷二十五枚。家履絲綵。聊申一念。小刻初成。容續
看真。成百目兄詩及悼亡篇也。園柑大異市味。幸別
視之。卓吾手跡。跋語幸抄付來。价以便入刻。至望。

答王章甫

可雪齋近集卷之十

十一

昔者淡上人至。不得見踪跡。或云盧阜。或云君山。得
手書。如悉近況。弟今年自春至秋。一病幾殆。九月中
遭先子喪。事委頓已極。奄奄待盡。至十月末。始漸
平復。今使大庇已還。故吾矣。承諭病根在于詩文。敢
不佩服。良箴但弟之病。實由少年譚無忌。憚學問。經
酒迷花。所致。年來血氣漸衰。有觸即發。兼之屢遭失
意。中外多忤心之境。知已骨肉。一朝永別。以此成一
鬱病。不盡由詩文也。弟自己丙戌以後。作詩不過
數百首。亦不爲多。游歷之暇。時復借以描寫煙雲
抒已留意。豈真爲千秋名哉。然此役亦欲想念清泰。

本其相續不絕。雖不敢自謂焚棄華覲。亦必不多作
也。弟此一病。實我導師當困苦時。落湯螬蟬。投火飛
蛾之境。親嘗之矣。無他時。有遠前境。所謂虛明。決定
者。可在一旦。三光落。坦手拈脚。離自然之理。蓋十二
時中。無時微細。流注即五欲塵勞。無明煩火。游戲諸
根。步步不離此爲業。鬼借宅捨身受身。寧有善趣。雖
欲不惡。而不可得也。弟此迴真醒覺矣。近日依寶方
校果叢林。隨眾喫飯。作少許有爲功德。調方上老病。
盡心盡力。以爲常生。平所愛者山水。今亦謝却。以賢
驅馳也。惟有一日光陰。即辦一日資糧。念念如救頭
頭。雪齋近集卷之十

十一

燃窮通得失一切聽之。混俗和光。潛脩密證。亦何必
獨立孤峰。目視雲漢。而後爲出世丈夫也哉。每夢與
兄同在場屋。今年其必捷乎。若得一第了却書債。來
共脩此等大事。真非常之幸也。聞婚嫁事漸了。亦快
人北行。實在何時。新刻詩二卷。附寄覽此集共十餘
卷。今尚在校刻。承兄見教。弟已不多把筆。然前此諸
作。尚是敝屣遺簪。不忍棄去。不得已。典衣市宅。壽之
于梓。稌著中頗有發千古所未發者。六月中可畢功。
當付便羽。寄入京華也。此外又有素史二冊。極可觀。
家居無友。納于則有。寧方脩真。實行居士。則有王以

明深譚名理煩煩聚首蘇雲浦住居稍遠亦未得數
見家舅龔靜亭亦下世矣可憐可憐幸有遺孤書香
不墜天寒草率不成字幸諒

答雲浦

體中雖可仍未復原根株常在非十分保護不得康
泰也已借得二聖寺一僧舍安居小根小器只好脩
些浮業求生西方所謂把纜放船抱橋洗澡如斯而
已矣每日米一升蔬銀三分付與接待堂常住念佛
外作張口神鴉以此差無事前云云總之不足論也
示祈年

珂雪齋近集卷之十

十三

凌森墨爲寶慶太守過此詢汝甚切云不惟文而且
有行端謹渾厚蓋劉恒沙諸公所稱揚也美名難得
難得孟子所云不願文繡者汝有此便是以三辰龍
章錫我矣陶公二文付看令人抄出仍完來換他作
本朝古文詞至石簣先生方入細看他板題活弄可
以發機

寄許裕州倫所

桃李渡頭龍舟飛舞酒後耳熱大罵粉骷髏狂奴故
態仁兄猶記憶否別後情事苦楚父兄繼殞所不忍
言久知五馬寄跡裕陽獲魚不寄則二豎爲祟故也

往來者俱云仁兄止飲裕州清泉不肖私謂仁兄何
所不足但今痼瘵之地借以懸息則生平志願亦少
遂矣時滿目風沙視青溪七曲朱欄回關光景得無
少不暢否偶因小价入都之便附一字奉候拙稿二
冊伴絨

寄周儀曹野王

壬子歲曾得瑤函并柄頭詩甚佳時弟方徧覽楚中
山水未常里居後來家難大作二豎相尋以方書爲
六籍持大散作和羨想仁兄亦畧知之未及報答一
字非疎懶也仁兄哀然鳴躍知已爲之彈冠舍此困
珂雪齋近集卷之十

十四

答朱奉常上愚

梅花署中未盡所欲言暮春入郢當走龍篁館領玄
著也眼目前朋友蕭瑟如此豈可復交臂而失之此後
來必圖長晤新刻二冊求教幸莫吝郢削

寄楊文弼

不肖去歲抱病者歷寒暑至殘冬始痊五嶽之興已
闌幾欲作少文臥遊事矣從郢州來者詢近踪或云

淵或云止意者閉門讀書人不及知也前見周伯孔詩序甚有逸趣家居無事窮延閣西室之藏不惟有異才且有異福不肖老病且至文思如斷綆枯井殊無微瀾病中檢舊作大半遺失時已欲效寒灰白練以去而尤不能忘過雁之一唳不得已付之梓人已成三卷便附尊覽餘刻成當嗣致身非繡虎而望德祖之定其文何可得也望終有以教之花源同遊詩見集中不復贅寫

寄王勁之

久不獲珠玉念甚念甚弟去歲一病幾危至今歲始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十五

大痊病中檢舊日詩文大半遺失今不得已壽之于梓雖不敢比于三不朽事然亦不能忘情于過雁之一唳也今將已刻者四卷寄覽至秋場時當卒業矣弟當鄂渚必得聚首兄幸勿他往也聞兄方刻本朝人詩不知已有緒否近日刻書者多用面情濫入便是惡道存一代不刊之籍須公須嚴入鄂時更當問之

寄寒灰

久不領大教懷想殊深吳中人還知閉關習靜昔自山精巖不出山者二十年汾陽足不踰閭者三十年

古人見理之後其自守如此想師近日行徑正相似耳生去歲一病幾至不起覺生死去來之際了無得刀處總之生平縱放業習踐履都不純熟宜其手忙脚亂作不得主也近日方有幾分畏生死心但求友甚難安得如師者相朝夕哉洪覺範稱永明壽之說法如禹之治水孔之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左丘明大史之文章而晚年每日行好事一百八件晝夜念佛十萬聲所悟如彼所行如此則前輩之榜樣亦可見矣師以爲何如雲浦公迎師意甚切不知肯西上否便中幸寄一字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十六

答秦中羅解元

先兄逝後弟無生人之樂疾病相仍幾于不起至今春始平復侄子彭年頗能世其父業箕裘自可不墜惟此一專差慰人耳癸丑之歲弟以制中不與計偕惟延佇吾兄高第消息以爲故人光寵不意驚人之鳴又遲歲月目下以讀禮居山中我輩踴躍大約相似真可嘆也弟已如孤雁天末哀雲唳雨且老矣病矣一生心血半爲舉子業耗盡已得痼疾如百戰老將滿身箭瘢刀痕遇風雨輒益其痛幸少而聞道近日常加探討覺此中冰泮簞墮處不少詩文之道時

復把筆如郭仲恕天外遠山澹澹數峰聊以自適而已每欲作時義輒目暗頭眩母乃與此道相去日遠有鬼物尼之使不得不丘壑耶讀佳詩力能杜陵弟何敢異加評定但願六朝初盛中唐詩要令雲

小學人

二六時中道念勝則俗念衰俗念勝則道念衰不兩立也近日悟理未至而日日應酬俗務以爲無礙所

十七

天理非另有一理在心上也過去不留滯即是過去

宋儒多言工夫陽明而後多直指本體然必先見本體而後有保任工夫所謂頓悟漸脩四字千古真昧

食色利名入人膏肓檢諸念起處畢竟過此四字不得以輕食色利名爲道者非也然亦有達道之士而猶不能忘情于食色利名者也

狂者是資質灑脫若嚴密得去可以作聖況至于聖則狂之迹化矣必謂狂卽是聖此無忌憚者之所深喜也

人有胎骨帶來習氣入于骨髓貫于老少而不可解者家謂之俱生惑業皆多生習熟非一生所生之力故有頓習偏重者有慳習偏重者有淫習偏重者大智慧人且通學問亦未能使之頓消融也可畏也所以使人能爲豪傑不能爲聖賢者有以也哉又家俱生惑是多生所習分別惑是一生所習

人生情習內各有一種偏重之處非明者不能見然

十八

見之而卒不能改除者蓋亦多矣譬如乾薪朽木加以油稍以火近卽致洞燃非百計防閑不能免也惟知其易蹈而難爲除則自己必當百陪其功千倍其功乃可收廓清之效知在己之難如此則在人者豈得容易哉自不得不寬恕也已

不耻習氣之不日減而耻意見之不日增吾知斯人也無明日厚煩惱日深矣

性善之說千古未明以性善而習不善者非也今孺子生而怒啼則多嗔見彩色而喜則多貪等皆不善類也何待習以性之善不可見而情之善可見謂性

本善者亦非也。孺子雖知愛父母，亦能辨父母之善惡，知敬兄長，亦能辨兄長之善惡，則其性之善，第一念出其惡，亦從第一念出也。情亦何嘗善邪？謂義理之性善，而氣質之性不善者，亦非也。天吾矣。性苟性中有氣質之性，則性亦不得謂之善矣。然則性善之說，尚紛紛無定論也。乃予則斷之曰：論性者，必以夫子之言合佛氏之言，而後其說始明。吾求其明而已。即天下萬世我罪，亦不惜也。蓋性之善，初本有不善者，而習則有善，有不善者，所謂習非性之習也。乃多生之習也。多生習于善，則善如多生習于惡，則惡如多生習于義，故生而正直等是也。多生習于惡，則惡如多生習于不仁，故生而刻薄多生習于不義，故生而邪曲等是也。習之重者，不可移善重而值惡習，惡重而值善習，亦不能遷也。上知下愚是也。習之輕者，可移善輕而習于惡，則惡惡輕而習于善，則善無不可遷也。中人是也。是善與惡皆習也。即易善易惡，亦習也。于性何與？性如太虛，至善者也。善惡俱不得有善如慶雲，惡如同雲，皆生滅于天體之中耳。然則以何者為性？曰：性不可言也。姑言之，言其大則山河世界皆性中物也。而指為一身之內者，非也。性如海

聖賢近集卷之十

十九

也。形色如渥也。性之大海，既結為形色之一渥，則三漚之中，而全海隱隱具焉。但去漚之所以凝結者，而海體可復矣。去其填塞此海者，而虛去其障礙此海者，而靈虛靈之性圓而全潮在我矣。曰：悟所以覺之也。曰：悟所以純之也。皆所以復此無善無惡之體者也。無善無惡者，千萬世不化之性，而有善有惡者，千萬世相沿之習。奈何以習之善為性之善哉？天下無止息之學，吾所謂無止息者，非一生也。乃千生萬生以至王無終窮也。世儒聞此語，自宜河漢不知學止于一生，則一轉盼之間而已。王草木同朽腐矣。孔之忘食忘憂，以至不知老之將至，不亦空勞哉？若無宿生後生，則為學者反不如流連光景之人，飲酒好色，終日歡暢為得計也。又何苦而作此寂寥生活也？昔魯共王欲毀孔子之宮，聞金石絲竹之音而止。夫孔壁所藏，特其遺言耳。尚有鬼神呵護，況以夫子之精神至虛至靈，合天地而並日月，乃竟宵宵泯泯，同于無知也耶？難者曰：聖人既存，即今在何處？予曰：不可以我輩不聞不知而遂斷為無也。汝試觀此几下之蟻，其出入一穴，則見聞止于一穴，已不能周此一室矣。況一室之外，為堂為亭，為園乎？園之

聖賢近集卷之十

二十一

外更有一大聚落乎聚落之外更有州縣州縣之外更有中國及夷狄乎人之在世與一蟻子等耳其所不見不聞者蓋亦多矣夫先聖後聖有來處卽有去處雖不在天地之間而亦未始不在天地之間自有清淨國土微細受用出無入有入流分身視此下界如泥如屑如蜣如蛆其次者或在紫府丹臺共異玄化或于名山洞府贊理幽功或處而爲正神或復出而爲明君良臣其心體愈精微則其境界最朗灼其功行愈廣大則其地位愈高直至聖而不可知之爲神猶非稅駕之所也豈可以一生兩生盡哉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廿一

道不通于三教非道也學不通于三世非學也積習之弊必遡之于多生之前而後其自明盡性之功必極之于多生之後而後其量滿
食色習也非性也非一生之習也多生之習也若屬于性性卽成惡若一生習誰其教之故曰多生之習也

學問各有根器不容相強非獨北秀不強同南能卽南能亦不強北秀同也五祖豈不欲爲北秀者自轉而趨南能哉根器別也況先脩後悟先悟後脩者各各不等總之皆歸一源近日陽明天津證道亦有此

意不昂龍溪不低緒山所以能爲人師
當以道之不容有者化其情之偏不當以己之所偏勝者附與道之內

見得守不得說得行不得此吾輩根本病

心待

予參求既久于性體稍有所契但吾輩初心頓明此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淨盡且理須頓悟事以漸除無論經有明文卽大慧杲所以教李漢老者實是第一方便不可謂一了百了及出入塵勞諸取熾然同凡夫無明去也雖此身現在儒門不可濫彼僧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廿二

儀然取其所謂十善酌而持之反之卽爲十不善道是爲破戒考之法苑珠林云十善最是要戒不知何以今不復持卽如沙彌戒中花鬘瓔絡香油塗身等俱與此土不應尤與吾輩不相應也今惟准十善量力漸持殺生一事最爲慘毒因果往還斷乎不爽但爲現居塵勞不能頓捨以次漸斷則可耳如謂悟道之人恣食物命不至廢業此乃波旬之說非佛語也楞伽係達磨印心之書詳詳言及戒肉豈謂悟上乘者無借此粗戒爲乎今旣不能盡斷肉味則殺生首宜戒之凡朝夕糲食之類賓客往來之需不得以取

備屠門耳若干已庖厨恣殺物命以供口腹此爲極惡干生不解之冤不可犯也惟赴人召請不能禁他人之不殺又已死不可復生則隨眾食啖然亦少食輩腥多食蔬菜漸習澹泊以爲將來都斷之機居戶每日或一食肉他如難致難死之物爲鱸鼈牛犬及雀炙等事屬可已宜盡斷之尋常往來僧寺卽同桑門之饌久住亦不可改其有讚嘆滋味誇受用者俱係惡友相牽入火坑但得遠離爲幸以此漸除一日減于一日五十以後便可盡遮矣追思往時亦曾斷肉無所苦難如今又不全斷止持一不殺戒又何難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廿三

乎若不能然卽同乞兒犬豕惟知吞噬者也偷盜不止攘奪人財取非其有皆是吾輩居平泛濫借貸不想酬還及居間公事以自膏潤之類無非偷相也推其根直是多欲好奢故違心以求遂之若澹然無欲何得至此追思往時馳逐營謀無求之本真盡喪如狗如蠅取來以供一切妄費無慚無愧真不成人也自今惟田中所出及俸祿餽遺傳經買文之錢皆爲已物此外必當一介致辨以借貸言有無相通雖人世之常然一屬有求已覺汗顏至如挾貲之人原非所伍止以阿堵與之作緣此輩迫于面情不得已而

應心實惠恨爲彼所賤當其得也隨手費盡一旦責召囊中無存困窘已極若安心不還便是無行之尤甚至累及兒孫攻取紛紛詰其冥報重則銜鐵負轡輕則作彼眷屬可不怖哉吾前所貸亦多未酬之數尚少將來可完自後寧可饑寒而死決不可向人丐一文也世有清吏重于取而輕于貸以取損名而貸不損名耳然久之捍而不還貸者亦復何罪全名得利其取更巧尤不宜爲矣下之囑托公門所得幾何窺闥奔走諂曲無地吾生平于此無幾但竿牘不盡無也設使聽者不同常交一赫梯往人我俱利尚當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廿四

酌之況兩持之事利一害一寃及善良大壞陰陽鬼神不祐折損功名短促壽算有人心者恐爲之乎自計焉焉無此然恐利令智昏墮此惡道也若親戚朋友施濟可振寬抑可達又不得獲已名節不爲一理何者清苦廉潔所不爲求自慊于心耳然因之得利斷不可也中人之家百凡節省婚嫁祭隨分支給不造房屋可居則已數畝山園栽花種藥茹屋竹閣但能淨掃地亮糊牕便儉然有致不在華美吾前年得賃當谷竹千萬竿秘室明堂粗備乃復東移西徙厝意經營違心而取之盡費于此今已成佳園寒

士得此亦過矣若復脩造不止架高樓築危墻治廣厦以求壯麗不惟勞心且家中不裕若不取非其有胡由給乎以後聽木匠斧鑿聲便是劫財家具何也必犯偷戒故也不特此也吾輩朝夕與妻子爲伍料理家事日久月深有密制其命而不覺者不若行游日與友朋究意此事勝已之交相對邪思妄念亦自不生然則名山勝水清剎福地俱吾園亭又何必脩飭一彈丸地以自縛束也其他行植作功德事與其以與爲功德不若以不取爲功德也佛言持戒卽是行檀正是此意居士法不斷正淫然邪淫則有嚴戒

可雪齋近集

卷之十

廿五

比于沙門之淫沙門一破淫戒不通懺悔居士一破邪淫戒亦不通懺悔吾生平固無援琴之挑桑中之耻然浮冶之場娼家桃李之蹊或未得免緣少年不得志于時壯懷不堪牢落故借以消遣援樂天樊素子瞻榴花之例以自解又以遠游常離家室情慾未斷間一爲之迄今漸斷自後當全已矣終年數夕有樂不久染指而食不如不食傾貲爲之偷淫兩犯爲損大矣若夫分桃斷袖極難排豁自恨與沈約同癖皆由遠游偶染此習吳越江南以爲配偶恬不知耻以今思之真非復人理尤當刻肉鏤肌者也世間嬌

要止以避人耻笑之故終身索居恐此難忍況出世丈夫前有清淨勝妙之樂持之則可得後有鐵牀銅柱之苦犯之則立至何不猛將剛刀割此愛緣乎哉又況未絕姬侍猶存情慾有何難也吾因少年縱酒色致有血疾每一發動咽喉壅塞脾胃脹滿胃中如有積石夜不得眠見痰中血五內驚悸自嘆必死追悔前事恨不抽腸滌浣及至疾愈漸漸遺忘縱情肆意輒復如故然每至春來防病有如防賊設或不謹前病復生初起吐血漸至潮熱咳嗽則百藥不救奄奄待盡神識一去淫火所燒墮大地獄可不怖哉夫

可雪齋近集

卷之十

廿六

致病不在多淫取慾或以偶值醉飽寒暑中之皆可以致喪身失命一生學道而以淫死豈不痛心古德云今生不度何生度身節畜精神以養幻軀令其辨道悟處如百鍊金行處如火銷冰微細流注蕩然不存更不受分段之身行游三界作自在人神通備足萬劫常存此何等快活也貪世間不淨受用無端打失人身轉頭換面出一孔入一孔驢胎馬腹如游園觀此又幾許苦痛也莫以些小悟理欲銷此不可思議業力大難大難四十以後婢妾亦不可真皆足爲老年之累王摩詰中年喪偶蕭然獨處終日掃地焚香

而坐竊有慕焉檢生平邪淫多屬大節之後以後大肆沉湎卽是破戒之因不得已微酣輒止勿至上頓也妄語爲說說自檢生平不解作此惟吾輩好勝或欲伸其所言故緣飾之以求勝耳又或意在調笑縮長增短期于取樂亦大病也醉後多言誇一長短媚不休稠人之中惟聽已譚鼓美唇舌此謂之躁躁亦人也人有有所不必知有所不必顯汲汲明之何其淺歟兩舌銛于刀劍毒于虺蛇君子固所不爲然稍涉面背亦兩舌類也或因人譏訕他人因而附和俱是惡態切宜自覺惡口一戒尤爲難持或以一言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廿七

壞人生平或意見不同過肆譏評乘其意與字字剗體或笑語之中描回舉止無不曲盡令人難堪吾輩腹中應無鱗甲然舌中可自謂無劍戟耶忍俊不禁興到之言其鋒正未可觸也作輕薄相爲人所畏人所不親羣舌且不必論大損德也綺語之根直是於逸謂無義語也吾輩聚首開口卽是浪謔調笑借以銷日亦謂世上難可莊語不得不出是耳然學道之人揀擇良友與之揚扆所謂借他人戰場演自己軍馬何得還淫朋之隊邪言謔語一切隨他去也發揮性情聊借詩文以遣興則可詭詞淫曲俱當置之居

人間世不能卽作木偶人此戒酌持如食肉戒以漸而銷可也意中貪戒者但有所愛卽謂之貪凡貪勝妙境界貪勝妙道理皆貪也此就悟理所攝一悟卽破矣今約吾輩現行之事易涉于貪者毋如利與名利根于吾輩稍易脫去然有所計算圖維皆利類也以吾一身論所衣食能費幾何家中粗有薄田可以供給一家決不至于饑寒此外冥之胃中常可使坦然無一事也離家行游處處自有資糧但不求贏餘耳何至有溝壑之憂萬一事勢窮極寄食僧寺伊蒲終身翻是快活否則雲水單瓢作自在人可也我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廿八

平生于利甚輕但宿有豪奢之志此機多年不息命甚爲所苦設使果如楊越公郭汾陽輩亦所值偶然自道眼視之等于劍鋸骨火況必無所福緣而望此不可知之樂乎良田萬頃樓閣凌雲粉黛擁衛食客盈門朝歌暮樂讎月吟花縱以爲快亦必生來有此乃可遂耳措大蹉跎一往已四十年設使得志居詞林株守清貧借貸不皇爲有司稍或膏潤已挂彈章宦海風波未必卽至三公九卿至三公九卿亦必以水菓垂聲乃能保守所積之祿寧有幾何卽至三公九卿又有張說之橫錢可以行樂已皓然一

六七十翁矣。已力已疲。精神已衰。聞羅老子不勝石
請。卽有歌兒舞女。亦何用也。古人云。如今休去便休
去。若覓了時。無了時。若能行樂。卽今便好。快活。身上
無病。心上無事。春鳥是笙歌。春花爲粉黛。閒得一刻
卽爲一刻之樂。何必情欲。乃爲樂耶。邵堯夫蕭蕭酒
灑。行樂計。不可泥汲汲。爲子孫計哉。顏之推曰。子孫
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又古人云。一草一露。今汲汲
爲子孫計。是爲草木憂露水也。吾親見邑中爲子孫
計者。焦心蒿目。貽以田宅。身死未寒。已屬他人。寒門
何雪齋近集卷之十

廿九

素士無藉而起。子孫之賢不肖。不在資財明矣。至于
利之上。爲科第亦利也。少而學之長。而苦之。此根盤
據久矣。天地之間。如謂不中一制科。便不比于人人
之。所以期已與已之。所以自期未有勝此者也。吾少
無超世之骨。不能如阮宣何點輩。總能學語。時功
利之語。便到耳邊。流注意根極其爛熟。今形局已定。
豈能復作披髮入山事。然亦聽其自來。付之于命。聊
以了事。可耳。豈有饑寒迫身。借此以救貧耶。抑欲得
之揚揚。以誇耀鄉里小兒耶。豈欲圖千倉萬廩之積。
耶。抑欲借以窮聲色之好耶。此心已久居火宅之小。

豈復汲汲。繼火宅中事。是數者無一焉。而營營何也。
世間窮通壽夭。皆有定數。察所以不能忘情于功名
者。將曰。此一事。何以遂不如人。故其氣不能伸。不知
彼求之而得命也。我求之而不得。亦命也。揆以三世
之理。則我或享之于多生。而膏之于一生。彼或膏之
于多生。而享之于一生。皆未可知也。計一世之事。則
或先咷而後笑。或早屈而晚伸。或失貴而得年。或形
安而神憂。或明苦而暗樂。或暴發而忽絕。或平平而
悠長。倚伏展轉。皆未可知。不宜得之便揚揚。失之便
軟軟也。今直見才不才異能。而不才者。登庸才者。沉
珂雪齋近集卷之十

三十

滯輒曰。造化者。冤哉。不知造化之冤。殆有甚焉者矣。
古之以高才而遭困辱。性命不保者。皆是其造惡流
毒。若林甫秦檜之流。安坐而老。瞞下者。皆是也。不論
三世而論。一世則冤。不可勝言矣。區區失意于時。乃
貧賤非患難也。何冤之有。況人生一隙。譬如朝露。設
使取科第。享富貴者。多可至數百年。猶謂虛幻光景。
差久長耳。一轉盼間。二三十年。已歸黃土。古人云。得
意濃時。休進步。須防世事多反覆。以甲科一榜論。其
享富貴壽考者。亦復無幾。至于盛年失官。有官無年
者。亦頗不少。故知人生須看結局。子瞻云。譬如國手。

君子前而得失勿論只看後手累多幾着便是勝局
吾親見甲第受享有不如者或貢者眼前榮辱那
可便定得之者何爲卽揚眉吐氣失之何爲卽垂首
喪氣也然此猶規規以得失論也若心上之苦樂又
不以事之得失人情多忌見在好緣未來未來之境
愈上而愈有雖至卿貳而未來之境自在亦不能已
于板緣皆視其現在所居者如嚼蠟而不能居也視
未來者若饑渴之于飲食而不能捨也各隨其相鄰
之位而企得之而相等之人忽超而上焉則有餘不
足之形皆足以焚其心而屑其目自士庶人以及朝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三一

貴一也盈天地間止不足更無有餘也若使高官厚
祿可以解人之憂則今九棘三槐宜皆瀟灑快活而
屑之不振心之多事憂謔畏譏彌縫顧慮者日以益
甚又况乎以卑望高淹而望遷毀譽是非相傾相軋
紛沓在前奔走走在後風塵牛馬疲骨驚心者哉士大
夫聰明大者笑記大笑記大者心中勞苦亦大鎮日
營營如欠人千萬貫錢鈔不得償如肩荷千萬斤重
擔不得休得之也謬意世眼之過爲驚詫失之也謬
意世眼之過爲笑辱所以求得防失比常情不同况
圖其身又憂子孫反不如三家村裏癡人三餐一宿

以外不曉圖度者擬爲享福人及至無常殺鬼一時
卒至落湯螃蟹投火飛蛾手忙脚亂其苦不可言也
其所處愈尊則惡人世也愈甚其念人世也愈甚則
其拋四大也愈難一權相死時忽展轉以面向壁作
乾笑曰一場扯擔又有一貴人年九十而死人謂
此翁九十而死決定安心問之則曰我并不見前之
八十九歲在何處止與年二三十夭死者等是一樣
苦楚故知但屬于死決未有自念身已貴年已高而
自安者子瞻見一故人垂死云死生陰陽之爭其苦
有甚于刀鋸水索者余知其不可採嘿爲祈死而已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三二

予每讀此未嘗不毛豎也哀哉世人如鷄鳴耳豈復
知鸞刀卽在轉盼間乎受用過者作業亦大勉強爲
善不失人身良賤總不可定其爲惡者三塗苦果合
眼卽是世人舉足動步無非是業五逆十惡人所共
有銅柱鐵牀是其家常飯人命無常或獄中未決之
囚尚遲數月而我此事已先到者在獄囚終日求免
而我方恬然皆由不知故也念此則垂延貴顯之念
亦當少息矣學道人視轉輪聖王有若虫蟻卽耳目
聞見古今之高人逸士捐萬鍾而不顧視千乘其若
遺或山居谷飲微言累至而不出王侯求一見而不

能者此亦人耳豈有三頭六臂與吾輩不同只是筋骨硬眼界大榮辱內外之辨明不肯以心爲形役豈似吾輩軟弱爲馬戀棧豆飢蛇念敗墮春耶又輒自謂大悟者無垢無淨隨處不礙不知無垢無淨者正謂取捨情盡不爲一法之眩惑不受一物之轉換能出世者故能入世畢竟如蓮花不着水木人見花鳥耳豈是患得患失同于鄙夫一切聲色遇之卽黏如磁石吸鐵相似而猶高稱悟道達人者耶追思我自嬰世網以來止除睡着不作夢時或忘卻功名了也求勝求伸以必得爲主作文字時深思苦索常至嘔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二三

面每至科場將近局戶下帷排棄身命及入場一次勞辱萬狀如刺驛馬了無停時歲歲相逐樂虛苦實屈指笑之自戊子以至庚戌凡九科矣自十九入場今年亦四十一歲矣以作文過苦兼之借酒色以自排遣已得痼疾逢時便發頭髮已半白鬚已漸白顏亦有幾莖白者老醜漸出衰相已見其所得果何如也設使以此精神求道則道眼已明以此精神學仙則內丹已就以此精神著書則垂世不朽之業已成而所苦丘山所得尚未毫釐今猶然未知從駕嗟乎人生太限之期大約以六十歲爲準四十年內奔波

勞役已極人世之苦餘二十年畧得閒靜少享無隄自在之樂也不空至閭浮提一次縱令四十以後求而得之所享亦復幾何況生死無常又有未必到六十者又况求之而不得益增其苦也今縱不能入山且以一科爲准如得之則出處任意如不得則向山水佳處誅茆而隱焉伊蒲水田可以送日或故鄉或遠方但有良朋勝友可與論學者便可久居不然游倦則坐坐倦則游此一科內文字亦不多作一科既完如不得又不能隱卽以仕爲隱姑借山資以娛餘年浮沉薄宦如柳下惠之小官邵曼容之百石王無功之樂丞亦無不可吾此生行藏定矣復何所事說貪至于進取一塗不覺冗長者以此是我輩淪肌浹髓之處其他貪後世名貪有漏身并以理照之不啻有也頃念吾極重真是胎性帶得氣甚不平雖轉盼卽忘然一時暴起然和已甚盤結諸根隨觸卽發姑不論大利害或意有所是人與相違或議論蜂起爲人所抑或與人言其人痴愚不領已意或問者窮詰不中理解或見人以強凌弱心大不平或于眷屬見其不馴過爲忿疾或于奴僕偶有所失遂致暴怒種種皆是嗔性流行之處予自伺察最是一毫不相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三四

干事將心受其逼惱昔有夫婦相罵作羹商量不一
遂致反目又有一人聽階上小說聞楊將軍被陷遂
成重惱發病而歿以吾人所計校觀之有異于此者
乎河豚魚行遊爲橋柱所撞即噴其柱發腦腹脹仰
浮水面烏過之啄其腹出其腸吾輩之噴亦河豚類
也惟噴能令人不興之甚心搖搖而若撼口舌疆而
不能吐焦火凝冰自苦自縛地獄刑具皆是噴惱所
成噴業最大一噴能引三萬八千諸煩惱門能焚毀
無量功德行噴之人心不畢竟不仁若是仁者愛一
切人和氣藹然何至于噴行噴之人是爲婦人又與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三五

已三業忽起吾輩無明徹入骨髓雖不同弄泥團者
勉強禁制然悟力既深愈久愈明稍有走作一照即
破文殊云信力未充是也豈有傲然行噴同世俗哉
則是達摩直指一路乃予人以一放心行惡之具也
自後專妨此失養得冲中和渾是嬰兒方爲道人
本色行徑也癡者諸惡之根一切皆由無明慧者諸
善法之根諸善法之根現則諸惡之根自破若悟得
一切處本可不得而觸境遇緣依然行有則是意見
依通正是癡也吾往年亦曾悟得佛法決定離言說
相離心緣相不消動轉絲毫亦無一毛頭道理可得
珂雪齋近集 卷之十 三六

人言人有不是我乃行噴則是斯人未嘗不是我之
行噴不是之尤又與人論學見其異已輒自動噴不
論是非以行噴者我相熾然根本已壞一切知
見道理總是虛花長養無明身非入天導師又不行
捧行喝問得求勝自取煩惱其人失路亦非勝氣所
能轉移若能自信豈以人之不信而動又何必求信
于人莫云悟道之人噴亦無妨往年見學道者自以
爲悟至煩惱無明發起如霹靂震如虎狼嗥其中本
噴又添一噴即是道之見所以益無忌憚悟後之人
正好修行在祖師亦妨 念圖悟語大慧曰亦妨自

止是一切放下當放下時亦不作放下之解以爲極
則矣然入風五欲正爾熾然與世上俗情更無有異
但見其增未見其減逢色則愛見利則取六根門頭
鬧如市朝繁華之想日以益甚靜而馳求動而取捨
糊塗板緣更無斷時及不堪寂寞却又以嘲風弄月
花樓酒肆消遣之鎮日迷酒肉之席說無義之話流
入行樂場中將此事颺向他方世界永不問着以今
思之真張無盡所云十二時中不曾照管生大我慢
業鬼借宅者也其痴甚矣何者自曇庵西來專提悟
門破執着戒定之見良以顯此故遮彼而非以戒定

為駢贅遂一切冥之也若慧之中不必戒定即為慧
慧豈西來之妙旨乎而耽着知見自劫究竟此其病
一也圓融行布本不相離十信滿心即與佛同一知
見而位登等覺猶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橫謂一
超直入即同極果偏執圓融盡廢行布此其知二也
古人云金屑雖貴入眼成翳謂佛法知見與煩惱俗
情等為眼中屑耳善尚不可有况惡乎戒定慧尚不
可有况貪嗔痴乎而乃不觀空以遣有徒取惡而廢
善此其知三也道本無難因根器而有難易即使果
如臨濟德山之輩一聞千悟尚未必種現雙消根隨
何雪齊近集卷之十 三七

來數傳偏重了悟將為善去惡之自撥斥大過曾不
知不為善去惡將為惡去善乎昔處覺範稱永明壽
之說法如禹治水如孫子用兵如羿之射王良之御
馬遠之文章而晚年每日行一百八件善事人詰之
曰壽古念純熟所悟如彼所行如此彼豈執着脩練
者也不獨永明凡從來祖師莫不皆然或灰息養神
或禪觀相應豈為善有礙而為惡翻無礙乎若以脩
行為犯作病則一切不脩者不犯止病乎不犯狂病
乎此其知七也樂者心之體也惕者樂之衛也以常
惕則常樂故夫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正以合人欲之
何雪齊近集卷之十 三八

俱盡而今以一隙微明遂居全覺此其知四也古人
為此大事忘食忘寢徧參博訪如三上洞山九到投
子六悟一十八小悟不計數者榜樣歷然何前輩之
鈍而今人之利乎此其知五也參禪有從現量入者
有從此量入者從現量入者其力強故一得而不失
從此量入者其力弱每逢緣而輒退吾輩即有所見
多錫比量須常加防護如理而行行解相應始為到
家消息所謂未悟則實實有參究工夫既悟則實實
有保任工夫而一入之後便思歇手未得放下先成
放逸此其知六也自本朝大儒啓人以良知之說後

險道出天理之康莊以自慊其神而保守此恬適自
得之境耳稍不惕則愧作集而神明疾其不快莫大
焉奈何迷已逐物以苦為樂此其知八也學道本為
生死生死不在他日即今目前相值境界是也今聲
色順逆轉不去打不徹生平知見毫無得力之處又
安能去來自由生死如門開相似此其知九也即心
即佛豈非向上之解偏認之亦同魔說夫都不知因
中涅槃果上涅槃歷歷分明而妄號法王作波旬種
此其知十也追思此等痴見盖亦有育師為之導焉
世有心外覓佛舍凡求聖不信悟門偏執有為工夫

而不見現成本體者誠謂小根小器無足與言然談
認宗門一切皆遮之語而作越分過頭之見者其害
亦非小也近見有衲子符一小解到處爲人說法遇
士大夫不論其生死切與不切卽教之參求亦不論
用功與不用功急以一段現成之語灌入其耳如云
此事本來現成不消移動絲毫卽今便是止要成當
問如何是真心得他源頭一任生滅惟有公案不易理
會則又曰原是探水竿只不受他轉便是士大夫好
禪名生死心浮泛不切者定當數日質之大德錄中
珂雪齋近集卷之十 三九

語頗相似忽開一隙卽云已悟言參則已悟何用更
參言脩則已悟何用更脩至于禪家公案將古人所
謂生人活人奪食牽牛移星換斗手段一切以無實
云三字了之止知逐句穿鑿之非不知不疑言何之
反自稱無事道人流入世情煩惱海中熟處愈熟
處愈生及無常殺鬼卒至落湯之蟬投火之蛾依
然與世人等說法如雲如雨止浴得一場口滑可哀
也哉夫浮解淺脩旣非不退轉地無禪無淨又不生
安養國一朝命終隨業受報三塗苦果轉盼卽至南
無佛陀南無佛陀是可爲傷心驚骨者也此病予久

陷之幸宿生猶有善緣久而知非今而後參須實參
悟須實悟常居學地兼脩淨業或可離此迷痴之雲
霧耳嗚乎千生百劫曷習深重呼惟習呼吸惟習吸
古之有力健志勇發心時便是八風五欲籠蓋不得
者不比吾輩怯弱之人又沙門釋子身有戒律惡境
不到面前遮止猶易吾輩朝夕與惡境作對須打得
出始有力若打不出仍在痴雲之中所以古人云有
一毫聖凡情不盡決定入驢胎馬腹裡從前復作蟻
蟻依舊報爲蚊虻險哉險哉謹持此身三口四意三
十善道戒凡至月終自讀一遍其中皆是已昔所犯
珂雪齋近集卷之十 四十

一則宣露懺悔又檢察持犯以自警焉

附楚狂之歌卷十一

公安袁祈年著

入村

入山屢被詩家學數日箇中已滿簑不許作林有好
境從今都上袁家編

二

去歲春來好松煙搖落風霜不計年飛得旁枝他處
去別也應作樹王傳

三

荷服道棠行路疑路邊猜我是王維山中只曉稍梁
附楚狂之歌卷十一

數噉彼含桃亦不知

四

短笠輕語學御容作奏猶忘去葛藤問我村中百鳥
事答他山裏五千松

舟行

風逆打船頭驅人上路游牽舟江畔過錦纜耕牛

二

幾客沙汀遊忽穿青草洲草深身盡沒惟見行人頭

三

正看棹邊瀝舟工發浩謳前途破浪望豹犬在船頭

村居閒題

直倚松楸戲當時第一儒酒來邀杜甫疾到讀文殊
竹母學仙睡花腰纏佛跌此間佳麗甚那識有三吳
余王氏姐亡聞之拊膺大咻命筆聊書此歌以
寄哀思不暇文耳

郢中一聽靈照卒口邊亡妙叫不出曉得汝命如此
薄柳家佛婢同爲尼憶昔吾妹年小時袖中仙仙佩
美璧襦襦文葆走堂前弄藥爭花穿松栗誰想倏忽
數年後上天無故賁他疾姐時尚愁弟年促巧言百
對日者詰未幾不見昔時人使我冤痛枯向壁花鏡

附楚狂之歌卷十一

二

拋却灰上架神位千聲叫不啞母氏生我三四人無
罪無辜便去一微風細雨掃屋角疑疑望有轉頭日
黑亭空堦不知懼涕淚積來甕可溢和泣勸母肝膽
碎頭顱幾破棺上漆板橋一片青草地是我離別斷
腸驛市上偶聽人家哭此心不覺如懷磧亭畔黃落
果累累今日不見來分摘

秋日閒題

來往輕于葉東西浪似沙無名名道伯有姓姓詩家
懷友人

故人不刊且高眠風起竹間始見天天上也生縫削

狀紅霞作裏黑雲遮

步王天根韻有感

嵇氏笑山雲多年聞所聞隨人逐海臭獨我喜山芬
寧裏廣陵機不穿濟北裙一生僻到底酷嗜小王君

二

王衍與劉雲千秋萬歲聞俗人生亦臭我輩亦猶芬
囊中犢皮袴敵花翠尾裙每當風雨夜投筆拜王君
花樓曲

促絃敲枕暗吟哦江上遊人不見過憐我燈前惆悵
甚牀頭檢出舊吳歌

附楚狂之歌 卷十一

二

叢梳輕鬢角金觴斜挿芙蓉淡淡粧若把青樓棄一
集如君風調是初唐

夢上天擬李長吉

身穿雨點行脚踐石鷄鳴月圓乞湯沐銀灣釣錦鯨

二

列班升紫樓笑解右軍囚偶便王階上淮南送廁籌

三

蝸角帶名都鶴啄吞海航欲將數字行寫同青天上

四

入月提箱壺怒他童子呼既焚吳質履又殺枝頭鳥

五

一寫九光銘酬予十賚文再書楊氏詰酬我五峰雲

六

黃河類絃煙諸嶽大於拳倚檻瞰中土蒼蒼復似天
哭謝通明

人間既有我公歿復有妨不記微之語沉檀灰更香
闔家乘謔去米氏帶顛人早識君長逝三杯臚鬼裝

二

手拊落花泣見詩不見人淚同竹露滴面似柳枝噴
附楚狂之歌 卷十一

四

不忍見秋月無心臨水濱計期間不出開口即愴神
讀雁山圖叙志

功名了後買蓬蒿孕翠曳煙也自豪欲到雁山山頂
上傍崖懸脚說離騷

二

一番按帙一番新彷彿如登夏炮門莫說廣本人間
少名山亦有爲真人

同謫屋先生遊石洲

流我大江去悠悠欸乃歌蓬風吹曲斷遠樹送舟過
偏採無紋石忽尋敗葉荷

山西市語謂枋舫中真是

好從此厭行城

戲李本濟先生樓外樓

欲將飄瓦打吳絃狂客倚欄莫敢前楊柳似山山似
樹推窗納盡滿江煙

二

近日西湖落楚國山頭片片杭州色君家能建百支
樓山外青山是不得

晚看梅花因寄黃煥軒太史

豈必拘拘栽兩道東邊我睡配君倒愛花何肯摘花
枝頭上不如樹上好

附楚狂之歌

卷十一

五

二

瘦月尖風映紫車寒鴉三四結花社疎疎點點坐斜
枝想亦能詩不能寫

戲金魚有作寫一紙投水中贈之

自去野塘後獨行自作戈鼓鬚如拜雨開口隨生波
投飯倒千尾挂洋帶一簑金鰓水水動不敢到江河

貧怨

萬端愁裏強聞鬧繞地百迴心火焚世上俗人偏快
樂只將愁苦尋文人

二

獨音吳語警前齋未作藏王逃債臺請出蘇秦三寸
舌閨中百計說金釵

同王穉玉謝成侯夜坐

王謝兒郎好法筵只管開詩同飛鳥語禪入酒杯來
作賦千竿竹陪賓一樹梅咲歌正好處風響欲彫雷

同王居士望萬人塚

前途馬鬣起濃雲泉下不遺我與君誰是人間驚怖
事夜深獨自上孤墳

漁人楊生老病予遇之道路悽然不忍作述答

二篇以傷之

附楚狂之歌

卷十一

六

述

子貌先年老予骨見衣襖只愁目前難療饑後來生
灰焉足道君不見予瘦影自憐雙淚時馬蹄沙裏走
浩浩高才疾足人人巧憔悴獨我一人早伶仃孤苦
仗四肢并予手足亦枯槁更有一段愁羞澀難爲告
初夏雨霽上北門紅日烈烈白雨到又抱漁家枯柳
眠淚不盡今空哀號

答

君無憂年老富貴誰能傲深院重門鎖青春隔山越
水白髮到莫憂憔悴早及身侯王乞丐等夜燐樹溪

水間行人百年蟻蟻枯骨後與君一樣食

苦旱

母星長不好殺之無強雄昔時湯湯水白路點人踪
日月含枯氣馬蹄響如鐘蔬莖結帶小老圃嘗命凶
黑衫少濯處黃麥如膏峰南陵使者苦天吳大王憫
微雨數點過巫師有驕容揚旗彫雷罷東邊紅日衝
道士南欲疾市兒柑掌攻湖中有小艇枯泥弄船習
疏渠掃壘突甕沼畏鼠封誰賦愁霖者宜去截竿鋒
余園竹盡逝不存一箇四月六日晨起偶書二
絕挽之

附楚狂之歌

卷十一

七

幾日未從曲檻過敗藍久翠感傷多西郊公子風情
甚來與質簪作薤歌

二

瑟瑟千竿響勁稍園丁執斧割枯茅當軒黃鳥枝頭
泣不見昔時舊乳巢

詩王老師

選日做佳寅雪風宜弄厄添人復亂坐未酒先陳棋
一戶少年笑千篇不老詩館中無別法慣得沈家脾

二

不破腐書煎自然儒者仙披經遶道日彈指度禪年

白氏何曾俗米家又不顧若談夫子品圓也安能前
映高樓苦雨

風落樹頭水搖搖搖代碧忙竹癭枝卧雨網破疎迴廊
藍馬行楓葉蠅牛灰石牀林深陣陣風新雨果然香

山間瀑布

冷鬼凍龍不見沍越銷吳繡莫能輸賢翁衣薄板礪
偷噴噴飄飄剪不住

夜宴友人宅值雨

竹香亭上倒金危絲雨濛濛繞屋雷騎馬出門薪火
滅西城紅電照人歸

附楚狂之歌

卷十一

八

同家大人宴

有父高千古癡兒名自成文章蘇氏較風調阮家爭
贏得紫羅去敢將褐布呈竹林兩夫子詞裏立家聲

答沈青門兼自悲

漸減沈家斷帶災且修王氏焚香臭閉門不肯捧詩
出所竹爲君送韻來百萬閒愁要哭幾幾分奇筆同
花開荒荒冷館一人坐繞砌百迴空自哀

家舅氏居梁山之南三世矣忽於辛亥秋抄逝

去僅賦詩一章哭之

弱子孀婦岫裡呻裋衣紙帳濕山雲空存霧鬢霞鬟

在不見昔年使酒人

有一節二沒作一詩嘲之

一朝長往何年迴又長青山上一杯不得墮星驚曉
馬止存薪火隔林來

青溪山水奇絕王居士至其地悵然而返居士
爲村落人

怒花溪與柳堤藍堆山上淚淒淒可憐秋水夏雲
池不及人家種穀溪

二
龍虎窟便灑然青山與子兩無緣正當抹月披風
龍虎狂之歌卷十一

九
處遙着山僧又說田

與謝通明江邊叙別

君負僻支去予詩筒裏哀蘇黃同一品李杜不分才
有酒淋花徑無人上月臺京山程路遠對子空言來

又

江南有小袁奇語起鬼塑天地怕吾毫好境留不住
獨有謝家郎敢與吾角賦開口動談天令人發狂呼
昔時北過江風情飄南渡下馬不說勞慙手譚著作
尋石打山禽採紙摸白鷺與我月下行影也無惡步
如此素心人不用訪友募千歲閻羅前復切定交酬

壬子夏偶擬明宋諸名家詩非子真面目也卽
謂非未央之詩亦可

家大人有函舫予借豐陽舟中偶成

自取青編自選詞日光初下落簾帷每當流水斷橋
處是我開窗大呌時淡淡輕煙方擲沐深深巷柳便
棲遲胷中料得有何事穢草崩崖亦詩

二

一甌流水貯方盤披髮重言不振冠未撈酒杯辜夜
月誤投果李打漁竿醉攀小艇拾萍藻閑步湖頭採
木蘭再呼舟師三致囑晚鐘纔起可開灘

附楚狂之歌卷十一

十

三

泛宅浮家與自狂舟橫岸草掃朱廊早知輕舸衝煙
柳久勸人家植水簾止爲月明怕點燭又因花氣不
焚香舉頭處處青天在彈指已過冲里岡

四

擘流成兩向山城門背不場掃酒鎗鳥生客帆任去
往螢纏蛛網猶分明一更蝦亦三升水兩盞鷺黃十
里程權吏水官如問載半航煙雨坐書生

五

不知漏下已三行喚起阿奴買酒管人手清流自洗

直到煙景未離林枯枝濃霧鴉爲葉夜月疎林水
似塘潭底如生王績輩願投一爵點湖光

自舟中登岸偶成

林風陣陣響前灣泉氣樹聲又一派權把黃冠挂綠
柳直尋白徑上青山樵家傍嶺築蝸舍路畔因松架
華陽揚手披衣不慣步馬頭還似在船間

上硯北閣天氣朦朧禾色方青時五月十有三
日也

石壁未梳等山陵極目南雲亦自奇路似半含樗蒲
界田如千段浮萍池漁煙衝艇裏楓樹杏子分香上
附楚狂之歎卷十一

哭張安世

虛齋把筆泣高蹤竟得生芻那忍封能酒能詩唐李
勣不言不笑晉陶公未通白業有禪氣戀着青樓亦
道容死友有知如不遠瘦鬼靈繞大江東

二

數語燈前字字真呼童度曲猶精神如何圖樂爭花
地失却疎雲淡月深圖譜數針壓漢北肝腸一片微
憐文士付流水沈謝鮑王亦夜燐

悠悠世上無多情白眼乍青爲子卿曉得分杯成永
別再求握手話平生亭前集石穿山色閣裏鑿窻遙
樹聲從此數車三步過故人門外止黃鶯

四

翻竹修花典草堂竹花正茂主人人看他庭畔幾方
地都賣生前一段腸賓客有情掃寶劍兒道無王倚
蘭牀晚歸舊死約新友阿大郎首入場安世後先
叔中郎一

李宗文有書寄于兼求予所著竹話

江南有客忽相聞遠讀開來字字雲酒社詞場新小
附楚狂之歎卷十一

十二

友筆墳墓塚舊人文登山遙指有知已問竹何緣上
綠裙渭北江東若細論豈將輕比鮑參軍

映高樓卽事

秋色滿山詩滿山他年唱和定盈箋休如長慶必書
月但願熙寧各記年好句多從午夢出清言半在水
雲邊飛身如可西莊去雙着紅衫柳下眠
樓頭坐看幾人漁玉尺銀刀飛後渠溪滿浮萍不似
水亭圍亂竹合成籬雨中若使能霖月泥裏吾將自
釣魚初願不求治館榭臺邊樹下起茅廬

盧贈桃源周生

狂歌亂舞桃花飛仙蛻石邊落玉璣時出響音亦自
好任他粧束也無感手常掬水灌紅杏到即脫巾挂
白扉笑爾青衫蟲蠹甚料爲父老送春衣

張老師初度六月初五日也老師買新姬未久
牀前獨拜水先生白石白沙自有聲折蕪澗願喚小
小濯枝雨後呼卿卿移風變雅度年歲裂月桴雷真
老成弟子焚香無可祝易妻四九願如彭

黃太史慎軒與先君爲生死交辛丑冬先君歸
葬於荷葉山之西太史素車白馬便道而來恰

附楚狂之歌卷十一

十三

如其期此亦非偶然也已酉子甫十七偶拈筆
作梅花詩一蜀僧至遂寫扇頭以貽先生先生
頗賞之復予書曰李賀小兒猶能倒韓侍郎之
履况有才如君者乎予不覺失笑壬子夏先生
歿爲位而哭之如父執禮夫自古才人崛起天
下寒士依以揚聲者多矣至於以一身而爲父
子兩世之知己者蓋屈指不一二也敢作數語
以哭之

從此中原知己孤晚年絕筆又成朱西方不靖青巖
夾南國無緣火井枯薄命偏來尋道長當年定不到

名儒恨予猶少黃家字免客問僧得夜烏先生夜烏啼月四字

二

當時橋水坐潮濱月起風生僅兩人置我茶頭分小
韻坐君膝上問生辰黃衣剛入成都夢白板叉來河
彌身若把葡萄還築社詩竟猶帶竹皮巾大中與先

三

昨夜夢入大巖巔石砍巖滑草屐穿南瀉會昌六年
水北鎮靖國元年煙山僧袖出平倩字展開三字淚

附楚狂之歌卷十一

十四

潺湲我是先生友子東華猶葛如何久又哭先生
又自悲挽詩纔成醒來止國朝邇來諸文人大半不
敢數年齒如陶如江四年餘何曾一人到六紀肆中
盡鬻少年書老去著述無一紙野草不枯蘭蕙枯白
揚有風應不起

四

新茶來飲哭先人猶在柞林風雨晨今日巨卿身夜
後素車白馬又何人太史祭先大夫文云嗚呼伯修來飲新茶

舟中自澧陽歸

遠嶺斜埋沙水濱遙遙于畝欲隨身帆飛似箭震書

快松響如風驚睡人地戲清湖絕俗客天生黃鳥作
佳賓斯須已過夫人渡夾岸香承透幅巾

二

散步野蘿挂葛巾有山有水斷非貧沙頭席地踟躕
坐南岸犬狺北岸人

三

午時猶有日侵身妙在月初與露晨舴艋也隨回舫
去恰如遊客携山人

入村

貯水滿田臯累麥尺餘高秧針青翠甚彷彿似松毛
附楚狂之歌卷十一

二

夢中白雨濺醒後又青天疑羊是荷葉問他何日蓮

三

田蠹坐香欄攀枝待雪夜野夫健步來携豕梅花下

四

雀啄便入田赤日挂山巔道士蒙頭卧誤疑月在天
寒食

遊客莫留連何人此内眠帆飛碧草塚鳥點黃花田
停盞待甕酒仰天看紙鷁功名了却後水月若千年
苦雨

環草亂鼓吹平溪湖从艾蝶翅淪瘦煙蛛濕繡敗簪
瓦飛滴紫編堤斷隔友響線電照愁肝覆鏡擁衾
深籬聞夜顫茶牀報朝委園丁障碎簾郵使毀新
濕葦費溫卮虛甕浮砌次泥沒水屐身風淞蘆花帳
架木作徒扛嫗將碧公晉

青樓曲

郎上隆隆馬妾乘一葉舟春帆風浪疾先上散花樓

二

詩社約郎去三杯出画臺嚴霜刮面冷猶自候郎回

三

附楚狂之歌卷十一

十六

慷慨敲金鑪居然文士腸嬌羞猶似可第一醉中狂

四

聽說聲歌好買綃請數詩亦知飲五石不忍勸多卮

五

將鏡作郎身時時得自憐贈郎無別物只此鏡中人

六

分手不多許胸懷千萬語相逢無一言盡在不言處

七

素心離亦好卓氏在悲愁只說少年事須說白頭

八

洗杯潄坐茵小酌度花辰郎有知心友爲郎約幾人

明月怨擬古

輕露滑香髮隙光點舞機故人今在家想亦看明月

二

南山與北山豈有兩明月先去照郎身後來照妾髮

月

一點補青天遙遙落水田青天補不得時漏雨和烟

保母吳氏病甚予方在灋陽友人強留予飲雖

擲五白六赤未免面笑而心泣矣歸果歿保母

于我其職止一傳婢耳其恩則猶母也哀至時

附楚狂之歌卷十一

十七

漫作數語以自悲

瘦骨枝立不勝珥依稀如生喚不起呼天無路淚雙

垂對予永別恨不語癡兒短髮亦被禿黃口無知不

信必自哀寒士時命窮并一保母也沒齒質書典衣

買山園必有以理不必里半夜漏下起涼風此風遂

不吹衣履記昔搔頭梨棗時恩深如海難屈指雪夜

啼號繞牀行披衾衝寒燃膏紙感夏鼓扇葛幃中自

身多病亦不止視我如子欲速成一問日者亦歡喜

今宵素姚僅數壽素姚數壽我心憂千金未酬漂母

哀伶丁苦誰報劉嗟爾歲月饑寒度受其恩者寧

不差冉冉孤燈悲厭久蕭蕭夜雨哭黃州昔日高堂

女嫗伴今朝孤墳土一丘曼卿平原厥夫人有漢武保母故語

夢與中郎先叔談覺來只記秋亭二字

依稀相對叙寒溫十載何如一夢竟已勝五年浮浴

水不須三度到夷門榻前吊古真奇事帳裏招魂亦

妙論風韻十分忘却五而今彷彿類生存

二

夜如白晝了無驚寐裏何卿得遇卿王玦猶前佩道

士蕭關依舊坐先生剛聽話裏秋亭字又恨城中署

鼓聲預識夢冤容易覺強攀巾履到天明

附楚狂之歌卷十一

十八

映高樓卽事

枇杷正拂窻恰好一方葉結子斜含枝子黃坐而鍾

條忽墨煙濛萬點拂衣殺亂蚊穿雨行飛舞將軍聶

稚子負竺歸窠選拾秘笈什地斜倚門啼淚滴丹頰

勸君莫笑他少小同此劫

潛江有一謝老先生晚年子殺人爲仇家所逼

投于淵往聞淵中有青魚近千年矣鼓鬣噴波

雖童稚皆得見之往來出沒漁人莫不能得忽

一日魚偶不見不見而先生生先生自幼浴委

蛇盆中有洋洋罔圉之狀及得第爲杭州倅每

浴必開門焉執巾跳躍自濡自沫其聲如石鐘
鏗鏘如輕雷激波如乳其聲如漁子逆灘妻
氏陰而窺之驚愕不敢言未幾年任滿致政南
還以兒子故溺于淵溺于淵而魚復出矣小袁
曰天下事之難知如此始信幽怪錄皮神記之
類蓋非虛語也昔南宋有一學士弱冠卽負特
名下筆卽膾炙人口記其前生爲白馬吏乘之
人驛无礫傷其蹄痛入心髓遂歿故平生不忍
騎騎亦不鞭遇敗崖碎石間卽下拾之恐傷馬
足房舍重重去其門限亦此類也嗟乎人羊往
附楚狂之歌卷十一 十九

來此安可與腐儒道哉命筆作一絕

功名一霎幾年餘可笑波臣升斗居南宋才人係白
馬外州別駕亦青魚

壽田順菴八十余友雄甫祖也

君亦嘉隆小孺子而今翻作白頭翁舉杯猶是少年
樣飲酒居然壯歲風

二

世上誰無鬚與髮許多止爲嫁婚銀早知阿祖販年
歲少將舍施短命人

更深露下少年眠猶自狂歌繞水曉想是兒孫多沈
王一過詩到一迴歎

四

鬚根色同漢周軻初度酒杯可溺屋膝下二三白髮
大郎今已六旬六

寄友人

大雅不從三百終邇來新得一詩翁迦文十二部中
偶天寶開元拜下風

二

斷鬚人甕總堪憐到此無人敢效顰古調高風隻百
附楚狂之歌卷十一 二十

代瞿曇真是老年人

一山人貧甚以生平未到館娃宮爲恨

一夜相思誰與聞麻鞋空自戀紅裙無錢難入生妓
院三上錢塘蘇小墳

高牧仲遣僕送予辭之

醉人推罵我能堪自取書擔上釣潭君宅不須銀鹿
去微風吹我上江南

露坐

三盞酒腸滑波衣又散髮莫居黑館中出去當此月

勸伯籍建舍

生柳逢春長屋梁
青無餘筆無牀
休言蠟合權棲
遲蟻子猶管審雨堂

有舊館開半年矣作此自嘲

開門收卷帙塵埃積千層
清砌盡蟄蟄穿窬有壽藤
回牀棲竹鼠茶竈生蒼鷹
去歲上元節今猶懸一燈

與友人夜入郢

蠻曲與村歌馬頭信口哦
奇言休黑語月起再談過

二

不識是何事漁翁哭水汀
放燈江上者燦若滿天星

三

附楚狂之歌卷十一

三

只愁白鷺波浸上楚靈機
只恐壓城雲不留王蔡月

右述袁石公代青溪道士見招中

後一日書

青溪月和霜和水發萬仞沁寒潭
冷盡玻璃骨青溪
花傍水帶煙斜東曲謝蘭香
西曲尋綠華青溪水雲
根洗清泚朝浸用里芝
暮烹王烈髓青溪雪萬仞千
峰徹隔浦喚仙奴
夜春雲母眉君之來猿鳥笑雲爲
舟風爲掉鬼谷罷
深孝先徙竈驂風與駕鵲知非君
所爲吾爲君招赤成之化骨及絕逸之翬君爲我歡
然而執道君不來雲山煥

附小袁幼稿

公安袁祈年著

遊黃山

風景未容刪前峰翠一灣
松楸青過草虎兒小於鵝
墮石逐禽去歸雲同馬還
謝公丘墓在鬼亦愛青山
山有謝公墓

二

沅峰與澧嶺山爲此山生
可恨天如舊纔知水半明
問方頻送目踏石可成聲
不盡山靈意畱之後世氓

劉園卽事

附小袁幼稿卷十一

三

步出鳳皇隈湖光上遠臺
窻因幽徑鑿戶爲蜀僧開
老竹穿牆過輕鷺對水來
密萍閣落葉牽石小蒼苔
雨過樹還滴城高風欲迴
詩成題畫壁酒盡覆空杯
梅底胡黎靜鏡中堞影隕
林泉原自好點綴不須才

中秋病中偶成

二

乍令秋風夜伴眠獨此君月
惟呼僕看歌止隔鄰聞
溪骨聊成帙鏤香不忍焚
更深金磬靜疑我是楊雲
風光如隔世竹月轉堪貪
普禮竺乾父酬茲中國男
病微生大怖疑至仗新叅
七尺何爲苦終當老一龕

柳浪湖與述之話舊適有一歌者至

何日不相見
締歡獨此辰
負心非俊士
證盟以佳人
驟雨驚檀板
微風送吟聲
譚鋒與舞態
無月景尤真

舟中卽事

驚濤撲面來
天暗失林麓
不曉水程事
前舟以爲目

二

十里蘆花煙
浪光霞裏鮮
遠帆如未動
實是疾于鳶

三

風逆打船頭
驅人上陸遊
牽舟江畔過
錦纜絆耕牛

四

附和袁幼稿
卷十一
雖暗覺猶晝
燈來晝夜分
掛帆正好去
催晚是霞紋

五

天氣明朝好
池蛙新有聲
黑雲一點破
破處幾明星

六

每遇新山水
轉如歸故鄉
一眠三十里
非是夢魘長

七

山水恨無目
誰憐褐布囊
詩成只自賞
有似殘婦粧

送張廣文歸桃源

松湫處士宅
鷄犬僊人廬
旣已六年別
越茲二月時
鶯聲穿石壁
桃雨滴荒祠
今日歸舟上
錦囊如有詩

寄友

瑠璃十里漾
紅蓮都在先
生几案邊
高檠忽飄然
墨瀋遠鷗識
得酒鑪煙閒
編新賦
酬初月
倘效漁歌答
晚天蕉露
梧風真用世
名臣何事不
逃禪

古樹

葉深不受雨
勢遠欲無天
只許暮鐘入
將無山鬼眠
參差召宿鳥
高古漏春煙
急欲呼培塿
峰頭少布泉

送師至金陵請經

忍別梅花去
荒城釋部微
寒霜清五戒
漁火照三衣
骨俠禪心壯
身孤道侶稀
明年江浦望
貝葉滿航歸

附和袁幼稿
卷十一

淨檀卽事

芳草油油未
忍鋤客來嘲
我懶兼陳俗
情易合愧同
跡世細難迹
且閉廬禪榻
側邊生
荀竹杏林
破處露
浮屠家貧
眞箇如南阮
一枕風煙好
著書

與田子別六年矣偶遇之途間走筆賦贈

君正來學詩
值予栽竹時
五六七竿竹
和彼蜂巢移
今竹已登翠
君詩亦滿筍
君詩憂憂如
寒玉不減洪
園十萬枝

芙蓉館卽事

轉眼年華逝
闕生草上臺
早深還愛日
雪裏忽聞雷

漏刻聽山鳥沉心佐酒杯蒼官圍繞外牆短露紅梅

謝通明寓中讀譚友夏詩偶成

非因破萬卷下筆自然研况是窮風雅宜其吐水煙
普天供楮素率土上花箋一帙休雲少銷予幾夜眠

二

愛女文章好詢之乃少年丰神都覺贅錦繡已盈篇
不學慙元九臆言敵鄭玄誰知三戶楚偏有才如僊

鵲巢梅上

何處無鴻居清標第一奇恰將南國意添入水曹詩
避歲暗香裏何風疎影時秋冬如可易七夕好相宜

附小袁幼稿卷十一

二

大類廣平腸南飛亦自任驚風穿牖戶落盡滿橋梁
三匝還能繞一枝若爲忙明年花再發報道首東皇

玉泉呈家君

余家累業愛逃禪紫蓋峰頭空一巖父子買嵐爲世
業妻兒望翠翠是家傳文人結局惟風月壯士收心在
水煙從此焚香了世累石頭崖脚有高眠

洪山寺同張景文

林遠自聞香名心到此忘晨曦如乳月閨戶似蜂房
樹杪僧雛出殿深白蝙蝠回頭城堞近胭脂接西廊

送僧歸廬山時予亦思南遊

頻作青山夢今朝師叩關隔林望面孔步步是廬山

二

杖屨曉雲寒擔頭雪萬盤幽巖今未見擬作一僧看

三

布泉稱小友寶樹戀通家得得山中去焚香了晚霞

四

不獨匡廬佳山山具品地安能五嶽遊月旦山之類

與友人論遊山

欲於羣峰頂點綴諸名流銀光三百帙中書五千籌

附小袁幼稿卷十一

二六

殘煙與冷翠一一扶其幽詩裏課殿最無令寸景留
佳則選五嶽否則降林丘

二

游山宜尋水嶺頭水尤奇凡欲觀水者宜到萬岩岐

有客游山返惟譚山峯巖游山三十載不曾見一池

無水峰亦俗清翠祗覺癡辟彼黔民往空拜香火祠

辟彼幽閨妾隨郎走天涯非不譚山水林壑那得知

樓上偶成同述之賦

紅衫倚柱覺身輕縱使無風月亦清止見亭前千仞
亂忽聽窻下一鶯鳴淡雲疊連春樹瘦嶺蕭蕭街

斷城此去僊人還不遠至今飄瓦帶簫聲

有感

素車數輶闢悲呻自恨空留未死身乍入新居冷似水
重懸遺像涕沾巾當年歌舞頻頻樂今日窮愁着
着新秋夜孤燈不足計饑寒困苦告何人

二

鄉鄰亦復起悲酸空使傷人憐故官化石墜樓死尚
易破琴解簪生尤難馬蹄車響從今斷署鼓巷吹憶
昔歡聞道鬼裝都治畢只將一室孤覓看

仲春同友人夜宴看花臺忽憶元微之吠聲沙

附小袁幼稿

卷十一

二七

市犬之句謂友人曰前巷中歌纂纂唱鳴鳴者
尚不如豹犬之清越也因捧腹數回爾時仰視
銀灣俯眺煙樹天地如淨瑠璃心脾爽然乃與
友人論月各得月之三昧此數首則予所諺論
者也

光景阿誰多東塔月一坡不如金屋裏冷魄照青娥

二

盡緒平原樹勿留礙皓光不如湖水漲千里類凝霜

三

山吐與林落沉沉淡鬱多不如酒盞裡蕩漾織金波

四

公子聚澠淮朱門肉竹諧不如無事客散步踏荒街
拾提同伯采夜坐

寂寞荒齋裏無聲似有聲孤缸穿竹影寒窗撼窓鳴
茂梧恨遮寺風林難辨更忽然言語

丁未六月水漲坐柳浪館作

濯足池邊好弄箏釣翁歸去小舟橫
繡夜月下枝半樹明

二

寒谷墳溪沒石牛白花十里賤濺流稚子灘頭學把

附小袁幼稿

卷之十一

二八

釣老僧樹裏亦乘桴

簡袁無涯

今山讓古山今水讓古水悠悠世上人蒜目蓬頭耳
縱欲傳斯人直待斯人死不見張伯松頗亦讀書史
太玄不生周金匱無楊子吳門有袁郎沉心研名理
貌如靖節詩才比螭虎壘酷嗜中郎文夢龜過一紙
論肯肯出世人觀陰符未注棺材裏風流文采真一
家不似關山隔千里我忽見袁郎須臾兩悲喜士固
附青雲青雲亦附士阿大遇袁郎百世不須嘆未審
我後下有人袁郎比

無題

多情惟有二家知
開取銀光草恨詩
端坐凝眸發一
歎回頭新月滿花枝

二

曉字行行密復疎
幽情閒怨似班姬
女兒到底深閨
氣只愛雕香與袖書

三

自從分手幾經秋
靜夜無人閒自謳
惟有桃花肯伴
我漢之餘瀝當纓頭

四

附小袁幼稿

卷十一

二九

幽閨對語雜驕嗔
香茗煙中別有神
知己半生海內
少天涯不在在花茵

五

楚宮未話別離日
先慮孤齋夜雨時
況是比堂人已
遠梨花入夢許誰知

喜友人至

西南有客吹簫至
開扉定交便切脯
問客平生遺恨
事袁君未見與匡廬

寄友人

夜合繞階水繞臺
道人飯罷閒徘徊
買舟只合問山

去砍竹爲君送韻來
百萬閒愁要哭漣
幾分奇筆同

花開荒荒孤館一人坐
瘦影寒霜空自哀

一道士好遊山不好住
山詩以箴之

道士閒中有不語
遊山屐上換蒼顏
女媧未到西棚

國何苦朝朝只問山

澧陽舟中偶成

遠巖斜埭沙水濱
遙遙千畝欲隨身
帆飛似箭震書

帙松響如風驚睡人
地獻青湖絕俗客
天生黃鳥作

佳賓斯須便到夫人渡
夾岸香禾透幅巾

柳浪湖卽事時江水正漲

附小袁幼稿

卷十一

三十

九

如雪水漾漾無風靜
亦浪樹卑而則升
雀巢可俯望
湖中有小樓舟常游其上
民魚固可愁與予不相當
月下拜天吳不退亦何妨

偶成

舌存還着敝貂裘
三折鐵撾願未酬
京口颶風連夜
發朝湖松雨滴窻愁
早知焯掌無長策
惟有編蒲上
釣舟寂寞渡江王景略
從今莫望呂嬰樓

山中寄王九天根

忘却渚宮路深山別有程
陳遵雖好士張竦亦知名
溪水和水綠寒禽帶月驚
何時圖合得樽酒漫相傾

淨禮偶成

青豆是吾家名園竹樹遮風高先到烈日烈甚憂花
涉世勿爲好逢人唯說佳水邊歌嘯罷縞馬頭斜
別蕭生

無計留君任春光祗自憐面含丹雲色綠雲洞庭煙
樂大迎天至徐生入海還何年吾事畢借爾老匡巖
八月蘇雲浦先生初度

天欲老高賢秋容百倍妍宛如弧矢旦選此菊花天
蟋蟀千秋語芙蓉四海煙江南比磬煖處處爲君年
壽桃源張老師之母八十

附小袁幼稿

卷十一

案頭鳳律堆重茵歷盡風霜到此辰五色雲來生孟
子千株花底遇秦人燈花暈盡猶聞磬砌草霜寒尚
課緝北斗九星今已見翠裝白髮好相倫

送蕭生遊天門

大地似池君似萍洞庭如海君如鱗從今分手天涯
去我亦東西南北人

月夜步入拾提

平疇一片光燈火射池塘隻鴈衝鐘去帶聲落講堂
王九將至金陵便舟訪予公安

春水今方生江流已不平微之重拜塔子美再題營

月爾終先輩得予始後生天陰留客好風雨不成行
庚戌夏日懷友夏

未晤已稱是法侶平生眼空僅汝許聆音不自君口
來每於人口得君語僻居江滸氣如蒸思君清音解
予暑中波排惟有風風歷郡邑到予所到予所時
風已殘猶勝四塞熱忙處

附小袁幼稿

卷十一

三

附近遊草

晏袁祈年未央甫著

陵楊劍祝西來甫

楊鴻子漸甫校

月夜過湖

濃煙不住處是柳盡成楓三日行人歸一帆釣叟逢
鷺濤枕際白龍火窻間紅豈止吞江漢肥波食宛虹

二

英爽星司夜水天不用鷄無風鱗未靜有路鶴能迷
鷺浪崩絕史奇寒折散綈蓼花皆瑞草何敢問香閨

附近遊草

卷十一

三三

德山偶成

晨策期從緩登臨不覺忙斜通葱嶺後小憩歇巖傍
碑字殘從管松枝折自唐身隨樵路遠有賦羞題篋

二

探幽不避露只慮寒煙遮錦石小容月桂根老帶霞
轉展呈一壁回首失千花寺寺樓中翠岫嶮恐未加

三

如花數里樹常似艷陽年凋落含春色清晨起暮煙
宮陰遊女坐竹徑老僧穿每到驚紅處便思受一廛

四

原說江南雌登峰識秀尾暗微漏日密處巧燕池
煙入施康室雲封束草師人間花燭燭不及帶殘枝

武陵道中時予將有衡陽之役

青翰絃上箭直射祝融陰北風吹萬物不肯吹歸心
神巖咫尺間豈畏洞庭深

二

閉窗披髮生雀尾香滿肱風來窻忽啟書帙裹寒煙
波遠沙鷗去草青童馬眠

贈建中上人兄弟

茫茫楚塞長同鄉作異鄉予初匿姓字別言是錢塘

附近遊草

卷十一

三四

雙情忽交映笑裏識袁郎引予橘奴下坐予松欒旁
言言無僧氣相對月出房不必種荷葉跣跣悟亦香
不須從蕙扇圍爐氣自涼佛子具仙骨世外別有腸
堪怪夷齊生今日任他飽猶挾風霜

辭德山走衡陽

水生氣熟翠重重隔岸猶聞枉渚鐘別去已開三里
霧思來還上一層峰棘籬枳落窻前願雨虎雲獅夢
裏逢善卷有靈予有誓他年足蠶定相從

自嘲

不得父才得父遊煙霞閱閱榜飛舟無名無我潮天

去喜何沙過怨石尤

晚泊

日口水程中踏浪似聚鴻遠光能不夜獨樹亦無窮
漁任凋花雨商輕聚葉風瓠瓜青黑甚傳語魚鹽豐
偶成

獨屬憐其冷獨鵲憐其孤獨塚鬼雨滴稜稜石一株
獨舟漁翁往寂寞婦與夫予今二十五旅維泊江湖
九向九背去飄若水中蒲十月比風發宮亭幾躊躇
鴉洲島渚畔瓜剖豆分途獨身蕩其間不可示妻奴
我憐鴈鵲與漁鬼鴈鵲漁鬼亦憐吾迫吾早到朱陵
附近遊草 卷十一 三五
去懶殘長源是爾徒

二

農若嫺風雅結字倚丹楓漁若識圖畫釣絲暴晚風
山若爲予疊置嶺綺窻中霞若爲予斲虎眼萬跳紅
造化有慧性文章巧且工兩儀將剖際恰與我心同
龍陽舟中

利眼芒芒照敝裘少年採藥自風流幾迴欲效鄒侯
去今日方同宗炳遊奇嶺千尋堆積雪蘆花萬里瀟
孤舟人間奔走空銷夏綠壑丹崖了盛秋

沅江湖畔

四望愁無地中流一鴈鳴舟凝綠藻密萍動誠魚行
野衲俗猶靜漁翁爭亦清一天城市語不及桔槔鳴

天心湖

百里千里迷濛霧舟行但隨沸河步茗樹之下李耳
啼客帆茫茫明一炷此地若當豔陽時乳燕含泥將
誰附不似東都大有人帝廣顧盼當無怒

二

雨中爲客倚櫂愁况復朝暮滴清瀾半生今日獨聞
雨往年雖雨不知憂旅泊更勝遼陽戍鬼廷颺颺沉
水流倦來假寐風無暴村夢帶雨入青樓

附近遊草

卷十一

王六

沅江遇盜返棹作

性僻愛丹丘致貽堂上憂未逢新嶽色難遇故鄉舟
不泣非無淚宜懲更勸遊神驚性慄裏君子欲何求

二

逃人直到此無處可逃人憶聚沙汀泣客因濡沫親
難拋浮海興悔作離家身五燒綠何薄要頤赤帝神

三

訪道寧辭水捐軀只爲山自甘高隱沒肯作俗人閒
望嶽那能去懷歸不忍還驚魂未定夜猶憂九疑鬢

客有嘲予遇盜者賦答

一自離塵寰便覺心無垢途遇往來舟日日間岫嶂
晨起櫛沐餘閒取流泉漱或見古木陰停篙時相扣
偶逢山衲言間隨漁者走我心如漁清漁心如鷺伏
每於垂綸旁手把道書讀夜來聚千帆燈火映列宿
四顧煙濛濛水月白成畫人生行樂難此樂無乃驟
萬事讓人先山水不處後

二

七日枉山去山空杖履鳴溪橋木葉滿石路寒風生
松深獨鵲叫竹盡一人行只此培塿地能令繁想清
何況祝融頂千里暮雲平我行去即返遊山如攻城

附近遊草

卷十一

三七

幽燕百戰將亦有小鯢兵龍韜閒未試不足損軍聲
身爲五嶽先靈爽定孤清苑忠苑孝外苑山亦有名

過常武別楊西來

客路如鴻飄不羣枉帆幸讀子雲文名高九牧偏憐
我才了十人久讓君玄論真堪摧敵國不言尚可抱
清芬他時洞口如相遇願瀉花浪掃練裙

予未辭君平孝若諸子行踰梁山六十里復爲

所追返有賦

思歸與惜別心在去留邊走馬千山頂危橋一笑還
巖端樵徑曲松裏碧天妍不盡登臨意難忘洞口烟

夜飲梁山下

巖欹松亦欹石路如空杼風威不離耳霽乃發雨聲
孤語亮于吹雨深疑有靈忽然松枝啟乍見天色青
松裏天猶美月復生欲月入松易我入松中行
驚咳絕歸意久無定形

梁山懷西來

郊原青嶂合何處覓無峰儘自憐孤影不堪聽暮鐘
離家僧爲友穿穴月難從寂寞憶知己交情同酒濃
公安無山子時思歸故首句云云

懷花莊

附近遊草

卷十一

三八

鹿走禽飛虎出圍誰能令我不思歸一聲吳肉香烟
煖自解蕭郎馬上衣

豐陽別楊文弱

聞道枉山客投林是予非予等追尋圖書滿船神自
羈卽無通家亦賞音愛爲文字肯幽探年少風流帝
所歆底君模索能憐我交清水乳足知心知予淺不
知深知僅姓字仗家世不知獨鸚鵡出高岑

予再遇復別方告以姓字

附德山雜詠

金剛塔

7121.7
20d(103)



ZW 21101000825155

善卷臺

座下久周旋水濕今復還與君有夙契拜在拜之前
枉山無遠岫半是蒼官封應想築臺客爲山添一峰

桂園

古幹可無華濃陰四節嘉羞從鄭七七爲發非時花

孤峰頂

瓜畦紫如帶禾疇細似絃鑑師曾過此捧裏看青烟

白龍井

井涸江則落井深江復洋岷嶓非水脉山頂有全江

寶藏閣

徐米南
官筆

附近遊草

卷十一

三九

筆氣邁周秦顛鋒甚犀利亦知米老書不是宋人字

竹徑

竹雖列八音此響另成籟非翠亦非青色居眾色外

楚望亭

西眺桃源路難分天外身祝融催我去又避避秦人

期 日 還 應
